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纪晓岚全传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一、开篇

在直隶的东南隅，河间府的辖境内，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县邑，名曰献县。

这里，地势坦阔，平畴千里，江流密布，河渠纵横，道路宽广，是京畿通往东南地区的门户。"南京到北京，御道十八弓"，其御道穿境而过。它东临渤海，西依太行，南控齐鲁，北锁京津。汉设河间国，武帝刘彻的同父异母兄长刘德，封为河间王，其都城即在此地。刘德死后，因其工于整理古籍，抢救文化遗产，聪明睿智，谥号为"献"，后人称刘德为"河间献王"，献县之名，由此而来。唐窦建德率领农民起义军，在此建大夏国，其王宫金城宫即在献县境内。

行旅过客同流水一样，在这儿观览过、思索过，便又匆匆地逝去了，不曾片刻停留。所留下的和重复着的，亦只有那春夏秋冬四时景物，以及那东西南北八方风云。正因如此，它曾吸引着和吸引过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多少行人过客。难怪，清代诗人、户部尚书王鸿绪来此，曾禁不住情怀的激荡，遂放襟吟咏道：地势迎关壮，山形入冀多。

黄云连巨鹿，
红日散滹沱。……

滹沱河，是流经献县的一条大河。它在这里，与滏阳河汇流为子牙河，滔滔东去，奔腾入海。子牙河，河面宽绰，水流深缓，便于船只航行。河流两岸，平畴千里，物产丰硕，交通便利，堪称物阜华丰之地。正因如此，这里人烟稠密，店铺繁多，商贾云集，文化昌盛。

子牙河南岸，有一小镇名叫景城，西汉时为河间国景城县的治所。后来，随着历史演进，景城县撤销，遂降为献县属地。然而，其名称却沿用下来。景城人杰地灵，代有英才，中国历史上唯一当过五朝宰相、辅佐过十位君王的五代时期的冯道（字可道，882~954年），就出生在这里。

历史的航船行进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假借"靖难"为名，举兵南进。明惠帝朱允炆，派兵北伐"不义之师"，两军交战达四年之久。

主战场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生灵涂炭，深受祸殃。朱棣攻下南京，称帝改号"永乐"以后，又亲率大军北上，沿途肆意杀戮，报复阻挠他南进的地方武装，使冀鲁等地，雪上加霜，再次惨遭蹂躏，致使田园荒芜，人口骤减，经济萧索。献县一带首当其冲，丁口几被杀戮殆荆千里沃土，变成荒野一片，原有村庄，也到处断壁残垣，杂草丛生。

朱棣帝位稳定之后，励精图治。于永乐初年，定迁都北京，遂三次下诏"迁民实畿辅"，命令从江苏、江西、山西、陕西等地，向京畿附近地带迁民。

永乐二年（1404年），江苏应天府上元县居民纪椒坡，遵奉朝廷迁大户实畿辅的诏命，带领族人，千里迢迢奔向直隶。

从江苏到直隶，虽然仅隔山东一省，但人地两生，直隶又地面宽广，官府也未指定移民何处定居。途中，纪椒坡一直在盘算着，到哪儿去好呢？当他正处在没有主意时，在徐州遇上了一个算命的先生。那时的人都有些迷

信。纪椒坡见到这个算命先生后，心想何不向他问上一问，请他给指个明路，心里有个实底。然而，当纪椒坡将要算的事讲明后，算命先生心里一阵发笑。他想，有算天算地算命问财的，没想还有人问这个。但是，他觉得不说个出处，也有些失面子。于是，佯装地用手指掐算了一回，接着胡乱说道："你向前走吧，待见到车上树、牛上房的地方，那便是你安家落脚的地方。"这下子，可使得纪椒坡为难了。他想，车怎么能上树呢？

牛怎么能上房呢？看来，这是算命先生在瞎懵人了。可是，也无奈，只好这样走着看吧。他带领全家人，越过山东境，便入了直隶界。经吴桥，过东光，穿越交河诸县，一路上都没有见到适意的地方。

这天，他进入了献县境内，来到了一个古镇。时当初夏，天色将午，一家人只好停车，来到一棵树的树荫下歇息。

树荫下，坐着几个妇女，一边说笑，一边纺线，或是纳鞋底、做针线。这儿，是一个偏僻的地方，住着的又都是一些村民，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大官。今天忽然有位大官从这里路过，穿着奇异，车饰华丽，马铃摇脆。自然都感到新奇无比。

于是，那些在田里做活的，在家里闲居的，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跑到这里来看官儿。这一闹腾不要紧，人们只把个树荫下都站满了。那些纳鞋底、做针线的，自然是把那针头线脑的都拿在手里或抱在怀里了。然而，那些用纺车纺线的人就不好办了。她们怕人多踩坏了纺车，往远处挪又来不及了，于是索性便把纺车举起，挂在这棵树的树丫上了。

碰巧，在这株大树北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由高向低的坡坎。一户穷人家，在那个坡坎处盖了一个地窖子房。地窖子房，即一面利用坡坎挖掘成墙，一面再另砌新墙，上面苫上盖，这个房子就算成功了。这个房子，从前面看，是个房舍样，有门有窗；从后面看，则是一个坡坎，根本认不出是房。这会儿，由于前来看官儿的人多，再加上喧嚷声大，把正在附近吃草的一个牛犊吓惊了。那牛犊儿没处去，就沿着那个坡坎跑到了这家地窖子的房顶上了。

这时，纪椒坡的老伴正巧一抬头，看见了摇挂在树上的纺车；一回身，又看见了跑上地窖子房顶的牛犊儿。于是，她心机一动，拉着纪椒坡的衣袖，说道："你看，这不是车上了树、牛上了房吗？咱们就住在这儿吧！"纪椒坡闻声，看了一眼，接着又打量了一下这里的地形地貌。单只见，这里虽遭兵燹，但小镇还算屋舍完整，古风犹存。它三面环河，一面着陆，交通豁达，树木繁荫，物产丰饶，真也是个好地方。随即他打听了一下，这儿名叫景城，于是便在这儿定居下来。

这就是献县纪姓的始祖。

经过二百余年的子孙繁衍，到了清代时，纪氏人丁兴旺，已成了献县屈指可数的大姓氏之家了。

当时，献县纪氏有两大支，一大支在景城，一大支在崔尔庄。崔尔庄，在景城东，相距三里许。析居在崔尔庄的一支，人丁更是兴旺发达，到清代康熙年间，已有几百口人，成为周围数十里内较有影响和气势的望族。而"崔尔庄纪"的子孙中，科举入仕的人多，比"景城纪"还有声名。传到纪润生这辈，"崔尔庄纪"地位就更加显赫起来。

纪润生名珏，是纪椒坡的十世孙，清乾隆中宪大夫，官至刑部江苏司郎中，加三级累赠光禄大夫。

纪润生的子王氏，是河间县增生王云鹗的女儿。她生了两个儿子，大

的叫纪天澄，小的叫纪天申。纪天申又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纪容舒，次子叫纪容雅，三子叫纪容恂，四子叫纪容端。

纪容舒，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举人，历任四川、山东二司员外郎、刑部江苏郎中、云南姚安军民府知府，加三级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累赠光禄大夫。他又是个文学名士，著有《唐韵考》五卷、《玉台新咏考异》十卷。

其夫人张氏，诰赠宜人，晋赠恭人，累赠一品夫人。到了这时，他家已是三代一品，极享盛誉。当时，在崔尔庄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数了北京就数崔尔庄。

崔尔庄哟崔尔庄，
九门九洞九关厢。
十字街头跑开马，
南关园子立道场。……

可见当年威风，确实非同一般。

本书中，将要记述的风流才子、一代文宗，被誉为“诙谐大师”、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字晓岚，于雍正二年（1724年），就出生在这个家庭中。就是这个纪晓岚，在中国文化史上，遂展一代英姿，开一代风范，成一代宗师。

二、蒙学乡里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十五日午时一刻，纪天申饭后到书房纳凉，靠在一张楠木椅上，手里捧着一卷书翻阅。看着看着，便进入了梦乡。……他看到从窗户钻进一只猴子。只见它只吃完桌上的果品，就到书橱翻腾那些书，像人一样，一部一部地翻着，看完的便扔在了地上。当将最后几橱书都捣腾到了地上时，已是一片狼藉。这时，猴子见纪天申手里还拿着一卷，就蹿上来夺……纪天申一急，醒来知是一梦。看着手中空空的，书已掉在了地上。这时，儿子纪容舒房里的一名老婢女走进书房，向老太爷施礼说道：“恭喜老太爷，午时一刻，大老爷房中的张夫人，添了一位少爷。”这个刚降生的男孩，是纪天申的第五个孙子，取名纪昀，字晓岚。纪晓岚还有个哥哥，名卓，字晴湖。纪天申的另外三个孙子--纪暄为容雅所生、纪晖为容恂所生、纪眕为容端所生。

这纪府里的五公子纪晓岚，皮肤白嫩，容貌端正，天资聪颖，禀赋异常，倍受一家人的宠爱。

纪晓岚两岁时，每天睡觉很少，常常白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要玩到深夜，乳娘李妈困得眼皮都睁不开了，纪晓岚却玩得兴趣勃勃。四五岁时，婢女晚上带他到屋外去玩，他东钻西跑，同白天一样快。于是，人们发现这孩子实在有些与常人不同：在漆黑的夜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不用点燃灯火，就能看到黑暗中的物件。这实在令人惊叹不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特异功能却慢慢地消敛了。

纪晓岚69岁时，在所写《槐西杂志》中，有如下一段记述：“余四五

岁时，夜中能见物，与昼无异。七八岁后渐昏闇，十岁后遂全无睹。或夜半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十六七岁后以至今，则一两年或一见，如电光石火，弹指即过。

盖嗜饭日增，则神明日减耳。”

他这时已是文章泰斗，享有盛誉，不会编造出古怪离奇的故事骗人，所以人们都是相信的，确也如此。

幼年的纪晓岚，很喜欢听大人讲故事，整天缠着大人们讲个没完。故事讲得最多的，是他的爷爷纪天申。在老太爷的五个孙子中，小纪昀口齿伶俐，乖巧异常。老太爷常把他搂在膝前，讲述古往今来的传奇故事、神话传说。小纪昀听得津津有味，迷恋不已。

后来，老太爷一句一句地教他背诵律诗绝句，往往刚教三四遍，他就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老太爷惊喜异常，便盘算着，要给孙子请一个有名望的先生，早些给他开蒙。

这年夏天，纪晓岚刚满五岁。纪天申为孙子请来了一位启蒙老师。这位先生名叫及孺爱，河间府交河县人，与纪家是姻亲，按辈份来排，当称他的学生纪晓岚为表叔。

及孺爱在弱冠之年就考中了秀才，但直到四十，却屡试不第，也就打消了科举进仕的念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原在家赋闲，连续接到纪天申的几封家书以后，不好推辞，便来到纪府。

及先生首先教纪晓岚学《三字经》。开始几天，每天教20余字，原以为这样就学得不少，不曾想这孩子过目不忘。念几遍就背熟了。于是，以后便每天多教几句，不到一月，就把一本《三字经》背熟了。接着，及先生又教他《千字文》，刚满一月，小纪昀已经是倒背如流。及孺爱欣喜异常，为遇到这样一个学生而十分自豪。

一天，纪天申来到塾馆，想看看孙子学得如何。及先生见面就夸奖起来，说这种天资颖异的孩子，只能出在纪府。老太爷十分高兴，捋着胡子笑个不停。接着，便把孙子叫到跟前，让他把学到的功课，背诵一遍。

纪晓岚小口一张，就像江河流来，滔滔涌来，清扬悦耳。

《三字经》、《千字文》，都是一口气背完，一个字不错。老太爷听着不断抿嘴，微微地笑个不停。

听完孙子的背诵，老太爷又拣出当中的几个字，写在纸上，让纪晓岚来认读。

纪晓岚读得一字不误。老太爷回过头来，拍拍及先生的肩膀，笑着说道：“纪昀如此长进，全仗贤甥教诲有方啊！贤甥博学多才，还望对他严加训导，以期养育成才呀。”说罢，老太爷和及先生商量起来，下一步要如何教这孩子读《五经》、《四书》，和练习写字。

纪晓岚听了爷爷的夸奖，小脸上露出甜甜的笑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思学若渴的愿望。只不过他活泼顽皮，有时也会受到先生的训斥。虽然他闻过则改，但却改而又犯。倒是在学业上，能够不断长进。

这时，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被放了外任，到云南出任姚安军民府知府。从直隶到云南，远隔千山万水，并且考虑到任期不会太长，便把家小留在故里，托附四弟纪容端多加照管，自己便前去赴任了。

纪容端是府学庠生，精读经史，工于诗词，他很喜爱纪晓岚，见侄儿天资颖异，便也悉心栽培。在纪晓岚跟随先生攻读“四书”的同时，纪容端已

开始教他作诗对句。先从对句教起，继而学作诗，纪晓岚所作联语对句，大多用词恰当，对仗工整，出言幽默，脍炙人口。

纪容端在启发侄子认真思考时，常教诲他说："世间没有不能属对的事物，只要认真思考，总是能找得到、对得上的。"遂以身边的事物为题，要纪晓岚属出对语，鸟木虫鱼，风花雪月，无不涉及。纪晓岚反映敏捷，对答如流，海阔天空，思绪纷呈，常出人意外，妙语天成。叔侄俩你出我对，一问一答，有说有笑，十分惬意。

这天，纪晓岚又去找四叔出题，一路上蹦蹦跳跳，嘴里还哼着四叔教给他的"对韵"：姐对妹，弟对兄，小儿对老翁。

三姑唤四嫂，
二老戏双童。
家庭百十口，
世代四五重。
门前栽杨柳，
屋后长梧桐。
古宅秦砖覆汉瓦，
邻寺铁杵打铜钟。……

纪晓岚一抬头，见已走到四叔屋内。四叔说："你看屋里，还有什么物件没有对过？"纪晓岚看到婶母李氏正在里间做针线，坐在炕沿上，双腿下垂，一双小脚上穿两只红缎绣花软鞋，十分惹眼。就冲着容端挤眼一笑，用手一指："此物尚未对过。"四叔一笑，出一上联道："三寸金莲瘦；"纪晓岚眨眨眼："一双绣鞋轻！

"说罢，笑不可支。

李氏一听这叔侄俩在拿她开玩笑，停下手中的针线，嗔怒着拿起炕上的笤帚，骂道："小兔崽子，这也能用来作对吗？"容端急忙上前劝解："谁人不有足？"纪晓岚提衣衿，上前佯施一礼，笑嘻嘻的说道："何必动无名。"这一对答，把四婶逗笑了，说道："去去去。……"叔侄俩被李氏撵出屋来。

纪晓岚性喜玩耍。一日，要婢女梳上髻髻，状如蝉头，怪模怪样地去街上耍闹，迎面撞见常来他家行走的和尚惠明。惠明走到近前，笑着说："五公子，都说您联语对得好，我出一联可否？"纪晓岚把头一歪："尽管出来！"老和尚用手拨了拨纪晓岚的髻髻，出一上联道："牛头喜得生龙角；"纪晓岚白了老和尚一眼，张口对道："狗嘴何曾长象牙。"站在一旁的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老和尚也笑道："五公子果然天资聪敏，将来定是栋梁之才。"此后，纪晓岚出口成章的本领在乡里传开了。人们常出对考他，他也常以妙句相对，出语不凡。纪晓岚在书馆里的功课每天都是早早完成。先生常是早晨布置，中午检查；午后布置，傍晚检查。书馆里十几个纪氏子弟，每次都是纪晓岚第一个背完功课回家。

那天傍晚，纪晓岚早早回到家里，找出陀螺和鞭子，等着叔伯哥哥纪昉放学后一起打陀螺。他等得心烦了，就跑回塾学里观望。

原来老师在水边闲走，看到人们把收割的芦苇垛起来，有的苫上了苇席。于是，便编出一个"苇草织席席盖苇"的上联要弟子们来对。学生们对不出，先生便把他们留下了。纪昉也在其中。

这会儿，纪昉见弟弟来了，便悄声把上联告诉了他，要他帮着对出一下联。

纪晓岚稍加思索，便有了下联。他把手里拿着的小鞭子，朝哥哥一晃，说道："下联不正在弟弟手中？！"纪昀看着鞭子，眉头皱了起来，不解其中用意。

纪晓岚见先生走了过来，便替代纪昀对先生说："学生有一下联，不知妥否？"先生说："请你答来。""学生对的是'牛皮拧鞭鞭打牛。'"“苇草织席席盖苇，牛皮拧鞭鞭打牛。”先生吟咏一遍，便连连叫好。

接着，又出一上联要纪晓岚来对：

"鞭打黄牛背；"

学生们听着有趣，都跃跃欲试。先生见了，便要他们来对。连续对了几个下联，先生都不太满意。这时书馆外传来几声狗叫，纪晓岚应声说道："学生对'棍戳黑狗牙'。"师生听了哄堂大笑。先生赞扬纪晓岚大胆的想法，笑哈哈地让学生们放学回家。

纪晓岚8岁的时候，已经读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接下来便是读《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他的学业成绩总是在书馆同学中遥遥领先。放学回家，他常常钻到纪天申的书房里，一本一本地浏览爷爷的藏书，经史子集、百家杂说，无所不读。有时将记有同一件事的几本书，一齐找出来，对照比较，辨别异同，考其优劣。有时连地契文书、官家文告、乡间应酬等文稿，也都读得津津有味。各类书籍都认真诵读，使他养成了博闻强记的习惯。一些难于理解的语句，常记下来到书馆请教先生。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他也能记住层次，述其大概，精警句段，熟记于心。渐渐地，家中的藏书，已不能填饱他的胃口。于是，他的注意力，便转向了书铺。

景城离崔尔庄三里，北依子牙河，是一个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文化繁荣。

这里文风极盛，人们在劳作之余，崇尚诗词唱和。铺店馆肆门口，都挂着对联招牌，联语精辟，对仗工稳。纪晓岚常随家人到景城游逛，便将各家门口联语，一一记住，回来后便和家人及同学们谈论，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景城东头，有一书铺，是纪晓岚最爱光顾的地方。书铺主人是一位老儒，世居景城，人称"冯先生"。冯先生学识渊博，精通书史，广搜善本、秘籍，于是冯氏书铺饮誉一方。隔三差五，纪晓岚就要跑到这里来，浏览所喜爱的书籍。看完一卷，再换一卷，有时一卷尚未读完，看看天色不早，就记下页码，下次再来续读。冯先生起初没有在意这位小娃娃。时间长了，渐渐发现这位俊秀的学童有很浓的读书兴趣，只是他来了看一阵就走，却很少买书。一卷书拿到他手里，一页不拉地翻阅，读完了扭头便走。端详他的穿着打扮，又不象贫家子弟。

一次纪晓岚正捧着一部《紫山奏议》阅读，冯先生走到他跟前说道："这部书是明季直隶省永年县胡瓚所撰。胡瓚是闻名一时的俊才，弱冠之时即登弘治癸丑科进士，曾任大同巡抚。胡公才智超人，所陈边防六事，皆为圣上嘉纳，后来当了工部尚书。鄙处尚有胡公所著《巡边录》八卷。公子少年大志，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两书不可不读，公子有意购买，可七折收费。"纪晓岚没想到主人一上来就是一套宏论，这下可把他窘住了。他看冯先生慈眉善目，便施礼道："请先生海涵！"

晚生今天有事来景城，原本没有购书之意，路经贵铺前，只想进来看

看，让先生见笑了。"纪晓岚答得彬彬有礼，说完想一溜了之。

"公子且留步！你先把书带着，改天再还书金不迟。"纪晓岚见主人如此盛情，感到走停两难，只好讲明实情。

"先生不要生气，实是晚生看过一遍后，就不用再买了。

望先生多多原谅。"纪晓岚忐忑不安地回道。

冯先生见晓岚如此回答，便检出几篇《紫山奏议》中的奏稿，让纪晓岚复述。

纪晓岚一一讲述其主要内容，精警之处竟一字不错。冯先生惊诧地睁大眼睛说："公子过目成诵，真是天下奇才，日后定为国家栋梁，老朽失敬失敬！"问明眼前的小孩即是崔尔庄纪容舒的二公子后，冯先生高兴异常。冯先生和纪容舒早就相识，冯、崔两家又是世交，便连忙说道："贤侄以后只管常来看书，愚伯是非常高兴的。铺里人多嘈杂，不是读书之处，老朽有一间书房，白日闲着，贤侄来后就在书房里读，定会满意！"随后，冯先生将书铺交给别人照看，把纪晓岚拉到内宅，看过书房，又热情地款待了他一顿便宴。纪晓岚受到如此礼遇，有点儿受宠若惊，称谢不迭。

此后，纪晓岚常去书铺里借书看，有时一卷没看完，又爱不释手，冯先生就让他带到家中去读。这样，在他小小的年纪，就读了许多古今名著，包括他喜欢的《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及一些明人笔记小说都是在这时读到的。

到了9岁这年，纪晓岚到县里参加童子试。入考场前，他手里正拿着一截树枝和几个相识的考生玩耍。这时，担任主考的教谕来了，纪晓岚赶忙把树枝藏在袖筒里，一本正经地向教谕大人问好。

先生看着这个小机灵鬼，心中十分喜欢，便把他叫到身边说道："你这个小顽童，生得倒挺机灵，不知你的书念得如何？"纪晓岚的娃娃脸上，两只大眼晶晶闪亮，看着教谕说道："一会儿入场考试，大人就会晓得了。"他这么一说，把教谕大人逗乐了，说道："现在未入考场，我倒要先试你一试。"说完，教谕给纪晓岚出了一联，要他来对，这句上联是："小童子暗藏春色；"纪晓岚听了，脸上微微一红，便扑嗤一下笑出声来，想是先生看到了自己刚才顽皮的样子。便赶忙回答了一句下联："老宗师明察秋毫。"教谕听了含笑点头，没想到这个小顽童对得如此巧妙，拍拍纪晓岚的头顶称赞道："好，好！你真可称得上是个小才子埃"后来，纪晓岚到河间府参加童生试，他的顽皮又引起了考官的注意。考官是三年前登科的举人，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听人讲这个小顽童就是有名的小神童，便要试一试他的才思。

考官给纪晓岚出了一句上联：

"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

哪里想到，纪晓岚人小心大，一点也不胆怯，看考官出联有讥讽之意，竟然反唇相讥，对了一句下联："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考官听了，苦笑两声却对他奈何不得。猛然见门上绘着神荼、郁垒两位门神，就又给纪晓岚出一个上联："门上将军，两脚未曾着地；"纪晓岚毫不示弱，略一思索答出了下联："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看这"神童"，还真有点学识，满意地笑了起来。

半年之后，这位考官已是河间太守。这天打从崔尔庄头的官路上路过，看一群小孩正在路边玩耍。忽然间，他们玩的球打进了轿子，太守便让轿夫停下。待他走下轿来未曾说话时，太守身边的衙役已先喝斥起来，把一帮小

孩，吓得四散而逃。最后，只有一个面目清秀、皮肤白嫩、扎着一条长辫的十来岁的小男孩，站着没动，小脑袋转来转去地在太守及其随从人员身上打量。太守觉得奇怪，仔细一看，认出这个小孩正是去年参加童生试的纪晓岚。

纪晓岚看着太守也笑了，原来他也认出了这位太守就是他参加童生试时的主考。于是，纪晓岚施上一礼，口中说着："拜见宗师大人。"太守把球拿在手里，对纪晓岚说道："这球是你的吗？""正是晚生之物。""不在学中读书，跑到官道上恣意戏耍，竟将球打入我的轿中，实在太淘气了！"纪晓岚低头说道："学生知罪，所以不敢跑开，站在这里等着给大人赔罪。"太守被这小顽童的伶牙俐齿说得高兴起来。他把手中的球晃一晃说道："好吧，我给你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得出，就把球还给你。"纪晓岚笑着答道："谢大人指教。"太守说道："童子六七人，惟汝狡；"纪晓岚想了想，脱口而出："太守两千石，独公。……"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两颗眼珠盯着太守脸上，滴溜溜乱转。

太守问道：

"为何不将末字说出来？"

纪晓岚慢吞吞地说道：

"太守大人如果肯将球还给我，那就是'独公廉'，假如您不肯还给我。……""不还给你怎么样呢？""那便是'独公贪'啦！"这下倒把太守逗得笑起来，然后说道："你真是个十足的顽皮鬼！"太守看这孩子聪慧狡黠，胆大过人，将来必成大器，心中十分喜欢，便笑着拍拍纪晓岚的头，把球还给了他。纪晓岚又给太守施了一礼，扭头就跑了。

时过不久，纪晓岚少年断案的事又在各村传说开来。

那是这年初夏的一天傍晚，纪晓岚从景城冯氏书铺借书回来，要回崔尔庄去。

待他走到景城东街口时，便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人群之中，声嘶力竭的吵闹之声不绝于耳，纪晓岚挤到人群里面，看见两个大汉正争吵得面红耳赤。这两人一个三十岁上下，另一个四十多岁。他俩中间放着一只簸箕。

那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赤裸着臂膀，满口污言秽语，眼珠子快瞪出来了。那个四十多岁的人也不示弱，袖管高挽，两手叉腰，骂骂咧咧，一张嘴唾沫星子四溅。

看样子，这俩人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

纪晓岚眨巴着两只乌黑的眼睛，东看西瞧地观察起来。他从人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明白了这两人争吵的原因：这三十来岁的汉子，是油坊里的掌柜；那四十来岁的男人，是个面坊掌柜。他们的两家作坊离得很近，常互相借用工具。前几天，油坊里少了一只簸箕，掌柜就去面坊里找。面坊里的人说，他们没有借。

可是今天，油坊掌柜到面坊来闲坐，看到面坊掌柜手中拿着的簸箕，正是自己家的那只，便欲拿回。

结果，都说是自己的，话不投机，各不相让，两个人便争吵起来。

乡亲们围了很多，但谁也不清楚当中的细节，说不清簸箕到底是哪家的，只好看着着急，也想不出劝解的话来。

这时，纪晓岚心生一计，竟然忘了自己还是个小孩子，却象个大人似地上前劝解，说道："两位为了一只簸箕，吵闹的不可开交，实在太不应该，其不有损两家的和气？快别吵啦，快别吵啦！"油坊掌柜看着赶上来说话的

小孩，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对他说："少爷闪远一些，这事儿不是你能管的。后站些！后站些！

以免伤着少爷。"

谁知纪晓岚听了这话，不但不后站，反而两手叉在腰间，扯直嗓子高喊起来："岂有此理！你说是你的，他说是他的。我看你俩的话，都不足为凭。还是叫簸箩自己说话，说说谁是它的主人。"众人听了，哗然大笑起来。人群中有人认识这是崔尔庄纪府里的五公子，便乱哄哄地议论起来。谁也不肯上前阻拦他，觉得有好戏看啦。这两位掌柜听着众人的议论，也知道了这个小公子是谁，也对他奈何不得，只好由着他的性子来了。

纪晓岚把书放下，从人群中的一个人手里要过一把铁锹。

人们不清楚他要干什么，便都瞪大了眼不说话，看这小公子怎么做。

纪晓岚把簸箩往地上一扣，用锹把在簸箩底上敲打一阵，然后放下铁锹，又把簸箩轻轻挪开，弯腰在地上看看去，接着伸两个指头在地上捡了几下，好象他捡到了什么细小的东西。

然后，纪晓岚直起腰来向众人一笑，开口说道："这只簸箩说了话，油坊掌柜是它的主人！"面坊掌柜一听，恼怒起来，脸膛憋得像猪肝一样，指着纪晓岚嚷道："公子你不可信口乱说，小可才是真正的主人。"纪晓岚张开一只小手，另一手指着说道："你不要再争了，这些芝麻粒就是证据。"说着走到面坊掌柜面前，伸着手让他看手中的芝麻粒，"你说簸箩是你的，那么你就经常用来盛面和五谷杂粮，可是刚才敲打几下，却掉下这么多芝麻粒，这只簸箩究竟是谁的，这不是不言自明了吗？！"面坊掌柜的不好再说什么，脸上作红作白地，扭转身挤出人群走了。

油坊掌柜连声称谢，周围的人也议论纷纷。

一场难解难分的争吵，就这样偃旗息鼓了。纪公子才十来岁就会审案的事，也马上不翼而飞，在四乡八里传说开来。

纪晓岚生活的年代，正是鬼神之说盛行的时候，人们或多或少地相信，在这大千世界上，还到处游荡着一种人类以外又非动物的精灵。

据传在一个秋天的夜晚，纪晓岚在塾馆中读书到深夜，一个人打着灯笼去茅房。茅房早有一人蹲在那里。在幽暗的灯光下，纪晓岚看不清那个人是谁，就问了一声："谁呀？" "我是鬼。"蹲着的人低头说话。

纪晓岚听了一楞，看那"鬼"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便笑着说了一声；"鬼也会屙屎，没听说过。"那"鬼"低头不语。

纪晓岚的灯笼没有地方放，看那"鬼"的大头顶平平的。

于是，他就把灯笼往它头上一放，说道："你是个善鬼，这次你干点儿好事，给我顶会儿灯笼吧！"那"鬼"等纪晓岚解完手，把灯笼交还给他说道："纪爷纪爷你好大胆！"纪晓岚笑哈哈地摸摸"鬼"的头，说道："小鬼小鬼你好大头！"然后他又狡猾地笑道："小鬼儿，你为我顶灯笼，我也没什么可赏你的东西，就赏你块煎饼吃吧。"说着这话，他把一直捏在手中的那张刚才用过的手纸，塞进"鬼"的嘴里。

"鬼"闻到一股臭味，明白塞进嘴里的是手纸时，"嗷"地大叫一声，跑出茅房不见了。

纪晓岚也不追赶，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同窗的学童听到叫声赶来时，纪晓岚一走三晃地笑着，大家莫名其妙，回到屋中询问，都听得大笑起来。但直到后来，也没搞清那天究竟是人是"鬼"。

纪晓岚到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已经是满腹文章。言谈举止，要比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成熟得多，成为这帮小伙伴的"小军师"。由于他活泼好动，又嘎里嘎气的，比那些大点儿的孩子更淘气。

为了这些，他的祖父纪天申、祖母张太夫人、母亲张夫人、四叔纪容端和婶母李氏等盼望他早日成才的人，不得不对他严加管教，无奈这孩子聪明灵活，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塾馆，都能变着法地玩个痛快。

那年元宵节，纪晓岚和弟弟妹妹们去景城逛元宵灯会，由老仆人施祥陪着。

纪晓岚看市上好玩的东西很多，便和弟弟妹妹去买。纪昉等几个孩子每人买了几件心爱的玩具，拿在手中高兴异常。纪晓岚却只买不玩，等着拿回家中再玩，本来这也无可非议。可是让施祥琢磨不透的是，这位小少爷见什么买什么，买得实在拿不了，还要去挑选，不得已，施祥这才在一旁说了话："五少爷，少买几件吧。

一下子买这么多，哪里玩得过来？

人家都说玩物丧志，你可不要耽误了功课呀！"纪晓岚听了，摇头一笑说："我是买了供玩一年的，要是只买三五件，坏了就没有玩的了，不是还要来买？这下一次买够了，反倒省事些。"施祥见劝也不听，只好由着他。回到家中，大人们见孩子玩得痛快，自然也很高兴，惟独施祥却像有什么心事似的，闷闷不乐。

施祥小名举儿，与纪容舒同岁，早在8岁时就来到纪府，为纪容舒当书童。

几十年来，忠心耿耿，很受纪府上下的尊重，都习惯称他"老举哥"，是纪府里地位较高的仆人。

施祥见到纪晓岚的母亲张氏，对夫人说道："五少爷买的玩具太多了，夫人该管他一管。"张夫人正在高兴头上，一时没有在意施祥说的话，随口说道："哟儿高兴，就让他去玩弄吧！"施祥忠实正直，向来把纪家的事，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听了夫人的话，也不好再说什么，但心里很不舒服，就去找太夫人。

施祥对太夫人说道：

"太夫人，我想跟您说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张太夫人笑笑道："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施祥说道："五少爷去观灯火的时候，买了很多玩的东西。

钱花多少倒不值得吝惜，只是明天先生就回来开馆了，少爷要到馆中读书。

买那么多玩的东西，您说他是顾着玩哪，还是顾着读书哪？老夫人应当管教他一下才好！"张太夫人听了点点头："你说的很对。我也看他拿着许多玩具，只是没有往这方面想，多亏你提醒。"第二天，太夫人让纪晓岚把那些玩具拿出来，只给他留一两件，其它的给锁到一个匣子里。只有节假日不读书时，才给他拿出来玩。

玩过之后，太夫人便再给他锁好。

纪晓岚听说是施祥的主意，当时很生气，有几天一见施祥，就把嘴撅得高高的，骂施祥是"举大舌头"。可是到他懂事的时候，心中却一直很感谢施祥，终生不忘这件事。到他75岁写《滦阳续录》时，还特意写上这件事，感慨地说道："此虽细事，实言人难所言也，今眼中遂无此人，徘徊四顾，

远想慨然。"沧州离崔尔庄不远，交通方便，风景秀丽。纪家便在沧州城购买了一处庄院，位于运河边的上河涯，院中盖了一栋五楹楼房，取名叫水明楼。水明楼矗立在运河岸，一面依翠，三面环水，风帆沙岛，渔歌处处。庭园中，老树苍郁，浓荫密布，花开如锦，幽香袭人。每逢夏天到来，老太爷纪天申和张太夫人，便到这里避暑。直到秋禾尽熟、天气凉爽的时候，才回到崔尔庄家中，忙着征收佃户们的租子。

沧州每年四月十八举办社会，热闹非常，周围几方里的人们，都到这里赶会。

纪晓岚这年11岁了，倒是来过几次水明楼，可是还没有见过沧州赶会的热闹景象，所以刚到四月初，他便吵吵着，要妈妈到时候带他去沧州住些天，赶完社会再回家读书。张夫人为了让他一心读书，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晓岚见母亲不答应，就跑去缠着他四叔，非要四叔赶会时带他去不可。纪容端一向很喜欢这个侄子，代他向嫂子求了情，把晓岚高兴得直跳。四月中旬的一天，他便跟着叔叔来到沧州水明楼。

四月十八日这天大清早，沧州城内已是热闹非常，大街小巷被挤得水泄不通，叫卖声、说笑声、吵嚷声混成一片。纪晓岚真是大开眼界，每天都由四叔带着东逛西逛，看这看那，玩得开心极了。

这天，四叔没有带他去，让他在家中陪陪太夫人。一上午他都闷闷不乐，四叔回来时，喜出望外地带来了一个小丫头，年龄和纪晓岚差不多，是沧州的一户贫寒人家的女儿，四叔给她取名叫文鸾。

文鸾虽然家中贫穷，但长得十分水灵，两只大眼又黑又亮，给她换过衣服，打扮一下，更是让人喜爱，粉红的脸蛋像朵绽开的海棠。

纪晓岚先是在文鸾身上看个没够，后来又问这问那，往常这只圈不住的鸟儿，今天反倒安安稳稳地扎在屋里不肯出去玩耍了。

四婶李氏看在眼里，觉得这孩子很可笑，莫非他小小的年纪，便已经产生了对女孩的好感？她看看侄儿，又看看文鸾，都是出奇的俊美，站在一块，相映生辉，像两朵并蒂莲，分开了反倒不好，便也不去管他们，由他俩在一起随便玩耍。

这两个孩子一见如故，不长工夫便说笑得熟人一般，叽叽嘎嘎地笑个没完。

这下好啦，晓岚赶会的兴致全没了，以后的几天里，不再跟四叔到街上去，总是找借口到四婶屋里，与文鸾在一块玩个没够。有时，大人们都出去赶会，纪晓岚更是无拘无束，拉着文鸾的手，在院里东奔西窜，笑声咯咯地响个不断。文鸾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采，似乎忘却了身世的悲苦。

又过了几日，纪容端的事情全部料理妥当，准备回到崔尔庄。行前的那天晚上，一家人聚到太夫人的房里叙话。太夫人讲起发生在沧州城上河涯的一件事。

纪晓岚一向爱听奶奶讲故事，这天因为沉浸在与文鸾在一起嬉戏的欢乐中，开始并未留意，奶奶讲得绘声绘色，曲折生动，他听了后半截后，又让奶奶补进了前面的经过。后来，纪晓岚将这个故事写在他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里。故事是这样的：沧州上河涯某甲的女儿，许配给了某乙的儿子。两家都是小康之家，婚娶定在了一二年内。

这一天，有一位星士来到甲家，碰巧下起雨来，天色又已经晚了，星士就在甲家住下了。

闲来无事，某甲便叫星士为女儿推算一下，看女儿的命运如何。那星士问过生辰八字之后，沉思良久，然后抬起头来说道："实在抱歉，我今天到此，只是为了访友，身上没有带着算书，令媛的命运如何，此刻不能推算啊！"某甲见星士有意推脱，顿时生疑。心想与星士早就相熟，他为别人观相算命时，并不曾听说常将算书带在身上，这其中定有缘故，就缠着不放，寻根究底地再三询问起来。星士见推脱不过，只好为难地说："既然老兄非问不可，那就恕我直言相告吧：据令媛的生辰八字推来，命中注定她是要作侧室的。刚才听你说，已择定夫婿，且嫁期已定，干支又不相克，断不会有再嫁他家之理，所以我思来想去，唯恐判断不准，徒使老兄忧虑。还望你姑妄听之，切莫当真！"某甲听了星士的话，心中更是疑惑不解，与乡邻闲谈时，将星士的话说了出来，要大家解释其中的因由。有一个常在此做生意的商人，非常狡黠，听过某甲的话，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就对某甲说道："你家的日子虽然还能应付，但论起家产，你才有多少？"

并且女儿出嫁，你不得不置办嫁妆，这笔费用就会用尽你的全部积蓄。女儿嫁过去以后，你的日子恐怕就难过啦。我劝老兄试想，你的女儿既然命中注定要做侧室，不如先说她病了，然后报个死讯，到市上买口空棺材速速埋葬，免去赖婚的罪名，再带女儿到北京城里，改名换姓，挑选个富贵殷实人家作个小，一来得宠，她自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也可以求得女儿的身价，过一辈子的富裕生活。"某甲听了商人的话，思虑良久，觉得句句在理，便依计而行，将女儿偷偷地带到了北京。正巧有一户官宦人家的女儿将要出嫁，缺少一名聪明漂亮的婢女。某甲就将女儿卖给了这个官宦家里，取回了二百两银子，抵了女儿的身价。

一个月后，那家北京官宦用船送女儿到南方去完婚，行船到运河天妃闸时，突然风浪大作，桅折船翻，全家人葬身水底，唯独某甲的女儿命大，遇救得以生存。但这里的人家谁也不愿收养这个姑娘，就将她送到了官府。官府向她询问来历，她只知道主人的姓氏，说不出主人的名字和官职，因为她刚到这家不久。问到她家中的父母，说得清清楚楚，毫无差错。官府将文牒送到沧州，某甲的事就再也包不住了，立刻在沧州内外传扬开来。某甲无奈，只得按官府的命令，又将女儿接回家中。

某乙的儿子以为某甲的女儿真的死了，这时已经和他的表妹结了婚。但是某乙的心中却愤恨难平，他想自家已下过聘礼，某甲的女儿就是他的儿媳了，某甲胆敢将她卖掉，这不但于礼不容，也是对自己的蔑视和污辱，思来想去咽不下这口气，就要到官府告上某甲一状。

本来这事一传出去，某甲就觉得无地自容了，现在又要吃官司，那不就要倾家荡产了吗？某甲惊慌万状，托人说情，答应仍将女儿按婚约嫁给某乙的儿子，某乙和儿子见这事也不吃亏，就答应这样了结此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某乙的儿子已与其表妹成婚，但聘期在后，现在某甲的女儿要做正室，某乙儿子的表妹家听说后，哪里肯让？又要到官府告状。

于是事态纷纭纠葛，有成大狱之势。甲乙两家的故旧，都出面调和，让某甲出资将女儿迎接回来后，嫁给了某乙的儿子作了侧室，此事才平息下来。

该女的丈夫并未亲去迎娶。而是由公爹用牛车接到家中。

该女见到婆母，苦苦辩解，说那事并非自己所愿。其婆母说："既然不

是你的意愿，那时你为何不说你已有丈夫。”该女无言应对。婆母带她去拜见正室，她犹豫不去。婆母说：“你被卖为婢女时，也不拜见？！”该女无言以答，只好按礼拜见。婆母对她终身以奴隶看待。

太夫人给孙子补进了前面的经过，纪晓岚的一双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看屋中的婢女，似乎在思索什么。太夫人看水明楼里的几个婢女，连同刚买来的文鸾，这时都在身边，就转脸向她们说道：“她父亲不过图多得些钱财，那女子不过是想过富贵的生活，才生出这样的计谋。哪里知道反倒把原有的财产损失了。

人生在世，命运已定，应该打消那些虚妄的念头。”几个婢女听到老夫人的教诲，连连称是。

第二天，四叔纪容端叫仆人驾上马车，带李氏、晓岚、文鸾回到了崔尔庄。

纪晓岚回到家中，兴高彩烈地向母亲描述了在沧州的见闻，并保证今后刻苦读书。在母亲眼里，这孩子似乎一下子大了，每天清晨早早地起床温书，在塾馆不断受到先生的嘉许。并且与他那帮顽皮伙伴聚首的时间也很少很少，倒是向四叔家里跑的次数多了起来，母亲还以为他去找四叔作诗对句，不由得脸上挂起了满意地微笑。

可是在四婶看来，就有些不同了：他读书刻苦，这确实不假，功课做得比以前更好，只是天天来到她家里，并不是向叔叔求教学问，而是借机和文鸾在一块儿说笑戏耍。李氏看文鸾聪明伶俐，做事勤快，心里很喜欢她。又见心爱的侄子喜欢文鸾，两人到了一起，欢快得像一双小鸟，看了让人更是高兴。有时在院中玩够了，回到屋里，纪晓岚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文鸾听，文鸾常常是听完一遍就记得清清楚楚。纪晓岚又教文鸾认字，她很快就能把《千字文》熟读了。四婶看了这些，就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道：“哟儿，既然你喜欢文鸾，等过个一年半载，我就将文鸾送给你做婢女，你愿意吗？”纪晓岚脸上热乎乎地，有些不好意思，但看李氏那几分认真的态度，心里十分高兴，就厚着脸皮施上一礼，对婶子说道：“谢过四婶美意！您这样疼爱侄儿，我定牢记在心，将来取得了功名，我一定好好地孝敬您！”李氏看他那认真地样子，“噗”地笑出声来：“看把你美的！现在让文鸾过去，我不是舍不得，是怕影响了你的功课，你也别忘了，你才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呀，你年少有志，要好好用功才是！”纪晓岚听四婶说得语重心长，就连连答应四婶的要求。此后虽常来看文鸾，但来得少些了，听先生说，他读书确实更加用功了。

这时，纪晓岚已将《四书》全部读完。又换了一位姓施的先生来教他《周礼》和《春秋》等儒家经典。纪晓岚的功课做得很好，深得施先生的喜爱。施先生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夫子，治学严谨，满腹经纶，就是性格急躁，对学生十分严厉，常常训斥学生。纪晓岚一来读书用功，二来小心谨慎，还没有挨过先生的训斥。

不过施先生与自己的启蒙老师及先生比起来，他更喜欢及先生。及先生因为患了眼疾，双目近乎失明，已经辞馆回家了。

四月底的一天，纪晓岚搭车来到交河县的齐桥镇，看望心中思念的及孺爱先生。谈话间，纪晓岚说起家中的几株牡丹，说是从洛阳买回来的，眼下正是盛开的季节。纪晓岚说到这儿，停了停，又伤心地说道：“先生如果眼疾痊愈了有多好，您可以到崔尔庄看看，我家的几株牡丹花，开得非常娇

妍！”及孺爱先生微合着双眼，觉察出纪晓岚的感伤，为了安慰安慰他，便一手拉着纪晓岚的手，一手抚摩着他的肩说道：“多谢你的好意。你说到牡丹，我倒想起一个联来，想再考你一考。”

“请先生指教。”纪晓岚答道。

及先生睁一下眼说道：“我这个上联是：‘盲人看牡丹，心中富贵；’”纪晓岚看先生认真的样子，好像是自我宽慰，心里越加悲悯，思索一会儿，想出了下联，低吟道：“哑巴念左传，腹内春秋。”及先生听后，脸上堆满了笑意，拍拍纪晓岚的肩膀，口中赞道：“好好，你对得很好，看你有这样大的长进，我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啊！”接着，及先生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大堆勉励他刻苦读书的话，纪晓岚认真听着，连连应诺。……果然，纪晓岚更加用功读书了，每天早晨早早地就起来读书。五月初五这天凌晨，刚交五更，纪晓岚的卧房里便点亮了烛光，清脆的读书声传到窗外：“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这一大早，他就背诵起了屈原的《涉江》。

原来他在这重阳节的前几天，心里就一直想着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在书铺里听冯先生讲过，屈原的《涉江》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春天，那是屈原被第二次放逐的时候。屈原在顷襄王三年遭到流放，从汉北渡过长江，经洞庭，溯湘江，走到沅水上游，又行经辰阳，进入溁浦，十八年过去，但他的报国之心未泯。

恰在这时，传来了郢都被秦军攻陷的消息。国破家亡，使诗人万分悲痛，遂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就在这年五月五日，屈原徬徨苦闷，悲愤忧郁，自沉汨罗江而死。当地人们为了纪念屈原，每到五月初五这天，向江中投下许多米粽，以图喂饱鱼蚌虾蟹，好保全诗人的尸骨。后来这事传到北方，演变成五月初五吃粽子的民俗，用以纪念爱国者的英名。

纪晓岚读着读着，胸潮激荡，声音有些呜咽了：“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濼濼，忽乎吾将行兮。”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落在手捧的《楚辞集注》上。一时兴起，难以遏制，他一口气将《惜诵》、《哀郢》、《抽思》。……等《九章》上的几篇作品逐篇诵读一遍，俨然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感物伤情，来去倏忽，到吃过早饭，跑出家门玩耍时，就又恢复了他那天真烂漫的性格，因为今天先生回家过节，给学生们放假一天，纪晓岚正要借这机会好好儿玩上一日呢。

早晨的粽子，特别地好吃，是用上好的糯米掺上糖，加入精选的家乡特产的金丝小枣做成的。晓岚惦记着文鸾，就打发仆人给文鸾送去一些。仆人走后，他又想起了那位来到纪家门上不久的三嫂子，她是三哥纪晖春节后刚娶过门的新媳妇。

三嫂是本县陈家的闺女。陈家世代书香，是县里数得上的大姓人家，陈氏只有十七八岁，容貌端庄秀丽，姣美的身材，温柔的性格，一张笑脸活泼可爱，加上她从小饱读诗书，长于琴棋书画，更让人们刮目相看，她是在纪府内，除了文鸾以外的，纪晓岚喜欢亲近的又一位女性。叔嫂俩常在一起写诗填词、互相唱和、调笑戏谑，感情非常融洽。

晓岚想起自己已有二十来天没有拜见嫂子了，唯恐三嫂怪罪，就让仆

人在竹篮里装好粽子，亲自拿到三嫂屋里去。

路上，他一边走一边想，出个什么笑话去逗逗三嫂子呢？

他先是想起古人的一句玩笑话，叫做“嫂嫂怕日手遮荫”，又想这话不妥，还没有与嫂子开过这么“深”的玩笑，说恼了她又该怎么收场？

一抬头，已经走到了纪暉的门口，见陈氏由使女陪着，正在院里观看石榴花。

纪晓岚开口问道：“嫂子近日可好？多日不见，万般思念，小弟特来拜望。”“哟弟来了，快请屋里坐，这么多天不到我屋里来玩，恐怕是你的魂被什么人勾走啦！”

纪晓岚笑嘻嘻地说：“我晓得三嫂就会怪罪，所以今天是来请罪的！”说着，他将手中的篮子递给陈氏，又学妇女的样子给她拜个万福，引得陈氏咯咯咯笑个不停。

陈氏请晓岚室内落坐，又打发使女去取来新鲜的瓜果。陈氏看了一下，一双秀目忽闪两下，微启朱唇说道：“多谢贤弟照应，嫂子很是感激呢。只是你这些天没来，我也没了做诗的兴趣。今天我想出个对联，五弟你来对对怎么样？”晓岚忙笑着答道：“请嫂嫂赐教。”陈氏一笑，以清脆的声音吟道：“五月五日，五弟篮中提五粽；”晓岚听了想一想，然后狡黠地说道：“这副对儿倒不太难，不过对好了也不容易。我来试试，对得不好，请嫂嫂不要介意。”“你别罗里罗嗦地，快说吧。”

“晓岚一边说一边瞄着三嫂的脸色：“三更三点，三嫂床上抱三哥。”三嫂的脸刷一下子由白变红，伸手假意要打，晓岚起身就跑。陈氏被他羞得不得了，哪里肯饶，就追他到了院里，纪晓岚看嫂子脸红红的，咯咯笑着不依不饶，扭头就向院外跑，一头撞到三叔纪容恂怀里，“哎呀”一声喊了出来。

陈氏本想不再追到门外去了，可是听见外面有喊声，便来到门口，要看个究竟。

陈氏一看正是公爹，忙收敛笑容，郑重大方地向公爹施礼。

纪容恂猜想侄儿又来这调皮，便正色训道：“哟儿，不许惹嫂子生气！”晓岚偷眼看看三嫂，向她挤挤眼，意思是让她在叔父面前说上句好话，免得挨训，不想陈氏脸上换了一层色彩，很严肃地向公爹说道：“我为哟弟出了一联，叫他来对，他却信口胡扯。”纪晓岚见嫂子是有意让他难堪，又看看叔叔生气的样子，便分辩道：“嫂子说得不对，我是认真对哩！”三嫂想他平时是很敬畏叔叔的，料他当着叔叔的面，不敢把刚才的对句说出来，就更想难为他一下，于是说道：“你坏小子，不讲老实话。我给你出的一联是：‘五月五日，五弟篮中提五粽；你是怎么对的？’”“我。……我对得满好哩。”说完，纪晓岚又冲着陈氏挤眼，求他饶耍陈氏看他那难堪的样子，真想转嗔为笑，不过她这时哪里肯饶，便催促道：“你适才是如何对来，何不再说一遍。”纪晓岚看看三叔莫名其妙的神色，笑笑说道：“我对的是：‘三更三点，三嫂床上。……三嫂床上叫三哥！’有什么不好哩？”说完，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纪容恂见是叔嫂俩开个玩笑，也不好多说什么，骂了一声“淘气鬼！”转身走了。

一场玩笑过后，叔嫂俩又回到了房中，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地互不相让，嘻嘻咯咯地笑个不停，不再一一细表。

转眼间到了夏秋之交，这天中午突然降下一场大雨，傍晚雨停了，有许多刚出巢的小鸟，被打到了地上飞不起来了。

纪晓岚和一帮伙伴到树下寻找，纪晓岚捉到一只，回到家里，细心地喂养它。

第二天到塾馆念书，他把小鸟放在家中不放心，就带到塾馆，和同学们一块儿玩儿鸟。到了先生上课的时候，他就在墙上挖下一块砖，成了一个小洞，把鸟放进去，外面再用一块砖将洞口堵好。

两天过后，他们的秘密被施先生发现了。施先生怕学生们玩物丧志、影响了功课，便将砖块用力向里一推，把小鸟挤死了，又向外推一下那块砖，使之恢复原样。

等到纪晓岚又来喂鸟时，发现小鸟被挤得扁扁的，十分痛恨干这件事的人，只是不清楚是谁干的，心中郁愤难平。

临放学时，施先生又给学生们出了一个对儿，要学生们来对。上联是：“细羽佳禽砖后死；”纪晓岚听先生念完这句话，马上断定是先生干的，恨不得上前去唾他一身唾沫，但师道尊严是不敢违背的，他便按着性子，心里琢磨着报复先生的办法。猛然间来了主意：我何不借对对儿的机会骂他一下？于是站起身来对先生说道：“学生愿来试试。”先生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好吧，你就对吧！”纪晓岚不慌不忙地说：“先生的‘细’字，对‘粗’字可以吗？”说着，他看看先生的脸，见先生依然如故。

“可以。”

纪晓岚又说：

“‘羽’字，对一个‘毛’字，如何？”

“不错！”

“‘家禽’，我对它个‘野兽’怎样。”

“好，这‘细羽家禽’对上‘粗毛野兽’，十分工整。”先生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纪晓岚接着若有所思地说道：

“砖瓦的‘砖’，我用石头的‘石’来对，先生看行吗？”纪晓岚以往回答先生的问题，总是非常流利，常常像爆豆似地一口气说完，从没有这样一字一句、罗罗嗦嗦，先生心中有些纳闷，便说：“行行，你快点往下对吧。”晓岚略作迟疑，说道：“‘后’对‘先’，‘死’对‘生’。”施先生被他罗里罗嗦地说懵了，一时间没弄清是什么意思，于是说道：“你把对句念一遍。”纪晓岚的神色有些紧张，心里为自己壮壮胆子，念了一遍：“粗毛野兽石先生。”“什么？你……”施先生的肺都快要炸了，这不是转着弯儿地骂我“施先生”吗？

先生一气之下，厉声把纪晓岚喝到跟前，手里攥着戒尺，质问纪晓岚为什么辱骂先生。

纪晓岚看先生气极败坏，心中十分得意，口中分辩道：“学生不敢侮辱先生。”

学生只是遵照先生的教诲，按照对对儿的规矩，一字一字地对上来的，没想到对先生有什么妨碍。学生愚钝，恳请先生赐教。”施先生正在气头上，哪有心思“赐教”什么对联，想想自己如果打了这纪晓岚，心中的气愤倒是发泄了，但自己没有充足的理由，怎么向纪家解释呢？施先生想来想去，只好忍了这口气，让他回家去了。

纪晓岚报复了先生，心中自鸣得意，在同窗们跟前，更觉得自己有些了不起。

虽然在多年之后，他曾为自己有违先生的慈爱之意而深感不安，但在

当时，他却觉得这样对付不受人喜欢的先生，是心安理得的。尤其使成年后的纪晓岚感到愧疚不已的是，在此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离别了这位博学的先生。

那是这年入冬后的一天，纪晓岚找到比他大上二三岁的纯，想整治一下先生，密谋策划，用心琢磨着。纪纯性情鲁莽，读书从来不肯用功，经常挨先生的戒尺。

纪晓岚说出他的计划，纪纯高兴得跳了起来。想到这次能出出气，纪纯愿意依计而行，纪晓岚唯恐他临阵胆怯，便鼓励他说："你真能做到这件事，那才是我佩服的英雄。我的那个石绣球，你也很喜欢，我是从来舍不得让别人玩的。这事办完了，我就把它做为奖赏送给你，你高兴不？""你说话当真？""当真。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骗你？"纪纯对纪晓岚的绣球羡慕已久。那是纪晓岚去沧州赶会时，舅父送给他的礼物。这只绣球作得极其精致，用细腻的汉白玉雕刻而成，球体分为里外两层：外层的球面是镂雕的细密的花格子，里面包着三个大小相同，圆润光亮的小球，外表坚硬精美，里面的三个小球滚动灵活。将绣球放地上一滚，里面的小球就互相撞击，叮当作响，清脆悦耳。

纪晓岚曾把这球拿给同学们看，谁看了都喜欢的不得了。

这次纪纯听晓岚说肯将这球送自己，也顾不得多考虑，立刻答应纪晓岚的要求，并拉勾起誓，保证这事无论如何，谁也不能对人讲。

第二天早课，施先生把《左传》上的"曹刿论战"一节，分析得透彻入理，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唯有纪晓岚和纪纯心不在焉。两个人眉来眼去，不时地互递眼色。

先生把课讲完了，便吩咐学生自己温习，他把两手倒背过去，迈着方步走出课堂，转个弯上厕所去了。

纪晓岚、纪纯等先生走后，就在窗纸上用手指蘸着唾沫捅了两个小孔，从小孔向外张望起来。等了好长时间，先生的影子在小孔里出现了。

纪晓岚定睛一看，差点喊出一句"好！"来。他看同学们都在认真背书，便高声喊叫起来："先生出事啦！快去看啊！"随着这一声叫喊，学生们都跑到了院里，他们看先生的长袍湿漉漉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到先生近前，便闻到了一股难闻的臊臭味，这下他们才明白过来："先生掉到屎坑里了。"施先生满身污秽，早就心里气恼得不得了，这下学生们又围了上来，更是尴尬异常。只见他头部微微发颤，胡子上还沾着几块屎渣，学生们一时哭笑不得，几个年龄大些的学生，赶忙随先生到房中去换洗了衣服。

这事发生以后，先生闭馆了，说是身体不爽，要学生们在家中温书。纪晓岚在家中坐卧不宁、忐忑不安。手中拿着一卷书，看了半天还没有读上几页。思想却一刻也没闲着，他一会儿"嗤嗤"地发笑，一会忧虑地平息静气。眼前浮现着的，是竖在先生厕所里的那根木橛。

两日过后，先生已恢复平静，学生们也到馆上课了，先生给每人布置了功课以后，就将学生逐个地叫到他的住室，一个人一个人地审问起来，几个平时淘气些的孩子，手心都被先生用戒尺打得又红又肿，拷问来拷问去，唯独剩下了纪晓岚。学生们知道老师遭了暗算，非要查出这个罪魁祸首不可，所以无辜的人，也跟着吃了苦头。

纪晓岚见唯独自己没有挨打，心里很是纳闷，不清楚先生为什么没有打自己，这闷葫芦装得是什么药？他的心里更加不踏实。

这天下午，村南天齐庙里的老和尚慧静来看望先生，慧静和先生年纪差不多，学识渊博，尤其喜欢下棋，经常和施先生对奕。有时慧静连经也顾不得念了，与施先生战得难解难分。这几天没有见到施先生，就前来塾馆看望。

慧静问道：“几日不见，可是身体欠安？”施先生不好意思地回答：“老朽身体稍有不爽，劳大师惦记，多谢！多谢！”“先生你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下可把先生问得不好意思起来，支吾半天没有说出是什么病。慧静再三追问，施先生只好讲出那天事情的原委——原来，塾馆的厕所里只有一个茅坑，二尺见方，深有几尺。

入冬以来坑边常常结着一层薄冰。施先生腿脚不便，解手后站起时觉得有些吃力，尤其是怕被脚下的冰滑倒在地上。

他就找到纪家的管家施祥，让他在坑边搭上一块木板。施祥说搭上板后口子就小了，尿水流到外面，不但不洁静，恐怕结得冰会更多。

这事让纪晓岚知道了，他要施祥打发人在坑子边上楔了一只二尺来高的木橛，这下方便多了，先生解手时，用手拉着木橛，既稳当又方便，站起时稍一用力，即可站稳。

这天出事，是因为有人将木橛锯断多半，先生哪里知道？

他到厕所后，动作复如往常，根本没有留意。站起时用力一拉，“咔嚓”一声木橛断了，先生随之掉进了屎坑。……为查明此事，一怒之下，挨个地拷问，但仍没有查出个究竟，这会儿还在为这事儿生气。

慧静听他说完，略一思索，就哈哈大笑起来。施先生以为笑他当时的窘态，更觉得不好意思。

慧静说：“你问过那个纪晓岚没有？”

“没有，就他一人没有挨打。”

“先生错矣！据老衲看来，这位五公子天资狡黠，这类事件只有他才会干得出来。”施先生将信将疑，说道：“纪晓岚是个听话的孩子，平时功课很好，乖巧伶俐。木橛既是他让人竖的，又岂有削断之理？”慧静又笑了起来：“哈哈，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想古人说，‘解铃还得系铃人’，是很有道理的。”施先生如梦方醒，送走了慧静，便将纪晓岚唤到他的住室，询问起木橛被锯的事来。

纪晓岚在先生面前垂手而立，默不作声，两眼却不断地偷偷看着先生，见先生今天和颜悦色，对自己和气如初，一时激动起来，向先生施礼过后，如实招供出来，恳请先生恕罪。

施先生看他毕恭毕敬地样子，觉得这孩子打不得，一旦惹他记恨自己，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坏主意，便心平气和地训斥几句了事。可是这比打他几下还难受，使他的负疚之感，一直在多年之后仍然没有卸去。

几天过后，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卸去云南姚安军民府知府的职务，回到家中省亲。原来他已被调至京城，在户部任职了。

纪容舒一直惦记着纪晓岚的功课，向夫人和家人仔细询问，当他听说他在塾馆算计先生的事后，不由得为孩子担心起来，心想这孩子若不严加管教，恐怕将来没有什么造就。反复和张夫人商量以后，拿定主意将纪晓岚带到北京，让他在自己身边，便于今后管教。

纪晓岚听说父亲要将带他到京城里去，心中非常高兴。只是临近启程的日子，觉得对家乡留恋起来，三婶、四婶，以及那帮天天一起读书的伙伴，

都让他难以忘却，尤其是舍不得和文鸾分离。想来想去，给文鸾送去了一个他心爱的玛瑙扇坠，给她留做纪念。

一个寒冷的早晨，从崔尔庄抬出了几顶软轿，后面跟着一串马车，满载着行囊物品，走上了北去的官道。就这样，纪晓岚在他12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母亲同哥哥、妹妹一块儿，来到了北京，等他回家乡参加乡试，已是五六年以后的事了。

三、风流少年

乾隆五年（1740年）的一个秋日，天高云淡，金风送爽。

17岁的纪晓岚，在离别家乡五年之后，踌躇满志地回到了故里。五年前那个聪颖调皮的顽童，已经长成了英俊韵秀的青年，白皙的脸庞上，洋溢着青春的平息，挺阔的鼻梁，更为他增添了几分英气。

纪晓岚拜见了几房长辈之后，来到三哥纪晖房里看望了三嫂陈氏，陈氏几年不见，更加丰润了，细白的脸上，泛着柔润的光彩。在晓岚眼里，三嫂简直像一只熟透了的桃子。身材也比以前高出许多，亭亭玉立，妩媚动人，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只不过两只脚略长一点。

寒暄过后，分宾主落座，三嫂让婢女拿来几样新鲜果品。

三嫂笑着说："哟弟小时候就爱吃水果，前几日接到你从京城捎回来的书信后，你三哥特地打发人进城买回许多。"晓岚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干鲜果品，各类果品一年四季不断。谁知无独有偶，三嫂陈氏也有此好，所以纪晓岚常到三嫂屋里走动，这也是一个原因。有什么从外地捎来的新奇异样的东西，陈氏总是吩咐仆人，留出些来，等着哟少爷享用。叔嫂俩说完两地情况后，三嫂又夸赞道："几年不见，五弟已长成大人了，比以前也稳重许多，五弟这些时读些什么书？"纪晓岚回道："这几载多为准备科试，主要研习了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诸子之书倒读了不少。"三嫂又想起纪晓岚小时候淘气的样子，对晓岚说："哟弟早时读诗不离口，到嫂嫂房中总要背上几首，如今满腹文章，倘有妙文，定要抄给三嫂诵读。"纪晓岚回道："诗书读得不少，但并不见如何长进。今日前来拜见嫂嫂，却无新作赠酬，只好借前人一诗。"嫂嫂听说有诗相赠，赶忙催促道："快请贤弟诵来。"纪晓岚看一眼三嫂露在裙摆外面的脚尖，道：银铃叮噹响，夫人出后堂。

金莲整三寸，

--横量！

三嫂脸上顿起红霞，咯咯笑道："快羞死人了。五弟积习难改，你也到了娶妻的年纪，保不住哪家小姐的五寸金莲被你选中呢？！"纪晓岚见时间不早，便起身告辞。

从纪晖家出来，纪晓岚又趑回四叔容端家。他心里想着文鸾，刚才去时恰逢文鸾不在房内，不知文鸾如今是什么模样。

纪晓岚刚到门口，见一少女正在院内，杨柳细腰，着一件藕荷色绣花裙，粉红的脸蛋，细弯的柳眉，一双俏目，宛若秋水。那少女见门外走来一位俊美书生，英姿勃发，不由得一楞神。

"你是文鸾！"他忍不住先叫出声来。

"哟少爷。"文鸾翩然行至近前，两泓水汪汪的眼波一闪，笑靥上陷进两个美丽的酒窝，朱唇微启，露出几颗洁白的皓齿。

晓岚乐得怦然心动，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心里的话却一时全忘了，这是晓岚第一次在女人面前有这样的感觉。

文鸾矜持地站在纪晓岚跟前：

"哟少爷。……快请屋里坐。"

文鸾本是让纪晓岚到四夫人屋里，谁知纪晓岚却走向文鸾住的屋子。

"我已经拜见过四夫人了，刚才没有见到你，特意回来看看。""多谢少爷惦记我们这些做奴才的。""文鸾，我可没有拿你做下人看待，在我心里，你始终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妹妹。"文鸾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纪晓岚接着说："每次家中有人进京，我都向他们问起你的情况，这些年我是一直在想着你。"文鸾何曾忘记过纪公子，只是不好说出口。公子临行前送给她的玛瑙扇坠，她一直带在身上，每逢想起公子，就偷偷地取出来抚摸，或把它贴在脸上。后来，文鸾干脆把它挂在脖子上，让它紧贴着自己的胸膛。一次，为了这个扇坠，还让文鸾虚惊了一场呢。那天，文鸾一个人正捧着扇坠出神，四夫人走进屋里，文鸾一点也没有听见，原来夫人有事，喊了几声，见没有人答应，便走过来看，正好发现文鸾手里的东西。四夫人不知其中奥妙，便查问东西是哪来的，文鸾起初羞答答地不愿说出真情，后来怕夫人误会，只好如实说明。四夫人听后，笑着把扇坠还给文鸾，说："哟少爷常向人问起你呢，你倒把心藏得严严的，鬼丫头！"文鸾见公子情真意切，红着脸从项上取下扇坠，对晓岚说："少爷送我的扇坠，我一直带在身边。"纪晓岚对文鸾说："过几日我去上河涯看望祖母，你陪我去好不好？"文鸾听了眨眨眼睛，摇摇头："不行啊，哟少爷。""为什么？"晓岚不解地问道。

"从前我们还小，可以常在一起，现在我们长大了。……再说，四夫人也不会同意的。""只要你同意，四婶那里我会有办法的。""那么--那么你去问四夫人吧！"文鸾的眸子里闪着明亮的光。

晓岚找到四婶，说要去沧州看望奶奶，加上一些事要办，需在沧州住上一程，向她借名丫环，帮着收拾起居杂务。

四婶一听，就猜透了他的心思，却有意逗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好！是该去名丫环侍候你。我去向你三婶母说，她屋里四个丫环，闲得没事干。我屋里的文凤回家省亲了，剩下文鸾、文娟、文秀，都笨手笨脚的，我怕她们侍候不好，惹你生气。"四婶说着，偷眼观察纪晓岚的表情。

纪晓岚听了四婶的话，倒有些为难起来，忽然间来了主意："四婶房里的丫头，都叫您宠坏了。您疼爱她们，管教不严，生出许多懒玻您看三婶的慧娟丫头，干净麻利，一个顶仨，您说对不？"四婶说道："是呀，慧娟是个非常好的丫头，让她随你去最合适不过，我这就去为你说情。……""不，四婶，使不得！"纪晓岚急忙阻拦，接着说道："家中事情多，我是把慧娟给您要来，多做些事。我借您一名笨拙的倒无妨。"四婶见他还在绕圈子，便说道："文娟、文秀倒也可以，最笨的是文鸾。……这样吧，文鸾跟你我放心不下，文娟、文秀你挑一个吧！"纪晓岚听出弦外有音，只好点明："我无非有些浆洗之类杂活，文鸾虽笨，足能应付，我看就叫她去吧！"四婶禁不住笑出声来："哟儿，你少和我绕圈子好不好？

你心里的事儿，我早就清楚！"

纪晓岚也笑了，赶快上前央求：“好婶子，你答应我吧！”四婶一点纪晓岚额头：“坏小子，好！我答应你。”纪晓岚拱手施礼，口中说着多谢婶母。李氏夫人笑道：“少和我耍嘴皮子，将来不孝敬我，看我用笤帚打你屁股！”他如愿以偿，便带上文鸾来到了沧州上河涯的别墅水明楼。拜见过祖父、祖母，便打发文鸾回家看望她母亲。自己到河对岸的度帆楼，去看望外祖父张雪峰一家。

几年不见，外孙已长大成人。张老员外十分高兴。纪晓岚的舅舅张梦徵、张健亭等，要试试他的学问。张雪峰便对张梦徵说：“你明日带他去水月寺走走。”水月寺在沧州城西北，面临卫河，风景秀丽。寺院建于唐代，由于年久失修已破落不堪。到雍正年间重修以后，面目全新。寺内殿堂亭阁古色生香，幽栏曲径，花木掩映，闻名遐迩。一个云游僧人，看水月寺静谧肃穆，在寺内一亭柱上题写了一句上联，笑一笑便走了。这下可好，半副对联给沧州文人留下了个难题。外祖父的用意，就是以这半副对联来考他一下。

这天，纪晓岚随同舅父来到水月寺，看完正殿，来到大殿后的一座小亭榭之下。小亭立在假山之上，玲珑剔透，秀美异常，留心看时，一棵楹柱上写着一句话：水月寺鱼游兔走看看左右两侧，没有其对句，显然是一句待对上联，纪晓岚仔细端详，发现平易中自有奇崛，对上此句，绝非易事。

句中词语含义颇深，水中有鱼，月中有兔，水、月、鱼、兔互相呼应。这便是其中奥妙，所以多年来，没有人能对出下联。

张梦徵看在眼里，便笑了一声向外甥问道：“哟甥儿，可否对上下联？”纪晓岚说：“这有何难。我以‘山海关’对‘水月寺’，‘虎跃龙飞’对‘鱼游兔走’，下联即是：山海关虎跃龙飞。”

舅父连声说好。纪晓岚取出笔墨，在柱子上写出下联。游人们围拢过来，交口称赞。都说这下联更佳，山中有虎，海里有龙，虎啸龙吟，气势非凡，山、海、虎、龙遥相呼应，远远超出上联的意境。一位老人看了捋着胡子说道：“妙哉！”

绝哉！这位公子真乃奇才！”回到外祖父家。舅父将纪晓岚的对句诵给张雪峰，张员外神色飞扬，惊讶地说：“好！好！对得自然贴切，天衣无缝，看似信手拈来，毫无雕琢之感！外孙确有禀赋，要发奋用功，将来一展宏图。”晓岚连连称喏。

转眼间已半月有余，纪晓岚拜见过了不少沧州的学者名流，有时请到一帮年轻后学来到上河涯，吟诗作赋，觥筹交错，每天忙个不停，反到把文鸾冷在了房里。

这天夜晚，他特意带文鸾出去走走。秋季的夜空，月明星稀，银光泻地，晓岚带她来到河边。清风徐来，渔歌轻扬，两岸灯光互相辉映，水面渔火灿若群星，一片优美的夜色，把两个年轻人的心搅得痒痒的。

纪晓岚一手接着文鸾手中的灯笼，一手拉紧文鸾的手，文鸾挣两下挣不脱，柔嫩的细腕便停在了那里。二人也不言语，找块石头面对河水坐下，肩和肩贴在了一起，仿佛都听到了对方的心跳。许久许久，文鸾的心乱跳不已，她盼望纪晓岚伸开双臂，将自己搂在怀里，但同时又非常担心，一旦公子越轨，那什么都完了，自己哪里有抵抗的勇气。……纪晓岚扭过头来，见文鸾的脸上，映着灯笼的红光，两只眼睛闪着幽亮的光芒，像那天边的星星，放射的是遥远而又强烈的火焰。他动情地说道：“文鸾，我有句话要说，说出来你不会羞恼吧？”“五少爷，你这是说什么呀，我们作下人的，那有恼

主子的道理，有什么话你就只管说吧！

"说出来你不恼？"“不恼。”“当真不恼？”“当真。”“果然不恼？”“五少爷你从来爽快，怎么今天这么婆婆妈妈起来了？”“那我就说啦！”“说罢！”“嗯。……你答应嫁给我吧！”

文鸾羞涩起来，低头说道：“五少爷喜欢我，我已经很高兴了。我不过是个丫头，哪有嫁给主人的福份，不但别人耻笑你，就是太夫人、夫人也不会答应。”文鸾说到这里停了停，又抬起头来，眼睛更加明亮了：“少爷要是真的疼我，喜欢我，将来就纳我作妾吧，我一定会好好地侍奉您。”纪晓岚满口答应。文鸾却心事重重地说道：“一个做丫头的，生来就是贫贱的命根子，不该有非份的念头。那年刚来水明楼，太夫人讲的，那个命中注定要作小的姑娘，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前几天听人讲，河对面的佟家花园，又出了一件奇事，少爷也听说过了吗？”纪晓岚问道：“什么奇事，你快讲讲。”文鸾心里已经镇定下来，反而更紧地依在纪晓岚身上，将前不久发生在佟家花园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原来，这佟家花园是沧州最有名的一处园林，本是康熙皇帝的舅父佟国纲所建。它三面环水，林木葱茏，游人如织。

富豪之家常在这里设酒治宴，欢度良宵。可是，常常在这时就听到一个女子的婉转清丽的歌唱。声音哀婉凄迷，动人心扉，有一首歌唱道：树叶儿青青，花朵儿层层。

看不分明。

中间有个佳人影，
只望见盘金衫子，
裙是水红绫。

人们常寻着声音去找，却看不到唱歌之人。那天，有名歌妓被座客殴辱，愤怒之下，自缢在园中树上。穿的衣服，正是歌中唱得那样。人们说不清其中缘故，有的说是吊死鬼在唱，因为它找到了替身，便高兴地唱起来。

文鸾讲完故事，不胜伤感地说道：“我们穷人的女儿，个个都是生来的苦命，连鬼也拣穷人侮辱。”纪晓岚仿佛看到了她心上的阴影，便劝她说：“那都是胡说八道，本不可信。你年纪轻轻，不要胡思乱想。相信我吧，我会好好待你的！”说话间，他的脸贴上了她的鬓颊，文鸾将脸闪到一旁，嗔怪地说道：“你毛病又来了？！”

少爷放尊重些，您是有身份的，将来还要三元及第，怎么好落下个轻薄的罪名！

"“你个俏皮丫头，快让我想死了，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亲个够？”说着，用手摇晃着文鸾的肩膀。

"哎呀，少爷放手。等你功名成就，我由你。……"文鸾用手把脸捂起来，不好意思再往下说。

"由我怎样？"纪晓岚偏要追问。

她一撇嘴，噗嗤一笑：“你愿怎样就怎样吗！”两人的心在这里达成了一种默契，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在以后的岁月里，使得他俩常常心驰神往，但命运多舛，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纪晓岚从沧州上河涯返回故里，便开始刻苦攻读。读书之余，便寻幽访古，遍交文人学士。

献县本是汉河间王刘德的封地，河间国故地，刘德的事迹广为流传。

刘德谥为献王，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汉景帝前元二年封为河间王。在汉景帝的十几个儿子中，只有刘德大雅不群，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励节治身，好古博雅，实事求是，成为西汉时期儒学派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在汉武帝刘彻即位后，采纳儒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书籍流传下来的很少。刘德遂向天下广征藏书，建日华宫、君子馆、诗经村，招揽齐、鲁、燕、赵等故国的儒人学士，在宫内考订典籍，著书立说。凡从民间征得善本，必抄写好一本送给原主，赐赏献书人金帛，然后将真本留下。这样，四方人士，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以奉奏献王，倘所得之书残缺不全，或字异文残，就召集群儒辩解，去粗取精，去假存真，究明原委，然后勘误订正，整理成册，奉献给武帝。

刘德搜集到的古书，主要是先秦旧书，如《周礼》、《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等，使各类书留传至今。应当说，刘德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德聘大小毛公、贯公三位名儒为博士；建日华宫，招纳天下学士，讲学传经。大毛公就是毛亨，小毛公是毛萁，今天看到的《诗经》就是他二人联手整理流传下来的。当时有齐、鲁、韩、毛四家诗说。“鲁诗”的传授者为鲁人申培，“齐诗”的传授者是仆人轅国圣，“韩诗”的传授者是燕人韩婴，“毛诗”的传授者就是献王博士毛亨、毛萁。“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曹魏，“韩诗”亡于北宋。惟独“毛诗”，由于献王刘德建君子馆作为毛萁传经之所，向天下学士广为传讲，得以流传下来，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刘德因此成为纪晓岚最为崇敬的先贤之一，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这天，风和日暖，纪晓岚坐上马车，由书童陪伴，来到离崔尔庄百十里外的献王陵，穿过河间国故都乐城，远远望见前面有一座小山，突兀拔地而立。畴旷野，上面白云缭绕，显得异常壮观，仆人讲那就是献王陵。

纪晓岚来到献王陵前，只见一座高大的石碑坊耸立在陵前，牌坊后面一座大殿红柱绿瓦，香烟缭绕。陵上，青松翠柏，陵前石碑林立。最前面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镌刻的是本朝圣祖康熙皇帝的一首诗：问风略先农桑侯，览古顾过礼东帮。

毛氏深诗真独诣，献王得士本无双。

韶开村店春光蔼，雪化溪桥野水泐。

忆我书斋订经义，几多景仰在明窗。

纪晓岚让书童取出纸笔，将这首诗细心地临摹下来，紧接又抄录了明代程敏欧、元代萨天锡、宋代文天祥的十几首诗，最后在一块斑驳的石碑前，端详起来。

这块碑，年代久远，历经风雨，残蚀严重，字迹模糊不清，纪晓岚仔细辨认，才辨别清楚。原来这是唐天宝进士张继的一首诗：汉家宗室独称贤，遗事闲中见旧编。

偶过河间寻往迹，却怜荒冢带寒烟。

频求千古书连帙，独对三雍第几篇。

雅乐时兴人已逝，雄歌依旧大风传。

纪晓岚面对献王陵，站立良久。书童在耳旁说道：“公子，是否也做一首诗？”纪晓岚摇摇头，道：“献王刘德功垂万代，历代骚人墨客盛赞已极，

实在难以出新。"谒完献王陵，纪晓岚去县城拜见前任知县吴龙见的夫人汪氏。吴知县在任时，与纪府往来不断。吴龙见死于任所后，由于公子年少，家中无人执掌，以前那帮簇拥在县太爷周围的人，却谁也不肯照应，一下子门庭冷落不堪。公子年少，孤儿寡母，生活日蹙，夫人汪氏心里愤愤难平。一天夜里，夫人做了一梦，梦见丈夫又回到家来，原来的那帮幕僚，一个个奴颜卑膝地来到府上媚讨好，汪氏一见大怒，便向丈夫诉说丈夫去后，有事相求，这帮人谁也不肯援助。丈夫对夫人说："夫人错矣！我在之时，任用了这帮没良心的东西，已经错过一次了，现在夫人指望他们以恩报德，岂不是错上加错！"今天见到纪公子前来问候，心中十分感激，便将梦中之话说给纪晓岚听。纪晓岚听了，劝慰夫人一番，最后不由感慨一声："世风沦落，情薄如纸。"书童看天色已晚，便催促公子上路，汪夫人再三挽留，纪晓岚婉言辞谢。主仆三人乘马车徐徐驶离吴氏宅邸，马车驶出县城，此时大地已被夜色笼罩。驶至献王陵附近，纪晓岚想看一下夜幕中的景色，仔细分辨，只看到黑乎乎一片山路。大路两旁，黑魑魑一片，阴风吹来，沙沙悲鸣，阴森恐怖，让人作寒作冷。车铃叮当，马蹄踏踏，打破了夜的沉寂。突然间，车前"嗷"地一声怪叫，前面的骡驹一声嘶鸣，两只前腿腾空而起，车夫立刻拉紧车闸，猛牵缰绳，稳住辕马，骡驹前蹄落地，惊恐不前。纪晓岚向车前望去，见前面路上有一黑影。纪晓岚不由得毛发倒竖，不寒而栗。那黑影向近前移动一下，靠近马下，站住了，晃头晃脑。纪晓岚壮壮胆子，仔细看着前面的动静。车夫嗖地一声把鞭子竖起来，厉声喝道："什么人？再不闪开，鞭子抽你！"那黑影转腔转调声嘶力竭地答道："不是人--我是两千年前的献县冤鬼。"纪晓岚在车上站立起来叱道："此地汉为河间国，县曰景城，金始改献州，明乃改称献县，汉朝安得有此名？"那鬼不再回答。

纪晓岚再问，鬼影转身钻入庄稼地里。主仆三人大笑而归。

此后，毛萇传经故地诗经村、日华宫遗址等名胜古迹，纪晓岚一一寻访。一日来到景城，先到书铺拜望冯先生，说起谒陵遇鬼之事，二人哈哈大笑，冯先生说："有一事我考一考贤侄？"“请老伯指教！”“献王乃刘德公谥号，贤侄是否留意，武帝何以谥号为‘献’？”“据愚侄看来，当以其‘聪明睿智’而谥其‘献’。”冯先生道："此言甚对。今人多以其献书之事而解其号，实在牵强。贤侄读书辩其真伪，务求甚解，实在可喜可佩呀！"接着冯先生提道："贤侄既有兴致，何不在景城转上一两日？

景城历史上人才辈出，传闻甚多。"

纪晓岚答道："幼年时曾来景城，但只是望街头繁华景象，对古迹轶闻，并未留意，这次来正为此事。"冯先生非常高兴，忙说："好，好，今日不忙，我陪你同去。"纪晓岚和冯先生，一同来到离景城不远的相国庄，这里是历史有名人物冯道的故里，因冯道身任相国而得名。冯道，是五代时瀛州景城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他又投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他又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因他先后事五朝十君，后人常说他为人气节不足，傲骨太少。

冯先生是冯氏后裔，纪晓岚不好当着冯先生的面评论冯道，便说："冯相国之前，国中之书，私家镌刻，官家印书，实为冯相国所倡，功在当世，泽被后人，沿用至今，功不可没。"“贤侄评论精当，卓然不群，令人钦佩之至。"冯、纪二人围着景城转了一周。原想查考刘炫古迹，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只好作罢。刘炫，字光伯，隋朝河间景城人，著名的经学大师。《周

礼》、《礼记》、《毛诗》、《尚书》、《左传》、《论语》、《孝经》、《公羊》，以及孔郑王何等注共 12 家，都能吟诵，并堪讲授，是中国历史上的奇才。

纪晓岚随冯先生回到书铺，冯先生道："公子今日此来，当留诗一首，以作纪念。"纪晓岚略加思索道："好，请世伯指教。"于是提笔写下一首诗作《过景城忆刘光伯》的诗：古宅今何在？遗书亦尽亡；谁知冯道里，曾似郑公乡。

三传分坚垒，诸儒各瓣香；
多君真壮士，敢议杜当阳。

诗幅写出，书面匀称，清秀自然。冯先生先品味诗意，端详字体，看个不够，嘴里还连连叫好。……眨眼间，半年过去了，纪晓岚走访了周围的很多古迹，结交了一些名流，大开了眼界，增长了学问，最使他高兴的是半年来，文鸾的诗文学得很快，文鸾到纪家后，四夫人李氏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丫头，闲来无事，便教她一些诗文，文鸾很是用功，几年下来已粗通文墨。纪晓岚回来后，她的进步更快了。晓岚常把一些诗文抄给文鸾，让她诵读。四夫人看在眼里，倒也高兴，心想将来文鸾给晓岚这位才子当侍妾，能诗善文倒也应该，所以有时也对文鸾加以点化。文鸾聪明异常，一学就会，纪晓岚也十分感激婶母李氏，常说将来要报答婶母。

这天晚饭后，纪晓岚打发书童禀报婶母，要文鸾给哟少爷去剥栗子。纪晓岚有个异乎常人的特点，从小不喜欢吃米面食品，生活中以肉食为主，每天吃上二三斤精肉，再吃些各类瓜果。晚上读书、写字，累了就剥些花生瓜子，吃上几口瓜果桃李。前些天，从京西拉来几车板栗，纪晓岚每天晚上要吃半斤左右，书童一人忙不过来，常叫文鸾来侍候。

文鸾笑盈盈地来到晓岚书房。

纪晓岚伸手去拉文鸾，文鸾闪在一旁，正色道："哟少爷，这样不可以的，我们有言在先。你若不放尊重些，我就不再来了！"纪晓岚一指椅子："我是要你坐在椅子上，岂能说不尊重？"文鸾向晓岚嫣然一笑，坐在椅子上。

晓岚见文鸾白皙红润的脸蛋，在烛光中更显得妩媚娇柔，像一朵绽开的海棠，便说道："刚才想出一句上联，你来对对。"文鸾双眸一闪怯生生地说："我来试试，若是对得不好，少爷可不要见笑啊！"晓岚笑道："我出的上联是'海棠'，"文鸾知道晓岚又转着弯儿地夸赞自己，心中很高兴。她虽然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但出身在贫寒之家，对名花异草知道得甚少，加上过去不识字，只是到了纪家之后才学的。

底子本来就不厚实，对于对对儿这门文人的游戏，也是跟着李氏夫人和纪晓岚学了点什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对海，木对花，凤凰对乌鸦。……"之类的"对韵"，听到"海棠"二字，便"山山。..山药！"二字脱口而出，山药就是红薯，她对这种食物太熟悉了。说出口后，她又感到这是和少爷开玩笑，不由笑了。纪晓岚看她对得巧妙风趣，也和文鸾一起咯咯地笑了起来。

随后，晓岚又在前面加了一个字，说："嫩海棠！"对上头一句，文鸾胆子大多了，便柳腰一扭，用手一指纪晓岚："老山药！"纪晓岚一手把文鸾拉到胸前，一手去抚摸文鸾的云鬓，再加上两个字说："带叶嫩海棠！"文鸾机灵地按住晓岚双手，闪在一旁说道："公子不许这样，再不庄重些我就生气了。"纪晓岚双手一拱："姑娘息怒！接着往下对！"文鸾未曾开口，先"噗哧"一下笑出声来："连毛老山药！"晓岚又在前边加了两个字说："一枝带叶

嫩海棠！"文鸾也加上两个字："半截连毛老山药！"两人笑得前仰后合，晓岚让文鸾坐在书案前的椅子上，自己坐在一侧，看一看文鸾鬓面的钗箍，笑嘻嘻地说："鬓边斜插一枝带叶嫩海棠！"文鸾一时想不出把这半截连毛老山药放在何处才好，两只秀目眨个不停。纪晓岚站在文鸾身后去垂她的肩膀，嘴里催着："快、快、快。……"文鸾连忙站起身向后退去，看到纪晓岚腰间的玉佩，连说："有了！有了！"随即用手一指纪晓岚的腰部："腰间悬挂半截连毛老山药！"此话一出，两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文鸾倚在桌子上，晓岚扶在椅背上，笑声好久才停歇下来。

纪晓岚站稳后，一股爱怜的情愫在他胸中激荡起来，他忍不住走上前去，拉住文鸾的手，半玩笑半正经地盯着文鸾的眼睛，嘻皮笑脸地说："我爱你鬓边斜插一枝带叶嫩海棠！"文鸾瞪纪晓岚一眼，小嘴一撅，娇羞地说："你又来了，我不理你了！"纪晓岚乖巧地向后一站："我是给姑娘出的上联，你快快对出来吧！"文鸾把头微微侧摆，嫣然一笑："我怕你腰间悬挂半截连毛老山药！"两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纪晓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文鸾的眼里都笑出眼泪来了。

刚刚止住笑声，文鸾模仿男子的动作，向晓岚施一礼："失敬失敬！"晓岚却模仿女人拜拜万福，口中念道："无妨无妨。"一阵开心的欢笑刚刚开始，书房外传来叫门声，晓岚和文鸾赶忙收敛笑容。文鸾开门后，书童进来报道："少爷，四老爷打发人来叫少爷去府上有事商量！"纪晓岚叫书童打上灯笼引路，他和文鸾在后面跟随去见纪容端。纪容端的住所已不是旧宅，经过三年前的修建，大院分前后两进，配有东西厢房。深宅大院，气势不凡。远远看到容端院落的大门口，灯笼高悬，照得火红一片。沿石阶而上，穿过门楼，进入前院。前院宽阔，花影扶疏，晚秋的风吹来，花木枝条飒飒作响，如鸣笙笛。

来到后院，纪晓岚拜见了纪容端。

纪容端已五十多岁，面色红润，髯黑如墨，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纪容端问起纪晓岚的读书情况，纪晓岚一一回明。纪容端点点头，表示满意。接下来纪容端说道："侄儿，明春将参加童生试，应用功读书，不可耽于嬉戏。"“孩儿谨遵叔叔教诲，不敢稍有怠慢。”纪晓岚毕恭毕敬地答道。

纪容端话题一转："前几日在沧州，祖父、祖母看你长大，正要为你议婚，你看县内几家大姓中，有没有中意的小姐？"纪晓岚听说此话，文鸾的音容笑貌立即闪现在眼前，随即摇摇头。因为文鸾是个婢女，只能做妾。现在娶妻，只有从世家大族中选择门当户对的望门小姐，这一点纪晓岚心里早很清楚，也曾专意打听过各家的千金如何如何。现在四叔来问，纪晓岚便向四叔说道："据侄儿所知，在县内卢、马、牛、陈、高、唐六大姓闺秀中待嫁的小姐中，有才无貌或有貌无才者居多，才貌双全者，尚未曾知。"纪容端说："听你祖母讲，河间府内与我们纪家为世姻的沧州吕家、南皮张家和东光马家、盐山王家、杨家倒都有才高貌美的小姐，唯东光进士马周策之女才貌双全，是远近闻名的才女，如侄儿有意，可修书求婚，只是听说马门择婿，尤重才学，每有前去求婚者，小姐出题应试，始终未有满意者。

侄儿若有意求婚，还要准备在马府应试，如不被垂青，你还会吃闭门羹哟！

"说完容端朗声一笑。

一听这话，纪晓岚跃跃欲试，恨不得马上去东光，会一会这位闻名遐

迹的才女，看看这位高傲的小姐到底才学如何。

纪容端一看侄儿很急切的样子，便说道："侄儿不须着急，要在诗书上多下功夫，况且婚姻大事，要尊父母之命，此事尚未和你父母商量，我即修书一封，传递至京，待有回音后，方可求婚。"此后的日子里，纪晓岚虽常和文鸾往来，但心里常不自主地想象马小姐生着端丽的容颜，宛若西施再世，又想她才学盖世，仿佛蔡琰重生。好不容易挨到庚申年二月，纪晓岚通过了童生试，已经取得秀才出身，纪晓岚去东光求亲的愿望更加强了。

这天，收到京城来信。父亲纪容舒同意儿子去东光求亲，并为纪晓岚修书一封，让他带上去东光求见马周篆。纪晓岚喜出望外，很快做好准备，由四叔陪同，前往东光县马府求婚。

纪容端、纪晓岚一行五人五更出发，一路马不停蹄，傍晚到达东光县地，过了王莽河，一片庄院出现在眼前，青砖瓦舍，甲第连云，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下，蔚然壮观。纪晓岚心中想道好一个富贵之家。纪容端曾来过马府，指着那片庄院说道："前面就是马府。马姓是河间府有名的大姓，族大人多，历代都有仕宦之人。

侄儿可曾记得那位元代马东篱写出的散曲《天净沙·秋思》吗？"纪晓岚答道："侄儿记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纪容端听晓岚背完，便接着说："你道这位写过杂剧《汉宫秋》、《岳阳楼》、《青衫泪》而播名字内、饮誉后世的马致远是何方人氏？"纪晓岚马上说道："据《东篱乐府》所注，马致远，字千里，号东篱，元大都人氏。"纪容端哈哈一笑："非也，非也。这位马千里实为东光人氏。因其早年曾在大都游学，后任职江浙行省时，时人便称他为大都东篱先生，其实他是东光人，正是这马公旭亭（字周篆）的祖先。看来，侄儿读书尚须在考证上下些功夫，不能泥古不化，事事必听信古人。书既要读得进去，尚须跳得出来才是！"纪晓岚见容端讲得语重心长，便连连点头。

说话间已来到马府门前。马府正门是高大的门楼，台阶两侧蹲着两尊石狮子。

两侧的街道旁，高大的古槐长出嫩绿的新叶，春风吹拂，树影婆娑。

马府家人进内宅传禀后，将纪氏叔侄请进宅内。纪容端叫随从人员呈上礼物，并将纪容舒的书信交给马周篆。马周篆看信后，打量起纪晓岚来。他早就听说纪府的晓岚公子才华出众，从小就被人们称作神童。今天见纪晓岚谈吐不凡，英俊潇洒，眉宇间洋溢着一种英气，且又与二女儿马月芳年貌相当，心里已有八分成意，只是口中说道："议婚之事，待我同夫人、小女商量之后再作答复。"晚宴过后，客厅里灯火通明，马周篆对纪晓岚说道："不怕贤侄见笑，我家小女月芳，从小被过分宠爱，每有前来求婚者，必亲自出题应对，对答满意者方可求婚。"纪晓岚见四叔来前所说属实，便上前深施一礼道："贤侄今来求婚，愿意遵从贵府的规矩。"纪容端见晓岚胸有成竹，英气勃发，心中暗暗赞许，但不免有些为侄儿担心，因为纪晓岚一旦应对不成，被马府拒之门外，婚事不成事小，损伤纪晓岚及纪府的声誉就不是小事了，纪晓岚从小即以神童之誉名于乡里，假如求婚不成，如何回乡去见乡亲们。

说话间，仆人取来笔墨纸砚，并由内室丫环送出一幅字样隽秀的上联："乾八卦，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已定；"纪容端在一旁看了，不禁一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心想这马小姐不愧才女之名，所出联句，并

非轻易能对。他看侄儿不慌不忙，从容自若，略一思索，挥笔写出了下联：“鸾九声，凤九声，九九八十一声，声声鸾凤和鸣。”马周策看了，立刻神色飞扬，脱口喊一声“好！”纪容端更是喜上眉梢，颇有几分得意。

丫环把纪晓岚的对句送进内房。马小姐看了却沉默不语，觉得纪氏公子确有些非同寻常，但仅凭此联就订了终身，未免有些不慎。心想我何不再考他一下，如再难不住他，那定是出类拔萃的俊才。这样的人，可以将终身寄托给他。于是提笔在散发着馨香的花笺上题写了48个字，然后让丫环拿到客厅。

丫环将纸笔交给马周策，像是对老爷、又像是对客人高声地说道：“这是我家小姐题的一首诗。小姐说啦，如果公子能把这首诗读上来，就可以允婚！”在场的人都莫明其妙。马周策也没想到女儿会出这样一个“加试”的题目，觉得多此一举，不快地皱起了眉头，等丫环将纸展开，马周策吃了一惊，从没有见到女儿写过这样的诗，一时也读不懂其中的意思，好在女儿的题诗是用来考求婚人的，自己也用不着解释什么，便把这诗递给纪容端。

纪容端看过题诗，暗暗替纪晓岚叫苦，心想这下可别把哟儿难住哇，如果难住，哟儿的婚姻不成事小，那纪家丢人现丑事大埃因为他也没有将诗句读出来，又不能在此时说话，只好将诗笺递到侄儿的手上。

纪晓岚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

“月中秋会佳期下弹琴诵古诗中不闻钟鼓便深方知星斗移少神仙归古庙中宰相运心机时到得桃源洞与仙人下盘棋”这上面共有48个字，怎么读都读不成诗句。

那时人们是不用标点符号的，读书人都要会“句读”，就是常说的断句。

如果这首诗是一首七律，那就该有56个字，现在正少8个字，难怪马周策和纪容端看了都吃惊呢。

纪晓岚读了几遍，开始眉头紧皱，不知所云，忽然间恍然大悟，这是一首“藏头露尾”诗，起首的一个字做了最后一个字的一部分，其他各句的头一个字，便是上句末尾一个字的半边。于是纪晓岚高兴地说道：“禀告世伯，愚侄解开了这首诗。

“马周策有些喜出望外：“请贤侄快快读来！”纪晓岚高兴地看看叔叔，起身念道：八月中秋会佳期，月下弹琴诵古诗。

寺中不闻钟鼓便，
更深方知星头移。
多少神仙归古庙，
朝中宰相运心机。
几时到得桃源洞，
同与仙人下盘棋。

纪晓岚刚刚读完，马周策正要说话，只见女儿的贴身丫环倩梅快步走到跟前，对他说道：“恭喜老爷，小姐同意了这桩婚姻。”屋子里立刻热闹起来，马周策吩咐佣人摆上喜宴，当场答应这桩婚事。

纪、马两家换过帖后，商定晓岚和月芳的婚礼在两月之后举行。纪晓岚心情激动，暗自得意，高兴得一夜不能安睡。

在马家停留三日，纪容端带纪晓岚回到崔尔庄。纪府上下大小人等对公子求婚应对之事，倍感自豪，津津乐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乡里。

两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纪晓岚成婚这天，崔尔庄热闹非凡，鼓乐手吹吹打打，锣鼓声、欢笑声从纪府传出来。纪府更是热闹非常。院子里，人来人往，出出进进，个个面带喜色。

纪晓岚身着婚礼盛装，更显得英俊潇洒。使晓岚着急的是到现在自己尚未见过月芳小姐的面容。拜天地的时候到了，新郎、新娘由傧相、伴娘陪着来到正厅。

纪晓岚的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在新娘身上。见新娘马月芳身材匀称，莲步轻稳，袅袅婷婷，早被搅得神魂飘荡。再看看站在月芳小姐身旁的陪嫁丫环倩梅，也是异常标致，杏腮甜润，明眸含情。纪晓岚心想，媵妾都如此漂亮，那小姐肯定要赛若天仙了。急切盼望婚礼快点结束，好早点儿入洞房。

好不容易拜完了天地，新郎把新娘领入洞房，纪晓岚轻轻地揭开新娘的盖头一看，不由得心里一颤，差点喊出声来。

只见那马月芳圆圆的脸上闪亮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皮肤长得如鸭蛋青儿一般白嫩细腻，舒展的额头，圆圆的鬓角，乌亮的青丝细润光滑，修长的眉毛凝聚着远山似的清远的神韵。

高高的鼻梁，圆润的鼻头使纪晓岚立刻想到那句人们常说的"鼻如悬胆"，再看那棱角分明的人中下面，是两瓣玲珑的朱唇。又打量那隐隐的颧骨圆圆的腮，觉得这样完美的人世间实在不多见啊！马月芳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含羞地向他一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皓齿，纪晓岚这才真的看全了。谁想这时他一声不吭，愣愣地看着，那股贪婪劲，实在让马月芳受不了，她低头不语，坐在炕沿上等纪晓岚开口说话。

纪晓岚这会儿发起呆来，实在是被新娘子的美貌惊呆了，他是读过相书《水镜集》的，记得上面说"妇人贵在眉目"，便又细细地打量起来。心中默念着："她生得一副贵夫人之相啊！此乃吾之贤内助也！"马月芳在这大喜之日，芳心早已跳个不住，在纪晓岚掀去盖头纱的一瞬间，一双俏目向纪晓岚脸上扫了一眼，便急忙垂下眼睑，娇羞地坐在炕沿上，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纪晓岚刚要上前搭话，忽然间新房被推开，忽啦一下子挤进一群人来，羞得新娘赶紧把脸扭向一边。

原来这献县有个风俗，时兴在结婚的日子闹洞房，称做"逗媳妇"，称呼新郎、新娘哥嫂或叔婶的，都要去洞房戏闹一番，也好观看一下新娘的模样。有些人尽管年纪大了，但只要比新郎、新娘辈份小，就满够闹洞房的资格，洞房里折腾得越热闹，主家脸上越光彩。有些辈份大、或同辈年长的、好玩笑取乐的人，有时也不顾脸面参加到闹洞房的行列，他们还有几口顺口溜，叫什么"公公叔，闹半宿，公公爷，闹得邪！"还有什么，"公公叔，闹半天，大大伯子闹洞天"，以及"大大伯子逗弟妹，怎么逗，怎么对"之类的自圆之词，不愿错过闹洞房的机会。在这几日可以大胆地向新娘子调侃取闹，说些荤话也无可挑剔。

纪晓岚平时很爱参加这种事体，出过不少坏主意，这次轮到他出洋相了，闹房的人们劲头更加十足。

闹房的人们把小两口围了起来，荤的、素的一齐上，几个辈小的、年少的调皮小子们，你一言我一语，有唱有和，有呼有应，不时引得哄堂大笑，他们的矛头一会儿冲着新郎，一会儿冲着新娘，直闹到半夜三更。

纪晓岚虽也随着闹房的人一起笑，只是坐在凳子上一言不发，新娘子也坐在炕头上低头不语，任期那帮人胡说八道。

后来一个年长些的人凑到新娘身边，对着新娘讲起纪晓岚小时候调皮发嘎的事来，一下子把新娘逗得笑出声来。这下人们的兴致更浓了，把纪晓岚如何对对、如何出主意锯断木橛的事一起抖落出来，把个端庄娇羞的新娘子引逗得不断发笑，脸上红潮翻滚。纪晓岚也被说得尴尬异常。后来有人找来纸笔，要夫妻俩合作一首诗，否则谁也不离开洞房。

这马月芳小姐从小在家诵读诗文，操琴习字，温文尔雅，今天被折腾得无可奈何，见纪晓岚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无动于衷，猜想是有意要自己先写，便提起笔来写道：金玉良缘在今宵，劝君莫要再相扰。

众人看了齐声喝彩，起哄又要晓岚将诗续完。纪晓岚看看矛头指向了自己，知道不写也过不了关，索性投其所好，接着往下写道：织女正在停梭等，快叫牛郎过鹊桥。

新房内又响起一阵热烈的笑声。此时有人说了声："天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大家已经尽兴，不忍心再难为这对小夫妻，便一轰而散，各自回家去了。

屋里剩下了新郎新娘，一下清静下来。纪晓岚起身将门关好，回过头来含笑不语地看看新娘子。到这会儿，新娘马月芳的害羞劲儿，早被一帮闹房的坏小子闹跑了许多，便大大方方地走到晓岚跟前，施了一礼，说道："夫君，咱们歇息吧！

都累了一天啦！"不料纪晓岚一笑说道："娘子，在你家时，你好好地难了我一次。

这回我也回敬一联，你若对上，咱们今夜成亲。"月芳听丈夫要考试自己的文学，不由也来了精神，便说："我若对不上呢？""罚你读书三月。"好，那就请赐教吧！"我出一个：'佳山佳水佳风佳月，二九佳人逢佳期；'"马月芳听出他是语意双关，心里很高兴。略一思索说道："妾身献丑了，郎君莫要见笑，我对一句：'痴色痴声痴情痴梦，一个痴人说痴语。'"马月芳回应得非常巧妙，不深不浅地回敬了新郎，也是双关的语意，纪晓岚如何听不出来？小两口相视一笑，都感到情深意浓，到了互相需要的地步了。纪晓岚"噗"地一声把灯吹灭。两人宽衣解带，钻进锦衾绣被，说不尽的男欢女爱，直到日出三杆，才慵懒地起床。

却说那陪嫁过来的丫环倩梅，一人在厢房里独睡，一夜未曾安眠。原在马府时，与月芳小姐形影不离。两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在一起，心中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为了说话方便，小姐便要她同睡一床。今天小姐有了新郎陪伴，抛下她一个形单影只，辗转反侧，思绪纷杂。隐隐听到小姐的笑声传出来，倩梅心里便涌上几分凄楚之感。昨天看到姑爷的俊秀模样，十分惹人眷爱，倩梅的一颗芳心，按不住陡然乱跳。

月芳小姐非常喜欢她，曾答应她陪嫁过来后，将来由小姐说情，让丈夫收倩梅做个侧室。想到能托小姐的福，与小姐共侍这位英俊的郎君，倩梅心里十分惬意，不过现在还没有轮到她的份上，不免有些着急。窗外月明星稀，万籁俱寂，倩梅躺在炕上，眼前不断浮现出纪晓岚的影子，飘飘忽忽，往来不定。忽然间，看到新姑爷走到自己跟前来，伸手要将她抱起来。……倩梅激灵一下子坐了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定神环视屋内，哪有什么姑爷的影子。窗外的天空，挂着一轮圆月，一缕柔光直射进来，将屋里照得明晃晃的。倩梅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做了一梦。想到梦中的情景，倩梅脸上立

即感到火辣辣的，禁不住暗骂自己一声：“不害羞！”便又躺下，半睡半醒直到天亮。

倩梅早早起床，几次张望正房的屋门，迟迟不见打开。看看太阳已经升起来，想去把小姐喊起来，刚刚走到门前，又怕新姑爷怪罪，便又折回了厢房。等到姑爷走出门来，倩梅便小心翼翼地向姑爷施礼，走进房里收拾屋子，为小姐梳洗打扮。小姐已经起了床，坐在炕沿上，鬓发凌乱，粉黛模糊，见倩梅进来，嫣然一笑。倩梅向小姐施礼请安，口中关切地问道：“小姐夜来睡得舒服吗？”“你个坏嘴的丫头！”小姐用手一点倩梅的额头，脸上早已飞起红云。

倩梅被小姐月芳一骂，立刻回过味来，两人都禁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两人止住了声息，不料外间却“嗤嗤”地响个不停。原来是新郎听了新娘和侍女的谈笑，禁不住笑得前仰后合。倩梅挑帘走到外间，新郎赶快用衣袖掩住嘴巴连忙走出屋去。..新娘马月芳和侍女倩梅来到纪府，纪晓岚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进士及第

纪晓岚婚后，曾有一段时间住在东光岳父马周篆家，与东光李云举、霍养仲等人，在“生云精舍”读书，授业的便是《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提到的“东光李又聃先生”。后来，他将家眷带到北京，定居在父亲纪容舒为他新买的一座院落里，并建起了几房书斋，供他读书之用。这时的生活，不再是枯燥无味。读书斋馆，夫人马月芳常在一旁陪伴，夫妻俩唱和不断，倒是其乐融融。聪明美丽的倩梅，已被纳为妾室，对他体贴得圆满周到，处处可意。最使他兴致盎然的，是同文社里的文友们的交游往来。

他到了北京，为了增长学识，扩大见闻，交流心得，便和刘墉等一帮年少学优的官宦子弟结交往来，结成了“文社”。文友们常聚在一起，研讨经史，比赛诗文，谈今论古，褒贬时事。纪晓岚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谈锋锐利，旁征博引，恢宏恣肆，常以排山倒海之势，力冠群“儒”，不久，这位少年才子便名噪京城。

众人喝彩时的激动、才华展露时的兴奋，更促使他奋发攻读，锐意穷究，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每次文社聚会，他常有宏论阐发，但最让人津津乐道、相传流布的是他那些诙谐机警的辩词对语，让人玩味无穷。

那次文社中论诗，争论今古诗的弊玻纪晓岚坚持古诗多“病”之论，说古人古诗，若细心探究，常常会发现一些不妥。吴惠叔相诘为难，脱口说道：“杜牧《清明》一诗，历代传为绝唱，请年兄你来批评，此诗弊病何在？”众人听了，暗暗咂舌。纪晓岚总不服人，见吴惠叔发难，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振振有词地说：“此诗有‘病’，‘病’在‘上焦’，‘头火’太盛，宜清其上。”说完他狡黠地一笑。众人迷惑不解，要他详细解释。他便继续说道：“首句‘清明时节雨纷纷’，不宜用‘清明’二字。诸君试想，如果别的时节下雨，而清明节反倒没下，这句岂不是‘空了’。

若改为‘时节雨纷纷’，哪个节下雨，便指哪个节了，岂不更好？！第

二句'路上行人欲断魂'，'路上'二字也属多余。请问，哪个行路之人，不在'路上'行走，没有必要点明'路上'。第三句'借问酒家何处有'，'借问'二字更是不妥，路边有人，可以问路，如若路边无人，这路怎么问呢？

'酒家何处有'，自有问意在內，则是有人问人，无人便是自问，这样最妥。

第四句'牧童遥指杏花村'，'牧童'二字更为欠佳。行路之人，见人即问，如遇到耕夫、樵夫、渔翁、村姑等等，都要问的，哪有专拣牧童问路的道理；再说，还可能一个人也遇不到，自己望见酒帘飘动了。只留'遥指杏花村'几字，则为有人问人人答，无人也可自问自答。这样清理句首之后，便成为：'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赘瘤已除，简洁优美！"

众人听完，哈哈大笑。大家不计较他的诗论、诗理是对是错，感兴趣的是他这一席雄辩。这时，吴惠叔又用杜甫的《四喜诗》向他发难，说道："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样的佳作，有没有可挑剔的地方？'"有。"晓岚不假思索，"病与清明诗相反，是'上焦太虚，宜补其上'。应改作："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家已笑得前仰后合。大家觉得有趣，要他讲讲其中原因。他便笑嘻嘻地解释起来："旱了三月五月，是旱。旱上一年两年也是旱，人们都要急切地盼降甘霖。但和大旱十年相比，程度就差远了，大旱十年之后，下了一场大雨，那高兴劲就无法形容了。'他乡遇故知'一句，也是如此，离家乡三百里五百里，遇到故旧相知，当然高兴，离家万里之遥，遇到相知之人，那就高兴之极啦！男子娶妻，人生常理，但和尚是不许婚配，如能娶到妻子，则比常人结婚要欢喜诸多倍呀。监生的功名，是用金银钱财捐来的，多数人才学浅薄，若能金榜题名，当比一般读书人更来得不易，岂止是欢喜，那可大喜过望了！"纪晓岚夸夸其谈，故意曲解诗文，插科打趣。房里笑声不止，他这回出尽了风头。最爱和纪晓岚开玩笑的，是他的好友刘墉。刘墉字崇如，号石庵，是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长子，比纪晓岚年长4岁，是一位将门虎子，自幼聪慧过人，如今20刚过，已学识非常渊博，是闻名京城少年俊才。这次刘墉没有多说话，要等下次聚会时，让纪晓岚出一出丑。

时间不久，又值文社兴会，刚谈完诗文，刘崇如便说研究一下字学。他在纸上写下一个"矮"字，让纪晓岚讲讲这个字的音、义。众人不解其意，在一旁冷眼观看。纪晓岚莫名其妙，看看刘墉，倒是一本正经的，又看看那个'矮'字，并没有奇怪之处，便说道："这字是高矮的'矮'。矮者，身材短也。"说到此处又问刘墉："崇如兄，这有什么好问的？"“不对，应读为'射'，其实这就是射箭的'射'字。”刘墉用手指着那个'矮'字，郑重地说着。

"崇如兄，岂有如此颠倒之理？"纪晓岚哪里肯服他。

刘墉不紧不慢地说："这不是为兄的颠倒，而是你的先生不高明，耽误了你这当弟子的。"纪晓岚满脸通红，心里清楚是刘墉有意奚落他，一时又不知从何处反讥，只好耐着性子，说道："如此说来，崇如兄的先生，当有高明的教诲喽？那么，我今天倒要领教一下崇如兄的解释。"刘墉仍是不慌不忙地说："那好吧，为兄今天给你补补课，这一课就叫'说文解字'。"他用手指着那个"矮"字说，"这个字读如'射'，从委从矢，委者放也，矢者箭也，放箭为射，故应是'射箭'之'射'。"说完他又在纸上写了一个"射"字，坚持

着说：“此字可读作‘矮’，从身从寸，身只寸高，不正是矮吗？”他这么一讲，把大家逗得哑然失笑，禁不住连连称绝，有人说：“纪才子，服气了吧？”“好！”纪晓岚口中说道。他也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个“出”字，让刘墉看是何字。刘墉说：“出入的‘出’呀！”纪晓岚摇摇头：“料你也念不对，才读书几年，哪会有这么大的学问。”刘墉心里明白，纪晓岚不服气，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事已至此，由他说去吧。

纪晓岚笑眯眯地说：“这字有两读，一读‘轻重’之‘重’，一读‘重叠’之‘重’。”

“随即，他又写出一个‘重’字，指着说：“此字才读作‘出入’的‘出’呢！”众人都围上来打趣，问他作何解释，纪晓岚笑道：“重（出）者，二山也，山上加山，两山相叠，读作‘重叠’之‘重’。一座山本已很重，再加上一山，那就重不可比了，故又读‘轻重’之‘重’！”他再指着‘重’字，继续说道：“上千下里，合为‘出’（重）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居家而不出，何以致千里，故应读作‘出入’之‘出’字。”

“众人听完，又是欢笑不止。刘墉笑道：“如此看来，我这一课补得很好，你的长进很快！”大家又接着笑起来。纪晓岚这回也不再反驳。

很快就到了乾隆甲子年，考期临近，纪晓岚从北京回到家乡，参加这年的科试。清时的制度，每届乡试之前，一省的提督学政要巡回本省所属州府，举行科试，俗称科考。科考合格的生员，才有参加本省乡试的资格。

纪晓岚寄宿到河间府学，要在这里温习两月，然后参加考试。在这里，他遇上了戈源。戈源字仙舟，家住献县城里。

两人一拍即合，情趣相投，于是形影不离，在河间闹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笑话。

这天，纪、戈二人到河间街上闲游，刚过十字街口，看到他们的一位同学正大摇大摆地向前走。这人名叫邵思德，是河间府学的生员。这时，从邵思德的对面，走来一位20多岁的少妇，生得容颜俏丽，眉目含情，香腮带笑。邵思德见少妇走近，便在街心停下来，盯着少妇上下打量。少妇与他错肩而过，邵思德也随之转身，跟在了少妇后面慢慢行走，两眼滴溜溜乱转，贪婪的神情将他眼馋心急的丑态暴露无遗，活像一只馋猫盯上了一块儿不能到口的鱼饵。

纪晓岚、戈仙舟将此事看在眼里，不由得相视一笑。转眼见少妇已从他二人身边走过，邵思德仍跟在少妇身后。他俩迎着邵思德停下脚步，意欲同邵思德打个招呼，调侃几句。

可是邵思德一心一意地盯着少妇，哪里将他们二人看到眼里。

邵思德走近了，纪晓岚也不躲闪。正当邵思德与纪晓岚擦肩而过时，纪晓岚忽然伸腿一绊，邵思德“叭”的一声倒在了地上。邵思德没顾得思想脚下发生的事情，慌忙起身，嘴里向身边的人道歉，眼睛却不停地盯着少妇远去的影子。纪、戈二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邵思德这才注意到站在眼前的是他两位同窗。

回到府学，邵思德才回味过来，是纪晓岚使了一绊，将他跌倒在地，使他丢掉了跟踪的念头，最终没能弄清少妇住在哪处屋舍，心中说不出的懊恼，于是他就寻找机会，要整治一下这个坏小子。

邵思德出身在富贵之家，生得身高体胖，在府学里却孤傲不群，常与同学发生口角。有几个年少力薄的生员，曾吃过他的苦头。纪晓岚看邵思德

已经衔恨在心，便与戈仙舟商量，来个先发治人，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也为同学们出出气。

一天午饭时，邵思德正在纪、戈二人的近处。戈仙舟闪眼一笑，俯在纪晓岚耳边私语起来，却有意让邵思德听个清楚。戈仙舟说："这几日午间，在学院前面的大柳树下，总有个美貌的小娘子，歇息在荫凉里，看其左右顾盼之状，定是久闷深闺，在此寻觅情郎，欲求欢会，我等何不觑个机会，与他调笑？"“不可，不可。”纪晓岚摇摇头，"考期临近，我等温书为要。"这一说一答，邵思德听得句句真切。表面上若无其事，心思早已想入非非了。等同学们都已午睡，邵思德便借故走出府学大门。

府学位处河间城的东南角，学院外面有一方池塘。池中荷撑绿伞，莲掌红灯，蛙鸣鱼戏，好不悠闲；四周茂密的芦苇，翻动着绿色的波浪。池塘那面，一行依依的垂柳，摇摇摆摆，飘飘荡荡。柳丝拂水，鸟语蝉鸣，颇有情致，是夏日纳凉的好去处。邵思德蹑蹑独行，看到这美丽的景色，想着那俏丽的佳人，更是春情荡漾，匆匆绕过池塘，钻到柳荫之下。看这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邵思德怅惋地犹疑起来，但又不忍心离去，便倚在树上观望。

正在他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树林的尽头传来叮当的铃声。邵思德扭头一望，不由得心中一喜，一颗心呼呼地，要跳出胸外。只见迎面走来一头小驴儿，驴上坐着一位浓妆艳抹、俏丽妩媚的女子。邵思德站在那里一时发起呆来，不知道怎样上前招呼才好。

不料，那女子来到近前未曾下驴，嫣然一笑，拨转驴头。

回眸含羞带怨，娇滴滴说道：

"期盼数日，终得相见，郎君不弃，请随奴家舍中吃茶纳凉。"邵思德万万没想到这般顺利，一言未发，悠悠乎乎地，跟着驴子便走。心里美滋滋地，暗喜今日吉星高照，运交桃花，只等到得女子家中，成就好事，再慢慢询问女子的来由。

驴子越走越快，渐渐地拉开距离，邵思德急急追驴。没想到从一旁的庄稼地里飞出一阵砖头瓦块，一片正打在邵思德额头，立刻血流满面，疼得他嗷嗷怪叫。

待他定神观看，庄稼地里静无声响，前面的毛驴早已钻进庄稼地里，看不到踪影了。

邵思德惊魂未定，回到府学，用帕子包扎额头。同学们询问他何致伤着额头，邵思德隐衷难诉，只说是去亲戚家时，从驴上坠地而致，纪晓岚、戈仙舟听了，窃笑不已。

邵思德吃了苦头，狐疑惊惧。第二天偷偷地向纪、戈二人询问起柳下少妇之事，戈仙舟故作惊愕地说："昨日曾与纪晓岚言及此事，那妇人非狐即鬼，邵兄可曾见得？"邵思德听了，惊愕不已，便说起昨日经过，最后怔怔地说道："未见妇人举手，而瓦块横着击来，我也疑其非人。可是，鬼魅不会白天出来，我怀疑是狐仙呢。"纪晓岚说道："此事不可深究，无论是人是鬼是狐，总之……当击。

劝君莫再造次。"邵思德惊魂未定，连连称是。

不料，这件事被府学的讲学先生知道了，先是对邵思德严厉训斥，又向训导恧报，严加苛责，整肃风纪。邵思德被整得苦不堪言，连连抱怨纪、戈二人将此事讲了出去。

纪晓岚眼珠一转，对邵思德说：

"要堵住先生的嘴，倒也不难。"

邵思德连忙追问有何良策，纪晓岚低声对邵思德说：要如此这般。邵思德连连点头，依计而行。

这位讲学先生性格古板，循规蹈矩，对生徒要求十分严厉，在河间府素享端方之名。

这天傍晚，先生像往常一样，到府学后面的菜园散步，见月下花间，有一个人影晃动，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当时积雨初晴，府学后院的围墙倒塌一段，先生还认为是邻近的人，来院中偷窃蔬菜，便要过去盘问盘问。走到近前一看，却是一名美貌的少女，躲在树的后面。见先生走到跟前，这女郎也不躲闪，跪在地上，娇滴滴地说："妾身本是狐女，怕见端方公正之人，白天不敢来，所以夜间才敢来这儿折花，没想到遇到先生，请先生饶恕！"女郎的声音，像银铃一般悦耳，两只闪亮的眸子，脉脉含情，光彩动人，娇羞的面容，百媚俱生。先生看了，禁不住生起爱怜的情怀，一时间没了言语，只是在女子身上看来看去。

见此情景，那女郎又说道：

"先生不作计较，宽恕待人，妾身定要报答！""你将怎样报答我？"先生急切地问着，已经想入非非。

女郎回道："妾身除了俏丽的容貌，婀娜的体态，再没有值得先生喜欢的了。

"这话说得先生心里颤悠悠儿的，女郎又说道："如先生不弃，妾愿一荐枕席。"这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让先生有些惊慌失措，口中忙说："使不得，使不得！"眼睛却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少女的身上。

女郎莞尔一笑，站起身来说道："先生无须担惊，小妾道行虽浅，但也会隐形之术，往来无影无踪。即使有人站在一旁，也看不见我，不会被人发现的。"说着话，女郎上前拖起先生的臂膊，先生看着女郎的笑脸，忐忑不安地来到了寝室。

于是，一夜的卿卿燕昵，说不尽其中情趣。

天色欲晓，先生催促她早点离去。女郎温存地说："先生太狠心了！奴家怎么舍得离开你呢？其实，先生用不着担心，即使外面来人，妾会从窗缝里飞出去的！

"先生这才放心下来，又是一番男欢女爱，直到天光大亮。

生徒们都来了，等着先生讲经。但此刻先生刚刚起床，那女郎仍偃卧在围帐之中，懒洋洋地，听着先生让她离去的催促，笑而不语，把先生急得惊慌不迭。

先生从昨天夜里，就根本没有相信她是什么狐女的话。

女郎赖着不走，先生也没办法，说声："你且在在屋中歇息，千万不要出去。

"就惴惴不安地给生徒们讲课去了。不想课未讲完，外面有人来向他说道："外面来了个老太太，说是接她女儿的。"这时，女郎披着衣服，径自上了先生的讲坛，坐到先生的椅子上，旁若无人地梳理着头发。生徒们哗然大笑，邵思德等人，冲着先生大喊大叫。

先生惊慌失措，脸上变颜失色，一副魂不附体的姿态。

女郎梳理完毕，敛衽向先生谢道："多谢先生厚爱，昨日来得匆忙，未带妆具，贱妾回家梳洗，改日再来相见。"话刚说完，生员们已嚷成一片。

女郎伸出手来，要昨夜的缠头，先生才如梦方醒，心中叫苦不迭，脸上却像死了亲娘老子一样。

原来，这女郎是城中新来的艺妓，受邵思德的贿使，来坑害先生的。先生上当受骗，又被搞得声名狼藉，当天下午，就离了府学。邵思德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眨眼两月过去，纪晓岚顺利地通过了科试，并以优异的学识，得到督学大人的赏识。督学在离开河间府前，将纪晓岚传到寓所。

行过师徒大礼，纪晓岚接过督学要他对的一副上联，只见写道："县考难，府考难，院考更难，当名秀才不易；"纪晓岚心中疑惑起来，以为学政大人，没有将他这名秀才看在眼里，便自恃年少才高，要对上一副表明心迹、抒发志向的下联，随即写道："乡试易，会试易，殿试更易，中个进士何难？"学政大人皱起了眉头，俄而说道："为学之道，谦虚严谨，切不可恃才傲物，尔当牢牢记住才是！"督学的话讲得语重心长，纪晓岚若有所悟地点头应诺。实际上，督学提醒和教诲，纪晓岚只是听着在理，但当时并没有引以为鉴戒，直到乡试过后，才深刻地领会了督学的用意。

这年乡试，纪晓岚所作破题，因考官不欣赏，考卷被置入劣等。果然如学政大人所言，纪晓岚名落孙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于是想起了学政的话，心中感念不已。回到家中，痛悔自己恃才傲物，于是闭门谢客，发奋攻读经义，夜以继日地将自己埋在书堆里，一盏寒灯夜夜闪亮，伴着他度过了上千个夜晚。

功夫不负苦心人。乾隆十二年丁卯科，纪晓岚再应顺天府乡试，终于扬眉吐气，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喜讯传来，合家欢腾起来，前来贺喜的络绎不绝，纪晓岚反倒表现得非常平静，在应酬来客的时候，置办了丰盛的礼物，亲自上门拜谢座师刘统勋。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纯，山东诸城人，是雍正年间进士，乾隆元年擢为内阁学士，是纪晓岚好友刘墉（石庵）的父亲。乾隆十二年，他卸任漕运总督后还京，受命同阿克敦主持顺天乡试，这次乡试出的文章题目是，"拟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赐宴，瀛台赋诗，赏花钓鱼，赐赉有差，众臣谢表。"阅卷时，刘统勋接连看了几份，都觉得不够满意，又拿过一份审阅，先是清秀字体和干净漂亮的卷面，已让他有几分喜悦，再看那文章辞句，只见开始写道："伏以皇慈雾洽，雅叶夫酒醴笙簧；圣渥天浮，道契夫赓歌颺拜。……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荣，冰衔动色。棣槎八月，真同海客之游，广乐九成，似返钧天之梦；屏藩有庆，簪组腾欢。……窃维世道升平，著太和于有象，朝运清暇，敷恺乐以无疆；……"这段开场白，读起来回肠荡气，宏伟壮阔，刘统勋极其欣赏。往下看时，更是气象千重，夸张新异，盛赞至极："青龙布席，白虎执壶，四溟作杯，五岳为豆。琳琅法曲，舜韶奏而凤凰仪；浑穆元音，轩乐张而鸟兽骇。红牙碧管，飞逸韵以千云；羽衣霓裳，惊仙游之入月，莫不神飞色舞，共酌大和。感觉心旷神怡，同餐元气。……"读着文章，刘统勋确实心旷神怡，禁不住拍案叫好，往下看瀛台赋诗的描写，更觉词藻华丽，五彩缤纷："天章首焕，落一串之骊珠；御笔高标，扛百斛之龙鼎。

葛天浩唱，不推义绳以前；丛云奥词，漫道娲簧而后。因之句成七字，仿汉事以联吟；人赋五言，分唐诗而探韵。宫鸣商应，俱协和声，璧合璋分，

细裁丽制。歌叶八拍，盈廷依纪纓之华；颂出九如，联袂上冈陵之祝。"接着看其赏花钓鱼的情景，形容得更加生动逼真，引人入胜，恍如临其境：".....舟浮太液，惊黄鹄以翻飞；帐启昆明，凌石鲸而问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银潢；塞秋水之芙蓉，域开香国。寻芳曲径，惹花气于露中；垂钓青波，起潜鳞于荷下。檀林瑶草，似开金谷之郁芬；桂饵翠纶，喜看银盘之拨刺。....."看到这里，主考刘统勋高兴地站立起来，让人去叫阿克敦，让他也欣赏批评一下这篇文章。刘统勋又拿着试卷，声情并茂地读其最后一段："观九族之燕笑，则思自亲睦以至平章，顾千官之肃雍，则思正朝廷以及邦国。赏花而念贡花之非礼，勿信其小忠；垂饵而知贪饵之不情，务察其大伪。供来芬饌，莫忘东作之耕人；捧出霜绡，当厘西江之浣女。乐谐韵濩，致戒夫琴瑟之专；诗被管弦，务亲夫风雅之正。....."读到这里，刘统勋的激动心情竟然镇定下来。仔细考味，确为其实稳健，拓展宏深，发人深思，画龙点睛，堪称神来之笔！没有它，那些虚构场景、人物和情节的描述，将会让人觉得虚言浮夸，华而不实；有了它，全文便落地生根，巍然屹立。

刘统勋越品味越喜欢，暗赞此文出手不凡，匠心独运。

阿克敦来后，两人又一起诵读一遍，禁不住交口称赞，这篇只有两千字的文章，引经据典，宏大精深，词藻瑰丽典雅，把一场假设的宴会，写得富丽堂皇，盛况空前，誉为"千秋旷礼，万古奇逢。"两人当场决定，此卷擢为榜首。阿克敦问是何人所写，刘统勋才想起只顾看文，竟没顾得看卷封内的姓名。

启封看时，这位以"俚语冠场"而高中解元的考生，就是年仅24岁的河间秀才纪晓岚。

刘统勋早在上年卸漕运总督任回京时，就曾听儿子刘墉讲过，他有位好朋友叫纪昀字晓岚，学识超人，才华横溢，刘统勋也很想见见这位年轻后生。

纪晓岚来访，刘统勋十分高兴。纪晓岚先是施礼谢恩。然后向老师贺喜，原来刘墉这年也中了举人。在刘统勋看来，这位门生虽比儿子小几岁，但其学识远比儿子优长。言谈话语之中，显得机敏异常，应答如流，在这年纪轻轻的时候，竟已熟知经史，旁及百家，是位难得的文才。

由此而后，刘统勋对纪晓岚的爱护有加，更是悉心教诲，使之受益匪浅。后来，纪晓岚因为泄露查盐机密，而充军乌鲁木齐，也是由刘统勋保荐他当《四库全书》总纂，他才被诏还京城。

纪晓岚得中解元，好像暗淡的书斋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子，照进了一片光亮，幽暗日子结束了，又恢复三年前的光彩。还有一件让他高兴的事，他的长子降生了，取名纪汝佶。

小汝佶的到来，使他尝到了做父亲的欢乐。妻子马月芳对丈夫体贴入微，让丈夫将倩梅正式纳为妾室，以照顾他的起居。

也就在这个时候，纪晓岚反倒更加思念文鸾，竟至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白日里倦温诗书，失魂落魄。

侍妾倩梅见到反常的样子，猜想他有什么事藏在心里。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却摇头不语，让倩梅急得没办法，最后只好搬出夫人月芳，两人硬要他说出个究竟，他这才将埋在心底已久的话，说了出来。

当初离开献县崔尔庄，迁居京城的时候，纪晓岚就想把文鸾一同带来，可是四婶李氏有些不愿意，她是看他刚结婚不久，又是少年夫妻，天天享受

着无尽的恩爱，还有陪嫁丫环服侍，那是当然的媵妾，纪晓岚对她也很满意，再搭上个年轻貌美、趣味无穷的文鸾，岂不让他耽于床第的欢娱，而毁掉了锦绣的前程。李氏好言相劝，句句在理，纪晓岚也无可强求，心想这煮熟的鸭子，怎么也飞不了的，晚个一年半载，再来商议此事不迟，遂同意婶母的好意，让文鸾再在家中住上一段时间，以后来接她。

他把这个主意，告诉了文鸾。文鸾痛苦非常，不能自持地俯在他的怀里，呜咽起来，哭得纪晓岚的心里酸楚难忍。但他还是遵从了婶母的意见，软言细语地安慰文鸾，等他乡试中举，一定来接她，自信时间顶多只有一年，这个愿望很快就会实现。文鸾无奈，只好送别了情人，依依怨怨地苦等苦挨。没想到那年乡试，纪晓岚名落孙山，痛苦之下，没有心思再纳妾室，这样又过了三年，一直没有回去接纳文鸾，现在中了举人，许下的诺言该实现了，但身边的夫人和倩梅，对他百依百顺，恩爱无比，他一时又觉得难于启齿，要不是她俩追问究竟，还不知他会在肚子里闷多久。

听完纪晓岚所说的情由，马月芳心中难于平静，想着丈夫对自己没有不满意的时候，尽管有了倩梅陪他夜宿，他也是不出三日五日，定去自己房中，共叙夫妻之乐。两人恩爱有加，情深意浓，可他仍旧对一个婢女情深如海，经久莫忘，有这样一位多情的丈夫，虽然有时心里酸溜溜地，但也是十分欣慰，便欣然答应，打发人回献县去，将文鸾接进京来。

不料，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说文鸾姑娘早已经死了，这突然的消息，使纪晓岚心中忍不住一阵阵作痛。细究其中情由，原来是在他三年前乡试未果，文鸾卖身纪府的期限已满。

虽然她愿意留在纪府，但也不再是奴婢的身份，婶母李安人有意成全，便为她置办衣裳簪环，即将打发人送她进京。不料文鸾的父亲来到崔尔庄，向纪家索要一千两纹银的身价。这下把李安人气坏了，心想买下一个婢女顶多花上三百五百，现在与你家作亲戚，岂有索要身价之理。即使你不说要钱，那纳为妾室之后，侄儿还能亏待了你？一千两纹银也不算太多，但给了岂不招来别人的讥笑，一气之下让他把女儿带回家中，纳妾之事就这样僵持下来。文鸾随父亲回到家中，痛苦难忍，竟然一病不起，不久便抑郁而死。为了让晓岚安心读书，李安人不让人告诉晓岚，免得他为文鸾伤心，直到乡试中举，回家去接文鸾时，才让人告诉这其中的原委。

文鸾死去，事出意外，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纪晓岚怅然良久，痛苦地思念使他无可奈何。想起文鸾说过的命由天定的话，觉得似乎有些道理，但又似乎全然无理。这样一朵美丽的花，岂不是被毁在了人的手里？雁过长空，影沉秋水，一场难以克制的期盼，竟早已成为泡影，但幼时与文鸾嬉戏的场面，永远保留在他的记忆里，文鸾那俏丽的身影，铜铃般的笑声，深深地镌刻在纪晓岚的心中，每逢看到海棠花，他的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这年春节过后，纪晓岚正准备参加本科会试之时，家乡传来生母张夫人病重的消息，立刻使纪晓岚心神难定，如坐针毡，急忙回家探望，在病榻前守护半年，母亲终于命归黄泉。临终前，张夫人叮嘱儿子奋力进取，光耀门庭。

错过了这科会试，纪晓岚并未觉得多么惋惜，使他心神不宁的，是他这些年忙于追求功名，埋身在书海之中，未能照顾母亲。成家之后，移居京城，没把母亲接来同住，未能先尽孝道，心中尤为痛惜。于是在张夫人的丧事过后，同妻儿一起留在家中，按当时规矩，为母亲守丧三年。

这段时间，纪晓岚无限怅惘，错过了本科会试，下科也不能参考，因

为居丧未滿，要等六年后的甲戌科才能参加大比，虽说是太平盛世，但谁知道六年之后会有什么世事变化？

光阴不可虚度，他于是开始了考据学的研究。

闲暇之时，他也常给纪氏子弟讲解经文，教他们赋诗填词，这下可把族人们高兴极了，谁家能请到一名解元当先生呢，仅此一事足使崔尔庄的纪姓自豪十分。

那些读书的孩子，更是喜欢纪晓岚，只要是纪晓岚的空闲时间，就有一帮孩子围着他问这问那。

一次，他的两个族侄，竹汀和秀山，到村南的庙旁玩耍，淘气地爬到树上，折断了不少枝杈，拿在手里挥舞不停。庙里的老和尚看到了，便出庙来劝阻，问明是纪家的子弟，也不好过于责备，便对两个小孩说：“你们纪家是诗礼之家，个个能诗能文，两位公子可曾学过？”“学是学了，只是做不好！”“那我出个联，你俩对对，怎么样？”竹廷秀山很感兴趣，便请师傅说出来试试。

老和尚说出了上联：

“二猿伐树，看小猴子如何下锯？”

竹廷秀山听出是老和尚转着弯地骂人，都想立刻回敬他。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对不出下联。老和尚笑咪咪地说：“快回家读书去吧，你们的学问还差得远呢，阿弥陀佛。”说完老和尚转身走了。

竹廷秀山回到家里，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让老和尚戏弄了，胸中窝火。两个小调皮便找到纪晓岚家，请他指教一下。

纪晓岚正在家中读书，听完他俩的讲述，就教训其他俩，责备侄子不懂事，不该损坏树木，两个侄子认了错，却缠着不走，非要叔叔说出下联不可，纪晓岚便笑道：“你们可以这样对他：‘一马犁田，瞧老畜生怎样出蹄！’”竹廷秀山得意非常。他俩赶忙写在纸上，拿着跑到村外，到庙里送给老和尚。

老和尚看了，也不生气，问道：

“这是两位公子对的？”

“是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不是，不是。”老和尚摇摇头，眼光盯着竹汀和秀山。

竹汀见其他不过，便实说道：

“是我们五叔对的，怎么样？”

老和尚笑起来：“我猜就是他。高才，高才！”两个孩子见此情景非常高兴，向和尚告别，像两个凯旋的武士，趾高气扬地回到家中。

中秋节前，先生要回家过节，休馆那天，先生得意洋洋地给学生们出了个上联，要学生们对上，节后开馆便讲给他们听。这个上联是：“中秋八月中；”看上去，这句话很简单，但对上它很不容易，所以先生很得意。竹汀搜肠刮肚地想了一晚上，直到月上中天，吃完了中秋瓜果和月饼，仍然没有想出对句，心里有这事结记着，在炕上翻过来转过去，既对不上联，又睡不着觉，干脆起来出了门，踏着融融的月色，跑到纪晓岚的住处，让五叔指教个下联。

纪晓岚已经躺在床上，听仆人说是竹汀对不上联了，半夜跑来请教，心中很欢喜，便让竹汀进院来，隔着窗问：“是个什么句，非今天对不可？”竹汀忙说：“是个五言句，‘中秋八月中，’您看好对不？”纪晓岚在屋内说道：

"现在天色什么时候？""已到半夜了。"竹汀看看空中的皎月。

"噢--，那你就回去吧。"屋中又说。

真是扫兴，竹汀琢磨着，该是五叔嫌吵醒觉，生气了吧，仍想说几句请求的话，只听屋中催促道："你回去睡觉吧。已经'两更半'了，明天再告诉你。"竹汀无奈，只好快快而去。

第二天一早，竹汀又来了，给五叔请过早安，正要开口询问，却听叔叔说道："竹汀，你有什么事儿吗？一大早就来啦。"竹汀纳闷起来，怎么五叔这么爱忘事？昨夜说得好好的，今天告诉我怎么对下联。莫非是昨晚睡迷怔了，还没醒过来，迷迷糊糊地把我打发走了。于是竹汀说道："五叔，我是来讨那个'中秋八月中'的下联来了，您是否对了出来？"这时纪晓岚嗔怪起来："你这孩子，我昨夜不是告诉你了吗？怎么又来问呢？""没有哇，您说今天再说。"竹汀茫然，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地。又听五叔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动脑筋？我昨夜问你什么事了？""问我是什么时候了。"竹汀说。

"你怎说的？"

"我说'半夜了'。"

"接下来，我怎么说，你还记得不？"

"您说'二更半了，明天再说吧'。"

"这不就告诉你了吗！"

竹汀恍然大悟："噢--，我明白了，'半夜二更半'！"竹汀在屋里跳起来，嘴里喊着："谢谢五叔！'中秋八月中'，对它个'半夜二更半'。"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纪晓岚看着竹汀远去的背影，心中感到几分欣慰。这种心情，常常产生在人们有求于他这位解元的时候。人们见他很好说话，求他写诗题字撰文的人很快多起来，以至他穷于应付，不得不有所推辞。好给自己省出时间来，研究学问，准备以后的仕进。

春节来临，人们习惯贴春联，一些地位和身份较高的人，打发人到纪府来，求纪晓岚捉刀，撰成新桃，以换旧符。一开始纪晓岚欣然答应，立刻挥笔而就，将写好的春联交来人带回，不料求写春联的太多，竟有人以求到的春联炫耀乡里，让纪晓岚知道了，非常生气，有意谢绝高门显户的请托。一气之下，不再答应任何人的请求。

这天纪晓岚由书童陪着路经村南头张铁匠的门口，看铁匠的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周围没有院墙，孤零零地矗立在萧瑟的寒风里，实在显得冷落，两扇黑乎乎的木板门，还没贴上桃符，没有一点儿过年节的气氛。张铁匠是个憨直的人，勤恳耐劳很受村里人的称赞，由于他家很穷，三十多岁了，还是光棍一根，他到纪府帮工时，很卖力气。每次见到解元，都是毕恭毕敬地喊着"解元爷"。

纪晓岚心中，生出一股怜悯之情，让书童去敲张铁匠的房门。

张铁匠戴一顶狗皮帽子，穿一件补丁摞补丁仍然露着些棉絮的破棉袄，两手插在袖筒里，从乌洞洞的小门里，瑟缩着钻了出来。一看眼前站着纪晓岚，一时成了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赶忙给解元大人施礼，"请问解元爷有什么吩咐？"纪晓岚说："家家都过新年，你怎么连桃符都没贴？"张铁匠憨厚地咧嘴笑笑，不好意思地说："人家过年，一家大小热闹闹的。我一条光棍，这年有啥好过的。""你跟我到府上来一趟，我给你写幅春联，你拿回来贴上。

好日子全在人过，你干活不惜力，会有好日子过的！”“那敢情好，那敢情好！”

张铁匠咧嘴笑着。

纪晓岚回到书房，挥笔写成一副对联，交给了张铁匠，铁匠拿着对联，上上下下看个没够，激动地说着：“谢谢解元爷！谢谢解元爷！”“不必不必，你回去贴上吧！”纪晓岚吩咐。

铁匠转身要走，却犹犹豫豫地回过头来，结结巴巴地说：“解。……解元爷，我。……小的。……，小的不识字呀。……”从他那认真的样子看，纪晓岚以为铁匠识字，看懂了其中的意思，没想到张铁匠原是个目不识丁的庄稼汉，自己笑了出来，随即说道：“无妨无妨，我念给你听听。”纪晓岚用指头指着春联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念道：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千锤百炼人。

张铁匠眨巴眨巴眼睛，嘴唇蠕动几下，好像是体会出其中的意味，嘴一咧，憨厚地笑了：“敢情解元爷写的这词，是专写俺的，正对俺的劲，解元爷，这个词俺喜欢。”张铁匠回到家里，立刻将春联贴在了门上，过往行人看过，莫不哑然失笑，过节期间，这里时兴拜年，外村的客人们，很快将这件事传得很远，周围几十里的村庄，几乎无人不晓。张铁匠贴了纪解元送的对联，好像年轻了十岁，站在乡亲们面前，大家也对他另眼相看，刚出正月，居然有人来给铁匠提亲。时隔不久，铁匠就把媳妇娶了回来。一时传为美谈，都说是解元的春联，给铁匠抬来了媳妇。

可是，谁也没想到，纪晓岚那天写的另一副春联，惹出了一场官司，差点儿招致灾祸，给亲友们带来一场虚惊。

那天，张铁匠刚刚离去，纪家的仆人兰桂，进来通报，说他的表哥刘铜，想求解元爷的一副春联，这会儿，正等候在门房里。

刘铜家的日子也很穷，兄弟三人，一对半光棍，经常挨人家的白眼。这次刘铜来找兰桂，求纪晓岚写副春联，心想准能壮门面，少受一些窝囊气，这贴上纪解元的对联，也是刘家历史上的光彩事儿，可以辈辈传说下去。

纪晓岚认识刘铜，少年时曾在一起玩耍过，年龄大些了，由于家庭地位悬殊，纪晓岚作为贵公子，又要读书进取，就很少再与刘铜等穷孩子在一起，尤其是结婚以后，奔赴宦途更是辛劳忙碌，更没有时间接近那些贫穷的童伴。

然答应，并让兰桂领刘铜进了书房。问问刘铜一家人的生计情形，想出一幅对联来，未曾提笔，嘴角上已露出笑意，挥笔写出上联：惊天动地门户；将上联念出口来，兰桂、刘铜都吃一惊：这口气太大了，刘家贫苦小户，哪担得起这样的夸奖？刘铜的脸红得像猪肝，想说什么，又不敢开口，站在一旁发起痴来。

纪晓岚看得清楚，也不去理睬，伏案写成下联，又为他二人念道：数一数二人家！

这下可好，刘铜听后脖子都红了，怯生生地说道：“解元爷，过。……过奖啊，这样的好词语，小可，小可担不起呀！”“担得起，担得起，只有你家，才配贴这副门联。”说着话，纪晓岚手不停挥，已又写出了横批，四个字是：先斩后奏。

这回纪晓岚不念了，只是对刘铜说道：“你回家贴上这副门联，你们刘家，就会在十里八乡出名的，以后的日子，就红火起来啦！”刘铜受宠若惊，

连连叩谢，回到家中，三条光棍一起动手，小心翼翼地贴好，那股子高兴劲，真胜哥们一同娶上了媳妇。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当地的风俗是起五更拜年，辈份小的要去辈份大的亲族人家，给长辈磕头贺年。天没亮，人们经过刘铜家门，看这光棍之家，破天荒第一次在门口吊上了大大的红灯，灯火映照着鲜红的春联。借着灯光看上面的字句，人们无不目瞪口呆。

天亮后，刘铜家门口围了许多人。大家听说春联是纪解元写的，谁也不敢妄加评论，只是连声称赞。几天过去，这副联的事，同张铁匠那副一样，传遍了周围的大小村庄，不少人信，特意跑到崔尔庄来，看这幅门联。

话传到景城的姜家，姜家起初也是不相信纪晓岚会写这样的春联，直到派人看了墨迹，果然是纪晓岚的亲笔，姜家这时喜出望外，要投状控告解元题联犯上，请官府将纪家满门抄斩。

事出有因。景城的姜姓，也是这方的大姓之一，与纪家结下了世代冤仇。事情发端于纪晓岚的祖上，曾出高价购买了姜家看好的一处田产，姜家怀恨，姜、纪两家反目成仇，姜家吃了亏，便不断寻机报复。

在景城的北面，有纪家的祖坟。坟地旁边，有一条隆起的坡冈，风水先生说，这便是纪家的龙脉。正好这条坡冈，是那姜家的田地，姜姓请风水先生看后，按着风水先生的计策，在坡冈上建起了一座真武庙，要压断纪氏的龙脉。明末战乱，献县遭受兵燹，纪家一族就被杀了几百口，纪姓认为灾难的源泉，就是姜家盖了真武庙，恨不得与之拼杀一场，把姜家杀个干净，看姜家也被杀多口，家族败落，便按住了火气，没有发生械斗，真武庙年久失修，后来倒塌了，纪家也渐渐兴旺起来，到了纪晓岚这辈，纪、姜两家尚在记着这世代的恩怨。

姜姓见这次有机可乘，便将状子投到县衙，知县见这事非同小可，不敢轻易决断，连夜呈报知府。知府见案子发生在解元身上，同时纪家几代为官，事关重大，不敢造次行事，便传纪晓岚到府衙内堂，审问案中情由。

纪晓岚到了堂上，镇定自若，侃侃而谈，向知府回道：“老师祖明察，学生所题门联，本无亵渎之意。姜姓与纪姓有世仇，因而姜家拨弄是非，诬陷学生，敢请老师祖明断！”“既无亵渎之意，为何出言耸听？”知府大人问道。

“老师祖有所不知，学生题联说的是刘氏兄弟三人的职业。”“这就新鲜了，刘氏三条汉子，都是乡里的小民，哪像你联中所写，有如此大的权势？”“刘氏兄弟三人，长曰刘铜，次曰刘铁，再次曰刘锡，刘铜是个卖爆竹的，爆竹声响剧烈，说是‘惊天动地门户’不谓不可。老二刘铁，常到集上当经纪，专管余米粟粮过斗一事，说他数一数二人家，也未尝不妥，刘锡最小，是个卖烧鸡的，买来活鸡，先杀掉，才好再做（读 zòu，方言）其他活计，小生说他‘先斩后奏（做）’，也不过分埃”知府听完，忍不住在堂上暗笑，口中却说道：“大胆纪昀，舞文弄墨，口出狂言，授人权柄。如今此案，已奏闻圣上，究竟如何发落，要听从圣裁，你且委屈几日，听候发落。”案情果真奏到了朝廷，乾隆皇上还算是位圣明的君主，看过官府的奏状和刘统勋代纪晓岚呈送的陈词，不由得笑起来，认为这文字游戏，开的大了些，加上刘统勋的恳请，不但没有发怒，反到很喜欢这副巧联，于是传下旨意，赦免纪晓岚罪过。一场虚惊到此而止。

经过这场风波，纪晓岚虽然谨慎了许多，夫人马月芳也常劝他。但他

的戏谑之习，仍然未能改掉。

时隔不久，纪晓岚到崔尔庄村南的庙里观赏佛像，弘一法师把他让到里面吃茶。两人谈论起来，弘一兴致很浓，喜形于色，纪晓岚却一反常态，显得一本正经，平静温和。

弘一法师早知道纪晓岚的学问，非常人可比，尤其擅长题写联语，脍炙人口，巧妙无比，想自己这庙里，尚无一副纪解元的墨迹，确是大为遗憾。纪晓岚名扬才逞，誉满天下，这座庙离他的庄子这么近，他的手书更是不可缺少。便请纪晓岚题写一副楹联，俟后刻在楹柱上。

弘一法师说明此意，纪晓岚也不推辞，略一思索，拿起笔来，写成一联：日落香残，扫去凡心一点；炉寒火尽，须把意马牢拴。

有了纪才子的题联，僧徒们自然高兴，不久请来工匠，将这副楹联刻在了柱子上。联中之意，不但合乎佛家的生活规矩，而且创造了一种恬淡幽美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弘一法师有些沾沾自喜。

约摸半年过去，本县的秀才张璉，到了这座庙里，看到楹联上的字体很熟，向僧人们一问，果然不出所料，正是纪晓岚所写，便在柱子前面，上下左右地端详起来。

张璉是纪晓岚的好友，几年前，曾结伴漫游，寻幽访古，泛舟白洋淀。纪晓岚回到崔尔庄后，两人常有诗文唱和。他深知纪晓岚喜好戏谑，又能够一本正经不露声色，非留意揣摩不能洞悉其中奥秘，所以他对纪晓岚的诗词文赋，一向十分留意，总是细心思索，看其中有无暗藏之语。

张璉看着柱子上的对联，猛然间看出其中的秘密，开口大笑起来，前仰后合，最后坐在了地上，仍然大笑不止。一旁的人，闹不清是何缘故，看他笑得如痴如呆，便围拢过来观看。

张璉半躺半坐，一手支在地上，一手指着柱子，示意众人观看，嘴里还笑个不停，身体不住耸动，人们看看柱子，又看这个“疯子”，虽然莫名其妙，也随笑起来，一时间，寺院里笑声一片。

张璉笑累了，咳嗽几声，止住了笑，指着楹联说道：“诸位看这‘日落香残，’不是说‘香’字，去了下面的‘日’，只剩个‘禾’字吗，再‘扫去凡心一点’，那就是个‘几’字，‘禾’与‘几’就组成个‘秃’字。”众人似有所悟，这才体会到联中另有深意，催着张璉讲解下联。于是又听张璉说道：“‘炉寒火尽’，只剩个‘户’字，‘须把意马牢拴’，即在‘户’字旁填一‘马’字，那是个‘驴’。上联、下联暗含的两字是——“秃驴！”众人齐声大笑起来，寺庙里的僧人听着，羞愧难以自容，心中都骂纪晓岚，马上把这副抱柱联换掉了。

张璉从庙里出来，径直进了崔尔庄，到纪府一见纪晓岚，就指着纪的鼻子大笑一通，纪晓岚莫名其妙，忙问为何发笑。

“你干的好事！……我刚从村南的庙里出来。”纪晓岚明白，对联的秘密没能瞒过张璉。两人又一起笑起来。

纪晓岚设下宴席，招待客人。席间张璉说道：“小弟过府来访，有一事叨扰。

“我纪昀不过一介书生，兄有何事用到不才，只当尽力相助。”张璉见他像往常一样，回答的很爽快，便将来意说了出来。

原来，沧州知州张墨谷，与张璉有知遇之恩，来往得很密切。前几天，张璉进城拜望知州，张墨谷正为粮价大涨之事犯愁。几年来沧州等地大旱，周围的献县、河间、交河、南皮等县，连年亏产，有的地方甚至绝收。入冬

以来，米价暴涨。冻饿而死的贫苦百姓，实在太多了，让人听了不寒而栗，虽然官府在各县设粥厂施粥，仍不能普济灾民。

就在这时，沧州城里有一位姓戴的富商，囤积了大量的粮食。这人有一个怪脾气，不喜欢积存金银财物，唯独喜欢积存粮食，他什么生意都做，获利之后全部变换成粮食入仓。

所以人们叫他"戴大肚子"。沧州缺粮严重，官绅皆出面调停，让戴大肚子卖出一些，救活家乡饥民。但无论谁来说情，戴大肚子都是一口回绝，坚决闭廩不赈。米价之贵，前所未有，做为一州之守的张墨谷，干着急没办法。

张璉得知此事，自然想起了献县纪家。纪家是河间府的显户，又值他的好友纪晓岚在家居丧，或许找到他，能有解决的办法。于是，张璉离开沧州，来到崔尔庄纪晓岚府上。

得知张璉来意，纪晓岚当即告诉张璉，纪家虽然家资殷实，但没有积存多少粮食。如需纪家放贷，可以压低一些利息，但百姓即使有了钱，无处买粮也不济于事，倒是可以随张璉到沧州去一趟，摸摸戴大肚子的底细，然后再做计较。

纪晓岚来到沧州，拜见了张知州，但谈话之中，除了诗文以外，其它一句话也不肯多讲。每天晓宿夜出，踽踽独行，张知州和张璉都感到莫明其妙。

四五天过去，纪晓岚辞行，向张知州等人说道："米价之事，不才束手无策，实在惭愧。但各位大人也不必过分焦虑，几日之后，市面上可能有粮米出售。再会，再会！"说罢揖手一礼，就像个怪物一样扬长而去。

戴大肚子从二十多岁开始经商，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这时已存了十几万石米谷，是方圆几百里内的粮商之首。就在纪晓岚离开沧州的第二天早晨，戴大肚子家来了一名绝色的美女，花容月貌，体态娇羞。戴大肚子见了这个姑娘，立刻心旌摇荡，魂不守舍，满脸堆笑地将姑娘请进客房。

这位美貌的姑娘，在沧州城几乎无人不晓，是最有才名的艺妓，琴棋书画，样样出众。尤其是琵琶弹唱，闻名遐迩，再加上她仅仅十八九岁的年纪，色艺双绝，让全城的男人为之倾倒，是沧州城第一号的青楼女子，人们给了她个雅号，叫做"玉面狐"。

玉面狐小口一开，宛如丝竹绕梁，戴大肚子听着浑身酥软，几声寒暄过后，玉面狐说道："贱妾今日到得府上，是想把终身托付给你，不知你肯不肯收留我。

"戴大肚子大喜过望，立刻眉飞色舞地说："姑娘肯跟我，不敢想，不敢想，我这样一个老头子，比不得那些白面公子，姑娘不是开玩笑吧？"玉面狐说道："你不要净说些浪话！你肚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不想把我含在嘴里？我早已领会。人家和你说正经的，你却装狗熊，再这样，我就走了，永远不再理你！"姑娘，别生气，别生气嘛。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戴大肚子嘻皮笑脸地，在玉面狐身上拧了一把。

玉面狐伸出纤纤玉手，捏住戴大肚子的耳朵，娇声说："你知道，我是鸨母的摇钱树，她是不肯轻易让我从良的。

前天我们闹翻啦，她许我半月以内，以千金自赎。我也厌倦风尘，愿找一位你这样的忠厚长者，寄托终身。整个沧州城，只有你最称我的意，许多人恨不得一口吃了我，我就是不答应！你如果肯拿出千两金子，我就终身

为你执巾栉，荐枕席，还会帮你疏通渠道，结交官宦，打通经营关节。肯与不肯，你给我个痛快话。”戴大肚子有些犹豫：“哎呀，这身价太高啦，期限也太紧埃”“这我都知道，价码低的，你还不肯要呢。我也听说你不存金银，手头拿不出那么多金子，不过你抓几千贯铜钱，也不难办到，抵得金子的价，老鸨也会答应的。你就快点想个法子吧。昨个有位木材商人，听说了这事，执意要把我买过去，已经回天津家中，取金银去了，估计他返回来，也得个十天八天的。我心里对你最中意，也不愿跟他去那天津卫。你能在几天内，兑换些银两，把这事先定下来，过后我会帮你发大财的，我的神通之广，不用多讲，你也知道，你快点拿主意吧，我早跟你说过，你是个有福份的人。”玉面狐偎着戴大肚子，撒起娇来，把戴大肚子引逗得浑身发痒。

戴大肚子对玉面狐青睐已久，曾几次到馆中去，玉面狐推说没有空闲，把他冷在一边。这回来了绝好的机会，戴大肚子不肯放过，犹豫再三，终于开仓售米，要卖出玉面狐的身价，把玉面狐买下来。

谁知米仓一开，就再也闭不上了。百里之内的百姓，云集沧州城内外，都来这里求余米买粮。人山人海，昼夜不减，如若闭仓不售，饥饿的民众就会动起手来，将他的粮食一抢而光，戴大肚子知道，官府的人几次说情，他都不依，这回他自己有事，衙门哪里还肯为他说话，只好接着卖下去。戴大肚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站不住脚，但又没有一点办法，“哎呀呀”地苦叫，直到把十几万石谷米售光。

粮仓卖空，戴大肚子让人拉着钱来到妓馆，玉面狐殷勤备至，笑不拢口，连连道谢，只是最后说：“鸨母教养我这么久，我哪里舍得立刻离开。那天是赌气，才有了赎身的念头。如今鸨母悔过，恳切地挽留我，我不能忘恩负义呀！为我赎身的事儿，过一年半载再说吧，我早晚是你的，这次你先把银两拉回去吧。”戴大肚子气得暴跳如雷，玉面狐“咯咯咯”地笑个不停。戴大肚子明白，这遭是上当了，但一无媒证，二无聘礼，也对她无可奈何，只好悻悻地回去。

事后不久，张璉又来到了崔尔庄。这次是受了张知州的委托，携带着礼起来答谢纪晓岚。纪晓岚哪里肯接受，说是无功受禄，心中不安，张璉说道：“纪老五，你别跟我装傻了，你的鬼点子，我全晓得了，在玉面狐那里，有一方丝帕，明明是你题的，你还掩盖什么？”纪晓岚还是不肯承认什么玉面狐，但送来的礼物，也全收下了。张璉也不再追问什么，高兴地回到沧州，向张知州复命去了。

此后，纪晓岚深居简出，开始了《史通削繁》一书的撰写。这是他的一部考证学专著。考证学又称考据学，萌芽于对历史文献的质疑，肇端于汉代学者整理的文献典籍。而后，考据一直是历代学者用来整理历史文献的技法。到了清代，考据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作者蜂起，著述丛生，成为当时的“显学”。纪晓岚深居家中，博览群籍，锐意穷搜，继承了前人的史学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论，遂在批判继承唐代刘知己的《史通》等史学理论基础之上，对《史通》一书提出的史学批评等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取其精华，著成《史通削繁》四卷。

书成刊印，纪晓岚立刻名噪一时，人们没有想到，这部精深的史学著作，竟出自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之手。

这时期的刻苦钻研，为他20年后总纂《四库全书》，作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

居丧期满后，纪晓岚回到北京。又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31岁，乾隆甲戌科殿试时，考中二甲第四名进士，选入翰林院，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

五、初入翰林

乾隆甲戌（1754年）殿试以后，纪晓岚以文学优长，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按照当时制度，庶吉士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考试后，授“散馆”或“留馆”。考试优等者，原为二甲进士的授编修，原为三甲进士的授检讨，其他的则改任各部主事或是知县。留在翰林院的升迁较快，清代大臣多为翰林院出身。

纪晓岚点中翰林，自然春风得意，但他很清楚，这仅仅是他仕途上走出的第一步。要谋求引人瞩目的官位，仍须艰苦努力，不断进龠纪晓岚在庶吉馆学习，深得业师李又聃、董帮达等人的悉心教诲。他虽不善交际，但也常到座师刘统勋、介野园、孙端人等几位前辈府上行走，在他们的指教下，学问日长，阅历渐深，很快适应了官场生活。

在那个时候，文人狎妓侑酒、谐谑风流，成为风尚。即使师生同龠，也无所避讳。诗尝酒社，唱和酬酢，时有往还。不过纪晓岚不善饮酒，而他的座师孙端人，酒量大得很，可以说称雄一时。

一次宴会中，晓岚和孙端人同席，董曲江、刘师退等人也都在座，大家知道他酒量不佳，也不深劝，由着他尽情享用席间的珍馐佳肴。

正在这时，上了一道“挂炉烤鸭”，这是京城当时的一道名菜。大家纷纷举箸，吃得津津有味，唯独纪晓岚未曾下箸。

大家感到很纳闷。

大家都知道，纪晓岚有个习惯，就是非常爱吃肉，不食蔬菜、米面，一顿能吃两斤精肉，再喝些茶水，就是一顿美餐。但他也有个例外，就是绝对不吃鸭肉，不管是何等名厨烹调的，他也不肯例外。

他这个怪毛病，座师孙端人并不知道，就向他问道：“这鸭肉很可口，贤侄何以不吃？”纪晓岚欲言又止，众人又都催问。

“事情是这样的。”他于是向大家解释。

原来，早年纪晓岚住在河间府东光城岳丈家。听说有一天深夜，人们被一片“汪汪汪”的狗叫声惊醒，起身到外面察看，发现有一家屋顶上，站着一个人身穿蓑衣麻带、披头散发的人，在月光的辉映下，看得清清楚楚。那人手里挽住一个大布袋，里面发出许多只鸭子的叫声。

那个人沿房沿行走，由东家窜到西家，所到之处，都从屋檐上掷下两三只鸭子来。第二天，有的人把得到的鸭子宰着吃了，跟普通的鸭子并没有什么两样，但让人奇怪的是，凡是得到鸭子的人家，在那一年里都有人死掉。后来大家想起那天夜里送鸭子的人来，认定是凶神出现了。

此后，纪晓岚便无论如何，也不肯吃鸭肉了。

“贤侄怎么迷信这一类传说，纯属子虚乌有！”孙端人听了纪晓岚的话说道。

接着又夹起一块鸭肉，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董曲江却笑着摇头说道：“让你这一说，我也吃不下去了。”“扫兴扫兴，肯定是你早就吃饱了肚皮，说这样的话来吓唬我们。你自己不吃，也不叫我们吃好。”

“刘师退说到这里，向众人一使眼色：“请诸位说说，是否应当罚他一杯？！”一听说要罚酒，纪晓岚连忙摆手，又给在座的逐个作揖，陪礼道歉。

“好吧，既然你不敢饮酒，就罚你以不吃鸭肉为题，给诸位作一首诗吧。”孙端人出面说话，为他的贤侄解围。

大家一听，都来了兴趣。孙老前辈出的诗题，确实新颖有趣，自古以来，还从没听说过有人用这种题目作诗，大家都想看看能否难住纪才子，便一催他说：“好，就罚你作首诗，快快诵来！”“遵命，遵命。”纪晓岚略加思索，出口吟道：灵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树。

海棠倾国姿，
杜陵不一赋。

灵均是战国时大诗人屈原的字，他歌咏过许多奇花异卉，唯独没有提起过梅花；杜陵是指唐代诗人杜甫，因为他曾在诗中自称过少陵野老，杜甫曾为百花赋诗，就是不曾讴歌海棠。纪晓岚用这两件事来为自己解脱，做为不吃鸭子肉的理由，巧妙地完成了这个题目，可见他学识渊博，才思机敏。

“哈哈，”孙端人听了笑呵呵地说：“你真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不过用梅树、海棠为比，这鸭子也太荣幸啦！”刘师退等同席的人，也都跟着笑起来。

这年夏天，纪晓岚又同一帮志趣投合的文人学士，结成了文社，半月聚会一次，谈今论古，切磋诗文。文社中有他的族兄纪昭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大昕、卢文弨等人，当时都在翰林院任职。就连上科进士刘墉，这时已由翰林院编修升为待讲，也参加了进来，旧时文社的励学精神和无穷乐趣，使他留连难忘。刘墉参加文社以后，以他的学识影响和身份地位，很快便和纪晓岚一起，被推为文社的领袖。

一天文社聚会，刘墉提出要集诗对句，各位文友一致赞同，他便率先吟出一句李白的诗：“文章辉五色，”钱大昕、卢文弨等人正在思索，纪晓岚却抢先对出下联：“心迹喜双清。”他对的是杜甫的一句诗，与李白的一句合成一联，自然贴切。

钱大昕看他一如既往，凡有此类唱和，他总是毫不谦让，抢先应对，便出一句杜甫诗，要纪晓岚来对。钱大昕吟道：“学业醇儒富，”纪晓岚马上吟出一句韩愈的诗：“文章大雅存。”卢文弨看看明亮的窗户，吟出一句：“小窗多明，使我久坐；”纪晓岚不假思索，张口对道：“入门有喜，与君笑言。”纪昭一看这情景，心想这位爱出风头的族弟，又成了众矢之的，不免觉得好笑。纪昭比纪晓岚年长几岁，兄弟二人自幼即在一起读书，知道纪晓岚的功夫，不会被这几位同年难祝但又想如今都是居官之人，族弟就不应该像少时那样锋芒毕露了，还是老成稳重才好，便插空儿吟出一句：“胸中已无少年事，”刘墉在这帮人中，年龄较大，并且早以少年老成出名，一听便领会了纪昭的用意，便用凝重的语气对道：“门外犹多长者车。”大家觉得这一联意味深远，都用赞赏的眼光看看刘墉和纪昭。

纪晓岚明白是两位兄长警诫自己，也会意地笑笑，警告自己，今天不要出言无状。看大家兴致正浓，便吟出几个前人诗句，要各位应对。文友们

虽不如他对得迅速，但稍加思索，也对得自然工稳，如其中几联是：云山起翰墨（王琚句），星斗焕文章（杜甫句）。

名高八斗星辰上（王廷珪句），

诗在千山烟雨中（张孝祥句）。

瑞草惟承天上露（王建句），

绣衣却照禁中花（方千句）。

圣代科名酬志业（方千句），

中朝品秩重文章（罗隐句）。

彩笔只宜天上用（贯休句），

五云多绕日边飞（鲍照句）。

几联对出以后，人们慢慢失去了兴致。这种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早已是这帮才子们的老生常谈，可以说他们个个是行家里手，毫不耗费心力。

这时刘墉想起了一件事，对大家说道："大栅栏的一家剃发店掌柜，前日到府上请题匾额，我为他写了'整容堂'三字，却一时没有想出上好的门联，烦请诸兄代为撰联，各位意下如何？"刘墉的字写得非常好，称得上是当时的书法家。纪晓岚说道："石庵兄，有一现成联语，写出就可应付了。"说完他就吟出了这副对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

大家听了，齐声叫好。

这时，钱大昕说道：

"敝人也有一联，虽不如纪年兄之联工巧，但做为剃头店的门联来用，却也使得。"此联便是：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

大家也很欣赏这副联语，便要刘墉一并写出。纪晓岚看了，猛然间又想出一联，吟诵给众人：到来尽是弹冠客，此去应无搔首人。

在座的人哑然失笑，刘墉把笔停下来说道："这下可好，都让晓岚兄给剃成了秃和尚！"大家都佩服纪晓岚出语巧妙，趣味横生。这几副趣联传讲开来。翰林院的学士们也纷纷来和纪晓岚酬唱，一时传为佳语。

这年冬天，正逢纪晓岚在南书房当值，一位太监总管走进来。他听人谈论新科翰林、河间府的纪才子，便走到纪晓岚身边，上上下下地打量起来，看他身材魁伟，英俊漂亮，不像人们传讲得诙谐滑稽的样子。但看他身上穿着皮袍，手里却拿着一把折扇，这是当时文人的一种雅好，不少风流学士都是这样，本来不足为奇，但大冬天的，这手里的扇子没有实际意义，想来也确有些好笑，便向前冲纪晓岚笑一笑，操着南方口音说："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谈否？"纪晓岚听了总管的话，看看自己的装束打扮，也觉得有些滑稽，怪不得老总管同自己开玩笑。但他惯于戏谑别人，哪里肯让别人耍笑？正要找茬儿回敬一下，忽然明白这老太监是给自己出了一联，里面嵌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名，心想这老家伙肚子里，还有点儿墨水，好，看我怎么回敬你！想到这里，站起来作揖施礼，笑着说道："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么？"南书房里立刻爆出一阵轰堂大笑。人们看着老太监，肚子都笑疼了。老太监这时哭笑不得，十分难堪，苦笑着指点几下纪晓岚，口中却没有说出什么话来，落了个自讨没趣，悻悻而去。房中的几个人议论说，这副对得真是太妙了。

这事在宫中一传，可惹下了那一帮太监了。太监们都喜欢他博学多才，笑料儿无穷，每次碰到他，都缠着不放，不是出对联让他对，就是让他说笑话。

那天纪晓岚正忙着起草文稿，两个太监进来找他，说有个对联找他对，纪晓岚又气又乐，心想，你们也不分个场合！

口中说道：

"我正忙着，等吃饭时再对吧！"

两个太监缠着不走，纪晓岚便说：

"快说吧，什么对联？"

"榜上三元解、会、状，"

太监念出了上联。纪晓岚看看他俩，一本正经地说："这有何难，对句有了："人间四季夏、冬、秋。"说完，扭过头去又忙起自己的事来。

另一个太监问道：

"你既然说'四季'，怎么没有春呢？"

纪晓岚笑嘻嘻地说：

"请吧！请吧！你们回去想想。"

两个太监站着不走，纪晓岚冲他们挤眼说道："为何没有春，你们心里最清楚呀！"两个太监恍然大悟，禁不住笑起来，红着脸走了，同房当值的文人们，仍然"嗤嗤嗤"地笑个不停。..纪晓岚闹的笑话越来越多，很快便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

亲友们为他的戏谑无常很担心，唯恐他说话伤人，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都劝诫他要谨慎从事，在宫中说话不可造次，尤其是马氏夫人，常将劝他的话挂在嘴边，纪晓岚听着在理，便设法摆脱太监们的纠缠。

可是那天刚进宫门，就被太监拦住了，非要他讲个笑话再走。

纪晓岚急忙推辞：

"不可，不可。今天我有急事，耽搁不得！"三个太监围着他不依不饶。一个说道："你别耍滑！总说有事来推脱，好久没听你的笑话啦。这次不把我们几个说笑了，你就别想走！"纪晓岚见不讲不行了，就说道："我讲我讲。有一对夫妇，生了三个儿。....."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下来，一声不响盯着太监们。

太监急于知道下文，急着问道：

"三个儿怎么样？"

"三个儿，下边呢？"

"下边还有什么？"

纪晓岚一本正经说道：

"下边什么也没有！"

太监们哪里肯依他，便催促说：

"这哪能叫笑话儿！没把人说笑，你接着往下讲！""下边没有了不行，不放你走！""下边怎么没有了？"纪晓岚微微一笑，口中说道："下边就是没有了，你们自己摸摸。....."说着拱手告辞。

"啊？。....."

太监们一愣，继而明白过来，是纪才子又把他們耍笑了。

待要拉住他，他已经匆匆远去。

春节到来，人们都知道纪翰林善于题联，一时间上门求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使他真有些应接不暇。不过他也真办法，无论谁来，上联都用唐代高适的一句诗：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也集唐诗中的句子做对，而且大多切合请托者的身份时况，很受请托者的喜爱。

一开始，他这种办法，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可是一连几天过去，手不停挥地打发走了上百个请托者，上联总是那句“圣代即今多雨露”，下联却绝无重复的句子，翰林院学士们觉得十分惊奇，禁不住拍案叫绝：这河间才子纪晓岚，究竟会背多少首唐诗啊？！

恰好，有位前任侍郎，不久前被贬去官职，受命到翰林院行走。他看纪晓岚给人的春联，无一例外地用这句上联来颂扬皇帝圣明有道，对臣民宽厚仁慈，施恩泽，便有意要为难他一下，也来向纪晓岚求写春联。

纪晓岚见侍郎也来求联，很是高兴，口中寒暄着，随手提笔写出了上联：圣代即今多雨露；那位侍郎看了，微微笑道：“敝人新由卿二，贬到翰林院行走。”纪晓岚一听，忍不住嘴角一翘，心里话，这回有点不好办了，看来侍郎是有意开我的玩笑！这侍郎所说的卿二，就是侍郎的别称，因为六部尚书为正卿，各部侍郎的地位仅次于尚书，所以又称做卿二。这位侍郎被贬回翰林院行走，只是来这里协助工作，并不是专任官员，一下就是连降了数级，跟“圣代即今多雨露”一句，完全是两码事，但上联已经写出来，又不好不用。

纪晓岚抬头看看身边的同僚，他们眼睛含着笑意，分明是要看看他这次如何写就下联。

纪晓岚略一思索，有啦！抬头向侍郎笑道：“大人来得正好，有一唐人诗句，只有给您用才最合适！”说完笑盈盈地提起笔来。同僚赶紧凑到他身边观看，只见他写道：“谪居犹得住蓬莱。”这句下联，化用的是唐代元稹的诗句，他那首《以州宅夸于乐府》中有这样两句：“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纪晓岚把翰林院比作蓬莱仙境，给侍郎用上了这样一句，说他虽然被贬，却因祸得福，到底还是归于“圣代即今多雨露”啊！

侍郎看了，佩服得直点头。同僚们也称赞起来，说他真不愧为才子。人们又一次被他的博学卓识折服了。

春节刚过，朝中传出圣旨，乾隆皇帝要元宵观灯，诏令文武大臣要广制灯谜，择优行赏。于是，京城里的文人学士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一时创作了许多佳作，一下子把灯谜这种民族文化形式，推向了巅峰，被后世传为佳话。

元宵之夜，紫禁城内悬灯挂彩，灿烂辉煌。大的小的、圆的方的、红的绿的、各式各样的彩灯交相辉映，真是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大学士刘统勋等几位大臣，簇拥着乾隆皇帝走到殿外，观赏群臣们敬献的彩灯。宫中灯火照耀，天上群星闪烁，满月的光辉如银似玉，君臣们越看越高兴，真是美不胜收。不觉走出太和门，来到大清门，见一具彩灯做得精美异常。乾隆走到近前观看，见彩灯上贴着一副谜联，注明上下联各射一字。乾隆看着不停地摇头，虽然很喜欢这副谜联，可就是猜不出是哪两个字。刘统勋等人也凑到跟前，只见上面用工整的小楷写道：“黑不是，白不是，红黄更不是；和狐狼猫狗仿佛，即非家畜，又非野兽。”

诗也有，词也有，论语上也有；对东西南北模糊，虽是短品，也是妙文。”大臣们读完这副灯谜，立刻收敛笑容，皱起了眉头--他们都被难住了。此时，谁也不敢在皇帝面前多说一句话。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才华的风雅皇帝，既喜欢作诗填词，又喜欢对句猜谜。

这时在一班大臣跟前，哪里好意思讲自己猜不出来，便叫身边的大臣

猜射。这几位老臣看看想想，想想看看，真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摇头晃脑地猜来猜去，仍然不知所云是何。

乾隆看大臣们也都猜射不中，问起是谁制的灯谜。身边的侍臣赶忙回明，是翰林院庶吉士纪晓岚。

乾隆一时想不起这位年轻俊才，刘统勋便趁机夸奖他的得意门人。刘统勋是纪晓岚的座师，几年前纪晓岚写那副"先斩后奏"春联，险些入狱，刘统勋曾在皇上面前求情。刘统勋一提这件事，乾隆更是高兴，夸奖这献县的纪晓岚，果然是个卓越之才，立刻传出圣旨，要纪晓岚回明谜底是哪两字。

这时，纪晓岚在家中，正和妻妾们欢度元宵之夜。忽然府中响起宣纪晓岚接旨的喊声，纪府上下顿时紧张起来。纪晓岚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诚惶诚恐地跪接圣旨。听宣旨的大臣读完圣旨，纪晓岚的心里，也才像一块石头落在了地上，赶快奏明谜底是"猜谜"二字。

大臣回宫复旨，纪府复归平静，一家人又跟着虚惊了一常夫人马月芳嗔怪地说道："老爷要显露才华，这本也应该，别总让我们跟着你提心吊胆的，好不好？"纪晓岚含笑不语，心中暗自得意：没想到这回难住了皇上，得到圣上的垂怜，可能为期不远啦。

果然，乾隆听完回奏，立刻茅塞顿开，静静想来，确实无可挑剔，向刘统勋夸赞起来，说这位年轻翰林的才学，当不会在他的座师之下。刘统勋也说他的门徒乃是一位奇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次日，纪晓岚接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赐物品，一家人欣喜异常。这件事很快传遍了京城。

时隔不久，纪晓岚当值南书房，忽听侍卫大臣宣旨，要他晋见皇上，心中又惊又喜。

这是他入翰林院以来，第一次被乾隆召见，心里有些惴惴不安。纪晓岚慌慌张张地随侍卫大臣来到乾清宫西暖阁，施过君臣大礼，恭恭敬敬地站在下面，等待皇上问话。

皇上看他高高的个子，眉目清秀，确实是一表人才，想到他那副谜联，心中更加喜爱，一时多看了几眼，没想到纪晓岚竟局促不安地窘出一头汗来。纪晓岚见皇上不说话，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自己，心里不住地咚咚直响，不明白皇帝为何召见。

原来，乾隆这天在西暖阁读书，看到《论语》上"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孙（逊），远之则怨'"一段时，忽然想要为这"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对成一副联语，想起了两次以联语惊人的纪晓岚，便要当面试试这位才子的学问，让他来对对这个句子。于是将他召来钦见。

乾隆见纪晓岚初次面圣，不免有些紧张，就先给他出了一个简单些的对联，要他来对，乾隆出的上联是：孟子致为臣而归；这是《孟子·公孙丑》上的一句话，纪晓岚早已烂熟于心，所以对得非常迅速，用的也是《孟子·公孙丑》一篇上的句子：伯夷非其君不事。

让人听着似乎是信口说出，不假思索，而且对得非常工稳。乾隆点头，微微一笑，心里越发喜爱这位青年文士，不过还是要对上这个"难养"句，才能看出学识水平。乾隆想到这里，便说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句，要纪晓岚属出下联。

纪晓岚思索已定，跪在地上答道：

"吾皇万岁，微臣已想出对句，只是有些不雅，出言无状，害怕惹恼圣上，为臣不敢说出。""只管奏来，朕赦你无罪！"纪晓岚只好提心吊胆地答

出下联：“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乾隆听了，不清楚此语出自何处，觉得虽然听来滑稽，但也不失为一个工稳的对句。这时殿前侍卫禀告，几位大臣入宫奏事，乾隆便挥手示意纪晓岚退下。

纪晓岚退下以后，乾隆觉得兴致未尽，心中想到，下次再好好地考一考这位纪才子。事有凑巧，几天刚过，乾隆到南书房读书时，当值的人中正有纪晓岚。

乾隆先是忙着没时间去给纪晓岚出题，心想等手头事忙完再说，不想纪晓岚站到御案旁愣愣地看了片刻。

乾隆抬头看看纪晓岚，原来他是看桌上的那块玉块。这是一位大臣献进宫来的。玉块虽较一般的小些，但细腻圆润，晶莹剔透，上面又刻上了王羲之《兰亭序》全文，更是精美异常。乾隆十分喜爱，经常带在身上玩味。纪晓岚从皇帝御案旁侍候时，一眼看到这块玉块，心中倍感珍奇，忍不住多看几眼，只可惜字太小了，非凑到眼前看不清楚。那玉块十分可爱，使纪晓岚忘记了御前的种种禁忌，低头端详起来。

乾隆说道：“纪爱卿，你愣着为何？”

纪晓岚赶忙回过神来，回答皇上的问话：“圣上的玉块，精美绝伦，忍不住多看几眼。为臣该死，望皇上恕罪！”乾隆微微一笑说道：“这玉块你喜欢吗？”“为臣不敢！”“哈哈，”乾隆笑着说，“朕出一联，你若能对上，朕便将这玉块，赏赐于你。”纪晓岚赶紧跪下磕头：“谢主隆恩。”乾隆捻一捻胡须，然后将玉块拿起来，指了上面的一句话，纪晓岚仔细看看，是这十一个字：“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他抬头看看乾隆，答出下联：“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乾隆听着非常高兴，听他对的是《尚书》中的一句话，被他信手拈来，却庄重得体，遂将手中的玉块，赐给了纪晓岚。

纪晓岚谢过皇上，马上被当值的学士们围起来，争着传看玉块，个个对纪晓岚艳羡不已。

此后，纪晓岚常常被宣召入宫，渐渐得到皇上的宠爱，远远超出他这时的身份地位，一名小小的庶吉士，便得到了这样的殊荣，为同僚们羡慕之极。最引以为自豪的，是纪晓岚的几位业师，刘统勋、孙端人等人，只要一有机会，便在士林中夸耀纪晓岚，听者也对他们的慧眼赞佩不已。一时间，纪晓岚成了朝中颇为驰名的人物。

纪晓岚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他结交的人越来越多。来往频繁的，都是一时俊彦，人人才华横溢。和他同年的有刘善谟、钱大昕、卢文弨、戈徐、胡牧、陈半江、蔡芳三、邹道峰等人。当时几位负文名的大家中，刘墉（石庵）是他的老友，董曲江、戴遂堂、董秋原、刘师退等人，也都和他过从甚密。

这天纪晓岚休假在家，钱大昕、卢文弨来访，与他俩同来的，还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人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脸膛，憔悴的面容衬托得两只大眼又黑又亮。纪晓岚刚要询问，钱大昕先向那人介绍道：“这就是河间才子纪晓岚！”

“那人拱手施礼说道：“久仰久仰。鄙人姓戴名震，字东原，原籍安徽休宁。本为一介书生，游学京都，久闻纪大人才名，今日得见，有幸有幸。”纪晓岚赶快让座，差婢女侍候茶点。

这戴震比纪晓岚年长一岁，虽然家境寒微，却是饱读诗书，十六七岁时即精研注疏，与同乡郑牧、汪肇龙、方矩、程瑶田、金榜等人，从师于著

名学者江永（江西婺源人），28岁时补为诸生，为避仇隙来到京都，眼下无事可做，生活靠朋友接济。

纪晓岚看他学识广博，天文、地理、经史、历算，样样精通，又兼长于音律、文字等方面的学问，实在是不多见的博学之士，当下即延请他为两个孩子汝侓、汝传的老师。戴震十分感激，连连称谢。

纪晓岚摆下酒宴，款待钱、卢、戴三人。酒到酣时，卢文弨说：“纪年兄长于属对，今日特来请教。”纪晓岚问他是何联语，卢便把事先写在纸上的一副上联，从袖中拿了出来，展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的是：“吃西瓜皮向东抛；”纪晓岚微微一笑吟出了下联：“看左传书朝右翻。”这下又把纪晓岚属对的癖好勾起来了，他向戴震笑道：“我出一联，由东原兄属对，何如？”“愿意领教，愿意领教！”戴震欣然同意。

纪晓岚心想，这戴震淹通今古，学识宏富，乃是同辈中少有的人才，倘若出文雅高深的联语，并不一定能难住他，我何不出个浅俗一些的，看他如何答对。

想到这里，便笑着说道：“东原兄如不介意，此刻正有个俗联，请你属之如何？”“遵便遵便！”这戴震很爽快。

纪晓岚看看钱大昕、卢文弨，习惯地揩一下鼻子，一本正经地吟诵起来：“屎壳螂，撞南墙，乒乓，扑拉，炭！”尚未说完，钱大昕、卢文弨已笑得前仰后合，上气不接下气，心想这纪才子喜欢嬉戏的毛病又犯了，怎么第一次见面，就和人家开起玩笑来。

这戴震听了却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又忍不住要笑。早听人讲这纪才子是位滑稽大师，戏谑无常，和皇上也开玩笑，今日一见，方信不假。实在忍不住了，也就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一想纪晓岚出的上联，虽然听来好笑，但确是非常刁钻，对上它也不是易事，也要有形、有声、有物可比才行，便端起茶杯，边饮边思考下联。

钱大昕、卢文弨觉得纪晓岚有些过分刁难人家，便要他另出一联。

戴震放下茶杯，摆手说道：“不必不必，我对的是：‘癞哈蟆，跳东洼，咯呱，咕咚，薑！’”三人听了，一齐叫好，都说这下联对得巧妙，与出句合为一联，绘声绘色，相映成趣。

钱大昕止住笑说道：

“今天多亏是东原兄，换个人来，说不定会让纪年兄的‘屎壳螂’难住！”说着和大家又一起笑起来，然后接着说：“我看一还一报，东原兄出上一联，纪年兄来属之，你们说怎么样？”“愿意从命。”纪晓岚对此类事情总是兴致勃勃。

戴震略一思索，吟出一句：太极两仪生四象；

纪晓岚听了，心中暗想这戴震确是知识渊博。“太极”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世界，是古人对宇的一种解释，以后清轻者上升为天，混浊者为地，“两仪”便指天地了，“四象”指的是春、夏、秋、冬四季。这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却概括了太极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互相作用，生出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宏阔的内涵。

戴震的才学，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对上此句，不仅要形式上工稳，而且要蕴涵深刻才为上乘之作。

钱大昕、卢文弨正投箸停杯，坐在桌边思索，只听纪晓岚说道：“菜都凉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快用，快用！"说着他向三人举起了酒杯。

"你快对出下句呀？"钱大昕催促说，"噢。……已经对上啦！"钱大昕说到这里，才想到对句已被纪晓岚说出来了，几个人会意地笑起来。

这是苏东坡诗中的一句，全诗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这头一句被他在这里用得天衣无缝，既工巧自然，又切合此时情景，回味起来，意味无穷。戴震赞叹不已，也暗暗地佩服纪晓岚确实博学广识。

此后不久，纪晓岚便与戴震结成了莫逆之交，两人唱和不断，互相切磋，互相砥励，学识日进。这年冬天，纪晓岚出资，将戴震的一部《考工纪图》，付梓刊行。戴震后来成为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史学家，与当时纪晓岚、钱大昕、卢文弨、朱筠、王鸣盛、王昶等人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这是后话，兹不赘述。

话说这年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圆明园中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桃红柳绿，燕舞莺啼，是皇家园林中的最佳时季。

这天，乾隆皇帝传命纪晓岚伴御驾，到这里观赏春天美景。看到园中那到处依依飘荡的柳丝，娇妍盛开的桃花，乾隆皇帝一时兴起，口中吟道：风吹杨柳千枝动，雨打桃花万朵遥皇帝觉得两句对仗工整，摹景与意颇为佳绝，满意地回头问纪晓岚："卿以为此联如何？"纪晓岚知道皇上好胜心强，喜欢高人一等，若说此联很好，皇上自然高兴，可是显露不出自己的才华；若说不好，又怕惹恼圣上，降罪下来吃不消啊！纪晓岚想到这里，有了主意，随即说道："圣上之联，美则美矣，只是未尽善也。"乾隆听了这话，果然心中有些不太愉快，但不露声色，仍然用平静的语气问道："何以言之？""似有矫揉造作之嫌，为臣妄言，不知妥否。

"纪晓岚小心翼翼地说道。

"卿详细说来，朕倒要听听。"乾隆面露不悦之色。

纪晓岚看在眼里，心想我必须让皇上高兴起来，便小心谨慎地答道："臣以为失之粘滞，僵而不活，且'千''万'二字，概而言之则可，细推则不妥。若虽弱小之孤树，则无'千''万'之可言；若是丛林密株，则又不只'千枝''万朵'，况且，风雨之中，谁也不去计数。"乾隆听着，觉得有道理，但又不肯罢休，又接着问道："以卿之见呢？""臣以为每句只动一字便妥。把'千枝''万朵'，改为'枝枝''朵朵'，这样就成了：风吹杨柳枝枝动，雨打桃花朵朵遥有多少枝，即多少枝动；有多少朵，即多少朵遥如此改动，则前弊尽除，且能尽陛下本意啊！"乾隆这回笑了，知道纪晓岚在玩弄文字游戏，但仔细推敲，确有道理，于是点头表示赞同。

几天过后，乾隆皇帝带纪晓岚等一帮臣子，到郊外踏青春游。只见在明媚的春光中，耕人遍野，牛羊满坡，村妇在门前纺纱，村姑在树旁挑绣。南来北往的行人络绎不绝，骑驴赶车的悠然而行，旷野上回荡着悠扬婉转的歌声。真是鱼游于池，燕翔天空，莺啼树梢，桃花含笑，柳枝绽翠，禾苗碧绿，草色青青，一幅太平景象，盛世风光。

在一帮大臣的簇拥下，乾隆皇帝看到如此美景，心中十分畅快。大臣们不停地颂扬圣天子仁明有道，故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乾隆皇帝听得有些飘飘然了。

纪晓岚此时也不甘落后，和大臣们竞相显露事君媚上的本领。他看好一个机会说道："陛下，宋人讲'万紫千红总是春'，确实不虚啊！"乾隆兴致

很浓，点头说道："是啊，如此良辰美景，虚度了实在可惜。朕命卿作一首咏春诗，每句至少嵌上两个'春'字，卿以为如何？"纪晓岚欣然从命，略加思索，脱口吟道：春光春风春景和，春人路上唱春歌。

春日临窗写春字，
春闺女子绣春罗。

"好！好！"纪晓岚吟诵刚罢，大臣们便齐声喝彩，乾隆皇帝也点头称善。大家都十分喜爱他敏捷的才思。

乾隆回味着纪晓岚的诗句，心中越想越喜爱这个年轻的翰林。自从那次在西暖阁让他对句以后，已经几个月了，乾隆几次命题，纪晓岚都是从容应答，还没有难住过他，这时皇上倒想出题难他一难。

乾隆君臣一行，越游兴趣越浓，吃过午饭，又转了几个山村，不觉间已是日薄西山，便拨转马头，踏上了返回京城的路途。

走着走着，乾隆从御辇中望见前面天空，有一只白鹤横空飞过。乾隆皇帝灵机一动，吩咐传唤纪晓岚来到御辇旁边，对他说道："爱卿才思敏捷，出口成诗，朕这次给你出上一题，你可否张口咏出一首诗来？""臣愿遵旨，请圣上出题吧！

"纪晓岚口中虽然这样奏道，但心里有些惊慌不安，暗暗思忖道：皇上这不是变着法地考我吗？我须小心侍候才是。

乾隆指着天空中远去的白鹤说道：

“就用天空的白鹤为题吧。”

纪晓岚不暇思索，立刻吟道：

万里长空一鹤飞，
朱砂为顶雪为衣。

纪晓岚正要接着往下吟来，乾隆突然开口说道："卿说错了，你看，那不明明是只黑鹤吗？怎么说成白的？"纪晓岚看天空的白鹤已远去，在暮色中看去，只是一个灰点了。于是赶快转口，吟道：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羲之蓄墨池。

乾隆立刻高兴地说道："爱卿才思敏如闪电，真是天下奇才啊！"纪晓岚听了这话，一颗悬着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心想以后要少在皇帝面前卖弄才学，否则不知那天让皇上难住，下不了场事小，弄不好得个罪名可就吃消不弃啦。

人怕出名猪怕壮，纪晓岚在这时想有所收敛也来不及了，不但皇上有和他唱和的兴趣，就是京城百官也都听说纪才子文思敏捷，从来没有被人难住过，个个兴趣盎然，争相为他出题，请他题诗，成为一时乐事。皇上本是个喜欢显示才学的性格，更是兴致勃勃，常想出个题难倒他，以表明天子的高明。

这天，乾隆皇帝把纪晓岚召进宫中，看着他含笑不语，一时间让纪晓岚摸不清原由。

纪晓岚小心翼翼地跪在地上，向皇上请奏："微臣纪晓岚，斗胆叩请圣上，圣心为何这般喜悦？"乾隆笑道："朕今天十分高兴，是因新得一喜，特召你进宫来吟诗志喜。"早在上朝的路上，纪晓岚就心里琢磨着，可能是圣上闲来无事，又召他进宫吟诗取乐，没想到是新得了皇子，在这种时候，一定得小心侍候。他脱口吟出一句："我主今日降真龙，"皇上听了一笑，说道："爱卿猜错了，不是皇子，是位公主。"纪晓岚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吃惊，

心想自己太急切了，没有问明情况就急着说话，于是赶忙转了弯：“月里嫦娥降九重。”乾隆双眉一皱，做出似很伤心的样子说道：“可惜没有成人啊！”晓岚赶忙顺水推舟：“想必人间留不祝”乾隆想他下一句就要说上天宫了，颇与他为难，说道：“掉进井里淹死啦。”纪晓岚这下恍然大悟：刚生下来的公主，怎么会掉进井里？这不是圣上又和我开玩笑吗！

于是随口吟道：“翻身跳进水晶宫。”乾隆笑了起来：“爱卿真会随机应变啊！赐汝起身。”纪晓岚看皇帝高兴了，自己也更加高兴，站起身来恭请圣上有何面谕。

“朕宣你进宫，代朕撰一副科场匾文，要将朕垂爱贤才，考官为国选拔贤能，并且鼓励举子读书上进的三重命意，一并蕴涵其中。”纪晓岚当即应诺，随口拟出几句，皇上听了摇摇头，都不满意。这下可好，纪晓岚在皇上面前急出了一身汗。

他又接着搜肠刮肚地思索，想来想去，没有自己满意的，若说出来，岂不更让皇上驳回，于是汗珠从额上滚落下来。

皇上看一向对答如流的河间才子，今日也有江郎才尽的时候，坐在那里窃笑不已，故作怒色说道：“好吧，你先回去，朕命你思考一日，明日复旨，若不堪任用，朕要将你削官为民。”这可把这位名冠当时、恃才放狂的才子惊呆了。他唯唯诺诺地退出朝来，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一头扎进书房，搬书查典，一古脑开列几十条匾词。但仔细审视，却没有一条满意的，向来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今日绞尽脑汁，却想不出一条好语，他急得连茶饭也不进口了。

子夜已过，他仍在书房忙碌。马夫人见他夜餐未进，定有什么忧愁之事，心里惦记着，几次打发丫环过来探望，回说老爷愁容满面，焦躁异常。马月芳猜测定有非常之事，便让丫环备了饭菜，亲自到书房探望，询问丈夫缘由。

纪晓岚哀叹一声，将今天的事情告诉夫人，马夫人听完，咯咯咯笑起来，随即说道：“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成之语，为何不用呢？”纪晓岚茫然不解，赶快请教夫人。

马月芳说：“‘天子重英豪’啊，岂不恰切无比？”“咳--”纪晓岚喜出望外，在自己头上轻轻一拍，“我尚且不如一位女裙衩！”

夫妇俩相视而笑，这时他的肚子也觉得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下五斤熟牛肉，躺到床上，一觉酣睡到天明。

纪晓岚上朝，信心十足地将“天子重英豪”一句，献与皇上，乾隆果然喜欢。

原来这是人们熟知的一首诗中的句子，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用了这头一句，下面这三句之意，自然就联想起来。皇上所限之意，也尽在其中，乾隆皇上问道：“爱卿向以文思敏捷，应对从容而名满朝野。昨日不能撰词，朕想一定是被难住了。今日回奏上来，确实很好。这其中有些什么缘故吗？”纪晓岚便将昨日着急，越着急越思想不出的感受，以及昨晚夫人提醒他的情况，回明皇上。皇上听着有趣，便接着说道：“爱卿学识超群，全在你勤学好问，得益于众多师友，朕早已知晓。只是今日方才晓得，爱卿还是夫人马氏一门生啊！”

呵呵呵--”

纪晓岚的脸，一下红到颈项，自我解嘲说："古人云：圣人无常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呵呵呵呵--"转眼之间，纪晓岚选进翰林院，已是第三年了。这年夏初的一天，忽然接到朝廷的御旨，命他侍驾去热河行宫。原来，乾隆皇帝畏暑热，到了夏季，便去热河行宫避暑。同时一些大臣也跟随前往，朝中大事，也转到那处理。纪晓岚到内宫行走一年多，由于他机智幽默，为皇上增添了许多乐趣，这次皇上又去热河，却舍不得将他留在京城了。

纪晓岚随着大队人马，逶迤行至牛栏山，这里山岭环抱，连绵不绝，青黛一色，宛如画中美景，文武大臣们不由得驻足观赏起来。在山路的一侧，离他们不过几十丈远的地方，有一座马神庙。青翠环秀，香烟缭绕，身处此地，俨然降临仙境。

从正面望去，两扇庙门一开一闭，上面的一句门联看得很清楚，写得是：左手牵来千里马。

一位大臣站在纪晓岚近处，看过对联，向纪晓岚说道："纪大人，那门联你可看到？"“看到啦。"“你猜下联该为何语？"纪晓岚略一思忖，语气坚定地说，"下联定是'前身终是九方皋。'"“你敢断定？"“非此莫属。"另外几位大臣也赞同纪晓岚的判断。问话的大臣却意存犹疑，说未必如是。于是几人来了兴致，一同走到庙前，验证一下判断的对误。到门前一看，却出乎纪晓岚意料，另一扇门上写的是：右手牵来千里驹。

一帮人又好气又好笑，那位大臣笑道：

"看来世上之事，不可妄下断语，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时候啊！"纪晓岚没有猜对，触动很深，上马之后，仍想着刚才的情景。怎么会是"右手牵来千里驹"呢？自己过于自信，在一帮老臣面前，未免太失体面了。

车马行至古北口，山路狭窄，一时拥塞在隘口前，纪晓岚随人到客店中小憩。

他见墙壁上写有残诗一首，已剥落过半，只有三句四句一联，尚能分辨清楚：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

纪晓岚心上一喜，心想这两句很好，简直可以同古人的"云中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两句相媲美，只可惜其他几句分辨不出，又不清楚作者为谁。同来的人看了，也觉得两句诗意境非凡。有人提意由晓岚补上所缺句子，纪晓岚这回不愿轻举妄动了，赶忙推辞："使不得，使不得。"他自己想道，若非前次经历了马神庙联一事，真说不定借着兴浓，给它凑上几句，果然如此，那就要出大笑话了。

整个夏天，晓岚扈从皇帝在热河行宫度过。每日里他小心谨慎，恭恭敬敬，唯恐稍有不慎，忤怒圣上，牵连了自己的前程。闲来无事，便和同僚们各处转转，欣赏那碧波荡漾、洲岛错落、亭榭掩映，宛似江南水乡的湖区美景；绿草如茵、麋鹿成群的草原风光；峰峦起伏、溪流淙淙、松涛阵阵的山林秀色，给他赶走了往年难耐的酷热和都市中嘈杂的喧闹。但是，思念妻妾儿女的心情，与日俱增，有时感到日长如年，好不容易到了金菊盛开的季节，才离归期不晚了，心中也稍稍有些安定。

这天他侍从皇帝出了离宫，到野外观赏山林秋色，满山遍野，连绵不断，簇簇野菊，娇黄可爱。

乾隆兴致盎然，漫山的美景触发了情思，想出一句联语，要和大臣们对对儿为戏，乾隆吟道："塞外黄花，似金钉钉地；"大臣们听完，都积极

思考起来。几位大臣奏上对句，乾隆都不太满意。人们不约而同地注视纪晓岚。以往逢此情况，都是他独占风流，今天沉思不语，不知为何。

几日来纪晓岚思念妻儿，情绪不振，今日不愿抢先说话。

再说他看皇上的出句儿，两个“钉”字连用，读音不同，意也有别，对上此联，绝非易事，况且，以往总是跑在前头，不免招人嫉妒，今日等群臣对过之后，他再讲话，拿定主意，他静静地等着。

没有皇上满意的对句，大臣们急得皱眉搔首，乾隆看看后面的纪晓岚，朗声说道：“纪爱卿，为何缄口不语？”皇上指名点将，他不能不回答了，便向皇上奏道：“微臣想出一句，虽然可同圣上的一句属成一联，但同圣上一句相比，逊色许多。”

“你且说来，朕倒要听听。”乾隆看出他在卖关子。

“为臣对的是，‘京中白塔，如玉钻钻天’。”在场的人听了，立刻叫好。上下两联，对仗工整，浑然天成，读来更是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确实高人一筹。

乾隆点头赞成，但没有开口说话，炯炯有神的双目，在晓岚身上看来看去。

大臣们不知圣上何意，住口等待皇上说话。纪晓岚见乾隆神态非同以往，心中忐忑不安。

皇上声音平和，语气关切地说：

“纪爱卿，你面有犹疑之色，必有心事在怀。朕来替你猜猜，你看如何？”

“陛下请猜。”纪晓岚心中忧惧。

“朕出‘塞外’一言，你对‘京中’一语，依朕看来，你定是——‘口十心思，思父、思母、思妻子。’”“啊？”纪晓岚暗吃一惊。皇上看透了自己的思想。但听语气，又没有责怪之意，噢，明白了，皇上又给他出了一个上联，等他来对呢。对上这个联，在纪晓岚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他为使乾隆高兴，立刻跪在了地上，低头奏道：“圣心明鉴，臣确有心事。连夜来辗转反侧，未曾安眠。”

如蒙陛下恩准，微臣早日还京省亲，纪昀恭谢圣上隆恩。为臣是——‘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恭祝吾皇万岁，万万岁！”几句话说得十分得体，又巧妙地回答了下联，乾隆听得欢喜，当即说道：“离家日久，思念妻儿，本是人之常情。”

朕准你提前回京，回家省亲去吧！”这样，晓岚叩谢皇帝以后，提前月余，踏上了回京的路程。

纪晓岚一回到北京，那些文友们便闻讯找上门来，围着他问这问那。晓岚拨弄簧舌，把四面云山、梨花伴月、北枕双峰等行宫景物，描绘得淋漓尽致，镜湖泛舟、澄湖赏月、梨树峪观花诸多经历，更讲得让人艳羡不已。

钱大昕听完讲述，漫不经心，兴味索然地叹了一口气，面目间流露忧郁的神色。纪晓岚问道：“何事使你哀声叹气？”“说来话长。……”钱大昕打开话匣子，一古脑把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

原来，自从去年刘墉受父亲牵连，身陷囹圄，文社的活动便由纪晓岚主持。

自从纪晓岚去了热河，这文社便群龙无首。失去了往日的生趣，渐渐地，参加聚会的少了下来。钱大昕、卢文弨等人尽力维持，但仍无济于事，

昔日一个个朝蓬勃的青年，如今颓唐沮丧，有人热衷于寻仙访道，有人迷恋于妓馆酒楼，有的奔波于投机钻营，有的则肆意狂欢、醉生梦死。看到此种境况，钱卢等人怅惋不已。

钱大昕一本正经地说：

"有几位朋友，本来很有前途，这期间却闹出许多荒唐事体，一时传遍京城。

"那位张某很可笑，常出入于戏馆。一天夜里，他从戏馆出来，在街上遇见一位少妇。借着皎洁的月光，看那少妇生得妍丽姣美。

"张某见她在路口徘徊，好像在等什么人。张某若无其事地走到她近旁，感到衣香撩人，髻影拨心，楚楚可爱，他以为她是走散了伴侣的游女，便上前挑逗。

少妇只是笑而不答。

又问她姓氏住处，还是笑而不语。他便怀疑是和情郎密约幽会，意中人尚未来到。

"张某心怀不轨，约那少妇到家中小憩。少妇辞谢不肯同行，张某便上前拉住少妇的胳膊，强拉硬扯地，把她拉到了自己家里。吩咐仆人摆下酒宴，让妹妹同那少妇联袂共饮。

"开始少妇十分腼腆，几杯过后，少妇红光满面，媚态横生，与张妹互有调谑，竟然和相交已久的熟人一样，张某和妹妹交替劝酬，少妇渐渐地露出醉意。

"张某高兴得有些发狂了，他把她留住在家中。奈于妻子之面，当夜不敢同宿一室，只好由妹妹陪伴。

"次日天亮，张某早早起身，到妹妹房中探望，早没有了少妇的影子。再看妹妹，倦容满面，如残花败柳。问起她时，脸上红云乍起，羞涩不语。再三追问，才知昨夜拉来的，哪是什么少妇？而是社会秋歌队中的男扮女妆的拉花。天还未明，就叫开门逃之夭夭了。

"张某不知羞耻，慨叹不如妹妹有福。"

钱大昕说完，纪晓岚乐得难以名状。

接着，卢文弨又讲了一段刘某、于某的故事--刘某和于某，先后相隔一个月，各纳一名侍妾，遂退出文社。

刘某纳妾时，妾家索要的聘礼很轻，只是说，她母亲很疼爱女儿，每月要十五天伴丈夫，十五天归家陪伴母亲。

刘某喜欢那小姬长得非常水灵，而且聘礼低廉，竟也曲意相从，娶回家中。

一月之后，于某在纳妾时也遇到了同样的要求。起初于某不肯，小姬却举出刘某为例，于某去向刘某询问，果然如此，便也曲从而纳之。

过月余，刘某、于某相见，刘某问起于某："你家'阿娇'归家，是上半月，还是下半月？"于某答说："下半月。"刘某似恍然大悟，急忙将于某叫到家中，进内室一看，两人娶的是同一名女子。"晓岚听到这里，超然一笑，说道："文社之事，就由它去吧！即使文社不存，诸位同年同样可互相往还，切磋学问，诸位意下如何？"钱大昕、卢文弨惋惜一阵，遂也打消了恢复文社的想法。

此后，钱、卢、纪等几位挚友，依旧十分相合，诗词唱和，往还不断，直到他们晚年。

纪晓岚任庶吉士满期，擢为散馆一等，授翰林院编修，此后更加受上司的赏识，连续几年被举荐充任乡试的正考官或同考官，选拔了一批有作为有影响的人才，声誉越来越好。

这期间不得不说的一件事，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皇上五十圣寿，纪晓岚寿联一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这年八月，文武百官为恭贺乾隆五十万寿，纷纷撰联赋诗，颂扬天子。整个京城沸沸扬扬的，家家户户都贴上了“万寿无疆”之类的门贴。

万民庆寿的场面，乾隆看了非常高兴，便叫几位大臣伴驾，一一检阅宫内上寿的诗、联。走到经坛，看到一副对联，气象宏阔，设想奇伟，意境新颖而对仗工稳，与寻常对联相比，确是独辟蹊径，迥然不同。联语是：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前以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

乾隆仔细琢磨起来，越看越想越高兴。自大清入关、定都北京以后，逐步统一全国，版图之大，历史上从未有过：西起葱岭，北至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东濒大海，南达南海，西南抵帕米尔高原，纵横均为四万里，此联颂扬清帝国强盛至极，实可称妙语无双。五十圣寿，再加上九千九百五十年，正是一万岁啊，这样敬祝万岁，新意顿生，更觉意味深长。

乾隆听说献联人正是纪晓岚时，更是喜不胜收，当即传旨行赏，并将纪晓岚擢为京察一等，以道府记名。

这天纪晓岚领到赏赐物品，合家欢乐，同僚及亲友也前来祝贺，晚宴持续到深夜，宾客们才慢慢散去。赏赐的物品中，有一件绣花箭衣，绣工精美，世所罕见，试穿在身上，人人称赞不迭。

众人散去以后，纪晓岚来到侍妾郭彩符房中，方要歇息，亲家母王夫人来了。

她听说箭衣穿到身上分外好看，要亲眼观赏观赏。

王夫人来到屋里，要亲家把箭衣穿上，她在灯光下围着转了几圈，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得非常仔细。

王夫人是纪晓岚长子汝侭的岳母，从宝坻进京，来探望女儿，遇到这样光辉荣耀的喜庆场面，自然高兴异常。她一边观看绣衣，一边不绝口地夸赞亲家公的才干。纪晓岚心里飘飘然，高兴得得意忘形了。戏谑无常的毛病又犯了，笑嘻嘻地对王夫人说道：“多谢亲家母夸奖，我这里有一诗相赠。”“什么诗，你快说说！”

“王夫人更加高兴。”

纪晓岚看房中只有他俩和侍妾彩符，便放心大胆地吟诵起来：今宵亲母太多情，贪看绣衣绕膝行；看到夜深人静后。……郭彩符见他开王夫人的玩笑，怕他说出有失体面的话来，赶快拦住他的话，说道：“老爷说些啥话？”晓岚见彩符阻拦，“噗哧”一笑，把原想说的一句咽了下去，顺口吟道：“平平仄仄平平。”王夫人听了，不知道有何蹊跷，高高兴兴地回房歇息了。

郭彩符这时却笑得喘不过起来了。撒娇地用两手捶着纪晓岚的肩膀。纪晓岚故意装傻，问道：“你为何傻笑？”郭彩符也不示弱，双目一瞪：“‘平平仄仄平平’，是啥意思？咯咯咯。……”郭彩符话刚说完，又止不住笑出声来。

“没啥意思呀！一时语塞，顺口吟来而已。”纪晓岚一本正经地说着。

郭彩符把头一歪，诘问道：

"那你给王熙平的对联，也没啥意思啦？"这回纪晓岚憋不住了，"嗤嗤"地笑了起来。笑后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郭彩符这回是笑而不答了。

前不久，二十五岁的新科进士王熙平，大登科之后又小登科，在京中娶了一位侍郎的女儿。

大礼之日，宾客盈门，纪晓岚也前往祝贺。但是，他送的一份礼物与众不同，写的一副对联。对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还有一句横批：平上去入。

这下可把人家难住了，谁也猜不透他的用意何在，讨论了半天，终不得其中要领。

王熙平是位深思好学的俊才，早听说纪学士才学超人，所以对他的贺联不敢等闲视之，越是不明白，越要不停地琢磨，非要深刻领会方可罢休。直到入了洞房，新郎还在耿耿于怀。

夜深人静后，他在烛光下面，拿着对联看个不停，思来想去，还是打不开这个闷葫芦。

新娘出身的书香门第，也通翰墨，见新郎痴痴地发愣，觉得十分奇怪，凑到跟前来看去看，也像坠到了五里云雾之内，弄不清其中的底细。

偏偏到了他们同享夫妻之乐时，新郎灵机一动，忽然大叫一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接着就哧哧地笑个不停。

新娘子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又被他笑糊涂了。想到此刻之中，心中甚不自在，终于按捺不住，问道："你这是咋了？"“我问你，纪学士的贺联，写得是什么？”新郎说。

"好像是两句对韵呀！"新娘答道。

"不。我说是连同横批，这里面讲答什么？"新娘在床上摇头不解。

"那么，我再念一遍，你就明白了。你可听好。"“噢。”新娘应了一声，听着他念。

"平！上去入（日），平平仄仄平平仄。……"“哎呀！羞死了。……"新娘子恍然大悟，赶紧扯被角把脸遮了起来。……前几日，新娘子到纪府走动，和郭彩符一见如故，非常平合，悄悄地将此事告诉了彩符，彩符笑骂几句，红着脸陪罪道歉。

听完彩符的讲述，纪晓岚更是得意。彩符止住笑声，语重心长地劝告老爷：千万收敛一下这个老病，尤其是官场上，老爷更要出言谨慎，自尊自重。

郭彩符说得句句在理，纪晓岚频频点头。没想到这个小妾竟如此通达事理，简直可以同夫人马月芳不相上下了。于是更加喜欢这位只有二十六岁的如夫人。

郭彩符的话，对他触动很深，使他久久不能入睡。几年来陪伴在皇帝身边，倒是极其荣耀，可他总是感到如履薄冰，常常不免胆颤心惊。现在蒙圣上恩宠，官运亨通，接连升迁。

可是常言伴君如伴虎，今后的前途如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六、督学福建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仲春，刚到不惑之年的纪晓岚，被任命为福建省提督学政，几日后即将启程赴任。

消息传出来，翰林院那些久慕外任、而又没有机会的翰林，对晓岚荣膺此任羡慕不已，说他蒙圣上恩宠、上司赏识，在读了万卷书之后，又有行万里路的机会，这将会是飞黄腾达、再举青云的阶梯，他的前途不可限量。看来皇上是很会用才的。

几年来，他曾任过山西乡试正考官、会试同考官和顺天府乡试同考官，为国家选拔了一批评学兼优的人才。同时所到之处也留下了一连串脍炙人口的故事。

传说那年担任会试同考官时，乾隆为了看看纪晓岚的选才眼力，就化了装，顶了关东才子王尔烈名字，亲下考常在考试中，乾隆一面伏案答卷，一面留心观察考场情况。此事做得非常隐密，三场顺利考过，纪晓岚等人却没有发现。

在纪晓岚阅卷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写得气势恢宏，立意高深，从那文词上看出，考生不是等闲之辈，就把这份考卷进呈御览，让皇帝评判一下。乾隆接过试卷一看，正是自己答的那张，心中暗暗称赞纪晓岚的眼光，但为了不使事情败露，乾隆便亲自批道：“此卷不能入眩”纪晓岚莫名其妙，只是觉得这样一个有才的举子，而不被圣上欣赏，不免有遗珠之憾。几次进谏，皇上依然不准。

究竟有无此事，当时传说不一，但都晓得，乾隆很欣赏纪晓岚选才用才的眼力，这次命他督学福建，确实是皇上的有意安排。

连续几天，同僚和亲友们纷纷到府上看望他，叫他应接不暇。

这天一大清早，侍郎陶序东就来了，午宴过后，上午来的一帮客人陆续告辞，陶序东还是舍不得离去。几年来，陶序东和纪晓岚非常投契，这次一别至少三年，人事变化无常，三年之后自己是否还能留在京城也是很难预料，陶序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纪晓岚与陶序东结为知己，那是三年前的事，两人去山西主持乡试时，这其中还有一段趣事呢。

那年纪晓岚36岁，就被任命为山西乡试主考官，确属前所罕见的事，按照惯例主要大省份的乡试主考，都是由皇上钦命年高资深的翰林出身的人担任，纪晓岚荣膺此命，确实出乎一般人的意料，因为和朝中众多的文官比起来，他还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儿。

担任同考官的，是比纪晓岚年长十几岁的陶序东，虽然只有五十多岁，但须发灰白，显得更加苍老，位居一个毛头小伙之下，心里难免有些不是滋味。陶序东虽然早就听说纪晓岚知识宏富，反应机敏，但从未接触过，心中自然产生了要试一试这位主考大人的想法。

适逢有位山西籍的纪晓岚的同年，回乡祭祖，邀请纪晓岚、陶序东等到家中饮酒，并邀请了一些名士作陪。赴会的人早已耳闻纪主考的才名，酒席间十分敬重，恭维之词不绝于耳。

众人在酒足饭饱、品茗闲谈之际，从楼窗中望见一个妇女正套马驾车，但那母马因恋着马驹，正在院中打圈子，不肯上路，急得那妇女用鞭子抽打起来。

大家看过那场面之后，又接着闲谈起来。这时陶序东说道：“刚才情景很是有趣，在下占成一联，哪位能对出下联？”人们听了这话，兴趣很浓，便要他说出来看。陶序东把茶碗一放，不紧不慢的朗声吟出来：“妈妈驾马，马恋马，妈妈鞭马；”众人先是“哈哈哈哈哈”地笑起来，但笑声过后，感到此联出得很刁钻，是双声叠韵，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一点文采，但对出确实不易，一时无词答对，便各自沉吟起来。

纪晓岚心里清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陶大人口头上虽然说是请大家来对，他的本意不正是冲着自己来的吗？

纪晓岚站起身来，面对楼窗，向四下观望，忽然回头，向大家微微一笑说道：“我的下联有了。”众人连忙请教。纪晓岚把众人叫到窗前，用手指着窗外说道：“那不是吗？”众人看去，原来是个小姑娘要牵走一条老牛，可是老牛正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小牛，小姑娘怎么咋唬牵拽，老牛也不肯动一步，直到小姑娘用树枝抽打它，才起身跟着向前走。

众人正要询问，纪晓岚说道：

“此乃‘妞妞牵牛，牛舐牛，妞妞打牛’。”众人听后，都兴高采烈地笑了起来，纷纷赞扬主同考两位大人都是幽默风趣。

恰在这时，楼上的天花板咚咚作响，鼠声吱吱，众人十分诧异，主人感到十分扫兴，苦笑着向大家解释，每逢夏秋，鼠辈即在天花板上跳闹，虽十分厌恶，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一位客人说道：

“此必是因为天热，鼠为乘凉而入其内。鼠所怕的是猫，何不以猫置于天花板上。”主人说道：“也想到这个法子，但猫总不能老在里边埃”另一位客人说道：“那好办，何不叫名画匠，画一个猫放在天花板上，老鼠看见就不敢去了。”众人听后笑了起来。

这时，天花板上老鼠的闹声已经停止，人们正在寻找话题，陶序东用手捋了一捋胡子，向大家笑道：“刚才之事，令我又想出一联，请诸位赐教。”这次众人不敢应允，一位客人说道：“两位大人之才学，非我辈所及，还是由纪大人来对吧！”

“纪晓岚心里话，你不又是朝我来的吗？也不谦让，便说道：“陶大人，不妨说出联语，不才倒愿试上一试。”陶序东说道：“暑鼠凉梁，唤匠描猫驱暑鼠；”众人听着非常有趣，这是一个谐音叠字联，也是对联中很难对的一种，可见陶大人学识渊博，非同寻常。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注意到纪大人身上，看他如何属对。

纪晓岚微然一笑，赞道：

“好！此联出的很妙啊！呵呵呵。”笑过之后继续说道：“在楼下不远，正巧就有一副下联。”纪晓岚笑着站起身来，一指不远处的晒谷场，说道：“诸位大人，请看--。”众人看时，见场上晒满稻谷，一群各式各样的鸡正在那里啄食，一个老翁和一个小孩走来，老翁指示小孩把鸡赶走。

众人见了不解其意，问纪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纪晓岚微微一笑，说道：

“这不正是：‘饥鸡盗稻，呼童拾石打饥鸡。’”众人听后，赞不绝口，无不两位考官大人的趣对叫好。

此时，陶序东对纪晓岚的才思敏捷更为钦佩。不久考场上发生了一件事，更使他钦佩得无以复加了。

陶序东在判卷时，发现有一试卷，文意颇佳，立论也别出心裁，理应中试才对。但卷中有个毛病，就是这个考生写字，每每将字中的"口"写成"厶"，例如将"员"字写成"员"，"尚"写成"克"，正在犹豫此卷是否荐榜。纪晓岚走进屋来，便将此卷交给他审阅。

纪晓岚由于早年曾经遭遇过一次落第的打击，所以在取舍上特别慎重，思忖良久，说道："此生落第，自不冤枉。依我看，陶大人召见一下，让他知道错误何在，免得下一科再度名落孙山。"纪晓岚的做法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谁知道，那位生员听了，不但不领情，反而辩解道："'口'、'厶'本来一样，何必吹毛求疵？"坚持不肯认错。

陶大人听了，气愤已极，正要上前喝斥，纪晓岚说道："且慢且慢。"说完提起笔来，在试卷上写下几句话："允兄吉去，私和吕臺，汝若再辩，革去秀才！"随手掷给生员，说声"退下！"生员看着试卷，无话可说，向两位大人叩谢之后，悻悻而去。

后来生员改掉了这个毛病，果然在下科考试时，中了举人，进京会试时，感恩不尽，曾专门到纪、陶两位大人府上拜谢。

经过这几件事后，陶序东不由得敬佩起纪晓岚来，两人感情日笃，友谊深厚。

陶序东见上午的来客，已经走尽，也要起身告辞，纪晓岚诚恳地挽留，陶也不再坚辞，留待晚宴后再离去，继续坐下来，谈话品茗。

正在这时，又有二人来访。一个姓王，是直隶人，一个姓罗，是山西人，都是纪晓岚点中的举人，现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听说业师即将离京，前来拜望。

王、罗二人在客厅里坐定之后，觉得屋里暖烘烘的，两人便脱掉棉袍，摘下帽子，罗某一看见王某额上的黑痣，"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陶序东不解其意，只是王某面含羞色，低头不语，罗某笑声不断，目光还在老师和同僚身上转来转去。

陶序东莫名其妙，好奇地问道："罗兄笑声不止，定有什么喜事，请讲出来一同欣赏。"罗某微笑说道："喜事就发生在座师和王年兄身上。"陶侍郎便催罗某讲来，罗某便笑呵呵地说了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

原来，纪晓岚受四叔纪容端影响很深，四叔说过的"世间没有不能属对之事"的话，使他一生难忘。三十年来，便养成了观察思考的习惯，每逢看到什么新事，总是想想，看有无可以属对之事。

王某入翰林以后，常去拜望老师。纪晓岚看他额头上长着一块痣，曾想过为这块痣属一对，定是很有趣味，但拖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机会说出口。

那一天凑巧，与王某同事的刘某，眼中有块白翳，纪晓岚看了，哑然失笑，两位学生问老师何故发笑。

纪晓岚忍住笑声，正色说道："适才阅读古人诗词，有两句诗甚是难懂，冥思苦想，不得起解。刚才两位贤侄进门后，我忽然茅塞顿开，故而忍不住笑出声来。

"王、刘两人忙问："是什么诗句，那么晦涩难懂，劳先生费神？"纪晓岚嘴角挂着微笑，目光在两位学生脸上转来转去，说道：乌云头上飞，明月浪中翻。

二人听了，大惑不解：这两句诗浅显易懂，并没有什么深意，怎么先

生会久思不解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俩人几乎被闹糊涂了，忽然刘某看到王某额头上的那块黑痣，心想这不就是“乌云头上飞”吗。与此同时，王某看到刘某眼中的白翳，也恍然大悟，这不正是“明月浪中翻”吗。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啊。……”“是先生在拿我们开玩笑！”两人都明白了，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一直在一旁察颜观色的纪晓岚，这时又忍不住笑个不停。

听完这个故事，陶序东捋捋胡子，笑着说道：“纪大人确是滑稽大师，前不久，来一位李太守谒见，纪大人所出主意，让人笑得腹疼难挨啊！”罗某忙问发生了什么事，纪晓岚“嗤嗤”笑着，摆手示意不让陶侍郎说出此事。陶序东哪里肯顾他那一套，只管说自己的话，把那件事的前前后后说得淋漓尽致：那一天纪晓岚在家休闲，家人忽报有位李太守前来谒见，正在客厅等候。纪晓岚出来接见。

那位太守额上长着一颗核桃大的肉瘤，纪晓岚看了，哈哈大笑起来，正好这时婢女端茶走到纪晓岚身边，被他突然的笑声吓了一跳，盘中的茶碗滑落下来。

随着一声脆响，茶碗在纪晓岚面前摔得粉碎。这突然而来的情况，意外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笑声也便停止了。

李太守正莫名其妙，纪晓岚定神说道：

“你身为府尹，僚属众多，额上生这么一颗东西，实在不太雅观，我告诉你一位郎中，就是小东市周家古董店的掌柜，他虽不挂牌行医，但有专治此症的药方。……”“多谢大人美意，敬请明示！”李太守原以为他是拿自己的生理缺陷寻开心，心里正觉得不愉快。现在听说要为自己介绍名医，转为感激，所以没等纪晓岚把话说完，赶忙拱手道谢。

“且慢，且慢。不过这位郎中的秘方，轻易不出示于人。”纪晓岚很关心地说，“你最好备上一份厚礼，同时把你的身份告诉他，他也许会给你治疗。如再不肯，你就说是我介绍你去的。”“多谢纪大人厚爱，学生告退！”李太守满怀感激，告辞而去。

李太守离开纪府之后，迫不及待地遵照纪大人的嘱咐，买了份厚礼，微服跑到小东市，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才找到周家古董店。

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和喜悦的心情，踏进了古董店，一问掌柜的刚出去，等一会儿才回来。李太守心想好事多磨，耐心等一会吧。

正在急切盼望之际，听人说道：“掌柜的回来了！”这时掌柜的走进来，李太守赶忙迎上去，两人一见面，同时都愣住了。。……李太守好象被人劈头泼了一盆冷水，兴致全消，立刻气恼得七窍生烟，一言不发，扭头便走，一路上懊恼不迭，暗骂不已。

原来那位掌柜的额头上，也长着一颗同李太守差不多大小的肉瘤。

陶侍郎讲到这里，室里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又有一位门生谒见，纪晓岚赶忙起身迎接，室里人便也敛收笑声。

门生进到室内，给恩师叩头。在门生站起来时，纪晓岚忽然发笑，长时间不能止住笑声，门生莫名其妙，楞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陶序东等人猜想他又琢磨出什么有趣的话语来了，大家问他，他却不肯说，而且笑得更厉害了，于是大家不再追问，慢慢地，才止住笑声。

夜晚，客人们都已散去。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中天。

月光洒落下来，轻柔似水，院子里一片宁静。

一家人聚在一起，想到老爷即将去南国赴任，要有三十多个月缺月圆，才能复归团聚，更觉无限依恋，尤其是他的夫人和侍姬，每人都带着孩子，不能随老爷前往，更觉不胜悲戚。

马氏和倩梅还好些，最难过的是侍姬郭彩符，刚刚二十八九岁，自13岁跟随老爷以来，没有离开过几日的工夫，这次怎奈长期与老爷分离，禁不住暗暗落泪。

纪晓岚看在眼里，虽也十分惜恋，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况且这是圣命，岂能不遵。

他看到妻妾个个伤心，却瞅着她们笑了起来，一时笑声不止，夫人马月芳便问他何事发笑，他只是含笑不语。

郭氏说道：“别人都伤心落泪，你却像鸟儿回树林里一样高兴？”他看看屋里没有懂事儿女，便说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想起下午的事来。”“下午发生了什么事？”夫人马月芳问道。

“下午一个门生来府上拜见，叩头时，我想起了一副对联，忍不住笑了起来，现在想起来，又忍不住发笑。”“那你说说，想出了一副什么对联？”倩梅忍不住催问了一句。

马夫人猜想他准是又想出什么坏话，不然怎么会这样如痴似呆地发笑。便说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冤枉，冤枉。实是一副很工整的对联！”纪晓岚赶忙辩解。

“那你就说出来看看。”马夫人说道。

纪晓岚摸摸鼻子，仰头吟道：今日门生头点地--

吟到这里，停了下来。妻妾们不感兴趣，说他这是什么话，庸俗不堪，还是大才子做的对联呢？便催他念出下联。于是他又继续吟道：“昨宵师母脚朝天。”

“这下可好，把妻妾三人都逗笑了。他自己反倒不声不响地喝起茶来。”

马夫人说：“你的毛病怎么就是不改？！”看大家转忧为乐，他便站起身来吩咐大家回各房中歇息，自己也回房睡下了，一夜无事，不再叙及。

出都这天，及门弟子刘权之、诸重光、孟生蕙等为他送行。出了京门，分手的时候到了，纪晓岚要弟子们止步回城，道别时吟诗一首：《留别及门诸子》，诗云：祖帐青门握手频，临歧犹自语谆谆；皇恩四度持文柄，远道三年别故人。

天上鹧鸪怀旧侣，园中桃李待新春；

明时稽古多荣遇，努力京华莫厌贫。

登车启程，纪晓岚奔上了赴任的征途，到济南改乘舟船，沿运河南下。

一路行来，山川秀丽，大饱眼福。纪晓岚在舟中吟哦不断，作了几十首诗，后来结集为《南行杂咏》。

单说这天，他正站在船头眺望江中景色，后面一条大船鼓帆而上，很快就超到前面。

大船上坐着一位老年人，灰白的长髯迎着江风在胸前飘荡，看上去甚是潇洒，那位老人回头打量着纪晓岚。忽然间，大船慢下来，两舟并行前进。

老人站起身来，差人递给纪晓岚一张纸条，纪晓岚不解其意，赶忙接在手里，展开看时，只见上面写道：“我看阁下必是一位文士，现有一联，阁下如能对出，敝船自当退避三舍，如对不出，只好委屈阁下在后啦。”接着写的是他的上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一向才思敏捷的纪晓岚，

这次居然碰到了对手，一下子被这句上联给难住了。

这是一副语意双关，而又谐音与两位古人名字相同的联语，“橹速”暗含“鲁肃”，“帆快”暗含“樊哙”，一文一武，正巧构成了双重含义：表面的意思是橹不如帆，暗含的意思是讥笑文不如武。“看来这老家伙一定个武夫出身喽，我必须回敬他一句。”但一时想不出恰当的对句来，纪晓岚心中急如火燎。

那位老者看纪晓岚皱起眉头，半天没有答话的样子，想必是对不出下联，哈哈一笑，向船夫挥挥手，鼓棹扬帆而去。

纪晓岚听到他的笑声，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酸溜溜的不是滋味。

一代奇才纪晓岚，第一次被人难住，怎肯善罢干休，一路上他搜肠刮肚，竟没有想出下联，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是事实。一路上闷闷不乐，几乎到了如痴如魔的地步，再好的风景也无心观赏了。

纪晓岚暗暗想道：尚未到任，就吃了一闷棍。南方文化发达，确是地灵人杰，人才荟萃埃今后尚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到了福州，主持院试的论才大典时，乐声轰鸣，他心头一亮，暗叫“下联有了”。

“他对的是：“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笛清”暗含“狄青”，“箫和”暗指“肖何”，也是一句语意双关，谐音喻人的对联，一文一武，文胜于武，对得天衣无缝。

纪晓岚对出了下联，打消了心中的块垒，恢复了往日的诙谐、乐观、旷达的本色，但没有当场对出下联，失去扬眉吐气的机会，成为他久久的遗憾。

确实正如纪晓岚心中所想，当时南方的文人，有一种偏见，认为南方人天资优越，所以文士多出在南方，北方则愚氓不化，没有什么才学。北方人到南方做官，往往受到南方人的轻视。

纪晓岚到任第一天，就听侍从人员向他禀告：有人说他只不过是读过《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怎么配到南方来做提督学政呢？纪晓岚心想，果然不出我所料，要是没有点真本领，他们还真的不会把我放在眼里，我且不露声色，看看再说。

过了几天，寓所门口贴出来了一副联，却只有上联，没有下联，联语是：“我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纪晓岚一看笑了，这不是公然挑战吗？看来不露一手，还真有点压不住邪气。便对官署里的人们说：“此联出的很好，可惜是没有下联，诸位谁来补个下联？”人们正要看看这位新任督学的才华呢，当然谁也不肯多事，纷纷推让说：“我辈才疏学浅，还是由大人来题吧。”纪晓岚微微一笑，说道：“既然诸位赏脸，我就献丑啦。”当场唤过笔砚，大笔一挥，写就下联：“俺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众人看过，啧啧不已，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气势磅礴，寓意精深：山多水多，也要由天覆地载；才子再多，也是圣人的学生，看来这督学大人确实有两下子。

过不几日，又有人向督学大人说道：“督学大人办公的‘笔捧楼’中，原来有山魃出没，不知督学大人见到没有。”笔捧楼，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高塔，并且上层的窗户却被高高的墙壁遮挡的严严实实的，上层室内很难进来光线，只有中午才能看清室内的情况。纪晓岚命人把两侧的墙垣拆掉以后，又把四面的窗户都打开，这样不但室内亮堂堂，而且向外望去，远山翠靄如在目前。他题了一幅匾额挂在楼前，匾额上的三个字是：“浮青阁”，又写了

一副门联：地迥不遮千眼阔窗虚只许万峰窥人们看了，见纪大人的对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摹景贴切，意境宏阔，确非等闲之辈，便有些佩服起来。

等到举行院试，人们又领略到了这位纪大人的文章风采。

原来纪晓岚心想，不是有人说我只读过《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吗？好，我就从这上边出题，看看才子们会不会《三字经》和《百家姓》。

他出了三篇文章的题目，第一篇用的是《三字经》的头一句："人之初"；第二篇用的是《三字经》的第十一句："子不学"；第三篇用的是《百家姓》上的第一句："赵钱孙李"。

这下可好，参加考试的秀才们都傻了眼，不知道这文章怎么做。一场下来后，有人抱怨起来说道："大人出题太平，我们学的是《五经》、《四书》，这里却只出《三字经》、《百家姓》，这岂能算作出题？"纪晓岚微微一笑："《三字经》、《百家姓》都是启蒙文字，各位生员尚且未曾读过，难道尚须重新开蒙吗？"生员们感到受了奚落，很不服气，论说纷纷。有人议论道：我们不会，他也不一定会，无非是故作高深，让我们出丑罢了。于是有人串通了一下，生员一起要求京师大人赐教，讲讲文章该怎么作。

纪晓岚答应的很爽快："那好吧，我念你们记好了。"于是他把众生员召集到一起，像高山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地朗诵起来，毫不迟疑，一气呵成，文章起伏跌宕，很有气势，而且词章华丽，妙语连珠。

生员们都听得有些发呆，不少人记都记不上，甚至把字写错了。

三篇文章做完，秀才们无不叹服，都感到督学大人确是天下奇才。谁再也不敢小看他一眼了。但还是有人感到这样违背科试惯例，应当出《五经》、《四书》上的题目。

纪晓岚笑道："刚才是和你们开玩笑，考好考坏，无关紧要。下面再给你们出个《四书》上的题目，各位考生务须郑重答卷。"于是重新开考，这次的题目是："今也南蛮，乌夫。"这倒是《四书》上的一句话，用它来做文章题目，考生们无话可说了。但这个题目不但本身十分刁钻，而且是让生员们自己写文章骂自己，生员们个个犹豫不定，沉吟再三，难以落笔。有的憋得面红耳赤，心中连连叫苦；有的气极败坏，心中暗骂不已；有的看着试题发呆发愣，紧皱眉头。心中都憋了一肚子火，但这次又找不到借口发泄，只好把苦水往肚里咽。有的人忍气吞声地把文章写完了，但都属勉强成文，文理难求通达，根本不能正常发挥水平，文章中闹出了许多笑料，让人忍俊不禁。纪晓岚在写批语时，来一番戏谑挖苦，把一帮自恃才高八斗的才子们，搞得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还有不少的生员，一是气愤已极，二来是确实难于落笔，不得已交了白卷。

这场下来，生员们不得不服气了，都承认这位督学大人不但有学问，而且肚子里很有些花花肠子。消息很快传出去，盛府、州、县的官员们，更对这个北方才子敬慕三分。

时过不久，纪晓岚到汀州主持科试。试院堂前有株古老的柏树，高达数丈，虬枝苍劲，乃为唐代所植。传说树上常有神仙出现。

有人告诉纪晓岚说："历来试官到任，都要朝树礼拜，纪大人拜可不拜？"纪晓岚稍一思虑，说道："此为木魅，而不是什么神仙，督学来此，是受天子之命，岂有参拜鬼魅之理？它既不为害，不必去管它，倘若兴妖作怪，可将此树伐掉。

"过了几天，祠堂房门旁刻了一副对联，是督学大人手迹，对联题道：

参天黛色常如此点着朱衣或是君人们看了，不解其意，一个差役便向人们讲述发生在那天夜里的一件事：纪大人刚到试院的那天晚上，天空晴朗，月光皎洁，微风爽来，古老的柏树发出簌簌的低吟。差役侍候纪大人，在堂前的石阶上，欣赏这月夜中的景色，差役想着柏树上常有鬼神出没的事，心里不由的虚惊起来，不时地向古柏看上两眼。

突然间，差役看到树梢上出现了两个人。借着月光看去，好像是都穿着红色的衣裳，两个红衣人向着纪大人鞠躬作揖后，消失在融融的夜幕中。

差役一时吓得说不出话来。惊魂略定，吞吞吐吐地将所见之事禀告大人。第二天，纪大人写了这幅门联，吩咐刻在祠堂门两侧。

这件事马上被传讲开来，人们说得真真切切，不断添枝加叶，很快督学大人驱妖降鬼的本领被传得神乎其神。

到汀州不久的一天，纪晓岚在城中微服游逛，走到城西的碧云茶楼，见二楼的阳台上写有"以文会友"的字样。停在下面细听，楼上人语纷纷，喝彩声不断。

纪晓岚猜想是文人在此聚会，想起自己当年在文社与诸友唱和的情景，不由得心里痒痒。心想我何不登楼一观，看看这南方文友相会是什么场面，他们的才学到底如何。

想到这里，迈步登楼。见十几位文人学士正在这里吟诗作赋，四周墙壁上挂满了他们的诗文书画，纪晓岚要了一壶茶，静静坐到一个角落里，慢慢喝着茶，听着文士们的高谈阔论，观看墙上的诗词文赋，觉得这些人的谈吐和诗文没有什么高雅之处，与他们潇洒的束装打扮相比，简直有些金玉其外，而败絮其里。

这时有人发现纪晓岚，看他也是一副斯文打扮，便上前询问。纪晓岚只称自己是经商到此，不敢通报姓名。

座中人听他是北方口音，顿生捉弄之意，有人说道："贵客适临敝会，实是增辉不浅。但余等有约在先，与会者必须吟诗一首，以助雅兴。"纪晓岚连忙推辞："不敢，不敢。敝人才疏学浅，作诗更非所长。"众人一听，越发不肯放过，你一言我一语，要他作诗一首，方许下楼。纪晓岚装作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既然诸位不肯见谅，只好献丑了。"于是提笔写道："一爬爬上最高楼。"众人一看，这哪里叫诗呢？都哗然大笑，要他继续作下去。他装出思索的样子继续写道："十二栏杆撞斗牛。"大家看了，认为这句还可以，颇有诗意。有人却怀疑，这不定是从什么地方抄记下来的诗句，这会儿用上了。这时，纪晓岚抬起头来，看看大家，十分为难地说："诸位见谅！我这人有怯场的毛病，有人看着就写不出来，诸位可否暂避一下，让我把诗句写完。"大家不由笑得更欢了。为了继续取笑，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便躲到一旁，不再看他，等他写出后面的诗句。

纪晓岚这回笔走龙蛇，眨眼间写完后面两句，掷笔于案，转身下楼扬长而去。

众人转身看时，他已经不在，看到案上已写好的两句诗是：纪昀不愿留名姓，恐压八闽十二州。

这些人被这两句惊呆了，原来是宗师大人到了！想起刚才奚落的话语，众人惊恐不迭，跑下楼来，欲要赔罪，早已不见踪影。

这不仅是纪晓岚的职位，更重要的是他这诗的作法，叫作"逆挽法"，起得平平，尚把惊人之句放在后面。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是作不出来的。

几月过后，纪晓岚来到泉州。泉州太守刘知远是直隶真定府人，真定与河间两府相邻。这刘太守与纪晓岚当然就是同乡。两人相见，倍感亲切，相识之后，情深意笃，这期间往来频繁。

这天早晨，纪晓岚又来到泉州府衙，正遇刘知远升堂断案，便去后堂等候。

衙役知他是知府大人的同乡密友，便去堂上禀告了刘大人。刘知远听说纪晓岚来了，心里一喜，顿时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赶快退堂，到后堂接见。

两人寒暄过后，纪晓岚问道："仁兄面有倦色，不知为何事操劳？"刘知远说道："纪兄，愚弟实不相瞒，今日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案子，也是个无头案子。被告是晋江县的知名秀才黄正轩，其舅父乃是当朝的吏部侍郎，他岳父陈蒲田任过礼部侍郎，虽改仕在家，京中故旧颇多。假如审理不当，将会影响今后的前程不说，更重要的是食君之禄，便应忠君之事。而黄正轩除是知名秀才之外，无论供词之中或其神情，均不像刁钻奸诈之人，如若用刑逼讯，又恐冤枉了此生，愚弟不愿了草结案，为此负君害民之事，而又无疵痕可寻，是以为难，还望仁兄多多赐教！"纪晓岚见刘知远神情忧郁，问道："请仁兄一叙案情。"刘知远说道："这黄正轩的岳父陈蒲田状告黄正轩逼死女儿陈雪娇。"说道此处，刘知远差人取来状纸，交给纪晓岚观看。

纪晓岚看完状子，说道："即蒙仁兄见爱，纪昀愿意效劳。"纪晓岚让刘太守在二堂提审被告黄正轩。

为什么纪晓岚要在二堂审讯黄正轩呢？大堂和二堂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大堂审讯，除允许百姓听看之外，还要三班皂隶、刑房书办等人参加站堂，呼喊堂威。

如犯人不招，还可用刑，而二堂则不允许百姓旁听，除一两个差役提人外，一般由刑名师爷录供。

纪晓岚估计此案必有隐情，为保密起见，故而在二堂审讯。

原来黄正轩成婚那天，天气炎热。夜幕降临，暑热未消，室内闷热难耐，黄正轩便请新娘陈雪娇到院中，在梧桐树下纳凉，待稍觉凉爽后再入洞房。

俄而月上枝头，院内清幽静谧，五颜六色的灯笼将夜中的庭园装点的美丽怡人。黄正轩和陈雪娇在院中谈着笑着，两情欢洽，其乐融融。陈雪娇激励丈夫日后要刻苦读书，争个三元及第。黄正轩自命不凡，声言稳操胜券。陈雪娇微笑道："既然夫君这样自信，为妻出一题目，考一考你怎样？"黄正轩不肯示弱，摇着手中的折扇，一笑说道："我虽不敢说胸怀二酉，学富五车，然自幼饱读诗书，难道还怕娘子考倒不成，爱妻尽管出题是了！"陈雪娇看丈夫傲然不凡的态度，便说道："倘若此题应答不出，为妻罚你书房独窗，不知夫君能否应允？"“噢！敢情是爱妻要扮作那苏小妹的角色，为夫也当一次秦少游，这又何妨！倘若我回答不出，也无颜在洞房内见娘子，任期娘子惩罚就是了！”“郎君可比秦少游，但妾身那敢比苏小妹。不过，我出一副对联，夫君何时答上，何时进入洞房，如果对不出来，今夜就要委屈夫君一夜啦！”说完雪娇看看天上的明月，略一沉思，用银铃般的声音吟道："移椅依桐同望月；"黄正轩听了上联，开始觉得很容易，可是仔细一推敲，觉得此联确不易对，"移椅依"三字是同音异声，"桐同"二字则是音同义异，下联也要如此对出，方可成为一副佳联。起初他心里还是满有把握，但越想

越觉得心里没底了。沉吟良久，仍然不能对出下联。陈雪娇见他都急得头上挂满汗珠，一边递过手帕让黄正轩拭汗，一面取笑道："既然我们有约在先，只好委屈相公一夜啦！天色已晚，早点儿回书房歇息去吧！"陈雪娇说完，自己回到洞房。不过她这是戏言，并未认真，料想黄正轩也会随自己而入的。她哪知新郎黄正轩正在年轻气盛，自以为文场中首屈一指，不想竟然在一个女人手中栽了跟头，"栽在别人手犹可，可偏偏是自己的娘子，若对不上，岂非一辈子的话柄？"黄正轩想到这里，抱着对不上不入洞房的劲儿，负气一夜未睡，思来想去，直到天明尚未想出下联。……两日过去，黄正轩仍未属出下联。这天夜深，他正在书房秉烛读书，丫环挑灯来到书房，说夫人差她请老爷回房歇息。黄正轩满脸愧色说道："未能属出下联，无颜见到娘子。"不肯回到洞房内与雪娇圆房。

第二天早晨，发现新娘陈雪娇已经自缢身亡。黄正轩痛断肝肠，自恨自己无才无能，妄夸海口，使新人大失所望，遂至走向绝路。

陈老员外视爱女雪娇为掌上明珠，噩耗传来，悲痛欲绝，询问其死因，黄家人也说不清楚，只好将婚后之事，一一回明，陈蒲田哪肯相信，愤怒之下，投诉官府，状告黄正轩逼死女儿。

刘太守受理此案后，经件作验明，陈雪娇死前不久已经破身，并非处女。然而被告黄正轩咬定尚未圆房。是新娘与人通奸？还是被人强奸？疑团难解，查无线索，几日来刘知远一筹莫展。

纪晓岚见黄正轩情词恳切，跪在堂下悲泪横流，痛断肝肠。纪晓岚沉思片刻，心想必须查明与陈雪娇同房之人，才能了结此案，便向黄正轩问道："花烛之夜，新娘出题之事，是否尚有他人知道？"黄正轩哭哭啼啼地回道："夫人死前两日，几位同学曾到府上，看我愁眉不展，坐立不安，问起是何缘故，学生便将夫人所出一联，说将出来，请他们帮助属对，以求早日圆房。""是否属出下联？"纪晓岚继续问道："没有。""噢，--"纪晓岚恍然大悟，令黄正轩退下，传讯陈雪娇的贴身丫环，也命在二堂审讯，丫环讲了夫人死前两日的情况：那天夜深以后，服侍夫人睡下，丫环也回到另一间房中歇息，朦胧中听到"吱"的一声门响，丫环坐起来问了一声："谁呀？""是我，你不要起来了，我来给少爷开门。"说话的是新娘陈雪娇。丫环心中替姑娘一喜："定是新郎刚才对出了下联，来房中圆房。"但丫环忙碌了一天，身上十分疲倦，翻个身就又睡觉了，新娘房中的事，并没有听到。

次日，新娘陈雪娇喜悦异常，丫环怕她害羞，也没有问起昨夜的事。但直到夜已很深，仍不见黄正轩回房歇息。新娘便打发丫环去书房，请黄正轩回房。丫环来到书房，见他仍旧愁云满面，传过夫人话后，他仍不肯进入洞房，说未能对出下联，无颜去见夫人。丫环十分纳闷，只好回房禀告新娘。

新娘听了丫环的回话，说了一声：

"哦？怎么昨夜。……"

话没说完，陈雪娇脸色发黄，呆坐在床沿上，丫环忙问："您身上不舒服？""哦。……没有什么，你回房睡觉去吧。"丫环要服侍雪娇睡下再走，雪娇不肯。

再三催促丫环去睡，丫环才回到自己房中。天亮以后，雪娇已在屋中缢死。

审完丫环，纪晓岚显得成竹在胸，吩咐丫环回去对任何人都不要说过堂情形。

又给刘太守出谋献策放还黄正轩，要他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同他的一帮同学来往。严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不准向外走露消息，速将陈雪娇埋葬，只说是黄府里死了一名陪嫁丫环。刘太守按照纪晓岚的嘱咐一一做出安排。

纪晓岚回到寓处，想起陈雪娇为丈夫出的那副联语，要它为它对上下联，沉思良久，也没有想出一个满意的下联来。暗暗说道："这陈雪娇果真是位才女，所出一句实难属对，怪不得这黄正轩两日都没能对上。"夜晚，纪晓岚叫仆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院中的一棵大树下，他坐在椅子上仰头望着天空的明月，嘴里不停的低声吟道："移椅依桐同望月，移椅--依桐--同望月，移椅依--桐同--....."不知不觉一个时辰过去了，他的脖子都仰得有些发酸，但觉得仍不困倦，便想回屋内读书，忽然想到这院中有座壶天阁，阁上藏书甚丰，便让仆人叫来在壶天阁当差的人。差人来到跟前，见是督学大人，要到阁上借书，即便在夜里也不敢怠慢，说声："大人稍候，小人取盏灯笼就来。"差人说罢，扭头取灯笼去了。

纪晓岚在阁下等候，不停地来回踱步，脑子里又想起那副对联，忽然停住了脚步，猛地想出了下联，自言自语道："噢--对！就是这句：'等灯登阁各攻书。'"

'对对！只能是这个对句！'纪晓岚心中豁然开朗，出句对句，暗暗为陈雪娇之死感到惋惜，弄清此案真相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按照当时的制度，乡试以前，各府、州、县的生员、增生、廪生，都要参加提督学政州内巡回举行的科试。科考合格的生员才能应本省乡试。这时实行六等黜陟法：一二等与三等名次靠前者有赏，四等以下有罚或者黜革，不能取得乡试资格。考试揭晓，平素与黄正轩有交往的生员都被列在四等以下，这些人怨声载道，反映评卷不公。

几日过后，督学大人纪晓岚把这些人招来，先是一番训教，然后要出一副联，能对上者可破格擢为一、二、三等。这十几个人都非常奇怪，但他们早就知道这位督学大人十分古怪，在主持院试时曾以"人之初"、"赵钱孙李"和"今也南蛮，乌夫"为题，把参加考试的生员都考得叫苦不迭，不知这次又是什么古怪刁钻的题目？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从督学大人的摆弄。督学大人出的上联是："移椅依桐同望月"过了多时，时间已到。生员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地交了白卷，走出场去，最后只有一个晋江县的吴绍智，临出场时提笔写出了下联，与纪晓岚所想下联一字不错："等灯登阁各攻书。"纪晓岚看后哈哈大笑，赶忙差人报告刘太守：罪魁祸首已经查明，就是晋江县秀才吴绍智。

将吴绍智带到堂上审问，那吴绍智那里肯招。刘太守吩咐大刑伺候，吴绍智见不招就要皮肉吃苦，只好供认不讳：那天他和几个同学，到黄府看望黄正轩，得知新娘出题难住新郎，不能圆房，便问起那副上联，同学想来想去，当时谁也没有对出下联。

吴绍智回到家中，越想越有趣，反复地想来想去，夜晚叫书僮打着灯笼要到楼上的书斋里读书，在攀登楼梯时突然想出了下联，心中暗自得意，心想何不扮作新郎，去洞房戏耍一下。

第二天夜晚，吴绍智换上新郎装束，逾墙进入黄府，躲在洞房前的花丛中，从窗户向房中观望，看新娘子陈雪娇生得玉人一样，心想：真是天赐良机！这样一个佳人，若能消受一夜，也是三生有幸。等到夜深人静，听着

丫环也已睡下，他才从花丛中钻出来，来到陈雪娇窗前，模仿黄正轩的声音说道：“爱妻开门，你害得我苦啊！今日才对出下联。”陈雪娇隔窗听见丈夫说对出下联，喜上心头：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隔窗问丈夫如何属对，吴绍智便回答了“等灯登阁各攻书”一句。陈雪娇听了，细细品味，对得十分巧妙，称得上是天衣无缝，心中万分欢喜，便亲自启户，将他迎进洞房。

吴绍智走进房中，把灯吹灭，把陈雪娇抱上绣床，做了一夜夫妻。次日拂晓，陈雪娇还没睡醒，他就悄悄地溜出洞房。

听完吴绍智口供，纪晓岚又给刘知远分析起第二夜的情形：这天雪娇十分喜悦，等着丈夫回房倾诉衷肠，重温昨宵欢爱，直到夜深时分，仍不见丈夫来临，便差丫环书房去请。

不料新郎回说尚未属出下联，不肯回房。

陈雪娇听了丫环的回话，“轰”地一声，如五雷轰顶，头晕目眩，坐在了床沿上。丫环走后，她前思后想，断定是恶徒冒名属对，使她被迫失身，胸中羞恨难当。想到此事传讲出去，哪里还有脸面做人，便自己悬梁自尽了。

刘知远问明来龙去脉，又听纪晓岚分析得条条有理，立刻便断决此案，判曰：“男女婚嫁，需父母之命；秦晋亲盟，凭媒妁之言。黄正轩风流少年，多读孔孟之书；陈雪娇深闺丽质，颇习周公之礼。以雏凤副娇鸾，堪称良配；用美玉配明珠，适成佳偶。新婚之夜，桐下属联，无异苏小妹三难新郎；拂袖而去，闭门苦读，实同六国相再攻阴符。何期吴绍智窃联属对，遂冒新郎而入洞房，致使雪娇受骗失身，故含羞愤以自戕。陈女无心，吴犯有意。恶由吴犯起，罪无可逭，律应抵命，重惩示儆。黄正轩无罪放还。”此案了结，督学大人纪晓岚的名声又一次轰动了闽州，上上下下无不叹服这位督学大人才智超群。纪晓岚走到哪里，拜谒求见的人便蜂拥而至。官场上一些自恃才高的人不得不退避三舍。

在一次宴会上，出席者都是当时福建的风流名士，一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谈笑间有人向纪晓岚问道：“纪大人学识如此渊博，除了得天独厚，天赋异常而外，当另有什么治学的秘诀吧？”纪晓岚听了，谦逊地说道：“常言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并非得天独厚，也没什么捷径可循，只不过是苦学不倦罢了！”大家听了，点头称是，有的摇头一笑。纪晓岚又一本正经地说道：“要说秘诀嘛，也算是有的，不妨我为诸位写在纸上。”说着，找来文房四宝，挥笔而成一联，只见纸上写道：睡草屋闭户演字卧樵榻弄笛书符在这副联里，俨然描写了一个超然物外的读书人的形象，尽管住草屋，睡樵榻，一贫如洗，仍然读书不倦，闲来吹笛品箫，悠然自得。

纪晓岚写就，在座的要争着传看。但座中人多，一时传不过来。正好纸幅被一位常大人拿在手里，纪晓岚便说道：“有劳常大人各位大人读上一读！”常大人便高声地为大家读了起来，语音刚落，座中各位便一个个捧腹喷饭，笑得直不弃腰来。

原来参加宴会的，除了纪晓岚和刘知远来自北方，其他都是广东、福建、浙江等南方人士，纪晓岚见他们说话，与北方话音调不同，便写出此联戏谑。常大人不知其中奥秘，读出这副对联时，已经面目全非，大家听到的却是：“谁操吾屁股眼子，我叫他弄地舒服。”见大家笑得如此失态，常大人尚在纳闷，等他一回味自己的语音，明白纪晓岚是有意奚落，不巧被自己碰上，不由得脸上通红起来，十分难堪。转脸看纪晓岚，他却端坐在那里，正冲着自己皱眉头呢，看他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常大人的怨气也不便发作，

只好苦笑起来。

时间很快过了三年，纪晓岚提督学政任满，即将离闽回京，消息传开，一帮文人学士们感到松了口气，因为有纪晓岚在此，他们是较量不过他的，如不避锋芒，将会防不胜防地受到他的耍笑，早已没有人敢说北方没有人才了。

纪晓岚启程这天，有人送来一个礼盒，纪晓岚打开一看，里也只有一个禀帖，上面写着一行字：纪晓岚呵呵一笑，心想自己这三年还真有点虎威，有不少人受了冤枉气，盼我早点离开，我何不吓他一吓！随即提起笔来，就在原帖上写上一行字，令送礼人带回，他写的这行字是：山在虎还来在场的人看了，称赞纪大人毕竟是才高无量，无人敢比。

归帆经过浙江，纪晓岚在舟中写了一首诗：山色空蒙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望，处处随人欲上船。

这首诗把静态的山色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最后的结句，虽是平常语句，但用在此处，便显得灵巧鲜活，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回到北京，人们读起这首诗，都交口称赞。这天，顺天举子朱子颖也来看望业师纪晓岚，纪晓岚笑着跟大家说道："其实，我这句'处处随人欲上船'，就是从学生朱子颖的'万山青到马蹄前'，一句脱胎而来，别人都说'青出于蓝'，今天却是'蓝出于青'啊！"人们不解其意，他讲起督学福建前的一段故事。

原来在他行前一年，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发现一份备卷中的诗写得很好，其诗第六联写道：素娥寒对影，顾兔夜眠香。

纪晓岚十分喜爱这一联，认为写得秀逸不俗，等到看第七联时，更觉得出手不凡：倚树思吴质，吟诗忆许棠。

他感到十分诧异：这里写出了吴刚的字，实在是不同寻常，李贺曾在《李凭箜篌引》中写道："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不过这首诗一般的选本都没有选录进去，要不是读过《昌谷集》的人，是不知道吴刚字质的。至于唐代诗人许棠，他的诗早已不传，知道这个人的就更少了，只有见过正定保《摭言记》，敏夫《唐诗记事》的人，才会知道许棠的名字。可见这个考生的知识是非常渊博。

纪晓岚便和主考官梁诗正商量，将这份试卷取在榜上，这个考生便是朱子颖。

朱子颖出身贫寒，放榜后已经是九月天气了，穷得没有棉衣，便借了好友蒋心余的衣服来见纪晓岚，拿着他写的诗作为送给老师的见面礼，纪晓岚打开看时，赫然写着几年前在北方旅舍墙壁所见的那两句诗：一水涨喧人语外，万山青到马蹄前。

遂叹起针芥相投之契，确有夙世因缘。

人们听后，都钦佩纪晓岚的治学精神，他才真做到了"无论年少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啊！

七、侍读学士

纪晓岚40岁那年，也就是去福建任提督学政的同年，已经晋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其他虽远在福建，但乾隆皇帝时常想其他来，便向身边的大臣询问纪晓岚的情况，于是纪晓岚在福建的一些趣闻，也被一些从闽入京的官员带进京来，往往被添枝加叶，更是妙趣横生。

第二年，纪晓岚又蒙乾隆皇帝垂爱和朝中大臣的保举，晋升为左春坊左庶子。

当他卸去福建督学，回到北京，便在左春坊就任。皇上召见他时，详细询问福建的风俗人情，地理山川，纪晓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一向皇上奏明，讲得生动详细，如数家珍。皇上默默含笑，听得津津有味。心想，这位才子，有了这几年的经历，果然学识大增，简直是如虎添翼啊！皇上对他十分喜爱，不久擢升为詹事，掌管东宫庶务，记述皇帝言行，一年之后又晋升为内阁学士，参与军机大事。他为人正直，待人谦和，很受朝中一班老臣的喜爱。

这年秋后，乾隆微服私访，由纪晓岚和刘墉等人侍驾。出京南行，来到直隶地面。

这时的刘墉已升任内阁学士，也是皇上的一位宠臣。他虽然只有40多岁，也已经是饱经忧患的人了。早在乾隆二十年，他因为父亲刘统勋得罪而受连累下狱，事结后获编修督安徽学政，上疏"府官吏自贻厥，畏刁民，畏生监，并畏吏胥，闾阎怠玩。"提出革除积弊的建议，受到皇上的嘉许，乾隆当即命两江总督严继善等人，革除所陈弊端。刘墉一时饮誉朝野，随即被授为山西知府。但由于其僚属侵贪公帑，刘墉却未察觉，被革去官职，发往军台效力。一年之后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后来他父亲刘统勋任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才又以荫恩复以知府用，到江苏任江宁知府，勤勉恭俭，为政清廉，再迁陕西按察使。授为内阁学士后，才回到北京。这时他身材消瘦，面庞清癯，显得要比纪晓岚大十多岁。他走起路来像个六十老翁，背驼得厉害，人们戏称他叫"刘罗锅子"。

而这时的纪晓岚，是一生中青云直上的时期，不断升迁、春风得意，已经身宽体胖，魁伟高大，面容润滋，看上去只不过三十多岁。

这天君臣一行来到任邱界的赵北口，凝望白洋淀，碧波万顷，苇絮纷飞，渔歌处处，鸥雁鸣脆，不绝于耳，顿觉心旷神怡。

纪晓岚看皇上高兴，便到近前说道："这里是臣的家乡，风光秀美，赏心悦目，圣上当有所题留才好！"皇上听了，一时兴起，吟成一诗：我爱燕南赵北间，溪村到处碧波环；若教图入横波里，更合移来西塞山。

纪晓岚听了，连忙称赞"皇上作诗气势非凡，胸襟壮阔，为臣不敢相比啊！"乾隆听了高兴，含笑不语，极目远眺，遐想起移山添翠、山水相映的秀丽景色。

良久，皇上转过头来，看纪晓岚正望着湖水出神，便对他说道："这里既是爱卿的家乡，何不吟诗赞美？"“啊-”纪晓岚听了乾隆的话，扯断那悠长的思绪，赶忙回话，"皇上有所不知，容臣细禀，臣来到家乡，忆起童年旧事，浮想联翩，千言万语，一时难于出口，故而怠慢有失，望圣上恕罪。"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好吧，既然爱卿有千言万语，你就尽管吟诵出来，朕倒要听听，你看如何？"说罢，乾隆沿柳岸徐行，等候纪晓岚吟诗。纪晓岚缓步跟随，脱口吟道：瀛郑积水区，为淀九十九，港汊互交通，众流

汇滋口。

回汀聚鱼蟹，浅渚富菱藕，
圻埂布棋局，狭者犹万亩。
弥漫跨数州，寥廓称臣薮，
红阑十三桥，雁齿相排藕。

听到这里，乾隆忍不住脱口赞道："好诗！好诗！卿为朕继续吟来。"
纪晓岚又接着吟道：蜿蜒横一径，削立长堤陵，往者五六月，小艇才容肘。

一棹沂空湖，玻璃净无垢，
水平闻菱荷，风影亚蒲柳。
紫鳞时指刺，白鸟自朋友。
烟际去杳然，流连辰及酉，
于今二十年，请梦狎渔叟。
兹来十月半，木落寒飙吼，
红衣枯已落，绿云空所有。
空蒙天拍水，澄澈故如旧，
大似逢故人，朱颜换白首。……

乾隆听到这里，打断了他的吟诵，说道："怪不得人说文人脆弱，睹物伤情，今天果然不虚，爱卿风华正茂，怎能比作白首老翁呢？"纪晓岚向皇上说道："臣非皓首，但鬓生白发，用白首也使得，惟惜时光流逝，少时情景一去不复返啊！

"乾隆点头赞同，让他继续吟诵。

纪晓岚接着吟道：

握手貌已非，忆昨情弥厚。
惜哉方于役，川陆日奔走，
欲别更徘徊，怅然凝睇久。

乾隆听完，沉思片刻，说道："爱卿此诗情真意笃，眷恋故里，人之常情啊！

明日启程到真定府，归时取道献县，卿可在家多停留几日，你看如何？"
纪晓岚听了立刻高兴起来，马上叩头谢恩，皇上呵呵笑后，君臣启程而去。

几日后，纪晓岚随乾隆皇上来到真定府，这里寺庙众多，古塔林立，雄伟庄严。

乾隆君臣先后游览了广惠寺、天宁寺、开元寺等古代建筑，不由得叹为观止。

广惠寺内，有座建于唐代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的华塔，用青砖砌成，高达十几丈，巍然壮观，塔身四周雕刻着众多的仙人仙兽和楼台亭阁，细致逼真，出神入化，为国内罕见。

天宁寺内，有座凌霄塔，建在唐咸通初年（公元860年），高达20丈，九级塔身，可登上顶层眺望全城风景。

到了开元寺，有座九级石塔，方正巍然，浑若天成，是东魏兴和年间（公元539～542年）所建。每层四角悬铃高挂，风起铃动，脆鸣盈耳，让人感到妙不可言。

他们每到一处，也不惊动庙内僧众，和寻常百姓一样进香拜佛，观看寺中建筑，不觉五天已过，尚觉游兴不减。

这天来到隆兴寺，乾隆更是高兴异常，这隆兴寺又叫大佛寺，以寺内

大佛而闻名，寺里有天王殿、摩尼殿、大悲阁、弥陀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等隋代建筑，从其规模、年代来说，为国内所少见。最让他们赞叹的，是大悲阁里的大铜佛，高达五丈有余，有四十二只手臂，乾隆走遍全国各地，这是他见到的最高的一座铜佛，禁不住与纪晓岚、刘墉等人议论起来。

在御碑亭内，看过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御制碑文，乾隆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到馆里，即命纪晓岚侍候一旁，挥毫撰成一幅碑文，传来府尹，命他速速制碑，立于隆兴寺内，这事一传开，立刻轰动了全城。

这天，乾隆与纪晓岚为避人耳目，微服在街头闲游，皇上一时感到口渴，二人便登上一座茶楼。

香茶入口，顿觉神清气爽。乾隆抬头见茶楼上悬挂一幅横额，上面写着："天然居"三个大字，书法遒劲有力，心中很是喜爱。只见楼中桌凳整洁，也觉得十分满意，不觉兴致来临，随口吟出一句"客上天然居"。正待思索下文，发现这句话倒过来念更是佳句，成了"居然天上客"，无意间组成了回文，心中一时高兴，微笑对纪晓岚悄声说道："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卿可属对？"纪晓岚一听，这是一句回文。因昨天刚游过大佛寺，并未多加思索，便答出了下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乾隆一听，果然不错，自己还没有想出来，纪晓岚便随口答上了。

再想却又想不出其他对句，只得称赞了他几句。

几天过后，乾隆君臣离开真定府，东行至河间府的献县，来到纪晓岚的老家。

乾隆驻蹕红杏园，便命纪晓岚悄悄地回家，省视亲友。

纪晓岚回到家中，想起了同窗好友张璉，便派人将张璉传到纪府相见。张璉屡试不第，这时还是一名穷秀才。谈话间，纪晓岚将"客上天然居"、"人过大佛寺"这副对联说与张璉听，以为能得到张璉的赞佩，谁知张璉哂笑起来，说道："文赛王勃，才超子建，名驰海内，誉满文坛的纪老五，你就这么两下子？实在让人不敢相信，你何不以'僧游云隐寺'对之？"纪晓岚一时让他笑得很尴尬，一想也是，"僧游云隐寺"一句，倒过来一读，成了"寺隐云游僧"，在辞彩和意境上，确实比自己的"人过大佛寺"略高一筹，当即表示叹服张璉。

此后这件事在家乡传扬开来，于是"不及张璉"的传说，不胫而走，流传至今。

正巧纪晓岚微服省亲这天，总管向他报告纪家的佃户庄子和侯陵屯的李戴发生争执，听说李戴正要上告官府，兴起诉讼。

这李戴是侯陵屯村的首户，是闻名乡里的土财主，他虽无功名，但广有土地，饶有资财，金银满柜，米烂陈仓，更兼熟读大清律条，有"土刀笔"之称。他不轻易惹人，但人也不敢轻易惹他。

纪晓岚家在侯陵屯附近有个庄子，居住着纪家的几十家佃户，在这里租种纪家的土地。这周围的土地，除了纪家的，就是李家的。自然纪、李两家很多地块都是地邻。

纪家财大官高，佃户也气粗胆壮，说话办事就有些傲气。

别看纪家在这里没人，但主子多大，奴才也就多大。这佃户庄子里的管事人依仗纪家势力，无论什么事都要高人一头，强横一点。两家土地相连的地方多了，为地头地边就免不了犯些争执，虽未大动干戈，但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年秋收时，李戴家的人到地里收获，把骡驹子带到地里去，忘了给牲口驹带上笼嘴，骡驹跑到纪家地里，啃吃了几口庄稼，这事被纪家的管事人看见了。

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由于双方已有了嫌疑，没事还想找事，管家的看这事有了借口，那肯轻易放过，就叫人把骡驹子赶到自家庄院去了。

李戴知道这件事后，责怪家人一番，带牲口下地不可大意，一定要带好笼嘴，但也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事，牲口驹子嚼啃庄稼固然不对，但鸡上墙头猪蹿圈，牲口驹子啃地边，这都是常见之事，派人说几句好话，把牲口驹子牵回也就是了。

随即打发人前去道歉，讨要骡驹，不料去的人空跑一趟。

纪家管事的说："李东家也太小瞧纪家了，牲口啃了庄稼，哪能随便来个人说说就完，你们李家牲口不懂事，难道人也不懂事吗？回去告诉你们东家，鼓乐吹打，花红彩礼地前来谢罪，就可以放回牲口驹，不然休想。"李戴一听，这个条件提的太苛刻了，真叫人下不来台，你纪家的牲口，啃吃我的庄稼也不知多少次，我李戴何曾计较过一回，纪家仆人太甚，不能答应这个条件。

说和人往来说和，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多少趟，双方都不肯让步，只好撒手不管了，李纪两家的事就这样僵持下来。

李戴见纪家无礼苛求，不肯放回骡驹，知道这事不惊动官府，是不会善罢干休的，遂写好状纸，到县衙告状。纪家管事的听说李戴去县城告状，连忙到崔尔庄来报信，并说李戴蛮横无礼，牲口吃了庄稼，不但不道歉承认不对，反而到县衙告状。纪家总管家一听，真是岂有此理，牲口啃了庄稼，不给道歉还算罢了，反而兴起诉说你李戴真是光棍一条，蛮不讲理，欺侮别人家可以，欺侮纪家不行。

管家添油加醋，拨火弄焰要东家出面，给县官传个话，打赢这场官司，给李戴一点颜色看看。

纪晓岚听了管家的禀告，沉思起来。他居官位显，阅尽了宦海风波，对官场上人和人的关系，了解得非常透彻，官场往来，无非是尔虞我诈。有些人在官运亨通时，人人出来捧场，自己也逞一时之欲，图一时之快，为所欲为，出尽风头，耍尽威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终因树敌太多，招致物忌，被人暗中中伤，引起皇上猜疑，到后来身败名裂，康熙时的鳌拜，就是前车之鉴。他在位时手眼通天，皇上也让他三分，而且他是功高位显的满族大臣，到后来都未能免得身首异处，全家抄斩。何况自己是一个汉官，更要为官谨慎，恭俭忍让，在对人对事上力求宽恕，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肯结下冤家对头，他虽在交友会客时戏谑无常，但事后常道歉解疑，让人们觉得只是玩笑而已，并无恶意，在情谊上一如既往。

对眼前这事，他告诉管家尽量别去衙门，免得伤了两家体面，找人调解一下算了，不必把事弄大，也不必争个事坡下岗。

纪晓岚回到县城，拜会家乡父母官，县官见他是当朝重臣，这次又陪王伴驾微服私访，心中无限敬仰，便也百般趋奉，遂将李戴讼状传与纪晓岚。纪晓岚淡然一笑，似无其事，说声"知道了"，随即请县官当个居间人调停一下这场纠纷，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

县官见他这样看中自己，受宠若惊，夜不能寐，百般揣度着如何了结此事。

纪晓岚回到北京后，县官将李戴传来。出乎李戴意料，这次不是在公堂上审案，而是在署解摆上酒席，热情款待，心中便明白纪家不愿堂上相见，而要调解私了。

县官本想，用纪晓岚的名义摆上酒席，坐下来哈哈一笑了事，也算给了李戴面子了，谁知县官把调解的意思一露，李戴竟然不允。

李戴见纪家不想打官司，心想不打官司也行，但是应该纪家做出点表示来，好让人们知道我李戴不是好欺负的，将来这事传出来，别人会说连纪家也敬我三分，那我将会身价倍增。

李戴如此想来，便又提出了条件，要纪家用红彩礼，鼓乐吹打着把骡驹子送回，再不然，有纪晓岚道歉的一封信也行。

这当然是强人所难。县官办不到，也不愿意去办，更觉得有伤自己体面，县官心中很为恼火，只好让李、纪两家公堂相见。

李戴以往常代人诉讼，兼又熟悉清律，在公堂上往往胜诉，人称"唇如利剑、舌似钢刀"，成为远近闻名的"土刀笔"。何况这次理由充足，更是得理不让人。

在公堂上，李戴据理力争，纪家仗势不让。县官心里偏袒，但又知道李戴非常之辈，不敢妄然行事。连过几堂，均无结果。

这天再次升堂，县官对李戴不识时务的作为十分恼火，便故意用话激怒李戴，李戴不知是计，怒火中烧，在大堂之上，与县官吵嚷起来。

这下子麻烦了，被县官抓住了把柄，说他目无官长，咆哮公堂，当堂打了四十大板，拉下囚禁起来，批驳他的诉状是强词夺理，判他包赔纪的损失，这场官司就这样输掉了。

但事情到此，仍未完结，李戴怒不可遏，哪里肯服县里的判决，提出上诉河间府。县官见事情闹大了，赶忙叮嘱纪家的人进京禀报，让他想办法了结此案。

纪晓岚听完来人的禀报，"唉"地长叹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知道，自己是皇上的宠臣，地方官巴不得有机会效力讨好，趋奉谄媚，但此事如此处理就成了仗势其人，实在是违初衷埃早知李戴死要面子，给他道个歉，不就了结了吗，乡里人将会议我礼下谦和，又何必与这个土财主去争高低呢？但事已如此，又不便责怪县官，那将会毁掉他的前程，人家会说他恩将仇报，传为话柄。又转念一想，总管说这个李戴仗财大气粗，一贯挑词架讼，鱼肉乡里，如今为牲口驹子吃口庄稼，即使家人有什么不对，我已托县令代为转换了，总算让你一步，你何必得理不饶人，看来家人所言不假。又想到四叔信中所说"钱花得起，人丢不弃"这句话。思想至此，还是借这个事教训教训这李戴也好，免得他今后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只好因错就错了。于是又写了一封信给河间知府，让来人带回，求他加以照应。看来一个人办错事，有时是有意的，有时是无意的，有的是因听片面之辞而做了错决定的。纪晓岚对李戴这件事就属于后者，致使李戴气愤而自杀。时人也有对这件事抱不弃的，知道打官司无法平反，所以才编一出戏，叫做《李戴活捉纪晓岚》。说的是李戴死后，到阎王那里告了状，并得到准状，李戴将纪晓岚的鬼魂提出，到阎王那里质对，当然阎王是没有的，不过这个戏说明人们对官府这样判决是不服的。

李戴上诉到河间府衙，知府已收到纪学士的来信，早知此事，上堂之后对李戴的状纸看也不看，也不听李戴的诉说，将状子驳回，维持原判。

李戴仍然不服，又上诉到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到总督衙门告状谈何容易，李戴是花了很多银子，才打通关节，将状子递了上去。

总督看状子写的好生厉害，不仅告纪晓岚纵奴逞恶，连知府不依法而断都告上了，心想如果依法断案，必然得罪纪晓岚。纪晓岚是当今圣上的宠臣，万万得罪不得。如果维持原判，这状子写得确实理由充分，既然敢上督衙，难保不传御状，皇上知道了，也是非同小可，想来想去，还是一推为妙。

于是总督说道："牲口吃点庄稼苗子，屁大点事儿，也值得到总督府告状，实在荒唐！"便命转到巡抚那里去。

巡抚是个老滑头，看过状子，很是气愤，心想总督这不是将屎盆子往我头上放吗？你不得罪纪晓岚，我是更不得罪他。于是照方开药，也说这是小事一宗，要河间府秉公而断，又转回了河间府。

河间知府看过批文，明白了督、府两衙的用意，自己寻思，你们不敢惹纪内阁，我是更惹不其他，也仿照总督、巡抚的办法，将此案批转回献县。

这样李戴的官司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转了一个大圈，又原路而回。献县知县无可推脱，只得硬着头皮重新审理此案。

在大堂之上，知县常被质问得无言可答。知县看李戴硬梆梆地难于对付，最后只得当了个诸葛亮、周瑜密谋破曹的故事，在手心之中写了"官官相护"四个字，让李戴跪到近前观看，并对李戴说："依本县之见，你还是撤诉吧，你的官司是打不赢的。"李戴看了县官手中的字，仰头高喊一声："苍天啊，公理何在？"知道这官司没法再打了，只得忍气退出堂来。

下堂之后，李戴越想越生气，更觉得这次跟斗跌得太大了，丢人现眼没有出路，还有什么脸回去见乡亲。转而又想，纪晓岚啊纪晓岚，我李戴不求升官发财，平生没有怕过什么人，这次算让你欺负死啦。你纪晓岚手眼通天，难道阴曹地府，五殿阎君也受你摆布不成？我今天和你拚得一死，也要见个高低，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告你三状！

他等儿子前来探监之时，问儿子有无胆量进京，给他传御状报仇，儿子看万贯家财，已折腾去了不少，到头来落得个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好好的父亲已被折磨得遍体伤痕，早已是仇恨满腔，一不做，二不休，答应父亲告状，为父亲雪耻申冤。

这时李戴又问儿子："为父报仇舍得舍不得花钱？"儿子向父亲哭诉："为了这场官司，家产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没有多少钱财了，儿子为父报仇，舍得拚出去死。"李戴擦擦横流的老泪，对儿子说道："依爹看来，你只要舍得花去下房屋里的那一囤黑豆，你爹的官司就能赢。"儿子心想一囤黑豆能值几何，爹是让人家给气糊涂了，就满口答应下来。

李戴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状纸，交给儿子，然后将三尺多长的乌木烟袋杆，在膝盖上折为两段，随后将烟袋杆顺口插入喉中，顷刻倒地身亡。

儿子悲痛欲绝，抱病殓葬了父亲后，决意遵照父亲遗言，进京传御状报仇。

看家中的金银细软所剩无几，也只好变卖粮食，就用口袋去装那囤黑豆，准备到集上把它卖掉。

不料囤里的黑豆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下面却是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足有四五百个。面对这两万余两白银，儿子犹豫起来，这才明白父亲是让自己用这些白银，买通皇上身边的人，打通关系，去打贏这场人命官司。可是这些银子数量太大了，原以为已经成了穷光蛋，也没什么值得吝惜的了，索

性豁出去，告他个地覆天翻。如今花掉这些银子，可就真得穷到底儿了，纵然出了气，人死不能复生，那纪晓岚最多落个丢官破财，却也偿不了命，自己日后的生活可又怎么过呢？说不定还可能再次输掉官司，那就更没价值了。如果官司不再打下去，把这笔银子留下来，也可以过几辈子财主日子，不愁以后没机会雪耻，还是不打这场官司为好！

他翻来复去，反复琢磨，打消了告御状的想法，一场人命官司就此中止。

但李戴儿子要进京告御状的事，十里八乡都知道，可是后来没有进京的消息，人们都为之纳闷。直到从他家的长工口里传出黑豆囤中藏有银子的事，人们这才明白，李戴儿子舍了爹，舍不得银子，暗暗地给他起了个“李舍爹”的绰号。

话说当时纪晓岚侍驾微服私访回到北京后，转眼到了这年除夕，北京城内万户张灯，千家结彩，一片升平景象。东西长安街上，鞭炮鸣如雷震，焰火五彩缤纷。

乾隆一时高兴，命人把纪晓岚叫来，共渡佳节，君臣登上天安门城楼，观赏这良宵美景，确实别有一番情趣。

进得内廷，只见到处张灯结彩，一片通明，太监在寝宫前摆放了几十盆寒梅，正傲寒绽蕾，十分俏丽，乾隆见了，虽然十分喜欢，但刚才的思绪萦绕未去，不由得感物伤怀，自言自语说道：“老翁秋枝看梅花，唉！青春已过。”这句话出口来，乾隆灵机一动，便扭头对跟随在后面的纪晓岚说道：“朕刚才吟上联，爱卿何不对之？”纪晓岚听了皇上的自言自语，正想大年三十之际，必须设法让皇上高兴，现在听到皇上要他属对，便赶快思索。天空中焰火明灭，响声频传，他立刻想出了下联，随即答道：“儿童侧耳听爆竹，噢！又是一年。”乾隆听了，觉得他的对句意境全新，充满向上的喜悦和向往，不由得心中一喜，对纪晓岚说道：“爱卿真是锦心绣口啊！”这年初夏，纪晓岚在自己新制的扇子上画了一幅画，虽然画时只是兴之所至，信手勾勒，并未十分着意，但画出来后，却是难得的佳作。画面意境开阔，层次分明，让人赏心悦目，那起伏的山峦，白云缭绕，远接天外，山峰之间，一条溪水蜿蜒而下，气势磅礴。山中一座城郭，在周围山势的映衬下，更显得壮丽宏伟。然而在远离城郭的山野中，有一位牧童，横跨牛背，吹奏着牧笛，悠然自得，别有一番情趣。

这天到了宫中，侍奉在皇上左右，乾隆无意间发现这一杰作，便问道这扇子为何人所画。纪晓岚忙答是自己的涂鸦之作。乾隆接过去看了又看，感到这只画笔确非寻常，在这只小小的扇子面上写出了壮美的山河，但看上面尚未题诗，便对纪晓岚说，这是美中不足，要纪晓岚题上一首诗，就是臻地完美的上乘之作了，纪晓岚正要题诗时，听皇上说道：“你的画可比王摩诘，确是画中有诗啊，依朕看来，用唐人王之涣的《凉州词》，岂不正好和这画相映生辉？”纪晓岚一听，确是如此，没想到自己的随意之作，竟然得到皇上的喜爱，便欣然提笔来，在扇上补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可是纪晓岚一时大意，将第一句的“间”字漏掉了。

乾隆见他写完，拿在手中一看，就发现了这个疏漏，知道是他一时大

意。如果添上这个"间"字，那么这处败笔就损害了画面，心中为之遗憾。转面一想，这纪晓岚尚未被朕难倒过，这次朕要看他如何回复，便故意把脸一沉，厉声说道："大胆纪昀，竟敢有意漏字，戏弄朕躬，这次定罚不饶！"纪晓岚不知错在何处，连忙跪下说道："为臣不知何罪，乞万岁爷明言。"乾隆把扇子向地下一丢，说道："拿去看来。"纪晓岚拾起扇子一看，乃是丢掉"间"字，不由暗暗叫苦，不知这次圣上要处自己何罪，转念一想，有了主意，就不慌不忙地奏道："万岁爷息怒，臣怎敢戏弄圣上，臣在扇上所题，实是一首词，本无丢漏一字，听为臣为圣上读来。

"纪晓岚抬起头来，高声为乾隆皇帝吟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

乾隆听罢，觉得他这样读确也不错，心想好个聪明的纪晓岚，竟然想出这样的花招！不过本意也只是为了吓他一下，取笑罢了，并非真得要处罚他。乾隆见他如此滑稽，也就一笑而罢，赐他起身。

盛夏到来，圆明园中百花盛开，纪晓岚和几位大臣侍驾赏花。行到一池鸡冠花旁，乾隆发现不少鸡冠花的花冠是白色的，感到好生奇怪，他过去看到的都是红色、紫色的花冠，这种白色的鸡冠花还是第一次见到，想问问身边的大臣，又怕有失体面，让大臣们说自己知识浅薄，少见多怪，但不问又觉得闷不住，便想出了一个主意，指着那些白色的鸡冠花吟诵道：往常惯著胭脂艳，为何今朝换素装？

言下之意就是过去见的都是红色的，为什么今天有了白色的？但皇上以诗句说出，就显得高雅许多。

身边大臣听了，都张口结舌，不敢回答。大家知道，乾隆皇帝是个好居人上的人，如果实话实说："本来就有这种颜色的品种，只是皇上没有见过罢了。"就可能惹恼乾隆，落个轻君之罪，那谁还吃罪得起？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连往常反应迅速、回答机敏的罗锅子刘墉，也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词句来。

这时纪晓岚迈步上前叩头，向皇上禀告：皆因金鸡贪报晓，惹得头白两鬓霜。

纪晓岚的回答有意避开事实的本质，说白色的花冠是金鸡积劳所致，暗中赞颂皇上勤奋辛劳，白发染鬓。皇上听了，他答得确非寻常之语，于是满意地笑了，心中暗想，有机会朕一定要难倒他一次。

这天，乾隆命纪晓岚伴驾，头戴九梁道冠，化装成云游道士，出城私访。天热汗多，不大一会儿就口渴得厉害，便欲饮水解渴。适见前面一户人家，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询问之后，知道这家三个儿子都官居盐政，母亲80多岁了，诰封太淑人，今天正为八旬老母庆寿。乾隆打算看一看，遂与纪晓岚商量，登门表示庆贺。

主人见来了两位道长，气宇不凡，倍加尊敬，连忙请入庭堂，盛宴款待，顿时碗盘罗列，满盈盈地上了一大桌，虽然是一桌素席，却都是佳肴美味，其豪华不亚于皇亲国戚。乾隆心想，这一家三个儿子，在任上不定贪污了多少银子，才能这样奢侈，不觉暗中有气，但此时君臣二人的身份是道士，又以进门庆寿的名义来逛人家一顿饭菜，不好说些什么，盘算着回朝以后派

人查他一查，看是否果真有贪污之罪。

饭菜已经用过，两人还没献上寿礼，本来庆寿应该进门献礼，但出城时除了皇上揣了一枚小金印，并没带其它东西。

也觉得很是尴尬，便问纪晓岚准备怎样送些礼品，纪晓岚说："给太夫人送上一副寿联，岂不更佳？"乾隆表示同意后，纪晓岚叫来主人说明用意。主人十分高兴，连忙备起文房四宝，要年长的道士先题。

乾隆早已想好一副，这时也不谦让，提笔写出上下两句：八旬老太不是人，三个儿子都作贼。

主人看这年长的道士太无道理，盛情款待一番，换回的是在众多亲友面前的污辱，顿时怒从心头起，便欲吩咐家人将这两个疯子轰出去。众人看了，也七嘴八舌闹哄哄地责怪起来。

纪晓岚看了，心里明白，这是皇上故意给我出难题，他捅个漏子，叫我来收场看看皇上，他正微微含笑地坐在椅子上不慌不忙，向纪晓岚使个眼色，叫他说话来平息这个局面。

纪晓岚也是不卑不亢，站起身向主人施上一礼，微微一笑开口讲话："诸位不必动怒，这位道友专会取笑，是在同你们开个小小的玩笑，其实寿联尚未写完，每句只是写出了一半。"主人听他如此说来，脸上显得平静许多，便催促把寿联写完，纪晓岚上前将纸压住，右手提笔蘸墨，左手轻抚袍袖，在乾隆的两联下面各添一句话："南海观音下凡尘，天宫偷桃献母亲。"众人一看，变成了一副绝好的寿联；八旬老太不是人，南海观音下凡尘；三个儿子都作贼，天宫偷桃献母亲。

主人看了，转怨为喜，连忙拱手谢过。

乾隆和纪晓岚走到街上，两人相视而笑，开心到了极点。

乾隆心想，这纪晓岚确实才高胆大，逢凶化吉，是不可多得的侍臣啊！如若换了别人，不知这出戏该如何收场啦。

回到朝中，乾隆在宁寿宫花园的萃赏楼设下御宴，和几个亲近的大臣饮酒赏月，同消暑热，在座的有董曲江、梁诗正、刘墉、纪晓岚等人。这场酒宴丰盛异常，山珍海味无奇不有，大臣们一个个推杯换盏，边谈边饮，痛快淋漓。

正在欢乐之际，萃赏楼外忽然狂风大作，紧接着就是电闪雷鸣，一场暴雨顷刻间铺天盖地浇落下来。

萃赏楼的门窗闭紧之后，闪电不时射入室内，雷鸣之声不绝于耳。君臣几人感到在风雨交加夜宴饮，确也别有一番情趣，更添了几分酒兴。

乾隆听着外面突如起来的风雨雷电，一时来了灵感，便向众臣说道："诸位爱卿，窗外的风雨，使朕十分动情，忽得一联，诸位爱卿对之如何？"在座诸臣连忙说道："请万岁赐联！"乾隆把头一扬，高声说道："朕的上联是：'玉帝行兵，风刀雨箭，云旗雷鼓天作阵。'"众人听罢，一片叫好。这一联气势磅礴，形象生动，非比寻常，是难得的佳句，真不愧出自皇帝之口。梁诗正、董曲江等人，久侍乾隆，岂有与圣上唱和的经历，知道乾隆好居人上，羡慕虚荣，不敢妄然出言，遂停下酒杯各自思考起来。罗锅子刘墉虽只比纪晓岚大四岁，但经历丰富，阅历深广，比纪晓岚显得深沉得多。这时他想到：圣上此联，非同寻常，若在气势上压倒他，或者与它平行，就可能惹得皇上不高兴，伴君如伴虎，一旦惹恼他，降下个犯上之罪，那还吃罪得了。如果以平常之句对之，就显得自己无能无才，落下个别人说笑的话柄，不如

藏拙为妙！

这时乾隆正把目光落在刘墉身上，刘墉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跪倒在地说道："万岁御联，气象齐天，为臣才疏学浅，无词以对，自愿居下。"乾隆听完哈哈大笑，正巧这时纪晓岚想出了对联，在座中抬头看着乾隆，等待机会说话，乾隆见他跃跃欲试，便向 he 说道："看来纪爱卿已经属好对句，何不对来？"纪晓岚见皇上点到了自己头上，便顺口答道："万岁容稟，此联可对：'龙王宴客，日灯月烛，山肴海酒地为盘。'"乾隆听了，此句气势恢宏，不在出句之下，顿时心上生出不悦之情，只见他脸一沉，说道："纪爱卿，你好大的--"乾隆想说"你好大的胆子"，"胆"字还没有出口，早被纪晓岚看出来，他此时的心情，不由得心中一惊，赶忙把话抢了过来："臣好大的肚子，您看我能吃能喝，像个酒囊饭袋不是？"说着，纪晓岚腆起了他的大肚子，把嘴一撇，做出一副滑稽可笑的态度，把乾隆注意力转移了，皇上和在座的大臣被逗得大笑起来。

纪晓岚见皇上已经转怒为喜，眉头一扬，连忙解释说："圣上为天子，风雨雷云，任从驱遣，威服天下，臣乃酒囊饭袋，故视日月山海都在筵席之中，圣上神威齐天，为臣只不过是腹便便罢了。"经他这一番自我解嘲，乾隆感到几分得意，转而寻思，对此上联，非此下联莫属。再说因对对而降罪，也显得自己太无容人之量呀！便笑着说道："纪爱卿，好大的才呀！"纪晓岚的子女，这时已长大成人，在纪晓岚42岁这年，他的长子纪汝洁，以21岁的弱冠之年，高中直隶乡试举人，比父亲还早10年。纪晓岚的长女嫁给山东德州卢荫文，就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雅雨）的孙子。按说，到了这种身份，他的滑稽应该收敛些了，但他天生得开朗乐观，幽默风趣，谈笑嬉戏，一如既往。

天津太守牛稔文（献县人）与纪晓岚为表兄弟。牛稔文的儿子结婚前，适逢纪晓岚这时去天津。纪晓岚先派人送去一副喜联，祝贺表侄的新婚之喜，联中写道：绣阁团圞同望月，香闺静好对弹琴。

因纪晓岚和牛稔文是至亲，再加上他的才学，名望和地位，都见重于当时，牛稔文见表弟亲自题联祝贺，文笔隽雅，书体秀逸，十分珍爱这副对联，也未加推敲，即命人悬挂在中堂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以此炫耀门庭。

喜起来临，纪晓岚亲自登门贺喜，看见表兄之后，他笑嘻嘻地说："前日派人送来喜联一副，可曾收到？"牛稔文见表弟官居显位，今天又亲自来贺喜，已是十分高兴，连忙说道："已悬挂在中堂。"纪晓岚听了，笑得更厉害了，牛稔文不知何意，又要询问，只听纪晓岚说道："表兄，前日所送贺联，用的全是尊府的典故，表兄看写的如何？"牛太守听他这一说，才细想那副联语，果然寓戏谑于文雅之中，上联用的是"吴牛喘月"的典故，下联用的典故是"对牛弹琴"。遂用扇子在表弟背上一击，说道："你这是'妓女从良，不安于室。'"“这叫做恶习难改！”牛稔文说罢，两人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庚辰科探花王文治，是江苏丹徒人，能诗善画，尤擅书法，著有《梦楼诗集》、《赏雨轩题跋》等，是清代的文学家、书画家。当时与纪晓岚过从甚密，时常往来不断。这天，纪晓岚忽然想起一副对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

这虽然是当时京中官宦人家常用的对联，但却大有来历，乃是雍正皇帝赐给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的。后来大家都跟着用，贴的人家就逐渐多了起来。这下联的头两个字，恰好与这位王探花的名字相同。纪晓岚灵机一动，

匆匆赶到王文治家中，向他的家人说："今天我来贺喜，皇上封你们家夫人为'光华夫人'，难道贵府尚未接到圣旨？"家人赶快将他接到客厅，好生侍候，恰好王文治不在家中，纪晓岚就要夫人出来相见，他对王夫人说："我听说皇上为夫人加封，赐为'光华夫人'，我适从宫里回来，特地先来报个喜讯，夫人快准备接旨吧！"说完之后，他不肯久留，便起身告辞。于是整个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是欢天喜地，欣喜若狂。

尤其是王夫人，刻意梳妆打扮，等候接旨。

可是奇怪，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夫人打发人到大门外张望了好一阵子，一直不见动静。最后王文治从朝中回来，一进门见家中喜气洋洋非同寻常，便十分纳闷。

回到内室见了夫人，问出了什么事，夫人兴高彩烈的对丈夫说："听说皇上要策封妾身为'光华夫人'，圣旨快要到了！"王文治愕然不解："哪有这事，我怎么没有听说？""怎么？你不知道？"王夫人愣住了。

"你是听谁说的？"

"纪学士啊！"夫人说，"纪学士说，他在宫里看到了圣谕，特地先来报个喜讯。"王文治一听是纪晓岚说的，立刻笑了。他太熟悉这位纪学士啦，这人戏谑无常，没有开不到的玩笑。看夫人一副傻乎乎认真的样，让纪晓岚耍了还不知道。

王文治当着仆人不好说清楚，便对夫人说："好了，不要说了，没有这回事。"说完径自更衣去了。

夫人不清楚其中缘故，看丈夫的神态有些愠怒，又说得不明不白，便跟在丈夫后面追问："你倒说清楚，这是咋回事？""哎，这是纪晓岚在戏弄我们啊！"夫人更加不解，便又接着问道："我还是不懂，纪学士胆子再大，也不敢假传圣旨啊！再说他大老远跑来，没事儿怎么开这样的玩笑？""哎，你就别问啦，"说到这里，王文治见夫人那副天真的模样，两眼还瞪得大大的，忍不住又说道："告诉你说吧，有一幅春联，写的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是先皇雍正爷，赐给大学士张廷玉的，如果说你封了'光华夫人'，上面加上我的名字文治，岂不是正应了下联那句话？"王文治耐着性子向夫人解释明白，王夫人恍然大悟，羞愧难当，又气又恼地骂了一句："呸，纪晓岚这只骚狐狸，太可恶了。"与纪晓岚生活在同时代，且以文才齐名的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公元1716~1798年）。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乾隆四年进士，是清代大诗人，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70多卷，对后世影响很大，笔记小说《子不语》等也是名噪一时的佳作。袁枚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侨居江宁，一生长期生活在南方。

他诙谐博学，诗才横溢，文坛上将他与纪晓岚合称为"南袁北纪"。

这时期，袁枚尚在北方。曾被任命为纪晓岚家乡河间府的试官。临行前对纪晓岚说："纪学士屡言贵地文风高尚，这回可要领教啦！"河间府是座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人热情好客，诚实友善。袁枚在这里很受感动，主持府试时，生员们的文章也都做得很好，远远出乎袁枚的意料。袁枚临走的时候，学员们将老师送到河间府北门外。眼看就要分手了，袁枚望着河间城里的巍巍塔影，看着为他送行的人群，心里很激动，于是对众人说道："承蒙众位厚待，不胜感激。我们做个对儿，留个纪念吧！"于是他望着城中的双塔吟道："双塔隐隐，七级四面八角。"众人都非常敬慕袁枚的文才，也是依依惜别的原因之一，临别时都很激动，此时哪有心思属对儿，所以没有

人当时对出下联。袁枚也没耽搁，便告辞而去了。

走了一段之后，回头看见送行的人还站在那里，远远地向着他的车子挥手告别。

袁枚回到北京，见到纪晓岚，纪向他问道：“敝地文风如何？此行亲眼目睹了吧！”“果然与别处不同，但是我出了个小小的对儿，竟然没有人能对上。”袁枚开起玩笑来。

纪晓岚问他怎么回事，袁枚就把经过讲了一遍，说他们只是摇手不语，表达惭愧之意。

纪晓岚听了大笑起来，袁枚忙问为何发笑？纪晓岚笑道：“袁大人，你这主考当得太糊涂啦，俗话说，‘师傅不明弟子浊’，你不定取了些什么样的学生？”袁枚不解其意。纪晓岚说道：“门生们早对上了，你这先生竟不知道。”袁枚问：“他们对出了什么，我怎不知？”“他们向你举手示意，就是对出的下联。他们答的是：‘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袁枚佩服地说：“好啊，你真是随机生词，出口即是文章啊！”袁枚本想借此奚落一下纪晓岚，没想到让他这样逃脱了。转而又生一计，向纪晓岚一本正经地说：“在河间府，听得纪姓声誉甚好，贵族一定是户大人多吧？”“不错，确是户大人多，仅本支即有数百家。”纪晓岚见他谈起家常，随口答道。

“既然人口如此众多，但不知有当王八的没有？”袁枚说完，笑嘻嘻地看着纪晓岚。他这爱开玩笑的劲头，可以说与纪晓岚旗鼓相当。

纪晓岚一听也笑起来，心想这家伙想拿我寻开心，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辣椒是辣的。就将计就计，很随便地答道：“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么多人也许有哇！”袁枚见这次把纪晓岚噎住了，暗自得意，笑微微地看着纪晓岚。不想纪晓岚接着反问一句：“府上想来也户大人众吧？”一听这话，袁枚知他要反唇相讥，立刻谨慎起来，回答他说：“是呀，敝族也是人口繁多。”“那么多人，但不知有不当‘王八’的没有？哈哈！”纪晓岚说着笑了起来。

这句话问得太刁啦，如说有不当“王八”的，那就是有也不多；如说没有，那就都当了“王八”了。使袁枚无所答对，只是摇头苦笑。最后自我解嘲地说：“你这张嘴，确实厉害，半点不饶人啊！”

八．逞才东岳

乾隆乙酉年，风调雨顺，岁稔年丰，天下承平。又是乾隆皇帝在位满30年的时候，皇帝万分高兴。先是下令，普免天下漕粮；初秋之时，又要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这泰山被历代帝王尊为五岳之首，成为雄伟庄严的化身，崇尚品德高尚、意志坚强的象征。因而历代帝王在登极之初，或太平丰收之岁，多来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祭告天地，祈愿神灵。

乾隆皇帝倜傥风流，性喜游山玩水，一生中曾三上五台、六下江南、九登泰山。他这次登泰山，已是第五次了。封禅祭祀尚在其次，皇上的兴致所在，主要是在暂时解脱朝政的烦扰，在山光水色中游赏玩乐。因而这次出行，皇上特意带了两位年轻的朝臣，这二人平时颇能博得皇上的欢欣。其中

一个就左春坊左庶子纪晓岚。说他年轻，只是与一帮老臣比较而言，其实，他这年已是43岁了。另一位，才是一位真正的新贵，是年仅30岁、刚刚擢任御前侍卫的和珅。和珅生得一表人材，刁钻奸滑，善于逢迎上意，很受皇帝宠爱。

和珅得宠于乾隆皇上，虽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智武功，但也确有过人之处。

这里边，还有一段风流趣事。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少年时为满洲官学生员，承袭三等轻车都尉。24岁时，任乾清门侍卫。

有一次，乾隆皇上经过这里，看到和珅面目清俊，一时多看了两眼，似乎感到很面熟，仔细端详，使皇上想起一个人来，和珅和那人，长得出奇的相象！

那人不是男的，却是位女子。更非是寻常女子，而是乾隆皇帝的父皇雍正皇帝的一个妃子。

那妃子姓马佳氏，长得十分美貌，很得雍正宠爱，又性格温柔，与人和善，宫中的人，都喜欢这位年轻的皇妃。乾隆皇帝做大阿哥时，称宝亲王，常到马佳氏那里去。那位马佳氏，更是喜爱这位美貌英俊的宝亲王。虽然辈份不同，但都是年少之人，更是言语投洽，情意融融，时间久了，二人常偷偷摸摸调笑，使十几岁的宝亲王心中，激荡起浓浓的春意。

后来，他两人的事被母后钮祜禄氏知道了。钮祜禄氏因平时很妒恨马佳妃，便一口咬定，是马佳氏调戏她的儿子。立即传命，把马佳妃唤来，一顿乱棍，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喝令太监，拉出月华门去，用绳子勒死了。

因那时宝亲王只有十五六岁，初涉情场，马佳妃的容貌、情意，都在他的心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次见到和珅，长得酷似二十多年前的马佳妃，多情多意的风流天子，耐不住一阵心潮激荡。

乾隆把和珅传进宫来，仔细端详，越看越像，看着看着，乾隆竟情思飘荡起来，春意盎然，倍加思恋那位早已离世的马佳妃，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竟成了他情思的寄托。

从此以后，乾隆对和珅加意垂怜，常常把他宣进宫来侍候。有时在御书房里，叫他同榻而眠。

外面的许多大臣，得知和珅得了宠，便一哄而上，争着抢着地去趋奉他。有的送重银，有的送房产，有的送美女，有的送古董、珠宝。这和珅小人得志，仗着皇帝的宠爱，肆无忌惮地做着贪赃枉法的勾当，不几年时间，和珅家里宅第连云，家财万贯，奴婢成群，美人盈室。

有一年春天，和珅在家里摆下七天的戏酒。第一天的时候，和珅到宫内恭请皇上临幸。乾隆帝在傍晚时候，摆驾出宫，来到和珅府中。院内灯火通明，如同白昼，绿树红花，交相辉映；莺歌燕舞，赏心悦目。和珅把家妓唤出来，在皇帝面前翩翩起舞，低吟浅唱。和珅变着法地让皇上娱乐，劝皇上吃酒，皇上十分快乐，不觉酩酊大醉。和珅命歌妓中最美的一个，名叫雪梅的，扶着皇帝进屋里去安寝。皇帝临幸过雪梅以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才起驾回宫。

第二天傍晚，和珅又去请皇上临幸和府。皇上说："前日已淋漓尽致，快乐至极，今夕就不去了罢。"和珅赶紧跪下肯求："我主圣上，日理万机，终日劳瘁，理合愉悦身心，奴才前日照顾不周，酒筵之前劝圣上多吃了几杯

酒，只侍奉皇上观赏了酒筵之乐，未侍候好皇上的绣衾之美，臣罪该万死。今日奴才特备美女佳雏儿，恳请皇上驾临府上，霞光普照，奴才方不枉费心力。"乾隆一听和珅这次是专门为他预备了美女，又来了兴头，便低头向和珅问道："前日之雏儿已让朕如驾祥云，莫非府上尚有更绝色的女子。"和珅诡谲地答道："恕臣下禀奏，府上尚有一绝色美女，皇上未曾见得，依为臣看来，要几倍于前日之妓。"皇上的眼睛闭成一条缝，开玩笑说道："好个刁奴，为何今日才奏与皇上，莫非是想留给自己享用？"和珅听皇上如此说来，脸一下子红到两腮，嗑嗑巴巴地说："奴才。……奴才不敢！天生佳丽，倾国倾城，本为圣上造设，奴才。……奴才吃了豹子胆，也不敢。……不敢僭为己用。"乾隆听了心里纳闷，从来未曾听说和珅府上有倾城倾国的绝色美人，今日和珅殷勤奏请，莫非又得到了无双的丽姝？

于是决定去领略一番。

皇上第二次来到和珅府上，这次布置得更是花天酒地，热闹非常。醉翁之意不在酒，皇上吩咐低斟浅饮，一边仔细观赏酒筵之前载歌载舞的美女。

那和珅的一班子家妓，确实一个个美艳异常，把皇上逗引得心旌摇荡。但皇上看来看去，没有比那雪梅姑娘更绝妙的美人，便扭头看一眼和珅。和珅马上会意，便领皇上走向内宅。

皇上沿着铺着半尺多厚锦毯的花径，来到一座雕刻得十分华美的小楼前，香气氤氲，沁人心脾。早有两个美貌的侍女迎候门前，和珅施礼告辞。

皇上被两个婢女迎来室内，看见一绝色佳人，裸卧香榻，肤若凝脂，看那脸庞更让人惊喜万分，俨然是多年不见的马佳妃！

那女子的漆眸闪烁，默然含情一笑，虽不言不语，却流出无边的情怀，胴体微动，更是风情万种。皇上不由得魂飞天外，也顾不得多想，叫婢女宽衣解带，把佳人拥在胸前。没想到这美人色艺双全。不慌不忙地调遣皇上的激情，使皇上一夜美不胜收。心里夸赞着和珅的好眼力。天明后，皇上才躺下安睡。

午饭时分，和珅来给皇上请安，皇上问起这美人姓名，和珅吞吞吐吐，最后才说出是自己的妹妹和玉。皇上暗想，怪不得这么象马佳妃。原来和珅蓄谋已久，早已请人向其妹传授过床上功夫，以求皇上能一夕欢爱，终生不忘。

皇上开怀大笑，问和珅："莫非你个小东西想当国舅不成？"和珅脸吓得煞白，连忙叩头说道："承蒙陛下垂怜，今以舍妹和玉侍寝，实为感恩图报，不敢有非份之想！"皇上看和珅忠诚尽至，又念那和美人的一夜缱绻多情，便将和玉带回宫去，充当了一名妃子。

自此以后，和珅备受皇上宠爱，不断地得到提升，由御前侍卫擢升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其弟和琳，也由生员补吏部笔帖式，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乾隆晚年，对和珅倚重有加。和珅植党营私，售爵纳贿。后来的嘉庆皇帝恨其专横跋扈，等太上皇乾隆一死，便下令逮治，宣布罪状二十款，责令自杀，所抄没家产为数极多。当时流传一句民谣，叫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此是后话。

却说乾隆君臣几十人，从京城出发，金车玉辇，浩浩荡荡，向南行进。沿途百姓，竞相献上贡品，跪拜圣驾。

乾隆看了非常高兴，纪晓岚趁机奏道："沿途州县，贡奉甚多，我主圣

明，当施恩布泽，以慰百姓。"皇上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颁下一道诏令：沿途州县普免当年钱粮。百姓们听说这个消息，都拥到御道两旁，俟皇上圣驾到时，叩头谢恩，山呼"万寿无疆！"封禅的队伍，进得济南府后，歇息二日，饱览这里的湖光水色。济南城内，泉水众多，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皇上住在大明湖西侧的遐园。这是济南第一庭园，古木苍翠，曲水虹桥，幽静典雅。

皇上今天游兴很浓，便叫纪晓岚、和珅伴驾游湖。

君臣三人乘小船到了湖心历下亭。这历下亭建于北魏，朱梁画栋，壮丽轩昂，纪晓岚随皇上在历下亭里，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见宽阔的湖面上，波光粼粼，阔大的荷叶迎风摆动，岸边绿柳婆娑，楼台亭树，掩映期间。四周景物的倒影，映在湖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禁为这里的景色陶醉了。

忽然间，皇上问道："这历下亭，历史悠久，风景佳绝，可曾有文人骚客所做诗文？"和珅想讨好皇上，马上应声说："有。……"皇上和纪晓岚已等着听他的下文，谁知和珅张口结舌，说到这里没有词了，眼睛眨巴了半天，也没有想起一句诗来。

皇上转向纪晓岚说道："纪昀卿，是当朝才子，古人诗句可曾记得？"纪晓岚答道："臣早年读《杜工部诗集》，记得杜甫有诗题为《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其中有两句，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皇上连声称赞，和珅在旁羞得满脸通红。

接着，乾隆和纪晓岚、和珅等游览了铁公祠、稼轩祠、南丰祠等名胜。乾隆高兴地对纪晓岚、和珅说道："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言，果然不谬。"纪晓岚、和珅二人同声说道："万岁所言极是。"第二天，乾隆又命纪晓岚伴驾，侍卫和珅随从，乔装改扮，微服出行，一起去观赏济南的泉水。

济南是有名的"泉城"，泉水众多，金代曾立泉碑，列举了72处有名的泉水，君臣一行游历于湖光水色之间，兴致盎然，一边观赏，一边品评。

众多的泉水，千姿百态，让人赏心悦目。或波浪翻腾，流如沸水；或晶莹温润，似明珠瓔珞；或串串珍珠，如银似玉；或洪涛倾泻，如虎啸狮吟；或细流涓涓，如琴弦低唱。其中最吸引人的，当数趵突泉、黑虎泉和珍珠泉了。趵突泉主泉分为三股，喷高三尺有余，状如三堆白雪。黑虎泉从三个石雕的虎头中喷出，如三股瀑布，水声喧腾，如虎啸风吼。珍珠泉清碧如翠，当中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像喷出万颗珍珠。

游览完毕，天近中午。在路上走着，乾隆问起纪、和二人："常说济南有四大名泉，朕今日看了三泉，尚有一泉，叫什么名字？"和珅看这会儿有机会显示一下自己，急忙答出了几个泉名，乾隆一一摇头，然后转脸向纪晓岚："纪卿，你说是哪个？"纪晓岚便答道："如果小臣记得不错的话，那就是金线泉了。"对，对！

乾隆点着头，"你可曾到过那里？"臣尚未去过。只是初到之日，臣向府尹要来一部《济南府志》，看了上面的记载。"纪晓岚答道。

"好，好！你勤勉上进，可嘉可嘉。"乾隆笑吟吟地夸赞道。

和珅在一旁听着，心里酸溜溜的。自己肚里的墨水，自然比不过翰林出身的纪晓岚，但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纪才子也太不留情面了，你只要说声记不起来了，不就完事了吗？免得在皇上面前，显着你们都有学问，就是我和珅无知浅保和珅正暗自想着，听皇上说道："你们看，前面那些人是干什

么的？"只见前面走来一队人，每个人抬着一个大食盒，食盒上贴着大红的"福"字。

没等纪晓岚说话，和珅抢先答道："回皇上，是送贺礼的。"乾隆的目光向着纪晓岚，纪晓岚会意地点头，表示和珅说得对。

乾隆又问："婚礼还是寿礼？"

和珅道："回皇上，是祝寿的贺礼！"

乾隆道："算你说得对。和珅，你去问一下，是哪家在庆寿？"和珅领命去打听。乾隆凑到纪晓岚耳边，低声吩咐几句，纪晓岚连连点头称是。

不一会儿，和珅回来说："回奏万岁，是这里有一位何员外家，在过66岁双庆。"乾隆不解地问道："何谓66岁双庆？"“回皇上，原来这何员外夫妇，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今天正是他们的生日，叫66岁双庆。”和珅在乾隆面前，眉飞色舞地说道。

"噢，还真有这样巧的事！朕倒要去看看。"“是，是该看看。听人说是场难见的稀罕事。不但亲朋好友、老邻旧居都备礼庆贺，而且有许多与何府向来无来往的才子文士，也前来参加，因为这何员外有一对才貌双绝的孪生女儿，也要在今天择婿成婚。”“有这等热闹事？”乾隆笑了。

和珅也笑道："整个济南府都轰动了，说这对孪生姐妹，是这里的绝色美人，而且才华无比，能诗能文，能写能画，能琴能歌。没有哪个，不想娶得其中的一位做妻妾的。只是这两姐妹的条件太苛刻，要对上门求亲者出题考试，选最拔尖的做夫婿，年龄、婚否都在其次，最要紧的，是这姐妹要选那才学出众之人。"“出的是什么题目？”乾隆感兴趣的问道。

"这。……奴才就不清楚了。万岁爷，你到了那里，不就清楚了吗！"乾隆看看街上热闹的人群，回头叫道"和珅！"“奴才在！”“你领着左右侍卫人等，回到行宫去，朕去何府庆寿，午饭过后，你派人备两乘轿子，到何府门前等候。好啦，你去吧！”“这。……嘛！”和珅本来兴致勃勃，没有想到皇上会不让他同去，只好悻悻而去。刚才乾隆同纪晓岚耳语几句，已说好只他们君臣二人同去看看热闹，并且不能暴露身份。如今皇上听说还有出题选婿的场面，更不要和珅同去了。有纪晓岚这样的才子在身边，什么样场合都能应付。

和珅走了。乾隆向纪晓岚问道："你看我这打扮，像不像求亲的文士？"纪晓岚向皇上打量几下，口中道："像，像！皇上看上去，只不过三十出头，真乃一倜傥公子！"乾隆身着紫色长袍，腰间系一条红色丝带，一只玉玦悬于腰间，手拿一把折扇，俨然一位风流贵公子。

与皇上相比，纪晓岚也不逊色，本来就年轻着十岁，更何况，纪晓岚也是个高挑、面皮白净、俊眉大眼、鼻梁高耸、口角生棱的英俊人物，看上去，年纪只不过三十上下。一身淡蓝色长袍，尤使人精神十倍。

乾隆在纪晓岚说话时，也认真地打量着纪晓岚，看这位风流才子：清俊脱俗，联想到他那诙谐幽默的性格，一定会闹出什么笑话。乾隆的嘴角上，露出狡黠的笑意。

"好！那我们就去试试。"乾隆迈步走去。

"万。……"纪晓岚着急了，差点把"万岁爷"喊出口来，急忙改口道："万老爷！"纪晓岚快步赶上皇上，口中说道："使不得，使不得！"“有何使不得？”乾隆正色问道。

纪晓岚清楚，这位万岁爷，是个风流天子，到处乱播龙种，弄出一大

堆的风流韵事。皇上是没什么可怕的！一国之君，至高无上，没有谁能奈何他什么，即使皇太妃知道了，说上几句，圣上也早是司空见惯。可他纪晓岚就不同了，一个小小的左春坊左庶子，官微职低，得以伴驾君王，已出于皇上的特别恩宠。在皇上身边，不能及时劝谏皇上，落个什么罪名，被朝臣们参来参去，那可不是好消受的。

纪晓岚一脸苦相，哀求道："万岁！我们还是不去为好！

免得落下什么话柄，让大臣们说来说去。"“你怕什么？出了什么事，自有朕应着，你只要随同前去就好了，不关你的什么事！"“万岁！有句话，臣不得不说。

"乾隆看看纪晓岚，道："那你就说吗！你说完了，就没你的事了。准与不准，那要看朕高兴不高兴。"不管皇上高兴不高兴，这个时候，纪晓岚必须得把劝谏的话说在前头。这样，出了什么事，就没有责任了。纪晓岚说道："按宫中规矩，皇上金贵之躯，不得接近民间的女子。皇上即使去了何府，也只好作为上宾，不好参与那选婿之事！"纪晓岚的话直截了当，点破了乾隆的心思，乾隆也不怪罪，只是说道："都说你是聪明机敏的才子，没想到你却这等愚笨。宫中的规矩，是在宫中说的，你看我们君臣来到民间，和平民百姓有何不同？如何行事，朕自有安排，你随着走就是了。"然后又以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说道："纪昀，听旨！"“是。"纪晓岚看皇上主意已定，只有听命，随同前往。

临近何府，已是热闹非常，人头攒集，前来庆贺的人都备着礼品。乾隆看看纪晓岚，问道："纪昀，你身上可曾带着银两？"纪晓岚摸摸身上，回道："分文未带。"“我等空手而来，怎好上人家的酒席盛宴？"乾隆真的以百姓的身份考虑。

"是啊！万老爷所言极是。您看如何是好？"身边有许多人，纪晓岚只好称皇上为"万老爷"。

乾隆略一思索，道："且进去再做打算！"随着鱼贯的人流，君臣二人两手空空地混进何府。府上的管事人看这两位不速之客进来，既无礼单，也不通报名姓，不像是贺寿的。但又见他们气宇不凡，猜想定不是寻常之辈。

又何况在员外老爷这样喜庆的日子，哪有把客人赶走的道理？

便也不说什么，依例招待。反正员外家有的是钱，多两个食客，也不算什么。

何府有个硕大的花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确是非同一般的官宦人家。何氏曾是济南的旺族，明代时，曾出过一位户部尚书，经几代的经营，何氏的家业越来越大。明末，何氏已无人在朝为官。清兵攻进济南府时，何氏族人没有参与抵抗，何氏家业得以保全。到何进贤这一辈，虽然何氏子弟中才学出众者不少，但都恪守祖训，只经商不为官。又因何进贤在乡里声望甚隆，经济南府奏请，朝廷恩赐何进贤为员外郎，人们都称之为何员外。

何员外有两个孪生女儿，一个叫何香，一个叫何丽，生得貌如莲花，清丽绝伦，远近闻名。而何香、何丽姐妹，从小聪颖异常，能诗会琴，书画皆精，人称是济南自李易安之后的两位出众的才女。只是两姐妹偏重人品，择婿十分挑剔，至今已年满20岁，尚未选得满意的良伴知己。但实在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借为父母庆66大寿的机会，选择中意之人，双双结成佳偶。

这些事情，乾隆和纪晓岚已在酒席宴前听人议论，了解得清清楚楚。

乾隆风流好色，纪晓岚也是好色风流。君臣二人不用商议，也都心照不宣，有意要看一看这何氏姐妹，到底是何等的娇妍美丽。

宴罢，众多的宾朋都赶到怡心园。这是何府内一座美丽园中之园。在那里，出示着招婿的试题，有意求亲的人去应试，无意求亲的人去看热闹。唯独这两位不速之客，在客厅内坐着不走，品尝香茗。

何府的管家过来问道："两位客爷，何不到怡心园去看看？"穿紫衫的乾隆笑道："我们兄弟二人慕名而来，有意一瞻小姐芳容，再去应试，请管家爷代为转达。

"这。……这不妥吧？"管家有些为难了，心中气愤，又不好动气，有失礼仪，唯恐惹出一场不愉快。

乾隆正色道："什么妥不妥的，你快去通报是了。"管家忙应道："是，是！在下就去通报。只是敢请两位爷台姓名乡里？"我姓。……"乾隆想用一個好听的名字，又含而不露自己的身份。

"我这位大哥姓万，名万一，泰安府人氏。"纪晓岚机敏，上前替乾隆答话。

管家又问道："那么爷台您呢？"

"我姓百，叫百十，与万大哥是同乡。"纪晓岚答得自然流利，一本正经。

"听二位爷台说话，不像是泰安口音。……"不待管家说完，纪晓岚接道："我二人都是自幼居住京城，这次回乡省亲，路过这里，请管家爷代为照拂，你去通报一声吧！"啊，啊。……在下就去，在下就去。"说着，管家离开客厅去了。

乾隆与纪晓岚相视一笑。

一会儿，管家回来传话："我家小姐说了，招亲试题已出示在怡心园，请万、百两位老爷前去应试，若被选中，结为百年之好，自会相见，否则，男女有别，不能相见。两位客爷容貌非凡，定非寻常之辈，才学文章，当在众人之上，恭喜客爷！贺喜客爷！请到怡心园答试，请！"这回不好赖着不走了。乾隆在前，纪晓岚在后，离开客厅，来到花园之中。

荷花池旁，蓉花树下，一块巨大光滑的泰山石上，由几块洁净的小石子压着两方素绢，上面是两位小姐娟秀的笔迹。

其一云：

相期河渚玩春华，
一棹迎风路未斜。
楼外有荷三百朵，
美人不到不开花。

其二云：

美人绝似董娇娆，
家住大明第一桥，
不肯随人过湖去，
白云蓝天凭栏瞧。

众多前来应试的才子，都在事先准备好的书案上，冥思苦想着这两首诗的和诗，也有人将写好的和诗，交与何府的家人，送呈小姐。

乾隆看罢，悠然一笑，心里暗自叫道："好诗，好诗！果然不同寻常，简直是李易安再现、蔡文姬重生！"纪晓岚看着，更是惊喜万分，心中惊道："果然名不虚传，像这等才女，说来也是举世绝伦。只是不知容貌如何？"管

家已安排人给他俩备上书案，说道：“客爷，请写下和诗，在下呈与小姐。”乾隆笑道：“和诗容易，举手之劳，只是未睹你家小姐风采，我等不好以诗作答。”“众多应试才子，都是先行应对，尚无提出此等要求。万老爷果真要见，只有等在下将您的和诗呈上，小姐满意时，才能相见，哪有先见佳人，再作和诗之礼？”管家见这两位来客傲横无礼，不得不小心应承。又听那姓万的说道：“即使不写和诗，我也要把你家小姐请出来见上一面！”“这……”管家十分为难。

纪晓岚上前说道：“我这位兄台，愿见你家小姐，已是对何府的抬爱。难道你家小姐，有什么难以见人之处吗？”管家急忙说道：“百老爷此言差矣！我家两位小姐，都生得面如桃花，腰似杨柳，明眸皓齿，弯眉似黛，如出水芙蓉，色压群芳。请客爷不要胡乱讲话！”纪晓岚晒然一笑道：“既然如此，为何不敢引我兄弟二人前去相见？虽然说五官端庄，说不定四肢不全。”“客官，这可冤枉我家小姐了。也罢，既然如此，还请客官呈上一诗，小老好去回话。”纪晓岚看看乾隆，乾隆点头示意。纪晓岚说道：“那好！”

小弟不敢有僭，请兄长题作一诗，也好让小姐知道咱哥俩的才华！”“好！我来就我来。”乾隆提管思索，不觉周围已为众人围拢，但都无话，只想看他将写出什么诗来。

乾隆看了一眼池中荷花，狡黠地一笑，挥毫落墨，写道：荷花白嫩藕叶肥，一对莲篷映夕辉。

“好，好诗！”未等乾隆书完，众人哄然叫起。

乾隆接下来写道：

适逢六六双庆日，

“切题，切题！”众人又都喝彩起来。更有人说道：“不仅诗好，字也好！”众人看那纸墨迹，确是潇洒遒劲，刚柔相济，书坛无人能及，不由得卷起一阵嘘嘘赞叹声。

片刻又见他疾笔写道：

荷塘浮游万年龟。

众人看了，一愣，哑然而止，眼睛放着光亮，只是不肯说出一句话来，呆呆的站在那里。

纪晓岚忍耐不住，“噗”地一声笑出声来，扭头转向一边，众人也随着一阵哄笑。有人骂道：“哪有这种混帐诗人？！”又有人接着说道：“也有，只有村夫野俗，才能写出此等村言。”众人无不气愤，管家不知所措。有人喝道：“还不快些把他轰出去，哪来的这等地痞无赖？”“对！轰出去，轰出去！”众人齐声附喝，有人上来推搡乾隆“慢！慢！此诗且未写完，尚有好诗呈来。”纪晓岚赶快挤进人群，为皇上解围。

众人闻听，停止哄吵。有人说道：“即使真的有好诗，也不再看了。”管家道：“你二位进得府来，何府以礼相待，酒宴伺候。

何出此等下流言语，亵渎我家主人？”

纪晓岚道：“管家此言差矣，我等绝非轻浪之人，实是好意，为你家主人献诗贺寿。只是诗未写完，须等我来补之。”这里身后有人说道：“也好。看他再写出何等言语！”管家道：“那么，有请客官将诗补完。”纪晓岚道：“这好办！只需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立刻将诗补正。否则，我等拂然而去，这诗就永远是这个样子啦。传扬出来，你府的声誉，可要一落千丈。你家主人意下如何，有请速速示下。”“好，请客官稍等。”管家拿起诗稿，疾速而

去。

稍顷，管家回来说道：“我家小姐，有请二位客爷。请随我来！”君臣二人随管家登上园中的一座亭榭之上。原来，何香、何丽两位小姐，早在这里凭栏窥视园中众人。只是花木掩映，众人看不到她俩而已。乾隆和纪晓岚在园中的一举一动，都被二位小姐看得清清楚楚。

亭榭之上，散发着氤氲的香气，乾隆纪晓岚二人，隔着斑竹香帘，看清了两位小姐的倩影。但只见，眉清目秀，面似桃花，果然是倾城倾国之貌，杨柳细腰，婀娜多姿。听里面一声银铃脆响，道：“二位公子，不知何缘何故，闯进我府，出此妄言？”乾隆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诚为求亲修好。但不知小姐芳容，能否合我等心意，特求相见，再和诗请教。但这小小的要求，竟被拒绝，故出此下策，以求速见。请小姐鉴谅。”又一声脆鸟啼鸣，言语道：“看你等衣着华贵，面貌非凡，绝非寻常之辈，出此粗俗言语，真乃意想不到。”“错矣。休看我等粗俗，粗中有细，细中有巧，巧中含妙。

若能容得，我等即刻补完全诗，晓示众人，洗清荣辱。”帘内，何香看了何丽一眼，何丽低声道：“只好如此了。”于是何香向帘外说道：“那么，就请客官将诗补完。”说罢，唤婢女笔墨伺候。

纪晓岚提起笔来，在乾隆诗后写道：

龟驮高崇颂丰碑，
贺典临荷下翠微。
有幸拜见青帝子，
双寿双喜自同辉。

婢女将诗拿进去，何香、何丽姊妹立刻转怨为喜。派管家下楼，出示此诗，晓示众人，引起众人的喝彩，皆说高明之至，无与伦比。

乾隆纪晓岚二人，在亭榭之上，早有婢女捧来香茗伺候。这时帘内已有娇滴滴的声音传来，道：“两位相公若有求亲之意，请将和诗写来。”乾隆笑道：“好吧，我这就和上一首，请小姐指教。”说毕，乾隆在纸上题一诗。诗云：一面斑竹笔笔高，压住江南廿四桥。

若是揭却笼纱去，
但望二乔真心瞧。

纪晓岚看皇上的和诗已经写完，便也拿起笔来，一挥而就。诗曰：仙风飘渺契丹华，青丝坠鬓日边斜。

当今结得连理朵，
依愿作叶汝为花。

乾隆又从身上取出一方小印，印在书卷之上。婢女取了两诗，到内室交给小姐。

何香、何丽姐妹，看这两首和诗写得如此之好，非同一般学士所作，心中暗自欢喜。再仔细看那方印迹时，立刻惊呆了。原来印上的四个篆字，是“乾隆御笔”。

这回何香、何丽不敢再有半点矜持了，明白外面的人竟然是当今的万岁！赶快率婢女挑帘出来，跪倒在地上，给皇上叩头请安。

乾隆吩咐道：“不许张扬，传员外郎何进贤来见朕躬。”立刻，有人去把何进贤传来。何进贤一上楼，立刻跪倒，请求圣裁。

皇上说道：“起来吧！朕来到何府，已受到府上的礼遇，朕不怪罪什么。现在你去传告众人，就说两位小姐已择成佳婿，请众人速速离去。”“是，罪

臣就去吩咐。"立即，何员外吩咐家人，将怡心园内的众人，很快撵得一干二净。

是夜，乾隆驻蹕何府，临幸了何氏姐妹中的妹妹何丽，纪晓岚也跟着皇上沾了光，同姐姐何香欢娱一夜，结成连理。

在他们君臣回京时，却没有将何氏姐妹带回京城，这里面另有缘故。那是他们住进何府的第二天，乾隆误闯进姐姐何香的房里，姐妹二人长得一模一样，皇上自然分辨不清。何香见是皇上，急忙跪下施礼。乾隆将她揽进怀里，她也不敢辩解，遂又被皇上临幸了，乾隆不能将汉女带回宫中，纪晓岚也不愿意将被别人染指的女人带回京城，只作了一场露水夫妻。皇上派人将何氏姐妹移出济南，另在河北南皮县的运河边上，修一座行宫，何氏姐妹，终老于此。可怜一对并蒂莲花，就这样不幸地凋谢了。

从济南起驾南行，当日就到达泰安城里。皇上谕令大臣各自安歇，候次日在岱庙举行祭祀大典。岱庙又叫东岳庙，庙内供奉东岳大帝。

次日，按照帝王登山惯例，乾隆君臣来到泰山城内的岱庙，祭祀东岳大帝。

大典举行完毕，乾隆率群臣巡视庙中。见天贶殿殿壁上，绘有东岳大帝驻蹕回銮图，高1丈，长14丈，东岳帝君出巡打猎满载而归的场面，跃然壁上。绘画气势宏伟，笔意流畅，大臣们看着赞叹不绝。乾隆帝见有些地方已斑驳不清，便嘱令觅画师再予重新描绘。

乾隆见老臣董曲江站在跟前，便向他问道："这座天贶殿，建于何时，老爱卿可知否？"董曲江连忙上前答道："据为臣所知，岱庙自汉即有建筑。但这座天贶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到宋徽宗宣和四年，建成今日所见之规模，共有殿堂馆阁、门亭库寝、楼观廊庑八百一十三楹。"皇上兴趣浓厚，接着问道："这天贶殿，国内独有，其寓意何在？""贶者，赐也，天贶，用天帝钟赐之意。……"董曲江说了一半，究竟为什么取名叫天贶殿，他也说不清了。

皇上近前的几位老臣像刘师退、朱笥河、董邦达等，都面面相觑，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刘师退向乾隆说道："翰林院编修纪晓岚，学识过人，或许能说清其中缘故。"皇上将纪晓岚传到前面来，问他为何称为"天贶殿"。纪晓岚看一帮老前辈围在皇帝周围，用目光注视着他，心里想：不知是哪个老家伙的主意？又让皇帝出题考我。多亏我事先有所准备。

纪晓岚回道："贶者，赐也，天贶即天赐之意。"说到这里，纪晓岚有意卖关子，说到这里停一停，看一下皇上和大臣们的反映。

董邦达有些急不可耐，便插话道："照纪翰林这么说，就是天赐此殿喽！"纪晓岚向董邦达笑着说："老宗师莫急，这里头有个故事，待学生慢慢讲来。"文武大臣们见纪晓岚在这里讲开了故事，心里觉得好笑，便凑拢来听他讲些什么。

纪晓岚见人多起来，也来了兴趣，有意渲染铺陈，便从远处说起："这东岳大帝是泰山神主，掌管人间生死，《云籍七签》上记载：'东岳泰山君令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食庙祀所宗者。'"刘石庵见纪晓岚不直接点题，有意在这里兜圈子，心里骂道："纪春帆这小子，又在卖弄学问！"接着，听纪晓岚说道："北宋年间，宋辽交战，宋军败退。半壁江山，沦于敌手。

宋真宗封禅泰山，祈求鬼神降福，普救苍生，助宋灭辽，恢复大宋江

山。无奈军威不振，士气消沉，官兵厌战。宰相王钦若献计：如得一部天书，指导兵法战策，定能鼓舞人心，重振军威。于是，宋真宗派兵士在泰山及周围山岭寻找天书，果在大藏岭得一黄篋，内藏天书一部。只有宋真宗看到上面所写战策。别人看去，却没有一字。就建天书观，把无字天书秘藏其中。又建此天祝殿，以报答天地鬼神。'天祝'二字，即为天帝鬼神降下天书之意，目的是让得天书一事广为传布，以励军民斗志。"纪晓岚侃侃而谈，乾隆皇上和诸位大臣听得津津有味。纪晓岚话音一住，皇上率先称赞，大臣们也跟着喝彩。一时间，纪晓岚成了人群中的核心人物，他自己感到十分得意。在全过程的游历中，他俨然成了一个导游。

乾隆君臣走出天祝殿，巡视院内，碑碣林立，历代石刻，俯拾皆是。李斯的篆文、李邕的隶书、张衡的《不忘篇》、曹植的《飞龙篇》、陆机的《泰山吟》。……尤其是李斯篆文和李邕隶书，弥足珍贵。大臣们议论纷纷，乾隆当即谕令地方官员加意保护。

在配天门和唐槐院，看了汉柏和唐槐，接着进了仁安门，来到迎宾堂。迎宾堂又叫东御座，是皇帝休息更衣和举行宴会的地方。这里早已为乾隆君臣备好了午宴。

酒席宴前，乾隆皇上神采飞扬，特为纪晓岚赐下御酒一杯。纪晓岚虽不善饮酒，但皇上赐给的御酒又不能不喝，并且在年老的大臣面前，有这样荣光的机会，也实在难得。就一合眼，喝了下去，不一会儿脸上就泛起了红晕，皇上看着笑道："纪昀果然是才如苏轼，饮似东坡。"老臣们听了，见纪晓岚的脸，红得象猴子屁股，不由得窃笑起来。

皇上向纪晓岚问道："这东岳庙尚有何掌故？你为朕道来！"纪晓岚自感晕晕忽忽，唯恐说话有失，忤怒圣上，看一看身边的刘石庵，立时有了主意："启奏皇上，前日在京城曾和刘罗锅子谈起泰山掌故，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皇上和大臣听了哄然一声笑了起来，刘墉虽然刚47岁，却已经驼背。纪晓岚等与刘墉要好朝臣们，给他起了个"刘罗锅子"的外号，拿他开玩笑。每逢当着他的面叫这个外号时，刘墉便感到浑身不自在。于是，刘墉挺一下佝偻着的腰杆，梗两下脖子，活像一个探头乌龟，人们便不禁哑然失笑。

刘墉知道纪晓岚有意取笑他，但当着皇帝的面，又不好反唇相讥，便狠狠瞪了纪晓岚一眼，挺挺他那罗锅子腰，扯着山东腔，讲了一段姜太公封神东岳庙的故事。

午宴过后，君臣一行来到岱庙前的大街上，在一座戏棚里，吹吹打打，戏台上正伊伊呀呀唱得来劲，走进去看，那戏台上的崔莺莺正唱着思念张君瑞的戏文。

乾隆看了灵机一动，叫随行的董曲江、刘师退、刘石庵、纪晓岚等人说："朕有一联，尔等谁能对来？"随口吟道："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说话间带大臣们回到了大街上。

董曲江等沉思未就，纪晓岚举目四望，猛然间想出了下联，于是答道："春和坊，卖夏布，秋收冬藏。"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对东、西、南、北四方，虽信手拈来，却十分贴切工整。乾隆点头微笑赞许。董曲江等一时不好对上更好的下联，便干脆不对了。

第三天，晨雾弥漫中，浩浩荡荡的登山队伍，来到泰山脚下的岱宗坊。这岱宗坊为泰山门户，建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清雍正八

年重修。

雕刻细腻，古朴典雅。乾隆帝骑马在前，一帮大臣们紧紧尾随而行。到达斗母宫，已近中午时分，他们便在这里午餐休息。

"斗母宫"年代已久远，原名龙泉观。明朝嘉靖二十一年，曾予重修，宫院宽广，女尼众多。登山的人，多在此休息用膳。院中供有送子观音，缺少子嗣的人家。常常携着来此叩拜。因此斗母宫一年四季，香火鼎盛，善男信女及游客络绎不绝。同时，外边也流传着，宫中女尼不守清规戒律的流言。

乾隆君臣早有所知。

宫中女尼见皇帝驾临，便毕恭毕敬请至东轩。其中挂满历朝名人匾联。女尼摆好笔墨纸砚，请君臣题字留诗。

乾隆欣然应允，首先写下一句上联：

"钟声磬声鼓声，声声自在；"

上联刚刚写完，大臣们纷纷喝彩，皇上看一下近旁的纪晓岚，灵机一动，对纪晓岚说道："左庶子，你写下联罢！"纪晓岚接过笔来，更不思索，挥毫写道："山色水色物色，色色皆空。"上联写得好，下联对得稳，而且有声有色，意境幽远。小尼姑们不敢说话，只是互相传递眼色。

纪晓岚看看这帮俊俏的女尼，想起外边对斗母宫女尼的流言，他爱开玩笑的毛病又犯了。带着一脸诡谲的笑容，另取一纸，挥笔疾书，顷刻间又写成一联：一笔直通两扇敞开大臣们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乾隆也觉得纪晓岚过于轻佻，开玩笑失了分寸。正想说话，纪晓岚已挥起笔来，在写好的对联下，各加了三个字。

全联变成：一笔直通西天路，两扇敞开大千门。

寓意新颖别致，乾隆和同行的大臣们，都呵呵大笑起来。

出斗母宫，乾隆君臣沿小路返回，循登山大道盘桓而上。

乾隆帝在这回马岭换乘小轿。盘旋而上，登临中天门。

在"快活三皇"，乾隆下轿步行，看老臣们都落在了后头，身边紧跟上来的，只有纪晓岚、刘墉、和珅等人。望望上面，山峡回环曲折，还看不见南天门的影子。过了云步桥，野花野草，五颜六色，形状各异。举目四望，满眼都是"吸翠霞而天矫"的松树，把根托在悬崖绝壁的隙缝，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枝叶，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望着这满眼的青翠、媚人的风姿，大家无不精神抖擞。

乾隆虽已56岁，却兴趣盎然，健步走在前面。再往前走，两旁怪石嶙峋，细纹密布，好像碎烂的样子，但触之却十分坚硬。

乾隆突来灵感，向纪晓岚等人说：

"朕有一联：'泰山石稀烂挺硬'，尔等试对下联？"刘墉、纪晓岚、和珅几人思考良久，却一时想不出。刘墉、和珅等见纪晓岚沉默无语，心想，这一回怎么连纪才子也给难倒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人登上了中天门，回首四望，风烟万里，黄河如带，大家却被这壮丽的河山景色迷住了。纪晓岚忽然高声大叫："对上了！对上了！启奏皇上，为臣已有了下联！""噢？你说说看。"乾隆转过来头来看看纪晓岚。

纪晓岚神采飞扬地答道：

"臣对得是：黄河水翻滚冰凉！"

"嗨--好！好！"乾隆略一思忖，微笑着连连点头。刘墉、和珅等人听了，

也自愧不如纪晓岚。

十几位年老的大臣们赶上来了，一起行至五松亭。这里有松树五株，据《史记》载，秦始皇上泰山，中途遇到暴雨，避于松树之下，因而封这里松树为“五大夫松”，原树在明万历年间，被山上大水冲去。眼前的五株，为清雍正八年补植，却也长得繁茂异常，气势雄伟，风涛阵阵，饶有情趣。

再往前走，就是险路十八盘了。每盘有石阶二百蹬，宛如登天云梯。乾隆由人搀扶在前，纪晓岚、刘石庵、和珅紧随其后。一帮老臣又落在了后面。一个个气喘嘘嘘，水汗淋漓。

过了朝阳洞，来到了对松山，两面奇峰对峙，满山奇形怪状的古松，虬翠阴翳，人到这里，俨然进入画卷之中。纪晓岚站在皇上身旁，看着满山秀色，听着山间的潺潺水声和阵阵松涛，赞不绝口。乾隆帝令人取出笔墨，挥笔在岩壁上题写“岱宗绝佳处”五个大字。

一阵颂赞过后，乾隆帝由侍从搀扶着，继续沿盘道攀登，和珅、纪晓岚、刘墉等络绎跟随。攀至盘道尽处，一座高大的石门巍然屹立，横额上的三个大字赫然在目：摩天阁。

“南天门！”

皇帝的声音虽然不高，却引起大臣们的注意。他们站在南天门前，松涛盈耳，衣袂缠云，宛若置身仙境，乾隆高兴异常，指着被夕阳染上金光的门联，朗声读道：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

这是泰山上的佳联之一，君臣们无不叹为观止。纪晓岚看看左右对峙的飞龙岩、翔凤岭，眺望夕阳照射，云霞掩映下的大小山峰，感到这副对联确实出手不凡，气势宏伟，描摹逼真。

随即，纪晓岚由登临泰山又联想到何府招亲选婿之事，由泰山之极又联想到君臣二人风流韵事之极，不觉红云飞面，顺首回眸，望了乾隆一眼。哪想，乾隆此时心中也在想着同一事。他见纪晓岚回望，表情殊异，便心领神会。于是，他就泰山南天门这副佳联顺口占出一联，云：登泰岱气韵神韵堪称风韵之首；观人世江流海流当道情流之峰。

纪晓岚听了，更是豁朗一笑，随即也口占一联作答，云：登峰造极乃明皇齐天大福；一统化异本青帝盖世奇勋。

乾隆和纪晓岚君臣二人这一应一答，已被董曲江等随臣听到了，但是都不懂其中之意，也不好再问，只得作罢了。

穿过石门，来到西侧的石室内，看过元代中统年间的石刻《天门铭》，纪晓岚同董曲江等一帮文人秀士们纷纷赞叹。

赞叹杜仁杰的铭辞古雅，赞叹严惠范的楷法端严。原来，立在这里的《天门铭》石刻有两方，一方为杜仁杰所撰，一方为严惠范所书，皆为书林之最，文章之秀。

乾隆帝观罢，兴犹未尽，又带领群臣向天街进发。

在南天门之上，有一块依悬崖、临幽谷的天地，名曰“天街”。这是泰山上最高的一块坦地，人们便以街市名之。有土便有人烟，这里住着十几户人家，专做游客的饮食，安排住宿，和供应一些香烛纸钱的生意。

天街前面，就是宋代所建的碧霞宫。碧霞宫又叫碧题祠，宫内各殿，全用铜瓦、铁瓦盖顶，金碧辉煌。明洪武年间一次重修就花掉黄金四千九百五十两。当晚，乾隆君臣一行，即驻蹕于碧霞祠内。

晚宴过后，乾隆帝游兴不减，便带上纪晓岚、刘墉、和珅等几位臣子，

走至宫外，要看看夜色中的泰山。

俄而月上东山，银光泻地，在月色中看去，山不高而秀，林不密而青；四拢一片春黛，与苍穹紧紧相衔。微风吹拂，清香袭人，恍然如临仙境。乾隆不禁诵道："世人尽道皇宫好，哪知美景出天然。"纪晓岚深知，皇上性喜风雅，遂启奏道："如此美景，不应辜负，圣上当有所题留。"乾隆点头同意，随从侍卫赶快回祠中取来文房四宝。

面对这人间仙境，乾隆帝精神焕发，但千头万绪，一时竟无从谈起，想了几句词，自己也不满意，提笔很久，却不能落墨。

纪晓岚看着这月明风清的泰山，想起斗母宫女尼的风流韵事，便想起一个绝好的题词。看圣上思索未定，有意提醒乾隆，连声称赞泰山夜景："此景真乃无边风月，风月无边。"乾隆不愧为历史上著名的才子皇帝，听了纪晓岚的话，灵机触动，挥笔写出了"# 二"两个大字。

和珅看后不解其意，去问刘墉。

罗锅子含笑答道："圣上所书二字，既写景又寓事，言简意赅，冠绝千古，你看那不正是'风月无边'吗！"说到这里，他想起纪晓岚当着皇帝的面，叫他"刘罗锅子"，让他出丑，便有心难倒纪晓岚。遂向皇帝奏道："圣上若命纪春帆再题一语，对成一联，岂不更两全其美？""嗯，好！好！纪昀，你来把它对上！"乾隆觉得有趣。

纪晓岚看透刘墉的心思，眼珠一转，来了主意，提笔写下两字"因受"。"乾隆和刘墉、和珅等不解其意，正待纪晓岚解释，却见纪晓岚又书一联：斗母宫# 二，留石庵因受。

皇上看后，立即理会其中用意，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这一联的寓意是："斗母宫风月无边，刘石庵恩爱存心。"刘墉见纪晓岚又拿他戏谑，脸上热辣辣的。

纪晓岚早已笑得前仰后合。

刘墉罗锅着腰，笑嘻嘻地拿起笔来，为纪晓岚刚写一联，提上落款："纪匀"。

其意是：纪昀少日。

乾隆君臣又大笑一场，然后回宫歇息，一夜无事。

次日五鼓，他们便挑灯匆匆赶往日观峰，去看日出的胜景。

时序虽是初秋，但日观峰在泰山极顶，境深三十里，出海八千丈，山风吹来，凛冽袭人。

他们到达日观峰顶，俯看山下，天地未开，混沌一片，眺望东方，亦浑蒙难辩。眨眼间，白光乍吐，射出海面，扶摇直上，霞光如矢，相继突破晦暗，崩射而出，继而金黄，继而橙红，继而朱紫。……，七彩交错，将云层透射得如琥珀、如玛瑙、如汉玉，玲珑剔透，煞是好看。

少顷，一轮鲜红的旭日，象一团即泄的铁浆，突然自大海中涌现。山林立刻披上了一袭金黄的晨缕，正是所谓"沧海浴日，金轮晃漾"的奇观了。

用过早膳，乾隆君臣在玉皇顶附近的东岳府祭祀之后，来到庙北的弥高岩下。

乾隆忽然想起《论语》里"仰之弥高"的句子。

乾隆本来擅长联语，但总是难不倒纪晓岚。今天他想，我何不用《论语》上的句子难他一难？便给纪晓岚出一联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乾隆想这一回也许难住了纪晓岚，哪知他的语音刚落，纪晓岚便接

着念出了下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此联对得自然流畅，无懈可击，浑若天成。乾隆及众大臣无不为之口叹心服。

看完唐玄宗的《纪泰山铭》、宋真宗的《述功德铭》，在“五岳独尊”石刻前，纪晓岚引头吟诵起杜甫的《望岳》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他们爬上天柱峰，去看那座立于泰山极巅的无字碑。

那碑高一丈五尺六寸，南北面广三尺六寸，东西侧厚二尺四寸，上微隘于下。

顶似幢盖，另以石复，四棱盘折。石色明净可鉴，非泰山所有。大臣们看得非常仔细，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董曲江认为，是秦始皇时所立；董邦达则持汉武帝所立；刘师退则认定是神主石；刘墉认为是石标。各执一理，互不相让。

纪晓岚沉思良久，才开口说话：“我认为汉武帝所立一说不无道理。《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着秦始皇立泰山刻石，但未曾指出立于泰山之巅，且当世刻石辞有147字。而《史记·封禅书》中，记汉武帝到泰山封禅，‘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却不言刻石。汉武帝所立较为可信。”大家认为言之有理，但仍不能定论，有待后世考证。

下山路上，乾隆皇帝想听泰山掌故，大臣们便有讲《八仙过海》的，有讲《吕洞宾戏牡丹》的。有讲《瑶池会》的，有讲《悬云寺》的。

行到扇子崖，轮到纪晓岚讲，他便绘声绘色地讲起岱宗坊的传说来：相传当年碧霞元君为占泰山，用尽千方百计，战胜许多对手，终于独占了这块宝地，成为一山之主。但她贪得无厌，依仗其父东岳大帝的权势，不断将管辖范围向四周扩张。这样，便引起各方神仙的不安和愤慨，大家纷纷去找掌管封神大权的姜子牙，状告碧霞元君。

一日，姜子牙带着“封神榜”来到泰山，给碧霞元君划定范围：以泰山极顶算起，四周各管五十里。碧霞元君嫌地面太小，当场就和姜子牙撒气、哭闹起来。

姜子牙处之泰然，好言相劝：

“元君，你若嫌地面小，咱们可以再作商量嘛！”“怎么商量法？”元君问道。

姜子牙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说：“你可以找件东西，投往山下，东西投出多远，就以其长划为界，你看如何？”碧霞元君心想，凭我的力气和本领，扔出千八百里不成问题。便答应说：“好，就这么办！不过要说话算数，谁也不许反嘴！”“一言为定，决不食言！”姜子牙一本正经地说。

这时，碧霞元君躬腰拣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块抬手就要向外报，姜子牙急忙拉住，说：“且慢？石头遍地都有，你把它扔下山去，如何辩认？即使找到了，诸路神仙也不好承认啊！依我看，还是投件其他神仙没有的东西为好。”碧霞元君也觉得这话有理，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物件。姜子牙便在一旁启示道：“依我看，你脚上的绣鞋他人皆无，你将它投出去，既好寻找，别人也不敢不认帐！”碧霞元君听了，认为所言极是。便脱下一只绣鞋，用上全身力气向山下抛去。

姜子牙和碧霞一起找到岱宗坊所在之处，只见那只绣鞋头朝下插在地下，形如一座小小的坊门。他们一算里程，从这里到极顶，只有三十来里。这时，碧霞元君方知中计，但又不好反口，只好默认。

此后，那只绣鞋变作岱宗坊，成为泰山的边缘。

乾隆听后，觉得微言大意，十分高兴，想起这次封禅巡山纪晓岚殷勤备至，不负所望，当即谕令，回京后，加官一等，从重奖赏。

九．月下花前

纪晓岚在北京的住处，亦称"阅微草堂"。

原来，阅微草堂有两处，另一处在其家乡献县崔尔庄。后来他成《阅微草堂笔记》一书，其名盖取于此，自不必多说。

北京阅微草堂之东，便是樱桃斜街。樱桃斜街之南，便是北京有名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系由陕西巷、百顺街等八条街巷组合而成。八大胡同这里，素以烟花柳巷著称。不过，这里的妓女不同别处，多通诗词歌赋，品位较高，自然有了身价。

在八大胡同北面，接近纪晓岚家居住的阅微草堂，有一处青楼名曰"醉月轩"，极为高雅，名声风扬也足。

醉月轩中，色艺俱佳之名妓颇多。而称绝道艳者有小如、嫦娥、凤燕、月环、胜施、小倩六人。

这日，小如等六姐妹无事，正在屋中闲坐，忽见外面涌进一伙子人来。望去，乃是些旧相识。这里有纪晓岚、陈半江、戴东原、董曲江、刘师退、吴文魁，他们都是翰林院的，此外还有中堂刘石庵。

原来，翰林院编修陈半江，被乾隆派往江西南昌府出任知府，纪晓岚这些人都是他的好友，便假醉月轩来为他饯行。

这会儿，小如等众姐妹闻声，抬头望去，见是这些风流才子和一代名士来了，都非常高兴。她们非常仰慕这些人，觉得这些人的到来为自己抬高了不少身价。

尤其是得到他们的馈赠，更是荣耀非凡了。

于是，她们便都启门挑帘迎接。

让座、看茶、打水，自然地是一番殷勤和繁忙。

待忙碌过后，大家都入了座，诸位名妓便提出了她们的要求：让这些才子们给题诗留联，以为相赠。

纪晓岚听了后，说道："既然大家有邀，我等决不会让你们失望。不过，我听说诸位也都是些才女，我倒想先听听大家的诗词，不知意下如何？"刘石庵、董曲江、陈半江、戴东原、刘师退也都是欣然同意。

小如、嫦娥、凤燕、月环、胜施等，见这些才子很看重自己，心里也都非常高兴。还是由小如出头，她看了一下纪晓岚等人，便双手往左腿弯处一按，打了个"千"，权作行了见面礼。然后，说道："既然如此，我姐妹几人各联诗一首，也算作对诸位名士的欢迎吧。"接着，小如说道："现在由我提议，我们说首两物相仿的诗，也许会使室内生趣添辉。虽为俚调，不作高

雅，倒也凑趣。”小如说完，又怕大家不知所措，便领先作了一首，以为示范。她作的这首诗是：两物相仿茶和酒，吕字分开两个口。

不知哪口喝茶，
不知哪口饮酒。

嫦娥一听，完全明白了，这是个谜令，便接着说道：两物相仿霜和雪，朋字分开两个月。

不知哪月下霜，
不知哪月下雪。

凤燕更是个机灵鬼，她略加思索后，便说道：两物相仿糜和黍，圭字分开两个土。

不知哪土种糜，
不知哪土种黍。
月环也不示弱，接着说道：

两物相仿锡和铅，
出字分开两座山。

不知哪山出锡，
不知哪山出铅。

胜施又是一首出人意料的答诗，说道：

两物相仿椽和柱，
林字分开两个木。

不知哪木作椽，
不知哪木作柱。

醉月轩中，另有一妓，名叫小倩，色压群芳，光彩照人，艳丽奇绝。唯独不足的是，她是个哑巴。说来也奇，别的哑巴，耳朵失聪，她这哑巴，却耳朵灵敏如常。这会儿，她听了大家的诗作后，也搔首弄头，千态百姿，妩媚动人。这情态，更使人拜倒。特别是她那石榴裙随风飘舞时，更让人意乱神迷。

纪晓岚见势，明白了她的意思，便取来纸笔，让她以书作答。

小倩握笔，一挥而就。看去，只见上面写道：两物相仿你和我，炎字分开两个火。

不知哪火暖你，
不知哪火暖我。

众人看了，都大吃一惊，没想这小倩竟这样聪慧，诗中透露着情丝脉脉，不觉似有春风鼓荡情怀，真个烤人。

纪晓岚见此，感叹不已。万没想到，在这个无声的世界里，竟蕴藏着如此深重的情感。于是，他当先给小倩留了赠联：无声无音倒也动神韵；有情有楚更是见苦心。

随即，陈半江亦赠了小倩一联：

问心须知默默含情处；
叩胸尽在深深不语中。

戴东原见之，挥毫题赠道：
多少苦衷，不忍明言同息伪；
有何乐趣，勉将默笑学婴宁。

刘石庵所赠一联，更为贴切：

真个销魂，千般旖旎难传语；
为郎憔悴，万种相思不忍言。
董曲江题赠尤为奇异，不同一般：
楚楚深情，何须语言描绘；
脉脉幽思，不用色泽掩映。

诸才子，又分别地为小如、嫦娥、凤燕、月环、胜施五个名妓赠了联。值得一说的是，他们所获的赠联，都有她们的艺名相嵌，真个称得上妙绝伦比了。

小如获得的赠联是：

小住为佳，小楼春暖，得小住，且小住；如何是好？如君爱怜，要如何，便如何。

凤燕获得的赠联是：

凤枕鸾帐，睡去不知春几许；
燕歌赵舞，醒来莫问夜何宜。

嫦娥获得的赠联是：

灵药未应偷，看碧海青天，夜夜此心何所寄？
明月几时有，怕琼楼玉宇，依依高处不胜寒。

月环获得的赠联是：

天高地广，才见青青月；
海碧山翠，唯闻艳艳环。

胜施获得的赠联是：

胜女千娇，遗风四面，常惹痴郎望；
施艳百媚，传神八方，竟使醉男归。

众妓获联，欣喜非常，当即置酒，招待各位名士。

数人中，唯刘石庵能畅饮，即使连连干过三杯五杯也不醉。

而纪晓岚却大为不同。别看他生得体态高大，诗思又极为敏捷，却不善饮。

这点与"李白斗酒诗百篇"相比，那是差得天高地远了。他只三杯两盏下肚，早已变成了红脸关公。

众才子和妓女们见了，都觉得有些好笑，要求他即席赋诗一首。

他看了看，见实在是有些躲不过去了，便站了起来，说道："很对不弃，纪某人因多贪了几杯，大有江郎才尽之感了。"

不过，为了酬谢大家的深情，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你们看如何？"“是不是有关你自己的风流韵事？”嫦娥问道。

"讲是讲，可不许用暗语捉弄人。"月环说道。

众名士也都应声附和。

纪晓岚见势，便变得严肃起来，说道："岂敢岂敢，我所讲的全是真人真事，是那年业师李又聘老师讲给我的。这可是个情海中的巧遇呵，大有沧桑无尽，月落星沉，而情丝绵绵之感呵。"接着，他便一字一板地讲述起来。

李又聘有个同窗好友，名叫赵大中，东光人。赵大中因事自山东去北京，途经德州。遇一店名叫清风店，他便进了去。进店一看，见有一名小妓侑酒。

初看时，他无甚感觉。可是过了片刻，他竟惊奇起来，叫道："啊！惜春？"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他没少经过此地，曾幸遇一名叫"惜春

"的小妓。

惜春，长得聪颖、俏丽、妩媚，非常招人喜欢。在那期间，他没少与惜春在一起。

为此，头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直消失不得。正因为这样，他今天见到了这名小妓，马上想起了当年的那小妓了。

然而，他马上又将自己的想法否掉了。他暗暗地算了一下，如果当年的惜春尚在的话，年龄已该是40岁左右的人了。

他想到这里，立刻抱歉地说道："对不弃，对不弃，是我弄错了。"也几乎就在他说这句话同时，那名小妓竟瞅着他痴痴地发笑。

赵大中有些莫名其妙，问道："难道是在笑我的莽撞和憨蠢吗？"小妓听了后，止住了笑声，说道："大爷，你怎么将肯定了的事情又马上否掉了呢？""我错了，我就应否掉它，难道这事不对吗？姑娘。""不，你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错的而是我。""是你？"赵大中简直是有些愕然了，只好用眼睛盯地望着小妓。

小妓道："请你再好好看看，难道我不像惜春吗！"一句话，敲开了赵大中的心扉，说道："像，真像，确实像。""那么不像的地方呢？是不是指着我的年龄！

"赵大中点了点头。

小妓听了，再没有笑，而是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名叫小莲，惜春是我的姑姑。"赵大中听了眼睛睁圆了，惊叫道："怪不得我将你当成了惜春呢。现在，我倒想要问你，那个惜春现在何处？"小莲道："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不过，你还想见到她吗？"赵大中道："当然，我恨不得立时能见到她。""那好，我会领你去见她的。不过，我倒想要问问你，难道我还真的像当年姑姑那样有吸引力吗？"小莲说这话时，是带着几分撒娇的口吻的。

赵大中听了，心花怒放开来，说道："同样，同样。"当夜，二人就宿在一起了。

翌日，小莲带领着赵大中来到了她们家里。一进屋，便见到了惜春，果然是多年前的老相识。

不过，赵大中心中却升起一种悲凉之感。只觉得岁月无情，光阴流逝得好快，当年的一个活蹦乱跳的惜春，如今已是半老徐娘了。也还算好，她当年的风韵犹存，依稀中又看出几分相似。于是，他们二人坐在一起，谈起当年，唠起别后，真是悲喜交加，欢快非常。

说来也巧。正在他们二人谈唠得如漆似胶之时，由后院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她见到赵大中后，先是一愣，接着又盯注了良久。

惜春也看到了老妇人，正待她要向赵大中作介绍时，不意老妇人却自己开口了，说道："这位大爷，可是东光人氏？""不错。那你。……"老妇人没有回答，而是接着问道："那么，你当是大中了？"赵大中越发惊奇。

老妇人没有看他，接着问道：

"大爷，可是字板台甫？"

赵大中听到这儿，不由得啊地叫了一声。

老妇人还没有理会，继续问道：

"府上可是号称天下第一家？"

赵大中惊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只觉身子飘渺在云雾之中了。

老妇人也不用他再次追问了，而是自己解释道："看来，自己已是人老珠黄，肤枯肌衰了。唉，也难怪大爷不认识了。"老妇人说这话时，语其中充满了苍凉感。

然而，她也不等赵大中发问，继续说道："说来，这也是作女人的特点了。在人生中，第一印象总是那样的清新。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从你的音容笑貌和那洒脱的身影里，我还能够认出你来。"赵大中听了，似乎是有所感觉了。但是，没等他说出口，老妇人却如数串珠一样地说道："我也是清风店的老人了，名字说出来你也会熟识的，就是那个曾轰动一时的名妓翠珠。""啊？翠珠！

"赵大中眼中一亮，似乎真的有一颗翠珠在眼前晃动，熠熠发光。

老妇人也似乎比方才更加麻利快了。只用手一掏，从衣兜里摸出一颗绿绿的翠翠的晶莹瓦亮的小东西。然后，在赵大中面前晃动了一下，说道："赵大爷，你不认识我了，你可还认识这颗翡翠扇坠吗？""扇坠？"赵大中一惊，终于想起来了。

那是30年前，他在这家清风店祝当年，这里有一个翠珠姑娘生得白嫩细腻，妩媚诱人，一弯刘海，两窝酒坑，实在讨人喜欢。两个人一见如故，赵大中一住就是多日，临别时将一翡翠扇坠留下作赠，未想事情过去这许多年了。

老妇人已再也不是无限感慨之状了，而是欣喜非常，说道："总算是我们祖孙三代与赵大爷有缘，今宵咱就来个不醉不休吧。"片刻，酒已置好。翠珠、惜春、小莲，共同陪着赵大中饮起酒来。

不过，赵大中的酒杯却总是迟举。他的眼前，总是流淌着30年的岁月。时光，那真是一条浪花翻卷的河流。当年的翠玉一般的翠珠，已经变成了一颗被抽尽了水分汁液的干果；当年的荷花一般的惜春，已经早已是"莲花多结子"的时候了；只有这水灵灵的小莲，才是"绿竹又生孙"了。

想到这里，赵大中的眼角湿润了，似乎有那泪珠滴在酒中。是苦，是甜，是酸，是涩，他也分不清了。

而翠珠、惜春、小莲祖孙三人都不觉得，也不避讳，起劝酒，欢快异常，其乐无穷。

纪晓岚讲完这个故事，向在座的诸位问道："大家对于这位赵大中的一箭三雕的情缘，可是有些羡慕否？"刘石庵听了，说道："何必空去羡慕人家！我这里倒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晓岚兄可想听否？"纪晓岚听了，笑道："既然刘兄愿作此奉陪，纪某自是洗耳静听了，请讲吧。"刘石庵道："那就让我在诸位面前献丑了。"刘石庵，名墉，字崇如，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是乾隆朝主宰朝野的重要人物。他足智多谋，诙谐风趣，但又为官清廉直正。他与纪晓岚又是好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学识，论说时政，很是对心。

刘石庵要奉陪一个故事，纪晓岚就开始加他的小心了，怕他算计了自己。哪想还真按纪晓岚所猜测的来了。不过，乍开始时，纪晓岚还是没有听出来的。

刘石庵讲道--

说这话，已是70多年前的事了。事情发生在河北沧州所属地面的献县。

在献县，有家姓施，老人叫施己。

施己会看阴阳宅。

一日，他的夫人对他说道：“你一辈子净给人家看坟茔地了，结果人家出了些作官为宦的。而轮到自己家，你却不去看了。”施己听了后，打个唉声，说道：“只可惜，咱家没有福人哪。”“咱四个儿子，难道一个有福人都没有吗？”“至今还看不出。”“那么，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办法吗，却有一个。”于是，他就对夫人“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阵。

这天夜晚，施己把四个儿子叫到跟前，说道：“今晚，我叫你们四个人去咱家祖茔守墓。你们谁也不准在那里偷闲，要各尽职责，待天亮之后，你们回来见我，说明所见到的都是些什么。”四个儿子心里纳闷，老爷子今天这是怎么的呢？为何想出这样地一个做法？但是，也不好问，只好遵命行事去了。

常言，“一母生九子，九子还个别”，确实不假。施己的四个儿子中，老二、老三、老四关系融洽，常在一起。老大却与他们不同，总好自己在一边。那哥三个见了，背地里都这样说，老大可能是有什么隐私，不好对别人讲。然而，他们几次地跟随着老大，暗地里进行探视，结果也未发现什么情况。这事，暂时只好这样作罢了。

今夜，老二、老三、老四听了老爷子的话后，决定要跟着老大，要看个究竟。

哪想，待他们注意寻找时，发现老大不知啥时已经不见了。无奈，只好他们三人一起出动向祖茔走来。

当他们兄弟三人走进祖茔地时，忽然狂风大作，刮得飞沙走石，将三人吹向了三个方向。老二在正南，老三在正东，老四在正西。说来也怪，他们被风吹到的地方，都在祖茔地边界。到了那儿后，他们再也不能动弹了，只能用眼睛向四下望着。

这天夜晚，正好是明月在天的日子。风过后，明月就出来了，把大地照个通明瓦亮，什么都看得真真切切。

他们看着看着，见老大由北面来了。放眼望去，只见老大忽然地拐进了一个尼姑庵，转眼不见了。

这哥三个，心里都明白。那尼姑庵中，有一个尼姑名叫妙玉，长得天姿国色，正当盛年。施家老大，早就与她私通，情感深切。这件事，哥三个早就听说，但是未能相见。今日亲眼所见，自然是无有疑虑了。

过了一会儿，施家老大由尼姑庵出来，便向祖茔地走来。

说来也怪，自他走出来，祖茔地便变得风平浪静。更奇怪的是，老大的前面有两盏灯笼引路。老大走那灯也走，老大停那灯也停，显然那灯是专门为着老大打着的。这哥三个再一细看，见那提灯者正是两名小鬼。于是，他们三个暗自惊讶道：“莫非这个老大便是有福人！”老大在祖茔北面立足了，那两盏灯也一直亮到天明。

别看哥四个来时没有同来，归时却是同时回走。

到家后，老爷子问了一下去茔地所见。

老二将所见讲了一遍。当讲到老大去尼姑庵时，更是一片加两片地讲开了。

说老大与尼姑妙玉如何私通，邻里如何评说。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回是端的看出了个究竟。他这样说，是为了让老爷子知道事实真相，免得平时对老大总是有些偏厚。事实也确如此。尽管老大不务正业，有时东逛西

荡的，但是他从来不去管教，还想将来把当家的重担传给他。

哪想，待老二讲述完毕之后，老爷子不但没有加以指责，反而呵呵大笑起来，说道："你们不是找有福人吗，这回找到了。"“找到了？在哪？”“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老二、老三、老四一听，愣了。不约而同，立即将目光盯在老大身上。

心想，是他？能是他？能是这个与尼姑私通的大哥？

老爷子道："你们再细想想，当你们三人进茔地时，那是飞沙走石狂风大作。

而老大进得茔地时，却是浪静风平，明月中天，再说，在他的前面还有两盏明灯，由小鬼给提着。要不是大命人，能有这后果吗！"哥三个一听，回味了一下在茔地的所见，心里也有些暗暗地服气了。

这时，老爷子又接着说道："这仅仅是个开头，有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们等着瞧吧。"哥三个还想问一问，不过老爷子却没有再说的意思。只是出人意料地说道："你们快些把庭院收拾利落，把车套上，再带上些斋银，准备去接有福人。

"还接有福人？"老二问。

"对，更有福的人还在后头。"

"那么，那人是谁呢？"

"不必要细问了。马上起身，去将尼姑庵中那个妙玉尼姑接回家来。"这哥三个听了，眼睛都睁圆了。心想，老爷子这是怎么的了？这不明明是助纣为虐吗！

不过，哥三个对老人都很尊敬，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他们立即拴车套马，置备银两，伙同老大一起前去尼姑庵。不用说，所带斋银是为了给妙玉赎身还俗的。

单说妙玉还俗，离开庵堂，来到施己家，不久便生下一个男儿。

原来，这个妙玉在尼庵时就已经怀有身孕了。

这个男儿生下来后，就不同寻常，与一般人不一样，夜晚观物，两眼炯炯发光，不用灯盏，即能看到黑暗中的物件，随着时光流逝，这种功能才日渐慢慢消敛了。少年时，这男儿记忆惊人，过目成诵，被乡里誉为神童。后来，进士及第，授庶吉士，复入翰林，官至侍读学士，侍服圣上。他机智善辩，诙谐幽默，甚得圣上欢心。这事，就出在当今乾隆朝。自然，这个人亦以风流才子称著于天下了。

刘石庵讲到这里，有意地将眼皮撩起来，看了纪晓岚一下，说道："只可惜，这个施己家如此有名望，却是此等身世。

看来，人世间事，实在是无常呵。"

要说这个纪晓岚，乃天下才子，人间怪物，啥事能躲过他的心目！

他心想，这不是明明讲自己的身世吗！这个"施己"公，名字中的"施"姓暗示为"系"，"系"与"己"合起来，这不是纪吗！不过，他也倒觉得有些新奇，自己的母亲张氏，实为名门闺秀，哪里有尼姑之谈；自己的父亲纪容舒，为堂堂正正的知府大老爷，乃科举取任，举人出身。哪里有此之说！

看来，这分明是刘石庵在捉弄自己。

不过，纪晓岚也没有表现出异样来。这时，他的心情有这样两种，一是不好当面揭露，那样做反倒会引火烧身，落得个真假难辩的下场，传扬出去也是有些难听；一是他与刘石庵是好朋友，都是当今圣上面前的大红人，

为官清正，刚直不阿，互相仰慕。由于有了这样两个因由，他实在是不好意思把事情挑明白的。

然而，纪晓岚在这些事情上哪里容让过人！他是想，既要他知道我内心所想，也要给他一个反击，但是还要分寸适度，不能直接地伤损着他。

他想到此，便咽了一口小如新斟上来的茶，然后略露谦逊地说："刘仁兄的故事，使鄙人受益匪浅。不过，我也有一桩听来的往事，愚弟想请教仁兄，还望指教。"刘石庵明知他要反击，不过他也不反对，只是轻轻地呷了一口嫦娥新给添入的茶。

"哪里哪里，愚兄所言，也只是凑趣罢了，难得贤弟捧常"刘石庵不紧不慢地说道。

"那么说来，为弟就要献丑了。"

纪晓岚说着，便讲了起来。

说的是，当今圣上跟前有两位宠臣，一个名叫王申，一个名叫土庸。

王申和土庸二人，虽然同为朝廷重臣，品行却大不一样，一个贪，一个廉。

谁贪？王申。

谁廉？土庸。

一日，当朝圣上来到午门外。他举目一望，见午门至正阳门一段御道，已年久失修，原来，那条御道为块石所砌，此时已经磨损沉陷得高低不匀了。

于是，圣上传旨，要王申带人去修，限三天报上所需费用，两个月修整完毕。

王申领旨，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这项工程，本来一万两白银就足用了，可是他却报了个十万两白银。他在奏本写道："这段路，路面石头要全部更新，需要的石头要从房山运到北京，又要石匠精雕细制，工程浩大。因此，即便节俭开支，也得白银十万两。"圣上阅过奏本，当即恩准。

结果，不到一个月，御道修完。

圣上前来巡视，见御道修整一新，心中非常高兴，当即宣布：赏银万两，升官一等。

王申大人闻知，自是喜出望外。

哪想，纸包不住火，不几日这事的秘密便传开了。

土庸大人家有两个老家人，一个叫衣福，一个叫宝安。因这两个人是常人，有好多事都不背着他俩，这样他俩也就听到了。后来，他俩便将听来的事，讲给了土庸大人。

原来事情是这样：王申在修整御道时，并没有将旧石头全部起出扔掉，他想了个妙法，只是将那些旧石头拆下来，把道铺了铺，把石头翻个个儿，再请来石匠将石头凿了。这样一来，铺装后，便跟新的一样。由于他偷工减料，所用资金只有一万两银子，他纯剩九万两银子，再加上圣上所赏给的一万两银子，先后十万两白银白白地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单说这个土庸大人知道这件事之后，跟没知道时一样。第二日清晨，照样上朝去了。

他坐在朝房里，正好与王申大人相见了。

王申大人忙与他搭讪起来。

然而，他却闭着眼睛，像是要入睡的样子，只使王申大人讨得个没趣。

天色大明了，太和殿鼓响了。接着，就听太监高喊道：“万岁驾到--”朝房里的文武大臣们闻听，都急忙整理衣冠。然后，鱼贯而出，向太和殿奔来。

土庸大人见了，却没有动。而是等所有大臣走出去后，自己飞快地将朝服脱下，然后将里子向外翻了过来，再穿到身上，这才跟随了出去。

由于他跟随在身后，他的这个举动并没有被其他大臣看见。

圣上坐在龙椅上，居高监下，看得个清楚。他搭眼一看，在群臣后面站着个衣着不同的人，便有些纳闷。于是，他让群臣起身站到两边，自己要看看个究竟。

这下子看明白了，见是中堂土庸。圣上心想，土庸历来办事谨慎，今天这是怎么的了呢，怎么将朝服穿反了呢？即便是马虎和着急所致，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啊！

当朝有明文规定，朝服不整，为“御前失仪”，这是要判重罪的。

这时，王申大人也看到了，故意将声调抬高，说道：“土庸大人这是怎么的了。

面君匆忙，都可理解。但是，不管怎么的忙吧，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啊！”不用说，这个王申大人的话语是添油拨灯，也好让圣上加罪于他。

按理说，对于土庸大人的这个作法，圣上也满心是气的。

不过，土庸大人这样做，也是有依仗的。王庸三代为朝廷重臣，其父身为太师，为官清正，很得朝廷倚重。当今太后，又是土庸大人的干妈，更是使他在别人眼里是高人一等的。

因此，圣上望了他一下，只好将降罪的口吻改为责备的口气，说道：“御弟，你怎么将朝服穿反了，这太不应该了。你快下去将衣服翻过来穿好，然后再来见朕。”哪想，土庸大人并没有动，反而说道：“启奏圣上，臣的朝服穿反了不应该，皇家的御道翻着铺，恐怕是更不应该了吧。”王申大人当时正站在旁边，他听了土庸大人的话后，只觉得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浪崩舟，脸也由红刷地变白了。

圣上听了土庸的话后，心里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道：“你说翻铺御道？这是怎么回事呀？快向朕讲明。”土庸斜了一下王申，说道：“请万岁问一问王申大人，便会知晓，他是比我清楚的。”圣上转脸向王申问道：“这是怎么回事？”王申大人一看，事到如今，再瞒蔽也不中了，便慌了神思，急忙跪倒在地，说道：“为臣该死。臣没有用新石头铺御道，而是把原有的旧石头翻过来了。”“好个王申，你竟敢欺君罔上！”圣上怒气冲冲，又接着问道，“你到底用了多少银子？”“一万两。”“那九万两呢？”“那九万两。……”王申哆嗦着，答对不上了。

土庸大人看了，说道：“启奏圣上，不用细问了，这不是明摆着吗！”圣上一听，可也倒是。但是，毕竟王申大人是圣上宠臣，尽管圣上怒气在胸，最后还是宽容了他，说道：“王申任意胡为，罪责重大。朕命你将所侵吞九万两白银如数退回国库，重修御道。重修御道所需白银，由你自家拿出。另外，免去你所升官一级，再降职三等，还要收回所赏赐的白银一万两。”这时，朝臣都跪地山呼道：“圣上圣明。”接着，又山呼道：“土庸大人参奏有功，理当赏赐。”圣上闻听，说道：“御弟参奏有功，朕赏你朝服三件。只有一宗，今后再不要翻穿朝服了。”土庸听了，急忙跪地，说道：“谢主隆恩。反穿朝服，也只此一次了。”事情本来应该就此结束了。可是，事隔不久，

又发生了"以砖换银"的故事，使得土庸大人智斗王申的内容，又升华了一步。此事后提。

为此，圣上赏赐土庸大人两名宫女。

土庸得此赏赐后，欣喜非常，此后常与二位宫女恩爱在一起，又惹出不少风流韵事来。

"对于那些风流韵事，都在大家的想象之中了，自不必多说了。对于那个'以石换银'的故事吗，以后咱再交待。"纪晓岚说到这里，把眼睛转向刘石庵，问道，"刘仁兄，不知听了此故事后，有何见教！"刘石庵心里早就明白。纪晓岚所讲的故事中的"土庸"，正是指"壙"字，自己名曰刘壙，这自然影射于他；那个"王申"，正是指"珅"字，乃和珅之名，这自然影射和珅。好在这故事中，对自己多了些褒，少了些贬。那些风流韵事，也未去挑明，自然这又是另外一种"讥讽"了，不提。

这会儿，在座的刘师退，见纪晓岚与刘壙刘石庵的一还一报、唇枪舌箭地论战了一番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再说，也不能光听他们的逗趣，更不能因此而冷落了众妓的心。于是，他提议道："咱们还是饮酒行令，在座的人，不分宾主，一律参加，以次来对，以漏壶计时，滴水一百响之内对不上来的人，罚酒三大杯，大家意下如何？""同意！"大家异口同声喊道。

"那么，请你出上联吧。"纪晓岚说道。

刘师退暗示了一名小妓，让她备好壶漏，并准备三个令杯。然后，解释了自己所要出的对联格局，要求必须各拆两字，而且要语意通顺畅达，只有这样才算合格。

接着，他出口念出上联和作答联，以为示范。联云：因火生烟，若不弃出终是苦；水酉为酒，人能回头便成人。

纪晓岚历来文思敏捷，首先唱和。这时，漏壶才刚刚地滴了三响。他唱和的上联是：舛木为桀，全无人道也称王。

刘石庵听了，也接着对出下联：

女支为妓，情海无心自天青。

戴东原略一思索，也忙吟道：

采丝为彩，又加点缀便成文。

大家听了，都欢呼道："妙哉，贴切。"

这时，漏壶才响过15下。

董曲江搔了搔头皮，这才惊喜地叫道："我也对出来了。"接着他吟道：人言为信，倘无尚书乃小人。

陈半江挽了挽衣袖，站起身来，说道："听俺的。"接着，他答道：一大冷天，水无一点不成冰。

大家听了，又是一片喝彩声起。

这时，坐在纪晓岚身边的小如，扯扯他的衣襟，小声而腼腆地说道："纪大学士，奴婢也对了一个，你听听，看能通过否？"纪晓岚道："好好，你快说说我看。"

"不过，你可不能笑话我。"显然，这也是她要说给大家的。接着她对道：少女为妙，大来无一不从夫。

"妙妙，实在妙！"纪晓岚首先拍手捧常

刘石庵也频频点头称是。

嫦娥也不甘示弱，从刘石庵身边站起，说道："奴婢献丑了。"接着，

她对出了下联：女卑为婢，女又何妨不称奴。

这时，漏壶仅滴了5 3响。

陈半江听了，说道："看来，'醉月轩'的姑娘，都是当世才女，名不虚传。"这会儿，坐在陈半江身边的凤燕，坐在董曲江身边的月环，坐在刘师退身边的胜施，还都在低头筹措，凝目思索，有些难以为情。

于是，纪晓岚便有意替她们解围，说道："出诗答对，仅是其一。我听说'醉月轩'的姑娘，个个能歌善舞，琴瑟琵琶，样样精通，我看何不让她们表演一段。

只有这样，也不亏她们有个'杨柳小蛮腰'的身段了。"这时，尚未等大家表示出态度，哑妓小倩竟向纪晓岚打起手势来。她意思是说，她已经想出了下联了。

于是，有两个小婢见势，便急忙捧来纸墨笔砚。小倩也不畏惧，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在座的人围过去看了，都赞叹不已。只见那下联是：子女相好，人弗作恶便成佛。

"啊呀，就剩我仨了。"月环、胜施、凤燕同声叫道，"这漏壶滴得叫人心慌意乱，不知怎的，今天在众位学士面前，怎么的也想不出了。""别忙，现在漏壶才滴到7 1下，你慢慢想。"小如说道。

"不，我甘愿领罚了。"凤燕道。

这时，已有小妾又置上些酒菜。凑巧，上了一道名叫"生泡大蛤"的菜。胜施见了，如有所思，忙偏过头去，对坐在董曲江身边的月环说道："我不知在什么书上见过，有一句话是'雀入大水变成蛤'，这当作如何解释？"董曲江捏了月环一下素手，说道："你可能不十分清楚，何不向纪学士请教！"月环心领神会，便将脸转向纪晓岚，说道："是呀，我这里倒是有些请教了，请指正吧。"纪晓岚听了，呵呵大笑一声，说道："不过，我倒觉得这句话是你记错了，应该是'雀入大水变成水'吧！"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众妓的脸也唰地都羞红了。

正当这时，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吴文魁提议道："我看对这副对联的事，就到此为止吧，下面咱再换个新联。不过，我要求与纪学士对。""好，请听便吧。"纪晓岚道。

"那就不客气了。"吴文魁说着，便念出了他的上联：惟本色英雄方能到此；纪晓岚立即答道：是可怜儿女何必苛求。

吴文魁大为惊异，没想他来得如此神速。

不料，正这时纪晓岚依约念出上联：

羨君一片豪情，能似此娥眉粉黛？

果然，吴文魁是才高八斗的俊士，立即接答：叹我十年苦读，安胜他富贵功名。

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下问答，胜负难分。

正这时，以抽烟出名的号称"纪大烟袋"的纪晓岚把烟袋点着，小如也将桌上火锅盖掀开。倾刻，室内被烟和气充满。

吴文魁见状，灵机一动，说道：

抽烟呵气，眼前风云聚会；

说来也巧，吴文魁说这话时，竟放了一个响屁。小如一听，哧地一声笑了。

纪晓岚闻之，眉毛一挑，接道：

撒尿放气，胯下雷雨交加。

听了这一付对联，屋子里顿然卷起雷鸣般地掌声和轰笑声，久久不绝。

吴文魁听大家的轰笑，独他不笑。此时，他想起陈半江将去江西南昌，遂想起江西南昌有座"状元桥"，系因状元戴衢亨而名。戴衢亨，江西大庾人，才华出众，但因县令有眼无珠，埋没了他好些年，直到30岁时，连个小小的秀才都未考到手。众考生不服，就在这年给他捐了个秀才，这才取得入乡试资格。没想，80天中，他乡试、京试、殿试都获第一名，连中三元。昔日里那个县令闻之，自知厄运难逃，连夜挂印溜走了。他想到戴衢亨，又想到素以"神童"称世的纪晓岚，待讲明这件事后，遂得一上联：三十年，县考无名，府考无名，道考也无名，人眼不开天眼开；纪晓岚明知这是他在试己，便也不示弱，当即作答道：八十日，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殿试又第一，蓝袍脱下紫袍归。

吴文魁想到纪晓岚主考江南，自己游历洞庭、巫峡情景，遂口占道：洞庭湖，八百里，波滚滚，浪滔滔，大宗师自何而来；纪晓岚听了，马上答道：巫山峡，十二峰，云霏霏，雾腾腾，本主考从天而降。

吴文魁与纪晓岚的对答，已经进入高潮，互不相让，难分胜负。众人听了，只见他俩的答对是：四维罗夕夕多，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弓长张隻隻雙，张生求红娘，男单女成雙。

天当棋盘星当子，谁人敢下；

地作琵琶路作弦，何者能弹。

山竹无心，空生几对枝节；

河藕有眼，不沾半点污泥。

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

柳旁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

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

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说到最后，两人又以药名、桥名、地名、物名作对，分外生色。其联云：三尺天蓝缎；六味地黄丸。

今日过断桥，断桥何日断；

明朝奔圆月，圆月几时圆。

洛阳桥，桥上莽，风吹莽动桥未动；

鸚鵡洲，洲下舟，水推舟走洲不走。

吴文魁听了，马上来个简单的一联，只两字：色难；纪晓岚听了，说道：容易。

吴文魁未解意，说道："既云容易，为何不对？"纪晓岚答道："早已对出。""何也？""请猜。"吴文魁思索片刻，方才领悟，不觉呵呵大笑，说道："好个才思敏慧纪大学士，'色难'对'容易'，何等贴切，真天衣无缝也。"随即，纪晓岚与吴文魁又谈论了"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金寿门、罗雨峰、高西唐、黄恭懋、李复堂等人，是那样津津乐道。众才子和众妓听了，都有些目瞪口呆。

临了，有纪晓岚、吴文魁、陈半江、刘石庵、刘师退、董曲江、戴东原，及小如、嫦娥、凤燕、月环、胜施、小倩和另外三小妓，每人一句，遂得言情七言律诗二首。不久，在京传开，遂引为千古绝唱。

其一，云：

看遍人间多少情，
唯独你我最相通。
山花吐月心心淡，
水浪衔云瓣瓣浓。
岸畔无舟篙正插，
滩头有影柳斜横。
谁当了却风流事，
茶食减味色常空。
其二，云：
我将我心捧给他，
不知是叶还是花。
如为嫩叶叶常好，
若是鲜花花永佳。
月影融融梦织网，
云光漠漠魂纺纱。
只因盼侬多健建，
当劝休识女儿家。

十．结怨和珅

和珅得宠于乾隆皇上，实在是小人得势，一时间张狂起来，把一班文臣武将全不看在眼里。他仗着皇上的宠爱，卖官鬻爵，广收贿赂。便是和珅的家奴，也有许多官员去孝敬，只叫那家奴，在他主人前说一句话，便可升官发财。这也难怪，当时乾隆对和珅的话，句句相信，件件依从。别人的话，却很难听进去。有时遇到皇上动怒，只叫和珅进来说一句话，立刻转怒为喜。皇上常把和珅称为“我的人”。四方进贡的宝物，皇帝吩咐和珅自己挑选，把十成里的三四成都赏给他。

而实际上，和珅已经拿到了五六成，因为他早拣好的东西，拿到了自己家里藏起来，却把拣剩下的，留给了皇帝，皇帝再分给他一部分。这样和珅家里的财宝越积越多，有许多珍品还胜过大内里的。

有一天，正是望日十五，皇子、公主都进宫朝见，皇后留他们在宫中游玩。

七阿哥和诚亲王两个到了长春宫。七阿哥一不小心，打碎了设在宫中一只碧玉盘，这下可把七阿哥吓傻了，因为这只玉盘直径一尺有余，颜色翠绿，是乾隆皇帝最心爱的。正在七阿哥守着盘子哭的时候，凑巧和珅从院子里走了进来。

诚亲王年纪大些，知道这件事，只有和珅才有能力帮忙，便拉七阿哥给和珅磕头。起初和珅不肯管闲事，后来七阿哥急了，诚亲王又许给和珅一万两银子，求他想个法子，和珅这才答应。

到了第二天，诚亲王的父亲，真的送过一万两银子去，和珅便在家中拿了一只碧玉盘，悄悄地安放在长春宫里，这只碧玉盘要比打碎的那只大上

一倍，原也是进贡来的，和珅却把大的留在了自己家里。

和珅此类事体干了许多，官却越做越大，很快升为吏部侍郎。那班御史看他这样肆无忌惮，实在有些忍不住，便今天一本，明天一本，大家雪片似的参奏和珅，但乾隆皇帝不准，总是放纵着他。

这时的大学士刘统勋，是一个正直的老臣，看和珅闹得太不像话，常常当面责备。乾隆皇帝看到刘统勋忠心耿耿，功勋卓著，因此每逢刘统勋来奏和珅如何贪赃，如何枉法，便用好语去安慰他。

刘统勋是纪晓岚的座师，两人交往一直密切。刘统勋常向纪晓岚说起这些事情，纪晓岚虽然义愤填膺，但见圣上如此宠爱和珅，也无可奈何。便抄录柳宗元的《蝜蝂传》做为劝慰：“……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宝，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已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一日午后，一位姓吴的郎中求见纪晓岚。这郎中本是一位侍郎的管家，因同和珅拉上关系，成了和珅的党羽，靠着和珅的提携，竟摇身一变当起官来，吴郎中当官以后，对上司百般谄媚，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对下属则敲诈勒索，雁过拔毛，贪赃受贿，在京中声名狼藉，正直的官员耻于与他结交。

这位吴郎中本无什么才学，却附庸风雅，爱收藏名人书画。他看纪晓岚以文采出众而名满朝野，便多次托人向纪学士祈请墨宝。可是纪晓岚不管他怎么托人，怎么送礼，都婉言推辞，不肯给他写上一字。

谁知吴郎中恬不知耻，竟亲自上门求见。纪晓岚先是让下人回说，老爷酒醉未醒，不能见客，但吴郎中死皮赖脸地不走，从午后一直等到天黑。

纪晓岚无可奈何，只好出来见他，但又说“新患手疾，不能捉管，等日后痊愈，方能献拙。”吴郎中看今日不能成事，只好悻悻而归。但他仍未死心，觉得求不到纪学士的墨迹，有伤自己的脸面。于是下了狠心，一定纠缠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一天纪晓岚从朝中回府，吴郎中事先安排人打探得仔细。吴郎中接到回报后，便在半路上迎候，拦住纪晓岚的轿子，非请到吴府小酌不可。

纪晓岚到了吴府，见吴郎中早安排人预备好了文房四宝。

吴郎中摇尾乞怜地向纪晓岚打拱作揖，求他当场题写字幅。

纪晓岚知道，这种人得罪不得，不得不勉强应酬，但又担心毁了自己的声誉。

他心中一动：何不如此如此。于是提毫写出一幅联来：家居化日光天下，人在春风和其中。

吴郎中喜出望外，称谢不迭。当日宴请过纪晓岚后，又叫人送上一份礼物。

纪晓岚也不推辞，心安理得地带回家去。

这回吴郎中的愿望达到了，常以此向人夸耀，全然不知纪晓岚骂了他。直到后来，纪晓岚因“泄盐”充军伊犁，才有人告诉吴郎中：这副对联是副嵌头儿联，上下联的第一个字联起来是“家人”二字，是在暗骂他那不光彩的出身。

却说纪晓岚虽与和珅无什么往来，但一同侍奉乾隆，二人也是时常在朝中相见。他对和珅的事假装不知道，也不参奏。见到和珅时，谦谦有礼，

不卑不亢，和珅虽嫉妒他的才能，但这是真才实学，不得不敬重三分。

有次乾隆出行，由和珅、纪晓岚等人侍驾，乘船沿运河南行，行到沧州地界。

距献县才几十里。这里原是九河故道，河汊众多，许多小河注入运河。在一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岸土质松软，被水浪冲成许多小穴窝，人们叫它“浪窝”。但由于那时人缺乏常识，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是乌龟的寄居之所，说得通俗一点就叫“王八窝”。

乾隆在船上看见这里浪窝很多，觉得有些奇怪，便问身边的纪晓岚：“这两岸的坑穴，是些何物？”纪晓岚正想为皇上解释，和珅却在一旁答道：“圣上，这里是纪学士的老家呀！”这是和珅戏弄纪晓岚，将那些“王八窝”，说成是纪晓岚的老家，那纪晓岚岂不成了“王八”！然而乾隆不知道民间有关浪窝的传说，没有听出这层意思来，见和珅多言，又答非所问，便扭头看和珅一眼说道：“和珅勿须多言！”纪晓岚对和珅的意思很清楚，便对乾隆皇帝说道：“启禀万岁，这穴窝密集之处，便是河深的地方。”“噢，河深的地方，何以见得？”“河深”与“和珅”二字音同，巧妙地回敬了和珅，和珅听得清楚，但刚才已受过皇上责备，便不好多言。纪晓岚见皇上又问，便又说道：“此段河水暗绿，波大浪多，惊涛拍岸，形成诸多浪窝，自然是河深的地方。”“爱卿所言有理。”乾隆点头赞同。

连皇上都说有理，和珅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好看着纪晓岚苦笑两声，自觉不如纪晓岚才思敏捷，越发对他敬畏了。

丁亥年新春，刘墉已升任协办大学士。他见和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乾隆皇帝有意纵容，大臣们的参奏又一律驳回，心中十分愤恨。常想：即使搬不倒他，也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天，刘墉侦悉和珅应召入宫，正值风雪交加，泥泞满地，刘墉心生一计，要让和珅出洋相。

刘墉换上一身破旧的皮袍，匆匆出门，到通往宫中的路上，等候和珅。和珅刚走到这里，刘墉差人拦住轿子递上名刺，同时说明：“中堂亲自过府贺年，没有遇到和大人，现在已经下轿了。”和珅虽对刘墉耿耿于怀，但见刘墉对自己如此尊重，自己此时此刻不能失礼，无可奈何，只得冒着风雪下了轿子。和珅正要跟刘墉招呼，但刘墉没等他说出口，先“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口中说着：“给和大人贺年！”和珅一见到刘墉跪在地上，刘墉也是位高德尊权重一时的人物，都跪在地上拜年，和珅不得不急忙跪到地上回拜，可是他过年穿在身上的是格外名贵价值万金的雪貂皮袍和锦绣马褂，一下子沾得污浊不堪。

两人站起身来，和珅看刘墉，虽然他身上也是沾满泥污，但他却穿得是件破皮袍，早已破旧不堪，根本不值几个钱了，看来是有所准备，知道这是刘墉故意整他。和珅心中叫苦不迭。

到了宫中，将此事向乾隆哭诉了一遍，要乾隆为他出气。

乾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说道：“是你自己跪在地上跪的，怎么好拿刘墉治罪，大清律法上也没有此条啊！”又对和珅劝慰一番，便就此了事。

满朝文武一时间将这件事传为笑谈，觉得刘墉为大家出了一口怨气，人心大快。

于是，有人向纪晓岚说：

“纪大人满腹经纶，足智多谋，善于捉弄人，连诸位朋友，都让你戏谑

过。锋芒所向，为何总是闪开一个和珅？”纪晓岚也不否认，随即答道：“与友人开玩笑，只是寻个开心，友人虽难堪出丑，自有友情存于心中，不会介意，开得玩笑多了，说明友情深厚。我与和珅同朝称臣，也有时开个小小的玩笑，只是蜻蜓点水，适可而止，实因我们的交情不可与诸友相比啊！”和珅收受贿赂，已积蓄了万贯家财，于是挥金如土，连年大兴土木，营造府第。亭台楼阁，花园水榭，应有尽有，豪华至极，侈奢无比，并在各处雕刻名人的题词题字，汇集各家书法，要将和府装点得美妙无双，冠绝京华。

和珅在花园中建了一座凉亭，要在亭上镶一亭额。纪晓岚是文章圣手，他便求纪为之题写。

纪晓岚见和珅这次有求自己，心想我何不嘲弄他一下，让这位目中无人的权贵，也晓得我纪晓岚的厉害。

纪晓岚谦和地接待了和珅，又郑重其事地为和珅题写了两个大字：竹苞。

这“竹苞”二字，本是《诗经·小雅·斯干》中的词语，其原句是“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现在纪学士只写“竹苞”二字，和珅以为文简意丰，别有韵味，心想纪晓岚的学识确有过人之处。又看纪晓岚与别人常常是虚与委蛇，今天对自己是毕恭毕敬，和珅自然有几分得意，也不怀疑他在戏谑自己，便兴致勃勃地拿回府去，督工制成匾额，端端正正地悬于亭上。

新建的和府落成之后，和珅得意非常，在府中举行落成典礼，大宴宾客，炫耀门庭。一时间，和府内外，车水马龙，冠盖云集，热闹非凡。

文武百官的庆贺和恭维，使和珅感到无比荣幸。盛宴款待之后，兴高彩烈地引导来宾在府内各处观赏一番。

人们到了和府花园，看了纪晓岚题写的匾额，不少人看出其中用意，只是当场默然不语，回去之后互相传说，大为开心。

这天，刘墉、刘半江、卢文弨等人应邀来到和府。看到纪晓岚为和珅题写的“竹苞”二字，刘墉忍不住哑然失笑。和珅见刘墉笑得古怪，奚落之意溢于面表，但不明其中缘故，便向刘墉问道：“石庵兄为何发笑？”刘墉听和珅一问，后悔自己刚才失态，只是笑而不答。

刘墉越是不说，和珅就越是怀疑，于是再三追问。

刘墉心想，我何不当众说出来，让和珅当众难堪，不信他不怨恨纪晓岚，那他就会想法回敬一下，这两只好斗的公鸡碰在一起，准会有好戏看的，大家岂不快哉！想到这里，刘墉扬手一指那块匾，对和珅笑道：“看了匾上所书，不能不让人发笑啊！”这时，站在刘墉身后的刘半江，早已看出匾中用意，因他几个都是纪晓岚的多年好友，有意为纪遮掩，便悄悄地拉一拉刘墉的衣服，示意他不要说出真情。

和珅仍在追问：“请刘大人明示，这‘竹苞’二字有何蹊跷？”刘墉得了刘半江的暗示，一时犹豫起来，刘半江抢着说道：“依我看来，‘竹苞松茂’，语出《诗经》，后人沿用久矣。”

今者纪学士只题‘竹苞’二字，实为乱翻典故，弄巧成拙，贻笑于大方之家啊！

“和珅听了将信将疑，又掉头向刘墉询问，刘墉沉思一下，想此事这样，一出好戏就看不成了，便按捺不住地说：“依鄙人之见，这是纪春帆在和你开玩笑！”和珅不解其意，赶快追问：“他和我开的什么玩笑？”刘墉笑道：“

你把'竹苞'二字拆开来看，岂不成了'个个草包'吗？”和珅这时恍然大悟，心中又羞又恼，虽然当着众多宾客不便发作，但心中恨得咬牙切齿。暗暗想到，这纪大肚子，竟然作践到我头上来，岂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一定将你纪晓岚置于死地！

果然时间不久，纪晓岚同和珅的关系紧张起来。和珅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晓岚，但纪晓岚也是乾隆的爱臣，乾隆见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忍心伤害纪晓岚，便劝慰和珅一番了事。

和珅存心要陷害纪晓岚，刘墉知道了，后悔不已，心想自己只不过是想从中挑拨一下，让纪、和二人产生点小摩擦而已，没成想这和珅如此心狠手黑。便去向纪晓岚陪礼道歉，要他多加小心。

刘墉与纪晓岚本是好友，为什么他这次竟然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来？这其中另有缘故——纪晓岚和刘墉等人侍驾出游泰山，行封禅大典时，御驾出了京城向南行进，行到河间县地面，再往前走就是献县了，乾隆行到这里想起纪晓岚“哭雨”的事来：那是前一年的春天，天空正下着一场山雨，细雨濛濛、飘飘洒洒。正逢纪晓岚应召入宫，皇上见他脸上浇了许多雨水，便问道：“你为何进得殿来，还不把脸上雨水擦掉，你可知罪？”纪晓岚一听，有些害怕，刚才听人家宣召很急，便赶紧进宫面君，匆忙间忘了擦去雨水，此刻皇上降罪下来，如何回答是好？他急中生智，向皇上回道：“为臣面上雨水已经擦去，圣上所见，不是雨水，却是泪水呀，擦不胜擦，恭请圣上恕罪。”皇上听了心中一喜，心想纪晓岚又在跟我耍花招，我倒要察问一番，看他如何答对，便问道：“爱卿，为何落泪？”纪晓岚见皇上有意追问，便急忙答道：“微臣恭请圣上明鉴——”说着纪晓岚停下话来，偷眼看看皇上脸色。皇上问道：“明鉴什么？还不快讲！”“微臣不敢讲，怕圣上降罪下来，吃罪不弃。”“朕赦你无罪，快快讲来！”“谢皇上，叩请圣上明察。为臣家乡河间府，本为九河交汇之所，地势低洼，雨大之年，淹灌田亩，禾稼受损。雨少之年，地碱土瘠，野草都不能生长。这里即使赶上丰年，也只能得六七成；若是干旱之年，地不纳苗，泛起一层白白的碱末。每逢春季，干旱少雨，他处百姓皆曰‘春雨贵如油’，家乡百姓均说：‘春雨咸如盐’，皆因雨水降下，大雨尚好，能把碱气压下去，最可恨的是像今天这样的小雨，雨过天晴，日头一晒，盐碱集于地表，田里泛起一层碱沫。正赶上这春播之时，种上不出，出苗不长，田里无苗，家乡百姓，靠何获得秋收？为臣想起此事，悲悯家乡百姓，禁不住潸然泪下。”纪晓岚说着此语，真的声泪俱下，一幅十足的感伤情怀。

皇上看他脸上的雨水，真的换成了泪水，难得他有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之心，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皇上说道：“看你忧心忡忡的样子，倒是真的忧虑家乡百姓。每逢雨雪风霜，你常常为家乡忧虑吗？”“为臣不敢说谎，无论阴晴雨雪，家中朝中，臣总是惦记着百姓的疾苦。”“好吧！朕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臣下。那么你说，什么时候你才高兴呢？”“臣不敢说。”“只管说来，恕你无罪！”“为臣叩请皇上，免去家乡今年钱粮。”“呵呵，说了半天，你在和朕绕弯子啊！”“为臣不敢！恭请圣上降恩于家乡百姓，纪晓岚代家乡百姓谢恩了。”说着纪晓岚又跪在地下叩头，把皇上逗得连连发笑。

乾隆想想说道：“河间府共有几县？”

纪晓岚答道：“一十三县。”

“河间府一十三县，地面太大。这样吧，朕免去你献县本年的钱粮，你看如何？”“谢万岁。”纪晓岚连连叩头，已是笑容满面。……乾隆皇帝想到

这里，把纪晓岚叫到御驾旁边，向他说道："纪昀你可知罪？"纪晓岚听了此语，心里有点担心，但见皇上脸上笑呵呵地，不像有怪罪自己的意思，便大胆说道："启奏皇上，为臣不知何罪！"皇上说道："出京以来，一路上，谷物稔熟，棵粒饱满，枣李成行，挂满枝头，全然一派丰收景象。你为何在去春下雨之际，谎报实情，说家乡丰年只有七八成年景，快快与朕道来！"纪晓岚见皇帝想起了去年哭雨那件事，便笑呵呵地奏道："官道两旁，良田千顷，加上交通方便，百业兴旺，经济发达，人多地少，勤于经管，自然看上去都有九，十成年景，为臣家居河间城东南面百余里的崔尔庄，那里地势低洼，土地盐碱瘠薄，不能和此处相比，今年风调雨顺，也只有七八成年景。"皇上本来就喜欢纪晓岚能言善辩，今天见他如此说来，倒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倒要看看你纪府如何，便吩咐，下了官道，绕道崔尔庄，今晚驻跸纪府。

纪晓岚见如此这般，赶快派人到前面引路。专拣庄稼长得不好的地方走。由河间城离开北京直通大名府的官道，曲曲折折地奔向崔尔庄。

皇上一路所见，确如纪晓岚所说，田地或是盐碱泛白，或是龟裂少苗，庄稼长得低矮弱小与前面所见，相形见绌，顶多能有七八成收成。

到了崔尔庄，纪晓岚早已派人做好了准备，安排乾隆住进纪府内宅。

这几间房子虽然不够高大，却也典雅清静。皇上看这纪府并不十分豪华，心中也是十分满意。

纪晓岚吩咐人献上家乡的金丝小枣。这金丝小枣确是国中独一无二的特产，核小肉厚，甘甜异常，掰将开来，拉出长长的丝线。皇上吃着十分新鲜，便向纪晓岚问道："这样甘甜的枣子，朕还是第一次尝到，爱卿为何没有向朕说起过？"纪晓岚说道："这样甘甜的枣子，为臣也是第一次吃到，所以未曾向万岁爷启奏。

"皇上看纪晓岚又与自己开玩笑，心中也不恼怒，便笑一笑接着说道："爱卿生在这里，长在这里，30岁之后进京，为何说第一次尝到？你可知道欺君罔上，该当何罪？"纪晓岚知道皇上在开玩笑，也不害怕，便向乾隆说道："恕臣下奏明，家乡小枣，广有种植，但此前并无特色，今年出奇的甜美，实是圣上驾临，降福于乡里，枣儿也便十分的甘甜了，为臣在此谢主隆恩了。"说着纪晓岚跪下磕头，把皇上逗得满心欢喜。

晚宴之前，纪晓岚引皇上来到他家的大客厅，这里宽敞明亮，摆设考究。只是屋顶的檩木椽子全都露着。原来献县一带人家盖屋起舍，屋顶是平的。檩木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竖着用檩，横着用梁，檩木交换处由横梁架平；另一种是不用大梁，横着用檩木一齐排开，两头搭在前后山墙上即可。纪府内的这间客厅，就是后面说的这种不用梁的建筑形式。但檩木很粗，比一般农家建房用得大梁要粗得多。每棵有两丈多长。这献县一带那时尚无装天花板或吊顶棚的习俗，所以进到室内，屋顶的檩木、椽子、芦苇清楚可见。

皇上坐在厅内，正和他身边的几位大臣闲谈。纪晓岚仰头看见屋顶上的檩木，忽然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找机会插话说道："圣上看这客厅，与京城有何不同？"乾隆不明其意，上下左右地打量一番，没有察觉有何异常之处，便要纪晓岚明言。

纪晓岚说道："常言说地域不同，风俗各异，我们直隶农家盖房起屋，虽然各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直隶无梁啊'！圣上您向屋顶看看。

"乾隆不知其中有诈，顺着纪晓岚的引导，向屋顶观看，果然几十棵硕大的檩木并列排开，没用上梁木，若有所悟地说了声："噢--直隶无梁。"此话说完，皇上也没有着意思索又复归以前的话题。

这次侍驾出巡，纪晓岚还兼任着皇上的起居注，这时纪晓岚也不动声色，暗暗也将皇上的话记下来，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万岁驻蹕纪府，于客厅云：'直隶无粮。'"常言说君无戏言，一句话出口便难以收回，这纪晓岚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几日后，君臣来到山东诸城，这里是刘墉的老家，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是军机大臣，父子两代居高位，家中颇有资财，刘府青堂瓦舍，庄重华美，远远胜过纪府。

乾隆皇帝率领封禅的队伍，经过这里时，想刘家两代官居显位，朕何不驻蹕刘府，看看刘家的场面有多大。于是住进了刘墉的家里。

刘氏父子是要面子的人，安排的宴会十分丰盛，他家那座客厅，比纪府的大上四五倍，飞檐凌空，室内宽敞华美。纪晓岚向顶上一看，屋顶风格与自己家的迥然不同，檩木交接处，并排地用了两棵合抱粗、四五丈长的大梁，心想这回巧了，我何不如此这般。……他又像在纪府一样，如法炮制，引得皇上说了："这山东与直隶果真不同，直隶无梁，山东双梁。"纪晓岚又悄悄地记上皇上说的话："某年某月某日，圣上驻蹕山东诸城刘府，曰："河北无粮，山东双粮。"宴席刚毕，纪晓岚凑到乾隆跟前，跪在地上，向皇上叩头谢恩，皇上不知其意，问道："纪爱卿，你为何谢恩？"纪晓岚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向皇上奏道："臣不敢说，圣上怪罪下来，臣将死罪难逃！"乾隆心想，这纪晓岚，惯出笑话，让朕高兴，他的花花肠子里，不知又有什么新花样？朕倒要问出个究竟。于是说道："朕赦你不死"。

纪晓岚又连忙磕头，谢万岁爷免去死罪，但还是跪在那里不说出原因。

乾隆笑道："朕已恕你不死，为何不快快奏来？""启奏皇上，为臣说了出来，怕获罪革去官职！"纪晓岚说得很轻松，脸上笑哈哈的。

乾隆看了越发相信是纪晓岚想出个笑话，便说道："朕不革去你的官职，快快奏来！"纪晓岚又说道："万岁爷果真免去为臣的一切罪过？""朕赦你无罪。""果真无罪，为臣就要讲啦。"皇上有些着急了，心想怎么今天纪晓岚如此罗里罗嗦，便再次催他快讲。

纪晓岚跪在地上，一本正经地奏道：

"微臣谢主隆恩，只因圣上所言：'直隶无粮，山东双粮。'万岁爷免去了臣家乡的皇粮，由山东代拿，臣怎能不叩头谢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纪晓岚不容别人插话，一口气说完，说完后又连连叩头。

在座的一班文武大臣听了个个惊讶异常，禁不住为他担心起来。刘墉听了这话，肺都气炸了！要不是当着皇上的面，真要上去揪住他，狠狠地抽他的嘴巴。

乾隆皇帝听了，也是十分惊异，自己出言不慎，被机敏过人的纪晓岚钻了空子。

心中虽然生气，但当着一班文武大臣的面，自己已经赦免他无罪，此时也不能发作。又想直隶少拿一年的钱粮由山东拿出双份补足，只是加重了山东的负担，于国库并无减损，况且今年山东风调雨顺，收成甚好，负担双份也不算太重。便只好生着气说道："朕准你所奏，直隶无粮，山东双粮，起来吧！"这下可好，山东的皇粮，当年变成了双份，把刘墉气得差点没有

背过气去。他知道，皇上已经说了话，就不能改口了，更何况，纪晓岚已经写在了起居注上，再争也不会起何作用，但这口恶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呀。以后几天的行程，刘墉根本不和纪晓岚打上一声招呼。

纪晓岚知道气恼了刘墉，便总是笑嘻嘻地找机会与刘墉搭讪，刘墉总是避而不理睬。到达泰山的那天晚上，纪晓岚到刘墉的住处拜访，向刘墉施礼说道："刘年兄息怒，为弟一定要同你说上一句话，请刘兄赏脸。"刘墉见他死皮赖脸，没好气地说："有话明讲，不要背后捉弄人！"纪晓岚笑咪咪地说道："小弟无意损人利己，加重贵省负担，只是皇上讲出口来，我已无力周旋，假如皇上说'山东无粮'，我怎么敢说成'山东双粮'，呢？"刘墉气恼未消，没有听他分辩，坐在一旁闷闷地喝茶。

纪晓岚仍然笑嘻嘻地，眨眼说道："何不就此机会，将山东的土地重新丈量，那么山东将是失'一'得'十'啊！"刘墉也是非常聪明之人，纪晓岚一语道破，如梦方醒，转怒为喜。吩咐人给纪晓岚重新上茶，两人如此这般地密谋起来。

举行完封禅大典，刘墉回到京城，立刻上书，说山东大户地亩不实，为交齐当年皇粮，而又不加重普通百姓负担，奏请重新丈量土地。

皇上也觉得这次让纪晓岚开了个不小的玩笑，害得山东人吃亏不少，心中有怜悯之意，便准其所奏，派出钦差大臣，重新丈量地亩。

土地丈量完毕，山东的地亩数字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其中缘故，是刘墉口授机宜，将原来的二百四十七方丈一亩，改成了三百六十七方丈一亩，这样以来，山东省的一亩地，便是其他省份的一亩半地。

山东按这次清丈的数字纳粮，当年只多交二分之一，以后每年所缴，要比以前少缴纳三分之一。后来皇上查问下来，地方官员极力奏称，山东三面环海，海水上涨，侵吞了大量田地，那三分之一的土地已成了海底的滩涂，若想恢复原有数字，只有到海里去量了。皇上无奈，这桩事也便就此了结，山东亩大也成了事实。直到现在尚在山东、河北一带，广泛流传着山东"量海"的传说，便是由此而来。

这样以来，刘墉家乡山东，不但没有吃亏，反到沾了光。

刘墉与纪晓岚的感情裂痕，虽然随之愈合，但也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疤。

刘墉道破"竹苞"之意，就是缘于此事。现在刘墉看得真切，和珅几次无中生有，参奏纪晓岚是想把自己的朋友置于死地，不免觉得自己冒失了一些。心中愧疚不安。

却说"竹苞"一事不久，和珅向皇上献策，借着为皇上庆寿的机会，要朝中大臣向皇上进献家乡方物，以察各地风俗民情。实际上是和珅想借机搜刮，聚敛钱财。

纪晓岚对此事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打定主意，打发家人回到家乡，如此这般行事。到了敬献礼品的日子，果然皇上派和珅主持验收贡品，纪晓岚便吩咐家人，将事先准备好的贡品献进宫去。

朝中官员，谁不想讨好皇上，一时间挖空心思，挑选家乡的珍贵物产，献进宫中。和珅这下大捞了实惠，珠宝玉器，奇珍异玩，样样挑着最好的，带回了家中。但河间府的官员们献的贡品，虽然也都是一方特产，会征得皇上的满意，和珅却一件也看不进眼里。看看河间籍的几个官员献的方物，就会明白其中缘故。

高阳县籍官员献的大白菜，一棵有五十多斤，称得上是白菜里的"状元"，深县籍的官献的深州蜜桃，一个一斤多重，硕大无比，鲜甜异常，确也是国内独有；河间县籍官员献的鸭梨，乐陵籍官员献的金丝小枣，饶阳籍的官员献的挂面。……这些本来就叫和珅感到惊异不已，等到验看纪晓岚的贡平时，更让他觉得是奇中之奇，一时间气得和珅鼻子都歪了。

你说纪晓岚献的是什么宝物？原来纪晓岚的贡品确是别具风格：外面用红纸套封，纸上写有"万寿无疆"四字，拆开来看，里面包裹着的，全是一些长不过二尺，粗不过二寸的小萝卜！

和珅又气又恼，心中却也暗自得意，心想这次你纪大肚子撞在我的手里，我非把你的肚子挤瘪了不可！便奏请皇上，说纪昀侮辱圣上，戏弄朝廷，要皇上将纪家满门抄斩。

皇上闻知此事，知道和珅是挟嫌报复，也不动怒。只是听说纪晓岚敬献这小小的萝卜，心想确有失敬之处。便将纪晓岚召进宫来。

乾隆看过纪晓岚的贡品，外面包裹得整整齐齐，煞是好看，"万寿无疆"四字写得尤其工稳，书法严谨，摆布得当，让人看了不由得不喜欢。乾隆便命取来萝卜尝尝，谁知又苦又辣，连忙吐出来，问道："纪爱卿，这就是你家乡的物产？"纪晓岚连忙跪下奏道："圣上明鉴，献县土地瘠薄，物产贫乏，种植最多的，就是这种萝卜。百姓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这萝卜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实在难以计数，臣不敢不称之为宝物呀！家乡虽有金丝小枣但栽种甚少，不足以向宫中进贡。万岁爷是圣明君主，要官员进献家乡方物，在于察考风俗民情。为臣若敬献他物，均不能反映家乡风情。这家乡的萝卜，才是真正方物，若不献进宫来，臣倒真的犯了欺君之罪。万岁爷，为臣侍奉圣上，尽心尽力，唯独为了家乡百姓，几番冒死请求，若不是家乡贫穷，为臣纵然是死也不敢做出有损朝规的事体。万岁爷明鉴，为臣有罪，只求速死！"乾隆听他说得言真意切，情调可悯，想到自己曾巡幸献县所见，纪晓岚所奏不假，于是下令免去纪晓岚的罪过。

乾隆皇上寿辰过后，由内廷选定各处方物，凡是受到皇上嘉许的，都被定为宫廷御品，此后每年，都要按礼节进献，像深州的蜜桃、饶阳的挂面、高阳的白菜，均在此例，这些一方物产，虽然此次出了名，但成为例贡之后，百姓的灾难也就来了。不管年景如何，都要按规矩要求，贡献朝廷。像深州的蜜桃，往往种桃子的农民和当地的官员，都没有机会尝上一个。这时人们都称赞纪晓岚有胆有识，虽因献进了又苦又辣，不受皇上称赞的小萝卜，担了一场惊慌，但也因此而免于进贡。纪家是献县的富户，良田千顷，受益最多的当然是纪家及其他几家大户，但当地的百姓也跟着免去了一层盘剥。

到了乾隆丙戌年，天下大旱，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受灾。直隶、山东两省庄稼干旱而死。紧接着又起了一场多年不遇的特大蝗灾，将树木的叶子啃噬干净。初冬到来，百姓生活无着，到处乞讨为生。年节将近，已是饿殍遍野，乌鹊哀鸣，情景凄凉，惨不忍睹。

直隶、山东两省衙门及两省的在京官员，极力向朝廷疏请，发放赈济。于两省地面广设粥厂，救民于水火。纪晓岚、刘墉等人，先是呼吁当地富商大贾，捐纳钱粮，救济家乡百姓，又督促富家大户放粮放钱，来年加利收回，解决了家乡灾民的一些困难。

春节来临，纪晓岚会同刘墉等人，向朝中官员募捐，筹集钱物，寄回家乡，施给百姓。这时各县的粥厂已由原来的一县五个，增加到十个，但仍

不断地有人饿死冻死，灾情不断地报进京城，两省在京官员为之忧心忡忡。

二、三月过去，旱情仍然不减，如油的春雨迟迟不肯降临人间，大量的麦苗活活干死。眼看着麦收无望，大量的难民外出乞讨，挤满了北京城的大小街巷。

刘墉、纪晓岚等人，顾念家乡情切，串通两省的在京官员，联名呈状朝廷，疏请万岁爷皇恩浩荡，放赈救灾，无奈几番奏上，几次驳回。原来是请赈的省份过多，帑藏已经超支，加上这几年新疆、甘肃等地回民及其他形式的起义的烽火涌起，请朝廷调兵遣将，连年镇压，耗资巨大，国库空亏，实在难以支应。各地的官员虽八方奔走，上疏请命，但朝廷也是无计可施。

这天刘墉来到纪府，两人见面后少言寡语，端着茶碗闷头遍茶，不时地长吁短叹。沉默良久，刘墉抬头说道："事到如今，奏请已无一分希望，我想，还是我们豁出脸去再向朝中百官募捐，筹集银两，以解燃眉之急，接济家乡百姓，度过春荒，等待麦秋。"纪晓岚听了刘墉所言，默然无语，先是点点头，紧接着又摇摇头，放下手中的茶碗，说道："去年大旱，面大地广，非直隶、山东两省，京中官员，凡有悯念家乡父老之心者，都已捐纳银款，救济乡里。上次募捐，各位同僚，虽碍于面子有所捐纳，但量小数微，无有肯做大功德者，这次再去募化，惹嫌无足顾忌，唯恐让各位官员左右为难。少了，有失体面，怕留下笑柄；多了，恐怕又舍不得出手，我想还是另图良策！"刘墉说道："京中百官，不乏巨宦豪富，若肯出其家资的百之一二，直隶、山东两省之难可解，我看只要我们舍得出面子，肯定会有人慷慨解囊的！"纪晓岚听着，将他那与拳头大小的烟袋，满满地装上一锅烟，点燃了，吞云吐雾。望着空中缭绕的烟云，忽然间眼睛一亮，转眼看着刘墉说道："京中豪富，你看谁为首户？"刘墉略一思索，说："照我看来，当数和珅。"

"纪晓岚说："依你看来，我们去求和珅，他也会解囊相助喽？"刘墉一时犹豫起来，最后说道："我看成否在两可之间。不过，纵然成了也太栽你我两人的脸呀！"纪晓岚点点头，将一大口烟雾喷向空中，盯着刘墉说道："兄言极是，照为弟看来，'与虎谋皮'，不如'引狼入阱'。"说完此话，纪晓岚神秘地一笑，从座位上站起来，腆着肚子哈哈大笑，俨然指挥若定，胜券在握。

刘墉也是聪明绝顶的人，猛然间如梦方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便拉起纪晓岚，要到附近一家有名的酒馆畅饮一顿。

纪晓岚站着不动，对刘墉说道：

"此事尚须老兄亲自出马，方能胜此一局，小弟今天作东，权当一桌出征酒，以后的一切都有劳仁兄啦！"说完，纪晓岚吩咐摆上酒宴，与刘墉二人浅斟慢饮，边饮边谈，如此这般地反复酝酿，直到北斗栏杆，一条巧计在这里策划毕。单看刘墉如何"引狼入阱"吧！

三天过后，刘墉已经准备完毕，吩咐一个与和府下人相识的奴仆：今晚邀上和府的家人到馆中吃酒。……如此这般，不得有半点闪失。仆人领命而去。

当天夜里，和珅刚要入睡，一个受他宠信的家人，入内室密报：寅时三刻，刘府的二十万两银子，将由马队载出崇文门，送回刘氏老家山东，无偿施给灾民。

和珅一听这消息，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想刘统勋自恃位高居显，几次弹劾我和珅收受贿赂，多亏皇上垂爱，使劲护着，才免于治罪。这次你

刘氏父子偷运银两，定有隐秘之处，如光明正大，何不青天白日，堂而皇之地出城？刘家父子居高官位置难道没有收受贿赂？如不贪赃枉法，哪里会有这么多银两，白白地送给老百姓？想到这里，和珅精神抖擞，睡意全消，起身坐定和府大堂，纠集百余名家丁，吩咐凌晨寅时，拦截刘府的驮队。

果然，寅时三刻，刘府载银的驮队，来到崇文门。守城的兵丁也不盘问，悄悄地打开城门。头马刚要出城，一声高喊震破夜空："站住！"埋伏在城门附近的和府家丁，一下子将驮队围住，扯的扯，拉的拉，分头将马缰夺到手里。

驮队一为首的人喊道："什么人敢截内阁大臣刘大人的银两？"

"少罗嗦，把他捆起来。"

上来两名和府家丁，将这头人捆绑起来，押送银两的其他人也不争辩，被和府的人押到了和府。

天色放明，五十七马各驮着四只木箱，外面铁钉捆绑，每只箱子上都写着"一千两"字样，盖盖有印记，这五十驮子合计就是三十万两。和珅一见家丁得胜归来，高兴异常，吩咐将刘府押送银两的人丁押起来，卸下驮背上的银两，搬入和府库内，打箱验看。

和府的人把箱子一一卸下。打开一看，箱子里面是用牛皮制成的银鞘子，口封得结结实实，拳头大的银壳子将银鞘子顶得疙疙瘩瘩，用刀子起开口，滚出来的却是大小不一的鹅卵石。赶忙报与和珅。和珅听了一惊，赶快吩咐全部打开。

木箱子和银鞘子被全部打开，里面无一例外，装的全都是石头。

和珅骂道："妈的，我中了金禅脱壳之计"，赶快吩咐家丁，沿向山东的路上追赶。……夜晚到来，和珅又气又恼地等了一天，追赶的人回府禀报，根本没有此类可疑人等出城。

和珅听了气得直跺脚，心想这下中了刘氏父子的诡计。

次日上朝，刘统勋父子已状告到朝廷，劾奏和珅，置山东几十万灾民死活于不顾，私自拦截赈济银两。

和珅哪里肯服，哭哭啼啼地要皇上为他做主。

乾隆也是气愤已极，要刘统勋与和珅当堂对质。

和珅说道："刘氏有意陷害为臣，驮队驮的根本不是什么银两，鞘子里装的全是石头！"刘统勋气得胡子都快炸起来，说和珅全是一派胡言。

乾隆皇帝问道：

"和珅，朕来问你，谁人命你拦截刘家的驮队？"“皇上恕罪，臣没有领受何人命令。”“大胆和珅，既然无命差遣，你为何擅行不轨？”“回万岁爷，臣闻刘府暗夜驮银出城，其中定有不轨之事，来不及奏明圣上，请万岁爷恕罪。臣想刘氏银两来路不明，定有贪赃枉法之事，所以吩咐家丁截下，请圣上明鉴啊！”皇帝听了和珅的哭诉，转过来又问刘墉："刘爱卿，你家父子素享廉洁之名，何来这样多的银两，难道贪污纳贿不成？"“臣禀告圣上，臣家资微薄，这银两不是刘家的私有，而是从京中二百多名官员手中募化而来，以救济家乡饥民。”“此话当真？”“当真，臣不敢有半句谎言。”“那么朕来问你，为何银鞘之中，装的全是石头。

"刘墉跪在地上哭道："圣上，臣实在冤枉，鞘中所盛，实是白银二十万两，为何变成石头，肯定是和珅捣鬼，请圣上明鉴。臣为山东几百万灾民请命，叩谢圣上隆恩！"说罢，刘墉叩头不止。

乾隆让刘墉站在一旁，又去问刘统勋：

"爱卿，你一生忠诚耿介，刚直尚信，为何此番，竟在银鞘之中装上石头，你如实奏来！"“万岁爷，老臣冤枉啊！鞘中所装确是白银二十万两，装箱之日，有许多朝臣在场，请圣上明察。万岁爷，臣斗胆进言，敢请圣上想一想，我老家山东，及东岳泰山所在，石头多得很啊，倘需石头，何用舍近求远，千里迢迢运石？臣之银两，何以到了和府便成了石头，有何人做证？分明是和珅奸诡，侵吞银两，欺君罔上，请圣上明察秋毫。”乾隆审来审去，刘、和两方各不相让。一方咬定是白银二十万两；一方口称中计，鞘中以石充银。乾隆皇帝看双方都是自己心爱的大臣，这场官司也难予决定，遂令双方退下，待明日再行审理。

次日临朝，一百多名京中大臣联名具奏，奏称曾为山东灾民捐款救济，悉数交与刘氏父子，并有人做证，亲眼看见赈款装箱启运，请求圣上惩治截赈款的和珅，保释刘氏父子。

乾隆看了大臣们的状子，经过察勘，募捐赈灾，事属真实，所捐银两不多不少，正是二十万两。心想众愿难违，和珅没有将银两投入官署，而是截回家中，这罪难以解脱。即使刘氏在银鞘中装的真是石头，但无人做证，也分辩不清，朕不如顺水推舟，让和珅拿出银子了事。

和珅又向乾隆哭诉，乾隆帝龙颜大怒，厉声喝道："大胆和珅，你指使家丁拦截赈款行同盗匪，该当死罪。

朕念你平日勤勉免除死罪，交出所截银两，并罚银二十万两，以赈济灾民！

"和珅还要向皇上哭诉，看皇上已经判罚，成命难收，只好认为倒霉，回到府中，放回扣押人马，在自己府中点出四十万两白银，交给刘氏送往灾区。

这么大的事，立刻轰动了朝野，文武百官、灾区饥民，皆大欢喜。和珅虽然栽了跟头，但拿出这点银两，对他来说不过九牛一毛，小事一桩，算是破点小财罢了。

原来刘墉募化是真，但这次募化的二十万两赈款，藏在他处，根本没有存入刘府，这下赈款变成了六十万两，刘墉、纪晓岚也不声张，悄悄地安排，将银两分批送到直隶、山东，救济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两省百姓。

事后，和珅打探清楚，此事不仅是刘氏父子与他为敌，站在幕后的，尚有一大帮官员。尤其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是纪晓岚出谋划策，使自己栽了跟头。但一时又抓不住他们的把柄进行报复。于是和珅暗暗等待时机，要将纪晓岚等人，一举置于死地。既然如此，纪晓岚也就是在劫难逃了。

十一．谪戍伊犁

话说和珅暗恨纪晓岚，必欲将纪置之死地，挖空心思地寻找机会。有几次，和珅无中生有，罗织罪名，在皇上面前奏本，诬告纪晓岚。乾隆虽然喜爱纪晓岚的才学，但他在皇上心中的分量，是无论如何比不上和珅的。和珅善于察颜观色，再加上他情词恳切，在皇上面前将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

皇上虽然知道他二人有些嫌隙，但耐不住和珅的再三蛊惑，便派出人员，秘密追查纪晓岚的违法失礼行为。但是查来查去，纪晓岚除了爱开玩笑、爱戏弄人以外，行为方正，根本找不到违法失职、有违官箴的毛病皇上不得不驳回和珅的奏劾，纪晓岚也就平安无事。

和珅的报复阴谋不能得逞，他哪里会善罢干休？终日里耿耿于怀，暗地里派人窥视纪晓岚的行踪，布下了罗网，只等他稍有不慎，犯下过失，即可收网拉网，逮住不放，以报颇多次戏弄和敲竹杠之仇。终于，在乾隆三十三年夏天，和珅找到了报复的机会。

这年春天，尤拔世当了两淮盐政。到任后风闻盐商积弊，也想趁机捞一把，但他居奇索贿不遂，气恼之下向朝廷奏报："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引，仍令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普福任内，所办玉器古玩等项，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九万余两，请交内府查收。"尤拔世这一本奏得很巧妙！乾隆看了大吃一惊：两淮盐引一项，已有20多年没人奏报了，皇上也早已经把它忘在了脑袋后头。检查户部档案，亦没有造表派用的文册，自乾隆十一年提引后，22年了，银数已超过千万，其中说不清会有多少蒙混侵蚀的情弊。乾隆越琢磨越有气，密派江苏巡抚彭宝会同尤拔世详悉清查。两淮盐引案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序幕，这是乾隆一朝著名的大案之一，其株连之众，外有总督、巡抚、盐政、运使，内有侍郎、学士等，也为历史上所罕见。

"盐引"是怎么回事？"盐引"本是官府准许商人运销盐的凭证。宋代以后，历代官府准许商人凭"引"运销盐、茶，称作引法。宋徽宗时，盐钞法败坏，宰相蔡京为维持官府专利以搜刮财富，于政和三年改行引法，限定运销区域、运销重量和盐价，编立引目号簿，每引一号，前后两券，后券称引纸，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凭引支盐运销。到清朝，产盐省份专设盐政、运使等官办理盐政事务，发引时收缴的手续费，也称作盐引，每引盐二百斤，提引银三两，这盐引一项不是个小数目，两淮盐政每年至少要收缴二十多万两，多时达五十余万两。

彭宝、尤拔世接到皇上谕旨，立刻加紧盘查，不久复奏皇上：年预行提引，商人交纳引息银两，共计一千九十余万两，均未归公，前任盐政高恒任内，查出收受商人所缴银十三万余两；普福任内，收受丁亥盐引私自开销八万余两，其历次代购物件，尚未一一查出。

果然这盐引一项，历任盐政、运使大胆染指，乾隆气得直拍桌子。六月谕旨给军机大臣等："据彭宝等奏，查办两淮历年提引一案，历任盐政等均有营私侵蚀情弊，实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将普福、高恒革职，运使赵之璧暂行解任，并传谕富尼汉传旨，将原任运使卢见曾革去职衔，派员解赴扬州，并案质传讯矣。.....该抚等仍将本案严查，确讯详悉，据实具奏，并将此传谕尤拔世知之。"早在发案之初，和珅即得知此案牵连着卢见曾，心中暗自得意。因为卢见曾与纪晓岚是亲戚，拿了卢见曾，少不了要株连到纪晓岚。并且他想，这桩案子，虽然是秘密侦讯，但纪晓岚在宫中当值，不可能得不到消息，他一旦听到风声，哪里会袖手旁观，一定想法通风报信，让卢见曾早做准备，我正可借机抓住他的手腕，好在皇上面前奏劾他泄露机密，叫他也尝尝我和某人的厉害！和珅便暗中派人，监视着纪晓岚一家人的动静。

纪晓岚的二女儿，就是郭彩符生的纪韶华，嫁给了前任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孙子卢荫文。

卢见曾颇负才名，早在康熙年间就中了进士，到乾隆时，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坛耆老，刻有《雅雨堂》丛书，著有《金石三例》、《出塞集》等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更使他赢得众望的是爱才好客的性格，喜欢结交天下名士。无论到哪里为官，他那里都是名流云集，有不少人长期在他家中寄住，闲来谈文论诗，切磋学部。每逢客来，卢见曾都设宴款待，馈赠丰厚，对家境贫寒的文人，他更是慷慨好义，解囊相助。

他到扬州任两淮盐运使，曾在虹桥修禊，与文友们吟诗唱和，他作了四首七言律诗，要文友们依韵和诗，和诗的竟多达七千多人，编成了一部三百多卷的诗集，恐怕这也是一项中国之最！这么宏大的举动，靠官俸能应酬得起吗？自然占用了一些公帑。起初卢见曾惦记着归还，后来因为盐引等项，从来没人过问，积弊已久。在他之前，已历朱续卓、舒隆安、郭一裕、何焯、吴嗣爵五任运使，大家都有侵渔公款的行为，一直安然无事。大河里的鱼儿，卢见曾也循例捞了几把。

在五年前，他已70多岁，就致仕归里，回到了山东德州老家。五年过去了，原以为不会有风险了，哪里想到今朝事发，将要抄家夺爵呢？

纪晓岚对亲家的家底，也是知道的很清楚的，当他得知朝廷要查办两淮盐引一案的消息时，再也坐不安稳了。一旦卢家出事，纪家也跑不了，必然要株连进去。纪晓岚心里着急，但更主要的是害怕，袖手旁观不行，通风报信吧，又恐怕被人发觉，那就罪过更大了。

正在犹疑不定、进退两难的时候，郭彩符来到纪晓岚书房，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求老爷无论如何也要想个法子，救救女儿全家。郭夫人只生了这一个女儿，她把自己晚年的幸福全部寄托在女儿身上，假如女儿家出了事，那她和女儿的一生就全完了。

郭氏已服侍纪晓岚20多年，深得丈夫的宠爱。她的话是很起作用的。纪晓岚看出若不答应她，她便会跪在地上不起来，于是就答应她一定想个办法，叫她先回自己屋去，留下他一个人好好地琢磨琢磨。

思来想去，纪晓岚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拿了一撮食盐、一撮茶叶，装进一个空信封里，用浆糊把口封好，里外没有写一个字，打发人连夜送到卢见曾家中。

卢雅雨接到信封之后，先是惊愕不解，将里面的东西倒在几案上，看了又看，揣测良久，终于明白其中的用意："盐案亏空查（茶）封！"于是，卢雅雨急忙补齐借用的公款，并将剩余的资财，安顿到别处去，一切准备妥当，查抄的人姗姗来迟，已经是半月之后了。

和珅未达目的，怒气难出，而纪晓岚也因自己用智使卢雅雨渡过了难关，从心里不服气和珅。

也是事有凑巧，这天散朝之后，文武百官纷纷退朝，这时恰好有无数的麻雀，飞来飞去，吱喳乱叫。有位大臣知道纪晓岚能诗，便道："纪学士何不吟一首麻雀诗。"众官也一起起哄，恰好这时和珅出来，也凑热闹。纪晓岚一时冲动，心想我何不借机骂他几句？于是说道："既然众位大人抬爱，如此相请，纪某不才，只好献丑了。"于是吟道：一窝一窝又一窝，十窝八窝千百窝。

食尽皇家无限粟，
凤凰何少雀何多？

和珅知道纪晓岚在骂他，心想我且不跟他计较，等卢见曾的案子水落

石出之日，我看你还作诗不作？

纪晓岚哪里知道，和珅早就派出爪牙，暗暗地监视着他的一切活动，知道他曾派人到过卢府。在查抄卢府时，和珅的爪牙发现了纪晓岚曾用过的空白信封。

和珅没能抓到其他证据，但又不肯善罢干休，白白地放过这个难逢的机会，便接二连三地到宫中，向乾隆状告纪晓岚泄露查盐机密。

乾隆虽然十分赏识纪晓岚的文才，但经不住和珅及其死党的三番五次的参奏，加上皇上自己本来就十分纳闷，卢雅雨是怎么知道的？便要亲自查问纪晓岚，弄清其中原委。

纪晓岚很快就被软禁起来。

在追查期间，奉命伴守纪晓岚的，是一位姓董的小官。董某自称会测字，纪晓岚就写了一个“董”字，请他拆拆看。

董某思索了一会儿，“啊”了一声，惊讶地说：“公将远戍矣！”纪晓岚忙问多远，董某说道：“董字下边是里，上边有千字和草字头，必千里之外，草茂之地也！”

“纪晓岚心中一阵寒颤，他为了弄清发配到哪里，又写了一个“名”字，请董某再拆拆。

董某沉吟了一会说：“此字下为一“口”，上为“外”字的偏旁，公远戍的地方，可能是口外了，而日夕为西，必是西域。”纪晓岚将信将疑地问：“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来我还能回来吗？”“以‘名’字的形状而论，和‘君’字差不多，和‘召’字也差不多，将来必能赐还的。”董某说道。

“您能测出在哪一年吗？”纪晓岚急切地问道。

“‘口’字是四字的外围，”董某一面用手指头划着，一面说：“嗯，里面又缺了两笔，很可能是不足四年吧！……”董某的话还没有说完，纪晓岚又插了一句：“今年是戊子，再过三年，是辛卯。”“对了。”董某接着说，“‘夕’字如‘卯’字的偏旁，也正好符合。”纪晓岚虽不太相信，但心想如今有和珅死死盯着，这次恐怕是难得宽赦了，要是硬着头皮不招，一旦案情被查明，那将是死罪一条！我不如见风使舵，或许能从轻发落，至多遭受贬戍之罪。

第二天，乾隆诏见纪晓岚问话。

“微臣纪昀，叩见皇上。”

“嗯，站起来回话。”乾隆皇帝清癯的面孔上，挂了一副冷峻的神情。他捋了捋稀疏的胡须，慢吞吞地说：“你的儿女亲家卢见曾，亏空公帑，按律应予籍没，你可知道？”“微臣知道。”纪晓岚答道。

“可是奉旨到卢家查抄的人，发现他已家无长物，资财已转移到别处去了。挪用的公帑，也在查抄的前夜如数补上，朕看在你的面上，格外开恩，从轻治罪。

“谢万岁爷隆恩！”纪晓岚跪下磕头。

乾隆接着说：“纪昀，你才学过人，忠心事朕。朕对你也垂爱已久。这次据报，是你泄的密，有无此事？你如实奏来。”“圣上明鉴，臣实未曾有一字泄密。”纪晓岚脸上带着微笑，但十分谨慎地为自己辩解。

“案情已经调查的很明白，”乾隆说，“你虽未写一字、未传一言，但事实俱在，人证确凿，掩饰也无用，朕要知道的是你究竟用什么办法，将这些事泄露给卢见曾的？如实招来朕可以从轻发落。”纪晓岚看自己再否认也无益，索性坦承其事，便把如何通知他亲家的经过说了一遍。

乾隆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

这时纪晓岚自动摘下顶戴，跪在地上奏道："皇上严于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犹蹈人伦之陋习。臣请圣上发落！"纪晓岚的话虽然不多，但讲得十分得体，乾隆听了脸上浮现了笑容。皇上念纪晓岚才华难得，又在内廷走动多年，不忍加戮于他，思来想去，乾隆心中的火气已经消了下去，便在案卷上批下几个小字："纪昀从轻谪戍乌鲁木齐。"纪晓岚作为一名罪人将发配到新疆，在那里经受岁月的洗礼。同是远行，这次到那边塞地方，与他督学福建时情景却全然不同了。纪晓岚与家人见面，才得知十八岁的卢见曾，已经死在狱中，与此案有牵连的，共有一百多人获罪。被处斩的即有二十多人。

纪晓岚虽幸免一死，但此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尽的凄凉之感。

在亲友的帮助下，纪晓岚将家眷安顿好，将在中秋过后，只身出塞服罪。这段日子里，一家人愁眉苦脸，不胜悲哀。此去关山万里，何日才得起安归来，实在难以预料，许多人就此一去不返，埋骨异域了。人生世事变化无常，纪晓岚慨叹不已，不断想起董某为他拆字时说过的话，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全部应验啊！他有些相信命运了。他想："冥冥之中，造物主对万事万物已做好了安排，谁也逃脱不了啊！"但同时他又疑惑不解，若说董某的话已经初步应验，那自己的话不也是同样能够应验吗？他想起春天曾经替人题画的事情来。

那幅画画的是《番骑射猎图》，塞外秋日围猎的景象，跃然纸上，看了让人心胸开阔、豪情满怀。于是欣然答应朋友的请求，便在画上题下了一首七言绝句：白草黏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

这首诗他题过就忘了。如今事隔半年，自己当真要谪戍新疆，"一上天山雪打围"了。

和珅本以为，这次能将纪晓岚的脑袋砍下来，置之于死地。没想到他竟然能死里逃生。和珅虽然不十分满意，但这次报复得手，也打掉了心中郁结的块垒。

又听说纪晓岚在朋友为他饯别的酒宴上，仍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乐观旷达，若无其事。和珅怎么也不能相信。在一位朝中大臣设宴为纪晓岚饯别时，他竟不请自到，要看看纪晓岚是何等的落魄失魂。

不想与纪晓岚见面后，纪晓岚虽被革去官职，摘去顶戴花翎，但一幅学士打扮更显得风流倜傥，谈话间神采飞扬，俨然脱俗离尘，对自己的身世遭遇全然不去在意。

人们见和珅到来，为了免去祸害，对送行之事只字不题，只是谈东扯西。倒是和珅按捺不住，他要纪晓岚走的不痛快，也不顾自己已大煞风景，恬不知耻地提意席间行令，说什么要再次领略一番纪学士出口成章的风采。

在座的人默然无语，和珅却得意洋洋地吟道：有水为清，无水也为青，去水添心便为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你情看我情。

纪晓岚听了，一声苦笑。心想：和珅实在太不是东西。这分明是落井下石，对我进行奚落、挖苦。他看我让步，便得寸进尺，真是不知好歹。纪晓岚终于忍耐不住了，但是他仍满脸带笑说道："和大人，鄙人酒量欠佳，

一向不敢饮酒。今日为我饯行，感激至深。不觉多饮几杯，已是神智昏迷。既蒙和大人见爱，我只好献丑了。”说完，他扬起头来吟道：有水为溪，无水也为溪，去水添鸟便为鸡。……说到这里，他眉头皱了起来，似在思索。在座的人都全神贯注地等待着。他扫望一下众人，接着解释道：“实在想不出高明的句子。姑且凑合两句吧！”随后接着吟道：野兽得势皆似虎，落魄凤凰不如鸡。

“啊？哈哈。……”众人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

和珅心里清楚是在骂自己，但在这样的场合又不好争辩，尴尬异常，后悔不该自讨没趣。……中秋节来临，正是万家团圆欢聚的喜庆之日，纪府的上下人等却无一人能露出笑容，个个脸上笼罩着一层贫苦之情。

在为纪晓岚送行的家宴上，郭姨太流着眼泪说：“老爷，是我害得你落到这步天地，听人说新疆那个地方苦极了，不光不产粮食，就连蔬菜也没有，吃的都是羊肉炒蘑菇，如果你吃腻了，就给你换个样儿，改成蘑菇炒羊肉。听说那儿净是沙土，天天风刮黄土，吃饭的碗里都有半碗沙土。这样的日子，老爷你怎么受得了哇！”说罢呜呜地哭了起来，家人们也跟着坠泪。

纪晓岚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他为了安抚家人的心，却哈哈地笑道：“你这话说错了，我虽然吃了官司，却无性命之忧，可是救了卢亲家一家人。如不是这样他们一家男的杀了，女的被官卖为奴，那时我们比这还要难过呢。”停了一下，又说：“况且古人有云：读书万卷，行路万里。

我万卷书是读了，可万里路还没走。前几年去了一趟福建，长了不少知识。

可是还不够一万里，再去一趟新疆，就够一万里了。那才好呢，你们应当为我庆贺才对。来来来，干杯！哈哈哈哈哈。……”由于纪晓岚的巧言劝说，家人听着也觉得有理，那心情也就轻松多了。

中秋节刚过。纪晓岚与家人洒泪而别，正是：“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以他的待罪之身，束装起行了。一路西行，荒山大漠，莽原丛岭。纪晓岚在差役的押解下，风餐露宿，备极艰辛，心中苦闷难熬，不断地思念家中的妻子儿女，怅惋世事无常，人生艰难。不过，一路风景倒给了他几分享受。西出玉门，饱览了“衰草连天”和“大漠孤烟直”的塞外荒凉景象，觉得古人的描绘和自己以前的想象，终究不如眼前展现的真切丰富，更深切地体会到“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凄怆悲壮的心态。

在前往新疆的路上，虽然辛苦，但由于纪晓岚家中有钱，在临走之时，多带点黄金，少带白银。一路之上，不断买些酒肉，请那解差。又不时给他们买件衣服，买双鞋子，打发得那两个解差高高兴兴，不但不来恐吓、刁难纪晓岚，反而给他拿了行李，使纪晓岚轻松了许多。他们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顶风冒雨，走了几个月。

纪晓岚到达乌鲁木齐时，大将军温福还在乌鲁木齐都统任上。他俩在京城时就有过结交，彼此敬重，情谊深厚。温福闻报押解犯官纪晓岚来充军，感到十分意外，赶忙派副将把纪晓岚接到都统府，除及时批了收文，打发两个解差走了之外，并设宴压惊。

从宋朝时候起，对充军发配的人，当地地方官是很有权力的。可以找个借口，把你杀了；也可以任意分配给苦役；也可以分配给轻松活计，并能以军功保你为官。所以温福对纪晓岚，既可视为阶下囚，也可待以上宾之礼。

温福对纪晓岚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使纪晓岚感激至深。

纪晓岚自忖这"万里他乡遇故知",确实要比那"十年久旱逢甘雨"、"和尚洞房花烛夜"、"监生金榜题名时"胜过百倍。一时兴起,便将自己年轻时改"四喜诗"的事叙说一遍,引得在座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温福说道:"真是想不到,你头上的顶子都没了,还是这样无拘无束,真乃天下奇人!"纪晓岚说道:"不才食朝廷俸禄,蒙圣上恩宠,本当以身许国,不徇私情,既然已坐泄漏查盐之案,又蒙圣上免死之恩,当思全力报效,决不重蹈覆辙。

今日离家万里,得见温大将军,这也乃不幸之中的大幸!愿在帐下效力,纪昀冒死不辞。"温福想到,莫非他看出我有留他的心意来?帐下能有纪晓岚这样的谋士,这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可惜,纪晓岚是戴罪充军,无力加委,待日后立功,定当禀奏朝廷,使其早日获释。

温福安排他掌管案牍文书,可以少受征战之苦,这项工作对于纪晓岚来说,真是轻车熟路,从容自如,但他一丝不苟,从不草率行事,由于他豁达、诙谐、坦率、没有架子,很快地受到上下人等的赞佩。

既然来到军队,他又要真的成为一个军人,每天操笔之余,演习武艺,骑射步战,威武异常。陌生人见之,分明是一位纠纠武夫,谁也不肯相信他竟然是翰林院出身的一介书生。军中高手云集,正是他学习的好机会,他勤学苦练,不耻下问,很快就熟悉了各种兵器。他又重新研读了各家兵书战策,颇有些高人一头的见解,成为温福的得力谋士。使得温福如虎添翼,屡建战功,很快得到了升迁,后来官至大学士之职,对纪晓岚感爱至深。纪晓岚也是受益匪浅,成了文武全才,因而,后来乾隆让他担任兵部尚书和武科会试主考官,这是后话。

却说这天军中无事,温福带纪晓岚骑马出了乌鲁木齐城,来到城西的一片丛林之中游览。

纪晓岚看这一片茂密的森林,老木参天,野花开谢,绵亘数十里,起伏跌宕,满目青翠,顿感心旷神怡。坐骑在森林中穿行了一个时辰,居然眼前一亮,出现了一片空地。中间建有一亭,亭额上题着"秀野"二字。纪晓岚心想,大概这就是听人说的秀野亭了。

来到亭前,甩蹬下马,仰望周围秀色,心想"秀野"两字最为恰切,忽然间感到眼前的景色是那么熟悉,好像以前见到过。想来想去,想起是从一幅画上见到的。那幅画是在京城时,好友董文恪赠送给他的题为《秋林觅句图》。这眼前的树木、野花、亭阁,宛如画中之境,让人十分惊讶。思忖良久,以为贬戍新疆,乃是命中注定。这幅画不正是一种预言吗?命中如此,不必悲天悯地,自我伤怀,单等回京城,再展宏图吧。.....温福将军见纪晓岚在这里发呆,想他可能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象之中,也随口说道:"这里天然秀色,幽美异常,京城里虽然园林众多,却无处可寻这壮阔浩瀚的林海呀!"纪晓岚说道:"这幅壮美的景色,在下神游已久。今天到了这里,使在下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来。"接着便把刚才想到的关于《秋林觅句图》一事,讲给温大人听。温福听完,说道:"看来你是思念京都,目之所及,皆有所触。既为'秋林觅句图',你何不赋上一首诗,也不虚此行啊!"“自来边疆,忙于习武,倒很少做诗了,既蒙温公见爱,不才就献拙了。"纪晓岚接着吟道:霜叶微黄石骨青,孤吟自怪太零丁,谁知早作西行讖,老木寒云秀野亭。

"好诗,好诗。"温将军连连称道,"不过未免太悲凉了,有负眼前这这边的'秀野'。"此后不久,温福接旨回京,纪晓岚又到新任乌鲁木齐办事大

臣巴彦弼幕下充职。巴彦弼早慕纪晓岚的才名，现在见他果然才学出众，处事练达，敬慕倍加，遂对他十分体恤，使得纪晓岚成了一位特殊身份的僚属。这期间公务繁忙，常常是通宵达旦，倒使纪晓岚减少了许多思乡之苦。

一次，纪晓岚跟随巴彦弼到军台巡视，巴彦弼看到纪晓岚那细致认真的态度，心里十分高兴。心想：怪不得皇上那么宠爱他。巴彦弼便把这里的事交给纪晓岚代行办理，让他留在军台，自己回到城里去了。

晚上，纪晓岚与一位姓梁的副将同住一屋。两人谈到夜深，梁将军和衣睡下，纪晓岚取出随身携带的书卷，在灯下阅读起来，约在三更时分，侍从进来报告，有份紧急文书需要立刻传递。纪晓岚见梁将军尚在酣睡，不忍叫醒他，便唤军卒去送。谁知军卒都已被差遣出去了，身边的几个侍从又都不熟悉路途，只好将梁将军推醒。

梁将军睡眼惺忪地接到文书，策马疾驰而去。时间不长，梁将军回来，说大约行了十余里，遇到台兵，将文书交给台兵送走了，说完倒头又睡下了。

第二天，梁将军起床以后，感到屁股隐隐酸痛，怔怔地想了想，对纪晓岚说道："纪大人，你说这事怪不怪，昨天夜里，我梦见您派我送朝中的文书，我惟恐耽误了，不断地抽打马匹，那马狂奔如飞。……"说着他摸摸屁股，"到了这会儿，这骶肉尚有痛楚之感，真是怪事！"纪晓岚哈哈大笑，告诉他昨夜的经过，梁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昨夜之事，如梦如幻，这军中的生活，把人搞得起意不堪啊！

"听了梁将军的话，纪晓岚为自己的身世遭遇感慨起来，叹息着说道："哎，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啊！我这里倒有一首诗相赠。"接着，便吟道：一笑挥鞭马似飞，梦中驰去梦中回。

人生事事无痕过，
蕉鹿何须问是非？

"好诗，好诗！"说话的是一位胡须灰白的老将军，他笑着走进屋来。纪晓岚一看认识，这人叫毛功加，也是一员副将。毛功加少时胸怀壮志，投笔从戎，在军中屡建战功，无奈不受上峰赏识，多年得不到升迁，现在已年迈花甲，早已失去了青年时代的凌云壮志，整日里与酒为友，把盏狂饮，醉后倒地便睡，常与纪晓岚述其经历，两人颇为投契，常有往来。这时，毛功加拱手说道："既然老弟诗兴大发，老朽也向你求诗一首，梁将军你看如何？"梁将军得到纪晓岚的赠诗，已是十分高兴，赶忙附和说道："我们常年征战沙场，疲惫不堪，没有心思吟诗作赋。

纪大人诗风刚健，沉雄古朴，与唐代岑参、高适等边塞诗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一介武夫看来，你这一诗也能抵千军，纪大人不要推辞。"纪晓岚见毛、梁二人一唱一和，不好再推辞，便拿起笔来，挥毫而就。毛功加看了，见这诗写得十分贴切，顿时心中洋溢着豪迈的情怀。此诗写的是：雄心老去渐颓唐，醉卧将军古战场，半夜醒来吹铁笛，满天明月满林霜。

毛功加对诗虽有一定功底，但与纪晓岚比较相差甚远，如今得到这首诗后，高兴异常，逢人便讲纪晓岚的诗写得如何如何地好，这下倒给纪晓岚添了许多麻烦，请求题赠者蜂拥而至。本来纪晓岚到新疆后很少作诗，尤其是怕为别人题写赠诗。这次一时兴起，题写两首，后悔自己不能自持初衷。因为他现在的身份不比从前，这次是带罪充军，岂敢任意为文？

再说，胡乱写来，有损自己的声誉，认真为之，又难免不流露出自己的心迹，如果有人想落井下石，岂不正是授人以权柄。于是更加小心，凡有

求诗者，全部婉言谢绝，并将原来的所作诗稿付之一炬。

那次，他的同年杨逢元到乌鲁木齐来看望他，两人谈起题赠之事，颇有同感。

杨逢元的字写得非常好，是个书法家。

但也像纪晓岚怕人求诗一样，最怕别人向他求字。

纪晓岚说过为毛功加曾题一诗后，杨逢元看了，深感佩服，觉得此诗意境幽深，确实是上乘佳品，十分喜欢。后来，他游城北关帝庙时，一时兴起，将这首诗题在了关帝庙的楼壁上，未署明何人题写。

正巧，这时有一位云游道人来到这里，看了楼壁上的题诗，大为吃惊。诗好，字好，美妙绝伦，疑为神仙所题。一时间传扬开来，人们纷纷赶到这里看神仙的墨迹。

一天，有人拉上纪晓岚同去看那庙里的“仙笔”，纪晓岚一眼认出是杨逢元的字，写的是自己赠给毛功加的诗。看到人们奉若神明的样子，忍不住想笑，但一想若是泄露“天机”，那将会给自己招来许多麻烦。故而，任期别人如何颂扬，他只是一言不发。

当时，人们都知道，纪晓岚的诗做得好，但书法比不上杨逢元；杨逢元字写得好，但诗却作得只是平平常常。所以竟没有人猜测到他俩头上去。于是“仙笔”之事越传越神，人们都信以为真，直到辛卯年纪晓岚离开乌鲁木齐还京时，他才当众把这件事说出来，众人都爽然若失，谁也没想到顶礼膜拜的“神仙”竟然是他们二位。

纪晓岚在西域三年，一来忙于军务，二来为杜绝请托，做诗很少，他在晚年写成的《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中写道：“余从军西域时，草奏草檄，目不暇给，遂不复吟咏，或得一联一句，境过辄忘，《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皆归途追忆而成，非当时作也。”纪晓岚的这些诗作，为清代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而且今天看来，也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其中有些较为特殊的纪事诗，记载了西地的风物人情，其功力深厚，非他人可及。试看其中几首。

伊犁城中没有水井，有因老树得地泉者，纪晓岚认为“盖土厚水深，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于是，以诗记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用处，随心引取到花畦。

伊犁雪消水涨，城门为之不开。于是，他登上北冈顶关庙楼，俯视图全城，遂写道：山围草木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毡氍毹上看棋枰。

昌吉筑城，掘土五尺余深时，挖到一只红缎面绣花女弓鞋，制作精细，尚未全朽，埋入土中五尺多深，算来最少亦越数十年。额鲁之女子不缠足，何以此鞋却是弓弯样，仅三寸许？蕃汉之间交往于兹可见。后传说此女尸飞到空中成精，昌吉大乱，卒遭兵败。

纪晓岚见此，以诗记曰：

筑城掘土土深深，
邪许相呼万杵音；
怪事一声齐注目，
半钩新月薜花侵。

乌鲁木齐有很多狭斜的小楼深巷，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总是灯火荧荧，冶荡之人在这里为所欲为，官府不禁，也不能禁。

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姿，资累千金，亦不太吝啬，却不喜欢做狎妓之游，只是养了十余头母猪，饲养得很肥，洗涮得起毛很干净。"日闭门而沓淫之"，猪也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役隶常偷偷地窥视，何某却没有发觉。忽然一天，友乘醉酒时与之戏话，何某愧而投井死，要不是迪化厅同知木金泰亲自审理了此案，纪晓岚也是不会相信的，其诗记曰：石破天惊事有无，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

有军人王某，出差往伊犁，其妻独处。忽有一天，时已过午，不见开门，邻人叫亦不应，破门而入，则是男女二人，剖腹裸抱而死，男子不知何来，人亦不识。后女复活，言男为故识，自随夫来西城，男亦随之而来，乃共约而死。纪晓岚诗记此事写到：鸳鸯毕竟不双飞，天上人间旧愿违；白草萧萧埋旅衬，一生肠断华山畿。

纪晓岚在西城养了一只黑犬，名叫"四儿"，东归时挥之不去，恋恋随行，一路上看守行囊甚严，如不是主人到跟前，虽然是童仆也不能动一件物品。纪晓岚一行十余人，共有板车四辆，行到七达岭，日已曛黑，半在岭南，半在岭北。黑犬"四儿"就自动地独卧岭巅，左右看护两边车辆、物品，一夜未曾稍懈。"四儿"一直追随纪晓岚进京，后来被人毒死，纪晓岚念其忠心耿耿，甚为哀悼，郑重埋葬"四儿"尸体，做了一个坟墓，并在墓前立碑，题为："义犬四儿之墓"。有诗二首题道：其一归路无烦汝寄书，风餐露宿且随余；夜深奴子酣睡后，为守东行数辆车。

其二

空山明月忍饥行，
冰雪崎岖百廿程；
我已无官何所恋，
可怜汝也太痴生。

虽然他的诗作多做于东归途中，但在西域时期，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随手作了一些边疆生活见闻的笔记，较为杂乱，后来有一部分整理在《阅微草堂笔记》一书当中。从这些作品看，纪晓岚对清朝曾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战争的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请看他对"昌吉之乱"的记载："戊子昌吉之乱，先未有萌也。屯官以八月十五日夜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屯官醉后，逼诸流妇使唱歌，遂顷刻激变，戕杀屯官，劫军装库，据其城。……"乾隆一朝，虽然政治上还算较为清明，但文字狱也时有兴起，一些文人噤若寒蝉，不敢轻易为文。如此看来，纪晓岚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记载"昌吉之乱"的起因，倒是颇有胆量的。

且说纪晓岚离家以后，纪府就像塌下半边天，虽然有友人和门人接济，但削去了俸禄，生活日渐拮据，入不敷出，多亏马夫人十分精明，治家有法，样样节俭，尚能维持家用。但丈夫服罪在外，一家大小失去了往日的欢乐。马夫人忧悉劳累，终于积劳成疾，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身体更加削瘦了，精神也大不如以前。马夫人看到自己力不从心，就将家中之事，交给郭姨太料理。

姨太郭彩符，是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其父是山西大同人，流寓在天津，其母生她时，梦见过端午节有卖彩符的，买了一枝，回到家中，于是便以"彩符"为新生的女儿取名，以示吉祥得福。

郭彩符13岁，开始给纪晓岚当侍妾，勤恳恭俭，十分贤慧，深得纪晓岚眷爱，马夫人对她也相当满意。

郭彩符先后生了几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唯独女儿纪韵华长大成人，她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

这次老爷获罪，是因女儿纪韵华的公公爷引起的，所以郭姨太更感到老爷对自己和女儿的感情，丝毫不在结发夫人马氏之下。正因如此，老爷发配边疆历尽人生磨难，全家人也跟着吃苦受罪，郭姨太更感到负疚更深，想竭尽自己的力量帮助马夫人将家治理好。

马夫人患病以后，郭姨太像当年侍奉老爷那样照顾夫人，亲自烹食煎药，一勺一勺地给夫人喂下去，整夜守在马夫人的床头，使夫人感激不已，两个人亲如姐妹。同时，郭姨太也表现了治家理财的才干，马夫人卧病期间，她把全家的大小事体处理得井井有条。

郭姨太接受为一府主事之后，更加勤恳地操劳，对夫人恭敬有加，对下人恩威并施，极力维持着一家的安宁。

本来纪晓岚的长子纪汝佶已乡试中举，且年已二十三、四岁，应该由他代父料理家中的一切，但自父亲离家以后，厌恶人世间的一切，更加对科举失去了原来的兴趣。于是在诗社中与一帮诗友才士交游，迷上了公安、竟陵两派诗作。朱子颖进京探望时，听马夫人介绍了汝佶的情况，便提出带他去山东。马夫人知道朱子颖是纪晓岚的得意门生，又对纪家关怀备至，便同意汝佶跟朱子颖去了他的住所泰安府。

汝佶到了泰安，起初尚让人满意。等到后来，他从友人那里见到了《聊斋志异》的抄本，一下子就被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高超的艺术手法和动人的故事情节迷住了，《聊斋志异》重要的主题之一，是暴露封建政治的黑暗，谴责贪官暴吏、土豪劣绅压迫劳苦百姓的罪行。尤其震撼汝佶心灵的是那些讽刺科举制度的作品，使他完全丧失了科举入仕的兴趣。

当时，《聊斋志异》尚未刊行，汝佶看到的也是抄本，爱不释手，便不分昼夜地抄录起来，并试着模仿着写起此类借谈狐说鬼、志人志怪来表达人生理想的作起来。

汝佶25岁时，就是纪晓岚离家的第二年，在泰安患病亡故。

噩耗传至京城，马夫人和郭姨太都昏厥过去，汝佶虽非郭姨太所生，但他是纪家的长子，郭氏也是十分疼爱。同时，他又是在纪晓岚离家之后走上黄泉路的，郭氏更加难以推卸自己的责任，心想假如他父亲在家，他怎么会那样消沉颓唐，以致误上歧路、亡身异地呢？她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要不是她生的女儿出事，纪家怎么会有这样的灾难呢？

这样一来，忧虑过度，加上一天到晚的辛劳，终于积劳成疾，病倒在床榻之上。辛卯年过后，闻讯朝廷已下诏，赦免纪晓岚的罪过，郭姨太的病情才始见好转，但不久病情又剧，她唯恐等不到丈夫的归来了，于是就到关帝庙拜佛求签。

这天求签回来，正逢纪晓岚的门生邱二冈来纪家探视，便由他代为解释所求之签，只见签上写道：喜鹊檐前报好音，知君千里有归心。

绣帏重结鸳鸯带，
叶落霜彫寒色侵。

邱二冈看后说道："看签上之意，先生在秋冬之际就可归来啦！"郭姨太听了，立刻由忧转喜，但听邱二冈继续说道："见则定然能见，但看这最末一句，却不是吉祥之语啊！"郭氏的脸上已淌下热泪，说道："只要能亲眼见到老爷平安地回来，我就是命归黄泉，也心满意足了。"辛卯年二月，乌

鲁木齐传来了发自京城的两百里诏书，命纪晓岚接旨后即刻东归。纪晓岚正在渴念亲人之际一下子接到这从天而降的喜讯，立刻高兴得手舞足蹈，全然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在他高兴之余，想起董某的预言。又感到十分惊奇--董某的预言全部应验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说的，尚不足四年啊！他又想起那首《番骑射猎图》的题诗和那幅《秋林觅句图》的图画，都是事前皆有预兆，事情的发展竟如此巧合！

他觉得人生果真是由于神的主宰，一切早已做了安排，即使本人再有力量，也只是神的赐予，神的支配，本人是无法改变的，于是他几乎成为神的忠实信徒了。

在当时，科学的发展尚处在较低的水平，有很多自然现象很难做出正确的解释，一些似是而非的封建迷信的解释倒具有权威的力量，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纪晓岚是位融通古今的学者，虽然读了许多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著述，但由于他的奇遇，有时倒宁愿相信有神论了。从他后来的著述来看，说他是一位泛神论者，倒更为合适了。但他由于历史的局限，没能跳出迷信的窠臼。

东归的车马，昼夜兼程，纪晓岚思绪万千，他感念皇恩浩荡，恩赦还京。他哀叹人生如梦，捉摸不定，他祝愿此生已经历尽磨难，否极泰来。长时间的思索使他树立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处世的原则，成为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月初，路上的冰雪开始融化，泥泞难行，纪晓岚一行，只好夜行晓宿，星夜兼程。

白天睡醒觉后，闲着无事，就翻军中所做的生活札记，回味着这三年的经历。

常常是心潮激荡，不能自已。于是拾取生活经历的片断做为诗的素材，每天写上几首，甚至十几首，一路上共写成一百六十余首，结集为《乌鲁木齐杂诗》。

《乌鲁木齐杂诗》记录的全是边塞风情，和他的亲身经历，"追述风土，兼怀旧游"，抒发了他的思想情怀，诗风清丽，意韵悠长。这些诗全是七言绝句，每题一叙，诗后必附说明，诗与说明组成一个有机的结合体。在取材上，凡乌鲁木齐的山川河流、花鸟虫鱼、风土人情，以及各族人民屯田垦荒，尽上笔端，从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西北边陲的风物图画。全诗体现了诗人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被后人称为清代边塞诗的代表作。

尤为可贵的是，纪晓岚以饱满的激情，讴歌了西北各族人民开发建设边疆的壮举。在他的笔下，记写了许多劳动场面，并对许多劳动人民中的能工巧匠的高超技艺，表示由衷的赞赏。例如："茹家法醋沁牙酸，滴滴清香泻玉盘。"说的是茹黑虎善酿醋；"携得江南风味到，夏家新酿洞庭春。"称赞贵州人夏鬣长于造酒；"倘教全向雕栏种，肯减扬州金带围"，讲的是黄宝田善养花，将野生芍药移到家中栽培；"携得洋钟才似粟，也能检点九层轮"，称道方正精于修表。此外还歌咏了许多能歌善舞、富于说书演戏本领的艺人。这众多的劳动群众，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由内地传入西域，为繁荣祖国边疆的经济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纪晓岚《杂诗》，真实地记述了屯田垦荒的场景。西域屯田，由来久远。

自汉武帝初通西域，即置校尉，“屯田渠屯犁”。屯田是西汉王朝的一大壮举，为巩固边防，开发边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国家负担，开辟了一条途径。乾隆朝綉定准噶尔部落贵族集团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当时乌鲁木齐一带人口锐减，农业落后，产粮不多。新疆驻军的军粮都从甘肃的肃州（今酒泉、高台二县）等处千里运输，开支甚大，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清政府决定起用历史上屯田的传统，广为屯种“以给军粮”。不久，一场大规模的屯田迅速展开，很快遍及天山南北。纪晓岚充军时，乌鲁木齐已成为屯田中心，所辖已有三十四屯，屯卒五千七百多人，千顷良田已开垦，庄稼长势喜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诗人写道：秋千春麦陇相连，绿到晶河路几千。

三十四屯如绣错，
何劳转粟上青天！

然而这丰收成果来之不易。西北地广人稀，多采取轮作方法，以息地力，当地播种比较粗放，与内地迥异。“布种时以手撒之，疏密无定则，南播北耩皆所不知也。”春播的情形是：十里春畴雪作泥，不须分陇不须畦。

珠玑信手纷纷落，
一样新秧出水平。

庄稼成熟时，野猪又跑来为害。这种野兽性情凶猛，且“巨猪其大如牛”。为了确保丰收，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还要晚上爬起来，冒着生命危险，去驱逐野猪，在众多的屯田大军中，不但有男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妇女，诗人唱道：蓝帐青裙乌角簪，半操北语半南音。

秋来多少流人妇，
侨住城南小巷深。

正由于西北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乌鲁木齐才又呈现一派“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的热气腾腾的景象。

除描述屯田垦荒，诗人还记写了乌鲁木齐的许多动植物与矿藏。其中动物有狗、黄羊、骆驼、狼、熊、豹、野猪、野驴等；植物有稻、麦、青稞、胡麻、薄荷、阿魏、玛努香等；矿藏有金、铁、煤、硝、云母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让人目不暇接。

十二、诏还京都

乾隆皇帝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圣明君主”，尤其懂得思想统治的重要。

早在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的统治效劳。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皇朝文献考》、《续文献通考》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到了他继位30年以后，更要宣扬起封建统治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他下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烟海，若想成此大业，

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才有可能担此重任。乾隆想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东阁大学士刘统勋能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但总纂一职却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上又把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召进宫来，廷议由谁担任总纂一职，皇上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纪晓岚，但这位东阁大学士，久在朝中为官，当然是老于世故，思虑极其周密，他想到纪晓岚是带罪发配之人，掌握不好时机，反倒事与愿违，于事无补。如今见皇上思贤若渴，正是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便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刘统勋已物色了人才，便催促说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奏来？"刘统勋看皇上急切地催促，便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段，更是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向皇上笑着说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乾隆听刘统勋说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道："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丁卯顺天乡试，臣蒙圣恩主其事，为国选优拔萃，不敢稍有懈怠，看到纪昀的才华出众，列榜首之人，非他莫属。中进士而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戊子年坐'泄盐'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泄盐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

这三年的功夫，内廷没有纪晓岚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好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皇上也在想着，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顺水推舟，堵住和珅等一帮人的嘴巴。

乾隆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

这年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旧日同僚，一时间拥来庆贺，纷纷置筵，为纪晓岚接风洗尘，庆祝他短短三年，便被赦免还京，脱离了苦海。纪晓岚的家人，更是欣喜若狂。

马夫人悄悄吩咐上下人等，说老爷刚刚经历了劫难回京，谁也不许说那些勾起往事、让人伤心的话，尤其是不要让汝侓的事被老爷发觉。待老爷的身体、精神都恢复了，再找机会慢慢说出来。

郭姨太正病着，本来已在榻上躺了几个月中，老爷的归来，使她喜出望外，精神欢愉，病情很快好转。这天纪晓岚来到房中，见郭姨太已经起床，两眼晶莹透亮，淡淡的胭脂施上了面颊，仍然是俏丽动人。纪晓岚很为她病情好转、精神饱满而高兴。于是亲手扶她坐下，给她讲乌鲁木齐的趣闻。

那些故事，本来就曲折离奇，再加上纪晓岚的讲述，风趣幽默，郭姨太越听越高兴，越听越爱听。

可是，郭彩符看见纪晓岚那满脸的笑意，那全然不像历尽劫难、饱经忧患的人的神态，忽然间想起死去的汝侓，想到老爷尚蒙在鼓里，一丝忧伤袭上心头，愁云压低了翘起的眉梢，两滴晶莹的泪珠，悄然滚落下来，怕让老爷看见急忙闭上眼睛，两手捂在脸上。

"你若觉得累了，就躺下歇息吧！"

纪晓岚以为她坐的功夫长了，需要休息。但是，他一眼发现郭姨太眼里蕴含着闪亮的泪花，心里感到奇怪，又接着问她："我说了什么事，使得你如此忧伤？"他不问便罢，这一问使郭姨太心酸难忍，伏在丈夫的身上呜咽起来，抽抽搭搭地说道："是贱妾连累了全家呀。……害苦了老爷，害苦了夫人，更害苦了大少爷。"

大少爷已经。……已经。……"郭姨太说到这里，再也说不下去了。"呜呜呜呜"地放声哭涕着。

"大少爷怎样？汝侓儿怎样啦？"纪晓岚站起身来，吃惊地问道。

纪晓岚回京以后，只是听夫人说，汝侓去了山东，在孔子的家乡游学，他想有自己的门生朱子颖照顾，也便放心了。

但心里想念，更何况也该让儿子回家团聚一下，便打发人捎信，让汝侓回京。

如今已经月余，仍旧没有消息，纪晓岚早在心中纳闷，经郭姨太这一说，他忍不住再三追问。

郭姨太看不能再瞒他了，哭泣着说道："大少爷他。……他已命归黄泉啦。……"纪晓岚闻听这话，恰似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身子一软，"哎呀"一声，瘫坐在地上。这下子郭姨太慌了神，立刻哭喊着，叫过丫环，将纪晓岚扶到椅子上。

马夫人闻讯赶来，纪晓岚几乎吼叫起来："侓儿到底怎么死的？你们为啥要瞒住我？"马夫人让人将老爷搀回书房，劝他镇静下来，然后把汝侓的事说了一遍。

汝侓在他父亲离家之后，与诗社的文友来往，将读经科比之事，全都抛在了一边儿，在朱子颖的关照下，去了山东。在那里看到一部奇书，就是抄本的《聊斋志异》，这一下可麻烦了，汝侓的科举成名的愿望，更是丧失殆尽，穷泊潦倒，一病不起，他死以后，朱子颖派人将灵柩护送到老家崔尔庄。

马夫人又取出一块镇纸，大理石的，递到纪晓岚手上："这块镇纸，是

朱子颖运使送给佶儿的，据说是明代唐寅的东西，佶儿知你最喜欢古玩，便捎回家中，等你回来献给你。没想到，没有见到你的面儿，他就。……"马夫人伤心地说不下去了。

纪晓岚看手中的镇纸，小巧玲珑，只有两寸来长、一寸多宽、五六分厚。两面各刻一幅精致的山水画。一面是"轻舟出峡"：江流两岸，悬崖对峙，两人乘着一叶小舟，顺流而下。另一面是"松溪印月"：双松倚立，针鬣分明，松下水纹波起，松梢挂一轮圆月，与水中的月亮，遥相映照，画面清晰，意境幽远。

果然这是明代的古物，要在平时，纪晓岚会高兴得看来看去，赏玩个不停，或是题诗一首，记事抒怀。这会儿，他哪有这份心思，睹物思人，禁不住泪如雨下。

也许是由于长子汝佶之死，与《聊斋》一书有着一定的关系，纪晓岚对这部书有了反感，他后来写《阅微草堂笔记》，有很多地方，就是针对《聊斋》而言的，大概是为了发泄他心中的怒气罢。

三年的边塞生活，经历了不少苦楚，他倒没有觉得如何伤感，丧子的悲痛，却让他肝胆俱裂，差点晕了过去。但他毕竟胸怀宽阔，在夫人和友人的劝慰下，很快便愈合了心灵上的创伤，又恢复了常态。

姨太郭彩符的病情，在短期的好转之后，到九月间，又日渐沉重了。一天，友人领来了一位郎中，来给郭姨太诊玻郎中殷勤倍至，详细问过病历，起脉诊断，开出方子，保证用药后即可药到病除。纪晓岚见那郎中讲得如此高明，赶忙让人取来诊费，从重答谢。郎中再三推辞，无论如何不肯收留，只是最后提了一点要求，请纪学士写一副匾额，再题一副对联。纪晓岚当场答应，心想这还不好办吗？别说一副，就是两副三副，八副十副也是一挥而就。只是要等郭氏用过药后，看他的药方是否灵验，再捉管偿诺。

郭姨太用了这位郎中的药后，不但没有药到病除，病情反倒明显地加重了。

纪晓岚忧心忡忡，对这位欺世盗名的庸医痛恨不已。

这天，那位友人又来探望，听纪晓岚讲过郭氏的病情，心中十分懊悔，自责不该轻易听信郎中的吹嘘，连声痛骂那位郎中。纪晓岚劝他说："你不必在意。诊病之事，不求必能治愈。他医道低劣，以后不请就是了。他求题的匾额，我既已答应，就不食言，劳你给他带去，你也好向他交待。"纪晓岚提起笔来，"明远堂"三个大字眨眼写就，交给来人带去了。

这时纪晓岚的门生邱二冈在场，便向先生问道："先生所书'明远堂'三字，意在如何，请先生指教。"纪晓岚笑笑说："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此医只当视其'不行'，便是无量功德啊！"经这一讲，邱二冈才明白，先生是在嘲骂那位庸医。"不行"就是行不通，不能得逞之意。纪晓岚用的是《论语》上的两句话。《论语·颜渊》中，子张问明一节讲的，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才算心里清明，孔子告诉他，有那破坏别人声誉的言论，听来如水之浸润，容易不知不觉地浸入，可是你不轻易相信，他就无法得逞。受到别人损害的人，由于切身所关，诉说起冤屈来，往往会夸大其词，可是你听了，能够辨别分析，去伪存真。果然如此，就算心里清明了，心里清明，对事情就看得透、看得远了。

邱二冈接着问道："万一他再向先生来求那对联，先生将以何应之？"纪晓岚笑道："我已经撰成五、七言两联，一副转了孟襄阳的两句诗，此联

云：“不明才主弃；多故病人疏。”另一副集的是唐人的诗句，句云：“新鬼含冤旧鬼哭；他生未卜此生休。”邱二冈连声发笑，不住称善，敬赞先生用前人诗句的功夫，真是妙不可比。纪晓岚这第一联，用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中的两句，原句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把两句中的第三个字，都提到第二个字的位置上，与原来表达失意和孤独的意义全然不同，用在此处，却恰到好处。第二副对联，嘲骂庸医医术低劣，治死了很多人，新鬼、旧鬼都对庸医怨恨不已，有谁会想到自己竟然误死在庸医之手。上下两联，分别用杜甫《兵车行》和李商隐《马嵬》中的句子，对仗工整，新意顿出。

爱姬郭彩符缠绵病榻，纪晓岚坐卧不宁，忧虑在心，虽经多方求医诊治，仍然不见好转，终在次年三月三十日逝去，年仅三十七岁，给纪晓岚的心头，又来了一次深深的打击。他在整理郭彩符的遗物时，禁不住潸然泪下，赋下两诗，表达他深深的思念。

风花还点旧罗衣，
惆怅酴醾片片飞。
恰记香山居士语，
春随樊素一时归。
百褶湘裙蘸画栏，
临风还忆步珊珊。
明知神谶曾先定，
终惜芙蓉不耐寒。

回过头来，再说纪晓岚回京这年的十月初，纪晓岚听说皇帝已从热河南归，正在途中，便急忙离京北上，迎驾于顺天府密云县。原来早在初夏，乾隆即驾临热河避暑，这已是以往的惯例，乾隆总是在热河过了寿辰，就是八月十三这天，再在中秋节后起驾，进驻木兰围场行宫，九月九日重阳节后，便起驾回京了。

纪晓岚在密云等了两天，圣驾也来到这里。纪晓岚忙到皇上驻蹕之所，向乾隆跪拜：“微臣纪昀，叩请圣安，恭祝吾皇政躬康泰，万岁！万万岁！”“好啦，赐你起身，快起来吧！”乾隆见了纪晓岚，脸上露着微笑：“三年来，朕常常想到你，你在塞外军中，日子很苦吧？”“谢圣上垂怜！托圣上的洪福，罪臣的身子还很健壮。”乾隆仔细端详，纪晓岚确实比以前瘦削许多，那便便的大肚子瘪了下去，脸上的皮肤，也显得粗糙了一些，黑了一些，但双目炯炯发亮，神采奕奕，生气勃发。

纪晓岚偷眼看一下乾隆，皇上面颊红润，鼻梁挺直，两道浓眉下面，炯炯的双目透着笑意。圣上已经是61岁的人了，但看上去一点不像，一袭便袍和马挂着身，显得身材修长而又风度翩翩，最多只像40上下的样子。

三年中没有纪晓岚走动，皇上的宫中生活，减少了很多乐趣，今天见到纪晓岚，显得格外亲切。于是，乾隆命纪晓岚随驾进京，一路上，可以听听纪晓岚在西域的见闻。

次日进宫宴罢，皇上接到一份八百里驿马快报，说土尔扈特族，从俄罗斯的额济勒河畔，回归伊犁。乾隆十分喜悦，笑着问纪晓岚：“这土尔扈特族的来历，你能否说得清楚？”纪晓岚赶忙回奏：“启奏万岁，这土尔扈特的始祖是元臣翁罕。

“翁罕？”乾隆不清楚翁罕是谁。

“就是额鲁特蒙古四卫拉特之一。”

纪晓岚解释说："他们的部落，本来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一带，到了明代，才西迁到了额济勒河下游。"“唔！原来如此。”乾隆听纪晓岚讲得有头有尾，清清楚楚，心中更加喜悦，暗想朕果然没有看错，纪晓岚的学识确实渊博宏深，今后要着意重用，遂又接着问他："他们为何西走，你从详奏来。大清以来的情况，你可知晓？"“据为臣所知，自翁罕七传，至贝果鄂尔勒克，其四个儿子中，长曰珠勒扎斡鄂尔勒克，他又有子曰和鄂尔勒克，居住在雅尔的额什尔努拉一带。起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各统所部不相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珲台吉，游牧阿尔泰，恃其强欲役属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恶之，挈族西走俄罗斯，牧于额济勒河，俄罗斯因之称为巴属。顺治十二、十三、十四年，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岱青、伊勒登诸颜、罗卜藏诺颜，相继遣使奉表贡。书库尔岱青之子朋苏克，朋苏克之子阿玉奇，世为土尔扈特部长，至阿玉奇始自称汗，康熙中表贡不绝，五十一年又遣使假道俄罗斯贡方物，上嘉其诚且欲悉所部疆域，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赍敕往，历三载乃还，附表奏谢。从这时起，因俄罗斯请于中朝，遣所部人赴藏熬茶。至圣上当朝，其表贡更殷，乃至上圣明仁主，威伏四夷，万方朝贺，臣纪昀恭颂吾皇万岁，万万岁！”纪晓岚侃侃说来，如数家珍，乾隆便又问他："你在西域呆了三年，对那边的情况熟悉。你来说说看，如何安置他们才好？"“微臣对西域的山川地理，倒还是熟悉，只是臣闻渥巴锡为汗以后，率部越坑格喇纳卡伦时，受南俄罗斯追击，入国境后，由巴尔噶什淖尔进至克齐克玉子地方，又与哈萨克台吉额勒里纳拉里之众相接，受阻不能行，复向沙喇伯可而进，布鲁特群起劫之，渥巴锡走向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甚众。在历经劫难而后，土尔扈特尚有多少人马，微臣不太清楚。”乾隆又拿起奏折看看，说："他们新旧两部，计有七千多人，牲口倒有三万多匹。”纪晓岚略一思索，然后回奏："伊犁附近的珠克都斯地方，和科布多西南一带，是肥美的大草原，地广人稀，将他们新旧两部，分处两地，既有充足的水草，供他们生活，又可防其坐大，产出后患。愚臣浅见，是否妥当，恭请圣上卓裁！”“好，好！”乾隆高兴地说，"就照你说的，叫他们旧部，到珠克都斯地方去，新部牧居在科布多西南一带。”乾隆眉宇间洋溢着欣慰的笑意，话题一转，说道："朕将你诏回京来，欲委以重任，只是你刚刚回来，于事体上有些不妥，先复翰林院编修，以后之事，朕自有安排。”“谢圣上隆恩！”纪晓岚感激万分，跪到地上，磕头谢恩。

皇上又赏赐金银布帛，纪晓岚千恩万谢地退出宫去。

几天刚过，乾隆又把纪晓岚召到圆明园，向他问道："纪爱卿，你的诗词对句，朕很喜爱，不知你在新疆几年，有些什么诗作？你几日后呈来，朕要看看。”

"皇上对自己的诗作感兴趣，纪晓岚高兴得不得了，当场诵读几首，请皇上赐教，皇上听着有趣，时不时地称赞几句，君臣应答得十分融洽。按照皇上的口谕，纪晓岚要在五日以后，将他在乌鲁木齐以及回京路上的诗作，誊写清楚，进呈御览。

乾隆接下来说："朕今日想起一个联句，你来对一对。”“微臣遵旨。”乾隆看看纪晓岚笑笑，然后说："两碟豆；”纪晓岚原想皇上出的，一定是个难对的上联，没想到是这样三个字，知道皇上又在同自己开起了玩笑。刚要对出一个句子，又发觉这三个字实不易对，皇上的"两碟豆”，又可分为"两蝶

逗”，音谐意迥，也要以谐音之句而对，方能应付皇上的变词，有了，纪晓岚对出了下联：“一瓯油。”果然不出纪晓岚所料，乾隆笑道：“爱卿你错了，朕说的是‘林间两蝶逗’。”纪晓岚也笑道：“万岁，臣对的不错啊，臣讲的是‘水上一鸥游’。”这一说，龙颜大悦，纪晓岚更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家中，纪晓岚将在乌鲁木齐期间的一百六十多首诗，整理一遍，请人工整地抄写了，送到宫中，进呈御览，乾隆看后，称赞不已。一时间，纪晓岚的名声，又在京城大噪起来。他的《乌鲁木齐杂诗》，被争相传抄。因其独具的风格，新颖的题材，被当时人们称为“纪家诗”，不少文人，也跟着模仿起来。

纪晓岚声名重振，与他走动的人渐渐多起来。人们看得清楚，像纪晓岚这样获罪免死，又很快回到朝中做官的人，几十年间实属少见，这不正是皇帝对他赏识之故吗？于是人们都猜测，纪晓岚虽仅恢复编修，品阶不高，但很快就会飞黄腾达，跃居人上，此时与他结交，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纪晓岚对这些人的造访，虽然心中反感，但也笑脸应酬，只是自己不去这些人府上走动，懒于上门回访，显得有些孤傲清高。对于旧日的同年、同乡、同僚，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与之更加亲近，往还不断，随着家境的好转，他常常将他们邀至家中，设宴款待，互相酬唱。

纪晓岚的俸禄恢复以后，结束了三年来坐吃山空的困境，加上乾隆的体恤，常常赏赐一些金银玉帛，另有一些见风使舵之人，现在也肯出钱帮衬，于是纪家的日子，很快又红火起来。

由于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信任，一些同僚对纪晓岚的亲近，和珅知道后一时奈何不了他，可他又放心不下，为了试探摸底，看纪晓岚对他的意见还有多大，在冬季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珅强拉硬拽，把纪晓岚的友好，如刘墉、董曲江、王文治、戴震等人，都请到和珅府上会文吟诗，独独不请纪晓岚。

可是，纪晓岚自从乌鲁木齐之行以后，对世事看清了，好比是一局棋，不必孤高自诩，和珅你不请我，是为了试探我，可我偏去！于是化装成一个渔翁，披了蓑衣戴笠帽，来到和珅的园门。正要进去，看门人认不出是纪晓岚，便阻拦。

纪晓岚说：“我听说和大人赏雪吟诗，我也好作诗，只作了一句，请人给代传一声。”看门人哪里肯，纪晓岚便取出二两银子送他，看门人看在银子份上，到里边一说，和珅不觉好笑：一个臭打鱼的，还有什么好诗。不由笑道：“他诌了一句什么？”看门人背诵道：“一片两片三四片。”和珅听了笑起来：“这叫什么诗？快把他轰走！”看门人刚要走，刘墉道：“何不问问他有第二句没有？”看门人应声出去。一会儿进来学道：“他说第二句是：‘五片六片片八片’。”和珅听后大笑道：“这又不是小孩子学说数，快把他赶走。”看门人应了一声，正待走时，董曲江道：“作诗有一种逆挽法，何不让他把下边两句说完，便可知其才学了。”刘墉、王文治等也一齐赞同，和珅只好再让看门人去问。

少时，那看门人回来禀道：

“那下边两句是，‘九片十片片片飞，飞入芦花都不见’。”董曲江等一齐大惊道：“是纪春帆到了，快快请进来！”和珅也叫有请，少时进来的那个渔翁，果是纪昀纪春帆，众人一齐大笑。

和珅见纪晓岚肯自己到来，料到纪晓岚对自己已蠲除成见，连忙让坐，

尽欢而散。

此后，和珅看纪晓岚将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编书上，妨碍不着自己，所以就不再找纪晓岚的麻烦了。

这天朝中无事，纪晓岚在修缮完住所以后，首次在家中治宴。应邀而来的是旧日的几位挚友，如刘墉、王文治、刘平江、戴震等。刚到半晌，客人们就已经到来。

上了茶点，品了瓜果，几位学士海阔天空地畅谈起来。友人们发现，纪晓岚塞外三年，不但没有荒疏了学问，反而增加了许多世间和人生体验，更加练达成熟。他遭贬三年，与其说是祸，倒不如是福。他的诸多知识，是书本上永远读不到的。

酒宴过后，大家喝茶闲谈，刘墉想起宴席上，纪晓岚将大块大块的红烧猪肉狼吞虎咽吃下的姿态，心中颇有点艳羨，心不在焉地说道：“纪年兄，这新疆三年，可苦了你的肚子，那里吃猪肉，恐怕不容易吧？”“噗”地一声，纪晓岚笑得差了气，把一口茶喷出来，然后说道：“崇如兄，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猪肉虽少，但那里马肉、羊肉却足供享用啊！再说，野兽、野禽尽可取来食之。”刘墉自知失言，掩住愧色问道：“这样说来，你倒品尝了诸多野味？”“这倒确实，乌鲁木齐野牛很多，跟平常的牛相象，但很高大，千百为群，角利如矛稍。野牛群行进，以强壮者居前，弱小者居后。自前击之，则驰突奋触，铙炮不能抵御，即使是百练健卒，也不能成列合围，从后面掠之，则绝不反顾。牛群中最大的，是个首领，象蜂之有王一般，随之行止。常有一为首者，失足落深涧，群牛随之投之，重叠而殒。因而猎野牛常择地形而赶，使之坠涧而毙，取回烹之，味鲜肉嫩，百食不厌啊！”纪晓岚见友人们听得有趣，又继续说道：“又有野骡、野马，也作队行，但不像野牛那么悍暴，见人就奔跑，其形状和家骡家马一样。只是备以鞍勒，就伏地不能起。可是偶尔会遇到背有鞍花的，又有蹄嵌踏铁的。有人说，是山神的坐椅。开始不知其故，久而方知为家畜骡马，逸入山中，久而化为野物，与之同群了，野骡肉肥脆可食，野马肉我没有吃过，也没见别人吃过。

“又有野羊，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说的羚羊，吃起来与常羊无异。还有野猪，其凶鸷亚于野牛，毛革坚韧，枪矢不能入。其牙齿比利刃还要锋利，马腿触其上，都会立刻中断。

“吉木萨山中，有一头老猪，巨大如牛，人近了它，就会被伤害。它常率领数百头野猪，夜间出来糟踏禾稼。参领额尔赫图，牵了七只犬进山，突然与老猪相遇，老猪很快把七只犬都吃了，又张着利齿向人起来，额尔赫图鞭马狂奔，乃免为其食，我曾打算植木为栅，其中伏以巨炮，伺其出而击之，有人说，‘如果击不中，那么野猪的牙齿拔栅栏如拉朽，栅中之人就危险啦。’于是，我就没有这样做。

“多亏你没有这么做，否则你可能成为老猪口中的一道好菜啦！”王文治的插话，引起了一阵笑声。

纪晓岚又接着说：“还有一种野驼，只有一峰，肉质极其肥美。杜甫《丽人行》所说的，‘紫驼之实出翠釜’，即是指此。现在，人们以双峰驼为‘八珍’之一，失其实也。”“看来太遗憾了，野牛、野骡吃不上，不觉可惜，唯独这单峰驼，与熊掌同等珍贵，我等所食，乃双峰之肉，今日方知上当，何年也学一学纪春帆，到西域走一趟，尝它一尝。”刘墉说着，与众人一起笑了。

纪晓岚听出刘墉在暗中挖苦自己，便说道：“依我看来，崇如没有吃到驼肉，倒不太可惜，那野牛肉，刘兄倒不能不食，因为这牛肉中有块奇肉，能使刘兄的腰杆直起来。”王文治等人，听出纪晓岚又拿刘墉的罗锅腰开玩笑，但不尽理解其中用意，打趣地问道：“哪块奇肉？”纪晓岚“嗤嗤”地笑出声来，手中的茶水洒了一半，但只笑不答，刘墉明白过来，脸红到耳根。

刘半江忍不住笑道：“噢--哈哈，是那条鞭子吧！”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刘墉止住笑说：“纪春帆在西域三年，那东西一定吃了不少！”大家借着酒劲，又是一阵肆意大笑。笑过之后，纪晓岚又一本正经地说：“在乌鲁木齐军台，我这印务章京虽然终日忙碌，品尝了些苦楚。但忙中偷闲，每天记上一些札记，三年的见闻，满满地写了三书箱，若是给诸位讲述起来，恐怕要说上一年呢！”“大肚子，你别乱夸海口。”刘墉听得不顺耳了，“我们今天倒要考考你。”“考什么？”纪晓岚见刘墉发难，来了兴趣。

“若出乌鲁木齐的风物，你会顺口胡诌，也会把我们蒙过去，你的高下如何，谁也评判不清。你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比在新疆的时间长得多，对北京当然更熟悉了。常听你说，世间没有不可对之物。我今天来时，看到一个书肆的招牌，你就给这招牌对个对儿，怎么样？”“好，好！就对个招牌对。”王文治等人附和着。

“那个书肆挂的什么招牌？你说出来看。”“琉璃厂那个书肆，挂的是‘老二酉堂’，你来对它一对。”戴震、刘半江、王文治等，兴趣盎然，他们从未对过这种玩艺儿，这次要纪晓岚对个“招牌对”，就看他对北京的招牌熟悉不熟悉了。纪学士这半辈子总是做学问了，这回恐怕要把他难住！

不料，纪晓岚笑道：

“这有何难？前门瓮城内自有下联！”

这倒使刘墉纳闷了，瓮城常来常往，熟悉得很，没注意到可以作下联的招牌，于是笑道：“这个招牌，我怎么想不起来，你莫非是故意推脱吧？”纪晓岚笑了：“愚弟不才，但属对之事，从童蒙时起，直到现在，还没有被人难住过，我是不是推脱，你到瓮城一看便知！”戴震等人也不知道那里有这样的招牌，便催促说：“你何不讲出来听听？”“既然刘墉石庵兄没有见到这招牌，我即使讲了，他也不肯信，还是让他自己看去为好！”说罢，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要去，咱们一同去！”刘墉仍不肯相信，在座的兴致很高，都同意一同去逛逛。

路上走着，王文治看看街上卖的东西，想出了一联，对纪晓岚说：“这‘诚素高香’，当以何辞为对？”说话间，正路过一家杂货店，纪晓岚向里面一指，笑着说道：“这店里所售‘细心坚烛’，对之可也！”果然是一副好对！大家兴冲冲地边走边谈笑。

戴震说道：“东直门内，有一家学馆，上书一个匾额，‘经蒙并授’，当用何对之？”纪晓岚不暇思索，立刻答道：“即用东直门外一家客店的招牌，诸兄以为如何？”“什么招牌？”众人问。

“‘糟倒俱全’啊！”

“倒可以，”刘半江说，“西直门有一家药店，出售的是‘干湿脚气四斤丸’，你看如何对之？”“这也容易，阜城门内也有一家药房，专卖‘偏正头痛一字散’，不能不为巧对啊！”纪晓岚说着，大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从容洒脱。

刘墉走在前头，回头说道：“前门有位郎中，牌子写的是，‘三朝御裹陈忠翊’，你如何对它？”“这不用远处找，就在珠市口，也有一位大夫，他的牌匾写的，‘四代儒医陆大丞’，不正可做个对儿吗？”纪晓岚说着，看看大家。

大家见难不住他，也越说越来劲儿，王文治走到纪晓岚近旁，说道：“那么，朝阳门内的‘东京石朝议女婿乐驻泊药铺’，你对个什么？”“崇文门外的，‘西蜀费先生弟子寇保义封肆’，对之可也。”刘半江、戴震等，都佩服得连连点头。

说话间，他们已过了珠市口，来到同仁堂药店近前，王文治正想说一些什么，却见刘墉把纪晓岚拉到了一边，刘墉用手向巷内指着。大家看去，见正是同仁堂药店那个迎街竖立的大招牌，上面写着：自制川广云贵生熟地道药材刘墉说：“纪春帆，你给同仁堂的牌子，对个下联。”纪晓岚抿嘴一乐，说道：“琉璃厂也有块招牌，正可做它的下联！”“什么招牌，我怎么不晓得？”刘半江插话说。

“茶宝斋的招牌，
揭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
是天成的巧对呀！”随即道。

这回大家心服口服，纪晓岚如何会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真让人琢磨不透，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已经到了瓮城，刘墉看得很仔细，各家店铺大小不一的招牌，他一个也不放过，忽听纪晓岚在后面说：“前面就是啦！”刘墉看纪晓岚指的，是个小卦摊上的幌子，上有四个字：“大六壬馆”，心中顿时一惊：好个纪晓岚，果然将这些不惹人注目的东西，全都记在心里，其心之细，何人能及！

四库全书的编纂筹备，已由东阁大学士刘统勋主持，开始了工作。刘统勋将纪晓岚从翰林院要来，帮着忙活。这开馆要做的，有几件大事，选定馆舍，建造书阁，组织纂修人员，搜寻散佚书籍。经皇帝御准以后，这几项同时展开，纪晓岚主要管搜寻遗书。

皇上下了诏书，要各地大量搜寻古今藏书，然后进献入京。由纪晓岚等人，负责检阅，分类列目入库备用。这项任务很艰巨，多亏了纪晓岚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有时别人提到一个书名，专管登记的人，还要查一查登记簿，才能说清楚，纪晓岚能张口就讲，说出书家的省别、书籍的版本、入库日期、存放处所等情况，让众人刮目相看。

这天接到山东的奏报，搜集到一大批珍藏秘本，都是罕见的珍品。乾隆闻之大喜，想这山东，是孔圣人的家乡，自古文风极盛，历代都有杰出的文人才士，留下不少的著述，理所当然。再说这样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愿入仕的文人俊才，终老乡间，其著作隐于民间，倒也是常事。乾隆对这事很重视，派纪晓岚去山东验看，再将这批书押运回京。

纪晓岚接旨，不敢懈怠，日夜兼程，疾赴济南。

到了这里，他将奏报上所提的珍本秘籍，找来检阅，确是非同寻常，十分珍爱，又连夜挑选，将写有反对朝廷言论的，全都烧毁，将宫中已有的，放置一边，剩下来的，是需要运送京中存库的，要待四库全书修完之后，再做处理。

一句之后，数千卷书籍，装满了一大船。纪晓岚不辱圣命，随船而行。他也乐得起所，正可一路上取书览阅。

船在运河中，一路行来，纪晓岚在船上昼夜不眠，手不释卷。船到德州，他已将满船的书，倒腾了一半，随从人员暗中叫苦，但看他读得上劲，也不敢述说什么。他嫌船行的慢，又将他看过的那些书，叫人开列了一个书目，拣出一些不太珍贵的，扔进了河里，以减轻负荷，加快行速。

行到沧州，忽然刮起了大风，浪高三尺，船行艰难。纪晓岚吩咐停船靠岸，要在这里停泊一夜，待明日风平浪静之后，再开船北进。他也正可借这个机会，到舅父家探望一下。

纪晓岚换上便装下船，没想到就在码头上，遇见了舅父张健亭。原来，张健亭正在经商，购下了一船"金丝"小枣。

这是沧州、献县一带的特产，果肉甜香，细软可口。张健亭要将这"金丝"枣子，运到北京贩卖。

可是，这时节漕运正忙，雇了船只，也需等半月后才能起运，张公心里着急，便在码头上张望，见到外甥，自然喜出望外，赶忙将运枣的事，说与纪晓岚听。

舅舅求利心切，已属可悯，做外甥的帮帮他，也是责无旁贷，纪晓岚动了恻隐之心。但听说求官府出面派船，也要等五天后才能起运。这生意行情，谁也说得不准，一天一个价，早到一天，多赚几百两，去得晚了，闹不好还要蚀本。听舅舅如此说道，纪晓岚也为此事用起心来。

他向张健亭说道：

"舅舅休要着急，你且回家休息，我再想想办法。今天见到了您，外甥就不再进府了，下次再探望舅母和诸表兄弟。今夜我将船安排好了，明天四更，您就让脚夫装船，天一亮就开船，行上一日，即到京城，保你赶上好行市！"张健亭将信将疑地回到家中，吩咐准备第二天一早装船。

纪晓岚回到船上，一夜未睡，让人点亮灯盏，将剩余的书全部读完，说他是一目十行，这数字倒有些保守了，其实他是有的，一页看上一两眼，有的是几页一翻而过，一部书读完，开列书目，然后扔到河中。第二天四更，船中所剩书籍，不及济南开船时的四分之一了，这全是海内孤本，实在不能再扔了。然后把这些书归整到船舱一角，派人通报舅父张健亭，可以装船了。他便倒在床上，酣然睡去。

纪晓岚一觉睡到次日天亮，运书的官船已到了京城。卸掉枣子，吩咐人将书籍运到圆明园，然后上朝复命。

乾隆皇帝看书目上列的，万卷有余，已是十分高兴，又听到奏报多是海内孤本，更是喜不胜收，便传谕这些书暂不入库，送到汇芳书院。皇上要先将这些书读上一读，再存入库中。

汇芳书院在圆明园的西北角，环境优雅，静性怡人，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

乾隆非常喜欢这里，常在这里研读经史，他的御制《汇芳书院》一诗，曾赞道：书院新开号汇芳，不因叶错与华裳。

青莪淳朴育贤意，

佐我休明破万方。

汇芳书院的内宇，叫做抒藻轩。这里存放着许多秘本书籍。后面是宽敞明亮的涵远斋。从山东运来的书籍，都转移列了涵远斋中。

这天乾隆皇帝理完朝政，急切地来到涵远斋，要看看那些新献书籍。一看吃了一惊，原想万卷书籍，会把这五楹的涵远斋装得满满当当，没想到

只占了一楹大小的地面，这怎么会有万卷之丰？乾隆向人询问：“山东献书，是否已全部运来？”“恭奏圣上，已经全在这里了。”“上万卷图书，哪会只有这些？”“微臣该死，说不清其中缘由。恭请圣上，宣问翰林院编修纪晓岚。”乾隆不清楚这里面什么名堂，将纪晓岚召来询问。

纪晓岚进了汇芳书院，早有侍臣在门庭等候，引他进入抒藻轩。他却眼馋起来，这里的珍贵藏书，都是他没有读过的，很想饱饱眼福，无奈侍臣紧催，只得匆匆穿过，来到后面的涵远斋。

纪晓岚走上台阶，迎面看到门上题联一幅：宝案凝香，图书陈道法；仙台丽景，晴雨验耕桑。

这是乾隆的御笔，虽说不上十分高雅，但对仗工整，也算上乘之作，又是圣上亲题，纪晓岚不得不肃然起敬。

进入斋中，皇上正伏案读书，纪晓岚跪下叩头：“微臣纪昀，叩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乾隆微微抬头，却不开金口，炯炯有神的双目，射出两道冷峻的光芒，盯在纪晓岚脸上。纪晓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跪在那里，等着皇上赐其起身，无奈时间一长，已跪出了一身汗水，皇上依然不发一言，纪晓岚只得再次叩道：“微臣纪昀，恭请吾皇圣安！”“大胆纪昀，竟敢谎奏妄禀，欺君罔上，朕当从严治罪！”

乾隆朗声说着。纪晓岚大吃一惊。

“圣上息怒！微臣纪昀万死不敢有违圣命。‘妄奏’指何事？请圣上明示，纪昀死而无憾。”“朕来问你，进呈图书，不过千卷，为何妄列书目，奏称万余？”“恭奏圣上：纪昀从济南启程，舟中所装书籍，确实万卷有余，只是旅途中狂风大作，舟楫不行，臣为尽早复命，便将阅完之书，抛于水中，唯余海内孤本，运回京城，恭呈御览。”纪昀小心翼翼地说着。

“书目开列，均为书中珍品，理当运回京城，充实大内书房。你胆敢未经奏请，擅作主张，该当何罪？”听皇上的口气，显然十分恼怒。

“圣上息怒，容小臣细禀。”纪晓岚从容镇定，语气和缓，“投水之书，臣已认真阅过，全部熟记于心，纂辑四库书时，为臣补写出来，圣上不必担心。”“啊？”乾隆听了惊讶地说，“你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回禀皇上，微臣不敢称过目不忘，但所读之书，三五年内还是记得完完整整的。”“果真如此？朕倒要考你一考。”乾隆的怒气，渐渐地消了下去。

“臣遵旨。圣上只要提个题目，臣即背诵全文。”乾隆从书中找出一个题目，要纪晓岚背出全书。

“万岁爷，为臣还在跪着。”纪晓岚笑道。乾隆刚才生气，有意让他多跪一会儿。这会儿又急着要他背书，竟把这事忘了。

乾隆笑道：“赐你起身！”

纪晓岚起身站立一旁，开口背诵皇上提的书。

乾隆坐在椅子上，听着纪晓岚朗诵来，如江河流淌，滔滔不绝。半个时辰过去了，仍然声调不改，速度不减，但究竟背了些什么，皇上却一句也没记祝于是打断纪晓岚的背诵，问道：“这部书扔掉没有？”“回皇上，这部书已被贱臣扔到水里。”纪晓岚停住背诵，回答皇上的提问。

“此书朕未阅读，今又被你扔进水中，你背得对否，朕何以得知？另于书斋中选出一部，朕看着，你来背诵。”纪晓岚笑了，说道：“圣上英明！经此查验之后，当信微臣所奏不虚呀！”纪晓岚在这里逞能，又惹得皇上有点儿不耐烦儿，吓唬他说：“如有差错，从严治罪！”“微臣之躯虽为天地所造、

父母所生，但自幼食朝廷俸禄，是万岁抚爱我四十余载，一切皆为圣上恩赐，稍有差错，臣愿领罪。”听这几句话，纪晓岚的腰杆挺得够硬。乾隆从未见过大臣们敢在面前吹牛的，怒目看去，纪晓岚从容自然，面带微笑，好像胸有成竹。皇上忍不住想道：莫非他真能一字不错？

这倒是才高胆大呀！于是，乾隆把话按住不说，先看纪晓岚书背得怎么样，然后再做决裁。

皇上让人从书架上随便取下一部，然后打开，放在书案上看着。

纪晓岚从头背起，句句清晰，一字不错，乾隆一手按着书，一手指着行，指着指着就跟不上了。纪晓岚一页一页背诵出来，一卷书背完了，皇上没有找到一处差错。乾隆又打开一卷，纪晓岚又开始背诵。这次他越背越快，乾隆已顾不得句句核实，随着他的背诵，一页之中看到几句，还没来得及思索核对，他又已经背到下一页去了。皇上又赶紧翻过一页，纪晓岚又已经背完一半儿。皇上两手忙不过来，哪里还找得出有错没错？只是觉得句句都对。最后找不到他背到哪页了。

乾隆干脆把书放在案上不看了，靠在椅子上微合双目，只管听起来。听得倒较为真切，听着听着，乾隆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心中暗赞：果然有此等奇才！

乾隆站起身来一挥手：“好啦，好啦！爱卿果有此种奇能，朕十分欣慰！四库总纂一职，非卿莫属啦！”“谢圣上隆恩！”纪晓岚跪下谢恩。

乾隆这时对纪晓岚过目成诵的本领深信不疑，心中暗喜：这样的旷古奇才，出在当朝，正是朕鸿福齐天啊！编纂四库全书的亘古伟业，定会成就于此人之手！

乾隆高兴不已，于次日赐宴，赏赐纪晓岚及其座师刘统勋、阿克敏等人。纪晓岚过目成诵的本领立刻传遍京城，京中文人学士无不敬慕三分，乾隆皇上本人，也对他倍加宠爱。

光阴荏苒，日快如梭，说话间到了乾隆三十七年秋天，纪晓岚的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于是老家崔尔庄的人，纷纷进京投靠，纪晓岚的族侄族孙，从侄从孙中，没有通科举谋取功名的，先后有十几人来到京城，求他谋求出路，因而在京的纪氏子孙，也就越来越多。

这年秋天过后，又有人捎信来，欲求他谋以荫庇。纪晓岚也不拒绝，只是回信儿说，来时将四婶李氏和三嫂陈氏一同送来，这是他在老家最尊敬的两位女性。

几年不见，很想念她俩，要她们在京中住些日子，实现少年时许下的诺言。

四婶和三嫂果然来了，纪晓岚十分欢喜。最让纪晓岚高兴的，是四婶常常讲起丫头文鸾，纪晓岚对四婶说：“文鸾虽然不在了，但我也常常想起她来，那时候，我将她比作海棠花，曾给她出了个句儿，是‘嫩海棠’，叫她来对，您猜她对的是什么？”四婶已经六十多岁，脸上增添了皱纹，但双目乌亮有神，残留着年轻时的风韵，她眼睛一闪，笑道：“你俩的事儿，常偷偷儿的，不让我知道，我怎么会猜得出？”纪晓岚年过不惑，早已没有了少年时的羞涩之态，平静地说：“她对了一句‘老山药’。”四婶李氏咯咯笑起来：“这文鸾终是农家之女，也算三句话不离本行呀。”晓岚笑后说：“这几十年来，每当我看见海棠花，不由得就想起文鸾。”说着，晓岚把头转向屋外，几株盛开的秋海棠粉红鲜艳，悦人心扉。他那深邃的目光，仿佛从花景中看

到那个十几岁的初恋的情人，正身着粉红的衣衫，向他翩翩走来。

"全怪四婶不好，我若早些把她给你，他就不会死得这样可怜啦！"四婶心中也涌起一种悲戚之感。她觉得自己只有这件事，没让晓岚满意，但偏偏正是这件事，让他那样劳心费神，几十年苦苦思恋，早知如此，早就把文鸾给他了，或许今天还会见着呢？说着话，四婶伤心地落下泪来。

晓岚不知婶母是为文鸾伤情，还是为自己惋惜，赶忙劝道："事情过了多年，婶母何必伤心，我们谈一些高兴的事吧！"纪晓岚将话题转到了别处，可在他的眼前，仍不断浮现出文鸾的影子。

这天午睡，晓岚做了一梦，梦见文鸾还在他身边，两人一起说笑，一起玩耍；一会儿俩人跑到田野里抓蚰蚰；一会儿一块儿爬上了挂满红红的果实的枣树上；一会儿又到了沧州的上河涯，俩人在卫河边沿，观看河水中的万点灯火。……只可惜这时突被惊醒，梦中的一切全然逝去。他躺在榻上，闭着眼睛，想再让文鸾走进梦中。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起身到了庭院当中，天已近傍晚，秋风摇落了海棠枝头的花瓣，一片一片地在地上瑟瑟颤动。晓岚睹物伤情，不由得洒下几滴思恋悲悯的泪水。

回到室内，晓岚提起笔来，写下一首诗：《忆秋海棠》，告慰那仙逝已久的香魂。诗曰：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

词人老大风情减，
犹对残红一怅然。

晚饭之后，一家人聚到客厅闲话。四婶李氏、三嫂陈氏、夫人马氏都在。这时的三嫂，也是五十多岁的半老徐娘了，不再会为"三嫂床上抱三哥"的话，与这位老小叔叔打个不休。

她看过晓岚的《忆秋海棠》，蹙眉嗤目地晒笑起来："老五，你的名声越来越大，怎么你这诗，做得越来越抽抽呢？"“嫂子此言何意？”晓岚不解地问。

"这'词人老大风情减'一句，读来不合情理。""于情理不合之处，请嫂子指教。""我看'词人老大风情长'才是。"三嫂一本正经地说着，把陈氏、马氏和晓岚，都给逗乐了。她接着说道："你都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还思恋着年轻时的情人儿，可谓宝刀不老、雄风犹劲啊！不然的话，怎么会'犹对残红一怅然'呢？说老实话，你是不是想再纳一房夫人呢？那要看我月芳妹子愿不愿意了。"陈氏这几句话，把在场的人又逗得大笑起来。马月芳脸上泛着红晕，冲着丈夫一撇嘴，说声："老不长进！"然后"噗"地一声笑出声来。纪晓岚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咧着嘴含笑不语。

一月过后，陈氏、李氏要回献县崔尔庄。行前俩人商量，晓岚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正值壮年，身体强健，精力充沛，身边少不得人服侍。又同马夫人商量，在老家找个聪明伶俐的贫寒人家的女孩子，给晓岚做个侍妾，好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这时，纪晓岚身边有夫人马月芳和她从家中带来的媵妾倩梅。马夫人生长子汝佶，已在两年前死去，留下了长孙树庭。次子汝传也是马夫人生，成年后做过江西九江府的通判，后来补江宁府同知。纪晓岚的次女纪韵秋，也是马夫人所生。倩梅生了三子汝似，成年后曾为广东县丞，四子汝亿也是倩梅所生。三姨太郭彩符，在春天死了，他生的长女纪韵华。纪晓岚的四姨太赵氏，是他住福建学政回京时纳入家中，当他贬戍伊犁时，赵氏才二十二岁，没有生过孩子。晓岚想自己此去无归期，叫她一个人孤零零的，没

个儿女陪伴，唯恐她落得没儿没女，晚景凄凉，便给了她一些财物，将她送回娘家。晓岚奉诏回京时，赵氏已改适他人。

马夫人听了李氏、陈氏的话，觉得也在情理，如有一位侍妾，陪伴在丈夫身边，也免得他到外面寻花问柳，于是托李氏、陈氏费心物色，成就此事。

李氏、陈氏回到家乡，就派人四处打听，物色身材姣好，容貌端庄而又聪明活泼的女孩子。过了两月，终于以五百两的身价，在河间买到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

这女孩儿姓沈，长得慧黠过人，面貌娟秀，尤其难得的是，她自己愿意做富贵人家的媵妾。李氏亲自看了这女孩儿，觉得虽然不如文鸾温柔娴雅，但比文鸾聪明伶俐、乖巧能言，很讨人喜欢，认为挺合适晓岚的，便派人护送她进京，拜见纪晓岚夫妇。

纪晓岚见了，看她不但长得俏丽端庄，而且神情朗澈，应对从容，不像贫苦人家的女儿，颇为满意。晓岚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明，以寓“虽石似玉”的意思。

问起家世，才知她的祖上原住苏州，也是世代书香，到她祖父时家境中落，她父亲因避仇离开苏州，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辗转来到河间，以作小生意维持家用。

沈明家中还有个姐姐。

姐妹俩说悄悄儿话时，明曾向姐姐说过：“我不适合作种田人家的媳妇，可是高门华族又不会娶我做妾室，只要能做个富贵人家的媵妾，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后来这话母亲知道了，也同意女儿的想法，如今果然实现了明的愿望。”

马夫人见她长得让人喜爱又伶俐乖巧、慧黠柔顺，心里很高兴，问她说：“听说你自己愿意做个侧室，可是真的？”明恭恭敬敬地，敛衽行了个万福，然后笑吟吟地说道：“回夫人的话，是奴婢自己愿意的。”“你可知道，作一名侍妾，也实在难为呀！”“夫人的话是正理儿。不过奴婢以为，假如本心不愿作妾，那就会感到难为；既然是自己愿意的，也就没什么难为的了。”马夫人听她的话有道理，对她更加喜爱，加上明善解人意，处处着意逢迎，让人满意，马夫人待她就像亲生的女儿一样，处处想着她，两人一直相处的很好。并且明和顺让人，事事不作计较，所以平生没有惹过任何人，上上下下都对她们十分满意。

明来到纪府以后，十分勤快，一天到晚陪在纪晓岚的身旁，帮着检点图书、捧灯侍砚。一开始她只是略识几个字，但在纪晓岚的指教下，学得非常快，日子一久，竟然醉心文墨，浅语能诗了。这样一来，更赢得纪晓岚宠爱。

第二年夏天的一夜，窗外月明如水，几枝盛开的夹竹桃，在月光下婆娑生姿。

银光照彻，花影扶疏，透进窗来，又映在床上，别有一番情趣。明躺在晓岚的身边，看着月光下的花影，心神一动，来了诗兴，默成一诗，想请晓岚玩味。遂轻轻唤道：“老爷，睡着了吗？”“没有。什么事？”“我占成一首诗，您来听听，看好与不好？”纪晓岚转脸对着明，问道：“什么诗？你快说说。”明这会儿反倒有些不好意思，闪眼一笑说：“作得不好，老爷

您别笑话。"“怎么会呢？你快说吧。"“是一首绝句，题目--题目吗？就叫它《花影》吧。"明 稍作停顿，然后吟道：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娉婷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

纪晓岚听明 吟完，心中立刻荡漾起喜悦之情。明 的诗虽用语浅近，但意境新颖，即使一般文人墨客，也难作出这样的诗来。晓岚一高兴，将明 紧紧抱在怀中。

明 觉得身子有些疼，便娇滴滴地说："哎呀，老爷，你可说话呀！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啦！"“好。.....好。....."明 似乎还要说什么，两只有力的胳膊，已经搂得她喘不过起来。.....但他们二人谁也没有想到，这首诗竟成讖语。

尤其有趣的是，纪晓岚这位淹古通今，没有被皇上和同僚们难住过的一代文宗，却不情愿地、令人难以置信地、而又实实在在的，败在了这位如意夫人明 的膝下。

事情发生在海淀，纪晓岚在这里新买了一处房舍。因晓岚常在圆明园当值，虎坊桥的家离这里太远，足有二十里路。

于是在海淀新买一处，称为槐西寓所，就是后来叫作"槐西老屋"的那处。其他家人仍住虎坊桥，只把明 和一个婢女带到那里居祝他在节假日或者有事，才回虎坊桥，其他时间，便全住在这海淀的"槐西老屋"了。

明 搬到海淀来往，打发丫环收拾房屋。重新糊窗时，用夏布来作窗纱，既明快结实，又透气凉爽。

纪晓岚从外边回来，明 笑盈盈地迎了上来，接过他脱下的官服，口中说道："您回来的正好，我刚才想了个上联，还没有对句，您来把它对上吧！"纪晓岚随便地说："什么联，你说吧！"明 指着新糊的窗子，说道："夏布糊窗，个个孔明诸格（葛）亮。"开始纪晓岚觉得没有什么难的，但仔细一琢磨，却觉得不好对，沉思良久，对答不出。吃饭时一言不语，还在深思。

心想自己从来没有被人难住过，今天却要为难住了。想来想去，到晚上睡觉时，仍然没有想出下联，只好老实地向明 承认：这幅对联对不上来了。

明 咯咯笑道："我快高兴死了，今日难倒了大才子！"这个上联虽然得之偶然，结构却极巧妙：用语双关，指事字字贴切，而且用一字谐音，便恰是三国时蜀丞相诸葛亮（字孔明）的名和字了，实在是天下巧绝的事，让明 碰到了。

晓岚想找出一个对句，实在是太难了。他将他所知道的古往今来的人的名字，一个个排队，细心地琢磨，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对句儿，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他常常将这个绝联，出示给翰林院的文人学士，让他们来对下联，但不肯说出自己被侍妾难住的情节。本来他这样的大才子，答不上别人出的题，心中就够羞惭的了；再让人家知道，他是败在了女裙衩的脚下，那么更无地自容了。他只说是偶得上联，下联难求，让文友们代为属对儿。这些大文人们，也个个无言以对，声称惭愧。

倒是在几年之后，适逢纪晓岚回崔尔庄，将此绝联告诉了也回家省亲的妹妹，要妹妹来对个下联。妹妹听完问道："这联是谁出的？"“我偶然得之，却愁没有下联。"“不对不对，哥哥话中有谎，你就是再细心，也不会注

意糊窗户的事儿。

这句儿一定出于女人之口！你说老实话，到底是谁出的？"妹妹也是聪颖过人的女才子，看她猜得如此准确，晓岚觉得这回有门儿，或许能够对上，便只好如实相告。妹妹少不得对他讥晒了几句，然后说道："其实此联也容易。何不对它一句："老翁掌勺，勺勺粥余（周瑜）粥供紧（周公瑾）呢？"晓岚摇摇头，认为这对句太牵强，重复的字多，人名又全用谐音，比不上出句贴切自然，但在妹妹面前，只得承认，比自己对不上来要好多了。于是世上流传着纪晓岚"不及妹才"的说法。

此后的二百多年间，诸多文人墨客试图对上这个联儿，但都未能如愿，此事传为佳话。明 也以此赢得才女之名。多说几句，告诉读者个结局：到了现代，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名播海内，于是才有人对上了下联，使其"绝对"不"绝"：幽香满院，郁郁畹华梅兰芳。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兰芳是他的艺名。此下联用他的字和艺名，既描绘了梅兰怒放、香风满院的情景同时又翻出了新意，与二百多年前明 的上联珠联璧合，成为佳对。于是人们对称之为"二百年才对上的对联"。

话还回到二百年前。由于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常住在槐西老屋，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槐西杂志》就是在这儿写成的。他的许多文友也经常到这儿来，和他最爱用文字开玩笑的，要数刘墉刘石庵、王文治和彭元瑞了。

一次刘墉在这里饮酒，俩人只顾说话，把满杯的酒放凉了。纪晓岚让下人温一温再饮。刘墉却拦住说道："且慢，有副对儿你对上再温。"于是用手指一指酒杯说道："冰凉酒，一点二点三点水；"纪晓岚一抬头，见院中有一丛丁香花，便笑道："用它来对正好。"用手一指院中说："丁香花，百字千字万字头。"二人相与抚掌大笑。

也是在一次饮酒中间，刘墉见厅前两棵柱子上空空如也。

便问道："为什么不写副楹联，贴在上边。"纪晓岚笑道："正等待老兄小笔一挥。"刘墉很奇怪，问道："人家都说'有劳大笔一挥'，为什么你却说'小笔一挥'呢？"晓岚笑道："这柱子不过比碗口粗点，你如果用如椽之笔，写丈许之字，叫我怎么去贴？若用小笔，我便贴得上了。"说罢二人大笑起来。当下有人取来文房四宝，刘石庵写下了一副楹联：文章千古业；春秋五车书。

据说这幅楹联直保留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才被"革"掉。传说确否，作者未曾考证，不过人云亦云。

十三、总纂四库

乾隆二十八年（1773年）闰三月，编纂四库全书的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乾隆皇帝诏开四库全书馆。馆中首设总裁，总裁之下，设总纂、提调、总阅、总校、缮书、监造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各部分的分校官、纂修官，计有三百多人，誊录员一千人，总共有四千三百多人参与其事。

其编辑规模之庞大，恐怕应为‘世界之最’，虽非绝后，确是空前。

这个编纂机构，其中有皇六子多罗慎亲王永容，皇八子多罗仪郡王水璇，皇十一子永理，东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刘伦，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武英殿大学士舒赫德，以及阿桂、英廉、程景伊、嵇璜、福康安、和珅、蔡新、王际华、裘日修等各阁领事、各部尚书，先后16人担任总裁官。副总裁官也先后有梁国治、曹秀先、张若、刘墉、王杰、彭元瑞、金简、董浩、曹文植、沈初、钱汝诚、李友棠等12人之多，但真正负责实际编纂工作的，是翰林院侍读纪昀、刑部郎中陆锡熊、太常寺少卿孙士毅三位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纂修分校，则由戴震主“经”，邵晋涵主“史”，周永年主“子”，纪昀主“集”。他们带领的纂修官总共有三百多人，其中像王念孙、朱筠、翁方纲、王太岳、姚鼐、卢文弨等，都是硕学通儒，一时名宿。

他们校覆古籍，诏求天下遗书一万三千余部，厘定应刊、应钞、应存，依照经、史、子、集，分门别类，列成总目。前后用了近20年时间，《四库全书》最终告成。分别建“文渊”、“文津”、“文溯”、“文源”、“文汇”、“文澜”七阁，贮藏了十七万二千七百二十六册全书。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典籍，几乎包揽殆尽，真称得上“汗牛充栋”，亘古奇功了。

开馆这年，乾隆已经63岁，唯恐看不到《四库全书》的完成，又传谕采撷四库精华、编缮《四库荟要》，并分缮两部，一部贮藏于紫禁城内的摘藻堂，一部存放在长春园味腴书屋，每部书有四百七十三卷，装成一万二千册。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纪晓岚来说，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纪晓岚日坐书城，博览群籍，寻章逐句，从《永乐大典》搜辑散逸，尽读各行省进献书籍，极尽艰辛。整整用了8年时间，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称《四库总目》或《四库提要》，收正式入库书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总计一万二百四十六种。各书提要，将一书的原委撮举大凡，并列叙者之爵里，订辩其书文字之增删，与篇帙之分合，批评其叙事议论之得失。

诸书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

“总目”按照全书体例，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每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共分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

类下有属，每类之首，也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每类之中，先以文渊阁著录（即编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列在前面。那些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与那些未越群流的寻常著述，经评定不足以收入四库之中，而也未尝奉旨销毁的书籍，则附存篇目，排列于后，藉存梗概，以备考核。如是流别繁碎的，又分析子目，使之条理分明。如是意有未尽，列有未该，就或在子目之末，或在本条之下，附注按语，以明通变之由。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历代帝王著作，以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每书名之下，各注某家藏书，以不没其出处。那些坊刻书籍，不便专题一家的，便注上“通行本”。各书的编次先后，都以登第之年，生卒之岁，为之排比，或根据所往来唱和之人为次，不可详细考证的，就附在本年之末。僧侣羽士、闺阁宦仕，以及外国的著作，也各分时代，不再区分。至于笺释旧文，就仍从所注之书，而

不论作注之人。如是褒辑旧文，而自为著述，与根据原书而考辩的，事理不同，就仍随时代编入，统计著录有一百零二卷，存目八十七卷，著录存目并有的有十一卷，一类或占一卷或数卷、十余卷不等，别集多达三十八卷，楚辞类则不足一卷，全书共二百卷，书前冠以乾隆"圣谕"，"馆臣"进表"，与"职名"、"凡例"，以及"门目等卷目四卷，大致记述了"全书"与"总目"纂修经过与编写体例。

"总目提要"著录的书共一万多种，基本上概括了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的重要著作，这万余部典籍的提要，"门类允当，考证精华"，对了解中国古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学术著作，"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起要指，始终修理，蔚为巨观"，"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星相、辞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当朝及后世学者读后，无不惊叹纪晓岚学识渊通，遂享有"通儒"之称，被誉为"一代文宗"。

纪晓岚为编写《四库全书总目》，将从各地搜集到的逾万部书籍，以及宫中秘籍，一一细细审阅，披览无余。但起初，明代的《永乐大典》藏置何处，一时寻求未获，使他为此事十分焦急。

这天，王文治看他着急的样子，便想与他开开玩笑，郑重其事地说："《永乐大典》副本，失于明亡之际。其正本乃国中之宝，明庭十分珍重，当藏之秘阁幽室，方能免毁于兵燹。今事过三百年，世间尚无正本的传闻。查诸史籍，更无记载，究竟藏于何处，唯有鬼神能知。我看，你不防斋戒三日，祈神指点，或许能出现奇迹。"斋戒三天，不食腥荤，不近女色，这在一般人说来，并不是什么难为之事。可是，对纪晓岚来说就不同了。他性喜肉食，平时养成了习惯，每日三餐，顿顿吃肉，配以浓茶即可。如今要他斋戒吃素，无异于一种刑罚。再说他自幼就精力旺盛，从17岁结婚，到这时30多年了，除了不得已的情况而外，他几乎夜不虚度，虽然年届半百，依然如故。三夜独眠，也会使他难忍难熬！

对于他的生活癖好，王文治素来清楚。所以建议他斋戒三日，表面上一番好意，肚子里流的却是一滩坏水，要治治这位好色成性的风流才子。

纪晓岚是何等聪明，哪里会不明白王文治的用意？但他考虑：既然没有《永乐大典》散佚的传闻，那肯定还藏在什么地方！只是寻找的不细，没有发现罢了。

在宫中再细致地寻找一遍，即使找不到，也可断定它没有藏在紫禁城中了。纪晓岚考虑再三，居然不露声色，愿意依计而行。这一点，实在出乎王文治的意料。

"你真戒斋三日？"王文治不大相信。

"只要能找到《永乐大典》，我斋戒一个月也无妨。更何况事关鬼神，不可半点造次！"纪晓岚也一本正经起来。

事也凑巧。纪晓岚斋戒两日，指挥宫中大小太监细细查勘，一位小太监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密藏在这里三百余年的《永乐大典》。

"嗨！找到啦！找到啦！"小太监高兴得一时忘了宫中禁忌，高声欢呼起来。

纪晓岚闻讯赶赴敬一亭，欣喜若狂，奏请皇上，迁大典至翰林院。有二千四百七十三卷，九千八百八十册，从中辑录三百八十五种，交武英殿以聚珍版印行。

各省进献的书籍，已经堆积如山，厘定钞、存之后，分发给各分校官，作初步的校勘。

鉴于原书大小长短规格不一，编纂后全部木刻，不但费时过久，而且耗资甚巨，不如全部手抄。一来便于更改原著，二来大小可以统归划一，同时又节省时间和费用。纪晓岚等人奏请圣裁后，召集京中善于书法的举人、贡生、监生数百人，派为誊录员，负责抄写。并订制了一套奖励办法，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一千字，扣除领书、交书时间外，每年须抄三十万字。按时登记，五年议叙。这办法实施以后，果然有效，誊录工作为顺利。

四库书馆的总纂之所，设在圆明园的新建的文源阁。纪晓岚家居城内，离这里20余里，每天步行到此，往返颇为费时。便在海淀买下一处房舍，这就是槐西寓所，《阅微草堂笔记》中，称作“槐西老屋”，携明 住在这里。明 身边，有丫环玉台侍候。

迁居之后，路虽近多了，但他已经养成了疾步如飞的习惯，每天匆匆往返，同事们叹莫能及。

这天，纪晓岚正在路上匆忙行进，赶上了前面走着的詹事府少詹事彭元瑞。

两人打过招呼，比肩前进。彭元瑞随他加快脚步，但走着走着，就跟不上了。直累得起喘吁吁只好让纪晓岚前面先走，自己徐步后行。到了圆明园，纪晓岚已阅书数卷。彭元瑞喘息未定，向人说起路上之事，笑道：“纪晓岚确是神行太保。”

“纪晓岚正端坐看书，应声答道：“彭芸楣不愧圣手书生。”“好联，好联！”人们听了，惊叹起来。

“神行太保”是《水浒》里人物戴宗的绰号，彭元瑞用来称赞纪晓岚行走之速。

彭元瑞字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官至协办大学士，纪晓岚戏称他为“圣手书生”，用的是《水浒》中人物萧让的绰号，无意间对成一幅巧对，让人赞不绝口，由此以后，纪晓岚得了个“神行太保”的绰号。

纪晓岚还有个绰号，叫“纪大烟袋”，他吸烟成癖，烟瘾奇大，普通的水烟袋，烟的容量大小，不断地装烟，他很嫌麻烦，而且携带不方便，所以他只用旱烟袋，随时带在身上。

他的旱烟袋锅，与众不同，是他特别订做的，容量很大，装上一锅烟丝，从槐西老屋走到圆明园，只吸完一半。校书时点上一锅烟，边看书边吸，能吸上一个时辰，节省了装烟的时间，免去许多麻烦，他因而用着这个烟锅十分惬意。有人说，纪晓岚的烟袋锅，一次能装三四两烟丝，这未免有所夸大，但确实在京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来说，也属罕见。

有一天，这个硕大无朋的烟锅不慎丢在了路上，纪晓岚回到家中，只好暂时用上了水烟袋，这样就无法一边看书或写字，一边嘴里噙着烟过瘾了。

侍婢明 ，替他忙活起来，守在他身边，替他装烟丝、点火、吹烟灰，心中为他的烟锅着急。

“我去找人再做一只吧？”

“不用，不用。”纪晓岚笑笑说。

“那你的水烟袋，带在身上很不方便埃”明 忧心忡忡地样子。

“明天打发人到东晓市上找找，准能找见。”“为什么？”明 疑惑地问。

“你想啊，我的烟袋锅那么大，人家谁会用得着，放在家里没有用处，还不当废铜卖给收破烂的。”明 听完笑了。纪晓岚说得很有道理，而且事情又那么滑稽，只好差人去试试。

果然，在东晓市上，找到了纪晓岚丢失的旱烟袋，花了一点钱，又把它买了回来，一时传为京中趣闻。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除了吃饭、睡觉、见皇上，以外的时间，总是把旱烟袋攥在手中，不停地喷云吐雾。

有一天，乾隆驾临圆明园，巡视《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纪晓岚正一边吸烟一边手不停挥地忙碌，一锅烟刚吸到一半，忽然听得“万岁爷驾到”的喊声，匆忙间忘了磕去烟锅里的火，随手将烟袋插入靴筒里，跪在地上给万岁爷请安。

站起向皇上回话时，觉得脚踝上火辣辣地疼，原来是吸燃一半的烟火，将他的袜子烧着了，但皇上正说着话，又不好打断，他只好咬牙忍着，疼的站立不稳，腿直打颤，涕泪跪在皇上面前，正要禀告，乾隆看他举动失常，满脸是焦灼难耐的样子，吃惊地问道：“纪爱卿，你是怎么了？”“臣。……臣靴子里，走。……走水（失火）啦”纪晓岚强忍住钻心剧痛，声音颤抖着。

“啊？”乾隆一听急忙挥手，“快点出去！”纪晓岚跑到殿外，顾不得有失体面，坐殿门口的石阶上，一下子扒掉鞋袜，立刻冒起一股黑烟，看看脚上的皮肉，已经烧焦了一大块。乾隆皇上和殿内的人走出来看时，纪晓岚的烟袋锅还探在靴筒里，与靴子一同冒着烟，人们一时被逗得笑弯了腰。

这样以来，一向疾步如飞的“神行太保”，又让彭元瑞给他添了个外号，叫做“李铁拐”了，脚伤尚未痊愈，他唯恐有负圣上倚重，想早日完成纂修使命，顾不得在家多养几日，便一跛一拐的到馆中修书，有好长时间，不便于行，“李铁拐”的绰号越叫越响，但玩笑终归玩笑，他的行动举止，深深地感动了同僚。

纪晓岚在家养伤期间，彭元瑞、陆锡熊、王文治、戴震等一班同仁，到家中探望，看他手握大烟袋依然如故。人们笑着劝说：“既然深受其害，何不干脆戒掉。”

“诸君只见我身受其累，却不道我深得起利啊！每天捉管之时，吸上几口便思如泉涌，挥洒自如。缺少它时，便文思枯竭，寂寞难耐埃”纪晓岚不以为然，侃侃而谈，大言吸烟之利。人们想到他被烧时，窘迫痛苦的样子，听着他口中的“神聊”，都是啼笑皆非。

纪晓岚接着说道。“我之吸烟，实出有癖，不若那些趋附时尚之士，为的是显示高雅。”当时吸烟，确是一种时尚。在上流社会的士大夫阶层，吸烟的人很多，大都用水烟袋，是青铜、黄铜等质料做成。偶有用旱烟袋的，系上一个精致的，有的甚至是用金丝、银线饰以花纹的烟荷包，摇摇晃晃，以示潇洒。冬天，有个用绒线结成套子，套在手握的水烟袋座上，免得冰手，抽水烟用的纸媒，也叫火媒，要卷得不粗不细，像一根筷子，一吹即燃。吸起来烟袋中的水，咕噜噜地阵阵作响，别具一番风韵。

还有人将吸烟作为一种表演技巧，更是美妙异常。王士禛的《渔洋夜谭》中有一段吸烟的趣事，让人叹为惊奇。

纪晓岚兴致勃勃，给大家讲述起来。

王士禛的《渔洋夜谭》上，记载着一个叫周子畏的人，在一间密不通风的屋子里，表演了吸烟的绝活儿。他先吸了好半天，全憋在肚子里，然后

开始了特技表演：先伸颈垂着，张口照地一吻，吐出一团，其大如簸；再以舌抵颚上，出齿际，则成一大幅。如是再，再而三。但见幅飞圈外，圈套幅中，愈出愈多。真如月晕日环，幻化出千万亿圈子，或粘壁间，或施地上，或印人衣履，或套入项颈，不可思议。

再看渔洋山人下面的描写，越发奇特了：……既而淙淙然，直蒸屈隔，又复幂历而下，钩旋宛转。

虽有精于绘云者，无气象；精于绘水者，无起色。及至地，色较淡而丝缕倍多于前。

然而一片如掌，几榻不能碍以高下，观者已置身暧暧之上，又若泛舟波涛面也。

纪晓岚讲到此处，人们几乎被吸引住了，遐想着当时的情境，别有一番趣味。

接着，纪晓岚又朗读了下面的描写，更使人大感到神奇迷离了："……逾时，中忽高起如浮屠，旁若屋宇，淡处乱处，历历直上者，则丛树修柯，掩映阴翳。室内隅烟复连蜷裹入，俨然雉堞，连亘内墙，睥睨期间，往往如人马旗帜，点点如豆。

"约一炊刻，然后霏微敛散，城薄人稀，马行帜拔，房舍荒落，独一塔危然耸峙，居中直上，及愈起而愈细，飘飘乎无纤尘之留座隅也。"纪晓岚诵读完毕，人们又是哈哈大笑起来，只觉得如此神妙的"烟技"，谁也不肯信以为真，都说这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

没想到，这时纪晓岚反倒认真起来，说其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

那是戊寅年五月二十八日，纪晓岚带着长子汝侓，到太平馆为翰林吴林塘祝贺五旬寿辰，遇到一位花甲之年的江南老人，在寿宴上表演了烟技，使他父子二人眼界大开，这才相信《渔洋夜谭》的记述，确实不是仆人之谈。

那位老人来到客人中间，说要来个戏耍子庆寿，操着南方口音，谈吐风雅不俗，大家不知其以何为技。

纪晓岚正在纳闷，见仆人抬进一只大烟筒来，足足可以装下四两烟丝，纪晓岚看看自己手中的烟袋锅，跟人家的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只见那老人点燃烟锅之后，且吸且咽，过了一顿饭功夫，才停了下来。又将一大碗茶端起，一饮而尽，然后向吴林塘说道："今天是您五十大寿，在下有一段为您增添鹤算的表演，请您观看！请各位指教！"老人说完，把口一张，嘴中吐出两只仙鹤，飞向屋角；紧接着，又吐出一个圆圈，像盘一般大小，双鹤穿圈而过往来飞舞，同掷织布梭一样。

大家抬头观看，哑然无声，连口大气也不也敢出。正目瞪口呆，看得出神，听得老人干咳一声，遂见一条烟柱从口中吐出，亭亭直上，散作水波云状。再仔细观看，已经变成了寸许的小鹤，颀颀左右飘荡，栩栩如生。过了好一会儿，这才鹤散烟消。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此种情景，禁不住拍案叫绝，赞叹不已。

接着，客中的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举杯向主人吴林塘敬酒，口中说道："晚辈的技术，比不上师傅。今天是您的寿辰，不才献上一个小作剧，给您助助酒兴。

"说完，年轻人吐出一朵烟云，飘飘渺渺，飞至筵前，慢慢结成一栋小小楼阁，门窗栏杆，历历如画。

大家正看得出神，年轻人朝吴林塘作揖说道："这个小玩艺儿叫'海屋

添寿'，让您老见笑了。"纪晓岚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这师徒二人的绝技，他自己也不会相信，从口中吐出的烟雾，竟会有如此的奇妙！现在思想起来，自己只会吞云吐雾，实在是初级功夫！

听完他的讲述，陆锡熊、戴震等人更是笑不拢口，纷纷替纪晓岚惋惜：“何不趁那次机会，拜江南老人为师，学得上乘功夫，我等也可一睹纪学士吸烟绝技？！”

"这座中的陆锡熊，字健男，号耳山，是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深得刘统勋赏识，也由刘统勋举荐，与纪晓岚同司《四库全书》总纂。

二人非常相合，交情很深，只是陆锡熊的宦途际遇，比纪晓岚更为坎坷，曾经多次谪迁，到晚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算安定下来，与纪晓岚同蒙高宗倚重，官至刑部郎中，他俩修书之余，常常互相唱和，戏谑为乐。

一日校书休息，纪、陆二人对座，陆健男讲昨天访友之事，他驱车城外，归途经过一处"四眼井"，便休息饮马，眼前情景使他想出一联："饮马四眼井"路上想着下联，居然没有一副满意的。

这时说起昨日之事，自然想起这副联语，便向纪晓岚询问下联。

纪晓岚听完，笑嘻嘻地揉了一下鼻子，又用手中的大烟锅，指向陆健男说道："阁下本身不正是很好的下联吗？""你所说指什么？"陆健男不解地问。

"阁下的号，耳山哪！"纪晓尚接着说道："'饮马四眼井'，用'驮人陆耳山'来对，真是再好不过了！"哈哈。……"两人相视大笑，室内洋溢着融融的春意。……话说开馆这年十一月辛未的早晨，天空晦暗，北风呼啸。

纪晓岚的座师、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起身早朝。乘舆至东华门外，忽然外面人已听不到舆中声息。仆人向舆中看时，刘统勋已瞑目而逝，终年74岁。

纪晓岚闻讯赴丧，痛哭失声，想起恩师的知遇提携，解危济困，实在是恩重如山，怎能不让他悲痛欲绝？

刘统勋一生，为政廉洁，直言敢谏，黜奸弊，奖掖后进，多次查勘黄河、运河河工，革除积弊，利国利民。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深为乾隆倚重，乾隆称他"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偏正"。一代人杰，功高日月，令人感念永怀。评书《满汉斗》就是以刘统勋、刘墉父子与和珅相斗为题材而写就的。

纪晓岚强忍悲痛，给他的恩师写下一副挽联：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

人们看了，句奇语重，非刘统勋不足以当此殊誉。正如挽联所道，果然是"天容惨淡"。高宗乾隆亲临刘统勋丧仪，见丧事办得极为素俭，已经哀恸不已，回辇至乾清门，乾隆按捺不住悲痛，流涕失声，大臣们赶忙劝慰。皇上说道："朕失一肱股，怎能不痛彻肝肠啊！像刘统勋这样的朝臣，才不愧为真宰相。"刘统勋生前，兼任《四库全书》正总裁，虽然军国大事忙得这位老臣不可开交，但一有机会，便对纪晓岚谆谆教诲，对四库全书之事颇费心神，但他魂归西天，没能看到他的高足宏图大展，将《四库全书》编纂完成，纪晓岚为此抱憾终生。

《四库全书》的编修，除了乾隆皇帝用来夸耀文治，显示自己尚文好

古，博取美名而外，其编书的根本目的，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借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在编书的头一年，乾隆曾两次提出：编写《四库全书》时，对古籍该“毁弃”的应予毁瘞，该“删改”的应予删改。第二年八月，他在给几位军机大臣的谕旨中，明确说过：凡“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应乘此机会查办一番，尽行销毁，以杜绝、遏止邪言，正人心而厚风俗。”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凡近朝野史及明人有关奏议文集，只要内容稍有嫌疑，而对清廷不利者，也一概焚毁勿论。更有甚者，一些并不“诋毁本朝”，甚至与政治毫无干系的著述，如顾炎武的《音学五书》等，也遭到毁版的厄运，至于那些补删改的书，往往被弄得面目全非。《四库全书》的里面，凡是“胡、虏、贼、寇”一类的字眼，都一一改换。例如“胡”改为“金”，“虏”改名“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此类情况，不胜枚举。

《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劫掠。据统计，在编书的十年中，仅浙江一省，就毁书二十四次，被毁书籍达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卷之多。

江西巡抚海成，仅在乾隆四十一年，就搜缴焚书八千多部。就全国来说，焚书数量之巨，实在是惊人之极！要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四库全书》的数量。因此，乾隆焚书之甚，也堪称空前绝后，是中国历史上焚书最多的人。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四库全书》篡改史实，迷惑后人的一面。

据传记晓岚编修《四库全书》时，接到一道密诏，要他将康熙皇帝的遗诏销毁。

圣祖康熙在病重时，自知不能再起，便修好诏书，传位十四皇子，藏于“正大光明”殿，但早就怀有夺位野心的四子胤禩，暗中探知此事，趁康熙病重，胤禩被封抚远大将军挂帅征西，不在北京的机会，勾结国舅隆科多篡改遗诏，将“十”字上面添一横，下边添一勾，改为“于”字，成了传位于四皇子，十四皇子是胤禩，四皇子是胤禩，这么移花接木，生把病中的康熙帝气死了。胤禩登基坐殿，当了皇帝，改元雍正，将十四皇子胤禩软禁起来。

雍正在位之时，王公大臣对篡改遗诏，禁锢胤禩之事，讳莫如深。虽然不敢公开讲议，但背地里啧有烦言，所以乾隆登基之后，释放胤禩。但考虑遗诏若存，终有一天，真象会大白于天下。那样不但父皇留下不光彩的历史，就是乾隆自己继承皇位，也就不名正言顺了。

因此，纪晓岚按照乾隆密令，将遗诏抽出焚毁，而在圣祖、世宗实录中，另写了遗诏。这样以来，雍正夺位之事，虽然尽人皆知，但查无实据，让后世的史学家争论不休。

世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乾隆的诗文根底并不高深，一些御制诗文，是由身边的两个大臣捉刀。一个是纪晓岚，专替皇上作文章的；一个是沈归愚，专代皇上作诗词的，后来沈归愚死了，便由梁诗正代作。这个说法确否，笔者不敢妄断，但皇上对纪晓岚的特殊恩遇，却有一段趣闻。

乾隆四十六年，纪晓岚经过八年殚精竭虑，全力以赴，整天手不停挥，有时竟至整日不归，终于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抄录入府和抄存卷目的图书，全部汇要于内，钩沉擷萃，各得起所。进呈御览之后，龙颜大悦，重重地赏赐。

这八年来，纪晓岚也因自己的苦干，深得圣上的垂抚，官职屡屡升迁，初任总纂官时，他只是侍读一职，继而为侍读学士，不久升为京察一等，两年后便晋为内阁学士，总理中书科。

《提要》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也初具端倪，这时乾隆皇帝便为御制序文忙碌起来，这样一部旷古奇书，御制序文更极不一般，连皇帝也不轻易下笔。

乾隆将纪晓岚留在宫中，要他代做，但又怕别人知道，便让纪晓岚住在御书房里，每日夜晚，两人商量，如何编制，如何措词，每每忙到深夜。

纪晓岚这时已经58岁，头发白了不少，眼睛也因常年累月的看书而昏花了。

但他的精力充沛，日常有侍妾明 陪伴，夜不虚席，虽然此时明 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唤作梅媛，但终究才二十多岁，更富成熟之美，楚楚动人，夫妻生活更是融洽。这次在宫中独宿，已有四天，孤凄凄一人，实在睡不安寝，盼望序文告竣，就能回家团圆了。

这日白天，纪晓岚到南书房行走，王文治一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口中说道：“风流大学士，急成红眼牛！”在场的人转眼看去，纪学士的两眼红肿如桃，红丝密布，脸上的血管，隐隐现出红晕。后人传说他此刻不敢直立起来，只得弯着腰，倒也未见如此。

事也凑巧，乾隆驾临这里，看他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十分诧异，问他何以致此，这一下倒把他难住了。

“回奏圣上，微臣。……是。……是。…”纪晓岚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莫非连日校书，疲劳过度？”乾隆十分纳闷，心想几年来，纪昀终年辛劳，未曾致此，今日定有其他原由。

“微臣并非校书过劳。”

“噢？那倒是为什么？”乾隆对他十分体恤，追问不舍。

“微臣是。……是。……”纪晓岚一向应对如流，今日欲言又止，嘴里说着，扫一眼在场的人。

见此情状，乾隆将手一挥：“尔等退下！”把在场的人全赶走了，继续问道：“纪昀有何难言之隐？”“微臣惶恐，微臣确有难言之隐，恐辱圣听，不敢率尔直言。”纪晓岚仍然没有奏明原因。

“有何隐衷？但说无妨。”

乾隆非要问个究竟，纪晓岚跪在地上，只得如实回奏：“微臣不习鰓宿，否则便双目赤肿，近日未能回家，故而……”没等纪晓岚说完，乾隆哈哈大笑起来，随手将他扶起来，吩咐他在御书房休息一天，没有再等回话，乾隆捻着胡须，匆匆离开。

纪晓岚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长期。

到了这天晚上，平日来替他叠被起床的太监，却迟迟不见踪影。正欲自己上床安寝，忽然进来两个宫女。一个燕瘦，一个环肥，都是明眸皓齿，妩媚动人，她们走到纪晓岚面前，一边施礼，一边同声说：“奴婢蔼云、卉倩，见过纪大学士。”

“平日惯于作弄别人的纪晓岚，在这样的局面前，居然手足无措，局促不安起来，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深更夜半会有宫女闯进书房。”

没等纪晓岚说话，宫女站起身来，笑盈盈地去起床展被，这下更把纪

晓岚吓坏了，慌忙说："不敢劳动，不敢劳动！"两个宫女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一个铺好被褥，一个扶他上床。

"不可！不可！"纪晓岚退缩不迭，"大内宫中，万万不可造次！让人知道了，不但我这条老命丢了，连你们的性命也保不祝你俩速速离开，速速离开！"两个宫女只管行动，看他那又急又慌的样子，"嗤嗤"地笑了起来。

纪晓岚这时已无处可躲，被两个宫女拖着，又不敢大声叫喊。只得把心一横：豁出这条老命了，做个风流鬼，死也不冤枉！于是束手就擒，听凭她二人摆布，迷迷糊糊地被拉上床。

那蔼云、卉倩，是两个活泼的姑娘，"咯咯咯咯"地笑着，替他脱去衣帽、鞋袜，扶他上床躺下。

纪晓岚惊魂未定。眼看着她俩，依旧没有离去的意思。只见她们卸下簪环，脱下衣衫，并肩儿坐在床沿上，就要钻他的被窝来了。

到了这时，纪晓岚又犹豫起来，做个风流鬼的念头，不知跑到何处去了。慌忙坐到床头，连连向两个宫女打拱作揖，求她们快快出去。

看他围着被子，瑟缩一团的可怜模样，两个宫女更是咯咯笑个不停，继而一个柔声说道："大学士不必惊慌，是万岁爷打发我们来的。"她不说这话倒好，这一说反使他更加惶恐异常，两行老泪流了下来，心中想道："莫非万岁爷嫌我知道的太多了，要将我。……"他不敢再往下想，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啊！他这时反倒安定一些，口中抽泣道："万岁爷，微臣纪昀，不得不从啊。.."那两个宫女，一边笑着一边脱去了外衣，露出里面的银红小袄儿，下面葱绿绸裤子。纪晓岚魂不守舍，哪有心思欣赏？也不再阻拦，随她们的便吧！

两个宫女上了床来，将他搬倒，躺在中间，然后一左一右，钻进被窝里来。

到此时，纪晓岚更是无可奈何，只得听凭她二人发落，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大学士，被弄得服服贴贴！

正当他欲死不能、欲逃无路的时候，忽听得窗外一声高喊："圣旨到--"纪晓岚听了心中一惊："这下可完了。……""内阁学士纪昀接旨！"一听这声高喊，纪晓岚顾不得是吉是凶，只穿着内裤，连滚带爬地跑到书房门口，一切好像事先早有安排，太监不等他开门回话，开始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文章华国。千古立心。纪昀善体朕意，劳心焦思，尽瘁馆务，忠勤可嘉。着将宫女蔼云、卉倩二人，赐为侍姬，以慰辛劳。钦此！""微臣遵旨。叩谢皇上隆恩！"这下子纪晓岚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转忧为喜，万分愉快地上床去了。

纪晓岚第二天起来，精神十分清爽。乾隆帝出来，纪晓岚又跪下来谢恩，乾隆捋着胡须笑道："纪爱卿，眼疾痊愈了吧？"纪晓岚连连磕头谢恩。

纪晓岚退出宫来，将蔼云、卉倩二人带回家中，他在宫中奉旨纳妾的事，早已传到家中，马夫人、明 等人，也会做现成人情，欢天喜地地迎接两位新人。

那蔼云、卉倩，早已讨厌了宫中的孤寂岁月，能有这样的家庭，心中庆幸不已。

于是一家大小，团团美美，相安无事。

纪晓岚的友好，以及修纂《四库全书》的同事，都赶来贺喜。有送礼物的，也有送贺词贺联的，这一帮文人，赶上这样的机会，自然以文字自诩，

诸多不辍。

单说王文治送的一幅《浪淘沙》，写的是：昨夜遇神仙，天赐姻缘。
分明醉里亦醒然。
今宵做得同床会，
连举烽烟。
眼疾已愈痊？
卿卿相怜？
两柄快斧砍连连。
传与春帆纪学士，
此是盐坛！

大家看了，立刻会意，这王文治的《浪淘沙》，乃是对纪晓岚当年“文治日光华”的回敬！

转眼到了次年正月，纪晓岚等人纂修的第一部《四库全书》缮成，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五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全书封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简目目录为黄色。全书一律用宣纸朱栏，黑笔手抄，每页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鱼尾下标注书名，卷次及页数，红框白口，天宽地阔，清朗美观。这部中国前所未有的大丛书，规模宏伟，卷帙繁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有的采自府内藏本，有的来自藏书家的进献本，有的是《永乐大典》中的辑本，弥足珍贵。

御览之后，圣心大悦，诏令度藏于紫禁城内的文渊阁。文渊阁仿宁波范氏天一阁式样营建。阁三重，上下各六楹，层阶两折而上，瓦青绿色。阁前凿方池，跨石梁，引注御河水，左右列植松桧，阁后叠石为山。阁内御座之上，悬一幅乾隆御笔匾额：“汇流澄鉴”，四字金光闪闪，两旁御制一联是：荟萃得殊观，象闾先天合一；静深知有本，理赅太极涵三。

阁内还有两联，均为乾隆御题。

其一是：

壁府含古今，藉以学资主敬；
纶扉名副实，讵惟目仿崇文？

其二是：

插架牙签照今古；
开编云气吐芬芳。

文渊阁内，设置领阁事、提举、直阁事及校理等官掌管，此时的纪晓岚，即被任为文渊阁直阁事，同时兼任兵部右侍郎。

此后，《四库全书》又分缮六部，建阁度藏。盛京沈阳故宫内一阁，称“文溯阁”，圆明园内一阁称“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内一阁称“文津阁”，连同文渊阁，谓之“北四阁”或“内廷四阁”。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在扬州的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金山寺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行宫建文澜阁，各贮全书一部，称为“南三阁”或“江浙三阁”，允许士民赴阁，传观抄录。到乾隆五十五年，七部全书才全部缮写完成，送藏七阁。从开馆修书算起，共经历了18个年头，才告竟成功，以十数年之岁月，成如此壮观宏伟之巨构，实在是古今中外所仅见。

编纂期间的校勘工作，费些周折。在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初览进呈的部分抄本，发现讹误很多，遂于五月二十六日批谕：“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论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既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

裁，重重复勘一手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竟漫不经意，必待朕之遍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讹误乎？”从此以后，校勘考核更严，纪晓岚复勘文津阁的藏本，查出誊写错落字句，偏谬之书各六十一部，漏写《永乐大典》三部，漏写遗书八部，缮写未全者三部，坊本抵换者五部，文字舛误者一千余条。

其他六阁的藏书，自然会有此类情形。事实上这么多的书，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早在编纂之初，纪晓岚就意在避免差错，严格校对，处罚出现差错的纂修官和各处人员，时时有之，但防不胜防，屡屡出错。纪晓岚亲自查问，各纂修官推诿处分，不肯承认是自己的差错，尽管册簿记着某人负责某书，也不肯承认，说是：记录簿记错，张冠李戴了。纪晓岚便也作罢，不再硬逼。他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张冠李戴且休谈，李老先生听我言。

毕竟尊冠何处去，
他人戴着也衔冤。

再说那些校勘官，还有一段给皇帝拍马屁的秘事：就是在进呈御览的书中，每一页的头一个字，故意写成错字，留待乾隆校阅指斥，好让皇帝显得圣明。如果错字没有被乾隆发现，那么就成为御定之本，即使校勘的官员发现，那也不敢改正了，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也难怪事与愿违，拍马屁拍得太不是地方了。皇上发现伪谬如此众多，龙颜大怒，责令重为校正，因此负责校勘的官员，受到处分的人次，为数众多，也是罪有应得。

总校官陆费墀，受的处分最重。文澜阁、文汇阁、文宗阁三阁藏书的面页、木匣，皇上责令由他出资装治。有了经济制裁还不算，仍下吏议夺职。这下更麻烦了，不久陆费墀便在忧愁之中死去。这时皇上又下令籍没陆费墀的家产，只剩下千金，用来赡养妻子儿女，其余的全部作为三阁藏书的装治之用。陆费墀，字丹叔，复姓陆费，浙江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充任《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后，像纪昀、陆锡熊一样，接连升迁，初擢侍读，累迁礼部侍郎，但因校书一事，落得个家破人亡。

陆锡熊与纪晓岚同为总纂官，虽然没有取得纪晓岚那样大的成就，但受到的处分却不比纪晓岚轻。皇上谕命将《四库全书》“重为校对”，此番的缮写之费，“责锡熊与昀分任”，陆锡熊掏了大部分，纪晓岚拿小部分。又诏令陆锡熊去奉天，校正文溯阁藏书，没等校书完工，陆锡熊便命归黄泉，死在了奉天。

总纂、总校几人中，最幸运的还数纪晓岚。承上诏谕特准免议，但他身为总纂，在责难逃，就让他出点钱了事。直到七阁《四库全书》全部告竣时，纪晓岚的官职已升至礼部尚书。这当然是因为与他受命篡改遗诏有关。但皇上深知他勤勉于事，编纂、校正不辞劳苦。那年夏天，乾隆到总纂处巡视，看到纪晓岚脱光膀子苦干的情景，圣心为之感动。更有意思的是，由此而后，乾隆得了个“老头子”的雅号。事情是这样的：盛夏天气，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像窒息了一样。圆明园里的青枝绿叶都给晒蔫了，鸟儿热得不敢张口啼鸣，宫女太监不论在殿内、殿外，都汗流如雨，手中的扇子不停挥舞，但扇出的风并不凉爽，热乎乎的，越扇越流汗。乾隆帝在宫中，虽然有人服侍，扇子不停地扇着，仍然感到闷热难耐，深悔此年因朝事耽搁，没有去热河，这一夏天只好硬顶过去了。

这天午后，乾隆在圆明园清旷楼后面的“澡身浴德池”内洗了澡，想起

到南书房看看，巡视一下《四库全书》的校勘情况，带上两个侍从太监，在树荫下东绕西转，来到了南书房，这时虽天近黄昏，但暑气仍然很炽，刚洗过澡的乾隆，也已是大汗淋漓了。

这时纪晓岚正忙着伏案疾书，因为他从年轻时就怕热，虽然这几年身子削瘦了许多，但仍然容易出汗。他看今天在场的陆锡熊等人，都在一起共事十多年了，日常调侃惯了，也不介意什么，就干脆脱去了上衣，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光着膀子干起来。正聚精会神忙的起劲，忽然听到门口有太监“唵唵”几声喝道的声音，知道皇帝来了。

那几位翰林见皇上驾临，都急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低着头候着。纪晓岚这回傻眼了：如果赤背接驾，那是对皇帝失礼不尊；但当下穿衣接驾，衣服挂在书房的另一头，已经是来不及了，离身边不远正是排书橱，他灵机一动，立刻将身一闪，躲到书橱后边去了，想等乾隆走了，他再出来。

其实，乾隆进门时，已经看到了纪晓岚，见他光膀子，闪到后面回避，也没有怪罪的意思。

那排书橱不高，纪晓岚又是高高的个子，如果他直立在那里，那他的头就会露出来。更何况这时，他的辫子盘在了头顶上，显得高些，便只好蹲在了那里。

这一切乾隆心里清楚。匆忙之间，乾隆想开开纪晓岚的玩笑，就故意在这里多停留一个时辰，让纪学士在那里好好地多蹲上一会儿，让他品尝一番，看那蹲藏又闷又热的滋味，是好受还是不好受！

乾隆同陆锡熊等人说了一会儿话儿，又察问了编修进展情况，便吩咐翰林们各自落座，只管忙自己手中的事，自己却笑吟吟地在书房里走动，东看看，西看看，不时地向纪晓岚所在的地方看上几眼，心中暗自好笑。

纪晓岚蹲在那里，闷热难耐，汗流如雨。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听听没有了皇上的声音，便从书橱的一侧探出头来，向陆锡熊问道：“老头子去了？”屋里的人听了暗吃一惊，谁也不敢答话。

乾隆故意问道：“谁在那里讲话？”

纪晓岚听出是乾隆的声音，赶快回答：

“微臣纪昀，在此给皇上叩安。”

“为何不出来？”乾隆不动声色。

“适才室内闷热难耐，臣最畏暑热，故而写字时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不敢见驾。”乾隆说道：“恕你无罪！快出来说话。”纪晓岚早在那里憋闷够了，便起身出来，跪在地上叩头，浑身汗珠直往下淌。人们看了暗暗好笑，但又不敢笑出声来。

乾隆说道：“天热难耐，赤臂修书，朕不怪罪。你刚才说的‘老头子’大概是给朕起的绰号吧？”纪晓岚跪着没有答话，乾隆接着说道：“你是内阁学士，肚子里是不空的；如今且把‘老头子’三字，给朕讲解清楚。若讲得不差，便恕你无罪。”

“纪晓岚虽然当着众人，对皇上毕恭毕敬，但毕竟是和皇上亲近惯了，便大胆地说道：“陛下莫恼，且听为臣解说。‘老头子’三字，是京中唤皇上的通称。实为尊敬之意，并非微臣给圣上起的绰号。”纪晓岚抬头看皇上，乾隆正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听着，便接着说：“我主为天下有道明君，臣民皆呼万岁，这不是‘老’吗？”

皇上是万民之首，‘头’也。”

听了他这几句话，乾隆已面露喜色，捋着胡须问道：“那么，第三个字呢？”“皇上又称天子，天之‘子’也。三个字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这是尊敬皇上的称呼，并不是诽谤皇上的绰号。”乾隆听罢，忍不住“呵呵呵”大声笑起来。

从此以后，在宫中常有人称皇上为“老头子”，乾隆听见，也不生气。在皇上审阅《四库全书》抄本，因讹误发火生气时，有人趁机上奏，疏请将纪晓岚部议降职，皇上想起‘老头子’这件事来，觉得纪晓岚劳苦功高，忠勤可嘉，遂驳回疏请，诏谕特准免议。

至于陆锡熊、陆费墀以下的校勘人员，有很多人所受的处分是很严厉的。翰林蔡葛山就是其中一员，他与纪晓岚交情很深，曾向纪晓岚发牢骚说：“我校四库书，因为讹字夺俸，实在觉得冤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年，白白辛苦了一场，不但得不到升迁，还把这些年积存，全搭进去了。”纪晓岚劝慰道：“事已至此，先生何必太认真？因此事受罚之多，多至几百人。您与他们相比，境况尚属不错。您不见总校陆费墀，新近郁郁而死，落得倾家荡产，人亡家败吗？”

先生何不想想，若非此事，那些遗书秘籍，一生还会有读到的机会吗！”“要说也是。”蔡葛山点点头，“我确有一事，深得校书之力。”

“是哪件事？”

“我的一位幼孙，偶然吞下一枚铁钉，郎中以朴硝等药，攻之不下。幼孙日渐弱，就在这时，校《苏沈良方》，见有小儿吞铁物方写道：‘剥新炭皮研为末，调粥三碗，与小儿食，其铁自下。’依方试之，果然炭屑裹铁钉而出。我这才知道杂书也有用啊！”说完蔡葛山欣慰地笑了。

《苏沈良方》一书的作者，是苏东坡和沈存中，他二人是宋代的学者，都对医药很有研究，宋人将他们的药方，集成此书。到清朝初期，世上已无传本，只有《永乐大典》收其全部，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时，十分珍视这一文化遗产，便嘱咐纂修官王史亭，将此书排纂成帙，刊印出来，使之在世上流传下来。

纪晓岚领修四库，遍读天下群籍，使他成为儒林的一代宗师，确实是受益匪浅，同代人概莫能及，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儒。同朝文士，无不对他肃然起敬，他自己也诚然不客气，曾自豪地夸耀可以称得上“无书不读”了。

这话传到了乾隆皇上的耳朵里。一次，乾隆问道：“纪爱卿，你学问渊通，举世无双，有你这样的朝臣，朕非常欣慰，朕来问你，你还有什么书没有读过？”跟皇上亲近惯了，纪晓岚也不再故意谦虚了，只老实地说道：“回奏万岁，臣似乎无书不读。”“好吗，这话果然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乾隆心中不悦，于是说道：“那好，明日朕让爱卿背一部书。”一听这话，纪晓岚愣了，自然一时不慎，说了过失之语，这不是捅了漏子吗？天下这么多书，纵使记忆力再好，也不能全背过呀？眼前常用的书，还能背得一字不错，但以前背过的书，时间久了，难免有错字、漏字、漏句，那样就要犯欺君之罪了。皇上考问，当然也是常见之书，但这一部分，就谁也保证不了卷卷背诵如流。虽然皇上是有意为难，但对这当代君王，哪能有旨不尊？纪晓岚越思越想，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家中，将此事说与明。明心里替他着急，并替他猜测起来。不时地间起，会不会背这部？会不会背那部？她虽然来到纪家以后，读了不

少的书，在当时的女性当中，已是很有学问的人，但与纪晓岚比起来，她读的那些书，毕竟太有限了，简直是万不及一。但是，纪晓岚见她那关切认真的样子，心里更加喜欢她了。

尽管纪晓岚不断地摇头，明 还是不断地问着。忽而看到书架上的那部《皇历》，就是明 常翻的那部，想起从来没见过老爷动过这部书，便问道：“那么，老爷念过这部《皇历》不？”一下把纪晓岚问愣了，他确实没看过，笑一笑，说道：“我又不推卦占命，择吉日良辰，念那东西干什么？”“《皇历》也是书啊！您常说无书不读，如果皇上让你背，你说它不是书行吗？”纪晓岚听明 讲得有道理，就把《皇历》拿过来翻了一遍。

事有凑巧，就在这天晚上，宫中的一个太监，听说皇上要考纪晓岚，很关心这事，太监是受纪晓岚捉弄过的，很想让皇上给纪晓岚来个下不了台，正可解解心中的积怨，便去提醒皇上，要皇上变变法，让纪晓岚这回出出丑。

乾隆这时也在考虑此事，遂说道：

“纪晓岚敏而好学，过目不忘，经、史、子、集，都是难不住他的，朕想他不可能看历书，这种书对他没多大用处，这有可能难住他。”太监听着皇上的主意高明，连称万岁爷办法巧妙。

第二天早朝罢后，乾隆留下纪晓岚背书，在场的几位大学士兴致很浓，都想看看纪晓岚能否通过这场“殿试”，人们猜想，天下书籍，浩如烟海，难道你全读过！这回纪春帆有你难看的了。

这时殿内悄然无声，皇上在御座上看出纪晓岚虽然表面镇静，但怎么也掩饰不住有些紧张，皇上心中颇有几分得意，皇上久久不语。纪晓岚看着，也只得耐心等待。过了多时，终于乾隆开口讲话了。

“纪爱卿，几十年来，你勤学不倦，经、史、子、集，宫中秘籍，藏家珍典，你确是披览无遗。今天你将朕提的书背诵下来，朕便赐你‘无书不读’四个字，你看如何？”“微臣纪昀，恭听圣上赐教！”纪晓岚说着心中有些着急，不知皇上到底提的是哪部书，一颗心像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乾隆捋着胡须，一笑说道：

“那么，你就把六十年的《历书》背上一遍，怎么样？”听到这里纪晓岚立刻安定下来，心里感激明 ，多亏她昨晚提醒，今日果然是背历书，真是太巧了！

纪晓岚面露喜色，十分流畅地背诵出来，而且皇上提到哪年，他都详细对答。

乾隆又让他倒背一遍，他亦如初。皇上看这次又没能难住他，心中倒也高兴，说道：“呵呵呵呵，爱卿真可谓是‘无书不读’啊！”于是，纪晓岚倒背历书的趣事，在世间广为流传。

十四、发配乾隆

纪晓岚出言失谨，被乾隆皇上召进宫去，惹出了一场“倒背”历书的麻烦。经过这回教训，纪晓岚心中确是紧张了好一阵子。说话办事，便有点谨

小慎微了。

但时间不长，胆子又重新放大了，更显得精神机警，找不出丝毫破绽。纪晓岚的官职，在乾隆皇帝举办了千叟宴之后，也由兵部左侍郎改授左都御史。

这天皇上忽然宣召，要纪晓岚进宫面君，纪晓岚行在路上，猜测着皇上的意图，将新近朝里朝外发生的大小事件，一一在心中排队，以备皇上察问。尤其是自己职责之内的事情，更是成竹在胸，可是没有想到，这回皇上出了个难题。

行过君臣大礼之后，皇上给纪晓岚赐坐，然后捻着胡须说道：“纪爱卿，朕来问你，江南山水，秀甲天下，你可否想去游览一番？”纪晓岚一时不知皇上为何说出此话，赶忙顺其意答道：“圣上容禀，江南山青水秀，物产佳绝，人杰地灵。”

癸未、甲申年，臣蒙圣上恩典，督学福建。有幸过江，领略了江南美景。然臣福份浅薄，因父丧匆匆归里，未能尽心赏观，存憾至今。江南山水，常入梦中，如蒙皇上垂爱，微臣愿意供任江南。”纪晓岚以为乾隆要放他外任，心中翻滚起来。

那年吏部授任纪晓岚为贵州都匀知府，因他文才出众，乾隆把他留下了，没有舍得让他赴任，改授亲察一等。但时过不久，出了泄露查盐机密一案，被贬到新疆效力三年，吃了不少苦头。这次，圣上又有什么想法，纪晓岚不得而知。圣上有命，不得不从，到江南做个封疆大吏，那也是美差啊！纪晓岚一边在心中思索，一边回答着皇上，有意试探一下皇上的用意。

不想乾隆皇帝笑了起来，口中说道：“朕怎么舍得让你离开朕躬呢，只是看你对江南有否向往之意。”“臣确是向往多时。不过，臣蒙圣上垂爱，受命纂修四库，恭谨勤奋，惟恐有负圣恩，没有心思去游历江南。”“那么朕来问你，江南如此迷人，朕是否该去江南一游？”纪晓岚忽然明白了，是皇上又萌生了巡游江南的念头。

心想皇上曾经五次去了江南，给国中政事的掌理，造成诸多不便。再说耗费巨大，有损国力。更何况皇上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惟恐他经不弃旅途的颠簸。忠心事君，就要直言敢谏。于是，纪晓岚委婉地阻谏说：“吾皇万岁，容臣细禀，圣上政躬勤慎，国运昌盛，万民祝福。虽是七旬高龄，仍不惮劳瘁，巡视疆土，查勘民情，剔除弊政，英明治国，使日月增辉，山河添色，历代君王，莫能相比，圣体康健，万庶同颂，乃万民之福。乞望龙体珍重，国泰民安。臣恭颂吾皇万岁！”

万万岁！”乾隆听了，脸上略有不悦之色，说道：“朕思虑已久，主意已定。只是耽心一帮老臣阻拦，不好驳他们的面子，特召你来，斟酌一下，讲出让人心悦诚服的理由，让那些老臣们无话可讲。”乾隆皇上是既要顺利地六下江南，又要让朝中大臣心悦诚服，没有话说，这是其本意。本来，乾隆是一国之君，说一不二，臣属们怎会管得了皇上的事？

乾隆在封建帝王中，还算是较为开明的君主，常以从谏如流自我标榜，致使忠心报国的大臣们，直言敢谏，出现了象刘统勋、裘日修、陈大绶等敢于冒死直谏的一代忠臣，为乾隆朝的政治清明，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时刘统勋已经去世，但由他开创的直谏之风尚存。

皇上想第六次下江南巡游，也不得不考虑大臣们的劝谏，所以将纪晓岚召进宫来，密议两全其美之策，既能顺利南下，又能免去大臣们的阻谏，

君臣的面子谁的也不伤着。

纪晓岚心里清楚：皇上出行，非同寻常。不但耗费大量的财富，给地方百姓增加负担，而且给国家政务造成许多不便，同时也让地方官员穷于应付，苦不堪言。但此刻皇上要他出个主意，要他一同来愚弄那些忠正的大臣，此事却非同小可！一旦传闻出去，他将受到全国上下的嘘声，留下千古骂名，甚至可能在朝中文武的死谏之下，皇上也众愿难违，不好应付。到那时，皇上若为平息大臣们的怨气，翻脸不认人，给他定个“妖言惑君”之罪，推出去当了替罪羊，丢官革爵不说，搞不好会身首异处，株连子孙。那么，他是有苦也无处诉说想到这里，他有点不寒而栗了。这个计谋，是献还是不献？纪晓岚犹豫起来，一时拿不定主意。

“纪爱卿，你为何不回朕的话？”乾隆看纪晓岚只顾思索，又追问道。

“万岁容禀：是纪昀该死，方才听圣上说起江南，贱臣便魂不守舍，心飞到江南了。”“呵呵呵——”乾隆捻着胡须笑起来：“朕又没说让你去江南，你发得什么呆？快快与朕说来，朕当如何向大臣们言明此事？”“这”纪昀语塞，赶忙跪在地上，继续奏说：“关于这圣驾南巡一事，非同一般。恭请圣上宽限两日，纪昀细细思考之后，臣再奏闻圣上。纪昀愚钝不敏，请圣上恕罪。”乾隆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说：“好吧，你且退下，两日后进宫奏来。”这也确实难怪纪晓岚，连皇上自己都难决断的事，纪晓岚怎敢轻易开口。乾隆好像看出他的苦衷，也没有难为他，让他回家思索。

纪晓岚回到家中，一时坐立不安。皇上对他如此器重，他不能不为皇上出谋献策。然而，事关重要，作为人臣，需要万分谨慎。此时此刻，皇上历次南巡的传闻，不停地在他的脑海中涌动起来：皇上曾五次南巡，或是称奉皇太后出游，查阅海塘；或是称带皇子巡视，考察吏治，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尽管如此，每次启驾南巡之前，都有忠正勇敢的大臣出来劝谏。这也难怪那些大臣的劝阻，因乾隆到了江南，除了尽兴地游山玩水，还临幸了众多的江南佳丽。

那些地方官绅、富商大贾，为了迎合皇上，讨取乾隆的欢欣，竞相营造园林，作为皇上驻蹕之所。到处物色美女，教以琴棋书画，歌舞笙箫，个个色艺双绝。

皇上久居深宫，所见的都是北地佳丽，一旦见南国娇娃，更喜其温柔玉肌，宛转娇喉。每次临幸，都痛快淋漓，真想脱去龙袍，居留江南，专注地享受那花间柳巷的快乐！

纪晓岚在宫中为官多年，又有一些相熟的太监，早就听过这些传闻。他想起皇上那一年下江南的传闻及其以后发生的事，真有些“不寒而栗”了：乾隆那次巡幸江南，一路上眠花宿柳，御驾到达杭州的时候，已经临幸了十几个江南美女，这些事，都瞒着皇太后的耳目。一来因为皇太后的坐船在御舟后面，不易察觉；二来皇上不是上岸到官绅家里，便是在深夜悄悄地弄上船来，皇太后哪里知道？

但乾隆这次南巡，所做的种种风流事，却没能瞒住皇后乌喇那拉氏。

这个乌喇那拉皇后，是满州正黄旗人，一等承恩公那尔布儿之女。她比乾隆小七岁，在乾隆登基以前，就是他的侧福晋。乾隆登基坐殿的第二年，她被封嫔妃。乌喇那拉氏不仅美貌超群，端庄秀丽，而且温恭和顺，深明大义，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乾隆十年，她又被晋封为嫔贵妃，乾隆的第一个皇后孝贤皇后富察氏逝世，乌喇那拉晋为皇贵妃，代理皇后管理六宫事务。

乾隆十四年，她被封为皇后，并陪伴皇帝两巡中州，先后生了十二子永璘，皇五女和皇三十子永瑁不料想，就在这次陪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视时，她的厄运终于来到了。

乌喇那拉氏的凤船，在皇太后的后面。一路上，她派几个心腹太监，打听皇帝的举动。她见皇帝无所顾忌，乱播龙种，心中无限恼怒。但因太后十分溺爱乾隆，乾隆的种种无道的作为，又全都瞒着皇太后。皇后即使向太后讲了，太后怎么不向着皇上？所以皇后一路忍耐。

现在到了扬州，扬州又以美女著称，说不定皇上会干出些什么风流事体。皇后心中，不胜酸楚。

夜色来临，几艘船停在岸边。皇后透过舷窗，看到御船上灯火通明，不见皇上召见，心中无限惆怅。正在这时，太监到舱内报道："启奏娘娘，皇上把许多歌妓，接到船上来玩耍。"乌喇那拉氏皇后立刻气得双眉紧锁，玉容失色。恨不得立刻赶到御舟上去劝谏，又怕当着—帮妓女的面，羞了皇上。

皇上怒恼，事态就无法收拾，皇后站在船头上听前面御舟上传来一阵阵歌舞欢笑，皇后心中痛苦难忍。

皇后原是深通文墨的，便回进舱去，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极长的奏章，劝皇上保重身体，不可荒淫。写到伤心的地方，忍不住掩面痛哭，哭过了再接着写，在一旁伺候着的宫女太监，劝又不好劝，只好站在一旁看着。

皇后写完了奏章，向岸上看时，正是灯火通明、车马杂沓，那班妓女，辞别皇上，登岸回院的时候。皇后悄悄说道："这班妖精走了，俺可以见皇上去。"

"皇后匆匆地梳妆了一回，抹去脸上的泪痕，手中拿着奏章，任尔太监、宫女们拉住皇后衣角，如何劝谏，她总不肯听。

这下急坏了总管太监，他趴在皇后脚下，连连磕头说道："皇上正在快活的时候，娘娘这一去，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叫皇上生气，那时不但奴才要掉脑袋，怕娘娘也未必方便。

况且时候到四更了，那班下流坯子也去了，皇上正好睡觉呢，娘娘既有奏章，待天亮以后，奴才替娘娘送去，岂不是好？"皇后听了，止不住又流下泪来，呜呜咽咽地说道："皇上这样荒淫下去，天怒民怨，社稷危亡，便在眼前。

我职司六宫，居于坤位，有匡君之责，如何任皇上妄为？我今主意已定，拼着一死，也要去见皇上一面。倘若不幸死在御舟之上，你们便把我的贴身衣服和皇后的宝玺，送去俺父亲大将军家里，只说俺因苦谏皇上而死。"皇后说到这里，便忍不住哽咽万分，不能说话了，双腿一软，侧身坐在椅子上，宫女上前服侍，洗脸送茶。

停了一会，止住了哭，皇后一纵身从椅子上直跳起来，嘴里说声："俺终须要见皇上去。"便飞也似地走出船舱。

皇后踏上跳板，宫女、太监们忙去搀扶着。皇后急急走着，两眼望着前面的御舟，忽然见御舟桅杆上，挂着一盏红灯，闪烁地射出光来。皇后气得话也说不出来，伸着手向那红灯指着，两眼一翻，倒在宫女们的怀里。晕厥过去了。

那班宫女、太监们慌了，既不敢声张，又不敢叫唤，架着皇后，轻轻地拍着皇后的胸口，按摩着穴位，又灌下人参汤，皇后才慢慢地清醒了，眼

泪又像小河一样直淌下来。

皇后见了御舟上的红灯，为什么如此伤心？原来，宫中有个规矩，皇帝在屋子里倘有召幸，那屋子外面，便点着一盏红灯，叫人知道回避，又叫人不可惊动皇上的意思。

如今在御舟上，那盏红灯，没有地方可以挂，便挂在了桅杆上，因此皇后见了，知道皇上有宠幸的人，心中不觉一酸，眼前一阵黑，便晕了过去。

待到皇后醒来，吩咐总管太监到舟上去打探，谁在那里侍寝，那太监去打听了回来，悄悄地报道："如今在御舟上侍寝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扬州的闺秀，两个是方才留下的歌妓。"皇后听了，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皇上敢是不要命了吗？俺越发不能不去劝谏了。"说着，听得远远的雄鸡啼鸣。皇后又说道："五更时分了，皇上也可以叫起了。"皇后叫侍女整一整衣服，悄悄地走上岸去。宫女们扶着，太监们随着，前面照着一对羊角小灯，慢慢地走到御舟上来。

御舟上值夜的侍卫，和岸上的守卫的兵士，见皇后忽然到来，慌得他们忙趴下去跪见。太监传皇后的旨：不许声张。

皇后也不用人通报，走进中舱，见桌上放着三五只酒杯儿，杯中残酒未冷，桌下落着一只小脚鞋儿，金绣红绫，十分鲜艳，皇后看了，轻轻叹了一口气，便直入后舱，锦帐绣帷，正是皇帝的寢室。

乌喇那拉皇后直走到御榻之前，也不叫醒皇帝，突然在地上跪倒，拔去头上的钗簪，一缕云鬟，直泻下地来。然后从太监手中接过一本祖训，朗朗地背诵起来。

乾隆皇帝正搂着两个妓女睡着。那妓女却不敢合眼，见忽然走进一个贵妇人来，知道不是平常的妃嫔，忙悄悄地把皇帝推醒。

皇帝睡眼惺松，听见有人背祖训，他没奈何，只得从被底下坐起来，披上衣服。又在被面上跪倒，恭恭敬敬地听着。

待听完了祖训，乾隆走下床来，十分恼怒，直问皇后说："你什么时候闯进来的？"皇后低着头答道："臣妾该死，听过五更鸡鸣，天已放亮，臣妾请个圣安！

"乾隆冷笑一声："好个不知体统的皇后！没看到桅杆上的红灯吗？敢是在暗地监察朕躬？"一句话，问得皇后无可回答。

乾隆气愤不减，又接着说道：

"你在暗地里监察朕躬，倒也罢了；如今这夜静更深的时候，你悄悄地闯进寢室来，敢是要谋刺朕躬吗？"这句话说得太重了，皇后也觉得实难承受，也愠然变了脸色，两行珠泪，倏地流淌下来，凄声说道："陛下这句话，叫贱妾如何担当得起？贱妾既已备位中宫，便和皇上是嫡体。圣驾起居，是贱妾应当伺候的。如今听说皇上有过当的行为，贱妾不自揣量，窃欲有所规劝，又怕在白天抛头露面，失了体统，特于深夜到此，务请陛下三思。烟花贱妾，人尽可夫，陛下不宜狎近，倘有不测，贱妾罪该万死了。"皇上被惊醒了好梦，心中万分愤怒，又听皇后骂那妓女，更加忍耐不住，把床头的小钟，打了一下，进来四个太监，皇上喝道："拉出去！"太监看见是皇后，却不敢怠慢，便恭恭敬敬走上去，扶皇后起来。皇后直挺挺地跪着，死活不肯起来，哭着说道："陛下不顾念贱妾的名位，也须顾念俺夫妻一常怎么没有一点香火情呢？陛下无论如何愤怒，只求看了臣妾的奏章，臣妾便是死了也不怨啊--"说着，皇后把那奏章高高捧起。

皇上无可奈何，把奏章接过来，约略看了几句。见上面拿他比着隋炀帝、正德帝，不觉大怒，把奏章抛在地上。抢上前去，扬手一巴掌，打在皇后左面粉颊上，接着，右面脸上又是一下。打得皇后两腮红晕，嘴里淌出血来。

太监急忙上去遮住，皇上气得愤愤地披上风兜，走出舱去。说一声："见太后去。"皇后用膝盖爬行，抢上几步，抱住皇帝的一条腿，死劲不放，说道："陛下今日便是杀了臣妾，也请陛下看完了臣妾的奏章再走，呜呜呜"皇上被皇后抱住了，脱不开身，一时火起，提起另一只脚来，奋力一踢。可怜皇后肋骨上挨这一脚，"啊"地一声惨叫，痛得晕倒在地。

皇帝也不回头，气冲冲抢出船头，跳到岸上。侍卫赶忙上前保护着，走进太后船中。

这时天色已明，太后正在梳洗。侍女们报说："皇上驾到。"太后不觉吓了一跳，慌忙看去。只见皇上衣服不整，满面怒气，走进舱来。一开口，便把皇后如何胡闹，如何有失体统的话说了一通，又说道："她深夜直入，居心不测，请太后赐死。"皇太后听了，十分诧异，问道："皇后是怎么到御舟上去的？"立刻把侍候皇后的宫女、太监们唤来询问。问明经过，皇太后便吩咐把总管拉出去，用火棍打死。接着，又打发内监，拿着皇太后的节牌，到御舟上，把皇后召来。

停了一会儿，皇后来了。皇太后见她披头散发，热泪满面，叹了一口气，说道："闹成这个样儿！皇后的体面何在？"皇后痛彻心肺，失声哭泣，说不出一句话来。

皇上在一旁，三番五次地催促太后赐死。皇后看皇上如此绝情，心中全然灰冷，瞧着旁人不防备的时候，抢到船头上，向河心里一跳，"噗咚"一声，落到了水里。可怜一代皇后，一阵水花动荡，没入了水底皇上看了，好像没事人儿一样。

到底是太后看皇后可怜，立刻传命太监、侍卫们，将皇后打捞上来。

皇后已被灌得昏迷不醒，被内监们七手八脚地抬上太后的船去，呕出了许多水，才清醒过来。

此后乌喇那拉皇后，几日不弃。皇后心中好似万箭攒刺，十分悲伤。这时南巡的船队，已经到达杭州。

这天在蕉石鸣琴行宫，适逢皇后的生日。乾隆拗不过皇太后，早饭时赐予皇后几道菜。到了晚餐时，餐桌上却不见皇后的身影。

原来这天早饭以后，皇后忽然心情开朗，拿定了主意。找个宫女们不在跟前的机会，拿出金剪来，"嚓"地一声，把一缕青丝，齐根剪下。然后走到前舱，跪在太后跟前，求太后开恩，准她削发为尼。太后看事已至此，知道皇帝和皇后决不能再和好了，便命人扶起皇后，说道："咱们过山东的时候，见大明湖边有座清心庵，水木明瑟，很可以修静。如今打发人送你到那边住着，俟皇上回銮的时候，再带你进京去，你可愿意么？"皇后听了，又跪下去谢太后的恩典。太后便唤过四个小太监，吩咐他们随皇后到她的船上去，立刻开船，将皇后送到济南府清心庵去。

皇太后、皇上回京之时，真的将皇后带回宫中。但回到宫中怎么样呢？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到了第二年，传出皇后的死讯，这时皇帝正带领着妃嫔们在热河行猎。

乾隆帝不但没有回京参加葬礼，反而限令乌喇那拉皇后的丧仪，只能

按皇贵妃等级行事。

京内大臣们对这一决定议论纷纷，纪晓岚也感到这样不合规矩。当时，大臣们又不明白南巡皇后遭冷遇事实，虽也曾参与议论，但也无法进谏。

过了一段时间，纪晓岚才听说皇后剪发之事。按《大清会典》规定：皇帝死时，所有后妃均摘下首饰，披散头发，还要剪下一绺头发，以示对帝王的哀思。

在南巡途中，帝后之间发生了口角，皇后竟然剪下了头发。这举动，不是在诅咒皇帝早死吗？堂堂一国之君，怎容的皇后如此"放肆"？皇后回京之后，乾隆皇帝真想把她废掉。但因乌喇那拉氏入宫多年，没有失德之处，加上皇太后的苦苦阻拦，又没有得到群臣的同意，悬而未果。但乾隆暗地里派人，将皇后晋升时所存留的妃、贵妃、皇贵妃直至封为皇后时的绢宝（印在绢上的印记），全部烧掉。

纪晓岚又曾听皇上亲口说过："没把皇后位号去掉，已算是仁至义尽了。"到后来，纪晓岚整理皇宫文书时，查出皇后回京之后，手下十一个宫女已裁减为二人。乌喇那拉氏每年应分得的银两，每宫一份的物品，也全部扣减，皇后已是空有其名了。纪晓岚将自己的亲眼所见与所听到的有关南巡传闻，两相印证，方相信南巡途中之事不假。

如今，皇上又要南巡，并要纪晓岚出主意，纪晓岚怎会不胆战心惊？但转念一想，皇上已经年近古稀了，已没有当初的精力，那些风流兴致自当减去不少。

再说自皇后乌喇那拉氏死后，乾隆帝再也没有立皇后，早已没有了皇后的约束。

这次不会再发生那样惊心动魄、令人不快的事了。又看皇上南巡的心情，是那樣的迫切，不象是为了巡幸江南女子，这其中肯定又有缘故。纪晓岚思之再三，猛然间恍然大悟：皇上这次南巡，莫非是为了这件事？

那年夏天，纪晓岚在宫中当值。午间天热，睡不着午觉，正在值房看书时，进来一个老太监，纪晓岚一看认得，便招呼道："王总管，多日不见，莫不是身体不爽？"“哪里哪里，身体好着呢。”王总管神秘地眨眨眼，"纪学士，咱家出宫去了一趟。"纪晓岚听了一惊。因为宫中规矩，太监是不能轻易出宫的，更何况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见到他了，这里面定有什么秘密。

王总管好像看出纪晓岚的心思，便凑到跟前说道："咱家是伴驾微服出巡。"这王总管是直隶青县人。青县与献县相邻，王总管的家与纪晓岚的崔尔庄，相距不足三十里，说来还是老乡。在宫中同乡极少，所以二人很亲近。王总管在十三四岁时，因为家中贫困，自己净了身。至今，进宫已有四十多年。十分熟悉皇家的隐秘，常常偷偷地说与纪晓岚听。此时，纪晓岚心中猜道：这王总管又要有什么话要说，便说道："王总管，这次侍驾巡行，有什么新鲜事儿没有？你可要说给俺听听。"王总管说："新鲜事儿？倒没什么，只是皇上用了个奇怪的名字，这里面就很有说道儿了。"“用了哪个奇怪的名字，你快点儿说说。”王总管凑到纪晓岚耳边，悄悄地说："这次皇上微行，打扮成一个读书人。一路上逢人问起，便称是京中的秀才，名叫'高天赐'。这个名字，非比寻常啊！

里边的事故，你可能猜测的出来？"王总管说得神秘兮兮地。

"高天赐？"纪晓岚若有所思"这名字似乎有些来历，但皇宫秘事，我知之甚少，哪里猜测得出？还是你来指教吧！"“你真的不知道？”“确实不晓得。

"那么，原先有位陈阁老，叫陈世倌，你可晓得？"“晓得，浙江海宁人士，早已告老还家。

"对，对，就是他。在世宗雍正爷还作王子被封为雍郡王的时候。雍王爷府上，常有张廷玉、隆科多、年羹尧、张英和陈世倌等几位大臣走动，是雍王爷的心腹，雍王爷继位，他们是效了力的！"“果真有此事？”纪晓岚故意问道。

"常去王府里的，还有陈世倌的一位如夫人，这陈夫人与雍王妃十分投机。那时，陈夫人与雍王妃，都身怀六甲。两人见了面，常笑着说话：'咱们倘然各生一个男孩儿，便不必说。倘然养下一男一女来，便给他俩配成夫妻。'陈世倌的太太听了，慌得不得了，忙说：'不敢当，咱们是草野贱种，如何当得起皇家的神龙贵种？'话说过去了事，谁也没有认真记怀。但王妃屋里的一位妈妈叫逢格氏，悄悄地对王妃说：'俺王爷不是常怨着娘娘不养一个男孩儿吗？娘娘也为的是不曾养得一男半女，所以王爷在外面的拈花惹草，也不便去干预他，如今老身倒有个法子。

此番娘娘倘然养下一个王子来，自然说得响亮，倘然养下个格格来，只要如此如此，便也不妨事了。'王妃听了她的话，连连点头称好。"“什么好计？”“你听我往下说呀！过不多久，陈太太生了一个男孩。这话传到王妃那里，王妃心中着急，看看自己带着一个肚子，不知养下来是男是女，悄悄地说与管事妈妈，那妈妈却向王妃道喜，王妃会意自然不再着急了。

"过了几日，王妃也分娩了。王爷知道，忙打发人进去探问是男是女？里面的了出来说：'恭喜王爷，又添了一位小王爷。'雍正爷听了，十分欢喜。接着文武官员，纷纷前来贺喜。

到了三朝，王爷府中，摆下筵席，一连热闹了七天，便是那班官太太，也一起到王妃跟前来贺喜请安。"“究竟是男是女，王爷何不亲自看看？”纪晓岚插问。

"哎--，这王府的忌讳，纪大人怎会不知？小孩子生下来，不满一月，不许和生客见，因此那班官太太，却不曾见得那位小王爷的面。王妃娘娘又怕别人靠不住，诸事都托了这个管事妈妈。管事妈妈是一位精细的人，只有她和乳母两人，住在一座院子里，照料小孩子的冷暖哺乳等事。虽然另有八个服侍的宫女，却只许在房外伺候。

"王妃平时有陈世倌太太常来，说话投机，如今在月子里，陈太太不能来王府中行走，王妃每天要念上陈太太几遍。好容易望到满月，陈太太又害了病不能出门，把这个王妃急得没法，自己满月以后，便亲自坐车到阁老府中去探望陈太太，又叫把小孩抱出来，给王妃看。王妃看他面貌饱满，皮肉白净，王妃乐得抱在怀里，一声声地唤着'宝贝'。王妃又和陈太太商量，要把这哥儿抱进王府去，给王爷和臣妾们见见。陈太太心中虽不愿意，但在王妃面前怎敢说个'不'字呢？只得答应下来，把小孩子打扮一番，又唤乳母抱着，坐着车，跟着王妃进府去。那乳母抱着孩子，走到王府内院，便有府中妈妈出来抱进一屋去，吩咐乳母在下屋子守候。下屋子有许多侍女嬷嬷，围着这乳母问长部短，又拿出酒菜来劝她吃喝。

直到天色靠晚，乳母吃得醉醺醺的，只见那妈妈抱小孩出来，脸上罩着一方绣双龙的黄绸子，乳母上来接在怀里，一手要去揭那方绸子。那妈妈忙拉住说：'这小官官已经睡熟了，快快回去吧！'接着一侍女捧出一只小箱子来，另外有一封银子，说是有赏乳母的，那小箱子里都是王爷和王妃的见

面礼。乳母得了银子，满心欢喜，顾不得再看看那小孩子，就匆匆地上车回去了。回到家里，陈太太见小孩子睡熟了，忙抱起轻轻地放在床上，打开那小箱子一看，陈太太一下子惊呆了，你猜为什么？“为什么？”晓岚不解地问。

“原来这箱子里面，有圆眼似的东珠十二粒，金刚石六粒，琥珀、猫儿眼、白玉戒指、珠钏和宝石环，都是大内中极其贵重的宝物，最奇怪的还有一支玻璃翠的簪子和羊脂白玉簪子，翡翠宝石的耳环也有二三十副。说到见面礼儿，少说也值上百万银子。陈太太尚蒙在鼓里，看着这些东西，笑道：‘这王妃娘娘把我们哥儿当作姐儿看了，怎么赏起簪子和耳环来了？难道叫俺们哥儿梳着旗头，穿着耳朵不成？’那乳母接着说道：‘亏王妃想得仔细，簪儿环儿，大概留着给俺们哥儿长大起来，娶媳妇用的！’两人正说着，那小孩子在床上‘哇’地哭醒了。乳母忙到床前去抱，禁不住‘啊哟’喊出声来。陈太太听了，也走过去看时，由不得连声喊叫：‘奇怪！’接着又哭着嚷道：‘俺的哥儿哪里去啦？’这一喊不要紧，轰动了全府的人，都到上房里来探问，这时陈世倌正在厅屋里会客，只见一个僮儿，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跑出来，也顾不得客人气喘嘘嘘地说道：‘太太有事，请大人进去！’“陈世倌听了，向僮儿瞪了一眼，那客人也便告辞出去。

陈阁老送过了客回到内室里，一边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值得这般慌张？’一脚踏进房门，只见他夫人满面淌着泪，拍着手嚷道：“我好好的一个哥儿，到王府去一趟，怎么变成姐儿？”“陈世倌听了，心中便已明白，忙摇着手说：‘莫声张！’一面把屋子里的人一起赶出去关上房门，把乳母唤近身来低低地盘问她。乳母便把进府的经过说了个仔细，只是把自己吃酒的事瞒着。陈世倌听完乳母的话，心中更加明亮，便对乳母说道：‘哥儿姐儿你莫管，你在俺家中好好地乳着孩子，到王府去的事，以后不许提起一个字，倘然再有闲言闲语，俺先取了你的性命！’

退下去！’这个陈世倌为官多年对官场世故十分熟悉，且又聪明过人，老谋深算，这件事他哪里敢声张，便好生劝过了夫人，将此事平息下来。陈世倌生怕换子的事体败露出来，拖累自己，便一再上书，说体弱多病，抗不住北方的天气，求皇帝放归故里，康熙爷挽留不住，只得准了他的奏，放他回去，直到雍正爷继了大位，陈世倌才又被请出来做官，这当今圣上，便是那陈阁老的亲生儿子”王总管的话声低得几乎听不到了。纪晓岚悄声问道：“你说得这般详细，像你亲眼见一般，这一切都是真的？”“你看你看？哎--，不是真的，我能编给你听吗？别看这类事体，能瞒得住你们做官的，却瞒不了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咱还是老话：听完即了。

咱们的脖子上都只长了一个脑袋！”纪晓岚点头，让王总管放心。然后又悄声问道：“这么说来，皇上用了‘高天赐’这个名字，是已承认了自己的身世？”“那是当然，那次我当值坤宁宫，在宫门口向前望去，看见皇上一个人，也没带侍卫，过了月华门，正向隆宗门走来。

我便要向前去迎接皇上，谁知下了台阶抬头看时，已不见了皇上的影子。到那座穹窿时，听见皇上的保姆逢格氏正和一个太监说话，那人说：‘如今公主还在陈家吗？’我一听这话，吃了一惊，赶忙贴了墙角，不让人注意到，又听逢格氏保姆说道：‘那陈阁老被俺们换了他的儿子来，只怕闹出事来，告老回家，如今快四十年了，彼此信息不通，不知那公主嫁给谁了？’那人又问道：‘照你这样说来，陈家的小姐，确是俺皇太后的嫡亲公主。当

今的皇上又是陈家的嫡亲儿子吗？'那保姆说道：'千真万真，当年是俺亲自换出去的，那主意也是俺替皇太后想出来的。

'再往下说的，就是俺刚才向你说的那些事情，最后听那位太监问道：'这样说来，俺们的当今皇上真正是陈家的种子了？'那保姆说：'怎的不真，可叹俺当时白辛苦了一场，到如今，皇太后和皇上眼里看我，好似没事儿人一样了？'听到这里，小的出了一身汗，这是不该听到的话呀！闹不好就要一命呜呼啦。俺赶快趁着没人注意，悄悄地回到坤宁宫。"“那逢格氏怎么样了？”纪晓岚问道。

"这天的事儿好险呀，俺后来才知道原来皇上躲在穹窿那边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就悄悄地听完，然后转身去了御书房。接着打发太监，把逢格氏召到那里，又问了个详细。逢格氏向皇上说了个清楚，这是肯定的。那天她从御书房回去，皇上还派上赏赐了些物品，到了晚上，就有一个太监奉皇帝上谕，把她勒死在床上，悄悄地埋在院子和墙角里。与他说话的那个太监，也在那天夜里死了。多亏没人知道俺听见了这些话，否则，俺还能和你在一起说话吗？"说完，王总管侥幸地笑了笑，纪晓岚却有些害怕了。王总管的这些话，他原也不该听的，一旦王总管出了事，自己也命也不保啊！但又想王总管在宫中几十年一直很安稳，便放下心来。又耐不住好奇地悄声问道："传说那年皇上御巡江南，曾到海宁看了陈阁老，此事当真？""怎不当真？那次俺随驾南巡，亲自去过的。这时，陈阁老已年近八旬。陈家全家分男眷女眷，由皇上、皇太后分别召见。这父子、母女相见，说些什么，俺就不清楚了。"说到这里，王总管站起身来，说道："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去了，改天再会，改天再会！"说完出门走了。

这天之后，纪晓岚提心吊胆了很长时间，直到王太监病死宫中，朝中给以发葬、送灵柩去了青县，纪晓岚才放下心来。今天想起当时说话的情景，心还禁不住激烈地跳动。

纪晓岚想来想去，心想皇帝要在这古稀之年巡幸江南，肯定要到那陈家看看，人到晚年，更加珍重骨肉亲情。这种心情，远远胜过对江南山水和南国佳丽的眷恋，皇上此番决意南下，恐怕为的就是这桩事体了。

纪晓岚苦苦思索，终于理出个头绪，既然皇上去意已决，那谁也不要阻拦。

但要给皇上寻个名正言顺的理由，确也不容易。

第二天，纪晓岚仍在苦苦思索，适有一名友人来访，向他说起一件事：明代皇陵的一座楠木殿被拆了，这些木料要充备清东陵建殿之用。因为这时期楠木实在不好采伐，象明皇陵中所用的那样粗大的，更是国内难寻。于是这些木料都运到遵化去了。

纪晓岚闻知此事，先是一惊，《大清律条》上有明文规定，盗掘陵墓者属要犯，发配充军的。如此乱来，那皇家不是自乱朝纲吗？越思越想，对此事越反感。

但这事必定是奉了圣谕的，否则谁有这个胆量？纪晓岚便也无可奈何。他想近几年来，盗墓之风越刮越大，许多古墓被人盗掘，各级官署也屡屡发出告示，明令禁止，但一点儿也不见效果，确成了屡禁不止。盗墓人往往和官方勾结。所以得到官府的纵容庇护。

有些封疆大臣将盗墓人献来的珍宝，或匿为己有，或献入朝庭，谄媚皇上，皇上怎能不清楚这些珍宝的来历？但见其中许多物品，是稀世珍宝，

也就不去追问，任期进献。于是各地的盗墓案件，屡屡发生，现在可好，朝廷也动了手，拆掉了明皇陵的大殿。纪晓岚不由得叹惜起来，继而想要进朝劝谏，但又想这是万万使不得的，皇上一旦不高兴，岂不惹来大祸？

"有了！"纪晓岚心里一动，"我何不这样劝谏皇上！"纪晓岚主意已定，便在第三天早朝之后留了下来单独见乾隆。乾隆见了纪晓岚，开口问道："纪爱卿，朕前日所命之事，你可曾想好了？"“回奏皇上，微臣该死，想了两日，仍无万全之策，虽有一个主意，却不知是否妥当，请圣上酌裁！”纪晓岚站在下面，毕恭毕敬地说着。

"你说出来看。"乾隆催促说。

"吾皇万岁，乃圣明天子，自登极以来，文治武功，皆胜往昔。天下承平，万民安乐，皆承圣上隆恩。今万岁年事已高，似思御临江南，视察海疆，巡检吏政，政躬劳瘁，国运昌盛，臣下感戴圣恩，乞望龙体康健，圣上果欲南巡，当有特别缘由才好。"说了一大通，仍未转到正题上，乾隆有些不耐烦了，说道："纪爱卿，别绕弯子啦，照直奏上来吧！"“圣上所命之事，臣已写成奏折，恭请御览！”说道，纪晓岚将事先写好的奏折跪着举过头顶。

侍卫人员接过奏折，送给乾隆，乾隆将奏折放在御案上，脸上挂着微笑。展开看时，上面根本没提南巡江南之事，开始盛赞大清国纲纪严明，定国安邦，恭颂圣上是圣明君主，接下来写盗墓案迭起，屡禁下止，奏请朝廷严令地方官府，禁绝盗墓之风。再往下看，竟然指责拆毁明陵园寝的殿堂，疏请追查案首，严明法纪，教化万民。奏折义正辞严，言语激烈，全然不象纪晓岚往常的奏疏。

乾隆看着，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啪"地一声响，奏折摔在了书案上，龙颜大怒，厉声喝道："大胆佞臣！朕对你悉心栽培，着意提拔，委以重任，你竟敢胆大包天，无视朕躬，肆意攻讦。大胆纪昀，你长了两个脑袋不成？"“圣上息怒，纪昀罪该万死！只是臣所奏一折，是受了万岁旨意，才敢如此行事。微臣屡蒙圣上垂怜，万死不敢有辱圣上。恭请圣上明察！”纪晓岚跪在地上，声调有些发颤。

"大胆纪昀，朕何曾命你奏上这等胡言！来人！将纪昀拉下去，乱棍打死！"乾隆显得很激动。

纪晓岚看死到临头，跪在地上，哭喊起来。

"万岁爷，为臣冤枉啊！臣纵有死罪，恭请圣上开恩，容臣禀完口中之言，再死不迟啊！万岁爷容禀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乾隆看着纪晓岚哭得可怜，突然间动了恻隐之心。

"万岁爷，微臣想圣上御驾江南，当有特殊因由，方能免去朝臣议论阻谏，才敢冒死呈奏此折。"“拆掉明陵殿堂，与朕南巡之事，毫不相干！”乾隆显得平静了许多，但仍然带着怒气。

纪晓岚见皇上已无意将他处死，便镇定下来，跪在地上奏道："万岁息怒，容臣细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疆土之上，莫非圣朝所有。折殿修陵，乃国之所需，臣本知无可参奏。但《大清律条》，是立国纲纪，不容违犯。人偷鸡盗牛，皆定处罚；盗墓毁陵更应从严惩治。今域内盗墓之风肆虐，如不及时煞住，无数的古墓，将被盗掘一空。其中的财宝古物，将遍匿于民间，朝廷所收，万不及一，让人岂不痛惜！我主圣明，广开言路，从谏如流，臣斗胆直言，上奏陈情，乃为臣之本分。明知国利受损，而又默不陈言，才是罪该万死！况且万岁谕命，为臣当为圣上巡幸江南表奏，臣不敢有辱圣命，

正是为此事上奏。"纪晓岚的陈词，乾隆皇上听着在理，怒气已消去许多，但纪晓岚的最后几句话，倒把皇上说糊涂了。

他不明白，拆殿与南巡，有哪里相干？乾隆这才想起是纪晓岚有话没有直说，朕何不问他个明白？于是问道："这拆殿与南巡，本毫无干系，为何一张奏表，即称回复圣命？你给朕说个清楚！"乾隆的脸上，已恢复了往常的平静。纪晓岚偷眼看得清楚，心里明白刚才的危险，已如云消雾散，化险为夷了，便胆子又大了起来，说道："皇上已赐纪昀死罪，为臣是将死之人，有话也不能说啦。"这下把乾隆逗笑了，心想他还记着刚才那茬儿，便笑吟吟地说道："朕免去你的死罪！有话可以说了吧？""臣有话想说，臣不敢说。""你怎么不敢说？""臣怕皇上怪罪下来，臣死罪难逃！""朕不怪罪，你快说吧！""皇上贤明，真的不怪罪？""真的不怪罪！"乾隆心想，纪晓岚的毛病又来了，他以往总是问清了没罪才肯讲话，今天若早点问上一问，朕也不会生气的。看来他是有意和朕开玩笑，可也差点把命搭进去！

想到这里，接着说："君无戏言，朕不加罪于你，你快快奏来！"纪晓岚看这回皇上的胃口，吊个差不多了，便说道："万岁爷，臣已下跪多时了。"敢情是想站起来！乾隆脸上挂起了微笑，"朕赐你起身，站起来讲话！"纪晓岚站了起来，脸上带着笑容。乾隆看了，心想纪昀果然是与朕开玩笑，禁不住喜上眉梢。又听纪晓岚笑嘻嘻地说道："万岁爷，怒气全消了吗？""朕何曾生起来着？哈哈"君臣两人相视而笑，刚才的一幕，全都过去了。

纪晓岚说道：

"纪昀该死。为臣说出来，皇上不会生气？""朕怎么会生你的气呢？""那么，臣就说了？""直说无妨！"纪晓岚哪敢直说，便向皇上问道："主上圣明，微臣恭请皇上明示，按大清律条，盗鸡者何罪？""罚银一两。"乾隆说。

"盗牛者何罪？"

"罚银五十两！"

"杀人者？"

"偿命！"

"盗陵掘墓者何罪？"

"充军三年。"

"那么，圣朝兴修陵寝，拆用明陵木料，与盗陵掘墓者何异？其主谋岂不该充军发配？""这，主谋所指何人？""皇上既不降罪于臣，臣就直说了？""你尽管说来！""主谋就是万岁爷呀！""这话就无道理了。朕既无拆陵毁殿，又无诏命谁人为之，怎会成了主谋呢？"乾隆这回倒没生气，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主圣明，容臣细禀。治军不严，将之过也；治国不兴，君之过也，此乃古人之训，皇上如何不晓？今皇上虽无诏命何人毁陵拆殿，但纲纪不整，法网不张，听之任之，也是责无旁贷啊！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曾制定了法律，但因有人进入他母亲的墓地放羊，李世民便欲定这个牧羊人的死罪。魏徵谏道：'国家大法乃为天下而设，非为一人而设，今陛下以己之私，而坏天下大法，臣窃以为不可。'唐太宗听了魏徵的劝谏，仅依法罚钱五百文。由于李世民带头执行，因而天下大治。

今吾皇万岁，乃一代明主，当思治国之道。如君臣庶民同守纲常，共遵法纪，君为民首，率先自责，那国中盗墓之风，即可禁绝。江南以秀美之地，吾主南巡不就顺理成章，无人阻谏了吗？""啊--"乾隆完全明白了，"好

个纪昀，你想把朕'发配'到江南！"“纪昀万死不敢！”纪晓岚仍是笑嘻嘻地。

"那么，谁敢'发配'朕躬？"

“皇太后在时，皇上恭奉备至，实为臣民楷模。今皇太妃玉体康健，皇太妃的懿旨，皇上也可听得！”“噢！你是要皇太妃传旨！”乾隆这才大梦方醒。这样一来，皇上彻巡江南，岂不成了'发配'江南，这等国家大事，大臣们谁敢劝阻？纪晓岚出这个主意，即可免去了朝中臣僚们的议论责怪，不用担心罪名。与此同时，又可煞一煞盗墓之风，这不是三全其美吗？纪晓岚的馊主意，确有它的绝妙之处。

乾隆高兴地让纪晓岚退下，然后亲自到了皇太妃的住处，将去江南的打算，悄悄说出，又亮出纪晓岚的折片，请皇太妃过目。然后口中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皇帝为万民之表率，自当发配江南，以正视听，请皇太妃降下懿旨。

"皇太妃心想，这岂不是笑话，犹豫再三，终于同意了皇帝的请求。

乾隆召集群臣，诏令全国各地，对古代陵墓，严加保护。

然后，由司礼官宣读皇太妃的懿旨，"将皇上发配江南！"于是，乾隆第六次下江南，顺利成行，朝中大臣没有人敢出面谏阻。

十五、扈驾南巡

烟花三月。

扬州城北的茱萸湾上，热闹非常。这里是大运河由北向南，进入扬州的第一个码头，"春风荡名城，满耳充箫笙"，"一堤杨柳三面水，十里茱萸千艘船"。御驾未到扬州，早在这十里河塘上，排满了接驾的船只。

御舟一到，鼓乐齐鸣，八音合奏，响彻云天。两岸的官绅，手板脚靴，一片嘈杂，匍匐在船头接驾。"圣上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随着满河的浪花，荡漾在河面之上。

一阵烟花爆竹，岸上黑烟一片，慢慢露出一点火星来，火星四处乱滚，越滚越大。忽然"啪"的一声，火星爆裂，满地红光。红光之中，顷刻间现出一棵大树来，满树桃花。在空中展开，一朵桃花越开越大。一霎间，花谢蒂存，花蒂上结着一串桃子，那桃子又渐渐的长大起来，其中一个最大的，从树上滚落下来。树枝树叶都不见了。这桃子从中间裂成两半，向左右分开，眨眼间变成一座戏台。

戏台装成庄严宝相，上面莲台上坐着一尊观音，众仙女在下面膜拜。停了一会，出来一个孙行者，演出一扯偷桃》，把一盘鲜桃献了出来。戏台上的一个仙女，接过了盘子。此时皇帝的御船，早已停靠在戏台口上，那仙女端着盘子，登上龙舟，献到皇帝面前。乾隆看这"仙女"，是个绝色的美人，且低鬟敛袖，娇媚天然。

便笑道：

"果是江南地方，真多美人矣。"

这句话一出，便有一个太监上来，把这个仙女领了下去，由她侍候皇上。

戏台上的戏仍在演着，歌舞笙簧，管弦齐鸣，原来这戏台搭在船上，在御舟的前面，徐徐而行，使人感觉不到船在移动。

乾隆皇帝端坐在龙舟的宝座之上。站立在两旁侍驾的，是兵部侍郎纪昀，吏部侍郎彭元瑞，另外还有金简、惠龄、福康安等几位大臣。朝中政事，皇上已命大学士梁国治代理，军机大臣阿桂总揽军务。

御舟行至城内，两江总督萨载、江南河道总督李奉翰等，率领地方大员，跪在船头上见驾。

皇帝将萨载传进舱内，问道：“此地何处可以驻跸？”萨载奏道：“回皇上话，万寿重宁寺，已经建成，聊堪圣驾住寝”。

于是皇上吩咐，驻跸重宁寺。纪晓岚等人奉陪皇上来到这里。重宁寺原来是在上年落成，由扬州江鹤亭为首的众富商吁请，建在天宁寺后面。乾隆皇帝有旨先行，曾赐额“万寿重宁寺”，还御书两额为：“普现庄严”，“妙香花雨”。纪晓岚看了，心中为之一动，上年即建好了这富丽堂皇寺院，皇上此次南巡，岂不早有计划？

当日，皇上在重宁寺内歇息，由那戏台上的“仙女”侍寝，这班大臣们一夜无事。

却说这扬州古城，自古有名，又叫江都、广陵。轻扬奢侈，仕女繁华，舟车辐辏，万货云集，是南北的都会，江淮的要冲。自古以来，诗人才子，美女名媛，辈出不穷，代领风骚。扬州八怪，都以怪闻名，这时正活跃在扬州。隋炀帝在这里建楼，开了邗江直接汴京，作为游幸之地，观赏琼花观的仙葩，二十四桥的明月，临幸江南的美女，荒淫无度，终至身灭国亡，而留下千古骂名。在这三月莺花时节，扬州的妇女都出来游春，鲜装丽服，轻车宝马；故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诗句。满城中花柳争妍，笙歌慢奏；到了半夜，河面上花船荡漾，箫鼓不绝。纪晓岚看了这扬州的风俗，心中禁不住暗叹：这确是一个销金窟呀！

乾隆几次来过扬州，少不了召幸扬州娇娃，早已领略过其中趣味。这次南巡，圣上年事已高，虽有美女侍寝，也没了当年的兴致。皇上对扬州风景，这次倒细细地留意起来了。

看过了琼花观，巡游二十四桥，接下来是法净寺、舍利塔、平远楼，在芳圃的美泉亭，品尝了这里的泉水，又上观音山，巡看了炀帝的迷楼故址，为这里还御笔题赐了“功德林”、“天池”匾额，并赐联一副：“绿水入澄照；青山犹古姿。”接着皇上召见地方官绅，赏赐兴造园林及献上百般技艺接驾的缙绅盐商。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由纪昀、彭元瑞侍从，微服出了重宁寺，来到了扬州街上。一班侍卫，也换上各色的便装，悄悄地跟随在后面。

沿街所见，是数不尽的钱庄缎铺，看不完的鱼店盐行，酒楼花肆，比比皆是。

雕梁画栋，园林馆阁，奇花异草，古木修竹，赏心悦目。“明月莺花翡翠楼，繁华今古谈扬州”。更惹人注目的是，扬州女人的打扮。先说这发式，与别地则大不相同，钗钿簪珠，点缀装饰，什么蝴蝶髻、望月髻、花篮髻、折颈髻、罗汉髻、懒梳头、双飞花、倒枕松、八面观音、貂覆额、渔婆勒子等，形态各异，花样纷繁，各有千秋，让人越看越爱看。再说那衣着，这里是以淡雅著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扬州打扮。君臣三人走着，不停地指点谈论。

行走间，前面的一家盐店里，走出一个妙龄女子，体态苗条，步履轻盈，两腮含笑，楚楚动人。上身一件月下白透地春罗，衬底是桃红绉纱女袄，系一条素白秋罗湘裙，宛若天街仙女，下凡到了人间佳境。乾隆皇上虽然上了一把年纪，但那“观花”的兴致，却是“老夫不让少年狂”，盯着女郎看个仔细。

那女子横穿而过，下到临街的河沿刚露出裙下的绛瓣弓鞋，轻轻一点，跳到了停在那儿的小船之上。那一幅娇态，真让这君臣三人，心旌摇荡。

彭元瑞一点身边的纪晓岚，口中悄悄说道：“纪学士，这便是扬州瘦马！”纪晓岚早就听人说过，扬州“瘦马”就是小妓女。只因这淮扬地方，有一种绝妙的生意，叫做养“瘦马”。穷人家生下个漂亮的女儿来，到了七八岁，出落成鲜嫩苗条，白净脸儿，细细腰儿，缠得一点点小脚儿，便有富家买去收养，教她弹琴吹箫，吟诗写字，奕棋绘画，打双陆，抹骨牌，百般淫巧伎艺，都请师傅传授。这样的女孩，聪明清秀，性情风流。更学会梳头匀脸，点腰画眉，在人前卖弄三步风流俏脚儿，拖着伪袖，行动坐立，媚态横生，即使柳下惠见了，也要欣然开怀，遇到贵官公子到了扬州，准要找个好姑娘娶回去，那才貌伎艺，是各地女子所不及的，所以花上一千两千的银子，也在所不惜。女孩的父母，只受一份卖身的财礼，多也不过三二十两，其余的银子，则全归了收养之家，做了教习的谢礼。

这扬州城内，盐业为全国之最，富商大贾，不胜枚举，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富，近水楼台先得月，那个家中，都有几个绝色的女子。纪晓岚暗想这扬州美女云集，真正是一个烟花世界，怪不得圣上六次南巡，几番都来这扬州驻足呢。

乾隆偶一回头，正看见纪晓岚望着自己，心想好个纪晓岚，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我何不难他一难。便说道：“纪爱卿你可赋诗一首，以记今日之游。”纪晓岚连忙说：“遵旨。请万岁爷命题。”皇上道：“即以上船的女子为题，作一七言绝句，绘出其衣着打扮，点明是盐商之家，但不得犯着女字，爱卿你看如何？”纪晓岚领命，稍一思索立刻吟道：淡红彩子淡蓝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怜一身都是淡，
偏偏嫁与卖盐人。

乾隆听后忍不住笑道：“真乃滑稽之极！”彭元瑞也赞道：“确是一首好诗！”君臣三人于是又向前走去，不觉已来至一座翠楼之前，翠楼修建得十分华丽，乾隆帝指一指问道：“这是一个什么所在？”纪晓岚、彭元瑞答不上来。纪晓岚独自向前，看到那门前有一副对联：雪色梅花三白夜；酒灯人面一红时。

原来是一座妓馆，纪晓岚回来，迎住皇上，悄声说道：“请万岁爷驻足，前面原是一座青楼之所”。

乾隆笑道：“这扬州的青楼，确也和京城不同啊！”

进入一条小巷，捡个平静之处，皇上悄声问道：“纪爱卿，这扬州的名胜，你们还有哪些未曾看到？”纪晓岚不假思索，立刻回道：“万岁爷，扬州的虹桥，据说是个绝妙的去处，圣上何不率臣等去游赏一番！”“噢，这虹桥有甚好处？朕如何不知？”乾隆皇帝原是巡游过瘦西湖的，确实也很欣赏这里的风景，见纪昀向往这里，故如此的问道。

“圣上，臣初次来扬州，没见过这虹桥。只是在读亲家卢雅易的一首题

为'梦香'的词，那词中写道：扬州好，第一是虹桥。

杨柳绿齐三尺高，
樱花红破一声箫。
处处驻兰桡。

如今到了扬州，很想去这里看看。"

乾隆听了，含笑不语，点头同意了纪昀的请求。君臣三人，改乘小轿，于是奔瘦西湖方向而去。

纪晓岚说的虹桥，位于西园曲水的北面，横跨在瘦西湖上，通向长堤春桥，原为木桥，朱栏跨岸故名红桥。这里景色优美，诗人墨客多来此聚会，吟诗唱和，为一时之盛。王士禛有诗赞道：虹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遇，
衣香人影太匆匆。

在乾隆初年，红桥改建成一座拱形石桥，恰如长虹卧波，宏伟壮丽，于是改名虹桥。

纪晓岚虽然初来扬州，却对这座虹桥早有所知，他的亲家卢见曾，当年就在扬州盐院，乃两淮盐运使，在一年的三月春光明媚之时，卢见曾到这虹桥修禊，尽兴而归，曾作了四首七律，拿给友人品评，友人们赞不绝口，竟相依韵而和，谁也未曾想到，和诗的竟多达七千多人，轰动海内，盛举一时。卢见曾将这些诗作，编成一部三百多卷的诗集，刻版付印，流行于世。卢见曾为人义气，出手大方，以文会友，来去馈赠颇丰，终至花亏了公帑，发生了戊子年的"查盐"一案，纪晓岚为他透露了消息，使他免于抄家，却未能免去一死，于拘审期间死在扬州狱中，终年78岁。纪晓岚也因泄密获罪，被发配去了伊犁。十几年过去了，纪晓岚今日到了这扬州，往事却涌上心头，怎么能不想看看这座久在心中的虹桥？其实，纪晓岚的隐衷，早被圣上猜透了，所以皇上笑而不语。

君臣来到了瘦西湖后，漫步在虹桥之上，乾隆兴致很高，与彭元瑞谈论着四周的风景，纪晓岚却默默不语，忽听乾隆说道："纪爱卿，你默然不语，像有什么心事？""回禀圣上，臣是想起了当年的七千人和诗之事！""这件事嘛，朕也听说过。卢见曾挪用公帑，被朕革去官爵，你也被贬戍伊犁军中，莫非是心有余悸？"乾隆皇帝的话，搔到了他的痛处，他心中不禁一惊，赶忙笑着说道："罪臣并非心有余悸，确是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心里暗自祷告：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下倒把皇帝哄笑了。

几经辗转，当回到重宁寺时，天色已晚。用过晚饭，纪晓岚独自在房中看书，彭元瑞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纸卷，在桌上展开，向纪晓岚说道："春帆，你来看看这件东西，是真品还是膺品？"纪晓岚看时，见是一封书信，纸长三尺有余，宽约一尺，纸质略显发黄，字体苍劲有力，上面写道：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大爷、三哥大家照护。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

四月二十一日法案

纪晓岚心中一惊，谛视再三，向彭元瑞道："此物何来？""一位门生觅得。

今闻我等来到扬州，特来献上。"“此物确为史阁部遗笔，价值恐怕不止千金啊！

"“以你看来，此物确是真的了！”纪晓岚对古物很有鉴别能力，同时他也收藏了许多古物，所以彭元瑞特来请他鉴定一下。

纪晓岚再次拿起书信，看过正面，又看背面，摸一摸墨迹，在灯光下端详再三，最后说道：“此件确是史阁部亲笔！芸楣兄，当妥为珍藏！”彭元瑞一阵欣喜，说道：“我想呈献圣上，请圣上御题，制成手卷收藏，你看如何？”纪晓岚十分赞同，彭元瑞欣然离去。纪晓岚室内独坐，心中一阵翻腾，当年叱咤风云，威武不屈的史可法，使得他久久不能入睡。

这史可法是明代顺天府大兴县籍人，崇祯年间进士。福王称帝以后，史可法以兵部尚书大学士督师扬州。清兵南下，南明军队望风溃逃。摄政王多尔袞遣使传书，劝史可法归降大清。史可法作书回复，与来书针锋相对，辞婉而志坚，语谦而意决：清兵果来攻打，“法处今日，只有鞠躬致命，克尽臣节！”南明在扬州原有四镇（军队编制），即黄得功、高杰、刘泽清、曹腾蛟等，但因左良玉兴兵“清君侧”，被马士英调出三镇，堵截左良玉，兵势更单。清兵围攻扬州，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又没有外援的军队，史可法自知扬州城终不可保，决心以身殉国，写下遗书，对他的中军副将史德威说：“我死之后，当把我葬于太祖高皇帝之侧；如不能，则葬于梅花岭。”当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命部下成全自己。部下不忍心下手，他就拔剑自刎，又被部下抱住，血溅衣袂，未能绝命。

被清兵抓住，带到南城。豫王多铎肃然起敬，劝慰他说道：“多次以书招降，而先生不从，今既已竭尽臣忠，也不算负国了。如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史可法大怒，说道：“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求以速死，从先帝于地下！”豫王又说道：“君不见洪承畴吗？降则富贵矣。”

“洪承畴是什么东西！受先帝厚恩，而不以死尽忠，我怎肯效他！”豫王又命降将来劝，史可法怒不可遏，厉声叱骂。豫王多铎拔刀要砍，史可法挺身迎上前去，惊得多铎连连后退，连声喊道：“好男子！好男子！”史可法最后不屈而死，尸体被清兵肢解，已无处可寻，史德威葬其袍笏，在扬州城西梅花岭下，修成史可法墓。

纪晓岚本来对史可法极为敬仰，这次来到他就义的扬州，又见到了他的绝笔，心中激动不已，终至彻夜不寐。

次日，彭元瑞将史可法的遗书，呈献给乾隆，皇上看后，沉思良久，对身边的纪晓岚等人说道：“诸位爱卿，这史可法真乃千秋忠烈，朕追赐谥‘忠正’二字你们看可否？”这乾隆皇帝深知教育大臣的重要，经常同大臣们讲究些礼义纲常的话，今天更不肯放过机会，以此教育臣下报效君主。纪晓岚心中清楚得很，随赶忙奏道：“圣上贤明，史可法虽知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但不惜性命，殉国尽忠，臣等万分敬仰，是第二个文天祥啊！圣上追赐谥号正遂我等的愿望，乞请圣上有所题赠，晓谕后人，以褒扬忠烈。”纪晓岚的话，正合乾隆的心意，略一思索，题下了“褒慰忠魂”四字。并撰了一首挽诗，要大臣们唱和题跋，且命人刻石立碑，置于梅花岭史公祠内。乾隆吩咐完毕，然后要扈驾的大臣们，去一趟梅花岭，拜谒史公祠。

纪晓岚、彭元瑞等扈驾南巡的大臣，遵照圣谕，祭过史公祠，然后上

了船，随皇上继续巡游。

御舟驶向镇江方向，一路上山明水秀，景色迷人，船行江中，碧波千顷，沙鸥翔集，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纪晓岚、彭元瑞陪在乾隆身边，从舷窗内看望江中景色，忽听皇上说道：“纪爱卿，朕记起你曾说过，你对史阁部万分敬仰？”纪晓岚一楞神，心想皇上心不在焉，不欣赏这壮丽的景色，又在乱想些什么？我当谨慎说事。于是回道：“万岁，这史阁部是臣等的楷模，为臣敬仰备至！”“既然如此，朕倒要问你一问。”乾隆看着纪晓岚，眼中流露着狡黠的笑意。

“皇上请讲。”不知皇上又要出什么难题，纪晓岚心中立刻警觉起来。

“自古以来，忠臣皆不怕死，可信乎？”

“当然可信。”晓岚立刻回道。

“爱卿想必也是个忠臣吧？”乾隆说着，神色庄严。

纪晓岚看看乾隆，心想皇上何出此言？遂赶忙回道：“臣赤胆忠心，效忠陛下，虽肝脑涂地，亦万死不辞！”“何用万死，朕只要卿一死足矣。”乾隆笑着说。

纪晓岚不由心中一惊！心想我何处没让皇上满意？突然间降下死罪。又想皇上莫非又在同我开玩笑？皇上的话半真半假，颇费猜测。纪晓岚只好回道：“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朕命你投江而死，你可愿意从命？”这叫什么话？彭元瑞听着心惊胆颤，刚要跪下为纪晓岚求情，却见纪晓岚高喊一声“领旨”，磕头谢恩之后，起身走向了船头。

纪晓岚走到船边，挺身就要扑向江中，突然间却又站住了，对着江水鞠躬施礼，然后口中“咿咿呀呀”的，好像在和谁对话，还不时连连点头。

乾隆看在眼里，禁不住心中暗笑。他本来就是想难一难纪晓岚，但眼前这副莫明其妙的样子，倒叫皇上猜着了：他不会跳江而死。皇上不动声色，平静地看着纪晓岚的表演。

纪晓岚装模作样地闹腾了一阵子，最后又深深地打了一躬，转身向舱内走来。

皇上见他回来了，就问道：“爱卿为何不投入江中？”纪晓岚跪下说道：“臣遵旨正欲投江，忽见三闾大夫出于水府，将臣喝祝又对臣说道：‘想当年，楚怀王昏愤无道，近小人，远贤臣，听信奸佞，不纳忠言。致使纲纪败坏，国势日蹙，国家危如累卵。余因遭谗谤，流放江南。秦将白起攻占了郢都，楚国沦亡，余肝肠寸断，生不如死，才不得已自沉于汨罗江中。今子幸甚，生逢盛世，国家强盛，万民安乐；且当今天子乃有道明君，爱民如子女，待臣如手足，子若投江而死，乃陷当今天子于不义也，，岂可做得？还不速速奏与圣上！’臣听屈大夫之言，句句在理。臣虽愚顽，也觉茅塞顿开，不敢以死而谏君，故来启奏圣上。”乾隆听着他的一番话，心里十分舒服，脸上露着笑意，伸手将他扶了起来，口中说道：“爱卿聪明至极！朕怎么舍得让你去死呢？不过试你一试，快快观看这江中景色去吧。”

“这玩笑就这样开过去了，纪晓岚脸上笑着，心中却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彭元瑞却心中暗笑，这纪晓岚就是机敏过人。

御舟到了镇江，要在这里停留两日，驻蹕到金山寺内。寺庙依山而建，殿堂叠次而上，几乎把整个山头都遮盖了，巍峨壮丽，实为壮观。在山顶眺望长江，白帆点点，烟波浩淼，令人胸怀开阔。

乾隆皇帝的游兴很浓，从山腰游到山顶，又从山顶下至江边。忽见一

处水草茂密，葱郁可爱，乾隆忍不住伸出手来，拽了一株。草茎拔出来时，“追儿”一声响，听着清新悦耳，顿时来了雅兴，乾隆向身边的大臣们问道：“诸位爱卿，你可听到这草鸣之声？”说着，乾隆又伸手拽了一株，其响依然。

纪晓岚侧耳细听，然后说道：“草木之声，也做琴鸣瑟响，皆因圣上驾临，表示欢迎圣驾。”皇上听着他这恭维的话语，心里确实挺舒服，随再次拽了一株，又听一次鸣响，然后向纪晓岚道：“这草鸣之声，当是何字，怎样写法？”谁也没有想到皇上，想出这么一个题目来问大家。在场的大臣，都默不作声，因为听着这草的响声，还没有一个汉字的发音，能够准确地摹拟这一声鸣响。皇上又出了这么个难题！大家都等着看纪晓岚做如何回答？

纪晓岚搜肠刮肚地思索，感到确实难以回答。又听皇上催促说道：“纪爱卿，你素来广闻强记，学识渊博，这个字不能不会吧！”纪晓岚不能不回答了，再想自己这么大的名声，怎么能说不会写这个字呢，就走到皇上身旁，斯斯文文地说道：“这一声鸣叫嘛，应该写作‘[]’（音“追儿”）。左边是个‘提手’，右边上为草头，中水，下土，乃此‘[]’字也。”乾隆又问：“何故如此写法？”“水在土上，草生水中，以手提之‘追儿’然有声，即‘[]’字也。”纪晓岚说的一本正经。

乾隆知道他在诌字，便又接着问他：“《说文解字》上可有此字？”“圣上容禀。《说文解字》上，确实不见此字。中国汉字多至四万七千，苍颉所造虽多，《说文解字》仅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后又增收一千一百六十三字，皆后人因时、因景、因事、因需而造，今圣上亲自造字，乃是赐民万世之福，不必胜求古有。”

乾隆笑了起来：“全是你信口诌来。”在场的诸位大臣们也都跟着笑了。

乾隆君臣回到寺中，用过晚膳后，纪晓岚让人在文宗阁内，为他安排了寝处。

他住到这里，一来是看看这里的《四库全书》的保存情况，二来是为了借晚上的时间，读读寺中珍藏的古书。

他仔细看过架上的书籍，吩咐阁内值事，要如何改进阁中庶务。然后，让人找来寺中的藏书，独自一人坐在阁内，在灯光下读起书来。

纪晓岚手捧书卷，兴味很浓，全神贯注，不觉已到深夜，眼睛也觉得累了，仍不愿上榻安寝，就闭上眼睛，趴在案上略事休息。

正睡意朦胧之时，听到有人向他问候。抬头看时，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坐在了他的对面，自称是琴瑟琵琶居士，此人举止儒雅，光采照人。纪晓岚与他谈论起来，言语十分投机，心中一阵欢喜。又试罢居士学问深浅，更觉令人佩服，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皆无不通晓；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纪晓岚见难不住他，就以总纂《四库全书》时见到的皇家秘籍相问，琴瑟琵琶居士依然侃侃而谈，有板有眼，如数家珍，一字不差，纪晓岚甚为惊异。渐渐地，这老者的话题纪晓岚已难以插话。有的他只是知道书的名称，而不知其内容；有的则是他从未听说过的。心中暗想，某书已经亡佚了千年，这老者何由得知？

纪晓岚心中一惊，暗忖：老者难倒非人？说不定是什么神灵仙怪吧！想到此处，纪晓岚暗取出礼部正堂之印，乘老者不备猛的向他的额上一按。老者翻身倒地，显出原形，乃是一大如锅盖的老鼋。仍作人言说道：“余此来乃为求教，并无恶意，何必如此恶作剧？”纪晓岚忙用水给他洗掉额上朱

印，然后作揖道歉说道："我思量你决非凡人，故而开了一个小玩笑。愿输一个东道，以补前衍，再作竟夕之谈何如？"老鼋转瞬间又复了人形，摇头苦笑着说道："我已修炼三千年之人，本为慕名而来，以广见闻，不想君以一举，已损去三百年道行。"闻听此言，纪晓岚歉疚不已。即而老鼋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咎由自取，不尔尤也。"语毕转身而出。

纪晓岚连忙起身，追至户外，已是踪影皆无，唯闻虫声唧唧，江水滔滔，满天星斗，一江明月而已。回身复坐案前，案上一切如旧，不觉疑惑起来，刚才莫非是梦？却见那方官印，已从囊中取出，放在了书案之上；老鼋的谈论之声，犹在耳边回响。是真是幻？难辩难解。困惑间倒在榻上，酣然一觉到了天亮。

纪晓岚想起昨夜之事，犹历历在目，琴瑟琵琶居士的一番宏论，全都清楚的记得，越思越想越觉得不是梦境，而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他把这事说给彭元瑞，彭将信将疑，笑着说道："世上之人，没有比纪大学士学问更深邃的了。但神仙灵怪，那又非凡人所能比的了。正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此话实可信矣。"这天午后，纪晓岚随着乾隆，出了金山寺，微服来到附近的一个江村。君臣两人都感到口渴了，便走进一户人家求茶。这家竹篱柴扉，房屋低矮，不想竟然灶无烟火，衣不蔽体，主人面黄饥瘦，几个孩子皮包着骨头，正啼饥号寒。主人见有人进来，有气无力的打了声招呼，便站在一旁，垂泪不语。这幅悲惨情景，真令人目不忍睹。乾隆这时水未沾唇，却也不觉得口渴了，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致使身世家境如此凄惨呢？

原来这一带每到汛期，堤防毁坏失修，无所遮拦，江水肆意漫溢，禾稼全部被淹没。收成无几，赋税又重，因此一家老小难以卒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家老小只能以野菜充饥。

纪晓岚跟着乾隆退出院来，正要奏请皇上，要官府施以救济，却听皇上说道："纪爱卿，可曾带有笔墨？"纪晓岚知道皇上有走到哪里题字到哪里的爱好，早在身上带好笔墨准备着，于是回道："陛下，笔墨虽然带有，但不曾携带纸张。""这也无妨"。乾隆说道，转身又向送出门来的主人说："俺给你在门上题几个字，自会有人给你家来送衣食的。"主人听说，又惊又喜，跪下叩头感谢。

纪晓岚研好墨，乾隆提笔在手，在柴门的木框上，写下一幅门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有横批为"日南日南"。主人莫明其妙，也不在意，由他们写完告辞，自己便回院内去了。

乾隆离开这家门前，回首向纪晓岚问道："爱卿可解其意？"这副门联，纪晓岚已经猜透，但仍很谦恭地说道："陛下睿智天聪，猷模宏深，为臣才疏学浅，解释如有不当，乞万岁恕罪。""你说来无妨。""臣以为朕中隐有缺衣（一）少食（十），饥寒已极之意，不知妥否？若此，则请陛下施恩。"乾隆点头称善。

回到金山寺行宫，乾隆下诏，要地方对这一带灾情进行勘察，施以赈济，加修堤防，并免去三年的钱粮。纪晓岚侍候着皇帝，免不了又恭颂一番。

乾隆皇帝用晚膳时，心想要乘着这满江明月，驻蹕南行，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题目，传纪晓岚、彭元瑞来到身边，说道："适才朕想出一个上联，两位爱卿可对来。""请皇上赐教"，两人齐声说道。

只听乾隆吟道：寸土为寺，寺旁言诗，诗云：明月扬帆离古寺；有合

字，又有拆字，最后一字还要落到第一句的末字上。并且皇上的末句用的是《千家诗》中的一句，彭元瑞正在思索，听纪晓岚对道："两木成林，林下示禁，禁曰：斧斤以时入山林。"皇帝听了立刻称赞。彭元瑞见纪晓岚的对句贴切自然、天衣无缝。用了《孟子》中的现成句子，并且有规劝皇上的意思暗含其中，确是一副好联，难怪皇上连连叫好。彭元瑞想自己也能对得出来，只是不如纪学士敏捷，在这方面争不过他，甘心情愿地退避三舍了。

果然是明月扬帆离古寺，就在这天晚上，趁着风平浪静，融融月色，乾隆皇帝的御舟，驶离镇江，沿运河南下，向苏州方向行进。

一路行来，乾隆皇帝看到两岸的风景，时常出个题目，要纪晓岚来对。比如皇上看到岸边桥木葱笼、满山青翠，便想出一个上联："此木为柴山山出；"纪晓岚则用岸旁人家的炊烟对之："因火生烟夕夕多"。

乾隆看到一处池塘的荷叶密植，含苞待放的花蕾，犹如握着的红拳，又口占一联道："池中莲苞攥红拳，打谁？"纪晓岚又以岸边挺拔的剑麻对道："岸上麻叶伸绿掌，要啥？"这样船行一路，应对不停，吟出了许多佳诗佳对儿，传成一串佳话。船行二日即到了无锡，乾隆游览了太湖之滨的鼋头渚，观赏了战国时越王侍臣范蠡居住过的五里湖，品尝了惠山泉的泉水，然后继续南下，到了誉满天下的苏州古城。

这苏州素享"人间天堂"的美称，山水清秀，风景如画，名胜古迹遍布城内城外。苏州的佛丘山、灵岩山、天平山、楞伽山、七子山、支硎山、穹窿山、岩穹鄂山、邓尉山、东西洞庭山，乃至常熟虞山、昆山玉峰等或幽或峻，或雄或秀，各擅其胜，争艳斗奇；苏州的水更是非同寻常，太湖、石湖、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澹台湖、浣山湖，葑溪、越溪，横塘、山塘，大运河，可谓星罗棋布，交错纵横，真是"绿浪东西南北水；江栏三百九十桥。"更有那举世无双的苏州园林，如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网师园、耦园、临园、环秀山庄、退思园等等，或玲珑窈窕，或旷豁舒展，四周石窟回廊，中涵碧池绿水，融大自然之高山深林、巨岩飞瀑于咫尺庭院，极尽精致委婉，妙趣横生，鬼斧神工，叹为观止！果然是"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乾隆每次到江南巡幸，必在这苏州居留多日。这次乾隆来到这里，兴致不减当年，先是观赏这苏州的园林。原来在乾隆这次南巡之前，地方的官绅打听到皇上即将六巡苏州的消息，即大兴土木，在各个名胜之处，又挖空心思地增添了许多新鲜花样，来迎接圣驾。

单说在徐氏枣园，有一座太湖石，名叫瑞云峰，高三丈有余，清秀奇特，玲珑剔透，通体折皱孔窍，涡洞连接，相传是北宋朱勛进呈花石纲遗物。当年朱勛在太湖采到块奇特的湖石，分别名为大游姑和小游姑。大游姑先运往艮岳，赐名神运。小游姑正当装船启运，突然狂风大作，连船带石吹翻沉入湖底，曾派遣了許多人打捞，觅寻不得，只好弃之湖中。到了明朝，吴县陈氏在西洞庭山找到了这块奇石，雇人装船运走，在渡河时船破了，湖石又沉水中，百计搜寻不得。

后来，在峰石四周，用泥围成堤，将水漏干，才将峰石取出运到家中，安置在住宅堂屋前面。不久浙江乌程董氏，花巨资购卖了这一奇石，在运输途中，船也遭覆没，董氏破资招募善于泅水的人，动用了百夫之力，好不容易才将湖石打捞上来。苏州东园主人徐泰，正是董氏的女婿，董氏以此石赠嫁，徐氏才得此奇石，更名叫做瑞云峰，置于庭园之中，为东园增添了无限光辉。待到徐氏衰落以后，湖石高卧东园被遗弃草木之中。

在苏州的织造官，闻听皇上要六下江南，探寻到这块宝石，便为迎接皇帝南巡装修行宫，役使了大量民工，花费了许多银子，将瑞云峰搬移到苏州织造府西侧的乾隆行宫内，果然受到了乾隆的嘉许赏赐。

这只是接驾赶修园林的一例，由一斑而可知全貌矣，那众多的园林，都兴师动众增造美景，百般出新，争奇斗妍，一派繁忙的景象由此可见。还有人说虎丘的那座断梁殿，就是这次乾隆南巡时建造的。由于期限紧迫，昼夜赶造，工匠忙中出错，配差了木料，自觉期限已逾，工匠畏罪自杀。幸而这江南人才济济，在这时又请到了一位高人，方以两根断木接续，才赶在御驾到来之前完工，断梁殿却成为建筑史上的奇迹。

乾隆到了苏州，观看了园林胜境，听过了昆曲吴歌。并谕命在苏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家家皆需张灯结彩，乾隆最爱看的是这里的走马灯，点燃后光华璀璨，在碧瓦飞檐的亭阁内，人物故事循环往复，赏心悦目，引人入胜。

不觉已过月余，这苏州城内的胜迹，皇上几乎游赏无遗。

纪晓岚、彭元瑞等一班扈驾大臣，也大饱了眼福。然后他们又随着皇上巡游苏州城外的虎丘山。纪晓岚还为花神庙题了一副对联。联云：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二十四番风信，吹香七里山塘。

这一联意境颇佳，为后世所传流。

接着，纪晓岚又伴驾游览了寒山寺、支硎山，这天来到了天平山行宫，因为皇上每次到了苏州，都要到这天平山来，到天平山必到灵岩，到灵岩也必到天平，所以在天平山、灵岩山之间，专门修筑了一条御道，供皇上往来驱驰。

在天平山下，有一座天平山庄，是宋代范仲淹的义庄。范仲淹出任杭州时，返回故乡苏州，看到不少族中之人，仍受着饥寒之苦，于是访寻宗族，买下良田千亩，创建了范氏义庄，周济贫困的族人。范仲淹死后，后世子孙屡修其业，历元明清各朝，经久不衰。对范仲淹的惠民德政，乾隆很是嘉许，前次巡幸这里曾赐范公祠一幅“学醇业广”的匾额，并将这天平山庄，题名为“高义园”。乾隆几次在这高义园中，都作诗题咏，这次乾隆又留诗一首，诗云：名园弗一足，高义独称芻。

岂不因行志，宁惟擅景芳。

座陪梅馥佃，堤拂柳绿长。

春色已如许，农工产误忙。

乾隆题完这首高义园诗，纪晓岚等人齐声称赞，乾隆看着这身边的几个才想起了天平山半山腰上的白云泉。

原来天平山有三绝，即是怪石、清泉、红枫。对这里的怪石、红枫，乾隆都已有过题咏。唯独这白云泉，还有过难住乾隆的故事，那年皇上南巡时，乾隆一路上为沿途名泉序名已多，第一泉在镇江金山，第二泉在无锡惠山，第三泉就在苏州虎丘，当来到天平山，尝过白云泉的泉水后，泉水甘冽，深感水质胜于前而名却于后不太公平。皇帝乃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前面诸泉既已排上序列，就不便更改了。若循序而号白云泉为第四泉，就有损泉味，名实不符。思索良久，实无奈何，就只好作罢，没有给它按顺序排号。这事儿一直在乾隆心中是个遗憾。

乾隆喜爱拈墨弄笔，附庸风雅。每到一地，都要求地方官吏进呈方輿图说，古迹名胜，尤以详载历史沿革，地理位置，人文风俗，古人题词和本朝诸多项为佳，并且在典记中明文规定：凡御道三十里以内之历代先贤勋臣

忠烈祠墓，都要致祭，因而，在江南的许多名胜古迹之区，名臣先贤之地，都留下了他的题赠诗文。他前后几次来到苏州，皇上的题赠已到处都是，惟独天平山的白云泉，因为前面所说几处泉水，已排上了座次，这白云泉无法挤进前几名去了。"眼前有景道不得"，这区区小事竟难住乾隆帝，怎不让他耿耿于怀呢？

这次，乾隆皇上把纪晓岚叫到身边来，把以前之事说了一遍，然后问道："白云泉的序列，当怎样名号才好？"纪晓岚是何等聪明，立刻想出办法，向乾隆奏道："圣上何不以水号之？"乾隆一听这话，立刻圣聪开启，欣然提笔，题下了"吴中第一水"，几个大字。命人凿于泉旁石壁之上，随释解了久积在皇上心中的块垒。

辞别天平，纪晓岚随皇上游至灵岩。这灵岩山，峭壁磊落，怪石嶙峋。十二奇石，六十胜景，无不引人入胜。君臣们拾级而上，每一处古迹皆有一段迷人的故事。

到了山顶的吴宫旧址，更是引人遐想不已，这当年为西施所筑的离宫别馆--馆娃宫内，吴王井、玩花池、玩月池、梳妆台、琴台石，无不令人心醉神迷。

在山顶俯瞰山脚，竹林森蔚，松荫夹立，稻菽相错，溪田如绣，更妙的是，陇亩间红黄青绿几色交错，锦绣出"天下太平"、"万寿无疆"几个大字，皇上看了，万分喜悦，当即下令，"此一方田亩业主，格外免租。"纪晓岚心中想道：这地方乡官，真会熬费苦心，百计媚幸！转而又想，其情亦属可悯。

乾隆君臣在灵岩山寺，正在游玩之际，忽然一块乌云飞临头上，顿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乾隆君臣只好在殿中避雨，一时无话。乾隆忽然问道："纪爱卿，这雨为何来的这样快呢？"纪晓岚应道："云从龙，风从虎，万岁圣驾至此，故而云兴雨降。"乾隆听后当然高兴。俄顷雨停云收，在东方天空出现了两条彩虹，乾隆一时兴发，随之吟出了："谁把青红绒两条，半红半紫挂天腰；"可是只吟出这两句后，却一时续不出下面的诗句。他灵机一动，转脸对纪晓岚道，"卿可续来！"

"纪晓岚不加思索，随口吟道："上皇昨夜銮舆出，故尔空中驾彩桥。"乾隆高兴点头称善，随行众人无不称纪学士的才思敏捷。

游完灵岩山寺，乾隆皇帝尚要在这苏州居住一段时日，这天闲来无事，就乔装改扮，要纪晓岚、彭元瑞侍卫着，悄悄地在苏州城内游逛，玩到下午口渴了，便走进河边的一家茶寮内歇息喝茶，这苏州茶寮，大都有一个听书的场子，上午喝的是清茶，下午晚上喝的是书茶，就是喝茶之外兼可听书，这时书还未开场，但看悬挂的唱书牌上写着"笑笑笑"三个字，便知道弹唱的是《三笑姻缘》吴门才子唐伯虎的故事，乾隆几次来苏州，又曾到唐伯虎故居桃坞一带巡游过，早就熟悉唐伯虎的故事，但仍然很有兴致，但身边没带翻译人员，即使书场开了，对这里的方言也听不大懂，对纪彭二人说道："你俩位可能讲：唐寅的故事？"彭元瑞接道"唐解元的故事，老先生喜欢听那一节？"乾隆说道："专听那没听过的"。

这下却把彭元瑞难住了，他哪里清楚，哪些是皇上没听过的，纪晓岚心想唐解元在苏州的笑话很多，皇上几次来到这里，可能早已听人说过，我何不讲个唐寅在南昌的故事，于是悄声问道："唐解元南昌判状一事，是否讲得？""你且讲来听听。"乾隆没有听过这段故事。

纪晓岚说道：

"在明朝弘治年间，宁王宸濠藩临南昌，权势显赫，他家养着一只鹤，是皇帝赏赐的，宁王特别喜爱。王府中派有专门仆人照管这只白鹤，不但饮食沐浴照顾精心，而且还需陪它上街游荡。

"有一次路过东门，民家的一只犬从户内窜出来，将鹤咬伤，府吏借题发挥，要治畜犬主家的死罪，告到南昌府衙，诉状上写道：'鹤系金牌，乃是御赐。'"纪晓岚见皇上听得津津有味，就接着说道："知府见状词写得如此重大，不敢不受理，既怕宁王发怒，更怕朝廷见罪，但若判了蓄犬的民家，则既怕民心不服，又恐士林责备，实左右为难。""这关唐伯虎何干？"皇上问道。

纪晓岚笑一笑，接着讲道："恰值唐解元来游南昌，知府与唐相识，便与唐寅谈及此事，唐寅看过诉状，挥笔判曰：'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畜相伤，不关人事。'知府看后表示赞同，驳回诉状。""果有此事？"乾隆询问一旁的彭元瑞。

"确有此事。"彭元瑞答道。

乾隆捻须笑笑，起身离开茶寮，沿河沿向前走去，看见一个老妇和一个少年争吵，旁边围了观看的人群，彭元瑞过去向人问过，知道是少年无故打死了老妇的一只鸭子。

在古代，曾有射鸭取乐的旧习，唐代诗人王建有诗曰："新教内人唯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五代时唐代宗、晋初帝，也都有射鸭之举，还把这当作大事，与使者来访驾幸等一并载入史册。明朝时，苏州的射鸭之风尚存，在网师园内专门建有供朋友雅乐射鸭取乐之"射鸭廊"。所以一些贵家公子，已养就射鸭的嗜好。

今天这位公子，行在街上，乱弹射鸭，实属恶作剧。

彭元瑞向皇帝使个眼色，然后对纪晓岚说道："纪春帆，往昔'禽兽之争，不关人事'。而今人禽之争，你何不判解一下？""正是，正是。"皇上在一旁附和着。

纪晓岚知道皇上和彭元瑞都在想看他的笑话，但此时又不好推辞，便也不顾自己的书生打扮，和北方口音，挤进人群，对那少年公子说道："这鸭子敢情是你射死的？"那少年看他一副读书人模样，面容清癯，猜他不过是个穷秀才，又听他是北方口音，便挺着脖子说道："是我又怎么样？"

纪晓岚冲那少年作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说道："啊呀，那你可要闯大祸啦！皇上驾临苏州，你知不知道？"皇上巡幸苏州，这少年哪会不知，但这只鸭子与皇上有什么关系，他却弄不清楚。一下子把那少年吓的目瞪口呆。纪晓岚见他这吃惊的样子，又接着说道："这妇人的鸭子，会作人言，官府正要进贡皇上，你怎么可以把它杀死呢？"纪晓岚说着，然后转身问那老妇女人说："这可确是你家那只鸭子？"老妇人点头称是。

少年闻听这些话，一下慌了神，又看纪晓岚一脸善相，急看问道："老先生，你说如何是好呢？""身上可曾带着银两？"纪晓岚问。

"带着的。"

"几何？"

"十两。"

"给了那老妇，你快逃吧！"

少年惊慌不迭，掏出了十两银子，转身溜走了。在场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老妇人得了十两银子，口中称谢不迭。

纪晓岚离开人群，笑咪咪地回到皇上身边。皇上捻着胡须笑着问道：“这鸭不知能作何言？”

纪晓岚笑道：“它能自呼其名呀。鸭子，‘呷，呷，呷’的叫声，不正像在自呼其名吗？”彭元瑞笑得前仰后合，乾隆帝也笑道：“你真乃滑稽至极。”过了几日，纪晓岚、彭元瑞乔装打扮，乘小舟，随皇上沿河观看河两旁的街巷，别有一番情致。

小舟正行进间，对面岸边走出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身段窈窕，手里提着个精巧的竹篮。船驶近看时，面不施粉而白，唇不点朱而红，眉不描而秀，眼如漆而明。布裙絮袄胜过凤冠霞帔，即使深受乾隆宠爱过的香妃，也比不过这岸边行来的姑娘，乾隆心想六宫之中，亦无此绝色，若非汉女，定当纳入宫中，不由得逞兴吟诗一首道：国色天姿岂在妆，布裙絮袄胜霓裳。

若穿环珮迎风立，
终是姮娥降大方。

乾隆吟完，仍看的入神，直到那女子走过去，还扭身随着女子的身影注视了许久，方回过头来。乾隆见纪晓岚正看着自己，自觉有些失态，便来个先发制人，借以掩饰，遂向纪晓岚问道：“纪爱卿，你在想些什么？”“万岁，我有一事，想请教可使得？”

“何事讲来。”

“请问万岁，什么力量最大？”

“当然是牛了。”乾隆随口说着。

“不是，万岁请再猜。”

“骆驼！”皇上有些认真了。

“万岁请再猜。”

“也不是。”

“大象！”

“还不是。”

“如此，朕猜不到了，卿可奏来。”

“女人力量最大。”纪晓岚说得很认真。

“何以见得？”

“女人不用手，就可把龙头拉歪，这力量该有多大啊！”乾隆微微一笑，知道刚才自己的举动，都被他看在眼里，他才和自己开玩笑，乾隆笑道：“爱卿有所不知，朕是看那女子手中的竹篮。朕来问你，这小小的篮兜，用来作甚？”“盛东西。”

“纪晓岚回道。”

乾隆皇帝，很巧妙地变被动为主动，接着又问：“为何说是盛‘东西’，不说盛‘南北’？”彭元瑞默然不语，却听得十分有趣，心想皇上这反戈一击，实在太厉害了。只听纪晓岚答道：“以臣之见，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古人又用以代指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与‘天干’对应，东方甲乙属木，南方丙丁属火，中方戊己属土，西方庚辛为金，北方壬癸属水，常物多为金木所制，名为‘东西’，乃金木之统称也；而南方属火，北方为水，以篮盛火则焚，盛水则泻，故只可盛东西，不可盛南北也。究竟此讲当否，还请皇上圣裁。”乾隆皇上听他讲得有板有眼，也不清楚是否果如其说，只是含笑不语，彭元瑞的学问与纪晓岚棋鼓相当，亦是当时有名的大才子，他虽未考证过东西一词的来历，但听晓岚说得有道理，倒也相信了几分。君臣

三人笑着回到行宫。

此事之后，纪晓岚又陪皇上在苏州停留了一段时日，诸多事件，略去不表。

单说纪晓岚侍驾来到杭州，已经是七月天气，皇上不顾天气炎热，把随从南巡的大臣，留在杭州，由接驾的浙江巡抚阮元等人，陪同去了海宁。

这件事情的出现，不由得使纪晓岚想起一些关于乾隆皇帝生身父母的一些异闻和传说。尽管纪晓岚明知不是真实的，纯属野史，但是他还想听听。果然，事情越传越奇，越奇越传，后来竟然地神话一般了。

纪晓岚后来听说，这时陈世倌早已故去，他的子侄都在外地为官。皇上没有召见陈家的人，但却去了陈氏宗祠。本来皇上南巡，御道三十里以内的历代先贤、勋臣、忠烈的祠墓，都要致祭的，这也是正常之举。纪晓岚想起在京中听到的皇上身世的传闻，可能纯属编造，那么自己的猜测，也就全然不对了。但总觉得有一个情节值得怀疑，就是皇上在祭祀陈氏宗祠时，与以往祭礼却不同；这次谁也不让跟进去，两个贴身的太监都让站在祠外等候，乾隆皇上只身一人致祭，且时间很久才走了出来，皇上在里面做了些什么？谁也无从知晓。纪晓岚也不敢妄加揣测。

皇上去海宁这几天，纪晓岚、彭元瑞等人，得以尽情地领略这杭州的美景。

杭州是座历史古城，名胜古迹到处皆是。

尤其是秀丽的西湖，让生在北方、长在北方、又长期在京城生活的纪晓岚，怎不为之陶醉，他看这一湖碧水，亮若明镜，清波涟漪，美不胜收。周围的群山，苍翠浓郁，层层叠叠，山抱着湖，湖映着山，湖光山色，相伴成趣。今天来到这里，才真领会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妙处。还有那雷峰夕照、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柳浪闻莺、花港观鱼、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三潭印月等众多的景致，各具风采，使纪晓岚、彭元瑞等人看得留连忘返，但遗憾此时正是初秋，无法尽情领略"苏堤春晓"和"断桥残雪"的独特景观。

这天，纪晓岚、彭元瑞、金简、福康安等人，在浙江巡抚陪同下，来到七霞岭下，拜谒了岳王墓。这里埋葬着宋代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纪晓岚等人祭拜过之后，观看翁仲，石兽分列两排，肃穆森严，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他们是陷害岳飞的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四人，跪像后面墓阙上，题着一副对联，工态异常、意境深远、匠心巧运。联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纪晓岚向陪同游览的地方官员问道："这副对联，出自何人之手"？

"松江县徐氏女谒墓时题留。"

"真是一副绝对"！纪晓岚叹道。

这时彭元瑞已站在铁像之前，招呼纪晓岚快看铁像，纪晓岚近前细看，原来是秦桧夫妇胸前，各挂着一块小牌，模仿夫妇二人追悔的口吻，写成了一副对联，让人忍俊不禁。挂在秦桧脖子上的小牌上写道：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差是？

再看王氏胸前的小牌上面写道：

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彭元瑞问道："此联又系何人所撰？真乃妙绝！"地方官员说道："不得起详，当为好事者为之。"“一代奸雄，千秋唾骂，秦桧夫妇实乃罪有应得。

"纪晓岚同金简说道。

金简看这四尊铁像都是新铸不久，问道："这铁像铸于何时？"原来，岳飞在大理寺风波亭被害之后，狱卒隗顺，负尸逾城，偷偷地掩埋在钱塘门外的九曲城下，称之为贾宜人坟以为掩护。直到孝宗时，岳飞冤案招雪，谥曰"武穆"，才改葬在七霞岭，当时坟前并无秦桧等人的造像。明代正德年间，浙江都指挥使李隆，在墓前用铜铸了秦桧夫妇、万俟卨三人的跪像。几十年间，铜像被人槌打成了一堆烂铜。万历年间，按察副使范徠用铁重铸跪像，这次增加了张俊，但这四尊跪像，到后来依然被槌打成了一堆废铁。到纪晓岚等人谒墓时跪像则是前不久由巡抚熊学鹏再次铸造，又有了不少被人槌打的疤痕了。

听完地方官员的讲述，金简说道："白铁确属无辜，替奸佞挨这万人唾骂槌打。

"回到馆邸，彭元瑞撰成一联，要纪晓岚批评。此联写道：旧事总惊心，阶前桧贼；感时应溅泪，庙侧花神。

纪晓岚看后说道："共楣兄，你不愧是圣手书生啊！"彭元瑞问道："春帆兄，你可有所题留。""我也撰联一副。"说着纪晓岚拿起桌上的一片纸。

彭元瑞看去，是一副挽岳武穆的联，联云：报国精忠，三字狱冤千古白；仰天长啸，一曲词唱满江红。

"好联，好联！"彭元瑞接着笑道："秦桧千古遗臭，人人唾骂。哎！春帆兄，你平日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今日对这秦桧，何以舌簧不鼓？"彭元瑞半正经半开玩笑地问着。

纪晓岚说："纵使骂桧贼千句万句，也难解心头之恨。我倒想历朝历代，那些做臣子的，何以有天壤之别？上苍有眼，为何造出秦桧之类的败类。闲来无事，谄诗一首，请彭公指教。"说着话，纪晓岚拿起桌上刚写过的纸笺，递给了彭元瑞。

彭元瑞看他这首诗题为《咏岳王》，写道：臣飞死，臣俊喜，臣后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

彭元瑞读着，觉得冷峻之极，说道："纪兄此诗甚佳，确是微言大义啊！""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天下做臣子的，赵宋最为出奇，忠不用，贤不信，天子臣服夷狄，大宋江山岂有不亡之理？"彭元瑞向来与纪晓岚谈话投机，就坐下来，继续交谈，两人谈古论今，直到夜深方歇。

次日，纪晓岚与彭元瑞，看过雷峰塔，转到离这不远的净慈寺。这净慈寺的方丈，已经七十多岁，叫明中上人。纪晓岚、彭元瑞告诉寺内僧徒，当朝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来寺中拜佛。僧徒不敢怠慢，赶忙报与方丈。

方丈急忙出来迎接，纪晓岚、彭元瑞看他，面色红润，目光炯炯，很有气派。

面容和善，在缁衣肩上，绣着一团金龙。

纪晓岚和彭元瑞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感到疑惑不解：这寺中僧人，竟敢穿起"龙袍"来了，这还了得！

彭元瑞询问明中上人，何故在肩上绣有金龙？明中上人自豪地笑笑，说出了其中原故。

原来乾隆前次南巡时，也曾到过这净慈寺。明中上人迎驾后，很受圣上嘉许。

皇上向他问话时，偶尔用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于是他便在缁衣上绣

了金龙，纪晓岚、彭元瑞听罢，都觉得甚为可笑，但再看那明中上人，很是不以为然，举止大方、毫无窘态。

适值明中上人告便，彭元瑞问纪晓岚道："这肩上绣龙，不知何其所本？"“以我看来，是仿效宋朝朱勛之事也。”纪晓岚如此回答。

宋朝朱勛，就是前面曾提到的，为徽宗在苏州设立寿局，搜罗进献"花石纲"的那个人，当年他结交奸臣蔡京、童贯等人，很受宋徽宗宠爱。徽宗常用手抚摸他的肩膀，他就在衣服的肩上，绣了一只御手，以示这肩膀非同一般，这是皇上摸过的。朱勛又常参与内宴，徽宗皇帝，又用手握过他的胳膊，这下就更不得了，朱勛用黄帛，将皇上握过的位置，缠缚起来，与人行揖时，这只胳膊也不再动弹，真是可笑之极！

彭元瑞笑道："你何不与他开个玩笑。"纪笑着点头会意。

明中上人又来陪客时，纪晓岚吩咐笔墨侍候，要为方丈题一首诗。

明中上人很是高兴，口中称谢不迭。

纪晓岚挥笔写道：

精神炯炯，
老貌堂堂。
乌冠白髯，
龟鹤呈祥。

彭元瑞看了之后，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老方丈连声道谢，然后交与僧徒，吩咐装裱之后，悬挂于墙壁上。

纪晓岚若无其事，辞别方丈，走出了净慈寺。临上轿前，彭元瑞拍着他的肩膀，笑而不止，纪晓岚问道："侍郎大人何故发笑？"“你写的好诗啊！”彭元瑞依然笑着。

"我的诗，有何不妥？"纪晓岚一本正经，故作不解。

彭元瑞见他假装糊涂，不愿道明真相，也便不去说破，随冲纪晓岚拱拱手，转身上轿而去。

原来纪晓岚写的是首嵌头诗。每句的首字，连读便成了"精老乌龟"一句话。

明中上人被他骂了，竟然不觉。到后来被人道破时，明中上人羞惭恼怒已经晚矣，这件事早已传遍了杭州。

皇上从海宁回到杭州，在行宫内庆祝寿辰和中秋节，然后将扈从南巡的全体官员，全部召到了钱塘江边螺蛳埠的秋涛宫，要他们与皇帝一同观赏钱塘江秋涛。

钱塘秋涛，实乃钱塘江潮，可称天下奇观。每年八月十八日前后，是钱塘江涌潮最高的时节。这时，沿江的海塘，车水马龙，人海奔流，万人争看"钱塘秋涛"。

钱塘江观潮久已成俗。白居易曾有诗咏道："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日周流六十回。不独光阴朝复暮，杭州老去被潮催。"苏东坡在《咏中秋夜潮》里言道："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作月中看。"万人鼓噪骇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古时观潮，以杭州江岸一带最佳。后来江流改道，从明朝起，海宁县的盐官，成了观潮的第一胜地。但这里离杭州较远，来去不便，为迎接圣驾，便在杭州城外，钱塘江边的螺蛳埠，建起一座备供御览海潮秋涛宫，实在也是一处观潮的胜地。

八月十八日这天，纪晓岚等陪着皇上，早早地坐在了观潮台上，等候大潮的到来，沿江上下，十几里间早挤满了观潮的人群。珠翠罗绮，车马塞途，满目皆是。江边朱楼顶上，也全都挤满了观潮之人。

秋涛宫内，忽然间传来了一阵呼喊。远处的人群也一片呐喊："快看，海潮涌来了！"纪晓岚定睛看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练，伴着隆隆的声响。潮头逐渐由低到高，从远而近，宛如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行行，万头攒动，展翅飞来。顷刻间，白练涌作丈余高的水墙。海潮喷珠吐沫，咆哮奔腾着前进！眨眼间来到了观潮人们的面前，掀起三丈多高的潮峰，激起惊天的轰响！而后，潮水又坦然飞逝而去，真是"潮来溅雪欲浮天，潮去奔雷又寂然。"江岸上欢叫声已响彻云天。

乾隆皇上兴致极高，坐在观潮台上看着一个接一个的巨浪涌动，听着一声接一声的轰鸣，真到潮退尽兴而归。

次日，江边仍然是人山人海，乾隆却离开秋涛宫，打扮成绅士模样，由纪晓岚等人扈从着挤到江岸的人海中。与观潮的民众，同享这观潮之乐。乾隆皇上几次看过这钱塘江潮，今天看着云集在这里的人群，倒也别有一种乐趣。

乾隆君臣心在远离人群的江岸的山径上慢慢走动。忽见不远处，一家的楼窗半掩，窗中一个少妇，手托香腮，眼望着江潮，呆呆的痴想，而那沉思的神态，更十分令人喜爱。

乾隆皇上问身边的纪晓岚："纪爱卿，可知道这一女子所思何事？"纪晓岚向楼上望了一眼说："她在思夫。"乾隆道："这就不对了。你怎么知道她在想丈夫呢？"纪晓岚笑道："少妇独自倚窗，定是丈夫不在身边。""她丈夫做什么去了？"乾隆问道。

"唐诗云：'嫁得钱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看这户人家的气势，不像官宦之家，而又十分富有，必然是一商户，丈夫外出做买卖去了。

而又长期不归。年轻的妻子，定然要怀念于他。这个女子望湖沉思，臣断定她在思念久别的丈夫。"乾隆听他说得有趣，含笑点头继而又笑道："爱卿即知她观潮思夫，那么，朕命你替她作一首诗以记其事。但有一条，句句都要有个'潮'字。

"纪晓岚不遐思索，随即吟道：早潮退罢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已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归。

"好诗，好诗。"皇上连声称赞。

其实，纪晓岚这首诗，并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顺口吟来，应对之速确是惊人，因而受到乾隆皇上的称赞。时过不久，纪晓岚又受皇上之命，作了一首"九个一诗"，倒是一首千古绝唱。

这天乾隆纪晓岚君臣二人，来到一条山江边。天下起濛濛细雨，便到前面的一家茶楼避雨吃茶。这里游人稀少，茶楼之上，竟是寂无一人。

君臣二人落座吃茶，闲着无事打开楼窗，眺望江上景色。

只见江面上烟雨霏霏，濛濛一片，纪晓岚指着江面赞道："好一派江色。"乾隆听着，不作言语，纪晓岚便问道"圣上不喜欢这个地方？""朕很喜欢这里，朕在思江色一派，物最佳绝，当有所题留才好"！乾隆看一看纪晓岚。

"圣上所言极是，臣去把笔砚取来如何？"纪晓岚以为皇上又要作诗了。

"不用取了。朕命你用上九个'一'字，作一首七言绝句，以记这一江秋

色，如何？”原来乾隆刚才不说话，正是在这一字上作着文章。

纪晓岚急忙说道：“臣谨遵圣命。”

他依窗远眺，青山绿野，掩映在白色的烟雨之中，江上一片寂静，看不到来往的船只，临近茶楼的江边上，正有一个披蓑戴笠临江垂钓的渔翁。心中怦然一动，说了声“有了。”转身向皇上笑道：“皇上，这九个一字诗，臣作出来了。”“你且吟来！”纪晓岚接着吟道：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杯酒，

一人独钓一江秋。

“好一个自在逍遥的渔翁！”乾隆赞道。俄而又说道：“不过，渔翁一人垂钓在秋江之上，不免几分孤寂萧索”。

“圣上所言极是，遥想北国，也是秋风飒飒，禾稼尽熟，满山红叶的时候了。”

为臣斗胆进言，圣上该启驾回京了。”乾隆拂髯沉思片刻，说道：“准卿所奏，近日启驾回京便了。”君臣二人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几日后，乾隆皇上传出圣谕，结束了这次南巡。回舟北进，在河流冰封之前，回到了北京。

十六 浮沉宦海

纪晓岚、彭元瑞、金简等人，扈从皇帝回到北京，依旧各领原职。这时金简忙了，因为他们在侍从皇帝南巡时，工部衙门失火，焚毁厅堂房屋数百间。皇上一回来，即命金简查问失火原因，处罚有关人员，然后皇上又命他召集工匠，重新建造。

金简是工部尚书，虽因扈驾南巡，不在京中，但他的部属出了事儿，他脱不了干系。他督工建造署廨时，便格外尽力，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这时有一位内阁中书，戏赠他一句上联：“水部失火，金司空大兴土木；”水部是工部下属，是专司水利工程的机构，这里代指工部。工部尚书别称大司空，所以这个上联巧妙地用上了金、木、水、火、土五行，很久没人对出下联。

这天，纪晓岚出席一个宴会，正好这位内阁中书也在座，并在席间夸耀自己的才学，又把这个上联讲出来，要大家来对。在场的人有的搔头皮，有的摇脑袋。

他见大家一时对不上来，很是得意。他把头转向没有开口的纪晓岚：“纪大人，您一向以能诗善对著称，难道也不肯赐教下联？”纪晓岚看着他笑笑，对他说道：“对此联不难。只是对上之后，对尊兄有些不便。”中书君见他果然能对，便催促说：“无妨，无妨，能对上便好。在下正愁想不出下联。”于是，纪晓岚便说：“那好吧，如有妨碍，尊兄切莫在意。”然后对道：“南人北相，中书君什么东西。”原来，这位中书是南方人，却生得魁梧高大，一幅北方人长相，倒也贴切。关键是后半句，在场的人听了立刻轰堂大笑。这位中书君见纪晓岚的对句，恰恰用了东、西、南、北、中五方，来对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得工整妥贴。但这个句子却开了自己的玩笑，便用

扇子击一下纪晓岚的后背，说道：“人家都说你好闹，今天也开起我的玩笑来了。”其实，纪晓岚不但很爱拿别人的相貌特征开玩笑，而且也喜欢拿南方人的口音出笑话。那年督学福建时，出了个“睡草屋闭户演字；卧樵榻弄笛书符”的时候，一直被人传为笑谈。这次侍驾南巡，又有机会到南方，他在舟中无事时，就在这副对联的基础上，写了一首诗，是专门用来应付南方官员求赠的。

题目是：“草屋闭户言志。”仅看这题目，就让人够受的了，他那诗文，更叫人读起来非牛非马，诘屈聱牙，诗文是：馆阁居官久寄京，朝臣承宠出重城。

散心松寺寻宵宿，
喜幸花轩候晓行。
情切慈亲催寸草，
抛撇蓬苴譬飘萍。
身逢盛世述书史，
蛮貊氓民慕灵名。

当时，皇上听南方官员一读这首“双声体”诗，一个个都成了“大舌头”，笑得有些支撑不住，靠在椅背上，险些倒了下去。在场的彭元瑞等人，也笑得姿态不整，失了官体。每逢南方官员求请题留，纪晓岚就将此诗抄录一份，送给人家，导演出一幕幕活剧。起初确实让乾隆皇帝很开心，但后来皇上见这样太不像话，就制止了他这种做法，不许他再给地方官员题赠什么。所以有人说纪晓岚侍驾过巡数省，看了许多风景名胜，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诗文，可能是受到皇上限制的缘故。

但纪晓岚的这个毛病并没有改，到了元宵灯节，他让人在家中挂灯，又是别出心裁，其中有一盏蓝色的兔灯，一盏白色的龟灯。元宵节后，这天到他家赴宴的朋友，王侍郎是湖北人，陈御史是湖南人，再有就是胡牧亭、刘半江等人。他让人把这龟、兔两盏挂在客厅里。

酒宴间，友人们很自然地谈起了这年的灯节，议论哪儿的灯盏最好，纪晓岚趁机问道：“不怕诸兄见笑，寒舍没有做出好灯。只有这两盏，还敢挂出来，诸兄看这灯制得怎样？”说罢，纪晓岚引着客人看这两盏灯。人们看了，这灯的样式做得还可以，形态很象乌龟和兔子。但论其颜色，实在不敢恭维。显而易见，这兔子糊成白的，就合情合理了。大家更不懂这纪晓岚又出什么古怪玩意儿，在家中客厅里，挂上兔灯和龟灯，猜不出是什么用意，莫非是用“龟兔赛跑”之意？实在不明其详。

胡牧亭心里犯着嘀咕，也不搭讪他的问话。王侍郎到纪家来得不多，觉得既然主人问起来，不妨直说，就说道：“纪大人，这两盏灯做的，好倒是好，美中不足，是这颜色搞错了。在下出言失敬，纪兄多多原谅。”纪晓岚看着灯愣神，故作不解之状。胡牧亭看出他又在装傻，心想又有好戏看了。果然，纪晓岚问王侍郎道：“依兄之见，这龟和兔，该糊作什么颜色？”王侍郎只好笑道：“纪兄，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把它两个的颜色换一下，兔子糊白的，乌龟糊蓝的，岂不各得起所？”王侍郎是湖南口音，平时讲起“湖南”、“湖北”时，都说成“湖蓝（南）”、“湖博（北）”，今天说起“兔子糊白的”，也说成了“兔子糊博（白）的”，这正中纪晓岚的下怀。

只听纪晓岚学着王侍郎的口音，说道：“噢，在下明白了。这兔子是糊

白（湖北）的，这乌龟是糊蓝（湖南）的。”说着，又引客人就座。王侍郎和陈御史都没在意，转身正要落座，听身后响起一阵“嗤嗤”的笑声，转脸看时，胡牧亭、陈半江等人正笑得前仰后合。

王侍郎正莫名其妙，陈御史说道：“纪公，何不言乌龟是河间的？”一句话引得哄堂大笑，王侍郎也明白了，纪晓岚是有意和他们开玩笑，才做了这两盏灯。

时过不久，纪晓岚应邀去参加兵部尚书王杰的宴会，那位陈御史也来了，他比纪晓岚大几岁，也是一位生性诙谐、爱好滑稽的人，与王杰、纪晓岚都是莫逆之交，而且品味相投，相互戏谑成习，无所顾忌。这时纪晓岚尚在兵部侍郎任上，王杰是他的顶头上司，在衙门里，当着一班部属恭恭敬敬，但到了王杰家中，也就没大没小了。

在他们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时，厅外有一只家犬徘徊，等候觅食残肴。

陈御史一看到狗，触动了灵机，故意向厅外一指，佯问纪晓岚：“是狼是狗？”晓岚一听，知道御史在骂他“侍郎是狗”，他也装糊涂随口答道：“是狗。”王尚书插嘴问：“你何以知道是狗？”“狼与狗尾巴有别。”纪晓岚慢条斯理地解释，“下垂为狼，上竖（尚书）是狗！”此语一出，满座哄然大笑，王尚书被骂得面红耳赤，无词以对。陈御史笑得连喝进嘴里的酒也喷了出来，一边还指着王尚书说：“你倒是捡了便宜，我本来问是狼（侍郎）是狗？”

却原来尾巴上竖（尚书）是狗，哈哈”说完又大笑不止。

“狼狗之别，尚有其二，”大家的笑声稍歇，纪晓岚又接着说，“即看它吃的东西来分辩。大家都知道，狼是非肉不食。

狗却不同，狗是遇肉吃肉，遇屎（御史）吃屎！”晓岚的话，使刚刚低落下来的笑声，一下子又爆响起来，这一回轮到陈御史面红耳赤了，他没想到刚才自鸣得意，嘲笑尚书王杰挨了骂，无话答对，接着又骂到自己头上，也是张口结舌，没有还嘴的余地。

如此神妙的谐音词句，晓岚常是脱口而出，好像根本不加思索。

这年春天，衡阳太守刘朝玉，赴京公干，返任前夕，拜见纪晓岚，因南岳寺一方丈圆寂，携来挽轴，请晓岚捉刀代撰一副挽联。

刘太守说：

“学生明日返回任所，此来一则向恩师拜辞，二则因南岳山死了个和尚，求恩师劳神，赐撰一副挽联。”“好好！”纪晓岚笑着应承，不假思索，提起笔来就在挽轴上写道：“南岳山死个和尚；”刘朝玉一看纪晓岚写的，就是他刚才说的一句话，心头很不是滋味，以为纪晓岚如此作联，轻率采用低俗口语，岂非浪得虚名？他带回衡阳，也无法使用啊？只是刘太守碍于情面，不敢有所表示罢了。

纪晓岚接着又写出下联：

“西竺国添位如来。”

如此一来，联意立刻转低俗为高雅，而且神速工整，刘朝玉顿生敬意，惊服不已，拜谢而去。

胡牧亭清楚纪晓岚爱和友人开玩笑的毛病，他便时常提防着，但也未能免遭他的取笑。

胡牧亭宴客，请了好友纪晓岚，但纪晓岚迟迟未到，几次派人到门前望了望，终于看到一乘小轿，朝胡府而来。下轿的果然是纪晓岚。虽有仆人迎

候，但纪晓岚不肯进宅，非要胡牧亭亲自迎接。

胡牧亭听仆人回报，心想纪晓岚又打什么鬼主意。

胡牧亭到了门口，纪晓岚也迈上台阶。不等胡牧亭迈出门槛，纪晓岚便迎上去打揖施礼，两人在门槛的一里一外寒暄起来。

纪晓岚说道："失礼，失礼，刚才遇到一件难事，所以来迟了。多请原谅，多请原谅！"胡牧亭问道："何事能难住春帆兄？"“事倒不大，只因我人老不中用了，"纪晓岚拍拍脑袋，"今日为一家亲戚析居，到写阄时，却忘了那个'阄'字怎么写，到现在尚未想起，有请牧亭兄示教！"“这有何难，门内一龟，即'阄'也。"胡牧亭笑道。

"噢，门内一龟。"纪晓岚恍然大悟的样子，双手作揖，"承教，承教！"说完纪晓岚进到院内，快步进了胡牧亭的客厅。

胡牧亭跟在后面，琢磨着刚才的话，忽然间醒悟过来："哎呀，又让这老家伙戏弄啦！"此后胡牧亭一直想办法回敬纪晓岚，但几次都让纪晓岚巧妙地应付过去。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牧亭、纪晓岚都在座。胡见席间有父子二人，都是乾隆戊子科进士，灵机一动，出了一个上联："父戊子，子戊子，父子戊子；"这个对联只用了父、子、戊三个字，可谓是个奇联。胡牧亭要纪晓岚当场来对，如果对不上，情愿以百金古砚相赠，否则照罚。在场的人也一同附和。都以为这个奇联，可能要把纪晓岚难倒，没想到胡牧亭来这一手，一时也没有对句，胡牧亭这时很得意，催促说道："既然春帆兄不能对上下联，就该认罚，日后我去府上，将你收藏的古砚，挑选一方。"“且慢，且慢，对句会有的。"纪晓岚一边应付着，一边思索着下联，眼光落在对面的司徒张某身上。心中顿然一喜：张司徒也是进士出身，点了翰林，主持过乡试，他有个门徒，这时也官居司徒，这下联不就有的了吗？纪晓岚说道："这下联也在眼前。"众人不解其意。纪晓岚说道："借张公对下联即可。"随即吟道："师司徒，徒司徒，师徒司徒！"果然是天成巧时，全句也只有"师"、"徒"、"司"三字，在座的人一阵赞叹。胡牧亭只好认输，将他的一方古砚，送给了纪晓岚。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皇帝在乾清宫赐下千叟宴，62岁的纪晓岚，也奉诏参加。

千叟宴出自清圣祖康熙，是为了显示文治武功，天下承平并庆祝自己高寿和在位日久，所举办的大型国宴。参加宴会的遍布全国，有官有民，有男有女，凡年龄在65岁以上的，都可参加。一时间，朝野父老群集北京，依年龄大小，分梯次举行三日，热闹非凡。

这项盛会，一共举行了四次，第一次是康熙五十二年，第二次是康熙六十年，他登基一个甲子，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外，他开创了空前的纪录，汉武帝宰制天下也不过55年。这次宴会举行时，乾隆只有12岁，看到四海臣民，云集京城，祝寿迎禧的盛大场面欣羨不已。所以到了他自己在位五十年的时候，也大张筵席，第三次举办千叟宴，宴请天下耆老，而且规定60岁以上者即可参加。

这天，亲王、郡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附，回部、番部、朝鲜使臣，及士商兵民，年60以上者三千多人，出席了宴会。君臣联吟，作诗唱和，多达三千四百余首。凡入宴者皆有赏赐，其中有如意、寿杖、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

与宴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个一百四十一岁的老翁，当老翁向皇上

祝寿时，乾隆当场谕命与会人等，以这位老翁为题吟联。

在场的那么多人，能吟诗作赋的不乏其人，但人们一时被难住了，个个张口结舌，无以回答。

这时兵部左侍郎纪晓岚站起来说道：

"启奏陛下，为臣纪昀，吟得一联，不知可否，请陛下圣裁！"乾隆看纪晓岚当先应了他的提议，当下命他吟诵出来。纪晓岚吟道："花甲重逢，外加三七岁月；"六十为花甲，花甲重逢正是一百二十岁，三七二十一岁，相加正是一百四十一岁。

这上联一出，立刻引起一阵哗然，在场者无不喟叹。稍一平静，纪晓岚又吟出了下联："古稀双庆，更添一度春秋。"七十岁为古稀之年，古稀双庆正是一百四十岁，再添一度春秋，也正是一百四十一岁。当下宴会上群情激越，赞叹不绝。乾隆高兴异常，当即颁下赐品。

纪晓岚谢过皇帝，又献上他庆祝千叟宴的八首诗作：《乙巳正月预千叟宴恭记八首》。其中一首写道：化宇人多寿，耆老近四千；相随登绮席，所见丰华颠。

旭日辉宫阙，柔 韵管弦；

自然才六十，已获伴群仙。

皇上一一听过，更是欣喜有加，心想这纪昀十年茹苦含辛，修成旷古未有的《四库全书》，今天千叟宴上，又为朕的宴会增色生辉，不是又该提拔提拔了吗？

于是就在这天，皇上降下谕旨，提升纪昀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纪晓岚高兴不迭，上疏恭谢。

清代都察院是全国的最高监察机构，专司考察官吏，整饬纲常。最高行政长官，便是这左都御史一职，秩为从一品，皇上对纪晓岚的器重，可谓非同一般。

到了这年四月，出了一件麻烦事儿，叫刚上任不久的左都御史纪晓岚碰上了。

员外郎海升的妻子吴雅氏死于非命，海升的内弟贵宁，状告海升将他姐姐殴打致死。海升却说吴雅氏是自缢而亡。案子越闹越大，难以做出决断。步军统领衙门处理不了，又交到了刑部。经刑部审理，仍没有弄出个结果来。原因是吴雅氏之弟贵宁，以姐姐并非自缢，不肯画供。

经刑部奏请皇上，特派大员复检。

这个案子本来事并不大，但由于海升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的亲戚，审理官员怕得罪阿桂，有意包庇，判吴雅氏为自缢，给海升开脱罪责。没想到贵宁不依不饶，不断上告，一时轰动全国，终致惊动了皇上。这回皇上派左部御史纪晓岚，会同刑部侍郎景禄、杜玉林，带同御史案崇、郑澂和东刑部资深历久、熟悉刑名的王士棻、庆兴等人，前去开棺检验。

纪晓岚接了这桩案子，也感到很头痛。不是他没有断案的能力，而是因为牵扯到阿桂与和珅。他俩都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并且两人有矛盾，长期明争暗斗。

这海升是阿桂的亲戚，原判又逢迎阿桂，纪晓岚敢推翻吗？而贵宁这边，告不赢不肯罢休，何以有如此胆量，实际是得到了和珅的暗中支持。和珅的目的何在？是想借机整掉位居他上头的军机首席大臣阿桂。而和珅与纪晓岚积怨又深，纪晓岚若是断案向着阿桂，和珅能不借机一块儿整他一下吗？

怎么办？

打开棺材，纪晓岚等人一同验看。看来看去，纪晓岚看死尸并无缢死的痕迹，心中明白，口中不说，要先看看大家的意见。

景禄、杜玉林、崇泰、郑澂、王士棻、庆兴等人，都说脖子上有伤痕，显然是缢死的。这下纪晓岚有了主意，于是说道："我是短视眼，有无伤痕也看不太清，似有也似无，既然诸公看得清楚，那就这么定吧。"于是，纪晓岚与差来验尸的官员，一同签名具奏："共同检验，伤痕实系缢死。"这下更把贵宁激怒了，他这次连步军统领衙门、刑部、都察院一块儿告，说因为海升是阿桂的亲戚，这些官员有意回护，徇私舞弊，断案不公。

乾隆看贵宁不服，也对案情产生了怀疑，又派侍郎曹文植、伊龄阿等人复验。

这回问题出来了，曹文植等人奏称，吴雅氏尸身并无缢痕。乾隆心想这事与阿桂关系很大，便派阿桂、和珅会同刑部堂官及原验、复验堂官，一同检验。这样纸里的火炭包不住了，只能将真相奏明：吴雅氏被殴而死。

于是讯问海升，海升见再也隐瞒不住，只好供出真情，是他将吴雅氏毆踢致死，然后制造自缢的伪象。

案情完全翻了过来，原验、复验官员几十人，一下儿都倒了霉！乾隆发出谕旨："此案原验、复验之堂官，竟因海升系阿桂姻亲，胆敢有意回护，此番而不严加惩儆，又将何以用人？何以行政耶？"阿桂革职留任，罚俸五年；叶成额、李阔、王士棻、庆兴等人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皇上在谕旨中一一判明。

唯独对于纪晓岚，乾隆皇上恐怕军机大臣和珅会借机报复，便有意开脱，在谕旨中这样写道："朕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腐儒，原不是具数，况且他于刑名等件素非谙悉，且目系短视，于检验时未能详悉阅看，即以刑部堂官随同附和，其咎尚有可原，著交部议严加论处。"皇上都原谅了他，那叫别人还说什么？只给了他个革职留任的处分，不久又官复原职。和珅本想借机把立足未稳的纪晓岚赶下台去，如今看皇上有意回护，只好作罢，没敢挑起什么事端。

一年之后，纪晓岚迁礼部尚书，胡牧亭官居太常寺卿。

这年夏天，久旱无雨，禾苗凋枯。乾隆要亲自祈雨，择定黄道吉日，率领文武百官，乘銮舆出正阳门，到大祀殿前的天坛，举行祭祷仪式。

典礼庄严隆重，在赞礼官依祭祀仪制高声唱礼下，乾隆行过三献礼，下面就该宣读祈雨祷文了。

清朝时，凡属国家的祭祀典礼，都由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司仪。而这三寺归综于礼部，所以这读祷文的差使，就是礼部尚书纪晓岚的了。

在行前，纪晓岚接到太常寺交来的纸卷，说是祈雨祷文。

纪晓岚也没打开看看，随即放进了袖筒里，这时，他从袖中抽出纸卷，一看居然是一张白纸，上面只字全无。这真使他大吃一惊，立刻明白是胡牧亭开他的玩笑。在这庄重的场合，这个玩笑真开得不小！旁边的一些大臣们见他手上是张白纸，也都吓了一跳。

乾隆也把这事看在眼里，虽不明白其中缘故，但见他拿的白纸，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心想看他如何宣读。

纪晓岚抬头看看乾隆，乾隆故意不加理会，口中催促道："纪昀，念祷文。"大臣们跪下一地，正静静地等着，这祷文若念不出来，那后果不堪设

想。纪晓岚急中生智，临时集书经中的句子，宣读道："帝曰：咨尔龙，岁大旱，用汝行甘雨，汝其往，钦哉！"胡牧亭见果然没有难住他，心中更是叹服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与纪晓岚不错的大臣，也为他松了一口气。乾隆听他急就的祷文，气势非凡，别具风格，也满意地笑了。

时过不久，翰林王介生来访。王介生秉性耿直，不趋炎附势，且嫉恶如仇。

这时期，和珅为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王介生却从来不买和珅的帐，纪晓岚对此很是欣赏。但是，和珅贪财渎职，凡是不走他门路的人，不要说飞黄腾达，就是有了功名，也弄不到一个实缺。

因此，王介生在翰林院呆了十年，也没有补上一个实位，生活十分清苦。一般同年，早就外放了。只有他一个人，领着很有限的薪俸，养活一家老小，日子拮据难耐。大家虽然都同情他，却也爱莫能助，帮不上他的忙，于是有人出主意，让他找找纪尚书，或许能有办法。

王介生把他的苦衷，向纪晓岚说了出来。

纪晓岚听后笑道："这事本也不难，只要你稍弯下儿腰，到和尚书府上走动走动，就可得到外任的机会。"王介生面有愠色，说道："纪大人，多谢您指点迷津。"

介生生活窘迫，但穷且益坚，不会摧眉折腰趋奉权贵。介生拜望大人，是因您与和珅不同埃既然如此，介生告辞了。"说过，王介生站起身来，要辞别而去。

"且慢。"纪晓岚示意王介生坐下，"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你的人品大家都清楚。进京十几年来，未曾做屈节之事，今日要你为之，你哪里做得出来？这事儿有办法，你放心吧，不出半年，定让你补一外任。"接着，纪晓岚说了一通为他不弃的话，使王介生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在和珅生日的那一天，纪晓岚准备了一份寿礼，另外用乌贼肚里的墨汁，写了一封短筒，完全横仿王翰林的笔迹和口吻，说自己碍于衣衫不整，未便前去拜寿，谨具薄礼，敬申贺忱。

打发一个下人，送到和珅府上去。

和珅看了哈哈大笑说："这小子终于学乖了！"不久王介生果然被任命为山东学政，对纪晓岚千恩万谢，然后高高兴兴走马上任去了。到后来和珅被弹劾下狱赐死、抄家，凡是跟他有勾结，有过从，经查有据的人，都受到惩罚，但王翰林安然无恙，因为那封短筒，用乌贼肚里的墨汁写的，日子久了，字迹自然就消失了。

纪晓岚居官日久，深知官场的黑暗，对于那些朝臣的习气，深有所感，因而他写过几十首与京官有关的诗，其中有一首题为《小军机》，描写达官显贵养尊处优的生活，刻画他们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极其生动：对表双鬟报丑初，披衣懒起倩人扶；围护侍女翻貂褂，启匣狡意理朝珠。

流水是车龙是马，
主人如虎仆如狐；
昂然直入军机处，
低问中堂到也无。

有一个曹翰林，曾去拜见纪晓岚，纪晓岚闭门不见，原来其人以前与王翰林境遇相似，久不得派任乡试考官，焦急难耐。于是使出钻营的手段，趋谄权贵，仍担心不能得力，就让其子拜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

但是，时间不长，于敏中因为广收贿赂，事露受责，势力衰微。曹翰林见大树已倒，又去投靠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复以妻子拜梁夫人为干娘。

曹妻往来梁尚书家中，与梁尚书十分亲昵，时常住在梁府。梁诗正早朝，曹妻就先取朝珠在胸膛上温热了，然后给尚书亲自悬挂，其夫妇的谄媚功夫，可说是到了家啦。

纪晓岚对这曹翰林的作为，深为痛恶，便作诗嘲笑道：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

赫奕门庭新吏部，
凄凉池馆旧中堂。
郎如有貌何须妾，
妾岂无颜只为郎？百八牟尼
朝回犹带乳花香。

话说这年乡试，翰林王某被简任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

纪晓岚位居显要，王某有意攀附，行前到了纪府，拜望纪尚书。王某委婉提出，纪尚书家里此年是否有参加大比的子弟？

其意十分显明，愿意从中做点手脚，帮一下纪氏子弟。这明明是蓄意作弊，换在别人头上，纪晓岚准会暗骂一通，但这次轮到自己，他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一边热情地接待王翰林，一边暗暗地想着万无一失的办法。

历朝的科举考试，都对作弊行为防范甚严，都采取过一些措施。比如唐五代时，试院外墙高一丈五尺，内墙也有一丈高。围墙一周，都种满荆棘，所以考场又被称作“棘院”。

到了后来，凡入试的考生，都被互相隔离，叫做“棘围”，防止扭身转项，交头接耳。金朝时，考场纪律更为严苛，考生入场前，要进行裸体搜身，让考生脱去衣服、鞋帽，打开发结，甚至连鼻孔、耳朵眼也不放过。金世宗完颜雍即位，觉得对考生脱衣检查，实在有些不雅，不利于金朝笼络文士的大局，便开设了官办浴池，令考生脱衣入浴，事后换上统一服装入常这个办法，沿用到金朝终止之时。

到了清朝，顺治皇帝曾明令规定：“生儒入场，细加搜检。”

如有怀挟片纸只字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如有请人代试者，代与受代之人一体枷号问罪。“如果搜检员役系知情容隐者，一律问罪。到康熙末年，对考场作弊的防范更加严密，但作弊者仍不乏其人。乾隆九年，顺天乡试中，第一、二两场各搜出“怀挟”者二十一人，另有后被搜出“怀挟”、闻风提前散去者二千多人。乾隆帝为消除作弊现象，对考生施行了更为严苛的手段，规定：帽子不准用双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衫袍都用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卷袋不许装里，笔管镂空，水注用磁，甚至糕饼也要切开。考生入场前，要排成一行，鱼贯而入以利搜身。两人共搜一人，一门、二门各搜一次。二门搜出“怀挟”，其一门之搜检员役要予以处治。考生进入号房后，立即关门上锁，再不得出入号房和传递茶汤等物。

纪晓岚曾几次主持乡试和会试，对这些规定十分清楚，心想考生方面，“文章”实在难做，但考官作弊是有些方便条件的。四川学政朱荃，曾一次就贿卖秀才九名，得了一笔银子。

有个叫李为栋的人，也曾向朱荃行贿，使他两个儿子都考中了。安徽

歙县，有个叫吴泌的贡生，向巡抚行贿，巡抚令吴泌在卷子上做个暗号，果然中了举人。

但这些作弊行为，当时成功了。事后却传了出来，都受到了惩治。纪晓岚清楚，没有泄露的，肯定大有人在。

王翰林一片诚心，使纪晓岚十分感激，因为皇上对作弊行为的惩治，是极其严酷的。雍正年间，福建学政俞鸿图因考场作弊，被腰斩为两段，而后此刑虽除，但作弊的考官，免不了丢官去爵。纪晓岚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于是对王翰林笑道：“有劳王大人惦记，多谢多谢！不过纪氏子弟，都不成器，即使有几个侄孙，参加本科大比，我断定他们不能题名。”“纪大人过谦了，久闻纪氏子弟，个个聪明俊逸，纪大人何出此言？”王翰林狡黠地眨着眼睛。

“不怕王大人笑话，纪姓这些子侄们，确实很不争气，写个‘也’字，连勾都不会挑。”王翰林也是聪明之人，早把弦外之音记在心里，又闲谈一阵，起身告辞。

主考官走后，纪晓岚立刻修书一封，派人送回老家献县崔尔庄，告诉家里的人，凡是今年赶考的，写“也”字一律不许挑勾。纪氏子弟依计而行，逢写“也”字时，都不挑勾。

果然大比揭晓后，纪氏子弟，同科中了七、八个举人。直到几十年以后“‘也’字不挑勾”的事，才从纪氏后人口中传出来，纪晓岚和那年中举的纪氏子弟都已作古了，因而未曾引起什么风波。

回头我们再说乾隆五十五年，正是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循例又到热河避暑。

乾隆每年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驻木兰围场，重阳节后启驾回京。沿途有座万松岭，满山皆松，青翠盈目。万松岭建有一座行宫，乾隆每年在这万松岭行宫过重阳节。

万松岭行宫的装饰已经陈旧，就吩咐扈从的大臣彭元瑞，将宫内旧有的幅贴联语，一律换成新的，待到九月九日，登高时一体检阅。

彭元瑞奉旨之后，立即遵命行事，构思新的殿额，写作新的联语。当时是八月中秋之后，离重阳节尚有二十几天的时间。彭元瑞是文章圣手，这个差使对他来说不难为之，他连夜构思，进展很快，自忖能够从容复命。

但是在他构思行宫金殿正中的一联时，看到满山葱绿，青松遍布，立刻想出了一句切合环境事物的上联：“八十郡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上联写出之后，彭元瑞十分满意，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十八公”合成松字，既符合“万松岭”的环境，又含有祝寿之意。不过，任期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满意的下联来，急得他坐立不安。

这时彭元瑞想起了京中的纪晓岚，心思：“这对虽难，但肯定难不住纪春帆！”

“急忙派遣专差，连夜驰赴京城，向纪晓岚求援。”

纪晓岚正在家中校改《滦阳消夏录》，闻听彭元瑞派专差，从万松岭行宫赶来求见，笑着说道：“莫非芸楣又要考我？”等他打开书札一看，果然是为了一副对联，于是提起笔来，在原函后面的空余之处，写出了下联：“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外称觞。”随即交给差人。专差又十万火急地，驰返关外万松岭行宫复命。

彭元瑞看了下联之后，叹道：

"春帆真胜我一筹！"

总算赶在重九节前，完成了行宫楹联全部换新的事宜，彭元瑞松了一口气。

九月九日，乾隆皇帝登高的时候，看了非常高兴，一再称赞不已。

十月回到京师，乾隆特别为那副"十八公"对联，颁赐给彭元瑞御玩珍物八件，以示奖赏。

彭元瑞不敢掠人之美，跪在皇上面前奏道："圣上容禀，这赏赐物品，为臣不敢领受。万岁所称赞的行殿正门之联，出句是臣所撰，而不能对。对语实为礼部纪尚书所撰，所以臣请圣上，准将此八珍移赏纪昀。"“唔！原来是这样。"乾隆笑了，"不过，出句对句都好，你自应领赏，朕再颁一份，赏给纪卿就是了。"随即差人给纪晓岚颁奖一份。

乾隆又接着检阅全国朝野呈献的祝寿联句，虽说都是千篇一律的歌功颂德之作，但皇上确也高兴。乾隆在位五十五年，又是皇帝五世同堂，是古代帝王所无。

他在七十岁时，曾自撰一联云：七旬天子古六帝；五代曾孙予一人。

如今又过了十年，他已八十高龄，在位时间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又五年，文治武功无不引以为荣，可以说得天独厚了。

所以举国上下的恭贺，乾隆也乐得起所。

可是经他仔细挑选，发现一联没有署名，对仗十分工整，联曰：天数五，地数五，五十五年，五世一堂，共仰一人有庆；春八千，秋八千，八旬八月，八方万国，咸呼万寿无疆。

但是，乾隆觉得最好的祝寿联语，仍然是纪晓岚的献联，他写的是：八千为春，八千为秋，八方向化，八风和庆，圣寿八旬逢八月；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世同堂，五福备至，崇朝五十又五年。

同时，纪晓岚撰的另一幅庆寿联是：

龙飞五十有五年，庆一人，五数合天，五数合地，五谷登，五云观，五事修，五福备，五代同堂，祥开五凤楼前，五色斑斓辉彩帐；鹤算八旬逢八月，祝万岁，八千为寿，八千为秩，八宝进，八恺呈，八面畅，八风和，八方从化，歌舞八鸾队里，八仙会绕咏霓裳。

这两幅寿联对仗工整，设想新奇，气魄雄伟，实在叫人击节赞佩，乾隆看了喜爱非常。

鳌茂大典刚过，乾隆皇帝降下谕旨，特赐纪晓岚"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所谓紫禁城骑马，并非真的骑马进入紫禁城，而是皇帝对于老臣的一种礼遇，准许年事已高而功勋显著的老臣，在紫禁城内，乘坐两人抬的小轿子，代步上朝。

纪晓岚素有"神行太保"的美称，年轻时健步如飞，一般人比不上他，到这时虽然他已66岁，仍然身体健壮，精神旺盛，走起路来，步履稳健，丝毫不见龙钟老态。所以虽经皇上特许"紫禁城骑马"，但他上朝，既不"骑马"，也不乘轿，照旧迈开两条腿，安步当车。

转眼到了新春。圆明园内搭起了戏台，明柱上需要两副楹联，内务府大臣奏请乾隆皇帝颁赐。

乾隆是个风雅皇帝，对此类事情很有兴致，御笔一挥，撰成一副长联：尧舜生，汤武净，五霸七雄丑末耳，伊尹太公，便算一只耍手，其余拜将封侯，不过摇棋呐喊称奴婢；四书曰，五经引，诸子百家杂说也，杜甫李白，

会唱几句乱谈，此外咬文嚼字，大都沿街乞讨闹莲花。

乾隆写完此联，沾沾自喜，大臣们也争相趋奉。有人说皇上的对联，议论奇伟，气势雄阔，别开生面，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行了精辟的概括，确实体现了帝王的宏大气概。

可是这副戏台联一出，与其相匹配的另一联就很难为之了。乾隆反复琢磨，怎么也再想不出满意的，就嘱咐内务大臣：“次楹一联，去找礼部尚书纪昀撰写。”

纪晓岚见了内务府大臣，接过圣谕，又问过皇上的御联，略一思索，写成一联：出将入相，仔细端详，无非藉古代衣冠，奉劝众生愚昧；福善祸淫，殷勤献演，岂徒炫世人耳目，实为菩萨心肠。

纪晓岚的这副戏台联也出手不凡，词婉意深，别具一格，表现着一个伟大学者的深邃的洞察力，与皇上所撰一联，正相匹配，而又各有千秋。

纪晓岚的学者风度，从他刻制的砚铭来看，那就更不平凡了。

纪晓岚有收藏砚台的嗜好，到了晚年兴致更浓。或自己购买，或亲友馈赠，过手的佳砚，少说也有上千块。这些古砚形态各异，古朴珍贵，有些是前代的旧物，价值连城；有些是当代制砚名家的精品，精妙绝伦。他将收藏砚台的书斋，取名叫作“九十九砚斋”。

其实，在当时的文人学士当中，收藏古物是一种时尚，对于砚台的嗜好，也是不少文人都有。刘墉、陈来章、彭元瑞、绎堂，都是收藏名家。人们之所以对礼部尚书纪晓岚刮目相看的，并不是他的砚台多么名贵，而是因为他堪称制砚铭的京中第一家。

他经手的砚台，一一制上砚铭，铭文简短，皆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仔细揣摩，又句句意味无穷。试看：壶卢砚铭（二则）因石之形，琢为此状。虽画壶卢，实非依样。

即有壶卢，无妨依样。任吾意而画之，又不知其何状。

连环砚铭

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

竹节砚铭（三则）

介如石，直如竹。史氏笔，挠不曲。

笋不两歧，竿无曲枝。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断筒欤？乃坚多节。略似此君，风规自别。

留耕砚铭

作砚者谁？善留余地，忠厚之心，庆延于世。

墨注砚铭（二则）

观弈道人，作斯墨注。虚则翕受，凹则汇聚。君子谦谦，憬然可悟。

工于蓄聚，不吝于挹注。富而如斯，于富乎何恶。

圭砚铭

腹剑深藏，君子所恶。

琴砚铭（三则）

无弦琴，不在音，仿琢砚，置墨林。浸太清，练予心。

濡笔微吟，如对素琴，净洗予心。邈然月白而江深。

空山鼓琴，沉思忽往。含毫邈然，作如是想。

更有意思的是，他使用的一些器物，也都题刻上铭文。请看：笔铭毫毛茂茂中书君，我之役尔良已勤。

郭尔管城策尔勋，尔其努力张我军，使我落纸如烟云。

笔船铭

管之圆，持以方；毫之柔，搯以刚。然其走也，循墙。

锥铭

汝颖之士，亦莫逾尔。幸所钻者，故纸。

鞅挟之术，为钻之祖。锋利如斯，吾真愧汝。

小锯铭

纤齿棱棱，犀利自矜。然盘根错节，非汝所胜。当知有能有不能。

刷铭

治人之道，忌察渊鱼；治己之道，则污垢必除。言各有当，君子念诸。

裁刀铭

当断则断，以齐不齐，利器在手，孰得而参差？

这些铭文，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弥足玩味。难怪向他索砚的人，比赠砚的人多得多；本来不算名贵的东西，经他制上铭文，立刻价增百倍，成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颇有收藏价值。也有不少人，将自己的砚拿来，请他题写铭文，视为珍贵的馈赠。

纪晓岚虽然嗜砚成癖，但他认为世间万物，聚散无常，主人不会永久不变，即使终生死守，百年之后，又不知为谁人所有，反不如赠给友人，留作永恒的纪念。

当年陈来章得到一方石砚，上面刻着云中仪凤的图案，并刻着相国梁瑶峰的铭文："其鸣将将，乘之翱翔，有妨之祥；其鸣归昌，云行四方，以发德光。"陈来章极为爱惜。

但时过不久，这一砚台被人盗走。八年之后，陈来章的儿子找到古砚的下落，又出钱买了回来，拿给纪晓岚，请他题上铭文。纪晓岚与陈家是亲戚，又听说这一方砚的奇特经历，便欣然题道："失而复得，如宝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适逢，譬威风之翮云，翩没影于遥空，及其归也，必仍止于梧桐。"那年会试，纪晓岚任主考官。在聚奎堂阅卷，看同考官绎堂使用的砚台，确实是砚中佳品，心中不胜喜欢，向绎堂讨要，绎堂舍不得给。不愿给就算了，纪晓岚可不肯善罢干休，出闱时，抢先把砚台塞入衣内，挟回家中，就是给也要给，不给也要给。

尽管这样，绎堂仍然舍不得，回到家中，另为纪晓岚选了一方，赎回被抢走的那一方。他向纪晓岚说："纪公真舍得下手！何必动手抢呢？""绎公，这要问你自己呀！哈哈，莫非此类事体，绎公没干过？刘石庵那方砚，不也是被你夺走的吗？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真乃诚至之言，诚至之言！哈哈"纪晓岚嘻嘻哈哈地说着。

绎堂也笑了起来，他曾将刘墉的一方砚攫为己有。止住笑声，纪晓岚说道："既然你这样舍不得，那你就换回去吧。"

你送我的这一方，已有现成的铭文了。""什么铭文？绎堂愿意领教！""就题作'螳螂黄雀'怎么样？哈哈"绎堂听了笑道："不雅不雅。我这一方，倒要有劳于你，题上铭文，叫它不虚此行呀，何如？""好好！"纪晓岚略一思索，接着说："我倒想出一首诗，权充铭文，你看如何？"说罢，纪晓岚吟道：机心一动生诸缘，扰扰黄雀螳螂蝉。

楚人失弓楚人得，何妨作是何等观。

因君忽忆老米颠，王晤一帖轻据船。

玉蟾蜍滴相思泪，却自区区爱砚山。

两人笑罢，绎堂记在纸上，然后告辞而去。

说起纪氏所藏之砚，本书作者也算有幸。待本书著述告竣，并即将付梓发排时，本书作者竟然发现纪氏所藏砚一真品及一图片。其真品为当代著名北派山水画家、吉林长春人黄秋实所藏，此为紫石砚，上刻有人物风光图，侧畔镌有记文，其字为：“好春轩之故物，今归于阅微草堂”。另一图片在河北献县发现，右刻砚铭为：“濡笔微吟，如对素琴，弦外有音，静洗余心，邈然月白而江深。”左记云：“余有琴砚三，此为第一，宋牧仲家故物也。晓岚铭并识。”恐其有忘，逐记于此。

纪晓岚68岁时，又由礼部尚书迁任左都御史，他的子女已经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明生的梅媛，此时也已经十多岁。在一般人来说，到了六七十岁的年纪，已是日暮秋黄时节，但纪晓岚身体十分健壮，虽然略微瘦了些，但精神炯炯，光采照人。倒是他的夫人马月芳，刚刚大病初愈，已显得老态龙钟了。

马夫人刚刚离开病榻，纪晓岚最宠爱的侍姬明又病倒了。半年多来，明为了照顾马夫人，昼夜守在床前，像个亲生女儿一样，调羹喂药，嘘寒问暖，一刻也不得消闲。马夫人病体好转，明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她由于操劳过度，此时身子支撑不住了，遂至一病不弃。

明是个十分让人怜爱的女子，出身在贫寒的家庭，虽有机缘进了富贵人家，但仍是一位生活在低层的女人。她一生从未和别人发生过口角，纪家的人也都敬爱她，但她心中一直有个怪念头。她曾经跟纪晓岚说：“人活多大，都是要死的。

我的愿望呢，是在四十岁以前死。”“这是为什么？”晓岚惊讶不解。

明的眼睛明亮闪光，一本正经地说：

“女人嘛，就该死在四十岁前，还没到人老珠黄的境地。

这时死了，会有人怜惜和悼念；等到了鸡皮鹤发的年纪，那就惨了，象狐雏腐鼠一样，人见人厌，我才不愿落到那个地步呢！”晓岚认为她是一时感慨，随便说说罢了，也没有再多问。

不料，明这回病得很沉重，虽然每天都有医生到他府上诊治服药，却没有一点起色。

恰在这时，纪晓岚侍值圆明园，要满五天才能回家。纪晓岚忧心忡忡。

在明病危的那天夜里，晓岚退值住在圆明园近处的海淀槐西老屋，由于心里惦记着明，一个夜晚，居然梦见她两次。

第一次梦里，纪晓岚陪同明到了她的老家苏州，实现了明的夙愿。姑苏城内，一片江南水乡风光，绿水荡漾，柳丝轻飏。明的北地口音，换成了一口的吴侬细语，不停地吟唱着江南吴歌，委婉动听。两人乘上小船，在河港内漫游，满目繁花似锦。忽然狂风起，小船像片在水中的叶片儿，在水皮上飘飞起来。明坐不安稳，一头扎进他的怀中。纪晓岚也惊慌失措，只是把明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手死死地扒住船舷。猛地船身一倾，两人一齐掉在了河中纪晓岚急得一声大叫，霍然从梦中醒来，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发现刚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怀中抱的，是跟随他到槐西老屋住的侍姬蕩云。

蕩云也被他的叫声惊醒，忙叫晓岚问怎么回事？

“哎，把你也吓醒了，”晓岚心中不安地说道，“我做了一场恶梦！”这

时辰还不到三更，纪晓岚定了定神，心情平静下来以后，又进入了梦乡：这回晓岚又带明 到了圆明园，明 看了园中景物，惊叹不迭。晓岚为她向导，一一解说。园中的美景，使明 欢欣雀跃，俨然是个十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明 上到秋千上，晓岚用力一拉，然后猛地一推，同时两手一用力，自己也踏上了秋千。俩人面对面地，用劲荡来荡去。秋千越荡越快，越荡越高，明 的笑声也越来越响，晓岚的心中喜不胜收。"咣荡"一声震响，秋千的绳索突然断了，晓岚和明 一齐跌落在地上。晓岚一声大叫，猛然醒来又是一梦。怀里抱的，当然还是蔼云。

"你又做恶梦啦？"蔼云睡眼惺忪地问他。

晓岚怔怔地，歉然说道："真糟糕！又把你吓醒了。""刚才我好像听到好大声音，不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蔼云说。

"对！我也听到了。点上蜡烛，起来看看。"说着，晓岚爬起身来。

蔼云点燃蜡烛，屋里一下子亮了起来，两人看见地上有一只铜瓶。铜瓶原是挂在墙上的，绳子断了，坠落地上，方知刚才的声响，乃是铜瓶的坠地之声。

"怪不得那么大声音，原来是这只瓶子！"纪晓岚拾起铜器来察看。

"奇怪？挂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掉下来呢？"蔼云困惑地问。

"是绳子断了！"晓岚看看断了的绳子说。

"怎么会突然断了呢？"

"大概是风吹的关系吧，挂得时间久了，绳子有些朽了。"经这一折腾，已经过了四更，晓岚和蔼云谁也睡不着了，眼巴巴地挨到了天亮。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五，晓岚一天神不守舍，晚上回到虎坊桥阅微草堂，才知道明 在昨夜病势转危，曾经昏厥过去，大约过了两个时辰，才又悠悠苏醒过来。

明 醒来时对守护在身边的母亲沈氏说："妈妈，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去了海淀的槐西老屋，跟晓岚在一起，可是忽然像打雷似的一声响，把我惊醒了。"晓岚听说这事，心中一惊，忙问是什么时辰？沈氏说的明 醒来的时间，正是他第二次梦见明 、跟她一起荡秋千、被铜器落地声吓醒的时刻，多么的奇怪！

"她也听到了铜瓶的响声，莫非真的是她灵魂出窍，到了槐西老屋？"晓岚心中暗暗想道，"否则又该如何解释？"明 见纪晓岚回来，精神异常兴奋。她取出一张自己的画像，交给女儿梅媛，梅媛聪明俊俏，十分可爱，是明 所生的唯一的孩子。

明 那满含深情的眼睛里的，闪着晶莹的泪花，向纪晓岚说道："我想了一首诗，你替我写下来吧！"晓岚点点头，赶快叫玉台取来了笔砚，一面听明 念，一面写在纸上。

三十年来梦一场，
遗容手付女收藏；
他时话我生气事，
认取姑苏沈五娘。

晓岚手录着明 的遗作，心中辛酸难忍，眼睛充满着泪水。放下手中的笔，回头再看明 的时候，她嘴角挂着微笑，已经溘然而逝了。

晓岚急忙把她揽在怀里，口中唤着："明 ，明 --，"两行苦泪潸然而下。

明 这年只有30岁。果然应了她说过的话，不要活过40岁。纪晓岚想起这些，更是悲痛难忍。明的死，对纪晓岚来说，是继文鸾、汝侏死后的最大悲痛。

于是，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朝中官署，听不到纪晓岚那爽朗的笑声了。他心里，总是想起在明 身边时的欢乐时光。好多天，他都痴痴地看着明的遗像发呆，甚至涔涔落泪，他在明的遗像上，题写了两首咏怀诗。

其一

几分相似几分非，
可是香魂月下归；
春梦无痕时一瞥，
最关情处在依稀

其二

到死春蚕尚有丝，
离魂倩女不须痴；
一声惊破梨花梦，
恰记铜瓶坠地时。

虽然纪晓岚身边尚有三房妻妾，但在他心里，谁也代替不了明 ，他对明的思念，终身未已。万万没有想到，明 死后不久，她的侍女玉台也相继天逝，年龄不到二十岁，就香消玉殒，使纪晓岚那尚未愈合的心灵创伤，再次遭受滴血之痛。

这时候，纪晓岚想起明 作的那首"咏花影"的诗来，诗中"三处妻妾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的句子，竟然成了明 和玉台死亡的讖诗。晓岚疑惑不解，久久思考，莫非是明 的气机所动，不知不觉的一种自然流露？是耶？非耶？不得而知。在他写作《阅微草堂笔记》时，记述了上述事实，用以寄托对明 和玉台的无限的思念。

明 、玉台之死给纪晓岚造成的的心灵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愈合了。

他又渐渐地恢复了往昔的乐观旷达、诙谐幽默的风姿。

转眼又是一年的春天，纪晓岚、刘墉、彭元瑞等几位部院大臣在圆明园南书房当值。刘墉又与纪晓岚开起了玩笑。

"纪公一代儒宗，千秋绝学，我等愧不能及。不过，你写得那许多好诗好文，都是写给别人看的，为你自己的，却极少为之，岂不让人遗憾？啊？哈哈"彭元瑞也接上来打趣，笑着说："古来曾有陶靖节自作挽歌，传为千古佳话。纪公属对之妙，尤为我等所难能，待公百年之后，没人能写出你那样好的挽联，倒成了千秋憾事！"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纪晓岚说道："诸公之言甚为有理。我就效陶靖节自作挽歌之事，自题一联。待百年之后，诸公以此见挽，晓岚之愿足矣！"“好！

好！你说来我等听听。"刘墉、彭元瑞等人催促道。

纪晓岚略一思索，说道：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诸公以为如何？"刘墉笑道："此联极好！只是上句殊不类公，若用来挽陆耳山，倒是再好不过的了。"说来也巧，就在这话的三天以后，陆锡熊的讣音传到京城。他被罚往盛京校阅文溯阁四库全书的路上，感染了风寒，竟至命归黄泉。纪晓岚就与了这副联挽悼陆锡熊。过后，他又对刘墉说："你看这事儿，陆耳山夺人所爱，把我

的挽联抢走了。"两人相视苦笑几声说到纪晓岚72岁这年，马夫人一病不弃，溘然长逝。乾隆皇帝派特使致祭，并赐予了优厚的治丧费用。

丧事过后，纪晓岚入宫谢恩。乾隆问他："你负海内文豪之誉，且笃于伉俪之情，可有悼亡佳作？"纪晓岚回奏："臣病弱侵寻，文字也颓唐，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五十五年结发夫妻，鼓盆之痛，自所难已，故抄袭古人陈词，以代心声。

"古人陈词，所指为何？"乾隆惊奇地问，"你给朕诵来听听。"于是，纪晓岚高声朗诵道："如人之相与仰俯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迹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仰俯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不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乾隆听了问道："卿所诵来，岂不是王羲之《兰亭序》的一段？"“正是，臣只将起首的'夫'字，改成'如'字。"乾隆欣然大笑说："影射得幽默可笑，千载之上，王逸少万万想不到，他的这段文字，居然被移来做了一篇绝妙的悼妻祭文了。也亏你想得出来！"仔细品味纪晓岚引用的这段文字，确是贴切生动，个中情怀，无以复加，但其幽默之举，确让人感到滑稽可爱。

纪晓岚60岁以后，五迁御史，五任礼部尚书，两次执掌兵符；也曾因为在都察院左都御史任中，以鞠狱不实而革职，又因孝淑皇后奉安，陈奏失词改降。

但是实际上，纪晓岚一直留在任上，所谓"革"与"降"，只不过说说而已，可以说是朝廷对他的殊遇。

尽管他年高位显，但那诙谐幽默、爱开玩笑的本性，一直未改。在同僚中，确实没有不开玩笑的人，但这倒是他的一种处世之道。他早年在好友东方曼倩家作客，作了一首《咏东方曼倩》的诗，实际是他的一首自白诗。诗曰：十八年间侍紫宸，金门待诏好存身。

诙谐一笑无妨碍，
谁遣频侵郭金人。

在诗中，纪晓岚说出了自己为官生活的苦衷：在帝王左右，需小心谨慎，稍有差错，就可能大祸临头。同时他也点明自己幽默诙谐，谈吐滑稽，只不过是借以存身的护身符罢了，无怪鲁迅先生评价他是前清的一位"世故老人"。但他也有方直刚正的一面，请看下章"观弈道人"。

十七、观弈道人

纪晓岚晚年，对围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自号"观弈道人"。他有两套特别的棋子，都是天然石料，圆润秀美，是朝鲜使臣郑思贤赠给他的。黑子是海滩的碎石，被多少年的潮水冲激而成；白子是一种贝壳，也让海水打磨得晶莹透亮。

两者虽不是难得的物品，但捡寻起来，取其厚薄均匀、轮廓圆滑、色泽一致的，却要颇费功夫，非一朝一夕之力所能得到的。纪晓岚非常喜爱这

副棋子，放在书斋里面，闲来把玩，后来被其友人范大司农取去。范氏死后，不知棋子下落，晓岚为之惋惜不已。

纪晓岚与竹林寺主持了云和尚，是一对棋友。一日午后，晓岚趋访竹林寺，时逢了云和尚外出未归，晓岚就独坐廊下等候。及了云和尚归来，晓岚施礼诵道：竹林等僧归，双手拜四维罗汉；月门闲客住，二山出大小尖峰。

"拜"，"四维"合为"罗"（"罗"字的繁体字为"羅"），下联中"月门"合为"闲"（"闲"的繁体字为"閒"，"二山"合为"出"；"大小"颠倒相叠，正是一个"尖"字。上下两联，可谓绝妙之对儿。

晓岚与了云和尚，下棋起来便忘记一切，直至深夜仍不肯罢休。小和尚来报，夜深寺门已闭，晓岚掷子以"闭"字出联："门内有才方是闭"；了云随口答道："寺边无日不知时"。

足见了云和尚也是一位饱学的高僧。

在兵部尚书任上，纪晓岚曾督师赴粤。有一天晚上，和一位王姓棋友下棋，晓岚的棋艺本不如王某，但是一晚上却连胜两局，心中正感奇怪，意欲动问，王某却先开了口："贵属刘鼎臣，承蒙纪大人器重，感戴至深，如今有个请求，托兄弟代陈，不知该说不该说？"“噢，原来这就是你今晚输棋的原因！”纪晓岚面有不悦之色，"有话请您讲吧。"“事情是这样的”，王某小心翼翼地讲："刘兄想谋阳朔县的县令，希望纪大人鼎力成全。"“想做县令，还要选地方？哪有这么如意的事？”纪晓岚的话语，带着一股讥讽的意味。

"纪大人乃是当今朝廷的重臣，圣眷隆渥。如肯出面保荐，想必不成问题。"王某陪着一副谄媚的笑脸，说出这几句恭维之词，显然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纪晓岚站起身子，背剪双手，摇摇头说："倘若官可自择，在下宁肯放弃一品大员不干。做一名阳朔令，于愿足矣！"“纪大人您真会说笑话！”王某不相信纪晓岚的话。

纪晓岚正色说道："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同你说笑话。"“这是为何？”王某不解地问。

"阳朔山水，秀甲天下！"纪晓岚说："我阅兵过阳朔游览，至今仍梦寐不忘，若是能为阳朔令，置身画山绣水之间，其乐无穷，何复他求？"王某嘤嘤着还想再说什么。纪晓岚冷冷说声："不必再讲了。"说毕拂袖而入，从此不再跟王某下棋。

属吏刘鼎臣，听说这回事后，自惭形秽，便辞职离去了。

纪晓岚棋瘾虽大，但不计较胜负，他常引用苏东坡的一句诗说："胜固欣然败亦喜。"又极推崇王安石的观点："战罢两套收黑白，一样何处有亏成？"早年在家乡读书时，纪晓岚曾听从兄纪方洲讲过一个故事：景城真武祠中，有一道士酷好下棋，人皆称之"棋道士"，反倒隐没了本来的姓名。一日，方洲来到棋道士居处，见几上置一棋局，只三十一子，心想是棋道士外出了，就坐下来等待。忽然听窗外有喘息之声，走出来看时，原是棋道士和一个人夺一棋子。四手相持，力竭一齐倒地，而喘息之声大作。为争一局胜负，争执如此实在可笑。

纪晓岚又曾听从兄纪坦居讲，丁卯乡试时，见场中有两个考生，画号板为棋盘，拾碎炭为黑子，剔碎白灰块为白子，对着不止，终场时，两人一齐交了白卷。

纪晓岚认为，对弈之事，"消闲遣日，原不妨偶一为之；以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纪晓岚浮沉宦海，对世态炎凉感受颇深，也将之比作局中对弈，更颇有一番哲理。他的结论是：不求胜负，"言则易耳"。

从乌鲁木齐被召京城的那年冬天，有人拿来一幅《八仙对弈图》，求他题诗。

上面画的是韩湘子与何仙姑对局，吕洞宾、汉钟离、蓝采和、张国老和曹国舅，五仙旁观，而铁拐李超然局外，躺在树下的石头上，枕着葫芦酣然而睡。此画意境深远，颇富启迪人生的意义。纪晓岚为之所动，题诗两首。

其一

十八年来阅宦途，
此心久似水中鳧。
如何才踏春明路，
又看仙人对弈图？

其二

局中局外两沉吟，
犹是人间胜负心。
哪似顽仙痴不省，
春风蝴蝶睡乡深。

纪晓岚自迹生平，也同苏东坡、王安石一样，只是说说罢了，未能自践其言。

他自号"观弈道人"，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罢了。

他与和珅的争斗，此时期虽然显得风平浪静，但在心中一刻也未曾休止过。

只是晓岚看皇上偏袒和珅，和珅更是有恃无恐。于是，晓岚时时注意回避，避免与和珅正面交锋，像局外观棋一样，静观默察。

丙午年，和珅指使家人刘全，在京中买了一处地盘，为和珅营造府第。为了免除朝中大臣的议论和弹劾，一切事宜都用刘全的名义办理。但其建造格局，超出了清廷的规制，被人们看了出来，引起朝官们的义愤。清朝建造房屋的规格是很多的。比如除皇帝外，任何人都不得用黄琉璃瓦和绿琉璃瓦；房的规模，王爷也不得超过六六三十六楹房屋的房间数，不得超过九百九十九间半。超过了便算违制，应受到处罚。

御史曹锡宝与纪晓岚私交甚深，曾隐语说出要参劾和珅，纪晓岚也不好明说，就以宋人《咏蟹》诗中的两句赠曹锡宝：水清讷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

意思是说，现在参劾和珅，恐怕时机不够成熟。但曹锡宝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告诫，毅然上了一道奏章，参劾和珅家奴刘全建造房屋规模宏大、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倚借主势，招摇撞骗之事。

乾隆皇帝当时在热河行宫。看过奏折，心中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状告刘全只是虚晃一枪，锋芒所指是对准了和珅的。皇帝知道曹锡宝与纪晓岚有私交，便怀疑是纪晓岚因上年海升殴死妻子吴雅氏一案，对和珅心怀仇恨，唆使曹锡宝参奏，以图报复。

六月底的一天，纪晓岚在直庐当值，忽听传来一声："左都御史纪昀接旨"。

纪晓岚赶忙跪在地上接旨，原来是乾隆皇帝给军机大臣和他本人的谕

旨：“前据曹锡宝奏：和珅家人刘全房屋宏大、服用奢侈、器具完美恐有招摇撞骗等事一折，已交留京王大臣等查办矣。曹锡宝如果见刘全倚藉主势，乃徒托诸空言！或其言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肯明言，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或竟系纪昀因上年海升殴死伊妻吴雅氏一案，和珅前往验出真伤，心怀仇恨，嗾令曹锡宝参奏，以为报复之计乎？此乃朕揣度之意，若不出于此，则曹锡宝之奏何由而来？著留京王大臣，详悉访查询问，务得实在情节。

朕于此案总期根究明白，并非因此一虚言欲治和珅，更非欲为和珅开脱。留京王大臣等不可误会朕旨，将曹锡宝加以词色，有意吹求，使原告转为被告，亦无是理。务须平心静气，虚衷详问。如曹锡宝果能指出全儿借端撞骗款迹，访查得实，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不可同和珅稍存回护。若稍存回护，是乃陷和珅亦自陷也。”“又据和珅称：家人全儿已到热河，曾面加诘问。伊供：‘不但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出外之物。我于曹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目睹，等语，虽系一面之词，亦尚近理。曹锡宝身为言官，必不至下交奴仆，其车马衣服，尚可云遇诸路途，至房屋宽敞，器具完美，非身临其地何能知悉乎？至全儿代伊主理崇文门税务有年，稍有积蓄，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事理之常。从前及现在，内外大臣家人中似此者恐亦不少，若无似殷士俊等之有真脏实据，概以车服房舍之故，查拿治罪，则在京大臣之仆，安得人人而禁之！且必人人侧足而立，亦断无此政体。设或全儿在崇文门代伊主理经营税课，于额税之外私有加增，若累商民以肥私囊，绵恩签派番役，一经访查无难得实。倘王大臣等严行察访，全儿并无生事疑迹，而曹锡宝徒以无根之言，遽行陈奏，以博建白之名，朕又何能以空言遽入人罪乎？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留京王大臣等并令纪昀知之。即将查讯情形先由四百里驰奏，不必俟本报之使。钦此。”听完皇上的谕旨，纪晓岚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皇上摆出的是一副公正无私不倚不偏的面孔，但这里边的真意，正是对和珅的偏袒回护，纪晓岚心想本来自己没参与此事，是局外之人，皇上却偏偏把他拉进来。假如曹锡宝不能指实，因而获罪，就要株连到我头上，这便成了对局者负局，观弈者获罪了。

纪晓岚回到家中，坐卧不安，更不敢与曹锡宝接触，唯恐授人把柄。那年因卢见曾案所受牵连，至今他心有余悸。再说眼前这件事，如果不把别人牵扯进去，即使曹锡宝不能指实，皇上也可能会宽宥。因为皇上常以明君自喻，摆出了一副从容纳谏的姿态。一旦牵扯到别人，则成了阴谋陷害，问题性质就变了，保不准皇上多疑，一怒之下会从重发落。

有人从热河回京，纪晓岚派人探听和珅的情况，听说和珅处之泰然，似乎此案与他毫无瓜葛。这下纪晓岚更担心了，和珅恃宠仗势以守为攻。以此看来，曹锡宝这方面凶多吉少。

纪晓岚怀着恐惧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又题秋山独眺图》：秋山高不极，盘磴入烟雾。

仄径莓苔滑，猿獠不放步。
杖策陟巉岩，披榛寻微路。
直上万峰巅，振衣独四顾。
秋风天半来，奋迅号林树。

俯见豺狼蹲，侧闻虎豹怒。
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
置身岂不高？时有蹉跌虑。
徒倚将何依，凄切悲霜露。
微言如可闻，冀与孙登遇。

事态的发展正如纪晓岚担心的那样，皇上回护着和珅，及其家奴刘全，却谕令军机大臣，杀气腾腾地逼向了曹锡宝。曹锡宝身为御史必不下交奴婢，交则罪在不赦，不交又何以知道刘全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军机大臣们按照皇上谕令中所授机宜，不去纠察和珅家奴刘全，却将锋芒转向了原告曹锡宝。曹锡宝只好说道：“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并不知道，伊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增加另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住房服用甚是完美，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资造此华屋？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曹锡宝这样回复，乾隆皇帝仍不满意，继续穷追不舍，大有不揪出幕后之人而不罢休之势，又谕令军机大臣等：“曹锡宝既云全儿情弊从未有人说过，又未亲到伊家，何以又称‘闻全儿住房服用甚是完美’。究竟闻自何人？”

必有着落，非有人说过，则曹锡宝何以知全儿往兴化寺街，而经过时即留心察看？况京城内外，大街小巷，房屋甚多，御史又无逐户查访之理，若非中有成见，何以独于全儿住屋如此留意耶？著王大臣令将全儿滋事不法之处究竟闻自何人，据实明言，毋再任狡饰，并令都察院堂官及步军统领衙门司官一员，带同曹锡宝，先至刘全家查看，再到阿桂等官家及用事人家住处周历查看，如各大臣家人住房并无如全儿之多，即治以越制之罪；若阿桂等家管事家人住房有全儿多且大者，则当诘问曹锡宝何以专不参劾之故。“乾隆包庇和珅及其家奴全儿的态度，已经毕露无遗。曹锡宝后悔没听纪晓岚的劝告，多言招祸，只好硬着头皮，咬定纪晓岚没参与此事。最后乾隆以曹锡宝参奏不实，给以革职留任处分，没有扩大事态，酿成大狱。纪晓岚在惊恐中度过几个月，心里才踏实了一些。自此而后，纪晓岚更加小心谨慎。但当时株连之狱频兴，他心中也没底，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将他牵连进去。

乾隆五十五年，发生了内阁学士尹壮图参奏案，纪晓岚与壮图之父尹松林为甲戌同年，壮图入词馆后，又常以诗文制作请教，交往颇密。此案虽没明显涉及纪晓岚，但株连之惧又着实使他捏了一把冷汗。

这年，正是乾隆皇上的八十万寿，纪晓岚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写下了大量歌功颂德、逢迎阿谀的文字，除了前后提到的八旬万寿联，尚有《八旬万寿锦屏赋》、《蛮陬贡象颂》、《礼部恭请举行万寿圣节庆典事折子》、《恭谢八旬万寿升秩贷宗展仪阁里直隶广学额免积欠加赈一月折子》、《御制节前御园赐宴席中得句恭跋》、《御制寿民诗恭跋》、《御制八徵耄念之宝恭跋》等，而在那篇“祈增舜寿”的《祝釐茂典记》中，骈四俪六，洋洋洒洒，全面歌颂了这位临御五十五年的皇帝的文治武功，弘历简直是功盖三皇，德高五帝，对比尧舜，千古以来第一名英明伟大的皇帝。试看其中几句：“乾元各正，虽溥育天寰中；巽命重申，再加施于格外；更于颁诏之后，命普免天下钱粮。九州成赋，为数原多，一体蠲征。承因最溥，滋培有素，已两停转粟之舟；敷锡无疆，又四辍催租之吏。膏雨一时而再降，九谷增蕃；福星每岁而移躔，三年遍到，固宜尧封禹甸，人人后舞而前歌”乾隆看这篇祝颂文章，在众多的颂扬文字中，最为华美，当然十分满意，飘飘然几列仙班。偏偏在

这年十一月，服阙仍授内阁学士的尹壮图，不识时务，直言参奏："近有严罚示惩而反邻宽纵者，如督抚自蹈愆尤，不既罢斥，罚银数万两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认应罚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既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告其玩易之念，清水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量与京职，毋许再膺外任。"本来尹壮图是一片忠心，直陈弊政，但他却是不识时务，显得执拗、天真和迂阔了。

奏折触怒了乾隆皇帝，令他将其所指督抚是谁？逢迎上司者是谁？借端勒索致有亏空库项者何人？一一指实。

尹壮图复奏："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索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徒以道路风闻，漫形牒奏"这与纪晓岚的："尧封禹甸，人人后舞而前歌"，是何等地不同？于是更加触痛了弘历的逆鳞。皇帝在上谕中这样写道："朕披览再三，折内并未指实一人一事，仍系摭拾浮辞，空言支饰朕临御五十五年，子惠元元，恩施优渥，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各省漕粮二次，为数何谿万万？偶遇水害天灾，不惜千百万帑金补助，抚恤赈贷兼施，鄙屋穷檐共占实惠，凡身披恩膏者，无不家喻户晓。小民等俱有天良，方将感戴之不暇，何至蹙额兴叹相聚怨咨？或系尹壮图往来途次，闻有一二小民为胥役扰累者，向其陈诉，尹壮图亦即当据实奏闻，朕必差大臣往办。但此系闻之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亦令其据实指出。即所言月选官传说缺分美恶，亏空数目，似属确有见闻，据以入告，而折内又云仅属风闻，并未目击，究竟此等传闻之语，出自何人，其绝无姓名可指乎？

尹壮图又请简派满州大臣同伊密往各省盘查亏空。不但朝廷无此政体，且各省吏治不同，库项充盈者无待盘查，即或偶有亏短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名曰盘查，仍属有名无实。合计天下州县不少千余，即使经历数年尚不能盘查周遍，在尹壮图之意亦知事有难行，不过自揣学问才具均属平庸，内而不能升任侍郎，外而不能简派学政，至尚书、督抚之任更难梦想，欲借此奏见长或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之名，沿途吓诈，希得资助，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朕洞察？朕自御极以来，至今五十五年，寿跻入帙，综览万机，自谓亲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不泯良怨朕者。此据归政之期仅有数载，犹恐年髦倦勤，稍有弛懈，惟孜孜，冀仰答昊苍鸿贶。每于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以朕办理庶务情形，时加咨访，佥称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谏，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终于不知矣。著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者何处？

商民兴叹究系何人？月选官议论某亏空若干？又系闻自何人传说？逐一指实复奏。"尹壮图上疏皇帝革除敝政的良好愿望，就这样被乾隆曲解了。他简直成了一个心怀叵测的野心家，在皇上的追问之下，只好陈山西巡抚长麟等人亏空营私，皇上对长麟大加袒护，说长麟平日办事认真，声名实好，继而又派侍郎庆成带同尹壮图前往山西盘查。

长麟本是和珅的党徒，四外勾结，早已通风报信，预为布置，挪移弥补，自然查不出亏空。

于是，乾隆通谕内外，说自己诞膺景命，不绍宏图，保赤诚求，无时

不以爱民为念。凡泽民之事，敷锡愈薄，不仅明朝所无，就是上溯三代，下迄宋元亦复罕有伦比。天下万民无不身被恩膏，共知感戴，而尹壮图"蹙额兴叹"之语，"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感戴真诚全为泯没，又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这道通谕，实际上就是定了尹壮图"莠言乱政"之罪。结果，尹壮图言无实据，查无实证，"诬官诬民诬皇上"。军机大臣和珅，看有机可乘，便使出了杀手锏，奏请将尹壮图拟斩！

消息传来，纪晓岚这位"观弈道人"再也沉不住气了。本来与甲戌同年尹松林交情颇深，其子尹壮图入词馆后，多向纪晓岚请教，深受纪晓岚喜爱，纪晓岚哪忍心眼巴巴地看着让和珅将他推上断头台？"局中局外两沉吟，都是人间胜负心"。

和珅要置尹壮图于死地，不正是乘机为长麟携私报复吗？

纪晓岚思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要为尹壮图上殿面君，奏请圣上宽赦。本来以"局外观棋"而自律的观弈道人，这回终于按捺不住，走到局中来了！

纪晓岚见到皇上，跪在地上叩头说道：

"吾皇万岁万万岁，庸臣纪昀，叩谢圣主隆恩。"乾隆不动声色地说道："老爱卿起身。朕来问你，何事谢恩？""吾皇圣明，爱育万方，仁施无已。谋衡及早，时筹划于几先；事来必然，亦周防于意外，今年直隶河间等府，二麦歉收。圣主体恤灾民，降下隆恩，命截漕粮五十万石备赈。故乡百姓身被恩膏，纪昀自当恭谢圣主恩惠！"纪晓岚这几句话，说得皇上心里甜滋滋的。乾隆说声："朕知道了。"

"纪晓岚偷眼看看皇上的脸色，接着说道："微臣纪昀，北地庸材，伏念久承圣上恩宠，唯思忠勤报国。三十年来，臣勤勤恳恳，不放因循苟且，稍有纰漏。今者臣来覲见，是想奏请皇上，在京城之内，延期开设粥厂。可讲与不可讲，恭请圣上明示。""噢，老爱卿，详细说来，朕且听一听。"乾隆说道。

纪昀接着说："圣上命截漕放赈，百姓深感隆恩，皆颂吾皇上仁慈，万寿无疆。"

臣思领赈百姓，有极贫次贫之不同，次贫之人，可以支持待赈，不肯轻去他乡；至极其之户，一闻米贵，不能不就食地方，近京之处，多先赴京城，佣工糊口，恐聚集日众，未必能人人得所，又业已扶老携幼，拮据得至，势难即返就粮。是此项极其流户，以极其之故，离弃乡井，转不能同沐皇仁，似为可悯。定例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原设粥厂十处，每日领官米十石，由坊官煮粥，多来流户，原可同赈，但自夏至冬，为期尚远，恐其民迫不及待，且人数较多，米数亦未必能敷。伏思偏灾不过四府，赈米有余，请于原额五十万石内，酌拨京城数千石，以六月中旬为始，每厂煮米三石，至十月初一日后，则于原额十石以外，加煮米三石，仍均以三月二十日止。陛下倘能准奏，饥民感谢涕零。仁政所施，天下承平，纪昀谢主隆恩！"说着纪晓岚跪在地上叩头谢恩。皇上脸上露出笑容说道："朕尚未准奏，你倒先谢恩了！呵呵呵呵，那么朕便准了你的奏请！"本来，纪晓岚对当时的弊端，看得十分清楚，但皇上是喜欢听好话的，他哪里敢讲一句朝廷的坏话？就在皇上举行八十万寿庆典之时，阿桂、和珅、福康安、金简等总理称庆事物，皇帝虽然也假惺惺诏令节省，而群下奉行的，是务极侈大。

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京城至圆明园，楼台全以金珠翡翠装饰，假山上添设了寺院人物，装上自动装置，一动机关，门窗就自动开合，人物活动也栩栩如生。营办这些事项，少说也要几亿金，但却一毫也不许动用官帑，哪里来的？外而各省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让两淮盐院，纳金四百万。大小仪物，在南京营造，到期再运到北京，所耗巨资，不全是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吗？谁敢说半个'不'字？

也就在前一年的夏秋之交，关东发生水灾。辽阳以东，殆同赤地，自盛京至山海关，比辽东稍胜，饥民之号丐者，至燕京相续，冬季酷寒，皇城內冻死的人很多。即便如此，纪晓岚只能在庆祝皇上八十万寿的《祝釐茂典记》中写道："虽席豫而履丰，恒戒奢而示俭观瞻所系，惟昭帝制之庄严；节度斯存，不极人工之巧丽。盖我皇上执中建极，规矩生心；称物品施，权衡合道。义当修举，虽亿万而无辞；事近纷华，即纤微而亦谨。"纪晓岚这吹牛拍马的本领，哪能不说是皇上的高压统治挤出来的？今天纪晓岚也是先将皇上颂扬一番，皇上一高兴，便准了纪晓岚的奏请。

其实，纪晓岚奏请增拨粥厂赈米，延期放粥一事，只是投石问路，看看皇上的心情如何。他知道只要皇上高兴了，尹壮图的案子就好办了，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皇上很爽快地答应了这第一件事，那下边再奏请什么，都有八成的把握。

于是纪晓岚继续说道：

"吾皇上念切尧咨，恩深禹甸，课晴问雨，每先事以绸缪；发政施仁，必及时而补救。昨已命截漕备赈，恤四府之灾区；今复加惠延期放粥，救千万之流民。

有加靡已，共知此日之天心；宁滥勿遗，益信从前之圣谕。恐黎民之迁徙，先期而示以黄麻；防黑吏之侵渔，临事而惕认白简。纤微必到，识典相体恤之心；诘诫维严，信务使实治之意。觉五十五年之久，圣慈与岁而俱增；溯两千载以来，旧史从前所未见。即父母家庭之爱，无此周详；惟乾坤畴载之功，方兹高厚。邦畿千里，愿长分太极之泉；眉寿万年，期永注长生之策。"这滔滔不绝的颂词，将皇上吹嘘得沾沾自喜。纪晓岚看皇上脸上绽开满意的笑容，心想时机到了，便说道："万岁爷，刚才为臣所奏，是'恭谢恩命截漕拨帑筹备直隶赈务'一折，信口奏闻皇上，不知有否欠当之处？""很好，很好！呵呵呵；非老爱卿谁人能有此宏辩之才，朕正思如何赏赐于你呢。""谢皇上，为臣尚有一事启奏，不知皇上是否允许？""还有何事？你奏来无妨。""臣不敢讲。臣怕皇上怪罪下来，臣吃罪不弃。

"哎--，哪里会呢？你只管奏来，朕赦你无罪。"刚才纪晓岚把皇上捧到了五里云雾之中，飘乎惬意。纪晓岚的话，皇上句句爱听，便催促纪晓岚快讲。

"皇上真的不怪罪为臣？"纪晓岚要确实好了再说。

"真的不怪罪于你！"

"那为臣要讲了？"

"几十年来，朕处处对你备加体恤，何曾无端加罪于你？

有话何不快讲？"皇上有些迫不及待。

"为臣是来请罪的，听凭万岁发落。"纪晓岚笑着对皇上说。

"哈哈，你又和朕开什么玩笑！老爱卿何罪之有啊？"

"臣闻内阁学士尹壮图，妄言乱政，罪在不赦。臣与尹父松林，乃甲戌

同年。

壮图入词馆后，多向为臣求教，壮图有罪，为臣也不可饶恕，恭请圣上发落！"一听这话，乾隆立刻变了脸色。他心里清楚，纪晓岚是给尹壮图求情的，厉声说道："尹壮图诬言犯上，莠言乱政，军机处奏请拟斩。朕正考虑如何发落，你是给他求情的吗？"“纪昀不敢！”纪晓岚有点害怕了，但事已至此，只能进不能退了，并且皇上已经答应不会治他何罪，还是要硬着头皮讲下去。没想到，皇上骂了起来："朕量你也不敢。朕以你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你何敢妄谈国事！"乾隆一怒之下，竟然骂得这样难听！其实骂得再难听，纪晓岚也得听着。

一位堂堂的官高一品的礼部尚书，乾隆却视如草芥。乾隆在位的几十年间，叱辱群臣如奴隶，没有受过他侮辱的，只有一人，那就是刘墉的父亲，已故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纪晓岚屈节事君多年，早知道皇上的面目，挨几句骂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这次是铤而走险，不掉脑袋就不错了！

纪晓岚依然满含笑意，平静地说道：

"万岁爷息怒。为臣该死！为臣该死！为臣忠诚孝敬多年，屡蒙圣上宏恩，纵死无憾！"乾隆骂过去，自感有些失态，也把气消了下去，缓声问道："你究竟要做什么？往下说吧！"“臣本是为圣上而来。”“此话怎讲？”乾隆的语气完全平和下来，真有点喜怒无常。

"圣上，恕臣直言，尹壮图忠厚耿直，在群臣中颇有好名。

上疏言政，本是一片忠心，虽言有不实，查无实据，但他确是为了大清江山永固。奏请圣上防微杜渐，洞察秋毫，用心尚属纯正。督抚久擅地方，抑或有吏治废弛、亏空或循私之虑，皇上早有提防，故而修明清废，整顿吏治，防范在先，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军机处奏请拟斩，亦属纠察言犯，严明法纪。臣冒死进言，军机处措置失当，圣上英明，断不要准其所奏。"乾隆表情严肃，认真地听着纪晓岚的话，问道："爱卿，何出此言？"“圣上乃英明皇帝，政崇宽大，广开言路，纳谏如流，文臣武将，竞相效命。尹壮图之言，意在防微杜渐，军机处严刑苛责，使群臣为之生畏，此后谁人还敢论政？且陷陛下于不义之地，望陛下三思。"乾隆若有所思，然后说道："昔我皇祖临御六十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公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至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我皇考欲正人心风俗之大纲，有不得不厘剔整顿之劳。此乃出于万不得已者。朕看今日之内外臣公，见朕以宽大为治，未免渐有放纵之心，足可严明法度，整顿纲纪。我皇祖、皇考之宽严相济，乃审时度势，至当不易之成宪，后世子孙岂能处此以求天下之道乎？"“圣上所言极是，观古来帝王，无思何以饶民？无威何以治国？圣上慎时度势，宽严相济，恩威并用，实古来帝王所不能比。以臣观之，军机处拟斩尹壮图，量刑过当，皇上定然知晓，断不会准其所奏。尹壮图之案，皇上已通谕内外，群臣皆翘首观望。

皇上若准了处斩，恐惹群下猜测，滥传谣言。

莫若宽大赦免，臣等更感万岁宽宏大度，敢于上谏揭露私弊。

意存不规之辈，自会小心翼翼，莫敢以身试法，政治清明，永业千秋。臣惟有勉竭樗材，益深葵向，遵敷言于皇极；心存精白，无稍杂以二三。恭谢天恩，伏乞睿鉴。"纪晓岚说完，再次施礼叩拜。乾隆在尹壮图一案，本来就是感情用事，自己也感到有些过头，经纪晓岚这一阵吹捧，反倒不忍心拿尹壮图开刀了。于是说道："朕依爱卿所说。免去尹壮图死罪。"果然，皇

上驳回军机大臣和珅等人的奏请，降旨将尹壮图革职。但是让尹壮图留在北京，皇上还觉得是块心病，便说尹壮图老母年近八十，尹壮图留居京师，则不能迎养母亲，实为不孝，勒令尹壮图回到原籍云南省蒙自县。

和珅欲置尹壮图死地而不成，得知纪晓岚为其开脱，心中十分恼怒，但他抓不住纪晓岚的短处，也便奈何不得。

转眼到了壬子年二月。

这天，刘墉、蒋师籥、桂馥等人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作客。刘墉笑嘻嘻地说道：“春帆，你猜我给你带来什么礼物？”刘墉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白髯飘拂，满头染霜，驼背弓腰，在一帮老臣当中，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智多星。曾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乾隆五十四年的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现任内阁学士。纪晓岚看刘罗锅弓着腰，扬着头，一副诡秘的表情，一时闹不清他的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便说道：“石庵兄做事，常常出人意表，我怎么猜得出来？”“哈哈”，刘墉笑着说：“这话该我说呀，‘出人意表’的还是你纪春帆呀！石庵没有想到，尹壮图已是死到临头了，硬叫你给救了下來！啊？哈哈”说着，刘墉让人打开礼盒，里面盛得是一方黑青色古砚，文理细腻，上面布满了“卍”字花纹。纪晓岚看是黻文砚，顿时喜不胜收，连连称谢。

原来刘墉十分珍爱这方古砚，上次纪晓岚到刘墉家作客，看到这方古砚，爱不释手，非要带走不可。刘墉说什么也舍不得撒手，最后送了一方别的砚，才把纪晓岚打发出门。这回刘墉亲自送上门来，其中另有缘故。

刘墉对蒋师籥说：“我将题铭写在背面，你看是否合乎？”蒋师籥将黻文砚拿在手上，看上面题着几行字：“晓岚爱余黻文砚，因赠之，而书以铭曰：‘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枉当。’壬子二月石庵”“石庵翁所言甚是！我不揣浅陋，也想题诗一首，老宗伯，可不可以呀！”蒋师籥向纪晓岚问道。

“快请，快请。”纪晓岚高兴非常，让人准备了纸笔。

蒋师籥欣然命笔，写道：

城南多少贵人居，
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
白头枉对两尚书。

蒋师籥题毕，纪晓岚又让桂馥题铭。桂馥铭此砚曰：刘公清苦得院僧，纪公冷峭空潭冰。

两公桀几许汝登，
汝实外其中藏锋。

蒋、桂二人题写的砚铭，纪晓岚十分喜爱，随即吩咐人刻在砚上。这方黻文砚，一直被纪晓岚视为九十九砚斋的珍品。

这日酒席宴罢，纪晓岚请客人观看他收藏的书画。其中一幅《桐阴观弈图》，引起了刘墉的兴趣，桂馥问道：“刘宗伯何以对此图颇为留意？”刘墉说道：“我是看这图上的题诗，不该出自观弈道人之手，你们来看。”桂馥、蒋师籥等人看那图上的字迹，确是出自纪晓岚之手，诗曰：不断丁丁落子声，纹楸终日几输赢。

道人闲坐桐阴看，
一笑凉风木末生。

这时纪晓岚笑道："这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作。那年七月，我让沈云浦作了这幅《桐阴观弈图》，意谓不预其胜负而已，犹有胜负者存也。后来读王半仙的诗：'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奩收黑白，一样何处有亏成？'这才悟到并胜负亦属幻象。然而王半仙能言之而不能行，我则仅能知之罢了。惭愧，惭愧！好吧，我今天再补题两诗，请诸位指教！"说着，纪晓岚提笔写道：桐阴观弈偶传神，已怅流光近四旬。

今日髭髯头欲白，
画中又是少年人。
一枰何处有成亏，
世事如棋老渐知。
画里儿童会长大，
可能早解半山诗。

看过纪晓岚这两首《再题桐阴观弈图》，刘墉笑道："怪不得你铤而走险，上殿陈词，救下了尹壮图一命。今天的观弈道人，犹有人间胜负心啊！啊？哈哈哈"“呵呵呵”纪晓岚也自豪地笑了起来。

刘墉笑声止住，说道：

"看来，要等皇上归政以后，尹壮图才有机会复出。"纪晓岚没有说话，用眼色示意刘墉止住话题。

等客人们告辞以后，阅微草堂的绿意轩中，只剩下了刘墉和纪晓岚二人，才又接上刚才的话题。

纪晓岚说："尹壮图为人迂直固执，即使新皇上继位，有机会复出，恐怕也难见爱于皇上。"刘墉接着说道："依我看，倘使没有和珅之辈从中作梗，尹壮图定会被重新启用。我想，和珅依仗皇上恩宠，骄横跋扈，圣上归政以后，当了太上皇，和珅会不会有所收敛？"“这也难料。""你会占星相，你说说看，和珅会有什么结局？"刘墉问道。

"呵呵，我哪里会占星相，只是读了古人的几本旧书而已。

不过据我看来，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古人咏蟹诗说'水清讷免双螯黑，秋老难逃一背红'，你等着看吧！"“是吗？你我都是古稀之人，还能看到那一天吗？"“能看到，老兄身子骨这般硬朗，位列仙班，要待十年之后，石庵兄，你可不要操之过急呀！我等还要'吃螃蟹'呢！

啊？呵呵呵"

“哈哈"

两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说话已是乾隆六十年九月，乾隆要学尧舜禅位的榜样，准备在临政满六十年之时传位给嗣皇帝，自己去当太上皇。在诸皇子中，第八子永璇，性行乖戾，屡失上意，第十一子永理，柔而无断，第十七子永璘，轻佻无威信，作为皇位继承人，乾隆都不满意。第十五子颙琰，为人慎重，处世刚明，度量豁达，相貌奇伟，在内外大臣中享有威望，最为乾隆宠爱，因而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在宣布册封谕旨的前一天，也就是九月初二，和珅探听到嘉郡王颙琰将被册封为皇太子，便盘算着如何讨好嘉郡王，于是他来到毓庆宫，求见嘉郡王。

嘉郡王对和珅骄奢淫逸、飞扬跋扈、贪赃枉法的事，早就有所闻，心中十分愤恨，但碍于父皇的庇护，一时也将他奈何不得，只在心中骂道："

这个奸贼！小王总有一天收拾他。”当时嘉郡王就悄悄地打发人到各省去，把和珅家人在外面招权纳贿的事，一桩一桩地察访出来，记在册子上，预备将来查办他。因为心里讨厌，平日也少和他来往。如今听说和珅亲自上门求见，嘉郡王觉得十分诧异：又因他是父皇第一个亲信的大臣，又不好怠慢他，只好迎出去相见。

和珅见了嘉郡王，抢上来打了一躬，开口便说：“恭喜王爷！”接着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玉如意，双手献上。嘉郡王接了如意，心中更加诧异。

原来当时宫中有个规矩，凡是秀女们中了封为妃子，或妃子们晋封皇后，向她贺喜的人不便明说，见了面献一个如意，暗地里报一个喜信的意思。如今和珅要讨好嘉郡王，也来献个如意，暗地里报上一个喜信。

嘉郡王见了如意，便说道：“小王有什么喜事？却要烦相国大驾？”和珅接着又打了一躬，悄悄说道：“王爷还不知道吗？如今皇上已内定传位给王爷了，皇上昨天曾和下官商量过，打算在六十年上，让位给王爷。”嘉郡王听了，心中虽止不住欢喜，但因为和珅竟敢参与宫廷内部的机密，心中更是嫌恶他。但面子上要过得去，免不了说几句感激的话，把他送了出去。回进宫来，心中暗暗骂道：“这个老奸贼，又到我这里卖弄玄虚。好吧，将来叫你尝尝我的手段。”和珅却以为自己巴结上了新皇帝，一路上沾沾自喜。

第二天，乾隆帝果然下谕诏说：

“朕即位之初，便对天立誓：如能在位到一周花甲的年数，便把皇位传给太子，不敢和圣祖在位六十一年之数相同。如今已是乾隆六十年，朕已遵照列祖成例，把太子的名字写好，预藏在正大光明匾额后面。

立刻派人到正大光明殿去，把储藏太子名字的金盒取下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儿打开。上面写道：“册立皇十五子嘉郡王颺琰为太子，以乾隆六十一年为嘉庆元年。”承宣官当殿把诏书读过，文武百官，一齐跪贺，退下朝来，又赶到毓庆宫去给太子贺喜。和珅在朝贺的人员中，更显得得意洋洋。太子见了他，一如既往。

眼看就到了传位的日子，和珅察觉到嘉庆帝对他不太喜欢，有事常把刘墉、董浩、纪昀召去商量，这几个人都是他的死对头，心中十分不舒服。但他想即使皇上退位当了太上皇以后，那说话也是算数的，仗着太上皇的势力，新皇上也无奈我何。将来太上皇过世，我就来个辞官不做，颐养天年。

为了不让嘉庆帝立刻执掌大权，他暗暗地怂恿乾隆帝传位不传玺，对嘉庆帝加以限制。

皇上果然听了和珅的话，元旦这天早朝，举行禅让大礼，宣布乾隆皇帝退位，皇太子颺琰继位，改年号为嘉庆。当宣布授玺时，麻烦出来了，军机大臣和珅站出来宣读乾隆谕旨：“朕于今日传位于皇太子颺琰，犹思传玺一节乃为最要，特定日后另行庆典。”这道谕旨一出，整个太和殿乱做一团，乱哄哄的议论声打破了这里往日的威严。刚坐上皇帝御座的颺琰不知如何是好，一时呆呆地愣在那里。

这时听到大臣中一声高喊：

“当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

声音一出，乱哄哄的太和殿立刻安静下来。人们寻声而去，此人正是内阁大学士刘墉。

押班主按礼仪的礼部尚书纪昀，刚才看授玺一节没有按他事先起草的授受礼举行，一时也没有了主意，这时看刘墉站了出来，心里立刻镇静了，

当即宣布："传玺另行颁礼，与祖制有违，待礼部奏请皇上，传玺一体举行，贺礼暂停。"太和殿里又乱了起来。

纪晓岚走出太和殿，刘墉紧跟了出来，他俩要一同入宁寿宫觐见太上皇。

见到乾隆，二人一同跪拜，纪晓岚说道："启奏陛下，传玺一节改行颁礼，群臣议论纷扬，言说不合古制，纪昀以礼部之责，奏请陛下授玺，陛下英明万古，早做决断，以平文武百官之议。"乾隆对这乃早有预料，坐在那里不急不忙，也不讲话。他其实心里清楚，哪有传位不传玺的道理？只是禁不住和珅的窜掇，对执掌了六十年的国玺恋恋不舍，在前一日写下了谕诏。到今天早晨，心想这样做实在太不合适，心中又犹豫起来。

刘墉、纪晓岚两人跪在地上不起，隆帝也不说话。于是刘墉奏道："陛下临御六十载，亲政爱民，国泰民安。今日陛下不能绝系恋王位之心，则传禅可止。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何如？蒙请陛下圣裁？"事已至此，乾隆也十分尴尬：不传位吧，已经不行了；当个逍遥自在的太上皇吧，又舍不得手中的权力；不传大宝，这传禅大典就无法举行下去，也招架不住这帮老臣的劝谏，眼前的刘墉、纪昀，是自己宠爱的老臣，急得不要命地力争，再坚持下去，岂不逼得天下大乱？

思虑再三，最后乾隆同意交出玉玺，但同时给嘉庆定下手谕：所有一切奏章，都须送朕阅看，即便是军国大事，也须由嘉庆皇帝去请过太上皇训，才可以执行。

太和殿里早已经等急了，大臣们一看刘墉和纪昀真的把大宝从宁寿宫抱了出来，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个个目瞪口呆，只听礼部尚书纪晓岚说道："宣太上皇圣旨。"文武百官立刻跪下听旨："朕原想在禅礼之日，亲手传玺，不料近日欠安，不能亲行颁礼，拟颁礼迟行。又思传位不传大宝，史无前例，特赐传玺之礼一体举行，自今而后，朕不再御太和殿。钦此。"圣旨宣毕，大臣们立刻欢呼："太上皇万岁，万万岁！"传禅之礼随之告毕，一场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闹剧，就这样拉下了帷幕。

嘉庆帝登极以后，心中十分感激刘墉和纪晓岚，以宝册元老对待，而除治和珅的念头，一天更比一天强烈。

转眼到了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乾隆死在乾清宫。初四，嘉庆便降下谕旨：褫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他与福康安昼夜守在直宾殿，不得擅自出入。

满朝的忠正大臣终于等来了奏劾和珅伸冤出气的机会，谁也顾不得去考虑如何追悼先皇，料理殓事，却纷纷上疏，言举和珅的种种罪行，几日内，嘉庆帝收到大臣们的奏折上百件。

正月初八，嘉庆帝下旨，命成亲王、仪亲王带御林军捉拿和珅，又怕路上有人劫夺，又派御前侍卫勇士阿兰保，沿路保护，把和珅一直拖进刑部大堂。嘉庆帝派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刘墉，军机大臣刑部侍郎董浩，会同八王爷永璇等严刑审问。和珅让大刑一伺候，立刻疼得哭爹喊娘，熬不过，只得一一招供。同时嘉庆又派人查抄和珅及其家人的家产。并宣布和珅罪状，要求地方督抚设罪，继续揭发检举。

刘墉吩咐人给和珅钉上镣铐，收进大牢，然后把审问的情形，一一向皇上奏明。

十五日，嘉庆帝下谕，宣布和珅二十条罪状："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

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即于初三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秘，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又因足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并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蒙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皇考屈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憾，每进见后，出向外延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胆狂，其大罪六。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其大罪七。前奏皇考御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械销费，伊系熟手，是明又谕命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意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篡改一字，其大罪八。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之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兴、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皇考升遐后，朕谕命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言，命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起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平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书，并保举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放掉，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查抄，新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颇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囿点缀，意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腑，其大罪十三。蓟前坟莹，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致附近居民，有和陵之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万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又宝石顶前非伊应戴之物，新藏其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家内银两及宠物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具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宝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资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其余贪纵狂妄之处，尚难尽数，实从未罕见罕闻者"一时间，和珅的案子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纷纷互相传告。纪晓岚的家中，成为一个信息站，一些平素跟他要好的官员都集中他这里来打听消息。

他这里的消息又快又准；因为刘墉、董浩都是他的好友，军机大臣刘权之，又是他的门生，都参与审讯和珅一案。纪昀是礼部尚书，虽无缘参与，但其动静，他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派人给刘墉送去一封请柬：备好蟹宴，敬请石庵；倘若来迟，蟹汤喝干。

刘墉正忙着审讯和珅，一见请柬笑了。心想这纪春帆又打听消息来了，挥笔写下几行字：螃蟹已拿，我等尝鲜。

唯余一爪，遗公解馋。

然后找出一份事先抄录的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交给来人一并带回。

纪晓岚拿过清单，展开与众人观看：

已抄出家产计：

上赤金八十万两，值银一千二百八十万两；中赤金三百五十万两，值银一百二十五万两；一切金器炉灶，值银一百七十九万两；人参一百六十斤，值银七十八万二千两；大珠一颗，值银一千五百万两；珍珠二百二十串，值银二千六百五十万两；散小珠值银二百四十万两；散银二十四库，计二千四百万两；宝石顶六十八个，值银六十八万两；大块宝石四十二方，值银一百六十八万两；珊瑚玛瑙值银八十五万两；猫儿眼密脂绿松石值银一百二十四万两；古玩器物值银三百七十二万两；五彩各色宝石值银八百四十万两；皮锦夹单纱衣二万六千余件，值银七十二万三千万两；大小貂皮五千九百余张，值银六万三千两；粗细装修陈设等件，值银一百六十万两；银号十处，本银一百六十万两；当铺十二处，本银一百万两；房屋三千四百四十三间；楼台、更楼一百一十八座；"人们一边看着，一边不住惊叹。

纪晓岚暗暗想道：怪不得那年直隶、山东闹灾，我和刘墉敲了他一杠子，让他拿了二十万两，后来没听他说什么，原来在他来说，九牛不及一毛埃这个奸贼！

正月十八日，嘉庆皇帝传下圣旨说：

"姑念和珅是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着加恩赐令其自荆"刘墉等人到刑部大堂，把和珅从大牢里提出，验明证身，把圣旨宣读给他听。

和珅拜过圣恩，眼泪直淌。昔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宰相，今朝成了狼狈不堪的可怜虫。刘墉忍不住好笑，对他说道："和相国，皇上赐你自尽，太便宜你了。你死到临头了，应该有所题留啊，给你拿笔砚来，写首绝命诗，怎么样？"和珅到了这时候，还是那样恬不知耻，竟然真的拿起笔来，写下了他的绝命诗：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汛含龙日，

认取香烟是后身。

立刻，上来几个番役，把他架到一间用刑的空屋里，用一条吊在屋梁上的白绫子，完成了他此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纪晓岚对于近日所闻之所听之诸事细细想来，颇有一番感触。他想到和珅由一个无功受禄的小人，成为聚荣华与富贵于一身的权贵；他想到身边好友的悲欢离合，生死遭逢；他想到宦海的升迁沉浮，失意与得志；他想到自己几十年间在官场上的境遇和感受，有时欢畅淋漓，有时毛骨悚然，有时不得不在人前逢场作戏；复又想到岁月倥偬，时光荏苒，不觉自己也告别了繁花似锦之春，日渐走向了草木凋零的衰老之秋。于是，他不觉发出一声长叹。人世呵，真如云流沙涌、浪起帆转一般。看来，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无论是贫者，还是富者，无论是褒是贬，也不分你我和他人，皆在此间呵。

人生是盘棋，这就是：作为本身来说，即是观弈者，也是举弈人，更是棋盘中的任人摆布的一颗棋子而已呵。

大概，他的这种心情为后世人所发现，并同样产生感慨，遂有人写了这样一诗：人生观弈二者同，人生即置弈盘中。

输赢胜负平平事，

来时空空去空空。

十八、阅微知著

高宗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在开始亲政的十五天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代奸雄和珅判处了死刑，立刻引起了朝野的极大轰动，掀起了清算和珅及其死党的热潮。那些久被和珅压制、深受其迫害的满汉官员们，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纷纷上书，揭露和珅的罪行，参劾和珅的余党。

这时纪晓岚也接连上了两道奏折：一是奏请开复已故御史曹锡宝；一是奏请开复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

曹锡宝那年参奏和珅家奴刘全倚仗和珅的势力、招摇撞骗、逾制营建房舍，被乾隆怀疑为他是受了纪晓岚的指使，意在攻击和珅，以参劾不实的罪名革职过了一年多，在乾隆五十七年的正月，含冤抱恨、抑郁而终，享年74岁。

当时，纪晓岚看皇上有意拿自己开刀，不但在曹锡宝被革职时不敢说话，就是乾隆活着，他也不敢再提这件事，只是在《题曹剑亭绿波花雾图》诗中（曹锡宝号剑亭），隐秘地抒发了对曹锡宝不幸遭遇的同情。其诗云：其一醉携红袖泛春江，人面桃花照影双。

名士风流真放达，
兰舟不著碧纱窗。

其二

洒落襟怀坏壤身，
闲情偶付梦游春。
如何乐府传桃叶，
只赋罗裙打动人。

现在搬倒了和珅，查抄了刘全。刘全的家产竟多达二十余万，完全证实了曹锡宝当年参奏。曹锡宝被革职问罪，当然是一桩冤案。嘉庆看过纪晓岚等人的奏请，当即在正月内下了诏谕，为曹锡宝平反昭雪：“前已故御史曹锡宝，曾经参奏和珅家人刘全倚势营私家资丰厚一事，彼时和珅正当声势薰天之际，举朝并无一人敢于纠劾，而曹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

今和珅治罪后，查办刘全家产竟有二十余万之多，是曹锡宝前此所劾信属不虚，自宜加之优奖，以旌直言。曹锡宝着加恩追赠副都御史衔，并将伊子照加赠官衔，给予荫生。该部照例办理。”对于尹壮图的冤案，皇上也在同一天降下谕旨：“前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以各省仓库多有亏缺，藉词弥补，层层朘削，以致民生受困之处，具折陈奏。其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无因，似此敢言之臣，亟宜录用。尹壮图前以礼部主事请假回籍，著富纲传知尹壮图，令其即行来京，候旨擢用，并著准其驰驿。”两月之后，尹壮图回到了北京，立即到纪晓岚府上拜望。

纪晓岚治宴款待，尹壮图感激不已，连声道谢，转而谈到和珅等人，尹壮图感慨地说：“和珅专权二十余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老宗师和大学士王杰大人、刘墉大人，及朱珪大人、铁保大人、玉保大人，终不曾依附，刚正不屈，壮图视为楷模。壮图蒙宗师垂爱，奏请皇上召弟子回京师。壮图复出以后，定不负老宗师栽培之恩。”“楚珍啊！此言尚欠思虑。虽然圣

上处治了和珅、福康安等，颇有彻底整顿吏治的雄心，但和珅在位之时，广结党徒，这上上下下，有几个人与和珅没有点儿瓜葛？常言说法不治众。事情究竟落到何等地步，尚属难料。万万不可再鲁莽行事。要看风使舵，顺水行船啊！”纪晓岚语重心长地说。

尹壮图听着纪晓岚的话，连连点头。

嘉庆皇帝处死和珅的果敢之举，确实使许多贪赃枉法的官吏，尤其是和珅的内外党羽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又激励着那些刚直忠正的官员，大胆地上疏言政，清算和珅等人的罪行。尹壮图回京之初，深深地受到这种气氛的激励和感染，情绪激昂，仍然带有些迂直和固执，没有听从纪晓岚的劝告，又上疏奏请嘉庆皇上，清查各省陈规，铲除贪官污吏。奏折言词恳切，忠正之心不泯，报国之情可嘉。

嘉庆看了尹壮图的奏请，降下一道谕旨，却使雄心勃勃的尹壮图大失所望。

“陋规一项，原不应公然以此名目达于朕前，但为县于经征地丁正项，以火耗为词，略加其余；或市集税课于正额交官之外，别有存剩；又或盐当富商借地方官势，出示弹压，年节致送规礼；其通都大邑差务较繁，舟车夫马颇资民力，皆系积习相沿，由来已久，只可将来次第整顿，不能概行革除。

今若遽行明示科条，则地方州县或因办公竭蹶，设法病民，滋事巧取，其弊较向来陈规为甚。且所谓廉洁重臣，一时既难评选，倘所任非人，权势过盛，尤属非宜，况令周历各省，传集绅士父老，询问年规数月，俾之逐一证明，尤觉烦扰纷起，未协政体。”尹壮图的一颗火热的心，这回变得冰凉了。又将心中的积愤，去向纪晓岚诉说。纪晓岚听完劝道：“你呀你呀楚珍，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你上疏陈奏诸事，皇上哪能不有察觉？自然会设法治理。你上疏言谏，忠勤可嘉，但皇上倘有不悦之处，再治你‘纷言乱政’之罪，你如何担当的起呀？我看皇上对敢言之臣，未必实有重用之意，你可要谨慎从事啊！”尹壮图无言答对。纪晓岚又接着问道：“皇上将任你何职，吏部有无消息？”“尚无消息。”“好吧。待我向吏部尚书朱珪大人探听一下。”第二天早朝以后，纪晓岚找到吏部尚书朱珪，悄悄地向他询问。

朱珪与纪晓岚同一年中举，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比纪晓岚早两科。他曾为嘉庆皇帝颢琰讲授古文、古体诗，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嘉庆继位后，对朱珪崇遇颇隆，已擢升他为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纪晓岚与朱珪的兄长朱筠，是乾隆甲戌同年，两人交谊很深，后来由于朱筠的缘故，与朱珪也成了莫逆之交。

朱珪清楚，纪晓岚不爱管此类闲事，如今见他探询，定是因与尹壮图友谊深厚，便告诉他说：“据闻皇上有意擢用尹学士，但尹学士几番上疏，直陈弊政，一矢众的，妨碍了很多人，恐怕开复原职之后，复又挑起事端。再说皇上对和珅党徒的处治，已渐露宽宥之情，看来尹学士的事不太好讲啊！”纪晓岚听了朱珪的话，点头赞同。回到本部衙门，即接到皇帝降下的一道通谕。其中说道：“朕所以重治和珅罪者，实为贻误军国事务，而种种贪黷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初不肯别有株连，惟其儆戒将来，不复追咎既往，凡大小臣士，毋庸心存疑惧。”通谕一下，那些因与和珅有牵连而心存疑惧、惶惶不可终日的贪黷营私的大小臣工，立刻吃了一颗定心丸，纷纷恭谢圣恩，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就连嘉庆在宣布和珅二

十大罪状的上谕中点到的吴省兰、李潢等人，也没有治罪。

纪晓岚、刘石庵、刘权之、董浩、王杰、朱珪等人心中愤愤难平，但谁也不敢说话。他们谁也不清楚嘉庆皇帝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儿。

时过不久，翰林洪亮吉当了问路的石头。洪亮吉投书成亲王等处，指斥嘉庆帝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又论和珅之党羽不问，大臣之有罪释放不当。这下惹恼了皇上。嘉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谕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讯问洪亮吉。军机处拟以大不敬罪处斩，嘉庆降谕从宽免死，发戍伊犁。

纪晓岚与洪亮吉，也是相知甚深的朋友。乾隆甲辰年，61岁的纪晓岚充任会试副考官。洪亮吉这年应礼部会试，他的房师祥庆，干事有个拖拖拉拉的毛玻祥庆这一房的试卷阅完的最迟并且将三场的试卷都压到最后才报送主考官和副考官。纪晓岚看了洪亮吉的试卷，极其欣赏，非要把他放在第一名。但这时整科录取的名次已基本排定，一动将全动，同考官们也不太满意，这就出了麻烦。内监试郑澄坚决反对，他提出洪亮吉的试卷阅完的最迟，现在要取为第一名，里边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坚持要把洪亮吉移到第四十名。纪晓岚执以己见，不肯依从。

于是，两人争执起来，越争越气，越吵越凶，最后竟至詈言出口，互骂起来。纪晓岚是何等厉害，把郑澄骂了个狗血喷头，十分难堪。闹得正考官蔡新、德保也不好解决。后来还是副考官胡高望调停此事，干脆将洪亮吉除了名，才将这事平息下来。纪晓岚气愤难平，在洪亮吉的试卷尾部，题下了六首《惜春词》。出榜后，纪晓岚顾不得回家，首先到洪亮吉的寓所造访，诉说心中不弃，使洪亮吉极为感激。下科会试，洪亮吉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与纪晓岚往来不断，成为挚友。

洪亮吉这次被发配从军，纪晓岚自然替他愤愤不弃，但又不敢在专制的嘉庆皇上面前奏谏，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洪亮吉发往西域。

这次纪晓岚明白了：嘉庆皇帝与他老爹--乾隆一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制连环砚铭告诫自己：连环可解，我不敢；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

其实，在当时形势下，嘉庆皇帝宽赦和珅党徒的策略，可以说是正确的、明智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危机，官僚制度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乾隆末年，白莲教起义从四川、湖北、陕西到安徽、河南、直隶，彼伏此起，声势越来越大，乾隆皇帝就是在这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毙命的。嘉庆要维持这处在风雨飘摇中的统治秩序，哪里还敢大加株连，向“大小臣工”开刀呢？如果说和珅是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内内外外、大大小小的贪婪营私的官吏，就是已经扩散的毒垒了，遍体皆是，已经是防不胜防，治不胜治了。

四月，嘉庆降下上谕，给了尹壮图一个给事中的虚衔，并命他请假回籍。尹壮图愤懑难平，自不用说；却说这一招，真没有超乎纪晓岚的预料：嘉庆皇帝哪里会起用尹壮图这样耿直迂钝的人呢？但纪晓岚认为十足玩味的，是皇帝上谕中的话：“前因原任内阁学士尹壮图曾奏各省仓库多有亏缺，经派令庆成带同尹壮图前赴近省盘查，各督抚等冀图蒙蔽，多系设法弥缝掩饰，遂至尹壮图以陈奏不实降调回籍，此皆朕所深知。且礼部尚书纪昀等人奏请开复，是以降旨令其驰驿来京，另候擢用。今尹壮图到京，具呈谢恩。据军机王大臣面奏，尹壮图现有老母年逾八十等语。尹壮图籍隶云南，距京师较远，既难迎养，若着留京师供职，则母子万里睽违，朕心实有所不忍。尹壮图以前尚属敢言，着加恩赏给给事中衔，仍令驰释回籍侍母，他年再候

旨来京供职。"纪晓岚不会忘记，八年前尹壮图被以莠言乱政、诬官诬民诬皇上的罪名治罪，多亏自己冒死苦谏乾隆，并被皇上污辱了一番，才救下他一条性命。但乾隆还是以不孝的罪名大加谴责，施以压力，迫使尹壮图不得不请假回了原籍云南。

今天，嘉庆皇帝只给了尹壮图一个给事中的空衔，又匆匆地打发回去，名义上是不忍母子万里睽违，多么地让人发笑？一个是词严色厉的责斥，一个是仁慈为怀的同情，但不同样是以孝母为口实，谪而不用吗？尹壮图这次一离京城，将永远不会再有任用的机会。纪晓岚越想越气，心中愤懑难平，但这次再也不敢上疏皇帝了，只好叹息着为尹壮图送别。

这天，尹壮图来到阅微草堂辞别，最后一次拜望对他恩深似海生死难忘的老宗师纪晓岚。在给纪晓岚叩头时，61岁的尹壮图禁不住潸然泪下。

纪晓岚将尹壮图扶起来，两人相对无言，沉默良久。后来，纪晓岚从九十九砚斋里找出一方古砚，对尹壮图说："我都知道了。你此次一回云南，难想何日再入京城。我已是76岁的人了，恐怕今日一别，将成永诀我没有什么可送你的，这方古砚，是宋时的旧物，我珍藏了多年，刘石庵几次向我索要，也没舍得放手。

这次送给你吧，作为留别的纪念。"尹壮图站起接过砚池，看是一方下岩石砚，上面布满了漩涡状的小孔，弥足可爱。侧面刻着纪晓岚制的砚铭："石出盘涡，阅岁孔多。刚不露骨，柔足任磨。此为内介而外和。晓岚铭。"“多谢老宗师厚爱，学生愧领了。"尹壮图眼里含着泪说，"只是学生还有一事相求，不知老宗师肯否答应？"“答应，答应。何事你尽管说。"纪晓岚让尹壮图坐下说话。

"学生今日拜访老宗师，一来向您辞别，二来为家母乞请寿序。今年中秋节后，是家母八十寿辰。学生来京之时，即有请序之意，几番来访，未曾出口。事到这一步田地，学生也不愿多留京城。乞请宗师写好寿序，学生离京之时，一并带走。

有劳宗师大驾，学生此生感恩至深，三生图报！"说着，尹壮图又站起来向纪晓岚跪了下去。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不知纪晓岚是惋惜尹壮图之才不能施展，还是象前边说的，从此一别恐无相逢之日而悲伤，语言竟有些失去伦次。他接着说："好好！

我现在就写，今天你就可以带着。"纪晓岚说着，一边摸摸头发脱落殆尽的光头，一边让人拿出文房四宝。略作思索，展纸挥毫写了起来，一气呵成、片刻而就。

那序文是：尹太夫人八十寿序内阁学士尹君楚珍改官礼曹，高宗纯皇帝恩许归养，盖太夫人年已七十余矣。嘉庆四年，诏征至京师，俾条论时政，仍以太夫人年高，加给事中衔，俾归终养。且特赐折匣，许由启奏事，一时士大夫以为荣。

尹君濒行，特过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八十。

乞余文为寿。余文何足重太夫人？顾余与尹君先德松林舍人为甲戌同年，同入词馆，又同以朴拙相得；尹君继入词馆，松林又时使以所作诗赋就余商榷。故朝绅之内知其家事者，莫如余。使祝嘏属他人操笔，不过推原母教，概以丸熊故事，称太夫人贤而已，不能得其实也。即以尹君滢直，足以显亲扬名为太夫人庆，亦未得其实也。然则，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与古

人争光者，非余缕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辞也。

盖尹君之初遭外艰也，奉太夫人归故里，服阙以后，即拟请终养，太夫人曰："汝父世受圣恩，是不可不报。

以我老耶？我固剑以路远耶？我身自往来亦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

"尹君俯首不敢答，然终不治行李。

太夫人督促再三，则踧出一简曰："服官以来，窃见外吏所为有不愜于私心者，出而不言，此心耿耿，终不安；言则书生一隅之见，未必悉当于世务，或转为太夫人忧，故宁不出也。"太夫人方据几坐，索视其稿，振衣起立曰："儿能上此，即受祸，吾无憾，虽并我受祸亦无憾。儿行矣，自今以往，尔置我度外，我亦置尔度外，均无不可矣。"尹君之毅然抗疏，盖由于此。士大夫间有窃惜尹君不为太夫人者，是乌知尹君，又乌知太夫人哉！

今太夫人耳目聪明，康强不衰，上受格外之恩荣，下受南陔之孝养，殆以闺壶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尝闻晋人之言曰："廉颇、藺相如虽死，千载下奕奕有生气；曹蜍、李志虽健在，奄奄如泉下人。"然则人之寿与不寿，不在年岁之修短，叔孙豹所谓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寿永矣，岂复与寻常寿母较年之大小哉！

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无建白，平生恒内愧。尹君今为太夫人祝，追忆旧闻又深愧于太夫人。虽不知太夫人视余何如，或以此序据实成文，差胜于泛泛颂祝，徒以期颐富贵相期者，不弃其言，为欣然进一觞，亦未可知也。

尹壮图看过序文，面露喜悦之色，感激地说道："楚珍心事，尽知于吾师。作此序者，非吾师不复能为！"确实，这篇寿序，颇有弦外之音，与其说是盛赞尹氏母子卓然与古人争光的节操，毋宁说是对乾嘉父子虚伪面目的讽刺。而且不露声色，却又针锋相对，愤懑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又能娓娓道来，让人毫无瑕疵可挑。

不难看出，乾隆嘉庆二帝放着尹壮图这样忠正的大臣不用，非此而他求，那国之弊政何日可除？和珅党羽逍遥法外，依旧鱼肉百姓，官逼民反，何以求得天下太平？纪晓岚"平生恒内愧"的叹息，正是这个老于世故的"观弈道人"的清醒的呐喊，是"知不可解，以不解解之"的处世哲学的反映。

五月十三日，王公大臣等来到观德殿殡所，敬谒高宗乾隆的梓宫，进香行祭。

祭礼行完，读祭文官奉祭文从殿内走出，一位郎中持画龙烛前导而行，十七王子以下哭而随之，跟在后面的是一帮号哭的大臣，其中哭得最厉害的，是礼部尚书纪昀和侍郎多永武，两人相顾掩泣，涕泪滂滂，号啕不止。

最后，纪晓岚让人搀扶着哭出观德殿，回高宗实录馆的路上，仍然像小孩一样啜泣着。

在二月，纪晓岚就已受命担任高宗实录馆副总裁，开始了《高宗实录》的编写。到这时已历时三个多月，浏览过高宗乾隆一生的全部历史记录，以他的学识和眼光，对乾隆进行研究，当然比其他人要全面、深刻。再加上他的亲身体会，更在他心中形成了独到的评价，他的哭灵表现，在人们看来是正常而又自然的，毫无做作品饰之感，更无哗众取宠之意。

《高宗实录》告毕进呈御览，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纪晓岚于《高宗实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功劳，实录馆无人可比。实录馆便公众合议，

奏请嘉庆皇上，为副总裁纪昀议叙。

议叙是清朝官吏的一项管理制度，在考核官吏之后，对成绩优良者给以议叙，以示奖励。议叙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加级，一是记录。纪晓岚劳苦功高，理当议叙。

可这时有人红眼了，认为皇上对纪晓岚已经够优厚的了。

于是从中作梗，向皇上奏言，为纪昀议叙将有过优之嫌，众臣难以服气。

嘉庆帝看了这样的奏议，也有些犹豫起来。嘉庆心里清楚：纪昀虽是一位文臣，但他一生的功勋，满朝文臣无人可比，几十年孜孜不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按他的资历，早该升任大学士了。嘉庆元年十月，大学士出缺，嘉庆帝就想擢升刘墉、纪晓岚二人为大学士，但与太上皇乾隆一商量，太上皇不答应，提出由董浩担任大学士，可能是因为刘墉、纪晓岚在内禅大礼时，贸然苦谏，硬把传国玉玺从乾隆手中"夺"了过来，惹得太上皇不愉快。嘉庆帝当时未能亲政，只好按父皇的意愿行事，在上谕中这样晓谕臣工："大学士出缺已久，现在各尚书内若以资格而论，则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俱较董浩为深。但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即如召见新选知府戴世仪，人甚庸劣，断难胜方面之任，朕询之刘墉，对以'尚可'，是刘墉平日于揆政用人全未留心，率以模棱之词塞责，不胜纶扉，即此可见。

纪昀读书多不明理，不过寻常供职。俱不胜大学士之位。董浩在军机处行走有年，供职懋勤殿亦属勤勉，著加恩补授大学士。刘墉、纪昀皆当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刘墉确实有点玩世不恭、虚与委蛇，但于政事方面大事决不糊涂。嘉庆是深深信任他的，在嘉庆二年补授了大学士。

纪晓岚却一下子又被冷了六年，从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又到礼部尚书，转来转去仍是平调，至今大学士一职仍无缺可补。现在实录馆奏请为他议叙，嘉庆真有些为难了。

这天，嘉庆皇帝召见礼部尚书纪晓岚，问道："卿于实录馆总裁任内，异常勤勉，实录馆奏请议叙。然有以过优的言者，朕当如何？"纪晓岚听皇上如此问他，确实感到新鲜，心想这事我自己怎么好说可与不呢？于是不置可否地笑笑说："万岁容禀，臣服官数十年来，从未收受过一分一毫贿赂，也没有人敢以苞苴相送；只是亲友中有请臣为其先代题主或作墓志铭的，即使以厚礼相送，臣也不作推辞。

"嘉庆帝听了呵呵大笑起来，说道："那么，朕为先帝施恩，有何不可？啊？！呵呵呵"君臣二人相视而笑。

嘉庆帝遂照原议批示优叙。这件事也便无人反对。原来这"题主"一事，里面还有些名堂。

题主又叫点主，劳苦人家是没有这回事的。只有官宦人家和富有人家，家家都有家庙，也叫家祠或者祠堂，将死者的姓名写在牌位上，供在祠堂之内，这个牌便叫"神主"。

可是神主不是愿什么时候立就立，那不行。必须在死者发殡的时候，由孝子（或孝孙）把当地有功名的人请上六人或八人，其中一人充任"点主官"。这个点主官必须是在当中功名最高的。不过这功名不是说官的职位高低，而是指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科举功名。

那什么才叫"点主"呢？就是用孝子的名义在牌位上写上："显考、某公

讳某某之神主”，母亲则写：“显妣、某太君之神主”，不过“神主”的“主”字不写全了，写成“王”字。

在赞礼的仪式中，由点主官用硃笔在“王”字上点上一点，就成了“主”字，这便叫“点主”。

“点主”没有白“点”的。因为是替孝子推恩，所以都有很丰厚的报酬。点主官在这事上谁也不推辞，多么丰厚的馈赠也要毫不谦让地收下，在当时已为常礼。

纪晓岚是翰林出身，自然请他点主的就多了。他跟皇上说的，就是该收的我也不推辞这个意思。

纪晓岚为名臣名儒，德高望重，士林望之如泰山北斗，他又好行方便，所以求他作序记碑表的很多。他晚年的作品，除了御制诗文，最多的就是铭、记、序、传、跋以及书后等一些应酬之作。不过这些作品，每每出手都超然不凡，但他自己的著述却不多。他的学术见解，多见于他为人所作的书序、书跋、书后当中，成为今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在他死后，由他的孙子纪树馨将这些作品的大部分收入《纪文达公遗集》。

嘉庆五年八月，纪晓岚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编定刊行，由门人盛时彦作序。其序曰：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洗详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故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虽纸贵一时，终已渐归湮没，而先生之书则梨枣屡镌，久而不厌，是则华实不同之明验矣。顾翻刻者众，讹误实繁，且有妄为标目，如明人之刻《冷斋夜话》者，读者病焉。时彦夙从先生游，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

近来诸板俱漫漶，乃请于先生，合五书为一编，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灯手校，不敢惮劳。又请先生检视一过，然后摹樱虽先生之著作，不必借此刻以传，然鱼鲁之舛差稀，于先生教世之本志或办不无小补云。

《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分别是：《滦阳消夏录》六卷，作于乾隆五十四年；《如是我闻》四卷，作于乾隆五十六年；《槐西杂志》四卷，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姑妄听之》四卷，作于乾隆五十八年；《滦阳续录》作于嘉庆三年。这些作品是他追录见闻的杂记之作，采访范围极广，上至官亲师友，下至皂隶士兵。内容泛杂，凡地方风情、宦海变幻、典章名物、医卜星相、轶闻逸事、狐精鬼怪，几乎无所不包。全书共40万字，收故事1200余则。

纪晓岚学宗汉儒，于道学虚伪有所抨击。笔记中有多处以嘲弄口吻讽刺所谓道学家的迂执虚伪。试看：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议，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天性，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滦阳消夏录·四》

天津某孝廉，与数友郊外踏青，皆少年轻保见柳阴中少妇骑驴过，欺其无伴，邀众逐其后，嫚语调谑。

少妇殊不答，鞭驴疾行。有两三人先追及，少妇忽下驴软语，意似相悦。

俄，某与三四人追乃，审视，正其妻也。但妻不解骑，是日亦无由至郊外。

且疑且怒，近前诃之。

其妻笑如故。某愤气潮涌，奋掌欲掴其面。妻忽飞跨驴背，别换一形，以鞭指某数曰：“见他人之妇，则狎褻百端；见是己妇，则恚恨如是。尔读圣贤书，一怨字尚不能解，何以挂名桂籍耶？”数其径行。

某色如死灰，矗立道左，殆不能去。竟不知是何魅也。

--《溧阳消夏录·三》

吴僧慧贞言：有浙僧立志精进，誓愿坚苦，胁未尝至席。

一夜，有女窥户。心知魔至，如不见闻。女惶惑万状，终不能近禅榻。后夜夜必至，亦终不能使其一念。女技穷，遥语曰：“师定力如斯，我固宜断绝妄想。

虽然，师忉利天中也，知近我则必败道，故畏我如虎狼。即努力得到非非想天，亦不过柔肌著体，如抱冰雪；媚姿到眼，如见尘垢，不能离乎色相也。如心到四禅天，则花自照镜，镜不知花；月自映水，水不知月，乃离色相矣。再到诸菩萨天，则花亦无花，镜亦无镜，月亦无月，水亦无水，乃无色无相，无离不离，为自在神通，不可思议。师如敢容我一近，而真空不染，则摩登伽一意皈依，不复再扰阿难矣。”僧自揣道力足以胜魔，坦然许之。偃倚抚摩，竟毁戒体。

懊丧失志，侘傺以终。

夫“磨而不磷，涅而不缁”，惟圣人能之，大贤以下弗能也。此僧中子一激，遂开门揖盗。天下自恃可为，遂为人所不敢为，卒至溃败决裂者，皆此僧也哉！

--《姑妄听之·一》

梁谿堂言：有粤东大商喜学仙，招纳方士数十人，转相神圣，皆曰：“冲拳可坐致，所费不貲。”然亦时时有小验，故信之益笃。

一日，有道士来访，虽敝衣破笠，而神竟落落，如独鹤孤松。与之言，微妙玄远，多出意表。试其法，则驱役鬼神，呼召风雨，如操券也。松鲈台菌，吴橙闽荔，如取携也。皇娥琴竽，玉女歌舞，犹仆隶也。握其符，十州三岛，可以梦游。出黍颗之丹点，瓦石为黄金，百炼不耗。粤商大骇，服。

诸方士自顾不及，亦稽首称圣师，皆愿为弟子求传道。

道士曰：“然则择日设坛，当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众拜迄，道士问：“尔辈何求？”曰：“求仙。”问：“求仙，何以求诸我？”曰：“如是灵异，非真仙而何？”道士轩渠良久，曰：“此术也，非道也。夫道者冲穆自然，与元气为一，乌有如是种种哉。盖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体达用而已，文章记诵非也。

谈无说性，亦非也。佛之本旨，无生无灭而已，布施供养非也。机锋语录，亦非也。

道之本旨，清净冲虚而已，章咒篆符非也。炉火服饵，亦非也。尔所见种种，皆是章骂符篆事。去炉火服饵，尚隔几层，况长生乎！然无所证验，遂斥其非，尔必谓誉其能，而毁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种种能力，而告以种种不可为，尔庶几知返乎？儒家、释家，情伪日增，门径各别，可勿与辩也。吾疾夫道家之滋伪，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诸方士曰：“尔之不食，辟谷丸也。汝之前知，桃偶人也。尔之烧丹，房中药也。尔之点金，

缩银法也。尔之入冥，茉莉根也。尔之召仙，摄厉鬼也。尔之返魂，役狐魅也。

尔之搬运，五鬼术也。尔之辟兵，铁布衫也。尔之飞跃，鹿庐躄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众牵衣扣额曰："下士沉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驾，是亦前缘，忍不一度脱乎？"道士欲坐，顾粤商曰："尔曾闻笙歌锦绣之中，有一人挥手飞异者乎？"顾诸方士曰："尔曾闻炫术鬻财之辈，有一人脱履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须谢绝万缘，坚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后可不死；使此气绵绵不停，而后可长停。然亦非枯坐事也。"

仙有仙骨，亦有仙缘。骨非药物所能换，缘亦非情好所能结，必积功德，而后名列于仙籍。仙骨以生，仙骨即成；真灵自尔感通。仙缘乃凑，此在尔辈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之法乎？"因索纸大书十六字曰："内绝世缘，外积阴鹭，无怪无奇，是真秘密。"投笔于案，声如霹雳，已失所在矣。"—《姑妄听之（三）·十七》族兄次辰言：其同年康熙甲午孝廉某，尝游嵩山，见女子汲溪水。试求饮，欣然与一瓢；试问路，亦欣然指示。因共坐树下语，似颇涉翰墨，不类田家妇。

疑为狐魅，爱其娟秀，且相教洽。女子忽振衣起曰："危乎哉！吾几败！"怪而诘之。

赧然曰："吾从师学道百余年，自谓此心如止水。师曰：'汝能不弃妄念耳，妄念故在也。不见可欲故不乱，见则乱矣。'"

平沙万顷中，留一粒草子，见雨即芽。汝魔障将至，明日试之，当自知。'今果遇君，问答留连，已微动一念；再片刻则不自持矣。危乎哉！吾几败。"踊身一跃，直上木杪，瞥如飞鸟而去。

--《如是我闻·二》

自宋代二程、朱熹等人倡导严重禁锢人们思想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浸及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理学家们只会空谈，实际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大量的理学家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给予道学家以生动形象的揭露。另一方面，纪晓岚的因果报应思想，也在中国哲学史上达到顶峰，《阅微草堂笔记》中，更是到处可见：王符九言：凤皇店民家，有儿持其母履戏，遗后圃花架下，为其父所拾。妇大遭诟詈，无以自明，拟就缢。忽其家狐崇大作，妇女近身之物，多被盗于他处，半月余乃止。遗履之疑，遂不辩而释，若阴为此妇解结者，莫喻其故。或曰："其姑性严厉，有婢私孕，惧将投缢。

妇窃后圃钥纵之逃。有是阴功，故神遣狐救之欤！"或又曰："既为神佑，何不遣狐先收履，不更无迹乎？"王符九曰："神正以有迹明因果也。"余亦以符九之言为然。

--《槐西杂志·一》

有纳其奴女为媵者，奴弗愿，然无如何也。其人故隶旗籍，亦自有主。媵后生一女，年十四五。主闻其姝丽，亦纳为媵。心弗愿，亦无如何也。

喟然曰："不生此女，无此事。"

其妻曰："不纳某女，自不生女矣。"乃爽然自失。

又亲串中一女，日构其嫂，使受谯责不聊生。及出嫁，亦为小姑所构，日受谯责如其嫂。归而对嫂挥涕曰："今乃知妇难为也。"天道好还，岂不信

哉！

又一少年，喜窥妇女，窗罅帘隙，百计潜伺。一日醉寝，或戏以膏药糊其目。

醒觉肿痛不可忍，急揭去，眉及睫毛并拔尽；且所糊即所蓄媚药，性至酷烈，目受其熏灼，竟以渐盲。

又一友好倾轧，往来播弄，能使胶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饮冷茶。中先堕一蝎，陡螫螫舌，溃为疮。虽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话言不复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槐西杂志·三》

沧州城南上河涯，有无赖吕四，凶横无所不为，人畏如狼虎。

一日薄暮，与诸恶少村外纳凉。忽隐隐闻雷声，风雨且至。遥见一少妇，避入河干古庙中。吕语诸恶少曰："彼可淫可也。"时已入夜，阴云黯黑。吕突入，掩其口。众共褫衣沓翮。

俄电光穿牖，见状貌似是其妻，急释手问之，果不谬。

吕大恚，欲提起掷河中。

妻大号曰："汝欲淫人，致人淫我，天理昭然，汝尚欲杀我耶？"吕语塞，急觅衣裤，已随风吹入河流矣。徬徨无计，乃自负裸妇归。

云散月明，满村哗笑，争前问状。吕无可置对，竟自投于河。

盖其妻归宁，约一月方归。不虞母家遽回禄，无屋可栖，乃先期返。吕不知，而遭此难。

后，妻梦吕来曰："我业重，当永堕泥犁。缘生前事母尚尽孝，冥官检籍，得受蛇身，今往生矣。汝后夫不久至，善事新姑嫜；阴律不孝罪至重，毋自蹈冥司汤镬也。"至妻再醮日，屋角有赤练蛇垂下视，意似眷眷。妻忆前梦，方举首问之。

俄闻门外鼓乐声，蛇于屋上跳掷数四，奋然去。

--《滦阳消夏录·一》

张某、瞿某，幼同学，长相善也。瞿与人讼，张受金，刺得起阴谋，泄于其敌。瞿大受窘辱，衔之次骨；然事密无佐证，外则未相绝也。

俄张死，瞿百计娶得起妇。虽事事成礼，而家庭共语，则仍呼曰张几嫂。姑故朴愿，以为相怜相戏，亦不较也。

一日，与妇对食，忽跃起自呼其名曰："瞿某，尔何太甚耶？我诚负心，我妇归汝，足偿矣。尔必仍呼嫂何耶？妇再嫁常事，娶再嫁妇亦常事。我既死，不能禁妇嫁，即不能禁汝娶也。我已失朋友义，亦不能责汝娶朋友妇也。今尔不以为妇，仍系我姓呼为嫂，是尔非娶我妇，乃淫我妇也。淫我妇者，我得而之矣。"竟颠狂数日死。

数以直报怨，圣人不禁。张因小人之常态，非不共之仇也。计娶其妇，报之已甚矣；而又视若倚门妇，玷其家声，是已甚之中又已甚焉。何怪气愤激为厉哉！

--《槐西杂志·四》

康熙末，张歌桥（河间县地）有刘横者，（横读出声，以强悍得此称，非其本名也。）居河侧。

会河水暴满，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偶见中流一妇，抱断橹浮沉波浪间，号呼求救。

众莫敢援，横独奋然曰："汝曹非丈夫哉，乌有见死不救者！"自棹舫

艚追之四里，几覆没者数，竟拯出之。

越日，生一子。月馀，横忽病，即命妻子治后事。时尚能行立，众皆怪之。

横太息曰："吾不弃也。吾援溺之夕，恍惚梦至一官府。

吏卒导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积恶种种，当以今岁某日死，堕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阴功，于冥律当延二纪。今销除寿籍，用抵业报，仍以原注死日死。

缘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尔证明，使知其故。

今生因果并完矣，来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恶之，未以告人。今届期果病，尚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见神理分明，毫厘不爽。乘除进退，恒合数世而计之。勿以偶然不验，遂谓天道无知也。

--《槐西杂志·四》

曾伯祖光吉公，康熙初官镇番守备。云有李太学妻，恒虐其妾，怒辄褫下衣鞭之，殆无虚日。

里有老媪，能入冥，所谓走无常是也。规其妻曰："娘子与是妾有夙冤，然应偿二百鞭耳。今炉心炽盛，鞭之殆过十馀倍，又负彼债矣。且良妇受刑，虽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而示辱，事太快意，则干鬼神之忌。娘子与我厚，窃见冥籍，不敢不相闻。"妻哂曰："死媪谩语，欲我褫解取钱耶！"会经略莫洛邁王辅臣之变，乱党蜂起。李歿于兵，妾为副将韩公所得。喜其明慧。宠专房。韩公无正室，家政遂操于妾。

妻为贼所掠。贼破被俘，分赏将士，恰归韩公。妾蓄以为婢，使跪于堂而语之曰："尔能受我指挥，每日晨起，先跪妆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后供役，则贷尔命。否则尔为贼党妻，杀之无禁，当寸寸齑尔，饲犬豕。"妻惮死矢志，叩首愿遵教。然妾不欲妻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馀，乃以他疾死。

计其鞭数，适相当。

此妇其顽钝无耻哉！亦鬼神所忌，阴夺其魄也。此事韩公不自讳，且举以明果报。故人知其详。

—《滦阳消夏录·五》

不讳言纪晓岚在笔记中宣扬了贞节观念，但同时展现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让人们看到一幅幅惨不忍睹的封建末世的人间地狱图，为后世了解封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郭六，淮镇农家妇，不知其夫氏郭父氏郭也，相传呼为部六云尔。

雍正甲辰、乙巳间，岁大饥。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于四方，濒行，对之稽颡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妇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钱挑之，皆不应，惟以女工养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则集邻里叩首曰："我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别作计，当俱死。邻里能助我，则乞助我；不能助我，则我且卖花，毋笑我。"（里语以妇女倚门为卖花。）邻里赧赧嗫嚅，徐散去。乃恸哭白翁姑，公然与诸荡子游。阴蓄夜合之资，又置一女子，然防闲甚严，不使外人觊其面。

或曰，是将邀重价，亦不辩也。

越三载余，其夫归，寒温甫毕，即与见翁姑，曰："父母并在，今还汝。"又引所置女见其夫曰："我身已污，不能忍耻再对汝。已为汝别娶一妇，今

亦付汝。

"夫骇愕未答，则曰："且为汝办餐。"已往厨下自刳矣。

县令来验，目炯炯不瞑。县令判葬于祖茔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绝于夫也；葬于祖茔明其未绝于翁姑也。"目仍不瞑。

其翁姑哀号曰："是本贞妇，以我二人故至此也。子不能养父母，反绝代养父母者耶？况身为男子不能养，避而委一少妇，途人知其心矣，是谁之过而绝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与闻也。"语气而目瞑。

时邑人议论不一。先祖宠予公曰："节孝并重也，节孝又不能两全也。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不敢置一词也。"——《滦阳消夏录·三》奇节异烈，湮没无传者，可胜道哉。姚安公闻诸云台公曰："明季避乱时，见夫妇同逃者，其夫似有腰缠。一贼露刃追之急。妇忽回身屹立，待贼至，突抱其腰。贼以刃击之，血流如注，坚不释手。比气绝而仆，则其夫脱去久矣。惜不得其名姓。"又闻诸镇番公曰："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仗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客心悯侧，信价赎之；释其缚，助之著衣，手触其乳。少妇艴然曰：'荷君再生，终身贱役无所悔。然为婢仆则可，为妾媵则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诸此也。"

君何遽相轻薄耻？'解衣掷地，仍裸体伏俎上，瞑目受屠。屠者恨之，生割屁股肉一脔。哀号而已，终无悔意。惜亦不得其姓名。"——《如是我闻·二》纪晓岚虽一生通显，但位居清要，对庸官俗吏的骄横恣肆，排挤倾轧，不仅借鬼神寓言，更有直斥其非的。如《滦阳消夏录·六》中，曾指出除官以外的四种恶人：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

同时，笔记中也有许多考辨文字，流露出处于乾嘉考据之学兴盛时期的纪晓岚，也以考据专学自任的态度，如在《如是我闻》中，记京剧人物窦尔敦，实为献县"巨盗"窦二东的音转；《滦阳续录》中考证科场拜榜、拜录的仪制；考证新疆巴里坤军士凿井得古镜等唐物，证明这里早就是华夏的领土。笔记中还有些记载，又很讲究科学道理，如《姑妄听之》中记老河兵推究河中石兽逆流而上的事件，极为近情，且有一些篇章，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如：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恒见小人高尺许，男女老幼，一一皆备。遇红柳吐花时，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作队跃舞，音呦呦如度曲。或至行帐窃食，为人所掩，则跪而泣。絜之，则不食而死。纵之初不敢遽行，行数尺辄回顾。或追叱之，仍跪泣。去人稍远，度不能追，始蓦涧越山去。然其巢穴栖止处，终不可得。此物非木魅，亦非山兽，盖僬僂之属。

不知其名，以形似小儿，而喜戴红柳，因呼曰红柳娃。丘县丞天锦，因巡视牧厂，曾得起一，腊以归。细视其须眉毛发，与人无二。知《山海经》所谓诤人，凿然有之。有极小必有极大，《列子》所谓龙伯之国，亦必凿然有之。

--《滦阳消夏录·三》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笔记文学中极有影响的一种，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笔记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但对它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还是鲁迅先生的评价最为公允："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

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隼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辩，亦有灼见。

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然较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议论，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纪晓岚学识渊博，在清代已无人能及，晚年不轻易著书立说，独以《阅微草堂笔记》传流于世，是颇有用心。且其草堂之名，亦是取古人"阅微知著"之义，其思想之深邃，非本书作者能望其项背，有待专家深入研究。

十九 终老京师

八大胡同自古名，
陕西百顺石头城。
韩家潭畔笙歌杂，
王广斜街灯火明。
万佛寺前车辐辏，
二条营外路纵横。
貂裘豪客知多少，
簇簇胭脂坡上行。

这是北京城里，有史以来关于八大胡同的广为流传的俚谣。其实，名曰八大胡同，实际上乃是十大胡同，仅在这首俚谣里所提及的就有九条。这九条胡同是：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王广福斜街、石佛湾、大外郎营、小外郎营、胭脂胡同。凡老北京人，或在北京居住得时间长些的行商客旅，无不知道这八大胡同的，也无一个不到八大胡同去走走的，亦不分其富卑尊或达官贵人。

如此说来，八大胡同那是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一定位置的。

北京八大胡同这方地界，不仅是有名的烟花柳巷，妓女成群，也是个有名的游乐场所。

就在这八大胡同的外首，有不少是摆地的人物。摆地的，这也是一种行道职业。干这种行道职业的人，没有个胳膊粗、力气大的本事，没有个奚尔墩的派头和黄三太、黄天霸、胜英、杨香武的功夫，那是不行的。要说吃这碗饭，也不算难。

本钱不大，底垫不厚，只是买上些桌子、凳子、杉篙、竹竿、棚布，弄上几个生意场子，有那么几方地皮，让那上些江湖艺人有个临时落脚的地点，那样也就行了。他们只不过是在其中吃些份子，或二八、或三七、或四六、或五五，待那生意结束下来，拢拢帐，分一分，也就算了事。不过，话是这样说，听来也容易。可是，人要压不住地皮，镇不住人，那个份子也是劈不到手的。

单说这摆地的，无意中就成了一方地主；而那来做生意的江湖艺人，也就成了上地的。上地的行当，样子很多，包含也广，有说子弟书的、唱大

鼓的、摔跤的、变戏法的、打把式卖艺的、唱坠子的、抖空竹的。除掉这些玩艺儿之外，还有卖大力丸的、算卦的、相面的、点痣的，等等。干这些生意的人，往往都要租上一桌一凳，或者三条竹竿、两顶布棚什么的，也就足够了。其实，租用这些东西，只是摆地的用作收钱搞提成的一种手段，即使是不用这些物件，只要占上一方地皮，那也是要付钱的。像卖大力丸的，往往只是在地上画个圆圈，铺上一块红布，扣上几个蓝花瓷碗，弄几个琉璃球在里面翻腾来翻腾去的闹活一番，也用不了什么东西物件，但是也得照样花钱、付份子。

在诸种玩艺儿中，尤值得一说的是说子弟书。子弟书，是清代乾隆初年兴起的一种鼓曲艺术。它的特点是：文辞典雅绮丽，讲究平仄声韵。这种子弟书，是专供满族八旗子弟酒后茶余消遣用的。正因为这样，它被北京人说成是“带方字旁人听的书”。“带方字旁的”，即指“旗”字言，也就是指满汉蒙旗人而言的。那个时候，竹板书已经兴起。子弟书同竹板书、唱大鼓的，并称为三种鼓曲艺术。又由于这些鼓曲艺术所操持的工具不尽相同，又分别地获得了不同的称谓。唱大鼓的，因为使用的是弦子，比较长些，故人们调侃时又叫它使长家伙的；唱竹板书的，因为使用的是竹板，比较扁些，故人们调侃时又叫它使扁家伙的；说子弟书的，使用的往往只是一把折扇，比较短些，因此人们调侃时又叫它使短家伙的。不管是使长家伙的，短家伙的，或是使扁家伙的，只要是卖口黄、耍嘴皮子的，江湖人调侃时都叫它“吃柳海轰儿”的。当然，这都是北京的方言土语了。

纪晓岚，平生有三大嗜好，即吃肉、抽烟、听书。

这年是嘉庆七年，岁在壬戌，纪晓岚已经79岁了。但是，他仍精神矍铄，兴致不减。每当朝事完了，闹得轻闲时，他总是要到八大胡同说书场子走上一趟，或听上三言两语，或喝上几杯清茶，倒也清幽自在，解却一心的朝事烦闷。

这日，他来到八大胡同青云阁说书场，正赶上唱《青楼遗恨》段子。他见屋内听书的人很多，尽管与书场馆主相识，他也没有去打招呼，而是拣个空座子坐下来，便听上了。

千古伤心杜十娘，
青楼回首恨茫茫。
痴情错认三生路，
侠气羞沉百宝箱。
瓜州当年曾赏月，
李生何物不怜香。
我今笔作龙泉剑，
特斩人间薄梓郎。

那说书人说过开篇诗后，便将折扇一打，咽咽哑哑地唱起来了。

说一段明朝万历年间事，
勾栏院家家灯火夜辉煌。
杜十娘粉黛班头烟花女，
巧遇上浙江布衣李儿郎。
遵父命释菜南雍游国子，
爱春情看花北星逢名娼。
他二人凤友鸾交盟誓语，

十娘子褥里藏金欲从良。
李公子柳恋花迷钱用尽，
只剩下双双素手一空囊。
愁得他措贷无门挪无路，
三百两赎身银价费周张。
多亏了同窗柳生成好事，
兼得那众家姊妹助资帮。
出勾栏风帆万里烟同水，
走运河桨打涛声月涌樯。
沿潞河径奔李家苏松路，
柳浪里莺声不尽好舒畅。
再看那船儿内里无多物，
剩一支描金文具伴十娘。
这一晚十月中旬瓜州渡，
只迎来收帆二十四桥旁。
见几点岸上残芦花作絮，
听几声云中雁字成行。
问船头倚棹买鱼人沽酒，
果然是江南风景不寻常。
更有情一轮明月当空挂，
复望去光浮暮霭雾苍苍。
公子说自出都门行自此，
扁舟儿随波逐浪人奔忙。
趁今宵江清月朗水如天，
卿卿呀何不高唱慰凄凉？
十娘说郎有情妾岂无意，
恰好是笛吹玉树泛琼浆。
一声声卖弄精神夸手段，
一曲曲响遏行云韵绕梁。
起初时翩翩紫燕啼朱户，
到后来点点黄莺鸣素窗。
忽变作壮士衔枚赴战场，
凄惨惨猿啼鹤唳五更霜。
李公子击掌称奇颇呼妙，
真可谓人间一曲杜十娘。
歌几套情词话几条古典，
玩几番皓月焚几阵沉香。
李公子醉倚红妆浅斟饮，
未提防天缘良机耳隔墙。
有一个新安盐客年虽少，
岂是那风月场中老在行。
泊舟处恰离李生船不远，
对良宵倚栏酌酒暗思乡。
忽听得余音袅袅随风至。

呀是何处歌声让人断肠？
细思量定是勾栏绝代者，
不然时哪里会有此悠扬！
待得机按着船头访一访，
破千金买笑当属我孙郎

纪晓岚听得入神，竟凉了一杯茶水。正待他要去喝时，忽听得旁边有二人在低语。他无意回眸一看，见是两个举子模样的人。其中的一个说道：“仁兄，我有一诗想背诵于你，看意下如何？”另一个道：“这好端端的说书，还听得那诗有何用场！”那人道：“我叫你听，自是有听的妙处。”另一人道：“那么，你就说说看。”偏巧，这时说书已到了一段，屋内的声音也少了些，话也容易听得真了。这会儿，只听那人背诵道：禁御花盈百，迟迟送漏声。

此中饶绚烂，
遥听亦分明。
籁静敲愈响，
红深望不成。
铃脆金个个，
柯杂玉琤琤。
代把鸡筹报，
先教蝶梦惊。
霞开林外曙，
雾封竹间清。
园鼓休催羯，
楼钟未吼鲸，
皇州春色满，
更待转流莺。

另一人听了，叫道：

“好诗，好诗。”

那诵诗者听了，瞥了他一眼，说道：

“当然是好诗，它的题目叫《漏声遥在百花中》，还有评点呢。”“怎么评点的？”“第一，点题有法；第二，音色交绘；第三，音节清脆；第四，意境深邃。”

这是首早朝诗，摹写宫禁中晓景，字字逼真。清华之中有富贵气，与寻常游园赏花不同。作此题诗者，不难于雅，而难于壮，不难于切，而难于称。若带些子山林气，便是不称著了。一句绮靡语，便是画龙点睛处。诸卷殊少合同，惟此诗清稳得体。“看你评点个高妙得当。”“这不是我的评语。”“谁的？”那人四下望了望，见无炸眼人，便放低声音，耳语道：“这是当今大主考纪昀的批语。”另一人听了，大为惊讶，道：“纪昀，不就是在这乾嘉两朝五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两赴千叟宴、两迁礼部尚书的纪晓岚纪大人吗！”那人说道：“正是，正是这个纪大才子，事情也就出在这里。”另一人道：“这分明是殿试中的试卷诗，现在未等揭榜，怎么就传了出来？”那人说道：“这事，不能不说与这位主考大人有关了。”另一人道：“难道是他泄露了课士诗题？”那人说道：“也说不定啊，钱能通神。如今的科场，营私舞弊者多矣。”那人说完，还回眸望了望纪晓岚。多亏纪晓岚未着朝服，易为便装，未被认出。

不过，这事也在纪晓岚心中留下了一个问号。他想，这诗确实是试卷中的策试诗，批评也是出自本人之手。但是他也纳闷，这诗怎么会传扬出去呢？榜尚未发，可是为何出现此种事情？这事要一但传到皇上耳中，岂不是落下个偌大罪名！

他想到这里，很想与那两个举子模样的人盘旋一会儿，也好弄个水落石出。

不料，那两个举子竟然离座而去。

纪晓岚看了看，心想也罢，即便去问，还能得出个什么结果？莫不如回朝听听风声会更好些。

他想到这里，也无心再听那《青楼遗恨》的子弟书说唱段子了，索性的向居所“阅微草堂”家中走去。

原来，在嘉庆七年，纪晓岚这位79岁的老臣，再次被谕命之为会试正考官。

正考官共有两名，另一名正考官是左都御史熊枚，副考官是内阁学士玉麟、戴均元。

在此之前，纪晓岚曾两次充任会试正考官，一次充任武科会试正考官。每次都谨慎从事，严于防范，没有出什么差错，录取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因而就担任正考官来说，他已是轻车熟路，可是事有偶然，没想到这次出了麻烦。

在尚未发榜之时，外边就有人传扬前几名的名字，并能诵出前列者的诗句，有人密告嘉庆皇帝，奏请查处泄密之人。

嘉庆皇帝得知此事大为恼火，立刻派人追查，一时间风雨满城，参与此科会试的大小官员，无不人人自危。

纪晓岚看这事麻烦不小，不管出在哪个个人头上，他作为本科的正考官，那是罪无可逭，势必要株连进去。尤其让他担心的是，这一案查下来，说不清要株连多少人下狱。自己受累坐牢事小，让同僚们及其亲属获罪，自己更难做人。思之再三，最后拿定了主意。

这天皇上召见纪晓岚，查问科场泄密一事。纪晓岚跪下叩头，然后镇定自如地说：“皇上不必动怒，臣即是泄漏之人。”嘉庆素知纪晓岚为事恭谨，这种事断不会出在他身上，但听纪晓岚如此回答，很为吃惊，接下来问道：“老爱卿何故泄漏？”纪晓岚回答说：“圣上明鉴，这泄漏之事实出无意。为臣书生习气，见佳作必吟哦，或者记诵其句，然不知何人所作，心中憋闷，欲访知为何人手笔，则无意中不免泄漏。皇上果真动怒，纪昀甘愿领罪。但惟求圣上开恩，不要株连他人。”

“经纪晓岚这一说，嘉庆的怒气竟出乎意外的全部消了下去，随即撤回追查考案的大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真正泄漏机密的人，即使不便明言，也在心中对纪晓岚感激至深。

所有参与会考的官员，都对纪晓岚敬佩备至。

嘉庆八年六月，是纪晓岚的八十大寿。阅微草堂修葺一新，大门上镌刻着两副对联。一是刘墉题写的：两登耆宴今犹健；五掌乌台古所无。

刘墉的这副联相当出色，将纪晓岚一生的两项殊荣写了进去，称赞了他在乾隆五十年、六十年两次出席了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并有从乾隆五十年到嘉庆二年，纪晓岚五次专任或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殊荣，这种经历

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只有纪晓岚一个。

另一副对联是诗人、书法家梁山舟题写的：万卷编成群玉府；一生修到大罗天。

颂扬纪晓岚完成了总纂《四库全书》的千秋伟业，成为一代文宗。与刘墉所题一联互为补充，相映生辉。

阅微草堂的门楼，座落在草堂院落的东北角，向南开门，正临大街。由门楼进入，径直向里，是一条通向后院的长廊。

进门向左，就是阅微草堂的前院。前院有一座假山，山下巧设一洞，可通向长廊，名为“泄云洞”，洞前一池花圃，花圃周围，梅、兰、竹、树相间而生。假山西面有一泓清水，叫作“凝碧池”，凝碧池的北面，就是纪晓岚的三间书房，自西而东，依次名为“绿意轩”、“瑞杏轩”、“静东轩”。在这三轩的墙壁上，爬满了葱绿的藤萝。穿过瑞杏轩，是草堂的中院，北面是五楹瓦房，中间是客厅，西侧为寝室，蔼云、卉倩曾居住在这里。房前有两株海棠，长得茁壮茂盛，枝杈已经齐着屋檐，这是为了纪念文鸾，特意栽种的。穿过中间客厅，就来到草堂的后院，东侧有一株古仆的槐树，西侧有一株高大的梧桐，因此树下的房屋，又分别叫作“槐安国”和“孤桐馆”，马夫人和沈明生前曾住在这里。从后院和中院，都可入东面的长廊，直抵草堂大门口，长廊内张挂着当时名人的书画，寿辰之前，纪晓岚将自己题咏宅邸的几首诗，请书法名家写成诗幅，装裱后张挂在廊内和室内：阅微草堂读书如游山，触目皆可悦。

千岩与万壑，
焉得穷曲折。
烟霞涤荡久，
亦觉心胸阔。
所以闭柴荆，
微言终日阅。
绿意轩
杂树荫庭除，
雨过如新沐。
晓日下檐际，
枕席生微绿。
霜清水叶老，
摇河一何速。
依依色不改，
犹有凌寒竹。
槐安国
万古一梦觉，
大千才瞬息。
其情纷扰攘，
当境谁能识。
安知此树下，
不有槐安国。
安知此天地，
不在槐根侧。

真妄竟何有，
辗转空疑惑。
且看向南枝，
皎然映月色。
移榻坐轩楹，
忘机两冥默。
孤桐馆
月出夜苍苍，
秋色淡无际。
梧桐叶萧瑟，
影落庭前地。
览景欲有吟，
寂然无一意。
淅沥微风声，
心情亦不寐。

六月十五日这天，是纪晓岚的寿辰之日。一大早，嘉庆皇帝特命上驷院卿常贵到纪晓岚府上颁赐珍品，祝贺寿诞。纪晓岚感激圣恩，复折恭谢。

紧接着，友朋戚谊，门生属吏，纷纷前来祝寿。阅微草堂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一时间，虎坊桥四面的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刘墉、彭元瑞、朱珪、庆桂、董浩、刘权之、王昶、永庆、保宁、沈初等部院大臣，皆在退朝之后，打轿来到这里贺寿。

阅微草堂内，聚满了京城的名流，至于赶来贺寿的三、四品官员，则不下几百人，不过这些人大多数是送完贺礼就回去，不参加午间的盛宴，只有关系异常密切的，才留下来。否则，这阅微草堂怎么会容得下呢？

纪晓岚在瑞杏轩接待来客。

客人们上完贺礼及寿序等，一般要在瑞杏轩、绿意轩、静东轩热闹一下，品尝一些瓜果茶点之类，便告辞而去了；亲朋好友和部院大臣们，则被让到中院客厅内治宴款待。

上午的来客中，有位宋玉树，是上年的新科进士，住在虎坊桥北面的樱桃街，离阅微草堂只隔几条小巷，不用乘车坐轿，步行一刻就到。但宋玉树走出家门时，街上已经挤满了大车小轿，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到了阅微草堂。

他的长褂早被汗湿透了。

宋玉树进了瑞杏轩，见里面已坐了二三十人，个个谈笑风生、喜气洋洋。

他当着大家的面，拜见座师，献上贺礼。纪晓岚神采奕奕，满脸含笑地热情接待，他看宋玉树全身汗津津的，衣服都浸湿了，便问道：“你看浑身都湿透了，快坐下歇息，坐下歇息！尊府建在何处，一定很远吧？”“惭愧，惭愧！其实学生没走多远的路。寒舍即在恩师这阅微草堂的后面，只有一步之遥！”宋玉树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手中的扇子。

“你的宅邸在这后面？我怎么没听说过。”纪晓岚惊讶地问道。

“学生进京不足一年，尚未置办馆舍，只是在樱桃街小住一程。”“噢？小住樱桃街！”纪晓岚惊讶地重复一句，眼睛狡黠地一眨，又笑道：“酷暑盛夏，天气炎热，有劳足下赶来贺寿，多谢多谢！”

且你这一来，为老朽解除了心中的块垒。”

宋玉树莫明其妙，问道：

“学生不知何故？”

“是这么回事，”纪晓岚收住笑容，正色说道：“我这里有个对句儿，想了很久没有想出与之匹配的下联。你这一来，启迪灵机，我突然想出来了。用你来对正巧合适。”“用我来对？恭请老宗师赐教。”宋玉树更加迷惑不解。

纪晓岚捋一捋稀疏的短须，一本正经地说：“对呀，非你莫属。这个对句是‘宋玉树小住樱桃街’。”当时，罗锅子刘墉不在中院客厅里歇着，拄着手杖笑微微地来到前面的瑞杏轩看热闹，正赶上纪晓岚与宋玉树说话，听了这后面一句，大笑着说道：“不雅不雅。堂堂的文坛宗主纪大人，竟只会出此浅俗之语？”刘墉知道纪晓岚的毛病，断定他又要拿人开玩笑了，便笑咪咪地找位置坐下来，等候纪晓岚下面的话。

纪晓岚对刘墉的话不加理会，自己只顾和宋玉树说话。

宋玉树听了纪晓岚的话，也感到大失所望，心想这位誉满海内的老宗师，竟然只能吟出这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俚俗不经的东西，实在是浪得虚名，但他在纪晓岚面前，又不好说什么，便说：“那么，请恩师赐教上联。”纪晓岚仍然平静地说：“这个上联吗，是‘潘金莲大闹葡萄架’。”“轰”的一声，瑞杏轩内笑炸了窝，在场的几十人都前仰后合，有的人将茶喷到了别人身上，有的人差点儿掀翻了桌子。一时间瑞杏轩内像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

原来纪晓岚这句话，引用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兰陵笑笑生著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故事。这段故事是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脱光了衣服苟合的色情描写，描写得甚为详细，污秽不堪。在乾嘉年间，《金瓶梅词话》虽被斥为淫书，但这些文人学士们虽然在官场上是一副道学君子的庄重面孔，其实都偷偷地看过这书，只是怕失身份，不与别人谈论罢了。

今天在为文学泰斗、礼部尚书纪晓岚庆寿这样庄重喜庆而又文人会聚的场合，由纪尚书本人说出来，大家顿觉忍俊不禁，都笑得有失官体。当年的道学先生，由此可见一斑。

大家的笑声刚刚停止，外面传报又有客人进来贺寿。纪晓岚赶紧把人让进屋来。大家看时，是中书林凤梧，也是纪晓岚的门生。林凤梧一进门，室内又哗然响起一片笑声。看那林凤梧脸上，“刷”地一下子变得通红。

原来那年林凤梧初次拜访纪晓岚的事儿，后被大家都知道了。人们刚才被纪晓岚逗得兴奋起来，一看林凤梧这现成的笑料进来了，那就忍不住了，于是又大笑起来。究竟那次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林凤梧与几位同年初访纪晓岚时，纪晓岚问起林凤梧的命名之义。林凤梧回答说：“我出生时，母亲梦见一只凤凰，栖于梧桐之上，故为学生取名为‘凤梧’。”听完林凤梧的话，纪晓岚叹一声。林凤梧不解其意，忙问：“恩师何故叹息？”纪晓岚怅惋地说：“好险呢——”林凤梧更是迷惑不解。

纪晓岚便接着说：

“足下真算幸运，遇上了吉兆。设若不幸的话，梦见一只鸡，盘旋于芭蕉之间，则足下之名，便不大好听啦！”林凤梧立刻明白了弦外之音，羞怒难当，脸上火辣辣地，真想骂他一句“这个老东西”！但看座师平静如初，脸上毫无戏谑之态，又觉不好说些什么，只能坐在那里含羞不语。与他同来的几位同年，也都是聪明俊士，哪能听不明白？都感到无所适从；笑吧，有失大雅；不笑吧，又实在忍不祝最后有一位疾步跑到厅外，偷着“嗤嗤”地解了

笑癡。

今天大家见到林凤梧，立刻又发出了哄堂大笑，林凤梧哪里能清楚其中的缘故？但又无可奈何，只好红着脸为这位座师庆寿。

刘墉在一旁笑得坐不住了，起身闪过屏风，又从瑞杏轩后门进了中院。

从早晨到傍晚，祝贺寿辰的人相继不断，献诗献词献序，多是盛赞纪晓岚宏览博学，淹古通今，集学人之大成，成一代之宗师。惟独汪德钺的寿序与众不同，别开生面。

汪德钺，字锐斋，安徽怀宁人，为嘉庆元年会试时纪晓岚录取的进士，这时已官礼部主事，是礼部尚书纪晓岚属吏，对纪晓岚十分了解。他曾就属吏见长官不长揖而半跪的问题，上书纪晓岚。在清初，司员见堂官都作长揖，但到乾隆末年，改为屈膝行半跪礼。汪德钺上书力陈其非，纪晓岚嘉许其议，复改半跪为长揖。今天，汪德钺在祝寿席上，当众朗读了他写的《纪晓岚八十序》，听他读道：“维嘉庆八年六月中旬十五日，吾师举八十觴，德钺于丙辰为门下士，已随诸同年合辞致祝矣。于礼部为属吏，又随诸同僚同声颂祷矣。顾吾师以名才掩德，自亲炙八年以来窃窥见其神明阴相者，外人或弗克尽知，爰独为以献。

“德钺尝谓致寿之道有四：俭则寿，《老子》‘知足之足则常足’是也。勤则寿，周公‘无逸’之训也。静则寿，孔子‘乐山’之旨也。慈则寿，《小雅》‘乐只君子，民之父母，即继以遐不黄耆’是也。四者之中，慈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与天地合德者，天必保佑爱惜之，俾享遐龄，岂有他哉！亦使之长代被生物云尔。

“吾师居台宪之首，据宗伯、司马之尊，登其堂萧然如寒素，察其舆马、衣服、饮食备数而已，其俭也若此。精力绝人，巨细毕究，自束发以逮服官，书卷则寝食不离，簿书亦钩考维严，其勤也又若此。性耽阒寂，不乐与名流相争逐，公退后，闭门独坐，冲然自得，平静也又若此。乃其宅心之厚，行事之恕，更仆数之不能终，姑举梗概言之。其好恶也，褒秋毫之善，贬纤芥之恶，迫于董茂安之性也。岂知改过自新者，记人之善，忘人之过，则又住定祖之宽大矣。其惓惓于宗族故旧也，即囊无赢财，亦与之同其饥寒而后慊心，是又许文休之纪纲同类矣。

旧例，挈妻子谪遣于乌鲁木齐者，五年后释为民；单丁则终身戍役。乾隆庚寅夏，积多至六千人，颇相扇动。吾师具奏稿，请将军巴彦弼上之，六千人同日脱籍。

著为令，与挈眷者同限。是非隗于二曼倩之哀矜与？乾隆壬子，畿辅大饥，京师发粟赈济，饥民皆闻风先期入城，时距秋冬之交甚远，吾师奏请截留官粮一万石，立十厂煮赈。得谕旨，六月开厂。赈期向无在夏月者，此特恩也。后复增五厂，至癸丑四月始停止，所全活者无数。是非范希文、陈希元之子谅与？平生讲学。

不空持心性之谈，人以为异于宋儒，不知其牖民于善，访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洙泗。即偶为笔记也，以为中人以下，不中可与庄语，于是以厄言之出，代木铎之声。乍视之，若言奇言怪；细核之，无非富惩劝以发人深省者。柳子厚云：‘即未以操其本，可十七八，’此与濂洛关闽拯人心沉溺者，意旨不若合符节与？而世或仅以刘子政、曾子固之编摩拟之，又或以庾子山、苏子瞻之文藻拟之，所谓见其表不见其里。若较诸内蕴之闳深，此犹糠粃尔。且吾师文章著述，足以传世，即山陬海澨，儿童走卒皆知之，

又与致寿之源毫无比附，德钺以略而不道也。"大家听汪德钺的寿序与众不同，从另一个方面赞扬纪晓岚的德性，说出了别人未曾说过的话，无不啧啧称赞。

寿辰刚过，嘉庆帝谕命纪晓岚署兵部尚书并教习庶吉士，礼部尚书由永庆接任。但一月之后，发生了孝淑皇后奉安陈奏失词一案。

事情发生在七月，易县太平峪地宫竣工，孝淑皇后将在十月由静安庄移至地宫安葬。办事王大臣具奏折内有"掩闭石门，大葬礼成"之语。嘉庆帝看后十分恼火，认为王大臣、礼部堂官于会奏折内粗心疏忽、措辞不经。结果，郡王绵亿被革去正红启蒙古都统，管理上驷事务、行围领蠹大臣职务，仍罚郡王俸六年，十二年扣完；保宁、德英、札郎阿、莫瞻筭、岳起、关槐、宋其沅等，都被革职留任，或降补他职。

对于纪晓岚，嘉庆还算颇为谅解，说："纪昀久任礼部，向在于典礼事宜尚为谙习，惟年已八旬，于各处事务不能兼顾。纪昀无庸署理兵部尚书，并革去文渊阁直阁事、教习庶吉士，仍带革职留住，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于是纪晓岚在执掌了一个月的兵符之后，又回礼部尚书任上供职。

九月，彭元瑞卒，赐谥"文勤"。纪晓岚为好友送去一副挽联：包罗海岳之才，久矣，韩文能立制；绘画乾坤之手，惜哉，尧典未终篇。

十月，孝淑皇后奉安礼成，宽免了以前因为奉安事宜奏折"措词不经"而对王大臣的处分，纪晓岚也在其列。

纪晓岚开复礼部尚书职，接到一件山东巡抚铁保的增设左邱明世袭五经博士的奏请。铁保根据《广韵》引《风俗演义》为证，咨部请立山东肥城邱氏为五经博士。纪晓岚召集礼部属吏议奏，依据《史记》、《经义考》、《风俗演义》、《元和姓纂》、《广韵》等，考证山东肥城邱氏未必出于左氏，并且考证了邱氏家谱所录的前代诗文，全不见于古书，文不合格、诗不谐律，如出一手，便奏请皇帝，不要创立博士职，嘉庆帝准了礼部的请奏。

纪晓岚还亲自书写了一道奏折，奏请"妇女强奸不从，捆绑受污不屈而被杀者，与未被污者略示区别，量与旌表"，议奏报可。

到了次年，山东巡抚铁保，又申辩上年疏请，并另请设汉儒郑玄世袭五经博士。纪晓岚看后，大骂铁保无知，召集礼部议奏，并就原疏两件及邱氏《左传精舍志》原序，考证出十处纰缪，驳回了铁保的请奏。

这时，纪晓岚的次子汝传擢升为滇南知州，孙子纪树馨升任刑部陕西司郎中，其他子孙也皆受荫恩。纪晓岚具折恭谢。这时的纪晓岚，已经有十一个孙子，即汝佶的六个儿子：树庭、树乔、树荫、树蕤、树蕃和树蔚；汝传的五个儿子：树馨、树酚、树馐、树馥、树馥。真可谓"枝繁叶茂"。

到了秋天，纪晓岚感觉体力渐不如前。腊月里，因受风寒，在床上躺了三天。

这是他自乌鲁木齐回京，几十年来第一次卧床不弃。让在京的儿孙们吃惊一场，都围拢到他的床前。

午睡时，晓岚做了一梦，梦见行路时遭李戴拦截。醒来回忆起当年李戴死前在狱中喊过的话："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告你三状。"暗自猜测，莫非是自己到了回寿的时候了？于是将三子汝似、四子汝亿和几个孙子唤到床边，对他们说道："我从31岁入翰林，至今已历50春秋。领纂四库书时，又得以遍读世间之书，人生之味，可谓知矣。有几句话，你们要牢记在心上。"说到这里，咳嗽几声，然后缓慢地吟道：贫莫断书香，富莫入盐行；贱莫

做奴役，贵莫贪贿赃。

老头子停一停又问道：“你们可曾记住？”在场的儿孙们都含泪应诺。

嘉庆帝得到纪晓岚患病的消息，命御医到纪府调治。这次只是虚惊一常几天之后，就又能上朝了，不过这时要坐着轿子或“紫禁城骑马”。纪晓岚的挚友刘墉，却在这时毕命归天，终天85岁，赐谥“文清”。

纪晓岚在刘墉去世的哀思中过了春节，迎来了一件大喜事：正月十六日，嘉庆皇帝降下谕旨，命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管国子监事。

二月十日，纪晓岚再次病倒在床上，朱珪来看他时，他拉着朱珪的手说：“我没有什么病，只是口中涌痰，朱公放心吧！”二月十四日，纪晓岚昏睡一天，平息微弱。掌灯之后，纪晓岚醒来了，精神异常振奋，两眼放射出明亮的光芒。他对一直在他身边照护他的汝似、汝亿说：“生死聚散，人世之常情。为父已八十有二，即使长辞人世，也称得上是寿尽天年了。你们不要过于悲痛，丧葬之事，务求节俭。上次卧病，我将要说的话说了，你们要记住，传与子孙后代，我也就放心了。”

“汝亿的媳妇看老公爹醒来，赶忙煮来了莲子羹。汝亿接在手上，倚在老父床边，用羹匙一匙一匙的喂给他喝。喝了小半碗，他摇头示意不喝了，咳嗽几声清清嗓子，用低弱的声音缓慢地说道：“我想了一个对子，你们对对吧！”不等儿子回答，他就接着吟出一句：“莲（怜）子心中苦；”说完闭上了眼睛。汝似、汝亿看父亲平息奄奄，哪有心思去对父亲出的对联？但又不好违背，就站在一旁不说话，佯作思索。

纪晓岚睁开眼睛，这次说话的声音更低了，几乎听不到：“何不对对，‘梨（离）儿腹内酸’。”说罢，闭上了双目，溘然而逝。一代文宗、风流才子结束了他光彩照人的一生。

董浩、刘权之等人，按他生前的愿望，合致一副挽词：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

嘉庆帝闻知噩耗，特派散秩大臣德通，带领侍卫十员，前来祭奠，赏赐陀罗经被一条，白银五百两治丧，赐谥“文达”。

德通宣读了嘉庆皇帝赐给纪晓岚的谕祭文：三台位亚，轸夙愿于元臣；六艺身通，眷方闻于耆宿。藉大廷之日赞，新恩方贲黄麻；愴夜壑之风凄，遗疏遽闻绿野，惘兹笃棊荐以馨香。尔原任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纪昀，禀性渊通，立身醇谨。居藩国传经之地，业富缣缃；入崇台市骏之场，群空骊骆。銛坡载笔，是云克称其官，黼黻书名，聿见能殫厥职。才程山右，登唐魏之民风；学董闾中，衍游杨之道脉。备以臣而格跻常调，转储隶而品擢清班。唯铜龙资审谕之才，斯竹马寝承宣之命。雁衔绶带，宠贲仪章；凤刷羽毛，荣留钦瞻。迨获谴而鄣乘玉塞，复承恩而诏待金门。嘉其综括之多能，畀以校讎之专责。尔则潜心考索，锐意钩稽。能探濠上之五车，不数河东之三篋。银根勘误，玉格搜奇。大典编成，削稿溯昭阳之岁；全书表进，牖函志元默之年。集排总目以精祥，簿续中经而赅洽。佐天文之成化，千万祀无此巨观；颂圣主之德贤，一二臣有兹盛遇。

以此恭勤之茂实，宜邀优渥之殊施。由端尹而进直鸾台，自贰卿而总司写符。威生自简，西垣夸五入之荣；度著青仪，南省懋再迁之绩。上明光而曳履，入建礼以鸣驺。桃李真属之春官，甲兵亦修夫夏职。金绳衍策，载襄《尧典》之粤稽；玉检披华，重纪《周官》之董正。经猷益裕，资望兼拔

属以调鼎需贤，卜瓿进秩；方赖元勋之其格，用资朝列之楷模，何拜命之甫旬，竟颓龄之莫驻。襁之经被，赙以帑金，爰思绋服之庸，为启雕筵之奠。呜呼！老成频谢，空期寿考之无遗；文献犹存，佇见德言之不朽。式颁纶綍用慰幽灵！

按照纪晓岚的生前遗嘱，丧事办得异常节俭。随葬的东西，只有一串朝珠，共38颗，大如其枣；一顶玉制帽盔和他的印盒、玉蝉等少许物件。

纪晓岚谢世于清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时值春光初至，冬日将退，还寒乍暖之际。念其红红火火、繁繁郁郁，也是凄凄楚楚、风风雨雨、含辛茹苦、惨淡经营的一生，亦真乃如春波浩渺、秋光潋滟之势矣。随即放目天日，人们犹觉时光未有流走，往事尚在眼前，皆凝成起伏山峦，涌荡江河；片刻，又是逝水如波，往事如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宋代眉山东坡苏轼夫子在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佳章开篇名句中所示，实是也。

噫嘻，真个是天地悠悠、岁月悠悠哉。

全文完

